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一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一三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群書歸正集十卷

〔明〕林咼撰

大連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林祖述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群書歸正集十卷》提要

羣書歸正集敘

[illegible]用無以自見於天下顧稱天下士者[illegible]幾人哉夫士也卽使盡天下其心猶曰未足耳雖羲皇已上聞其人有其書固將寘搜而尚論之紬厥緒餘以膾炙一世暨及來者庶幾後天地乃可終於今天下豈不足推而千百世上下蓋足也或曰言不在天下道不在言外疇予病者楊大夫王夫子刻意就編惟恐一言不似古聖人又恐其不傳後世編成信與古聖人言無異迄今人誦之而無議者寡況不大夫夫子若乎以今稽昔後亦稽今是故士不言言必有擇矣林方塘先生好讀古今人文析衷於聖賢之論其遺者外者必為之說筆諸簡讀日益多簡日益富類為成書凡八帙共四十二卷名羣書補訂歸正集其

言不期傳傳期無議者矣先生少侍味澹
公爲
遼王相遂以春秋學有聲荆南臺臣賢之
起補博士弟子員公得老亦侍之歸更補
鄞庠中屢應試浙闈不第年過七十斯書
出乃知生平自牧蓋不屑用一世者初讀
春秋有附註左氏胡傳有一得稿讀正蒙
有句解便覽中年有闢邪備考則非特厭

帖括雖文苑藝林未稅駕也今觀其集如
讖豉鳥鬭嫦娥而天文之類歸于正矣擬
升降測遠近而地理之類歸于正矣明曆
法考改朔而時令之類歸于正矣民生秉
彝貴知攸敘讀誦雖勤何如論世故正人
倫正人品踐形惟肖則爲聖人故正身體
平章惇睦家國不異故正人事經載道史
載事詩賦咏性情代有作者體繁而訛者

衆矣故正文史若撚用享黍尺用聲天地
于焉可昭故正禮樂制器以易象識名以
詩學飽食煖衣逸居不有道乎故正器用
飲食衣服宮室花木鳥獸小道可觀博
物不可廢游藝而旁通之而藝術之屬正
矣餘慶餘殃孰不成於積哉考驗之而災
祥之屬正矣正朔不加者道可使守德可
使賓故以夷狄之正終焉以理會天地間

則備矣是則先生所謂使天下之理皆歸
于正而人得常見正書常聞正事者不在
斯乎不在斯乎

隆慶戊辰春三月穀旦
賜進士第南京太僕寺丞前翰林院庶吉
士刑科給事中隣人同齋王交譔

歸正集敘

古人謂著述不關世教雖工無益又謂文章必有勸戒譏切然後足以垂世蓋孔門授受以格物致知為入門約禮反說為歸宿未有外此而可以道問學也吾友方塘林先生自幼勤勵於學期以用世既而屢舉不第年耄矣猶手弗釋卷日取古今書讀之於凡耳目之所未接思慮之所未及苟有當於理會於心而可為勸戒可為參考者輒手錄之間附己意而折衷以聖賢之道類成卷帙命曰群書補訂歸正集予抱疴山中暇時得而卒業焉見其大則根據經史窮情盡變小則分別事物訂疑攷誤辨而無誕證而有本蓋博求而能約皆有益世教而非誇多鬪靡者比也可使泯泯已乎亟宜登諸梓以傳於世予方奉命北上愛而莫能助也姑書此以歸之他日尚當為之重閱潤色庶幾縹緗之藻不負稽古之勤鉛槧之工永耀愛傳之美豈非士林一快哉

隆慶壬申九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事前翰林院侍讀左春坊太子諭德國子監祭酒奉詔食二品俸同修大典友人汪鏜撰

校梓歸正集敘

歸正集者明州方塘林先生撰也刪次而梓之者先生從孫侍御公也侍御公觀風秦晉間以簿書之暇較前人遺編用傳不朽且謂濬遊吳越最久習知先生因授之卒業而命序其端濬觀先生皓首編摩寘搜今故而一軌之正薦紳家汪王二公既序之矣濬何庸贅顧先生之全編為帙者八為卷者四十二而侍御公所刪次其列卷僅十讀先生之全編高之抉莽蒼遠之窮玉版一臠之味雖細必收太倉之庾雖久弗棄蓋其義正而其取類也則博而詼讀侍御公所刪次削其恒見恒聞而存其微言眇論象罔可得筌蹄可忘蓋其義正而其取類也則約而核濬仰而誦俛而思然

後知侍御公之善承先生也今夫崇岡大澤之墟決莽相望夜光之珍與嚅石盤紆而錯明月之珪與介鱗並列而游豈不灝灝然洋洋然號稱巨觀迺若剖璵璠之英取驪龍之頷追以鉅工襲以重櫝清廟明堂倏焉生色矣豈必山庾澤錯種種陳列耶故不博則無以約不約則無以精不精則無以傳甚矣侍御公之善承先生也濬又聞立言非難而傳之為難傳之固難而行之尤難當先生崎嶇迫阨之時寒膚嘸腹短褐蓬戶蕭蕭然以老而已縱有揮斥八極卷舒千古之才而步趨之矧不出帷牆鴻鉅之聲不登廉陛終無以試其功伐之萬一而徒托之空詞以自表見則先生之意終有未盡快然者今侍御公奉

簡書綱紀四方得顯主斷朝馳一函閒之
當宁而夕即報可夕布一約束令諸大吏
受計而數千里外奉意指恐後舉凡四
始三物五禮八政以至纖鉅蕠委之務
得言之惟公得行之亦惟公至轍跡所
經圓靈之表濛汜之域環如帶而應如
響矣然則先生之待公以傳也獨言乎
哉

萬曆庚寅重九日晉江蘇濬譔

敘刻林方塘先生群書歸正集

吾鄞及漢西京猶名鄮不識大禹會計
群后時有稱赤堇君執玉帛而忭舞苗
山之下者否計吾鄞距會稽才二百里
遥耳柰何聖神至止萬國告同而龍子
猶藉湏洞窟宅於吾土也盖二千餘年
而後入漢块莽始闢無論諸先達論隱
者則大里黄公寔肇稱隱君子其墓距
大隱五里至以公之姓姓其山今商州
有四皓冢巋然祠後曰是寔有黄公焉
則吾誠不辨所以或曰子姑無曼衍請
論林先生夫吾猶及林先生之世也顧
不得與先生游彷彿其人衣大布而委
蛇道上端平易直不作凌厲之態將無
是乎今世祟奬青衿至矣然大都汨沒
是中此無他所居蕞牗繩樞所窺蚊睫

而所嚅嚌謣之醯雞也嗟夫
國家以古學風厲諸生瞿甚矣諸生曰吾
自有當是故直棄去勿講得之又别有
營不得之直老且死終莫闚林先生何
與世人異趨也彼其所操業寧與諸生
殊乃砣砣窮年卒在此不在彼當先生
時諸顯貴叱咤閭里使人不敢仰視誠
何有於先生以今而觀其人若朝菌不

能以夕而先生之素業爛焉天壤奚翅
千載先生曰吾何知哉吾敢共先聖人
其所嘗口之吾口之所嘗步趨之吾步
趨之如斯止耳故茲集無詖無誕無鶩
空與虛若九奏然惟嶰竹之所諧叶湀
哇不使淼焉於是先生之從孫侍御君
又約裁之剞其什之三梓之河東署中
夫吾鄞固多隱者若任奕杜醇追諸樓

諸袁諸王嶽嶽乎畏壘哉是不獨以其
文傳其以文傳迄今不滅蓋有翼之者
吾獨慨王深寧先生所編纂真令牛汗
其孫遂初老人托於木以傳顧今寥寥
幾種在也樓氏惟文訣猶流布人間而
袁轂韵類其卷滿百其名空馥禮統曰
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
示後世教也侍御君闡先生之旨毋過

佚厥光寧私其先人先生名昺學者稱
方塘先生敘之日為二月乙未適在左
馮翊距華山七十里蓋歸自青柯坪之
又明日

萬曆十九年春仲邑人余寅撰

歸正集目錄

右卷帙係不佞裁定其分類
名目悉仍舊本示不敢專也
但去取不同詳畧亦異覽者
鑒焉　祖述識

目錄終

群書歸正集凡例

一真西山選文章正宗一以有益世教民彝者為主故今凡於明義理切世用或敷析治道或廣益見聞或褒貶人物可為法戒者分門別類而錄之以便檢閱

一薛文清公曰自有文籍以來汗牛充棟之書日益多當擇其是而去其非如異端駁雜怪誕之說不足以立教適足以惑人故今於事涉怪異及神仙佛老者皆不取而闢怪異者取之使天下之理皆歸於正而人常見正書常聞正事耳

一陰勁弦纂韻府羣玉自序有云與人為善者遺則續之誤則正之以便初學故今於類書所已載者不復載而於其未載者補輯之其訛誤者訂正之特因所見聞而隨筆焉其耳目所未及者固不能悉也

一纂集本意

陶淵明與子書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愚頗似其為人故集此書時自觀覽以忘吾窮以戒吾性以守吾拙耳

尤延之袠日抄古書若干每觀之不釋卷曰吾

書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衣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殷憂而讀之以當琴瑟愧愚學之而未能也

剡人陳錫用璜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系華然家甚貧人憂其衣食不足荅曰吾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此誠先得我心故雖年逾古稀攻苦食淡以集此書訂其異同辨其音訓評其是非雖片言隻字亦究其源流雖耳聵目眵不恤也亦欲羽翼正學使人心不為異端怪誕之說所汨亂猶向著闢邪備考之意也觀者幸鑒諸

八十四翁方塘林昺識

凡例終

群書歸正集卷之一

四明後學林　昺著
明進士從孫祖述校

天文類

總論

天有極乎極之外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是聖人所不能知耳非不言也故天之形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耳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劉伯温文集

自古言天者皆謂其形如倚蓋天文志或以為如覆盆王充論衡或以為如張弓老子書或以為如冒笠穹天論皆臆說也惟謂其象如鳥卵渾天說如彈丸王蕃傳如虛毬書經蔡傳斜倚地上朝夕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天文錄謂南高而北下非也其樞軸不動之處則謂之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其速轉亦無形質但循環無窮是為天體山堂考索同而實非有體者為的酉陽雜俎等書謂天有千柱殿及六宮九野之說悉妄也

張說曰八柱擎天蓋本楚辭天門註天有八山為柱

東方朔神異經曰崐崘有銅柱其高入天謂之天

柱皆虛誣也況斷鰲煉石之尤妄者乎

史記云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原無註釋

蓋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此可

補史記註之遺

杜詩云鼓角漏天東蓋蜀雅州蒙山嶲州宜賓等處

常多陰雨謂之漏天非真漏也後人不曉所謂攻

漏為滿誤矣

日

日循黃道而與天並行張子正蒙等書已有成說或

謂其高廣亦有里數晉天文志曰日去地常八萬里徐整曰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白虎通同則誰能量度而知之耶況夫劍

指戈揮弃杖迈舍兩珥重輪拒松建木固列子等

書之恠說而漢文帝時新垣平又言候日再中諸

凡類書皆信其說惜哉

淮南子謂日中有踆烏註云有三足烏蹲止不行固為繆悠而張

衡又附會之以為烏乃陽類其數奇其尾翹正與

月中有三足蟾蜍之說同一無稽之談蓋猶龍虎

烏蛇之況二十八宿特借此物以喻其象耳非日

中果有是也況燭龍含火愚原謂天西北無光燭龍含火以照之

尤無謂者耶

符瑞圖曰二黃人守者外國来降宋景文詩云青帝

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翟公巽云青女霜

如失黃人日故遲皆本此說而實無謂

列子載孔子不能決小兒日出遠近之辯今按草木

子葉子奇著云日初出時見日大近人也然宜熱而尚

寒涼者陰凝而陽未勝也日中天時見日小遠人

也然宜寒涼而反漸熱者陽積盛而陰已消也周日用曰炎氣直下猶火氣之炎上愚謂此說極有理然則列子所載

殆禦寇所自為說而託言孔子耳豈有孔子之聖

而不能辯此耶世傳小兒即項橐故甘羅因謂橐七歲為孔子師蓋指此事而言也

月

古今皆謂月有鈌惟沈括以為無鈌蓋謂其形如彈

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

圓也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

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見其全明以此知月光

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

盈虧耳龍門子說同或謂使如粉塗之說則常見其東

之白而不能見其西也況生明之際東猶有魄影

之全信乎月為太陰而魄其體也然則括普之說亦非耶○鄭夾漈（樵）曰月望之夕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二弦之夕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魄晦朔之時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此即地有偏正故月有虧盈之意或謂月借日以為光如水之映日有光而見於屋梁一有掩焉則向之映於屋梁者不復見也此雖善喻恐皆不若史伯璿月自有光之說為得其實也

酉陽雜俎謂月中黑影佛家以為乃山河大地之影王介甫蘇東坡皆祖其說蓋日月在天如兩鏡而

地居天中四旁皆空水月照之故有地影朱子亦曰斯言足以破千古之疑然猶有未然者今以半鏡懸照物象皆全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愚謂月體非如鏡而如彈丸故側視之其光未滿處宜其物像亦不全也然朱子又謂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月光此說尤的或又謂其東升則黑影在南月中天則黑影在西使為地影則又何南西之改易哉是循千古不決之疑也

嫦娥之說許慎註以為羿妻竊西王母不死之藥而奔月中後世皆惑而從之至謂有王兎擣藥及唐明皇遊月宮見素娥而怪妄極矣史繩祖云余讀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每疑娥字乃儀字之誤及讀周官註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而詩之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韻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固知常娥之為常儀明矣（學齋佔畢）而常字亦加女則訛而又訛者也○又考常儀乃帝嚳之妃是知後人謂月娥者以有占月之事而又惑於嚳妃之文故承謬至此耳學者不觀正史及經註字義而惟信怪說悲夫

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曰薄虧毀曰蝕）諸家天文書已詳大槩謂凡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東西同度南北同道日為月所掩則食（謂月在日下日被月在下而遮了故食）若日月同度而月行不入黃道（謂縱雖同度橫不同道）則雖會而不食惟朱子詩傳以為王者脩德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其說於理為長淮南子以為麒麟鬪而日食豈理哉（吳氏澄曰日月五星與天體相值由北直南而縱分之曰度由東至西而橫截曰道與朱子東西同度南北之說不同者蓋度雖縱分而又有在東與在西之別道雖橫截而又有在南在北之異）

也

史記龜筴傳云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故盧仝月食詩所以為有蝦蟆食之夫以馬遷之該博而亦為此無稽之言而況於仝乎然唐史謂仝借此以譏元和奸黨故召添丁之讖（甘露之變仝老無髮中人於其腦後添釘為）洪容齋辯之以為吐突承璀而發固有是理晁公武考其詩乃元和五年所作憲宗遇弒在十五年豈追托前事而為此詩耶不然則史誣也然以仝與馬異結交等詩觀之自是仝詩命辭險恠好出奇語以啓後世之疑非真有所為而作也

星

春秋題辭曰星之為言精也（白虎通同）日分而生故從日從生今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圈以象形非從日也

春秋題辭出漢人偽筆未可深信況星辰皆無形質乃二氣五行之精英凝聚上結而成象於天如燈光耳何謂日分而生乎

北斗七星在紫微垣內（徐整長曆曰七星閒相去九千里）所以斟酌元氣以建四時均五行乃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魁第一星亦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闓（開闓）陽七曰搖光又有弼星在搖光右（常暗不見）輔星在闓陽左（常見）皆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並無所謂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等名老氏之教有北斗燈科方立此名不知取何義而又增輔弼為九星（與素問註九星之名不同）悟齋洪氏謂其牽強不合是矣又謂其不宜皆稱為帝星尤確論也

斗魁之下六星兩兩相比曰泰階六符分上中下總名曰三台乃三公之象（或曰上台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太子中台上星為公侯下星為大夫云云非也）天官書曰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

晉史載中台星拆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應其禍我朝亦常拆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不立宰相之故然歟否歟

傅說騎箕尾其說自莊子始而東坡亦信之著於韓文公廟碑鄭夾漈曰傅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謂之傅說者古有傅母保母而說者謂傅母喜之也商臣傅說偶與同音諸家更不詳審其義而以人名當之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傅說之佐耳

爾雅云何鼓謂之牽牛（何去聲即荷也今荊楚人呼為擔背星擔亦荷也韻府作河鼓非也）又古歌云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何鼓也

音訛耳今考漢靈帝建平二年有星孛于牽牛三年有星孛于河鼓集覽引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河鼓為牽牛正義亦云河鼓在牽牛北主軍鼓然則謂河鼓即牽牛誤也

晉天文志云瑞星凡五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詳減不一其三則皆曰含譽(宣德五年曾見)〇又云天暒(精明)也而見景星景星大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亦瑞星之類也(宣德八年見於天門)

史或書太白晝見或書經天者蓋金星與日同明而不辟曰晝見已時當丙位則為經天以其當君位禍尤大也其餘方位則書晝見耳

漢紀謂高帝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後魏高允以為誤崔浩考究當在前三月非十月(詳山堂考索)夫漢紀本史記而所失尚如此況其他乎我〇朝洪武間五星並見於奎其占亦如宋建隆三年為文明之象(懸讖詞)今考宋五星聚奎在乾德五年亦非建隆三年也〇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掌欽天監事光祿少卿樂護言自古五星之聚有福有禍惟視人君脩德何如是故聚房而周祚以昌聚箕而齊桓用覇漢與聚井宋庶聚奎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昭然在德幸聖明留意可謂忠言矣

洪武初上仰觀奎壁間有黑氣連歲不消或言殺運三十年未除於是嚮意右文欲消之諸勳臣不平〇上語以故曰世亂用武世治用文非偏也諸勳臣曰是故然矣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小名士誠)厚禮文儒及令取名則曰士誠〇上曰此名甚美荅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彼安知之〇上由是覽天下表箋凡有疑似譏訕之語者皆逮戮之而奎壁黑氣之兆應矣直至永樂靖難而殺運始除天道玄默可測哉

南史載梁武帝時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帝因跣而下殿以禳之時魏主為高歡所逐奔長安梁主聞之歎曰虜亦應天象耶我〇朝建文元年熒惑守心隨兆靖難之兵正統末年六月熒惑亦入南斗侍講徐(珵)頗知天文曰禍不遠矣命其妻子南歸不從珵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韃子婦耶乃行果有土木之難夫珵既知有此變不以告於〇朝而惟思保其妻子其不忠之跡已見於此矣

在天二十八舍即二十八宿乃日所行黃道當度之星故謂之舍謂日月五星之所次舍也蓋日行三

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周天故以一日為一度也然二十八舍內外宮之分隷古今曆家不無異同嘗考漢晉以來天文書及宋兩朝志中興天文志日躔丹元子步天歌分隷不同如大角一星兩朝志屬亢中興志以為屬角車樓二星丹元子屬角兩朝志以為屬軫其異同若此唐一行開元中所造渾儀其所測度亦與舊經不同太平興國渾儀所測又與唐異或一二度或三五度以管窺之不能無異此豈天之有不同乎蓋星宿之在儀者有廣狹分秒之異而璣之所運者亦有遲速緩急之殊故有此不同耳古今如張平子璣璿何天所告與靈臺所驗不差毫髮真妙筭也

日之廣千里（說在前日類條下）星之廣百里或七十里或五十里鄭康成以此說釋王畿千里象日之廣也故曰日畿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象星之大小也近有理然晉魯勝正天論又謂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案日月纔徑百里星十里耳似未可據

後漢志書災異而繫以事應多或失之牽合殊不知春秋書災異雖不書其事應而事應具存蓋慎之也何者天道幽而難知其應若影響者固不少而一無所驗者時或有之假令言而不合又曲為之說以附會之徒以啓人上天變不足畏之心耳惟唐志天變但謹書某年月日蓋取法乎春秋

韻府載黃旗紫蓋見於東南文士雖多引用皆知為符瑞而罕有究其義者今按宋符瑞志云漢世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而不知乃吳人刁玄祚增讖文以為孫權得國之兆也（與綱目所載不同）丘文莊公金陵即事詩亦用此事云紫蓋黃旗○帝運開是已

風

風土記云南方每歲夏秋之間有所謂颶風颶風（一日懼風言怖懼也）四面皆至夾雨而来甚則飄瓦仆樹最為物害其將發也雞犬為之無聲（南越志云雞犬不寧）先有暈如虹謂之颶母（嶺表錄）或先有微雨或作或止或緩或急以為兆（廣州志）蘇黨颶風賦可考也若乃巽二（幽怪錄）封夷（博異記）等事乃恠妄之說豈足信乎餘詳文獻通考

春風自下而上故放紙鳶者必於春夏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風自上而下故木葉徑墜地冬

風陰盛惟下行故刮地而多寒此其大槩也或謂有七十二番（歲時記作二十四番）花信風與七十二候相當則吾不信也

荊州志云宜都縣佷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暑月經之有衣裘想類書皆未收而云崑崙山有袪塵風（衣服垢汙吹之則潔）則誕矣

蔣頴為江淮發運使嘗於公署前立占風旗使日候之置簿籍焉令諸漕綱日程各紀風之便逆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而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李薦師友談記）令掌漕運者能取此以為法不惟知其稽緩與否而遭風失米者亦有所考而不為弊所欺與唐時諸王宮中各立五色候風旌以為戲玩者異矣

雲

雲之為言運也陰陽之氣運聚而成者也埤雅兮汸之解多鑿禮記謂山川出雲春秋說題謂觸石而起謂之雲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為膚按指為寸）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耳尚書大傳曰五岳皆觸石而出雲咸似有理而非其至也蓋天下之雨非必皆太山五岳之雲故耳惟張子正蒙所謂陰為陽得則飄揚而為雲獨為精當易謂雲從龍蓋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交蒸則濕氣出於其身而為雲故能成雨韓子曰龍噓氣成雲又乘是氣而水下土是矣然雲雨亦未必皆龍之為也讀者不以辭害意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辨吉凶謂青為蟲白為喪黑為水黃為豐赤為兵荒或有驗也若尚書中候謂之堯璧漢書謂之漢雋崔豹古今註謂之金柯玉葉皆道聽塗說者也

易於坎象為水為雨而又為雲然則在天為雲自雲而降為雨雨至於地則為水實一物也

或疑雨從空降其點之大小疏密必齊勻何也蓋雲氣薄則雨點微雲氣濃則雨點粗薄則俱微濃則俱粗理無不同而已（管窺外篇）與董仲舒傳所謂風少則雲合遲故雨細而密風多則雲合速故雨大而疏者尤精深也

陶隱居（弘景）嘗謂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然臞仙（寧王）嘗製收雲法謂之雲輿以竹為之狀如女轎轎底活絡令人隔宿入山於昧爽時地氣初發對面不見人此雲之最厚者也將輿側放開其底待雲

氣滿輿乃合其底用紙糊縫檯至家於靜室中垂簾焚好香方開其輿則雲氣繚繞於簾幙之間又為香所助清氣襲人恍如身在雲中殊可怡悅也

雨

雨者輔也水從雲下輔時生養也（釋名）張子六陽為陰累則相持而為雨（正蒙）朱子曰雨乃陰陽之氣蒸鬱而成如飯甑有蓋其氣少薰蒸而汗下淋漓也若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是也若夫類書所載方士養龍（事文類聚）馬上行雨（集事淵海）之類皆異端之曲說而足取乎

鄭玄謂箕星為風師畢星為雨師以詩有箕好風畢好雨之語也丘文莊公辯其非以為有是物固有是神然必指為某星則執泥矣風箕雨畢似也若夫雲雷又指何星為其神乎周文安公曰風自有司風之神雨自有司雨之神箕好風畢好雨不過氣數之相感非即風雨之神尤為明白

格天之道以誠不以文口言之身行之者誠也以六事自責湯之禱雨固誠也他如戴封之積薪自焚（後漢戴封為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不獲雨乃積薪坐其上而自焚火起而大雨遠近嘆服）王英之自誓絕食（我朝洪武間王叔英為漢陽知縣因久旱雩而自誓曰四日不雨損一食五日不雨損再食六日不雨絕食既而大雨四日又恐損麥復禱晴如初誓是夕遂霽上聞而旌之）誠心之足以回天意真不誣矣世有假此沽名值上天欲雨之候而適逢其會遂誇示於人而人亦稱羨之歟天問人惻之於心能無愧乎

或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程子曰是氣蒸成耳問既有氣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神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不於山川求却於廟中求之土木人身上有雨露耶世人只因祈禱偶有雨遂以為靈豈知其適然也（理學類編同）朱子亦曰今舍其嵩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傴僂拜伏於土木偶之前以求所謂滋養潤澤者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謬（語錄）亦明切矣

有官者莫不欲崇尚正學排斥異端至於旱澇凶災非命黃冠設醮則令浮屠禮懺反倚仗異端豈吾儒感格之道耶竊所未喻昔唐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裔也善於為政時遇亢陽有蔦女巫郭姓號天師者能祈雨惟謙躬請至縣盛設供具郭飛符呪水祈請三日無雨又請七日亦不應惟謙怒曰左道女子妖惑如此叱左右曳於壇前杖背三十

投於潭水閩縣駭曰縣令打殺天師馳走紛紜惟
謙乃焚香端笏秉誠稽首自祈壇上須臾陰雲四
合井澤大澍數尺事見[illegible]然則為政若可不視此為
鑒哉〇我〇朝弘治間有僧頂昌松江人也因祈
雨上官府疏其略謂今天災民困而泛泛然迎請
觀音有同兒戲具文祈禱安能召和氣而回災氣
為今之計莫若講行救荒之政平糶價以輸民力
急賑濟以救饑荒放商稅以通客旅清獄訟以伸
冤枉察吏奸以禁賄賂凡可以弭災異以致和氣
者出於一念之誠盡心力而為之則天意不俟祈
禱而自回澍雨不待佛力而自降矣菽園雜記陸氏容
曰凡僧人文字多稱佛之靈異感應未有自斥其
無益者此僧獨出正論且以為有同兒戲可謂超
乎流俗矣當時具文祈禱者皆衣冠士夫覽此能
無愧乎讀之不覺竦然起敬也

露

甘露其凝如脂其美如飴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固
有是理若漢宣帝魏高貴鄉公因甘露降而改年
陳宣帝以之名亭宋徽宗以之賦詩何德惠之有
又如漢武魏明之為擎露仙人掌承雲表之露和
玉屑飲之謂可以延壽則妄甚矣
宋杜鎬博學有識為翰林學士其墳庄一日若甘露
降于林木子姪驚喜白鎬鎬咏之慘然曰此非甘
露乃雀餳[illegible]非佳兆吾門其衰矣
踰年鎬薨繼有八[illegible]之所感召若人
家有之亦雀餳之類耳[illegible]今按雀餳味雖甘而
色濁其臭如松脂爵之膠舌若唐文宗宋徽宗時
所降詳綱目集覽華陰縣道人所說詳漁隱詩話皆雀餳之
類人自不察耳故其後皆有禍徵焉

霰

霰氷與雪雜下也爾雅俗謂之雪子上有急風則飄而
作雪上無風而兩寒則結圓子而為霰或又作霄
從兩從入月而音屑徐鉉註訂說文誤以肖為肖
遂為臆說云霄雪著物則消此說可笑雪豈有著
物而不消者乎北人謂之稷雪閩人謂之米雪蓋
以雪初作未成花而圓如稷粒也

雪

雪非能為豊年以其凝結陽氣於地至来歲發達而
生長萬物也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或云
雪一次則蝗入地三尺三次則入地九尺諺曰要

宜參見三白是也俗傳者非

雪花六出古今莫曉其理韓詩外傳以為應太陰之數朱子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則六為水之成數雪乃水結為花故六出是也或曰春雪五出獨非水結成耶殊不知水乃陰物陰盛逆極寒故六出至春則陽和矣一時雖寒而成雪然非陰盛之時故散碎雜出不特五出而已予嘗驗之花木冬至陰極陽生故桃梅李杏皆五出夏至後陽極陰生故葳靈仙鹿葱射干淨瓶梔子花皆六出其理亦猶是也〇又氷消時亦六出霜結六出太陰玄精石六稜皆天地自然之數也（海涵萬象）然則稱雪神為縢六亦取此意耳非真有是神人也

宋文及翁百字令詞云没巴没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縢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的蓋假雪以譏賈相（似道）也而錢唐遺事謂是陳藏一所作念奴嬌非是〇元末張士誠弟士德占民田以盃巴業一日大雪邀張明善賞之張詠一詞曰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教衆口嗷嗷喫甚的（或作凍殺）吳民都是你早難道國家祥瑞蓋用及翁之意（草木子西樵野紀同）而為民之情尤切

雷

雷陰陽相薄感而成聲者也致堂胡氏曰天地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張子正蒙謂陰氣凝聚於外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疾雷為霆即霹靂也）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朱子又以爆杖比喻之亦切）非如異端有所謂龍車（酉陽雜俎）阿香（搜神記）鬼鼓（王充論衡）火鞭（廣異記）怪誕及神異經所謂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里撞之其音即雷之妄誕也

或謂有人遭震死者其背有火書篆文不類世間文字何也朱子曰雷雖是氣但有氣便有形神物氣聚則須有纔過便散既有神物則書背之事夫復何疑（理學類編同）但被人說得滿耳只是自家不曾見（語錄）

宋史載岳州玉眞觀為雷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後有以此問何仙姑者云謝仙

乃雷部中鬼也掌行火于世間又宜興廣教寺殿二柱皆因雷震亦有書駱審火及謝均火者然則雷神豈又有駱謝姓者耶張文潜明道志云謝仙火乃木根上各私記其主姓名耳火猶甲也乃謝仙火伴中木耳今木商皆刻記主姓名不惟謝仙也意或偶合道藏所載亦未可知愚按吳中慧聚寺嘗被雷擊有贑溪火三字及近歲德清縣新市鎮覺海寺殿亦為雷震有字徑五寸餘若漢隸者云收利火此皆人所目擊則文潛之言亦臆見耳

或問老氏有行雷之法信乎曰此不過雜劇術耳何益于事亦何足恠乎蓋造化所有者人皆可以術致之如取風於扇取火於燧甑氣覆之則如雨向日噀水則成虹蜺之形要皆術耳行雷之術何以異此若造化所無雖有術亦莫能致矣

冰

孫綽天台賦云哂夏虫之疑冰或謂乃用莊子夏虫不可以語冰事則疑字恐誤今考鹽鐵論有夏虫疑冰秋蟬疑雪之語猶越犬吠雪蜀犬吠日之類也事詳柳文則非誤矣不特韻府所証嵩山志等二事也

劉向以木冰為木不曲直唐志以冰花為花孽愚按木不曲直與花自孽者皆花木失其常性而為妖也若木冰乃寒脅木而成冰則妖不在木也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則妖不在花也

總論

大抵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造化之迹無一物而非陰陽之理故嘗合而論之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雪隨風而凝雨隨雲而降雲隨風而飛風隨雷而迅天之半明半晦日之半嬴半縮月之半盈半虧星之半動半靜雷之出入風之上下雲之升降雪之消息皆陰陽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若異端之說皆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雨將至必預熱雪將作必先温天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果木將枯必先繁花而盛實人事之成敗利鈍世道之治亂安危其理亦猶是也

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為大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此也此其有恒之象也風雲雷雨霜雹露雪皆天象而非其恒也慧孛虹珥之類其恠也先王謹天戒者謹此也

地理類

總論

家語云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是也淮南子乃謂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晉地里志地東西南北相去二億三萬有餘里）而又云禹使大章豎亥步東西南北四極里數固自相矛盾乃云地厚七萬里與鄭氏謂地厚三萬里者又各不同況呂氏春秋曰四極之內皆五億九萬七千里張華博物志曰地南北二億三萬五千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又與淮南子所云相去遠甚此皆荒繆無稽之談而可憑哉故朱子以為地之形量既非人力所能遍歷術所能推知而紀傳臆說又不足信是也

世言輿地圖皆謂始於漢光武披輿地圖而不知前漢淮南子已有此語呂伯恭辯序之而不解其義蘇林注云輿猶盡載之義可謂淺陋愚謂大易云坤為輿然則地以輿名蓋始於此猶天形如倚蓋而張衡作蓋天圖云

禹跡之內有三崆峒（詳韻府）而山西有羊腸坂二一在上黨（即潞州其地極高與天為黨）一在太原北此崔駰所以有聞一知二之稱也然廣之瓊州多朐䏰（音屈忍蚯蚓也）故以名郡（劉賓客嘉話）又蜀開州盛山改為朐䏰郡（其地亦多此虫故也）是天下有朐䏰郡者兩則人所未知也

嘉興在春秋時稱檇（音醉）李然越絕書云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侵以為戰地至於柴辟亭又曰句踐降吳夫人從道產女於此亭養於就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亭更就李為語兒鄉今桐鄉是也或作禦兒者非

秦紀云故楚南公（漢書音[illegible]）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或以為三大戶或以為昭屈景三大姓今據左傳注以為地名者是也但於雖字文勢不順耳豈南公識興廢之數知秦必亡於三戶本指其地不欲顯言故為疑似之語耶後項羽東渡三戶津破章邯軍而秦由是遂亡南公之先識可知矣

山

五嶽之外周禮又有九山乃九州之鎮山如會稽為揚州鎮山醫巫閭為幽州鎮山沂山為青州鎮山之類是也爾雅以沂山為斥山蓋字誤也

禹貢云鳥鼠同穴爾雅及孔氏註疏皆云鳥鼠共為雌雄（埤雅亦云其鳥為鵌形色似雀而稍大頂有毛角其鼠為鼵似鼠而尾短唇缺似兔蓮尾似鼵彼此相狎）蔡氏傳以為二山名而不信雌雄同穴

之說萩園雜記云嘗訪陝西人說莊浪山中有之行者多見(太原記云鼠在內鳥在外同為牝牡)蓋仲默理學之士止據常理以自信殊不知物之以類自為配偶此理之常而亦有非常理之所能該括者如螽與蚯蚓同穴蜈蚣與促織同穴而蛟龍與馬交蛇與龜交魚與蜥蜴交(異物志云魚躍則蜥蜴草中稍稍相依便入浮水上相合既而魚還水底蜥蜴還草中此異類而相求者也)則鳥鼠之事非怪誕矣〇又杜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魚龍水名鳥鼠山名然鳥鼠秋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合二事也)是亦以鳥鼠同穴為信然也

塗荊二山相望然皆有異說考之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杜預註云在壽春縣東北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曰禹會諸侯于會稽會稽亦有塗山(今有禹穴禹廟)吳越春秋亦以為塗山在會稽應劭又云塗山在永興北今蕭山是也三說已不能歸于一矣蘇鶚演義又謂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焉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當遍歷宇內而其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宋學士文集同)今按禹會諸侯于濠之塗山乃其元年即位時事其戮防風于會稽之塗山乃八年巡江南事諸儒不考誤合于一而胡

僧詩亦四句併韻之故致後人迷疑耳若夫塗山氏乃故國名禹嘗娶其女者(山海經云禹三十未娶治水至塗山氏其女僑歷辛壬癸甲復出治水僑什月而生啓)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干涉而越絕書云塗山禹所娶妻之山也尤誤矣〇又考一統志四川重慶府城東八里亦有塗山山麓舊有禹及塗后祠帝王紀謂禹生于蜀茂州石紐鄉疑所娶(塗山)氏女蓋在此而非濠州者也荊山楚初封之地故曰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荊山傳至昭王始遷都郢即今江陵其地亦有荊山(又名景山)而世謂在濠州濠州古鍾離國也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世昭王上接武王[illegible]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illegible]此耶(或云今濠州懷遠縣枕荊山之麓山即卞和獲玉處玉坑在山西南隅)新序[illegible]獻玉事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之時何[illegible]倒錯亂如此耶稽之史傳地當以江陵為正時當以昭王為的也

崑崙山淮南子以為去地萬里上有曾城九重括地圖以為在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然陸賈新語云黃帝巡游四海登崑崙起宮室於其上穆天子傳亦云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則崑崙亦可至

矣淮南子括地圖乃誕說耳

水

水性不同之說近閱太平廣記諸葛亮時有蒲元嘗為亮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可淬刀劍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愚按今之濟川洑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及和半夏丸皆異常藥則水性之分信然矣

國語載穀洛水鬭而不言其狀宋時程氏井水溢高數尺二水相鬭且前且却十餘刻乃解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大寒遂凍為氷柱高五丈四圍如之（鈸録閩）蘇淞湖泖水忽擁起高三四尺若湖漲之勢（吳中紀聞）皆前史罕見也愚按五行志水自盈溢主兵起乾坤變異録河水大壅臣下執政有背叛者蓋水屬陰理或然也

水際謂之步昔永州有煅鐵者居水際其人去而爐存因名鐵爐步揚子江北有賣瓜於水畔者今名瓜步吳中有魚步湘中有靈妃步皆柳子厚所謂事去名存而昌焉若是者吳越人訛步為埠謂浦為步者皆非也又或改步為涉尤謬矣

湖池井田

湖大陂也周禮云揚州其浸五湖而名不一說者亦多不同然天下五湖當以初學記之言為正范蠡所遊之五湖當以吳舡録之言為的（韻府羣書備數同）或指洞庭彭澤青草雲夢巴丘者皆非揚州之境蘇州誌詳考以為實今大湖是也

賀秘監湖或以為在紹興已詳郡志然吾鄞月湖中亦有祠像貌如生父老問卜無虛日兒童猶持辦香尸祝不休因憶方國珎僭竊乃欲廢其祠自以為一世之雄也僕踰三十年子孫已無噍類而賀公自唐至今越千餘年高致芳名灼灼在人耳目孔子齊景夷齊之論此又其一驗也

孝娥井在今杭州按察司門內乃宋岳忠武王（飛）故宅也王女痛父冤死抱銀瓶自溺因以名井提學劉公瑞為之銘曰天柱虧日為月禍忠烈姦檜糵娥痛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音況）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商鞅開阡陌說者多以為開創之開朱子詳辨其非乃破壞剗削之謂是也○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或云河南人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周禮考之則當以後說為是蓋陌之為

言百也乃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經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乃溝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今田間行路謂之塍蓋自秦開阡陌之後隨地而爲田隨田而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不復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名故無溝塗封植之界而強占侵凌之禍至今爲梗也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此鄒陽之言也今考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蓋鄒陽誤以爲曾子事耳

墳墓

今墓前石人（漢霍去病冢前已有石人石馬）世傳謂之翁仲或云姓阮安南人身長二丈三尺事秦始皇守臨洮威振匈奴秦以爲瑞以鐵範其像置司馬門外（大明一統志同）魏明帝亦嘗鑄其形而無姓阮之說（關中記同）愚謂長狄見而國亡今長人乃亡國之兆始皇不悟反以爲祥而魏法之尤非也況以石羊石馬表飾墳隴猶有制限而翁仲本以置于君門今乃以立於墓道之間非惟僭禮且無意義或云乃方相氏遺像世傳耗鬼好食亡者肝腦故立此以制之此雖俗見猶爲近理

墓前地名明堂又名券臺朱子謂不曉所以後見唐人文字中言其朝詔改爲券臺（語錄）今按地理書亦有券臺之說券契也契用甎石爲之朱書錢若干緡爲死者買地葬于此山神土龍不得爭奪事甚無謂

卷之一終

四明後學林 [illegible]

明進士從孫祖述校

[illegible]令類

節氣

歲旦以桃木為符樹於門首題曰神荼鬱壘諸說紛紛難信故不悉錄惟歲時記以為桃乃五木(或作行)之精故能厭伏邪氣制百鬼(典術同)庶幾近之山海經風俗通之說尤為誣妄○又考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梗也蓋元日以葦(或作桃板)插戶(莊子曰插葦于戶布灰于門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螺則今之門環(或曰門桴所以制人也)桃梗即今之桃符也○今按桃之制鬼見於傳記者不一禮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左傳云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周禮有贊牛耳桃茢令人以桃湯洒壁皆是物也例以為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

古人於正旦畫鷄於門七日貼人於帳而餘日則否者藝苑雌黄以為畫鷄所以謹始也貼人所以重人也歲時記則曰畫鷄于門百鬼畏之其說本王子年拾遺記謂始於堯時外國獻重明鳥其狀如鷄國人洒掃門戶以望其來或刻金寶為形置于門間則鬼類畏服但亦迂遠而難信

元旦放鳩或謂沛公避項羽時有雙鳩集井上故漢世正旦放之今考列子云邯鄲民獻鳩於趙簡子簡子悅客問其故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故競捕之死者衆矣君若欲生之不若禁民弗捕簡子曰善(史記)則非特漢世為然也孔叢子以為獻雀於趙王王大悅孔子順曰何為也王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也夫雀者爵也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也又宋輩申放鴿以祝王安石之壽(事詳事文類聚)愚按周禮仲春獻鳩於國老註謂春以鷹化為鳩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據此則獻鳩者其正禮也若獻雀獻鴿但知放生之意而與周禮之制異矣故子順非之輩申固不學無術而王安石博古亦不正其非何也

漢人於正月卯日以金玉或絲帛作剛卯佩之韻府以為祓除不祥非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劉為卯金)刀正月佩之尊國姓也故王莽禁剛卯金刀之利

我○朝立春日民間戴紅綵勝丹符帖亦寓此意
○又急就篇云射魅音食其辟邪除群凶顏師古註
云射魅謂天剛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為之其上
有銘而旁有孔系以綵絲著臂所以逐精魅除凶
災而保衛其身也另是一說
昔有商人得一婢名如願商有求悉致之後因正旦
如願晚起商撻之走入糞壤中不見令人正旦以
細繩繫偶人投糞中云令如願歲時記一云有紫姑
者為人妾為主婦所嫉每以穢事役之正月望日
感激而死故令人於是日作其形於厠間或豬欄
邊迎之以卜休咎此其始也
上元燃燈類書皆謂因漢武帝祠太乙或曰祀靈星自昏
到明之事魏晉無所考唐則嚴挺之謂始於睿宗
時春明朝退錄以為梁簡文帝時已有列燈之說
則非始於唐也明皇朝燈雖盛而歲不常設詳開元遺
事又止於元宵前後共三夜耳宋朝遺謀錄謂藝
祖乾德五年詔令區宇又安許民行樂更放十七
十八兩夜而江鄰幾雜志侯鯖錄皆以為太宗因
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而增者其是否不可知然
皆隨民所欲而與之同樂耳非強之也若夫蔡襄

守福州元夜令民每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一
盞書其上曰富室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
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
曲蔡見之還與罷燈近年往往有此失而無敢諷
諫如烈者徒使小民多點兩夜重費其財而同樂
之意微矣○我○朝永樂己丑始賜元宵觀燈節
假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歲以為常與揆歲抄
戶部尚書夏原吉侍母往觀○上聞賜鈔二百錠
以為賢母歡○嘗○御製觀燈詩使儒臣和之又
評品應制諸作以侍講陳敬宗者為工○又吾鄞
詩僧大冏應詔賦鰲山詩稱旨而命坐厚賜鄞志皆
其事也
唐初以正月晦日為節初學記云元日至於月晦並為酺聚飲食以為節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謂之度厄解除婦人或湔裙故太宗月晦詩晦魄移中律凝暄起麗城被襟歡眺望極目暢春晴至德宗時李泌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中者揆三陽之中和酌仁義之和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而民
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遺號獻生子閭里釀
宜春酒祭句芒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鄴侯外傳
是時徐堅已卒未及見此故初學記徐堅著不載
而事文類聚又失詳故補于此

上巳脩禊本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故於水上盥濯之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應劭風俗通）或謂三月節後巳日為上巳蓋建辰則巳為除日所以除不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競為曲水之宴而不復用巳日故王右軍於蘭亭為曲水流觴亦循用東漢徐肇故事所以用三月三日齊諧記所載束晳言成王卜洛泛酒曲水之說殆亦附會以順武帝之意耳未可據以為實也

社日所以祀后土張籍詩云庭前春鳥啄林鳴紅夾羅衣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則知婦女社日不動針線自唐時巳然而不知此日所以停針線者何故也今俗有於正二月中婦女多停針線則又不止社日而巳

寒食後三日為清明今俗武士射楸人家揷楸皆春取榆柳之火之意○古人清明日為青精飯採楊桐細冬青葉為之今人摘菁為饊食即其遺意○古不墓祭秦始皇起陵寢殿於墓側漢因不改四時上飯明帝時又有上陵之禮今我○朝相仍不廢民間亦清明墓祭亦以其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故也文公家禮亦有墓祭可謂順人情而得禮之意矣○昔人寒食清明詩多用餳粥事如盃盤餳粥春風冷之類是也黃山谷晚喜沈佺期詩再貶宜州嘗誦其清明詩海（一作嶺）外逢寒食春来不見餳（劉賓客嘉話載宋之問詩云馬上逢寒食春来不見餳豈偶同耶）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以為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字者然今節氣但有清明而無寒食世俗但以清明前三日為寒食既不知清明安知寒食此不可解也○東漢儀禮志曰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改水之說惟見於此或謂古人以清明日淘井故參寥詩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

四月八日僧家以為佛生日作香湯浴佛而求施於人今考周書異記及傳燈録皆云佛祖在周昭王二十四年生而頭陀寺碑註云莊王十年阿含經又云莊王九年各相矛盾且莊王十年四月八日辛卯杜預謂乃五日而彼云八日則日又不同矣況周之四月乃夏之二月今可據以為佛生之日乎

三伏謂夏屬火秋屬金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

庚日必藏伏蓋庚亦屬金故也漢官舊儀以爲伏
日萬鬼行故晝日閉伏非也蓋由避暑故閉門不
干他事耳觀程曉伏日詩䄔䙴（笠子也俞不曉事人也）觸熱
之意可見矣○史記註以爲周時無伏秦始皇初
置伏而或以爲德公或以爲穆公亦久而傳訛耳
○杜詩尙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
蘇黃皆以爲誤今考史記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
社乃同日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非誤也
今之上官者每忌正五九月或謂趙宋以火德王火
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謂之灾月衆皆避之（事文類聚）

或謂此三月皆屬大臣音爲商屬金恐火剋金故
忌之（七修類稾）恐皆強解今考竇平撰唐書音訓其註
高祖紀正五九月不行刑禁屠殺而引釋氏智論
曰釋迦以大寶鏡照四大部州每月一移察人善
惡正五九月照南禪部州隋唐以来事佛甚謹凡
過此三月即禁刑斷屠（雲谷雜記同）故士大夫於此三
月亦不上官以其有斷屠之令也後人相傳遂以
此三月爲凶月而忌用之愚按今士夫受職有憑
限欲其速履任以治民事也今赴任之官多避此
三月寧遷延以違○欽限而不知其所以避忌者

乃因佛氏之邪說因襲以至今耳而擧世莫悟何
哉昔歐陽公亦避五月不上官豈賢者亦未能免
俗耶君子鑒此而能革千載之陋習可爲明也已

五行

康節云世有溫泉而無涼火蓋陰能從陽陽不能從
陰也此說固然乃常理也然西京雜記載董仲舒
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抱朴子曰
水性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性熱而有蕭丘之寒
燄然則涼火亦有之矣
五行相生父子之道也相剋君臣之道也毗和兄弟

之道也配合夫婦之道也相得朋友之道也（子華子）
○五行之相剋所以相成而五常之德亦五行相
剋之理如仁木德也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
金德也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火德也禮或
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水德也智或失於詐故以
信正之信土德也此至理自然之妙夫豈人力可
得而布置哉
金木水火土其氣在天而流布於四時曰五行其質
在地而爲人所取用曰五材其精光爲五星凡時
日方位人物象數聲色臭味事爲灾祥無不管於

五也

五行之性惟金生水為難明殊不知金為氣母在天為星在地為石而星為氣之精石為氣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又天文志以星搖動為風雨之候石津潤為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與況五行以氣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為首也（七修類稿）

莊子曰木與火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淮南子曰槀木有火弗鑽不燃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博物志云積油滿萬石自然生火皆造理之言也

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於天一之造化試以生身驗之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凡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証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也（會齋）

（鮑氏天原發微）甚為有理又曰水生之初屬一故微至成水時則六矣

中泠泉以錫器盛之則漏是水之至精者也昆吾之刀可以切玉是金之至精者也沉香遇水則沉是木之至精者也金剛鑽可以鑽玉是石之至精者也故物之至精者必有異乎物人獨無至精者乎聖人是也故食萬物而又能理萬物與天地參焉

卷之二終

群書歸正集卷之三

人倫類

忠臣

韓昌黎曰愈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見其人乎季文子曰吾見有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漢唐以下其臣之忠佞載於正史者詳矣獨宋以仁厚立國而見殘於金元尤為慘毒然金人圍汴徽欽北狩死節者惟侍郎李若水一人高宗南渡金人追逼死節者惟衛士唐琦一人若水事

已詳宋史而琦事頗見於續觀感録而未悉其守義於州郡者五十餘人史多失載厓山之亡死社稷者有之死封疆者有之下至山谷之儒里巷之婦亦皆秉義抱節矢死不辱嗚呼漢唐之末曷克有是哉況元據中原諱言宋事而忠臣烈士湮没不傳僅見南豐劉氏壎作補史詩劉麟瑞作昭忠逸詠趙東善合而為忠義集觀其所載吳楚材詰朱浚語兵士之詞毛髮竦然恨不生同其時助其怒罵也觀劉銑幼兒下拜受藥與王士敏書詩于裾以死自誓又泫然淚落而不能自已也茲不暇

備述而於其事互有異同及偶載他書者聊訂其訛于左

宋史載德祐元年十一月甲午（乃二十八日）禮部尚書王應麟遁命考郡志云先生因兩疏劾留夢炎引用非人不報出關俟命再疏又不報遂東歸後起為翰林學士終不赴及元混一杜門不出凡所著述止書甲子而不書年號以示不臣於元而綱目德祐元年十一月分註云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為濟王立後不言其遁與劾留相事

與宋史俱不合且應麟嘗作詩以美表鏞之死節又嘗知貢舉取文天祥為狀元而批其卷曰此論忠肝義膽可貫金石倘若深寧果逃遁何長於料人而短於律己耶或又謂其宋亡後嘗仕元為山長（宿儒陳岂有詩曰有宋一遺老儀刑啓後生重施季長帳丕振翼之名夜雨菁莪綠春風荇藻榮斯文應未衰木鐸喜重鳴）愚意宋史元人所脩而綱目我○朝諸臣所定郡志又鄉評所在知之必真宋史徒見其不俟報命而遽東歸遂以為遁耳若夫為郡山長乃教授鄉里非仕也夫以深寧之德學復起為翰林學士且不赴而顧肯仕為山長乎嗚呼一字褒貶萬世榮辱所係可不詳哉

厓山之難死事者尤多而惟張世傑陸秀夫之忠節為顯宋史雖載而與諸書亦詳略異同不一今考填海録云張世傑遣舟至帝昺所欲取帝至其中旋謀遁去陸秀夫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為人所賣或被俘執辱不肯赴遂抱帝沉海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其前後次第明白如此又嘐䕫集云張世傑先與帝約曰萬一事不可為老臣必死於戰臣有沉香一株重千兩當焚以為驗香烟及御舟即遣援兵不然宜速為備無墮其手亦足以表其忠義之素定矣今宋史云祥興己

卯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即帝昺）舟而世傑與蘇劉義各斷維去（遺民録則云張世傑見事不濟乃與都統張達籌十九舟决圍南走）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劒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若是則世傑於幼主尚存輒先委之而去作史者序次不審如此古人所以有無遂受屈之嘆也○遺民録云秀夫抱帝于懐以匹練束為一體仍以黄金硾腰間赴水死（或云以金璽繫帝腰者是也）後元將張弘範大搜金帛于軍中得金璽問之卒云於一小兒浮屍上得之不知其璽也懼為人所知弃其屍矣然則云秀夫以匹練與帝束為一體者亦非矣

○世傑南奔欲往占城（史云安南）請師不能達回舟至海陵港（史作平章山下）遇颶風舟破溺死周文英收其屍焚之其膽如斗更焚不化因埅海濱須臾見雲中金甲神人且云今後我托生出世必驅除恢復矣故後人挽之曰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蓋為此也（此詩全篇不傳聞見雜録以為乃陸君實作非也蓋陸是時已先沉矣）○元姚燧題陸君實抱宋主入海圖詩云紫宸黄閣共樓舡海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挽龍髯直上天板蕩純臣有如此流芳千古更無前（元詩體要）

文山文公死節事見於宋元史及指南集與公所自為序及紀年譜廬陵劉岳申所撰文丞相傳鄧光薦所撰督府忠義傳者詳矣但諸書互有異同謹參考而録之以與慕公者觀焉○文公同年録名字之異（紀年譜云予以理宗端平三年丙申五月二日子時生大父夢予騰紫雲而上命名雲孫既長朋友字曰天祥後以字貢于鄉字之者改曰履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又字之曰宋瑞而通稱之）○文山被執北行（宋末三朝政要云妻歐陽氏男環生佛生女柳娘妾黄氏俱被執）吉水士人張毅甫（號千載心文山友也忠義集作張弘道字毅夫）来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遂同至燕寓於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饋公凡三

我如一日潛製一櫝公被殺之日（年四十七）即以藏其首復訪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得出焚其屍斂甫收骨櫜以重囊與先收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輟耕録吟嘯集同）○元史云公見殺後數日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紀年譜云公死之明日歐陽夫人從東宮得令旨出收屍）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吉州（一統志云其墓在今吉安府城南一百四十里地名木湖）會林（某）亦自惠州舁其母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義所感（忠義傳云至元二十年公柩歸至故里適母曾夫人柩亦歸自廣同日會江滸）○王炎午望祭文山序云吉水張千載心自燕持丞相髮與齒歸東里集亦云弘毅以公爪髮及遺文歸劉岳申傳則云公在燕時嘗裹所脫爪齒鬚髮寄弟璧死時有十義士收葬於都城外（紀年譜云江南十義士奉柩葬都城小南門外五里道傍為他日歸骨便道）大德中嗣姪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紀年録云夫人自空坑被虜後到燕邸與二女柳娘環娘皆留東宮道服冠嘗日誦道經後隨公主下嫁駙馬高唐王居大同路豐州福典觀大德二年冬以年老不禁寒凍得請南歸嗣男陞迎養還鄉）○今按史云張毅甫而文山集作張弘毅亦無弘毅負骨歸葬之說公在燕獄六年而吟嘯集云以美饌餽公凡三載既云以櫝藏其首又收骨歸則不特爪齒鬚髮矣十義士既葬公都城外則公骨非弘毅負

以南歸也豈弘毅止以公首及脫落齒髮南歸而炎午云爾耶公以至元十九年被殺而忠義傳云至元二十一年公柩歸至故里豈十義士姑以柩權厝都城外南歸便道間如紀年譜所云而次年嗣子陞（公二子環生佛生俱先卒公治命弟子陞以之為嗣）至啓攢以歸葬耶（吟嘯集又云公既葬次日嗣子陞夢公怒曰繩路髮斷其子心動欬必欲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公之英爽可畏如此故疑必陞啓攢歸葬）要之諸說當以紀年譜劉岳申所傳為正姑録愚見以俟博雅君子更考其實云○又按公傳及督府忠義傳丞相僚佐賓從牽聯可書者如趙時賞至徐榛共四十餘人並[illegible]毅甫姓名且公於杜駕閣（天台杜滸字貴卿號梅壑予北行諸客皆散[illegible]堅憐予孤苦慨然相從天下士也朝旨特改宣教郎除禮兵架閣文字）等凡同與患難者無不惓惓致意見於詩歌豈有萬里同行日以美饌相餽者而獨無一言及之耶意者弘毅初隨公至燕僅留三載先齎公所脫齒髮以寄其弟璧而歸歟是不可知也○元史又云天祥在京口有指南録在燕獄有集杜詩百首（本傳云二百首）又有吟嘯集愚考指南前後録乃公奉使伯顏軍時所為有自序謂之指南者蓋志其盡忠死國之心 惟南向誓不復有他志也而世乃有吟嘯集之號何

其與哉且元史乃我朝宋學士濂等所脩其進呈表云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踈陋則史豈足盡憑哉況謂天祥志廣才踈卒以窮死尤非確論蓋公之不得盡其才者限於天數耳豈踈陋所致耶其所載哭文丞相詩乃徐世隆所作 文山集云字子方輟耕錄云字成卿東平人後為翰林學士 而以為王磐夫以文公大節天下曉然並知而紀其事者尚多差謬如此況其他乎

王炎午 字鼎翁號梅邊太學生 云相國文公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 文藪遺民錄及文山集 已而吉水張千載心自燕山出

持公髮與齒歸公既得死矣謹痛哭望奠再致一言云云 亦詳文山集不及備錄 愚嘗讀鼎翁生祭死祭文公二文其忠烈之氣真可與風霆日星相未偉哉言也使其當時非以親老則發謀定慮為公左右手者豈出杜架閣諸君子下哉而知之者鮮愚故表而出之以補史綱之闕

公守宣城日偶夜默坐於靜室止有一燈略似睡間忽神出於泥丸玩弄久之復從元處入公平生未嘗學仙而忽有此豈常人哉故鄧中甫贊公像曰東南英氣萃於一身可死其身不死其神然則公之神生而能出死而能存超鴻濛騎日月而遊八極之表故能感風雷之變於既死之餘 公死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見人人以為殺文丞相所致乃教祭謚王號書其神主忽狂飆旋地而起捲其主於空中隱隱雷鳴如恨怨[?]之聲天色愈晦乃改書在宋之官爵祭之天始開霽 而面色之猶生也豈非浩然之正氣養之有素而如是耶 厓山志同

歐陽夫人既得還鄉以大德九年二月初二日得疾索舊衣上香囊浣婢見其損汙已棄之矣夫人令急拾至以示諸人曰此吾落齒時得之父母又以藏丞相生祭文云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吾與汝今吾死必仍懸吾心前以見吾父母及吾夫于地下頃之尋卒文丞相傳

遺以為夫人先自刭於丞相見執之時殊異矣

草廬跋文丞相與妹書後云一代三百年間有此臣一家數十口內有此人臣不二君女不二夫臣節盡而死女全節而生不愧於天不怍於人可傳於千百萬世卓扒觀者為之流涕 草廬文集 又可見其一門忠節矣

謝疊山事正史頗載而亦未詳今摘其本傳及忠義集補其遺而正其訛于左○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中文天祥榜二甲第二好直言以名節自任

洞究治體以言不用遂賦詩有曰早知骨鯁嬰時忌何似山林遁迹高掛冠而歸扁讀書堂曰疊山取重艮止止之義景定中選為寧國府考試官發策問權奸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赦得還屢召授職皆不赴及元兵南下乃上疏請赦呂師夔之罪而遣使通和於北庶可紓難景炎帝立以為江東制置使即弋陽起兵元將襲之執其妻子弟姪一女二婢囚于建康宣慰司獄(史云拘于揚州獄中非也)妻李氏丰姿冲麗善詞翰宣慰使迷失海牙欲婚之李佯許蔵得緩其獄乘間同女洎

二婢俱縊死枋得竄入閩隱建陽自以國亡痛誓麻衣草屨終身賣卜為生程文海留夢炎等交薦之逼促上道以詩別友(詩已載元鑑)門人多和之而蔡正孫一首尤相激厲(詩云山色愁予渺渺青平生心事杜鵑行霜囊雪雪天終定歲晚江空水自清肩上綱常千古重眼前榮辱一毫輕離明坤順文箕事此是先生素講明)又復程留等書(亦已載元鑑)辭甚詳切遂却粒不食九日而神氣清爽至釆石賦詩又絶食長子熙之自信来省枋得曰大丈夫無兒女情拒弗見呂師夔夙相厚惠寒衣力卻之有身不絲綿二十年后山涷殺分宜然之句至元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至京(史云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問太后欑所德祐主所在各向其方慟哭再拜館伴者曰此是文丞相斫頭處以脅之枋得曰當年集英殿下賜進士第某幸同榜今復得從吾同年遊地下豈非尤幸耶越四日遷憫忠寺見曹娥碑洒淚讀之曰汝小女且能死吾豈不汝若哉是夕卒(史云初五日死于驛)呂師夔適在京為具衣衾棺槨殯之門人李思衍使交趾回與尚書謝昌元損助俾其子定之護柩歸葬信州〇如村劉麟瑞詩云草屨麻衣潑薇形十年賣卜慣零丁願從楚地師龔勝欲向遼東友管寧釆石吟成期絶粒

娥碑讀罷棄餘齡一門盡節均無愧千載西山疊疊青嗟乎伯夷叔齊在周雖為頑民而在商則為義士孰謂數千載而復有義如先生者乎

祖孫

帝王世次紀堯舜禹皆出自黃帝則禹為堯四從兄弟舜亦禹之從孫乃先受堯之天下而舜後授之禹又舜以五世從孫乃殛五世從祖於羽山舜為堯四從孫乃娶堯女是以四從世祖姑為妻聖人人倫之至而乖亂若此萬無是理容齋洪氏亦言史記稱契四世為湯稷十五世為文王湯與文王

隔六百年為叔姪恐皆附會之說然則世紀與史記俱未足為據也○今按羅泌云嘗見漢劉躭所書呂梁碑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釋前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均叔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為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王之數曾不知國語十五王之說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亦迂哉况契與稷同封契至成湯四百餘年凡十四世而稷至武王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孫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可知其誣而國語之說為可取也

史載唐代宗曰不癡不聾不作主家翁今考劉宋庾仲文嘗曰不瞽不聾不能為公長孫平曰不盲不聾不成大家翁蓋自古相傳有是言非始於代宗也

高孝基一見房杜竒之皆托以子孫愚謂子孫之賢不肖而成立覆敗天也豈他人所能陶鑄耶况房杜亦不能保其子孫不蕩敗門户又安能庇他人子孫哉孝基於是乎不智人臣以人事君者也當國之樞得賢焉莫不社稷是念顧煦煦焉私諸子孫孝基於是乎不忠

父子

近世婦人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求嗣而不知其始篁墩文集以為古者天子求嗣于高禖詳禮記月令而祭之祭必有尸想周時以孝友之張仲為尸後因槩祀之稱曰張仙其挾弓彈者取生男子掛弓矢于門之意而以彈易矢者取誕子之義也七脩類藁謂起於蜀王孟昶美丰儀善弓彈寵花蘂夫人蜀亡夫人入宋宮心常憶昶自畫昶像祠之因宋太祖問其故佯對曰此青城山仙張遠霄一統志云張遠霄眉山人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質錢三百千張無靳色老人曰吾弓能辟疫癘宜寶藏之後再見老人遂授以度世之法祀之多有子自是宮中效之遂蔓延于民間似得其實蘇老泉初無子一日至玉局觀見畫張仙因解玉環易歸每露香禱之乃生軾轍二子後皆為名儒洵為之贊

昔楊誠齋夫人羅氏生四子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𢦏可謂超乎流俗者矣

朱喬年生晦翁時金人犯順用兵未息作洗兒詩云

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踈有子添丁助
征役肯令辛苦更冠儒然晦翁卒以儒顯集諸儒
之大成以惠萬世豈助丁役小補而已哉於此見
喬年愛君憂國之心而晦翁繼往開来之功卒過
乃翁之望豈非一世豪傑哉
朱子著小學書首引烈女傳一條以為胎教之法其
所以立民極之意微矣而今人皆不知省昔范蜀
公鎮見二鶻擲卵相上下接之公曰蓋習飛也其
胎教之意乎果如其說則禽鳥亦智於人矣〇蒙
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故顔氏家訓曰教子嬰

孩教婦初来然則之推亦可謂善學易矣
幼子常視無誑古人所謹昔曾子妻嘗適市兒隨啼
乃謂兒曰吾還當與汝殺犬妻還曾子將殺犬妻
曰向與兒戲耳曾子曰教化始於昏若欺之何以
訓耶表淮正書此與孟母買猪肉以啖子事同今人多
不知此理見孩童之誑詐反以為喜宜其長益悖
亂也
教子嬰孩最為切務昔張詠鎮成都日見一卒抱兒
在廊下戲兒忽怒摑其父詠集衆語之曰此方悖
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
之與我〇朝永樂初有坐童孫歐祖母獄者刑部
主事李厚鞫其情以為童稚無知非真有所歐也
〇文廟以筋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
決其獄然則古人謹始之道可不知乎
五代劉玭為縣令其子賛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
食別以蔬食與賛曰肉食君之禄也爾欲之則勤
學砥行吾食非爾食也賛由是力學舉進士噫今
之教子者知此道否
昔劉玄佐母每見其子視事時縣令奔走階下退必
語玄佐曰汝貴為將相郡縣長官白事卑敬恐悚

吾思汝父為吏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
待之亦何安也因喻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
玄佐終能盡臣節唐語林 與鄭善果母坐障後察子
剖斷合理則大悅否則涕泣不食訓以先君清恪
而子即克已盡職事同
孟仁為監魚使以鮓奉母母曰吾教爾惟飲彼水何
吾言之不從也與陶侃初作魚吏以蚶鮓餉母母
反書責之事同若二母者可為教子法矣
國朝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陝西副使嘗以俸易紅褐
寄其父父大怒封還以書責之曰汝掌一方刑名

未能洗究澤物乃以此汗我耶埜得書跪誦受其
教（天順日録）又離父久思見之屬其僚聘典秋闈後以
書責之曰汝居憲司我為考官其能防範乎（七修類稿）
似此賢父實空谷足音也故録出以風世後埜死
於土木之難又能移孝為忠尤可尚已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馬
曰不亦太早乎元城曰禮事父母與君一體故父
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
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所而人不以為勞者有刑
以驅其後也世俗薄於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人

能長義如畏刑則令人可為古人矣
王珣好積財及薨其子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與樊
重貸與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
慙爭往償之諸子從令亦竟不受事同與顧愷之
子緈父焚其債券而懊恨彌日者賢否又不侔矣
古之父子相反者不特曾子而已以劉向楊彪之盡
忠王室而歆附王莽脩為操謀荀淑正言於梁氏
用事之日而其子爽乃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晉
郗愔之子超通謀於桓溫之門唐李泌之子繁漏
言於延齡之側（陽城欲劾裴延齡繁泄言於延齡故陽城得貶）嗚呼人莫

貴於有子而歆脩爽超繁乃若是豈不上辱乃父
哉○又以盧奕之忠而有杞之奸邪以子儀之功
而有曖之努劣其視李璀之於懷光柳玭之於仲
郢為何如哉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又從而賣
君父隤家聲忝之何訧又王導之孫謐授璽于桓
溫謝安之孫澹持冊于劉裕此朱子所以嘆嗣守
之難也無忝乃祖惟陶淵明而已
文文山之子陞（乃天祥弟璧之子為文山之後）元仁宗皇慶中為集
賢學士不二三年奉使祀南海卒於贛州有人輓
之曰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輟耕録云文山

子出為郎教授而卒閩人脩某作此詩以挽之）蓋以王裒不西坐之義責
之不失為正論而元文敏公為作神道碑謂其生
也無歉死又無憾（或又銘曰昔也天民無忝無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與挽
者之意殊不同（水東日記）君子觀之而得失自見矣○
愚因考文山弟璧號文溪文山死後亦附元（宋末三朝政要云璧於景炎元年知惠州降元後歷廣西宣慰使文山嘆曰兄為國弟為家各行其志云云）
當時人亦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
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陞為璧
之子則陞之失節亦有自矣○許白雲之子元國
初為祭酒僭用象牙床被劾死京獄吁白雲以道

學名世而子不象賢惜哉○我○朝楊文貞公(士奇)之子稷恃父溺愛為惡後有奏其人命等數十事者○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猶慰安公待其壽終而後誅其子(詳天順日錄)○李西涯(東陽)子兆先素馳聲妓西涯嘗書其書几曰今日柳巷(或作街)明日花街科場近了秀才秀才子回見之即續之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或作颷風)調和鼎鼐相公相公後以瘵卒西涯因是絕嗣可為世慨也

春秋譏高傒公私於同母弟昔隋文帝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群臣曰前代天子溺於嬖倖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矣豈有此憂耶及其晩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善終又可見生子惟難於賢而不在於母之同否子而賢也雖異母而尤相友愛如祥覽子而不賢雖同母何益哉

世言忠孝不能兩全如王祥孝矣及其為三公也魏廢其君而視之如弁髦土梗曾不若剖氷求鯉之堅也孟宗賢矣及為大夫也吳孫綝廢亮反從而為之告廟曾不若泣竹感天之順也必如王裒之泣誦蓼莪而終身坐不西向然後兩全而無害耳

子事父以孝臣事君以忠斃而後已亦有斃而未已者若史魚之以尸諫郗超之授箱書(超臨卒恐父悒之致疾乃以與桓溫密謀往來書一篋與門生令於父公見之曰是子死已晩矣遂不復憶焉)是也然史魚諫不行而不能以身殉道郗超知事親孝而不能移之於君賢不肖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蘇東坡曰嘉寅(超字)以父之故而自暴其惡方回(超父名愔字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寅可為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愚以為若王述之愛坦之坦之之從父命斯無間然矣(王述鍾愛其子坦之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欲以女婚桓溫述怒推下膝曰汝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聽命是以不與桓溫之禍)

宋時京畿各郡俱有慈幼局貧家生子欲不舉者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于簿令局中乳媼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者却来取於局歲祲子女多入局故道無遺棄者(遂昌雜錄)愚按我○朝各處於民死無葬地者設有義塚誠能於各處如宋時亦設慈幼局則民之生死皆無憾矣

孝子(附出繼)

郭巨埋兒以見金而止設使不幸而不得金死者不後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徒以

口腹為養而不知志養之道使毋而知之何以安其心耶劉宋時有郭道者亦以恐廢繼母之養而瘞其子文帝勅表其門要皆不可以為世訓也我○朝江伯兒因母疾殺三歲兒以祭岱岳○太祖聞之逮伯兒杖一百戍海南又議卧氷或至凍死割股割肝毀傷遺體或至喪生使父母無依宗祧之嗣反為大不孝皆愚昧之徒為此以希旌表免差役耳於是下令凡驚世駭俗以為孝者俱不在旌表之例（與韓愈論鄠人以割股愈母疾為非孝之意同）我○太祖之所以立教於天下者其見高矣

鄧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恐其不能兩全也然何必預加徽纆（攸恐子追及繫之於樹而去）而絕其奔走乎豈慈父仁人之用心也卒以絕嗣宜矣故君子反時人哀攸之語而曰天道有知使鄧伯道無兒觀魯義姑魏張範易兒全姪之事惜乎攸之不能及此也

吴郡陸襄以父閑被刑終身蔬飯雖薑菜有切割者皆不忍食惟以手擿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啗炙豫章熊康父因醉為奴所殺終身不嘗酒猶路隨以父面如己面終身不照鏡徐積以父名石終身不踐石此皆人子因事傷親之至情也而顏氏家訓（顏之推北齊人著家訓七卷）乃曰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將絕食耶似非所以為訓也

吾鄞庠友丘君繼充（緒名）尋母事與祖浩然事頗相似而尤奇異蓋繼充上舍鑑之中子也鑑妻余氏次妻黃氏黃既生緒余妬而出之適江東包氏時緒年尚幼孝事余甚篤每語及黃故輒顰首嘶恤涕泫交下既長入邑庠為弟子員時距黃去時凡二十餘年轉徙不一杳不可跡忽一夕夢人告曰汝母在台州金鰲寺前次日入城偶遇包氏故養馬廝詢其母向往荅曰有周平者知其詳惜今已配戍京衛矣緒因寓書于京囑姊丈進士王杰為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于王邸門者閽人聞其聲為鄞人而叩之乃即所訪周平也延入問之始知黃適台州李憲副之子云緒得報即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漫無所詢徬徨掩泣於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東門有王四老嘗以媒為生儻知之乎道往詢之乃知黃居李無依而復適仙居吳義官緒乃詣仙居歷問數十家偶遇義官姪二人皆庠生感其事而留宿焉有孀宿于內恚其留止異鄉人而詬其寢也姪語之故孀故

黃舊主母也因憶黃巳適金鰲寺前陳氏緒喜其言與夢相符也次日往詢道犯一牛觸緒于馬氏門首之溝馬兄弟駭而出問所從来緒詳告之故馬曰吾先儒宥與曾與一婦至緇雲蒼嶺下殆其人乎兄弟忽縛一輿願輿緒至其處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哀君勞苦豈為金耶緒留嶺下旬餘有織屨者云此去三舍有陳十六婦蓋寧人也去歲其殆亡乎即緒從僕亦以為信亡矣乃緒獨不信復遣僕詢于諸陳倀倀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于門探之為寧人也而叩其從来具悉媼亦轉詢

丘氏息耗合馬知其即黃也馳報其主緒愕不自持踉蹌以往抱持悲號閭里莫不感動馬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緒還取金遍償之并迎翁歸築別室奉養之翁死則請母入室率妻子朝夕饋餼怡怡如也緒弱冠輒試高等食廩餼者二十餘年累舉不第需次及貢矣忽感火疾疽發于背旬餘而逝死之夕家人環聚泣請所囑乃張此目語其子曰婁要緊婁要緊以是占生純孝雖臨没不必替云○大司馬東沙張公為作傳而論之曰子於丘生蓋有徵于感應之故矣乃道旁之遇養馬厮異矣台寺之夢應又異避雨之周戍又異東門之正四老又異觸溝之卜委巷之遇又異使非孝通神明誠貫金石夫誰掖之間關開之茫昧殆所謂若啓若翼者耶世俗傳諸家雜劇至骨肉睽分流離顛沛楚感萬状而卒徼之神祐完其天親即悍士見之未始不鉥腸酸鼻也然要之皆幻語耳而猶能感人若是而況如丘生鑿鑿不妄者哉嗚呼是可悲也已但其破家尋母而不得終母之養劬學孜孜終其身而不及沾一命謂天可問乎愚於是益為之悲也

呂化章氏兄弟二人皆無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生子栩其弟曰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邪可保也弟請不巳嫂曰不得巳吾寧以新生者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子皆成立（長曰栩 季曰翊）二人子孫皆登第嫺睦之報如此而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節婦

武功學生康栗楊寶皆矯矯少年才華競秀予提學時甚器重之栗也之妻寶也之妹也寶也之妻栗

也之姊也其後二生相繼不禄無血衕馬二婦皆飲毒死之嗚呼可謂烈哉或曰使二婦有子亦可死乎予曰古者先死称未亡人若有遺孤嗣續係焉則毋道為重而妻道為輕何必死故公甫文伯孟軻陶侃之母皆賢也皆不死也時乎不然楚昭夫人不見符而死於水宋伯姬不見姆而死於火求新譚氏抱子而死於學宮其於有子無子奚暇計哉或曰近時有女子未嫁而夫死亦以死殉之何如予曰褒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貳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

然言乎妻道則未親迎也言乎婦道則未廟見也言乎子道未醮命也而死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時乎不然曹娥饒娥死於孝浣紗女死於不二天竇氏二女死於不辱身其於嫁未嫁又奚暇計哉大抵婦女之致命遂志皆本乎天性之烈不可律之以恒禮（録雪亭雜言）可謂確論

戰國策曰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和之（馮衍傳作報之）居無何其夫死客謂挑者曰汝娶長者乎少者乎曰娶長者既為我妻則願其詈人也（馮衍傳作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詈人）嗚呼此人情也在已與在人異觀而不正之人終必為人所棄也史記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守寡不出門者足下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此亦人情也通曰求臣亦猶是也美哉言乎是故丁公被戮于項亡之後而酈氏獲顯于隋滅之餘

師生

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稱生者如魯兩生漢賈生伏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後世不明此義以生為賤薄之稱

上下之間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稱之則怒士不通古今一至於此亦可悲矣（聽兩紀録）雖然尤有甚焉者劉禹錫詩云如今後輩輕前輩好遣先生事後生則時俗之日薄又何如哉

親受業為弟子弟子復傳於人為門生故史記有孔門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亦謂轉相授受為門生唐宋時舉子於座主亦稱門生我○朝亦然可見門生輕於弟子今人皆互稱之誤矣

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許棐樵談）是故王荊公求師必須博

雅善士以幼年子弟以先入之言為主也

人於父之執友有子弟之道焉今人皆不知此禮撫州吳輿弼最尚古禮時祭酒胡公儼其父執也輿弼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惟長揖公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面拜恐勞尊荅禮故耳噫可謂知禮矣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之禮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少變石林燕語 我○朝胡公儼典文衡取楊公溥為首選批其卷曰初學當退避一舍老夫亦讓一頭地他日立玉階方尺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之阿曲人以儼為知人後儼為祭酒

溥已在禁垣位望愈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然則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者非耶

卷之三終

群書歸正集卷之四

人品類

聖賢

初學記有聖賢類皆不指其人而泛言其槩讀者惜之愚謂三代而上聖賢五經四書論之備矣惟孔孟及諸弟子雖詳於傳紀而其說間有不同者特摘其訛以歸于正云

史記列孔子於世家以次三代諸侯庶幾尊儒重道之意其間雖有小差誤無大害也蘇子由古史改孔子世家為列傳以居叔向子產之後所叙事理皆與史記尊崇之意特異蓋蘇氏雖假夫子之書以發身而實則好老子之學故其失如此

韓非說難呂氏春秋並言孔子力能招音翹舉也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列子作不肯以力聞夫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孔子之不以力聞固也若謂其招國門之關則非也今按左傳晉伐偪陽諸侯之士門焉鄹人紇扶亦舉也之以出門者然則此事蓋孔子之父而後人誤以為孔子也

吾夫子之道尊于天下莊列之徒逈別為一種誇大之說求以勝之故其書往往詆毀聖人然而知聖

人之卒不可勝又時時假聖人之言以自重欲其說之信於天下故其所載孔子事皆不可信率寓言耳蘇子謂其陽擠而陰助之愚未敢以為然也 石洞集

世傳孔子嘗師老聃而不知其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聃故其著書獨尊老子且假聖人之言以譽之曰老子猶龍孔鮒作家語因據以為証漢儒輯禮記又承其言曰聞諸老聃馬遷史記又增許多訓誨孔子之語由是堅後學之信而不知莊子書多駕空寓言後世不察家語禮記史記皆出莊子後

而問禮於老聃一語又備見於諸書莫詳其始於莊子且老子厭薄禮學為亂之首莊子傳其學遂有剖斗折衡搥提仁義絕聖棄智等論則聃又何禮之可問耶意者聃為周藏史藏度書之所知禮之節文孔子因往問焉容有此理朱子語錄李涪謂孔子聖自天資而能廣學以老子老而熟於古事故往問之非幼而師之也李氏刊誤可謂得其實矣〇鄭玄謂禮記聞諸老聃乃古壽考者之稱非作五千言者故朱子嘗疑古有兩箇老聃張橫渠亦謂其如此

左傳載哀公誄孔子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檟兮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史記又曰煢煢予在疚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然二書與左傳互有詳略得失不同陸佃以為左傳未脩春秋之辭也餘皆既脩春秋之辭也不可據以為是況哀公所云實本小雅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之意乎

漢高帝祀孔子以太牢李西涯以為牛羊豕俱具為太牢但有羊而無牛為少牢今獨以太牢名牛非也近閱程氏衍繁露亦云然乃知西涯說有所本

近峯聞略然不知楚語及郭璞註穆天子傳已曰牛羊豕俱具為太牢非特衍繁露云然也

自唐宋以来皆以顏回曾參孔伋坐享殿上而其父皆列食於廡間雖曰以傳道為重而顛倒彝倫莫或是正嘉靖十年從儒臣程敏政謝鐸初議以為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乃命建啓聖祠丁祭日先祭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激公宜左右配享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於是我〇朝議禮制度超越前代矣

自唐以来凡謁孔林者必賦詩而退獨一絕云靈光

殷古生青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裏至今猶屬仲尼家最為絕唱惜不知誰作也

左傳國語俱載子貢使齊事欲免齊伐魯耳史記乃謂其一出而亂齊破吳強晉霸越率天下而兵越絕書同其禍豈止壑鄰國而已哉且田常欲為亂而教之以孤立制齊可乎謂賜而為之何足以為賜謂非賜所為其辯說之辭雖儀秦莫及何物忠臣能偽為此是當闕疑黃氏日抄蘇老泉乃信有此事而惜子貢之不說齊國鮑晏以討田常非也〇又孔子謂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視原憲之貧而辭為宰

之祿原憲鶉衣百結曳杖拖履行歌商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固不佯矣然輩用力於自守故能富而無驕史遷不察此而以入貨殖傳謂其鬻財於曹魯之間家累千金又見其結駟連騎以聘享於諸侯遂直信其為貨殖以致之誠若是則固末藝之流斗筲之器耳又何以辭吳王黃金百鎰矛劍重器之贈乎此遷之所以疎略而輕信也

先哲附隱士義僕

李令伯之孝行純篤無纖芥可疑者惟陽節潘氏謂其少事偽朝之語為謬孫霜崖有詩曰偽朝料得非公筆不得當時畏太齊意以史官竄易其辭故詠此以為密平反之夫忠孝一揆也以令伯之孝寧忍忘君事讎而為此言乎觀洪景盧改周子太極圖首語則偽之一字出於史官之曲筆理或然也〇楊升庵云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字蓋晉人改之以入史耳劉靜脩詩云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偽朝字惜未見此

梁昭明太子蕭統作陶靖節文集序及陶公傳稱其

德行詩文詳矣但傳稱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南史同晉史謂潛字元亮皆非也今考年譜云先生在晉名淵明在宋則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說極是蓋先生於晉義熙中祭程氏妹猶稱淵明至宋元嘉中對檀道濟言則稱潛其意以在晉當顯明而在宋當潛遁也

世傳僧慧遠結白蓮社同事者十八人陶靖節陸脩靜皆與焉廬阜記則謂遠師結社招淵明淵明曰弟嗜酒若許飲酒即往遠公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則是始雖許之終固違之也豈

惑於老佛者耶然虎溪三笑實以此三人何耶說者謂遠公居東林北廬靖節脩靜嘗訪之遠偶送二人一過虎溪耳寧未嘗入社也

范文正公在當時後人絶無異議惟獻百官遷次圖有忤於呂相後呂相擢用希文盛稱公賢能釋私憾而共戮力於國事歐公為公墓碑亦有驩然相忘戮力平賊之語公子堯夫不以為然乃刊去之公平生胸襟豁達又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人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故於呂范解仇一節墓誌中即為削去詳見朱子辯

論矣

泊宅編西溪叢語皆載范公守鄱陽創慶朔堂宴客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叢語云公喜一樂籍）未幾公被召還以詩寄魏介（叢語作寄後政）曰慶朔堂前花自栽為移官去未曾開年年嘗有別離恨（叢語作年年憶著成離恨）已托春風幹當來（叢語作只托春風管領來）介因謄以惠公今州治石刻尚存（叢語又云公到京以綿臙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所思贈以好顏色至今墨跡尚在士夫之家）夫二書所記如此豈賢者亦未能定情耶不然恐亦如碧雲騢誘公之說耳况年譜亦不載也

陰德三積之序殆非司馬君實之言考於本集無之昔孟子謂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董子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其所脩所正所明者雖是而其要之謀之計之者其心非也若君實云積陰德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則亦今之人而非仁人矣君實者孟子與董仲舒之徒也而為此言尚安得從二子之後至今立於孔子之庭乎君實相其主以改新法也人懼之以禍則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病且殆猶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夫改新法而不避後患豈有積陰德以圖後福哉故愚

謂此非君實之言也今人以此言為出於君實者取信於趙子昂所書也（劉保齋定之）○愚謂君實此言正與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意同所以勉世人而非以自為自是君子口中語何足病君實而議之也

岳忠武王（岳王初謚忠愍次稱武穆皆未定之稱後理宗時更謚忠武其誥詞云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云云今當稱忠武為是）之功大矣論者謂詔趣班師之時使王持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乘屢捷之勢逼技窮之虜盡收故疆然後奏凱還師歸身謝罪顧不愈于束手就僇而志不獲伸耶噫

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輩違詔而伸
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
然則必如孔明之受托照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
權乃可也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以賊檜之
奸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又非王之所肯
為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也歟嗚呼可以見王
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至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
傷嘆聲夫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也（徐武功伯所作精忠碑）
今考宋憲副（端儀）輩著岳飛班師論謂王知
變不知權一時士子翕然韙之予獨以為不然近

讀徐武功此文寔與予合當時使王從權而不守
正違君命以前征士心解體誰與為戰而高宗奸
檜亦有辭矣是自棄其師兼敗其身也王豈肯為
哉故錄出以俟斷史者採焉
隱一也而昔人謂有天隱（如巢由之類無往而不適）地隱（如伯夷太公之
流避避地）世人隱（如東方朔之類說迹混俗不異衆人）名隱（如劉遺民之類不求聲名）
充隱（如何點皇甫希之之類）仕隱（如唐暢為江西從事不親公務）而又有石
隱癡隱其說各異又白樂天詩云大隱住朝市小
隱在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又有三者之
不同矣林氏駉亦謂隱有三上焉者出處進退關

係天下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如論語逸民之類）其
次高舉遠遯不累物欲使天下常仰其風（如法真為百世之師）
其下者托隱自媒詭求顯達（如盧藏用仕途捷徑之類）始為
人喜而終為人厭者也
嚴子陵事先儒評論詳矣皆謂其立志高潔此知光
之外者也黃氏日抄謂其無志於世而隱使其才
足以有為如孔明之輔昭烈可也何必待湯文而
後出此待光之小者也宋潛溪謂子陵與光武少
相友善使光武能誠以任人子陵何苦而決去耶
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

知其然故決於去此又知光之淺者也程篁墩謂
子陵遇光武之主猶以為未慊而去之非其君不
事也侯霸亦故人位三公矣而仁義阿順之語凜
然警飭若將浼之非其友不友也而以伯夷擬之
似獎之太過鄒氏（璧）則曰子陵苟志於隱不赴其
徵可也今則隨召至京已無堅隱之志加足帝腹
又無自檢之禮若光者自以為巢許之流則可矣
謂之道德之士則未也則又貶之太苛愚按是特
有高獲者與光武有舊謂曰朕欲用子為吏宜改
常性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也遂辭去然則

光與帝亦舊同硯席其相處非一朝一夕而已熊肥之私徵逖之狎則夫言語容色之間寧免於倨肆耶及帝登極遣使物色之迫其詣闕乃偃臥於寅館加足於帝腹凡此皆光欲以嘗帝而帝果有狂奴故態之言則帝之微意可見矣光儻受爵於朝必當改趍易步強已所不能而隨時俯仰則可耳否則君臣之形迹上下之名分一旦不能黽勉為之其能有終乎是高獲之不若矣故堅於辭避而帝亦度光之不可強留乃聽其去以保全故舊之情也

趙延嗣者知制誥趙隣幾之僕也隣幾卒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室以居延嗣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至京訪隣幾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庠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汝主友而不能恤其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擇良家子嫁之良嗣乃去（王聖塗燕談録李元綱厚德録俱同）愚嘗讀司馬温公書屯田郎中李曇僕王達傳（事詳自鷲編及事文類聚）後云達賤隷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名以取禄仕也獨能發於天性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今世士大夫因人之力或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目猶懼其禍及已也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欲望其憂恤振救耶愚於趙隣幾之僕亦云

群書歸正集卷之五

四明後學林　昺著

明進士從孫祖述校

人事類

設官

駙馬都尉說文云駙近也疾也自上安下曰尉都謂總領也(漢雋同)五總龜云駙馬謂御馬之副也凡非正駕車者皆謂副馬初學記云魏晉之後尚公主者皆拜駙馬都尉然天子壻而謂之駙馬者不獨以其官又以副馬給之示親愛也(姬真子同)宋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封縣主者謂其夫為縣馬(歸田錄)則無義理而可笑矣

左右春坊官皆以輔導東宮為職如諭德贊善中允賓客其義皆明惟詹事自秦以來已有之詹省也故今經筵講讀之事皆其所當省察也○洗馬者猶云前驅也國語云句踐為夫差先(去聲)馬則春秋時已有此名又前漢志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先先之也太子出則當直者前導威儀也今加水作洗而音蘇典切非也○庶子之官古者以掌天子諸侯卿大夫庶子之學與其教令故云庶子而今從之

六部尚書即虞廷之九官周禮之六卿也然今謂之尚書本秦官名秦世少府遣官四人在殿中主發文書故曰尚書尚掌也猶尚食尚衣之尚並音時亮切今呼音常非也

太常卿即虞之秩宗周之宗伯也秦漢以下曰奉常(顏師古曰王者旌旗曰太常畫日月其上有大事則禮官奉持以行故曰奉常)掌禮樂郊廟社稷祭祀之事我○朝因之但唐制凡朝會與尚書同列謂之尚書裏行(職略)宋署在興國坊謂之三班院(春明退朝錄)今人或未知其故也

尚寶卿即周之玉府漢唐之符璽郎也位次御史中丞(應邵職考官)而今階六品輕重固不同矣昔霍光初輔少主欲奪璽符璽郎按劍曰頭可斷璽不可得也故崔瑗為之箴曰在尊曰璽在卑曰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無常如姬竊印晉鄙受殃符臣司節敢告不剛然是官本為清要而非剛正之士不可為也

按察使即前代之廉訪使也世皆稱為憲長今考筆錄載宋仁宗問呂夷簡以憲長久虛之故對曰中丞風憲之長自宰相以下皆得彈擊(云云)則憲長

乃御史中丞之稱(餘冬錄同)今一槩稱之非也

世稱太守為五馬亦有二說古乘駟馬漢時凡朝臣出為郡守則增一馬(詳漢官儀)此說為的〇唐武德中改太守曰刺史天寶中又改刺史為太守(守或音去聲)職同牧尹(唐百官志)〔〕宋上州刺史從三品〇胡元改府州為路改刺史為總管又謂之達魯花赤(草木子云達魯花赤猶華言尚包上壓口捺子也亦總轄之意)甚為無謂我〇朝始復古而稱知府知州乃正其名馬

令之府同知即古之郡丞〔〕京府則謂之治中然周必大作吉州通判廳記云郡丞秦官也惟掌兵馬

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而沿革不同其實從事之長以佐守弘化相須而成者也

令人以通判為倅者周禮有王之倅車倅車副車也謂為太守之副也漢謂之贊治隋謂之別駕唐高宗改別駕為長史又曰半刺以其居刺史之半也然則別駕之名同知通判皆可互稱也(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蟹嘗求外補白宰相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歸田錄等書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坡去昆不遠必不誣也)

漢人稱縣令曰明庭(范曄後漢書)唐人曰明府(漢人稱太守亦曰明府)縣尉曰少府(唐書)近代士夫相承於書尺詞語浸涉奇怪如於縣令則曰百里侯縣丞則曰藍田或採廳壁記曰負丞其處曰哦松無補主簿即稱仇香縣尉即用梅福事曰梅仙殊為可笑〇昔人言縣令事多誤用彭澤五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今考陶公柴桑人也其宅邊有五柳因號五柳先生非令彭澤時所栽也沈彬詩云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皆誤用也

令郡縣戒石銘舊傳始於蜀主孟昶頒於州邑其文二十四句(詳見居家必用)至宋太宗刪取四句(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御書以賜守令今考景煥野人閒語書宋乾德三年立郡國戒石碑四句即其書中語也又似太祖時立至高宗時命以黃庭堅所書刻之然歐陽公云唐明皇擇守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戒辭後皆刻之於石(集古目錄)乃知其非始於蜀蓋唐時已有之矣我〇朝則命立於郡縣甬道之上欲其常接於目而警於心耳然守令之貪酷者視如不見故近有人附益之曰爾俸爾祿難稱難足民膏民脂轉喫轉肥下民易虐纔投便著上天難欺且待臨時(吹劍續錄)是雖輕薄子之言然亦切於

時弊矣

國朝劉大夏初為職方司郎中吏部擬陞為太僕鄉公語所知曰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厎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吏部乃陞為知府○又揚文貞公嘗以不得作縣為恨章公懋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但恐人負官耳愚謂古今仕宦者每重內而輕外是故景倩登仙之喻自昔已然而近世府縣之職皆謂冗瑣尤不屑為二公乃

欲為之而不可得況其所謂但恐人負官之說今世何人曾念至此其識度卓越為國為民之心可想見矣

守令之譽出於私愛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許者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人之惡故猶有不足徵者惟閭閻細民田野鄙夫窮鄉蔀屋之婦人小子心不由毀譽言不知觸忌中心感悅而稱揚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觀風者所以採民謠而識循吏知教化者用此道也

學究韻府以為官名非也今考唐選舉志有學究科宋趙普為學究宋太宗詔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學究出身詒謀録真宗録种放姪為同學究出身胜語范文正公少舉學究三行録吳參政少以學究登科慎府燕間録平牟縣學究鄭河出粟賑饑摭言王荊公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本傳沈括曰試學究則撤帳幙筆談之類蓋即今鄉落間小學師耳故古人有村學究之說

薦舉

薦舉之初難於無誤昔廖德明為廣東廉使有鄉人為主簿聞其才能欲薦之廖行縣簿感其知己置

酒延之觴豆甚盛廖悔曰一簿乃若是侈必貪也遂追還薦章○仇愈守明州欲薦一幕官一日問曰汝日費幾何對曰家有十口日費一千錢愈怒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汝僚屬而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不薦噫今之監司郡守無二公之公明而能無誤於薦舉者鮮矣

今世薦人與受人薦者皆以為私恩昔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大恨曰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晉羊祜所薦人皆不知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所不取噫必如二公之存心而後薦舉之

得人也
趙簡子曰今而後樹人當擇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
蒺藜者秋得其刺故狄仁傑薦賢有嫉之者曰天
下桃李盡在公門蓋言其後之藉蔭也賈島訕裴
相曰不栽桃李種薔薇蓋言後之藉蔭也宋唐介
謂其子曰桃李未嘗為汝等栽培荊棘則已多矣
今人以桃李為佳語而以之稱人失其旨矣

鬻爵

國朝納粟事起於景泰元年其源一開末流不可復
塞況行於○睿皇北狩邊事孔棘之時猶有說也

今非其時而賑饑荒濟工役亦援例行之謂之何
哉是惟利其貲財而授官以誘之不顧其賢否而
任其剥下以償之上利其入下利其償上下交征
而小民益困矣禮部侍郎謝鐸深窮其弊以為此
策萬一再行則彝倫堂竟為錢虜交易之地矣司
成止為利徒撥歷之官豈不大可惜哉願深鑒前
弊雖國用不足當別為節縮區處可也

睦族

晉邵榮八世同居唐張公藝九世同居人皆美之然
公藝對高宗之問書百忍字以進說者謂高宗見
制於武后而又以此進之為不當於理況一家之
內恩義禮節之不均與夫瑣瑣口語之過忍之可
也若乃妻妾之乘夫卑幼之犯上而亦忍之則是
圯族麗辟之人亦可群居而食矣其可乎又不知
公藝之所以自處何如也

浦江鄭義門自宋南渡時其祖綺即一姓共爨歷十
餘世宋元史皆為立傳我○太祖皇帝特旌表之
官其子弟以鄭濟為春坊庶子以風天下○義門鄭湞其兄
濂主家政以度田事被誣就逮○京師湞奮曰
吾家以義名吾先祖昆弟坐誣罪爭先死維揚獄

詳宋學士文集八卷今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兄而使之就吏
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喪歸樓公璉表其墓但
皇明通紀謂鄭濂被人妄訐與權臣通財從弟湜
與姪兩人爭先就獄○上特原之擢湜為福建參
議與璉墓表不同意者湞之爭死以度田事而湜
之爭死以被人妄訐事其時之先後雖不可知而
其兄弟屢屢爭死眞義門殊行也可與漢之孔褒
同垂不朽矣章楓山稱其兄弟篤義如此○其家安
得不悠久乎是也○又其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
之不食與陳競家畜百犬一犬不至則餘犬皆不

食亭同
鄭義門廳事中先世嘗列十木櫃五貯經史以訓子弟五貯兵器以備不虞中扁孝義堂乃建文君之筆也永樂中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前三日堂扁因索朽墜地撤去使者至莫可蹤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扁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莫測矣於此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佑之也

富貴貧賤

陳同父述富翁之言曰大凡致富之道先去五賊所謂五賊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未有五賊不去而能成富者也（程史 詹曝偶談）愚按莊子載盜跖之言曰盜亦有道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先入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知可否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未之有也吁五者在人富者則欲去之以致富盜者則欲藉之以成盜然則古之所謂大盜其猶愈乎為富不仁者歟

君子之處富貴與小人之處富貴不同故有德而富貴則乘富貴之時內則好禮外則利物無德而富貴則恃富貴之勢內則驕己外則凌人故無德而富貴無益其為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為君子

積金之為富然埋金於土則草木不榮人猶草木積金之多則生意斬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況金乃用世之物流行天地間不可使積積久必生奇禍以散之若倪瓚沈萬三之類是也老子曰多藏必厚亡此言可謂曲盡事理矣

人有積財而不能散固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諸道其為愚一也故有捐貲以塑佛老之像舍產以廣異端之居設齋以食僧尼之衆自謂能散財矣然徼福於杳冥之間非徒無益且受誑而甘心焉豈不可以一二數也必若王天爵之以粟貸人而不取其息（事詳野記）顏仲庸之倜儻好義而禮賢養士（事詳耕錄）或出穀以濟凶荒如徐孝祥或貸錢以償宿債如朱承逸（二事詳陰德類）庶乎其可也

陸梭峯曰士能行道謂之達貧不安分謂之窮流芳百世謂之壽得志一時謂之夭（詹曝偶談同）或問沈鑒川曰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學問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荅曰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萩園雜記）觀此數說則德學之與富貴其輕重之分

居然可見矣柰世情迷而不悟可勝嘆哉
元德秀卒其族弟元吉序之曰吾兄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室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夫荒淫貪佞紈綺之徒○愚按方正學先生云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予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德秀之在當時清介絕俗天下高其行謂之元魯山而不名皮日休作七愛詩以美之及卒唐建中立墓碑李華撰文顏真卿書丹李陽氷篆額時人謂之四絕噫德秀為不

矣視世之生極富貴身死而名隨滅者何如哉
陳后山謝趙史惠米詩云平生忍欲今忍貧閉口逢人不少陳俸薄身清趙都史也能作意向詩人今按后山陪郊祀却趙挺之之衣寒凍得疾不起今受趙史米而又以詩謝之何也蓋取其俸薄身清能敬士尊賢耳使挺之果賢亦不至脫其衣而擲之地矣愚按語曰君子固窮固守其窮也貧雖至於窘急不可有僥倖苟得之心當委之於命而堅忍之必使此心泰然而後已若有一毫苟得之心或求之於親故之間施者有人得於我之惠而有驕之之色受者又有我得於人之嫌而有卑之之氣故必以義命確然守之饑不可苟食(如庾黔婁之屬)寒不可苟衣(如陳無己之類)養其剛大正直之氣然後能視天下無一物足以攖其心豈不偉然一大丈夫哉

奢儉

奢者謂之暴殄天物蓋人間一切所用之物皆天物也今之富貴侈麗恣所欲而糜費之惟日不足人或以節喻之則曰此吾物也噫天生物以養衆人豈於此則嗇於彼又焉得視為已物而恣用之故梅屋許先生曰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

人之愚天不能家贍戶足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故凡事曰天事職曰天職位曰天位蓋在我者皆天之所生而我之所生無非所以贊天也可徒執為我物而不思所以贊天乎故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人之暴殄天物者乃逆天也烏得而久昌哉
儉吝二字似同而實異儉者德也吝者惡也儉者約於已也吝者嗇於人也儉而不吝者約於已而厚於人也吝而不儉者約於人而豐於已也許氏樵談所謂貴蓄孔鵬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

雖皆不義而富貴者之積習抑亦儉吝而不得其宜者之通疾也

感應

李士謙曰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若人皆知之何陰德之有○李德裕陰德論曰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不復能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絶班固著其言以為世戒理固然矣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意者張杜用法雖深其間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民之害故爾○胡致堂曰人之為善與惡

天未必遂遂然而禍福之也亦在人之自脩而已矣不必謂明有賞幽有罰而後為善不必謂明有罰幽有禍而後不為惡若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斯人也其天之所佑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踈而取舍之也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禍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祐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也管見可謂勝諸説矣

天順癸未一士人上京會試逆旅主人遺寶環於盥器其僕探而匿之行數舍乃以告士人士人驚曰柰何以我之故而使彼骨肉相傷乎亟返之其僕曰試期迫矣姑俟試畢而返焉士人不聽親詣主人而歸之且再拜謝過已乃不及試矣適貢院火入試者死且大半朝議補試而士人得與高選義命編以為羅簡事非也

劉球以直諫為王振馬順所害後謚忠愍事詳名臣錄二子長鈇次釪痛父死於非命杜門養母絶意仕進及王振等誅乃出應舉鈇仕至浙江參政釪仕至福建廉使母夫人迭往二省榮養其後子孫科第繩繩不絶人皆謂天所以報忠愍者也

古今書傳載為惡而身受其報者若唐之魚保家請

武后鑄銅匭受天下密奏以陷善人而其怨家即投匭以告保家來俊臣教周興為火甕以鞫囚徒而興即請公入甕施守忠之弟遜誓導突厥以戕守忠而突厥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譚什之之甥張韶通僕固懷恩以殺什之而懷恩曰汝忍負舅豈肯忠我遂杖折其頸而死趙廷望處人兄弟之間反覆兩端固不免於見殺宋齊丘處人君臣之際陰謀詭計亦不免於見誅嗚呼天道好還神理難昧人亦何苦殄滅彜倫以取惡報乎

雜事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如憂端似山來澒洞不可掇杜甫
夕陽樓上山重疊未許春愁一倍多趙嘏有以水喻
愁者如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頎落紅萬點愁
如海秦觀問君那有許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李後主之類是也
劉子謹齋銘曰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此即
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媿衾也故周公不以夜
行情足顏子不以夜浴改容古人所以致嚴於屋
漏也孔光不荅溫室樹之問而媚董賢張文潛詩云試問不
言溫室樹何如休望董賢車席豫未嘗一草書而黨祿山烏足
謂之謹乎
盧胡小笑也解頤微笑也辴然笑不止也捧腹大笑
也哄堂衆皆笑也絕倒嘆羨之甚也王澄聞衛瓘談玄即嘆息
絕倒韻府以為極笑非也○詩傳云耳聾之人恒多
笑左傳云溺人必笑呂氏春秋云溺者雖笑不樂
又韻府之所未收也○王充論衡論高柴居喪未
嘗見齒乃不言不笑也夫不笑可也安得三年不
言言安得不見齒記曰笑不見齒則見齒是大笑
也經傳未有以言為見齒者論衡之說非也○宋
人以包孝肅笑比黃河清謂難得其笑也又魏元

萇雖有喜慶事未嘗笑孝文帝命其一笑竟不能
得性稟之偏如此
孟子謂讒諂面諛之人至國欲治可得乎昔梁武帝
時朱雀門災帝謂左右曰此門制甲狹我始欲重
搆遂遭天火相顧未有荅者何敬容獨曰此所謂
先天而天弗違也史臣稱其時以為善對○又梁
王瑩初為武帝左長史及帝踐祚封為縣公時有
猛獸入郭上意不悅群臣莫對瑩獨荅曰昔后夔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應籙御圖虎象來格史
氏亦云衆咸服其對夫諂諛者固不足道而史氏
各為誇詡之辭足以見紀事者之無識○武后時
明堂災姚璹表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
章災盛德彌永循桓玄篡位登御床地陷殷仲文
曰良由聖德厚重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
氷燕主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
主亦大悅事同○張邦昌僭立汪彦章表云孔子
從佛肸之召本為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将誑
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奸逆小人諂諛類此者多矣
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子乎
晉愍帝時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

胷以上腹以下則各分比盖天下未有之妖也府
內史呂會上書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
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
同心易所謂其利斷金盖四海同心之瑞也俄而
四海分崩帝亦淪没凡如此類皆不足述但謟者
可惡之甚故録出以為後戒耳

趙飛燕譖班婕妤詛呪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
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與范滂繫獄吏使
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
其無知祭之何益事同皆理明辭辨深足感人後人
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矣

楊龜山曰物之有圭角者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
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語録愚謂渾
然天成者亦謂謙厚有容含蓄不露其於處己接
人之際使我無所觸而彼無所怫如是斯可矣若
緣此言而務為依阿俯仰滑梯鶻突則固君子所
鄙也

卷之五終

群書歸正集卷之六

經史類

五經

三皇制器尚象蓋謂網罟之作始於伏羲非謂鮮食
自伏羲始也耒耜之作始於神農非粒食自神農
始也衣裳之制始於黃帝非織紝自黃帝始也先
儒楊氏不得其義乃謂教民鮮食自伏羲始粒食
自神農始織紝自黃帝始則三皇以前民皆無食
無衣不勝其饑寒而人類滅矣殊不知遂古之時
茹毛飲血雖未網罟而已鮮食矣食草木之實雖
未耒耜而已粒食矣衣鳥獸之皮雖未織紝而已
衣服矣夫謂鮮粒之食始於羲農猶為無害於義
乃若織紝之始於黃帝由是世人皆信羲農之時
無衣服之儀故元時天下郡縣建三皇祠廟而肖
羲農之像倮身跣足惟兩肩及腰以下但被以木
葉而已且結繩網罟非絲麻不可為而傳記謂伏
羲絃絲為琴瑟意當時已有絲麻以為布帛織皮
以為裘褐冠屨但樸素無文至黃帝始為冕旒充
纊玄衣黃裳之制而文且美耳疑辯録

堯典格于上下韻府謂格感通也言感通乎天地即

周書格于皇天之意蔡氏以為至也然德之光既
被四表又至於天地其意重疊矣
格于文祖格字亦宜訓感格之格與堯典格于上下
義同蔡氏訓至然前可云歸至祖廟茲云至則無
意義今考孔叢子問禮以特牛親格于祖禰則格
字乃祭名也故呂氏云歸格之時此心無娩對越
在廟也（經書補註）

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亦可
謂之禽如易曰失前禽曰田有禽之類皆指獸言
後漢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

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縣謂之禽亦百
獸之例也故傳引游魚出聽以証其義

武丁夢傅說事世多疑之審果如是則叔孫之夢豎
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為家國之累夢果可憑歟或
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
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諸臣民之上人未必
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以
厭服乎天下臣民之心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也愚則謂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
而賚之也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
妖漢文之啓倖矣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
父母洪氏註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
成人無少長之辨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辨說築
傅岩之野莊周云傅說為胥靡（刑徒之人以鐵鎖連繫之曰胥靡）
而史記因之蓋傅岩在虞虢之界（今山西平陸）通道所
經有澗水壞道常令胥靡築護之說賢而貧不能
自給乃代為築之以供食（稽古錄）非自為刑人也楊
升庵云築猶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況說賢者
豈肯為胥靡之役雖孟子亦誤以為起於版築愚
則謂孟子去殷周未遠必有所傳受而云況耕稼

陶漁不足以病舜釣弋獵較不足以累孔此何足
為說諱乎

箕子名胥餘食采於箕出司馬彪莊子註乃書傳所
未載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為周公之子伯禽之
弟見坊記注然注之所本他無所考

鳥獸草木之類特為難窮其形之相似者雖山澤之
人朝夕見之有不能別其名之相亂者如野人伐
檀而得駁又山有苞櫟隰有六駁（駁木名其皮青白駁犖遠而望之如六駁之獸也）先儒毛氏即訓駁為獸（駁倨牙之獸能食虎豹其狀如

馬蓋不知駁樹其皮清白如駁故云然而誤以為駁也

六經遭秦火之後世儒因其舛繆脫略或僞為以補之或取其已删者而足之其受禍之原雖同而詩尤甚夫詩本三千聖人删之十去其九則其所存者三百十一篇必合聖人之度皆吟詠性情涵暢道德者也今之存者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至秦滅學後亡六篇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豎賤隷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耶何孟春曰孔子取鄭衛以備國風必非淫詩而今詩間有淫

者原夫子删取者或逸而删去者流聞民間漢儒因遂載而足之也○馬端臨曰凡淫泆之詞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删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今於衛鄭諸篇皆以為奔者所自作是以聖經為淫詞之具乎且夫子所以取關雎謂其樂而不淫也則夫詩之可删者孰有大於淫詞乎淫詞而錄之又何以為放鄭聲乎則知刺奔者乃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決非奔者所自賦也文獻通考老泉詩論乃謂聖人許人以好色而無至於淫固誤矣呂東萊力辯之以為詩皆雅音其鄭風諸淫詩皆刺淫者之詞是也而黃東發又謂桑中濮上諸篇自詩序禮記以至毛鄭朱子皆以為淫奔之詞後世安得反以為諱而指以為雅音耶日抄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詩之本意謂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敢凌踐則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乎今言父母之邦者必曰桑梓非也

東門之枌乃國人刺遊蕩之詩故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亦宛丘之意也朱傳以為其人所自作宜更詳之

夏屋渠渠韻府序云夏屋本食俎而或誤用為巨室今考檀弓云見若覆夏屋者矣楊子法言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蓋人之互用其來遠矣非誤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表記亦引此註云景大也明也景行明德也言行有景行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人當仰之唐明皇孝經序作景慕之景後人甚至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皆失經旨矣

黃鳥之詩哀三良之殉葬既著之聖經矣而後世猶

有異議李德裕云為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以殉葬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也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雖欲不死得乎柳子厚則謂公疾病其命亂矣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蘇東坡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蓋三子循公意亦如齊客之從田横是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曹子建詩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辱既沒同憂患誰言捐驅易殺身誠獨難陶元亮詩亦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又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然而朱傳之說終不可易矣

胡文定說春秋多鑿不可枚舉至宣公十四年晉侯伐鄭始無所用其說乃曰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盍亦盡以此說施於春秋則辭不費而大義白矣

宋人及楚人平其稱人胡傳皆以為貶其所以責華元子反者皆所謂吹毛求疵者也獨穀梁子曰人者衆詞也上下欲之也豈不平易而明白乎

元儒黄澤字楚望教趙汸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思之經歲不得其説澤為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輯春秋師說屬辭宋學士為之序謂其生於春秋五變之後獨得聖人之心焉

世稱公羊高穀梁赤皆受經於子夏而所載事跡人名地里間與左傳不同然諸儒之取公穀者不于其事于其義公羊居正之語固可謂能執其義之要者然謂權為反經謂百世可以復讎則非義也甚而亂之萌也穀梁黜公羊以妾母為夫人為禮以宋襄之師為過於文王所見似過於公羊然舉大體言則視公羊又寂寥矣

盧仝有春秋傳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為多韓文公詩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後世有深於經而見盧傳者當知退之不妄許人也

檀弓曰細人之愛也以姑息註疏謂姑且也息休也殊未切當今考尸子註云姑婦女也息小兒也猶所謂婦人之仁也則確矣

山海經漢劉向謂出於唐虞之際禹平水土伯翳驅禽獸隨山刊木及禹任土作貢而益類物善惡著山海經至晉郭璞注而序之亦謂禹初之書及宋淳熙中尤延之刊于池陽跋云昔人謂此經乃夏禹為之非也以其間或援啓及有窮后羿之事漢儒謂伯翳為之亦非也以其間有屈原離騷經之語也先儒定為先秦書信矣大抵如汲冢周書竹書紀年之類耳（緯古叢編）又如長沙零陵桂陽諸曁皆後世地名而經亦載之疑為後人所加也

爾雅（爾雅近正也）或以為周公所著但其文有周公以後

事如張仲孝友之類故先儒疑焉然三朝記言孔子教哀公學爾雅則其出遠矣考其文理乃秦漢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之言耳（山堂考索）然孔叢子又有小爾雅又似秦以前之書也○埤雅乃趙宋神宗時陸佃（山陰人）因進對論及物性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論撰成二十卷名曰埤者言為爾雅之輔也

吳子六篇其說與孫子相方然武之書一於奇起之書幾乎正其所可取者尚禮文明教訓等語較之當時之論兵者起其庶幾乎（高氏子略）蓋其嘗受學於曾子故其書間談仁義特以殺妻求將齧指盟母故見斥於曾子然以兵顯而善於言亦可見聖人之教入人者深而是非終不可掩也

越絕書多載吳越事崇文總目以為端木賜作然其間多及秦漢事其非子貢所作明矣況其文辨而奇悍而機藏知周信重雔明勇陳氏謂戰國時人所為漢人從而附會之者也○越絕書子胥夫差句踐彼此復雔之書也然子胥之所當雔者費無極也楚既為之殺無極而烕其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子胥亦可已矣而至鞭平

王之尸夫平王子胥與其父兄北面而事之者也必發其墓出其尸而鞭之世豈有不忠而可言孝者哉

呂氏春秋雖未符於道至於尊孔墨之言該老莊之旨貴仁義之談兼富強之術而又審興亡辨忠佞謹好惡慎賞罰述制度備典禮凡有國者所當知也乃若月令上昭天時下示民業此固戴記所不遺也不韋之行則不與焉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許宗魯序）○愚謂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畯豪簪履充庭始皇不好書不韋則攻筆墨采精錄

異成一家言夫賈者以射利逐貨壟斷網市為賢也不革以陽翟大賈而能招賢學士纂著訓言以求其聲名豈不足多哉嗣是之賈若猗頓卓王孫巴寡婦清輩雖盡賈道卒無所聞而卜式弘羊致位通顯亦無尚學之名則下矣

柳子厚作非國語而江端禮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意君先之也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槃不知端禮已有此書故耶令人止知非非國語為槃作而端禮之先之弗知也槃事具元史端禮事則王伯厚困學紀聞詳矣二書人多未

見非非之語寧知不復有可非者乎觀二書者當自有辨我○朝張文定公又著釋國語亦所以非柳子而義理却正當張名邦奇

世傳鮑靚記井羊祜識環此等紀載不出秦漢之前皆自佛法入中國乃始有之其實皆附會不足信也況此等謬妄皆足以惑世誣民又不容不辨蓋自佛氏有輪廻之說人自胎孩而髫齔以至強壯往往習聞其說而深入于心一有好事者創為異說更不復致疑即相傳信聖學不明又無超卓之見以燭其妄故雖士流史氏亦喜聞而樂道之或遂從而書之於冊以為數千載半不可解之惑愚於當今之事目擊其妄者多矣不然豈肯昌言排之哉

今之偽書尤多如關子明易麻衣道人易其言皆不合理至如世傳董子繁露玉盃等書皆非真實朱子語錄又王士元偽作亢桑子張商英偽作素書與夫建隆遺事世傳王禹偁撰率多誣謗至謂趙普盧多遜太祖晏駕前一日入受遺詔尤為舛謬蓋是時普免相在外何緣與多遜同見於寢殿耶王氏揮麈錄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竟何益矣

史稱毀即墨譽阿大夫者乃佞臣周破胡也出列女傳

史遷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及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碑者悲也施於廟則繫牲用於墓則下棺文章辨體及文章宗旨蓋古者懸而窆故古碑皆用木而有圓孔將葬穿繩於孔為轆轤以下棺因刻文其上表其功德留而不忍去故謂之碑秦漢以後碑生者之德而易之以石尚書故實亦設圓孔固失其製矣今佛寺揭大石鏤虛文士大夫皆題曰碑不知根本之實尤

甚矣○人言禹碑在岣嶁峯又傳在衡山雲密峯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模其碑七十二字刻于夔門觀中後俱亡矣一統志同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模刻于岳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退之朱晦庵張南軒求一見而不可得余乃得見三公之所未見亦奇矣碑凡七十七字云七十二字者誤也其文曰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亡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蝌蚪書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好事者縋入摹之凡七十餘字止有洪荒漾余乃樺六字可辨餘叵識後追尋之已迷其處矣丹鉛餘錄○魏文帝受禪碑乃王朗撰文梁鵠書丹鍾繇鐫字謂之三絕○方正學先生曰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穢矣當時群臣侈為贊譽以舜禹復生誇耀來世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實則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

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得一傳而弱子豎孫為司馬氏所陵刼禪者未死而受禪者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為千載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丁晦芝田錄序有學慚鼠獄智乏鷄碑之句鼠獄人皆知為張湯事鷄碑韻府引宣室志裴度平蔡識語鷄未肥事非也今按晉書戴逵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驚服蓋鼠獄與鷄碑皆幼年慧解事故可晦用以作對耳

潁州有姚尚書神道碑穹窿博厚○國初有侍郎某者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乃曲意懇禹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慚悔遂不割碑錄雪亭雜言

又永嘉高世則碑乃太湖石所礱黃少保准墓其父銘其半為神道碑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

矣黃問故對曰恐後人亦欲鋸耳黃默然遂已編錄天下事有適相同而可笑者如此此足鑒千古
矣

沒字碑五代時崔協安叔遷皆貌偉而不識字人謂之沒字碑而不知亦有所本今泰山有沒字碑秦始皇所立也或以為乃碑套故無字耳七脩類考云益州楊應魁親見其寺移一無字古碑不意其中復有隷文石刻外乃套耳其文乃隋時所刻是知古人眞有碑套之事矣

字學 附字義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蒼頡觀鳥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王充嘗辨蒼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之妄大意謂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也蒼頡之制文字何非何惡而天雨粟鬼夜哭哉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亦非也此乃正論或云書契作詐僞生去本就末天知人將餓故雨粟鬼恐為文所劾故夜哭因為强解漢緯書又作兔夜哭謂憂其毫將為筆也蓋附會之說也

字學之傳或謂蔡邕得之神人邕以傳女文姬文姬傳鍾繇鍾繇傳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之妻李充之母也衛夫人傳王羲之羲之學書於衛夫人夫人曰此子甚能學吾眞書出出過人必蔽吾名羲之傳獻之獻之傳羊欣欣傳蕭子雲子雲傳王僧虔僧虔傳智永禪師禪師傳智果智果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張旭旭傳顏魯公然王光庵論用筆之法謂羲之得於白雲先生張旭得於崔邈崔邈傳於李陽氷或又謂羲之得筆法於荀輿皆未知孰是

世傳千字文乃梁武帝命周興嗣編次為韻語一夕而成鬚髮皆白然其間有王右軍書者有儼然鍾繇筆法者人皆不曉其故蓋武帝欲諸王學字命殷鐵石選鍾王之書不重疊者搨一千字而嗣興特次韻之耳後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劉賓客嘉話亦有成說或以為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興嗣摘取次韻成文殆非也○又劉后村嘗疑千文非興嗣所集蓋以漢章帝嘗書此文故也殊不知宋淳化中王著摹勒上石見帖中海鹹河淡等字為章草之宗遂誤指為漢章所作后村承著之謬而不察故也勝語然愚考晉書云王羲書初不勝庾翼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荅庾亮翼兄也而翼嘆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

英章草十紙過江頭沛遂乃亡失常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云云然則右軍亦善章草非王著之誤也而后村之疑亦過矣

世傳永子字學曹操令考操字傳世絕少惟賀捷表元時尚存公所學者必此也故文公嘗跋操帖云余少時嘗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誚之共父曰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簒賊耳余默然無以應今觀此帖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據

此則文公必因劉之言而改學他書或自成一家決矣世猶謂文公之字傳於今者原是曹體殆非也〇又朱子嘗跋王荆公書云先君子自少學荆公書鄧君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洛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為不可曉者而又跋操帖如此昔楊雄有言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彼二丞相豈君子乎而朱子父子顧從而學書焉且自言志宏於其父有不可曉之論而亦自云無以應共父之言是又不可曉者今見朱子眞跡不知亦帶[illegible][illegible]心迹否也

主臣二字諸解不同或謂皇恐或謂摯服班馬異同皆非也而漢雋兩從之韋昭曰主道臣道不敢敗也較諸解為近樓迂齋表云億載萬年為父為母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其意為可見矣餘詳容齋隨筆

手實二字出管子書元稹均田奏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呂惠卿行手實法皆本諸此原無註釋盖謂手常握此法之實數以取便也

憔悴謂心困苦也顦顇謂容憂愁也蕉萃謂貌醜[illegible]也左傳引逸詩曰雖有姬姜無弃蕉萃他本皆從心蓋古字通用也

猶豫離騷經註云猶獸名形如麂性多疑而善登木聞有聲輒上樹升降不定諸書皆以對狐疑狐[illegible]水聽聲亦進退不決或據爾雅註猶圖謀也以為非獸則非矣

吾子行名衍元末錢塘人工篆隸籀文王忠文為之作傳稱其為博學之士為人誣告投水死又詳潛溪集謂宋儒不識顧眄音沔字皆讀為美目盼兮之盼又不識盼字而寫使民盻盻然之盻異又不識此盻字而讀為盼今詳耳從丏者音沔從分者音攀去聲從兮者音奚又按朱子語録張以道曰盼庭柯以怡顏盼讀如俛讀作眄者非也〇古字軼車迹也與轍同莊子云夫子奔軼絶塵今謬讀軼作逸

音遂失其義丹鉛餘録

昔楊雄時有好事者載酒問奇字今王篇所收奇字如萬俟木其冒頓木突可汗克寒閼氏烟脂龜茲丘慈袒免旦問皆連綿假借誠奇也餘如星宿下音秀角里上音六之類及他書所說枹鼓上音孚率更上音律毌丘上音貫祆神上音軒倒景下音影耐可上音能月支下音氏半是本字未為奇也今考出二字皆奇者録之以補玉篇之所遺〇委蛇逶迤扶服匍匐揚休晹煦子諒慈良惡池呼沱曲逆去遇休屠朽除譙訶誰何陂池坡陀取慮趨盧毒冒代妹譂濯摒摧魁結椎髻食其異幾身毒天竺嫪毒澇靄渾池呼沱糊塗鶻突般若鉢惹絓閡卦亥慫慂亦作從臾音總勇猶奬勸也䵹黈音止主猶云不快便也

卷之六終

群書歸正集卷之七

禮樂類

朝家之禮附喪祭

魯僭天子之禮乃千載疑似之論今按周書周詩周禮皆無此盖其說起於禮記明堂位祭統禮運等篇及馬遷史記亦主其說然禮記多出於漢儒之手皆未經孔子論定固未可信呂覽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周平王亦是臆說近有斷其乃周室既衰不知是何公之時自僭用之而託言成王之賜我〇朝周文安公辯之直以為春秋於桓公三年始書大雩閔二年始書禘僖三十一年始書郊則是郊禘大雩皆桓閔僖自始僭之而非始於伯禽之受賜也其後季氏用八佾三家僭雍徹亦是見其君僭天子禮樂遂效尤而為之亦豈魯君之賜歟漢儒不達魯頌春秋之義而侈然衍其說以誣聖經惑後學千載之下世儒不察其非而反信之亦獨何哉且孔子嘗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皆所以非魯而不非成王與伯禽也以武王之聖作大武之樂孔子猶曰未盡善使魯郊禘果出

於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則壞禮敗度之甚者孔子安得不非之而非魯耶○程子亦謂成王欲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夫成王欲報周公而尊之則但當禘於周公之廟而已郊雩豈報周公之禮哉其為後人之僭無疑矣（俱辯疑錄）楊升庵又詳辯之亦同此意且曰元儒許白雲輩俱常考魯郊禘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輩引之終不敢議是敢於非周孔而不敢於非宋儒也

古者祭必有尸以象神也疏曰祭天地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故朱子語錄亦云如墓祭

則以冢人為尸祀竈之尸必是膳夫祀門是閽人祀山川必是虞衡之類愚謂祭宗廟則有尸其餘天地社稷山川七祀之類蓋無尸也惟周禮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蓋出於漢儒附會之說耳使祭天地百神而為之尸不幾於瀆乎善哉杜佑之言曰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周隋蠻夷傳巴梁間為尸以祭）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尸其一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酬主人唐之開元禮猶如此其後不知何時廢止至於有宋不復用尸蓋以有尸之近瀆不若無尸之至專也然則凡經言人鬼用尸之外其天神地祇之未言尸者諸儒何必强為之說乎

大明會典云以春秋二仲上丁祭○先師孔子上戊日祭社稷其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之神則以春秋二仲月上旬擇日致祭近時天下官司謬以祭先師後祭社稷為一定不可易之制儻戊在初一遂置而不問必待初十日祭丁後方祭社稷是初一日非上戊而以十一日之戊為上戊矣其祭風雲等神亦不另擇日即於祭社稷後聯日祭之儻丁戊在初十十一則十二日乃中旬而非上旬矣皆失○朝廷制禮初意

古人無受拜禮雖兄亦荅弟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兩拜還一拜朝禮每日拜跪乃秦法也蘇老泉論禮始於聖人使其臣子弟拜君父兄則受拜者宜也

周禮坐跪拜不同朱子謂兩膝著地以尻著蹠（但聳其股而以臀壓蹠）而稍安者為坐伸腰及股而勢危者（身聳而直）為跪因跪而益致其恭以頭著地為拜（語錄）○周禮九拜其四曰振拜是跪一膝著地而手微至地即起如振也非古注戰栗振動之謂（閒中今古錄）七曰奇

拜奇紀宜切謂不再拜也八曰褒拜褒音報謂荅拜也九曰肅拜但俯首而雙手垂下不跪即今之作揖乃軍中拜非婦人拜也同上或謂婦人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鶴林玉露

或問士大夫居鄉與故舊宴集當序爵乎當序齒乎愚曰古者一命齒於鄉再命不齒再命齒于族而三命不齒明貴貴之義也又曰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貴老老之仁也然觀孔子居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則是老老之仁孔子亦嘗行之於鄉矣今士大夫貴而居鄉有能然者詎非忠厚之風

耶雪亭録雜言 ○鄉人序坐以齒雖貴為卿大夫居鄉亦皆謙讓從厚固好但於鄉之縉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得之矣聽雨紀談

荀子以禮為偽宋儒多疵之殊不知荀子蓋指其末流之弊而言之非言禮之體也嘗試觀之魯自既灌而往之禮王莽謙恭下士之禮蘇章杯酒待故人之禮曹丕受禪之禮桓温拜表即行之禮謂之非偽可乎故傳說曰禮煩則亂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老子曰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皆即末流之弊而言也雪亭録雜言

喪制未終○朝廷奪情起而復任故曰起復今槩以服闋為起復誤矣七修類稿○近世士大夫奪情起復始於永樂初右都御史劉觀刑部侍郎李慶工部侍郎趙毅其後相沿成風不以為怪至成化初羅一峯劾李文達一疏而後其風少衰吁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況毀禮輟哀滅其天性乎

禮不賀者有三昏禮不賀思嗣親也生辰不賀思親

勞也禫亦不賀思親遠也今世以人之釋服從吉則喜而賀之殊不知人子遠親一日則悲甚一日人豈宜賀之而已亦豈宜受人之賀也昔朱子於母夫人忌日著黲墨色衫巾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對曰賢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然則三不賀者誠孝子仁人之用心也

俗節之祭非古禮然漢唐以来士庶不能廢而張南軒欲廢之朱子曰子孫於中元歲除因時興感自不能已故不可廢也○南軒又云古不墓祭非略也知鬼神之情狀也愚以為詩稱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於父母所植猶致敬焉况其體魄之所藏乎古人去國則哭墓而後行子貢廬孔墓三年魯世世以歲時祀祖墓然則墓祭亦仁人孝子從厚之意豈可拘於古而遂廢乎

或問祭祖先却有感格者如何朱子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子孫之身在此則祖先之氣便在此)盡其誠敬則能感召得他氣聚在此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自有來格的道理

樂律樂器

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一一皆由於樂然欲議樂必

得妙解音聲如師曠(事詳左傳)伶州鳩(事詳國語)信都芳(事詳史記)萬寶常(隋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矣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煬帝大業之末其言卒驗也)王令言(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其子嘗於戶外彈琵琶作翻調曲令言聞之泣曰汝慎無從上幸東都上必不反矣子問其故荅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是以知之耳)裴知古(唐裴知古善樂律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元行冲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其在唐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宋王憲(涼州獻新曲玄宗召諸王觀之宋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恐有播遷之禍玄宗默然及安史之亂乃思憲能審音云)之自得其妙而後可後之君子乃欲究律呂於秬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音之清濁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為哉

或問凡十二律當月自宮有定位矣何為而以未律居丑亥律居巳酉律居辰而相易如此蔡氏曰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居其衝故相易也予曰非也五聲之動必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角下生變宮宮上生變徵此以黃鍾一調言之故林鍾居丑為徵南呂居卯為羽應鍾居巳為變宮若以十一旋宮之法推之雖陽律亦相易也豈徒居衝之律而已哉蔡氏之說蓋不得其實矣○又曰昔者先王之和五聲也必清濁高下出入周踈以相濟也今之樂器既非古而六律之高

下清濁又人鮮知之故不能錯揉以相濟鍾之聲宏壯磬之聲立辨竹聲喧囂絲聲微細大率金掩竹竹掩絲何由可諧若欲諧之必先聽五聲之正辨六律之高下清濁使八音之制盡得其法然後不相奪倫而可諧也故金尚羽使小絲尚宮使大(國語云鍾尚羽琴瑟尚宮重者從其細輕者從其大)又置四清二變以佐之然後清濁大小疾徐高下自出入以相濟矣古有編鍾十六編磬十六除十二律之外有四清聲故也蓋十二律自黃鍾而下諸律以漸而短應和諸聲不得用其全故折半用清聲惟黃鍾大呂太蔟

二律獨長故應和皆用聲正又有六律之變及變宮變徵以和其間以濟其相生之所不及者也後世不知者乃以為淫聲而欲去之夫四清二變皆先王之樂不可無者而今欲去之可乎蓋清聲者子聲也六律得分寸之正法者為正聲得餘法餘數而折半用之者皆為清聲清聲不為調然後世之樂有清宮清商清角清羽之號皆古樂之變耳非先王之舊也宋范鎮欲去四清而不用固弗考之過也我○朝丘文莊號當世博學而以清為清美之意尤失之矣（俱閒居漫讀記）

昔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卒無成如復言房庶亦言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大略謂上古性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易之以箏笛笙匏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為甌杌敔木也貫之以板猶古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杯盤坐以簟席後世易以榻案使聖人復生必不能舍杯盤榻案而復俎豆簟席也孔子曰鄭聲淫豈其器之不古若哉亦疾其聲之不雅耳試使知音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慆濫靡曼而歸之沖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大學衍義補）況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文公之鐘律通解具在皆可考而講究者也

飯後鐘乃王播客揚州木蘭院事或以為段文昌微時題江陵曾口寺詩既誤矣又或以為呂蒙正事尤誤也○唐張繼詩有夜半鐘句韻府收歐公所云夜半非撞鐘時語及丘仲孚僧謙二事似猶未盡其旨今考庚溪曰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諸寺鐘皆鳴想唐時已然故白樂天亦云新

秋松影中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無復松窗半夜鐘于鵠云遙聽維山半夜鐘則已前人言之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云夜半隔山鐘陳羽云悠悠午夜鐘豈詩人承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姑蘇半夜鐘耶（庚溪詩話）葉少蘊曰惟吳中寺實以半夜打鐘歐公蓋未嘗至吳也（石林詩話）然石圓至以為夜半者狀其太早而甚怨之之詞霜夜客中愁寂故怨鐘聲之太早說者不解詩人活語乃以為實半夜故多曲說況首句月落烏啼而霜滿天乃欲曙之候矣豈眞半夜乎故說詩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墨客揮

犀謂貴人之妃死必鳴寺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别詩人偶聞此故云耳則妄說也○午鐘宋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十五萬衆士卒皆懼令曰明日午當破敵人心遂安翌日正午太祖果臨陣斬僞驍将皇甫暉以覆其衆是時纔滁僧寺皆鳴鐘以應之因為定制故趙時進滁州午鐘記（國老談苑）王銍黙記謂宋祖斬暉滁人至今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與前說異○京師品官之喪用浮屠法擊鐘初無定制景德中令文職卿監武臣大将軍命婦郡夫人以上於天清開寳寺擊鐘至

今為例則遇喪擊鐘亦有所自（王聖塗燕談録）○譙樓鼓聲以三百六十為節取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數也故更鼓以三百六十撾為一通（衛公兵法云鼓以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一千八十撾為三通此與後角有三弄之說勝韻府所載矣

箜篌似瑟而小或七弦或二十四弦抱于懐中用木撥彈之類書及風俗通著所出皆不詳明今按司馬遷云衛靈公将適晉舍于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師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所作靡靡之聲（師延紂之樂師）武王伐紂延投濮水

而死故聞此聲必於濮上也以其為亡國之音故號空侯後世訛而為箜篌是也或謂漢武帝使侯暉作因姓及中空之義故名空侯乃臆說也

琵琶乃漢晉以来之胡樂有三絃六絃七絃八絃者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樂家云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或曰自上順鼓曰琵自下逆鼓曰琶非也）○樂府解題以為始於漢武帝時以公主嫁烏孫從者念其行道思慕中國使知音者於馬上彈此以慰之後王昭君嫁單于從者亦然非昭君自彈也

群書歸正集卷之八

四明後學林呂著
明進士從孫祖述校

服類

總論服飾

漢官謂之金紫者金印而紫綬也銀青者銀印而青綬也唐宋以來近臣皆服紫而以金飾魚符繫於帶間以明貴賤謂之紫金魚袋後世官不佩印名與漢同而實異也我○朝以紫為間色不用惟服青亦而以牙牌刻官銜于上懸帶腰間以為出入

門禁之防其所以辨上下謹內外者嚴矣

古人衣皆長袖唐高祖減其半曰半臂又謂背子今俗所謂搭護比甲皆其遺制也而男女皆用之胡德輝雜誌曰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後故名而石林燕語云半臂本武士服而習俗之久不以為異古禮之廢大抵如此○劉熙釋名曰衣無袖端謂之衫今之汗衫即中單也漢高帝與項羽交戰汗透中單改名汗衫此其始也

古者布帛止以絲麻為之而無木綿禹貢云揚州島夷卉服註以為吉貝則唐虞時島夷或以充貢而中國未有種也有之其在五代之末趙宋之初乎（宋史云渤泥國出吉貝花織以成布眞臘風土記云木綿花樹高可過屋）然謝疊山有謝劉純父惠木綿布詩而胡元初孟祺農桑輯要云木綿種於陝右輟耕録云閩廣多種木綿紡織為布名曰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花成時如鵝毛抽其緒紡之以作布亦有染成五色者然古貝又作古貝當俗訛歟）蓋此物出於外夷而關陝壤接西域閩廣海道通商故先得其種不但出於五代時也（泊宅編云閩廣木綿紡織為布即古所謂白疊布也宋宗詩有腥味魚中墨花成木上綿可見矣）然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其種遍天下其利視絲枲亦百倍

焉始有征賦矣（松江等處以木綿為布者初無踏車推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其子線絃竹弧置案上振掉成劑而後紡績其功甚艱國初有一嫗名黃道婆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織成被褥帶帨其上又為折枝團鳳棊局字樣粲然若寫競相造作轉貨他郡未幾嫗卒鄉民感之為立祠以祀焉）丘文莊以為綿花入中國自我朝始舊所用綿即今之攀枝花蓋亦未考其詳也餘詳近峯聞略（廣東人以攀枝花為木綿樹高三四丈花飛時如雪漫天然未聞有織作者丘公之說或泥一方之見耳）

指環古者妃嬪進御于君進以銀環著右手娠則退以金環著左手今則謂之戒指雖其遺意然而失古義矣

飲食類

總論 附酒

人之食性每有不同如周文王嗜昌歜 音觸以昌蒲根為菹也 武王嗜鮑魚 武王為太子時嗜鮑魚太公曰鮑魚不登於俎安有非禮之物而可以養世子 吳王僚嗜魚炙 專諸進魚炙以弑僚 屈到嗜芰 屈到臨卒曰祭我必以芰 王莽嗜腹魚 莽敗推食腹魚 王右軍嗜牛心炙 羲之年十三謁周顗顗重之先割牛心炙啗之 齊宣帝嗜鴨臛 北史 陸羽之於茶劉伶之於酒皆好之終身而名後世況能好善而有不傳於後者乎

王肅好茗汁而不好酪漿曰惟酪不中與茗為奴是以酪為茗奴也彭城王乃呼茗為酪奴殊失肅本意今仍因之而不改可乎韻府收謝宗之論得之矣

魏徵一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有何好而能動其情對曰徵好醋芹明旦召賜食有醋芹三盃徵見之喜食未竟而芹已盡上笑曰卿嘗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徵拜謝曰君無為故臣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愛此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徵退太宗仰睨三嘆 柳子厚龍城錄 故楊誠齋詩曰酒傾一斗喬有客 馬周 醋設三盃羊鼻公亦佳對也

古人戒酒於器用之間亦每寓意如六彝必有舟以舟能載物容非其量必貽沉溺之災六樽必有罍以罍能作雲雨以澤萬物然霖而不止必有浸淫之害盛之以觴戒其傷也挹之以卮恐其危也觚有孤之義觶有單之文使人捧其器口其名皆知所以思患而預防也 楊誠齋文臉同 又周禮萍氏掌國之謹酒先儒以為禁其沉溺於酒當如萍之浮而不沉溺也

酒名歡伯 出唐詩 舊矣或謂之玉友 百家詩序 又謂之紅友 韻府 東坡嘗遊宜興黃土村村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汝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 御酒 可謂快活共飲至醉而去愚嘗因是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袍之質也朱轂綉鞍誠不如芒鞋藤杖之安也醇醪肥羊誠不如白酒黃鷄之雅也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牖之清也無他其天全也

○李白詩有鴨頭綠杜子詩有鵝兒黃東坡兩用之曰小舟浮鴨綠大杓瀉鵝黃○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杜詩亦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言桑落時造酒多美而菊又可以延年也

碧湖雜記 今考晉時羌人來獻桑落酒 世說 謂桑落河出

馬乳酒也一說廬州桑落洲出美酒未知孰是一說作索郎酒則語訛耳

或問酺音蒲王者布德於天下使民合聚飲食也始於漢乎曰史記載趙武靈王置酒酺五日則戰國時已有之然東萊大事記引周禮族師祭酺註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蓋謂群飲之禁遠自周公賜酺之制非始於趙也愚謂周禮出於漢末謂酺為祭神恐未可知而破群飲之禁以賜酺則始於趙耳

器用類

舟車

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以一謂之駟而周人實兼用之故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歟又曰騶驪是驂王肅為說可見矣

文選云張景暘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沚之句故詩人多用三翼以為輕舟今按越絕書有大翼中翼小翼皆戰艦載舡非輕舟也韻語陽秋

黃帝作三鼎以象天地人禹鑄九鼎以象九州備百物使民知神姦詳說胡氏鑑斷或謂不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尤妄說也是後凡有功德者皆

鑄鼎而銘之載於鼎録者可考矣然子產之鑄刑書已見譏于當時況蕭何以表已功陸遜之破劉備乎甚至董卓之僭亂梁武之寫經而亦載之於鼎其失古意而不足重也可知矣

璽印

古者印章通謂之璽自秦以後惟天子印稱璽臣下不得槩稱也○丘文莊公曰秦始皇併六國得楚卞和所獻王命李斯魚蟲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孫壽刻之子嬰以降漢漢高即位服之世因謂之傳國寶王莽篡漢使王舜迫太后求之出

璽投地螭角微玷其後赤眉以歸光武董卓之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於井得之徐璆以送獻帝尋禪魏魏以禪晉五胡亂華為劉石所得後復歸東晉歷宋齊梁陳以至於隋隋滅蕭后携入突厥唐貞觀四年蕭后自突厥奉璽歸唐朱溫篡唐璽入于梁梁亡入後唐廢帝自焚而璽不知所在唐王從珂為石敬唐所逼携璽登玄武樓俱焚詳陳桱通鑑續編若夫揚桓所進於元時者詳輟耕録第二十六卷意者乃宋哲時得於咸陽之故物乎然徽欽為金所虜宋璽又歸于金及金亡而義宗守緒又同為煨燼於蔡州之幽蘭軒然則

哲宗所得縱使眞為秦璽元人亦不得而有之劉定之鑑斷今詭妄之臣乃猶以璽在虜庭為言洪武間欲北征取璽賴監生許敬心之言而止天順初虜酋孛來云傳國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乘機取之賴李賢之沮而止斯世基術亦獨何哉夫秦璽自漢以後得之者以為其有受命之符無是者謂之白板天子謂如板授之官無詔敕也一何愚哉三代享國皆數百歲未聞有此璽也秦自作璽之後僅七八年遺臭聞於沙丘肉袒負於軹道烏在其為壽且昌哉特一亡國不祥之器耳何足為國輕重哉大學衍義補

段秀實倒用司農印以平朱泚郭威倒用留守印以激諸將應變雖同而立心則異一以衛君而為忠一以誣上而為賊然其事適相類也

鏡

鏡始於軒轅黃帝內傳玄中記曰堯臣尹壽始作鏡非也

鳳州遁跡山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洞穴穴中有石臺鏡架一座鏡圓一尺五寸背有銘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綉幌俱涵影中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嘉學齋佔畢惜其不見於類書故錄之以補司空圖容成侯傳之所遺

刀劒

刀始於黃帝採首山之金而為之後世有赤刀詳周書孟勞魯之寶刀昆吾十洲記等名然孔叢子亦言昆吾之刀切玉如泥皆本列子恐無此理○金錯刀名一而義二人或不知也按漢食貨志王莽更造大錢名錯刀其形如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謂錢也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錯諸侯黃金錯環此謂刀也又張平子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杜詩云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此指錢耳孟浩然詩云美人持金錯纖手膾紅鱗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朶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則指刀矣類書未詳而引用者多不分明故著之

諸器

欹器解詳家語荀子謂孔子觀於魯桓之廟韓詩外傳劉向說則皆謂觀於周廟杜預云周廟欹器至漢猶在東京御坐西據此當以周廟為是

靈壽杖出九眞木似竹有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體不須削治而宜於扶老故名靈壽漢雋○杖首刻鳩所以止噎有是理也若夫刻塔形

以當毒氣(卓異記)遺青以報陰功(拾遺記)投之葛陂而化龍(神仙傳)棄之鄧林而自茂(列子)之類則異端之說也

蹴踘始於戰國時霍去病穿域塌踘即此物也今謂之氣毬○宋神宗嘗與諸王蹴毬禁中問二王欲賭何物二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得時願罷新法其因事納忠若二王者可謂賢矣(呂東萊紫薇雜志)

古諸器物異名屭(音肸)贔(音悖)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或作蚩)蚴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或作蒲)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或曰聲音)好有神力故懸于鐘紐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音叨鐵)性好水故立橋所蜥蜴形似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蠻蛯(音川)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形似龍性好文故立於碑文四旁金猊似獅性好烟火故立香爐蓋上椒圖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于門上今呼為鼓子非也虭蛥(音刀)形似龍而小性好險故立于護朽上鰲魚形似龍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獸蚴形似獅子惟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皆出

山海經博物志又詞有門迎四馬車户外八椒圖八椒圖人皆不能曉其名義然攷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山海經原門第十四十五卷聞博物志自有全本與今書坊本不同豈記此者嘗得見其全書歟抑恐即前椒圖而八則其數也

宮室類

樓(附閣)

重屋曰樓閣亦樓也史言黃帝時鳳凰巢于阿閣(凡連棟角者曰閣)公孫卿言黃帝為五城十二樓則樓閣皆始于黃帝可知矣今俗謂明者曰樓暗者為閣非也

黃鶴樓以山得名而唐圖經何自而為怪說謂費文褘仙去駕鶴來憩于此而或者又引任昉記所謂駕鶴之賓乃荀淑偉非文褘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世之好事者妄為之說張南亦辨其非後人既不之察又從而並緣增飾之樓傍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窗間遽相傳曰此仙人呂洞賓所書也文士才子為之誇大其事而蘇子瞻亦載馮當世(京)之說(子瞻黃鶴樓詩有此語可信馮公傳之句)吁世寧有是理哉

劉寵廟在今紹興錢清鎮有人題詩曰太守清名與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此非以識劉乃托以警夫世之巧于貪者然趙執轉任百姓以水餞之則寵之選受一錢眞不若執飲盃水之為耑矣

狄梁公毀淫祠千七百餘所而項羽廟尤吳人所憚狄公先以檄書責其失江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之檄書乃張鷟所作詳朝野僉載○陳北溪曰仁傑毀淫祠所存惟夏禹等四祠伊川猶謂存伍員廟為未是蓋員導吳伐宗國而鞭平王

屍可血食於吳而不可血食於楚故也○朱子曰狄公毀淫祠而鬼不能為害這是見得無這物事了且其正氣所及自能息邪觀武三思畜花月之妖而遇公則不敢見可知矣

居第

王君貺起居第自二十七歲至八十歲盡其財力終身不成一子蚤世惟與孫居不能充其一隅未完丞壞殆昔之所謂木妖者歟○昔又有人有起第壯麗而不得居者若郭從義惟秉燭一覽趙普惟乘車一遊又如陳升之惟肩輿一登人謂之三不得謂居不得賣不得價不得也噫人生如寄何苦而窮土木之力哉若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庭居之亦無子況無功德於民者乎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值或爭一文每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他日我輩賣之亦可得善價也掖愕然自是少悟閒見錄○上元姚三老嘗甲閭右嘗買別墅極亭池花木之盛一丨有狂客王太痴來遊留酌亭上酒半酣太痴曰樂哉茲墅翁費值幾何姚

曰千金太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于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姚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柰何只得賤售太痴曰翁當效贊皇公李德裕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柰何不宜賤售姚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太痴真達者之言哉老夫空與子孫作馬牛矣綠雪亭雜言

綠野堂者唐裴晉公之所遺也有欲為范文正易而得之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此心何安寧弊壞及為他人所得我

則不可取也[張潔言]〇趙清獻公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值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隣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亦不追其值[自警編]〇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羡所善邵民瞻為買一宅值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遷居有日矣一夕與邵步月過長橋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就而問之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問嫗何為哀傷至此對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悲也問其故居所在

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嫗曰汝之故居即吾所售當以還汝不必深悲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迎母還舊居不索其值坡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孫氏居暫住[深書]

[偶談]愚按若三人之用心豈止近厚而已世欲謀買他人之產業者百計巧圖籠絡價貫甚至陰設陷阱務遂己私奚顧先達之第舊鄰之居遷徙之悲哉〇又考東坡於元符庚申得赦北歸明年為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於毗陵夫公涉世多難南奔北走風波瘴癘饑餓勞苦極矣曾不得居一廛托環堵為終老之地今僅得相知者為買宅而所存所行若此眞千萬載一人而已可不歎哉

今人謂佛舍為蕭寺相傳以為梁武帝姓蕭多造寺院故曰蕭愚考梁武造寺令蕭子雲大書蕭字于中其後洛陽張諗得之結亭以藏號曰蕭齋[國史補]杜陽編謂李約買歸建小室玩之故號蕭齋所記雖不同然名寺名齋之意實始於此也

金鋪今門上排列而突起者公輸班所飾之蠡也[勑切]訓曰門飾金鋪鋪謂之鏂[音歐]即俗所謂浮漚釘也水上浮漚亦似蠡也[公輸班見蠡出頭見人閉其戶終不可開因效之設于門戶以象其閉密之意也]

花木類

諸木

松葉栢身曰樅栢葉松身曰檜從者合異而為同會者聚兩而為一故二木合松栢之體而取合從胥會之義猶淮南子云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兄弟也

槐亦作櫰葉大而黑曰櫰葉晝合夜開曰守宮晝開夜合曰合昏韻府槩名槐曰守宮非也〇三槐九棘象三公九卿之位周禮註槐懷也言懷來遠近也樹槐聽訟春秋元命苞注槐歸也實情見歸實

也棘赤心而外刺欲其用心於訊刺也各因事以
取義耳
梧又謂之櫬椑雅云梧桐正南歲生十二葉每邊有
六葉從下數一月為一葉有閏月則十三葉與蓂
莢事同〇世言金井梧飄以葉上有金井字非井
上也（謝詡）李白云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不然既
曰落金井又何曰飛銀床耶
凡木皆本實而末虛惟桐梓相反試取小枝削之皆
堅實而本皆虛故世所貴孫枝者貴其實也
蒲柳水楊也非蒲葦之蒲又據爾雅之說蓋一物也

杜甫以蒲柳對稻禾顧況以蒲柳對松栢皆誤以
為二物
詠桑詩云一年兩度伐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為國
為民都是我却教桃李聽笙歌（或云于少保作者）非惟以
自況而感傷之意亦見於言表矣
檉河旁赤莖小楊也天將雨檉先起氣以應之故字
從聖以其與於天道也非獨知雨亦能負霜大寒
不凋有異餘柳然則檉亦良木矣
竹有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雲凌厲以觀
其操崖石犖落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
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含虛心以象
道體圓質以象天（江道竹賦）亦可謂盡此君之形容矣
桃花灼灼以喻婚姻之時又其莖葉毛皆去邪故古
者植門以桃梗出氷以桃弧臨喪以桃茢蓋以其
為西方肅殺之木味辛氣惡物或惡之故也然早
成而不壽（三歲即有子十年即死）天之生物不能全美如此

鳥獸類

飛禽

鶴因以聲交而孕矣然鵁鶄以目交（鵲鷺亦然）鷁鶂以足
交（其行欲以足相勾往往墮者相連而下）野鵲傳枝老鴨過氣孔雀

接影鴛鴦交頸鷓鴣莎雞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
自然成孕此其異也
雀目至暝輒盲如雞鴨而性多欲故云雀交不一雄
交不再凡鳥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鵪鶉則雌求於
雄鴂鳥則諸鳥皆群之此雎鳩之鷙而有別所以
為可尚也
鴛鴦匹鳥也或以為即詩所謂雎鳩非也成化六年
淮安漁人見鴛鴦交舞獲其雄烹之其雌哀戀飛
鳴竟投沸湯中而死漁人悲之棄羹不食人稱為
烈鴦噫人但知鴛未嘗相離人獲其一則其一思

之而亦死然不知其烈性如此彼梁冀尚在而猶壽私交於秦宮夫君已亡而息嬀偷生於楚國尚可謂之人乎

雁又名鴚(音駕)鵝人但知其往來能知時飛翔有次序失配不再匹故以為執贄納采之用未見其能義也杭有張其者獲一雁羈于樓前明年有雁在上哀鳴而羈雁和之久而上雁遂下樓前彼此以頸絞死因名樓曰雙雁樓○與吾鄞龍舌朱家畜一雌雁家僮執雁足招雄鵝強與之合既而雁遂跼跳觸地而死事亦相類

鷹好跱隼好翔鷂亦隼屬也蓋皆迅疾之鳥然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為有準而每發必中故隼字從隼然隼遇懷胎之鳥必釋則仁於鷹鷂者也

婺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視事鷹忽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巾來還乃改攫探巢者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巾固已異矣知其誤而復還之尤為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訛文過飾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人而不如鳥者也(鶴林玉露)○事文類聚載鷹引一鷹以搏奸猴事呂南公為作義鷹記邇者奉化黃賢村有鶴育雛於松巔一日鶴出巨蛇緣木而啖其雛鶴還蛇豎首張口為飼鶴狀鶴旋繞飛久不下既而遠去俄引一鷹至鷹見蛇之豎也亦盤飛審視已而忽飛益高自遠作勢側翼而劈擊之蛇不為動鷹復再擊如前凡三擊而蛇首斜附墜地鷹忽逐至地啄其兩目而去蛇卒為鶴所食噫物雖微而能以義相感如此其不近於智且勇者歟世有親友急難不一引手救而反擠之殆此鷹之不若也予故傳其事以附南公之後云

鷺又名舂鋤以其步於淺水好低昂其頭若舂鉏也頭上有毿絲欲取魚則偃之藏殺機也翔集必舞而後下審所處也性惡露故字從路令人畜之極有馴擾者每至白露降必飛揚而去不可復畜矣

有人浮沉里中無以為生偵民有小不平嗾之訟佐之請謁已旁緣自資且既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蠹民梗政或作鵰(音刁)傳以警之曰昔黃帝少皞氏之世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命鳳凰為百禽長當是時南山有鳥其名曰鵰鵰之性鷙而徒貪而狡稻粱之甘木實之美鵰不屑焉資衆禽之

肉以為食鵰之徒類實繁其與鵰同氣而異質者
鷹鸇雞隼鳶鶻鴟鴞皆助鵰為雹者也然鵰有大
小小者從鷦鷯鷃鴳皆力可制則制之大者雖鴻鵠
不畏也故鵰之所在衆禽皆逃散遠去標枝無安
巢灌叢無息羽鵰無所得食則遣操詭辭招衆禽
之過而愬諸鳳曰鴻雁背北而来南是叛者也鷫
鷞舍禽言習人語是姦者也倉庚出幽谷遷喬木
是冐越者也鶗鴂秋冬遠遯是避役者也烏知吉
凶言妖祥以惑衆聽鵲塡河以阻水利鳲鳩攘鵲
之居鴛鴦荒淫無度鷗好閒鷄好鬭歐相傷鳧鷖

鵝鴨習水戰鸕鷀白鷺得魚不稅孔雀有異相杜
鵑催歸令戍卒逃亡醍醐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
罪不治將益甚鳳凰惑焉命爽鳩氏治之鵰與爽
鳩相為表裏窮山谷搜林麓禽之出者搏之逐之
攫之拏之啄齒扼吭裂肪絶筋磔毛揚風洒血殷
地凡遇之無噍類其餘皆周章震悼謀所以免禍
者毀巢破𣪊空所積以奉爽鳩且以賂鵰使弗執
於是鵰之勢益張而衆禽之生理日蹙其爪距稍
利者又慕鵰所為則起而效之其鈍者深藏遠竄
餒死於草莽相藉也而鳳凰始憂之聞蓬萊之巔

有胎仙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廉介而潔白和平
而好生於是徵爽鳩使鶴乘軒而代治之鶴乃與
鳳凰謀曰夫鵰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
蔓延今之為鵰者何其多耶昔之鵰名鵰字鵰形
鵰性鵰本為鵰者也今有非鵰而鵰者何也鵰則
得食不鵰則不得食鵰則有利而無害不鵰則利
未見而害隨之故不容其不鵰也今禽之産子者
願為鵰雛之習飛者學為鵰形狀與鵰異者又冐
鵰不誅其渠魁殲其兇醜以厲其餘吾恐鸑鵷鸞
鷟神雀大鵬皆化為鵰耳鳳凰曰善奏請于帝帝

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調而磔之鵰之徒于是
盡斃勅天下無留鵰故其餘黨皆屏迹匿影不敢
出衆禽始得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皞氏
之恩鳳凰與鶴之力也太史公曰鵰姦惡之禽也
為梟受誅固宜矣吾獨惜今之人予亦務養鵰意
有所欲舉鵰而放之求衆禽之血肉以肥其軀殊
不知少皞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刑雖未
及天必譴之其鵰豈足恤哉

走獸

虎雖惡獸獨不食其子固其仁也能奮衝破晝地卜

食是其智也咆哮有力是其勇也毛革炳然是其文也十月始交而歲不再是其貞也然出百里則迷失道路不能歸故穴又何其愚也○方言曰江淮南楚間謂虎為李耳註云以其食物則値耳而止由觸其諱故也然則仁人之於親聞名心懼見似目懼豈自外至哉○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父老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必敗後見一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史同）蔡今考周汞昌中涪州多虎有一大獸逐虎而噬之録奏檢瑞應圖乃酋耳也據此則世間所見者皆彪大於彪者為酋耳小於彪者方為虎也此則埤雅諸書所不載故録出

東郭氏之猫群聚於庭首以相枕足以相推尾以相戲舌以相餂甚相狎也投之腐鼠皆挺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後或據其前或號其右或攫其左相與鬭且噬矣空同子曰利之能移心術如此今之人平居相與握手附耳以致歡洽自謂骨肉不過是也及勢利一臨幸於苟利而竟忘其所謂義醜詆而深排陰擠而陽奪不得之不已也心術之移於利如此與東郭氏之猫何異哉（蘇伯衡瞽說）可為世戒

卷之八終

群書歸正集卷之九

藝術類

醫

禮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古之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不兼通是三者不足以言醫今人以父子相承三世為言何其惑歟（宋學士文集）

歷代名醫自神農以下至元末朱彦脩等凡三百餘人著於醫說者詳矣惟扁鵲本姓秦名越人而又以為盧醫者蓋家於盧國故又稱盧醫非二人也

酉陽雜俎云盧城之東有扁鵲墓是已（史記以為春秋時人）或謂軒轅時有扁鵲越人與之相類（而鶡冠子曰戰國人非也）故仍號扁鵲未知然否○醫號太子事詳見史記（說苑以為趙太子非也）故天下盡以為扁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其謙厚如此視世之自炫其能者異矣

欲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害一薄名譽二禁聲色三廉貨財四損滋味五屏虚妄六除嫉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術徒設耳

扁鵲嘗言病有六不治（說已見前）而漢郭玉又謂治貴

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人一也將身不謹二也嘗
節不强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有國者其
毋使於六不治而有四難庶乎其可也（餘冬序錄）

卜筮

後世占筮者以六十四卦各領于八卦遂有父子之
說予初以為漢晉間之術也偶讀左傳成季之事
言筮得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蓋大有本屬乾宮
之卦又復變為乾故云同復于父是謂大有為乾
宮之子也若姤若遯若否若剥若晉皆乾所統故
謂乾為父而諸卦皆其子也春秋之時其法已具

非漢晉間所作明矣術家又有青龍白虎玄武等
號則出於周禮及司馬兵法又如二十八宿謂之
演禽其來亦久如陳亢字子禽可知矣未可以其
末術而非之也

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
孰賢對曰臧氏有守亀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
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三人之賢否則未
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期言人之美也隱而顯
言人之過也微而審（孔叢子）蓋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行已也正捫心無愧何以卜為漆雕氏不敢以家
臣而擬主君之賢否但觀亀卜之繁簡則賢否較
然矣（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卜師掌開亀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晉光祿顏含有操行郭璞嘗過含欲為之卜含曰年
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弗
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亀（晉書）與宋晁文元平
生不用推衍之術嘗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
憂知命也順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推未然哉愚
意正相合必如此而後為達生信命也

郭璞於卜筮百言百中與管輅同事詳晉書其為人

占而應者不暇悉述今摘其自占者如左以見其
占人者無不神驗也○王敦將反使璞筮之璞曰
無成敦大怒曰卿壽幾何命盡今日中乃殺之○
初璞嘗言殺我者山宗也後有姓崇者搆璞於敦
敦乃殺璞○璞出行遇一人呼問姓名因以袴褶
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受之後當自知其人遂
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小說謂璞乘馬而行見一跳走小兒遂下馬脫體上青布袍與之小兒怖問璞曰吾命死在爾手於是別十年餘仕晉為中書侍郎為王敦所殺乃是昔日小兒行刑也）○愚按璞固精於卜筮矣然愛主人
婢乃取赤豆三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

衣人數千圜其次就視則烕請璞為卦曰君家不宜畜婢可於東南方賣之愼勿爭價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乃陰使人賤買此婢以為妾與顧愷之善丹青嘗悅一隣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于壁以針釘其心女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事同嗚呼二人之藝術雖美而其行乃如此與魘魅蠱毒者何異宜其不令終也

遼魏璘王白皆以卜名世遼主一日命健者馳馬較勝負問孰勝白曰赤馬者勝璘曰以臣所見驄馬者勝既而竟如璘言遼主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旺而上有煙故知青者必勝愚謂此與麴紹郭生俱卜二伏牛事同〇麴紹與郭生俱善占卜侯景欲試之適有二伏牛問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先起既而如紹言〇後周兵犯燕遼主以勝敗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火分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驗一日節度使召璘適有獻雙鯉者戲曰君卜此魚何時得食璘良久荅曰公與僕不出今日有不測之禍奚暇食魚亟命烹之未及食俱遇害遼史

石勒始為人耕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爾母固不期其為祥徵也王敬則母為女巫嘗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韓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家貧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韓潑五有相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為侮已毆之相者誠譏世忠矣然反以致其毆何哉不見信也已且弗能自信而況於人乎自昔蓋已然矣

荀子曰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謂之吉小人謂之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非相篇〇皮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者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陰陽其貴者不過人耳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者哉云云今之人處窮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而信相工之言坐白屋而負公卿之資食藜藿而有卿相之望孰有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illegible]

文○呂東萊曰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槩見于世矣
若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一食子一收子是以
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見越椒伯石
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
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
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蓋曲伎小術豈無或驗乃若
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法申申夭夭即相容貌者也
誾誾侃侃相言語者也躩如翼如相步趨者也一
占一俟毫釐不差李咸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
矣況今挾此術以苟衣食者卑冗凡賤又其毎下

者也何足與之辨哉博議○楚州黎伯善相國人尊
之擬諸姑布子卿王召而問之曰吾聞荀卿非相
以為古之人無有今之相以何術而神乎對曰臣
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也云云望其顏色聽其
論詞察其履行審其交游觀其父子兄弟則美惡
之情判而吉凶脩短可得而定矣如以形而已矣
則堯長舜短禹跳湯褊皐陶色如削瓜伊尹面無
須㜸傳說身如植鰭周公斷樒將以何術斷之乎
芝圃集同此即韓文公所謂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
與行事之是非者也○愚謂相之不可盡憑也久

矣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而死於垓下古今註云舜重瞳兩眸相朝項羽重瞳兩睛相背隋魚俱羅亦重瞳為煬帝所忌
而斬于東市綱鑑後梁朱友敬以目重瞳當為天
子遂謀作亂而事覺被誅南史李煜以目重瞳當一
天下不脩武備而敗降于宋江南野錄鄧通周亞夫皆
縱理入口竟以餓死史記而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
危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南史庾㬊家富於財食
必列鼎且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為方伯
及魏克江陵㬊以餓死梁書文王四乳唐高祖三乳
而元劉驢兒亦三乳自以為異謀不軌而被誅元史

唐柳渾年十餘歲巫告曰兒相夭且賤出家可免
死渾不從異端而脩儒業卒中進士仕至宰執本傳
魏朱建平善相然相王肅當年踰七十位至三公
而肅年五十終於中領軍晉書徐陵八歲屬文十三
通老莊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當早死而陵仕
至太子少傅年七十七南史孔季翊擢制科授校書
郎陳子昂甞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而季翊終
於左補闕孔若思傳吾以是知風鑑之不可盡憑也意
者人能脩德則相雖凶而必吉不能脩德則相雖
吉而必凶與夫相者之善不善故其言有驗不驗

理固然耳况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尚以貌而失之子羽而况其他乎〇程篁墩曰荀子著非相然世未有無理之器亦未有無器之理日月星辰之象乎天山川草木之形乎地耳目口鼻之貌乎人器也而有理存焉不可以弗察也班固藝文志占天為一類相地與人為一類其知此夫蓋占天之灾祥與相地之吉凶相人之死生窮達逆據其所已然而得其所未然使人慎脩弭審趨避而安義命豈非窮理格物之學也哉非相非也愚按此亦一說姑並存以待評

祿命

今江湖間談星命者有子平有五星又有範圍前定皇極諸數士大夫所樂聞者惟子平為庶幾以其暗合乎理且道人之富貴貧賤往往多中相傳宋有徐子平者精於是學後世術士宗之故但稱曰子平子考徐名居易五季時嘗與麻衣道士陳圖南呂洞賓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其實非子平也

眞西山（德秀）微時嘗以命訊日者吾明袁廣微（燮）戒以須忌富貴利達之心及將會試于行在祈夢于梓潼廟擊其鼓題詩于上曰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鳴我來一叩動天地五湖四海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中然則急急功名之心雖賢者亦不能免耶及其帥湖南潭人為之立生祠或題詩于壁有舉世知公不愛名之句（詳氏族大全）至於立朝侃侃大節人皆憚其剛正以來真君子之稱要其成就似兩截人視世之矜持於初而改節於後者又何如也

景泰末澉浦軍人吳日章善推命江南以為第一有一縣吏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秋千至期果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毛筆寫得杭州神鬼驚後果擅名有一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會試既中進士明日病發而卒

夫命有物命有國命（王充論衡曰國命勝人命）物命者一物一命也國命者萬民一命也一物一命物之自生自死是也萬民一命屠城坑卒是也國命勝物命廼氣數也然人力無如之何矣（海涵萬象）呂才謂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蓋未造此理耳

羅整庵曰富貴貧賤死生殀壽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知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脩身以俟之語豈不簡而易守乎同知記

古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者但以官爵之大小為重豈古之所謂福者與今異耶且人生早年得意晚必坎坷少年蹇滯老或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我○朝李公東陽自幼入仕即得君無一日不在寵榮之地四十餘年歷事累○朝老終牖下可謂一生遂意矣然阿附劉瑾而歎於攸好德亦不得為五福之全矣而論者畧不及此可勝嘆哉

卷之九終

群書歸正集卷之十

雜集

戒色 附狎童妓女

韓退之晚年蓄聲妓而服硫黃夫退之嘗識人惟能醉紅裙而自敗於女妓作李干墓誌深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以死陶穀清異集云韓公晚年蓄聲妓以硫黃末攪粥飼雄鷄不使近群雌名火靈庫日烹一隻食之終致殞命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天下之通患也

胡澹庵銓貶海外十年得赦移衡州飲湘潭胡氏園醻意侍妓黎倩題詩曰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黎頰生微渦厥後朱文公見之作詩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蘇東坡與張元忠君規論煉氣養生之事曰此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因曰蘇子卿嚙雪啖氊蹈背出血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子通國而況閨房綺綉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元忠之論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羽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

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
天人歟能决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决意於戚夫
人杯羹可分而笑燬自若羽翼已成則欷歔不止
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
上無如人慾險信哉（鶴林玉露）

辟魏公為相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
日盡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
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別錄）此
則變而之正過於常情遠矣君子所當取法也

西夏元昊為其子寗令哥納婦聞其美自娶之令哥

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遂卒愚按衛宣公娶
子婦而國亂蔡侯（般）通子婦而身弑楚之平王唐
之玄宗皆此類也夫淫汚內亂之事未有不喪身
而敗國豈特元昊哉元昊叛宋不能討使得崛強
於靈夏似若無天道者未幾變生肘腋而乃假手
於其子為宋討罪人與安禄山無異天網恢恢踈
而不漏信哉嗚呼剌妃入侍才人之冊立繼踵父
妾為后太眞之改號聮跡有國家者觀此貽謀示
則可不慎歟

宋度宗時嬪妾進御晨詣閤門謝恩者一日三十餘
人由故相謝方叔進靈丹故也而我○朝閣老萬
安亦進靈丹方於○憲宗所謂古今之惡一也

漢公主間有私夫如竇太主則董偃蓋長主則丁外
人皆通朝所知而公卿所推接董偃死與竇主會
葬於霸陵此尤異事也甚至宋廢帝為姊山陰公
主置面首三十人何無耻之甚也

頑童之比伊訓之篇已戒之矣後世若衛靈公之於
彌子瑕餘桃之食君車之乘可謂嬖昵之極矣一
旦愛憎反常固不免於刑戮而南子宋朝之淫亂
實由於此漢高之於籍孺孝惠之於閎孺無他才

能但以色媚傅脂粉與上共卧起而呂后亦幸審
食其文帝之於鄧通武帝之於韓嫣哀帝之於董
賢極其寵幸而皆不以善終霍光嬖馮子都百官
望塵而拜之卒與光妻顯通以玷閨閫然則霍族
之滅豈獨顯之罪哉亦光無刑家之道有以啓之
耳○雍雎亦衛靈公幸臣也靈公與夫人同車雎
為參乘而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言翺翔而過市）
也孔子醜之去衛適齊故戰國時遂誣以為孔子
主癰疽其實即雍雎也而史記作宦者雍渠劉向
說苑癰作雍其姓也疽作雎其名也孟子朱註以

為殤醫非也

呂覽曰楚之衰也作為巫音(註云女曰巫) 楚辭九歌巫以
事神(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仆倡優無異) 其女妓之始乎然齊
人歸女樂于魯而孔子行秦穆以女樂遺戎而由
余去似不始於楚也(一)漢總章曰黃門倡郊祀志
云祭祀時宗廟用為飾女妓今之裝旦也其褻神
亦甚矣(卌除錄)(一)或曰古未有妓自燕太子丹養勇
士不愛後宮美女以結賓客(詳山堂考索) 漢武帝置營
妓以待征夫唐置女肆以征其錢宋設官妓送往
迎來名為士大夫亦蓄歌姬時或出以娛賓至於

胡元五倫盡斁而男女一倫為尤甚然則所謂妓
女者誠壞風俗之大端為政者不可不除有家者
不可不遠也愚故其間亦有天資超乎其類而特
身能近乎正者亦不可不為之慨惜也漫著于篇
以寓君子無弃人之意與孫學士(棨)之撰比里誌
黃雪蓑之輯青樓集其志異矣

唐末有薛濤八九歲知音律而工詩其父一日指井
梧曰庭除一梧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曰枝迎
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韋皐鎮蜀
召令侍酒因入樂籍時人多與酬贈(如與高駢作浙口令云)

(似沒梁斗川三條棣之類芸小說似)武元衡奏為校書郎號薛校書(詳)
或謂其無此事殆一時州鎮借褒為戲耳(今)
考元微之贈以詩(詳事文類聚) 又有萬里橋邊薛校書
之句則誠然矣(一)元末有曁氏女年十歲能詩人
令其賦野花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主蜂鶯任宿
房識者知其後必不貞夫以女子有是慧資而落
於風塵之中固可為其父母惜亦可為世道慨也
陶九成曰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妒寵於主家者亦自
我之富貴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以
戚戚然求為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二哉如綠珠

之於石崇(詳綠珠傳)窈娘之於喬知之(詳唐史)非煙之於
趙象(小說)愛愛之於張逞眞絕無而僅有也近又有
三人馬李翠娥揚州名倡也石九山納置別業若
沒李誓不事他姓以辱身閉閣誦經而已年及七
十九山之子孫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
為盛事王巧兒陳雲嶠與之狎携至杭陳卒奉正
室鐵氏以清慎勤儉終其身汪憐憐涅古伯常屬
意焉娶為側室涅死汪髡髮為尼時公卿士夫有
訪之者汪故毀其身容以絕狂念卒老于尼(輟耕錄同)
若此者亦可以追蹤前世貞烈矣今有為良家子

女而不守貞者聞此能無媿乎
愚按於世雖尚文然游服郡邑皆置營妓而人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與雇至於胡元男女之倫盡為斁壞我○朝初沿宋元舊習公家燕集不禁女樂（西樵野記）諸臣亦有飲于妓館者（枝山野記）後中丞顧公佐始奏革之（錄雲亭雜言天順日錄同）立官吏宿娼之律士大夫一有犯者終身不齒可謂正本清源之制矣但今燕趙齊晉之間閭閻之下貧賤之家或男女同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叔嫂之不相避忌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為婚姻倘嚴加禁治一洗戎夷之餘穢以昭○盛世文明之治幸甚

雜伎

骰子選格今俗所謂選官圖也房千里序云二三子以雙骰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豈貴而約賤卒而座客有為尉椽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升於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人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勞息萬物為因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可賤我彼真為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寇敘穆天子夢遊事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猶且竊爵位以加人視一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耶亦言之有理者也故特拈出猶鄭穀樗蒲詩所謂能消永日是樗蒲坑塹由来似宦途也蓋樗蒲所難者在於過關以前後為坑塹一落坑塹則不得行也

傀儡世皆謂陳平始作以解平城之圍然周穆時有巧人偃師能作木人歌舞孔子亦有始作俑者之言則非始於陳平可知矣○唐明皇詩云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此詩事文類聚以為梁鍠作非也今考明皇雜録云上自蜀還居南内嘗懷戚戚故吟此詩是也○王陽明亦云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穉子自應爭詫説矮人亦復浪悲傷本来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二詩皆可與楊大年鮑老郎當詩並傳矣

孔子斬優施侏儒以其戲諸侯也道輔斥契丹以其侮先聖也花面天子致門高之禍以儒為戲来李

至之規俳優之徒固可惡矣然楚王以是而録叔
敖之後嗣哲宗以是而罷安石之配享亦有可取
者焉

諺語

今之諺語多出古人詩句及古人事跡釋常談囦學
紀聞載之頗詳矣凡續得者輒復録之以補其遺
日出事還生乃武元衡詩上云坐（或作夜）久喧暫息樓
（或作池）臺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次日被
刺人以為詩讖〇雞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乃曹
鄴咏李斯詩上云欺暗尚不能欺明當自戮難將

一人手掩得天下目〇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
乃明州僧行持詩句也其下云庭前紫薇（或作荊）樹
無皮也過年〇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乃宋賀
仙翁之詩上云有客来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
寸地留與子孫耕〇著衣喫飯三代仕宦本魏文
帝詔群臣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之語錢穆堂誦此言故享客致饌必精潔而不煩
（明道雜志）〇酒囊飯袋本禰衡云荀彧可與强言餘皆
酒甕飯囊耳朱子不自弃文亦引用之〇散騎舍
人出漢書顔師古註云騎而散從無常職也凡謂
舍人皆未入流品之官〇國初有廖鏞韓觀皆嘗
為散騎舍人（詳備遺録）〇熱寫冷不識如韻府所載張
商英好草書而不工嘗使姪録其所作詩姪問此
何字商英熟視詬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〇得饒
人處且饒人乃一道人詩道人善棋毎局饒人一
先故作詩云爛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曽經幾度春
自出洞来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〇没巴鼻猶
言没主張也東坡詩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没些巴
鼻便奸邪是也〇葫蘆蹄猶言糊塗底皆音鶻突
的昔錢穆父一日决大獄蘇東坡譽之曰所謂霹

靂手也（詳見韻府）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是也
〇長（音丈）物猶言無用物也李涪列誤云今俗婚禮
以鵝代雁是雁為長物也又餘也多也論語長一
身有半是也或作平聲者非也
阿堵猶言兀底也（如今人言這箇物）昔王衍口不言錢家人
欲試之以錢遶床不能行衍因曰去阿堵物後世
遂訛以錢為阿堵猶顧愷之曰傳神寫照正在阿
堵中後人即以眼為阿堵皆非也（真嫩子録）愚考晉人
所稱不止二者而已殷浩稱佛經曰理應阿堵止
謝安指桓温左右衛士曰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

其語意尤明矣〇寧馨猶云這樣也類書以如馨
爾馨皆作如此意解之昔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
嫗生寧馨兒又宋廢帝即子業性兇悖其母疾篤召
之荅曰病人多鬼那可往母怒曰將刀来破我腹
那得生寧馨兒亦其一証也今嘉蘇鄉音以寧馨
為問辭猶云若何固非或遂作佳兒用尤非也
不中用其来甚遠史記云始皇曰吾收天下書不中
用者盡去之猶云不足用也左傳郤子曰克於先
大夫無能為役杜預註云不中為人之使役也蓋
亦本史記之言耳〇不快活桑維翰曰居宰相如

著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〇不耐煩五
代唐明宗將立后夫人曹氏謂淑妃曰我性不耐
煩汝當代我然宋書庾仲文已有此說〇没柰何
宋張循王俊以鐵鑄成一毬名曰没柰何〇没下
稍金主亮製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没下稍其後渝
盟犯順竟為下所殺夷堅志〇錯到底宋宣和間婦
人鞋底以二色帛合成之名錯到底〇利市他無
所出輟耕録以為本於易傳利市三倍然左傳亦
有利市寳貨之語則不止於易傳矣
作讀曰做人難陳德言尚樂昌公主恐國亡不相保乃

破一鏡各持一半約他日正月望夜賣於都市及
陳亡果入楊素家寵嬖殊厚如約破鏡復合素以
樂昌還德言仍與其夫妻偕飲令樂昌作詩云今
日甚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做人難
本事詩〇快活三郎謂唐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
還都途次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黄幡綽曰鈴聲頗
似人言語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笑
且愧故魏鶴山詩云紅錦棚盛河北賊紫金盃酌
壽王妃弄成晚歳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〇間
介出長笛賦云間介無蹊故俗又曰不間不介〇

月不過五言五日一候初五日一候盡也今人以
為日去之速非也
歐陽公歸田録云今世俗言語君子小人同其訛者
惟打字耳愚按一小說載今人稱網魚取水張傘
沽酒之類及揮扇擊門整疊皆曰打乃以手當物
之義故從手從丁而字說訓丁為當似也然打攪
打聽打夥打睡非以手當物而亦曰打何耶〇今
人往探故舊親識之仕宦他方者謂之打秋風米
芾帖有此三字而風乃豊熟之豊然後知其有理
今吴人於秋收之時多以小土儀徃餽鄉間富家

富家款待贈以米穀正打秋豊之意也○今人曰打胡旋安祿山晩年益肥腹垂及膝能胡旋舞於帝前其疾如風此其始也　今人以大舒氣作聲曰打呵欠韓文公詩云噫欠爲飄風註噫烏界切欠或作吹方云聚氣爲噫張口爲欠說文云欠張口氣誤也〔餘詳水東日記〕　今人肺氣通而作聲曰打噴嚏必云誰人說我按終風之詩曰願言則嚏願猶思也言他人思我則嚏之則知此語自古有之矣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按尸子曰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自譽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蓋本於此〔丹鉛錄〕

今人以物相質而不還曰賴左傳云鄭人貪賴其田則賴之爲字其来久矣〔南園漫錄〕

今人善鑽刺者爲尖頭不通時宜者爲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苧衣則方頭乃美稱而非惡語也　今世謂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娼家之女初得薦寢於人亦曰上頭花蕋夫人宮詞曰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初上頭是也

今人以善營生者爲經紀唐滕王〔名元嬰唐高祖之子嘗爲二州刺史歷閬州有亭洪州有閣〕蔣王皆好聚斂高宗嘗賜諸王玉帛勅曰滕叔蔣兄〔唐史作爲〕自能經紀則唐時已有此語矣

今人呼妻之父爲丈人以泰山有丈人峯也故又稱岳翁爲岳丈釋常談以爲本黃幡綽戲張說壻鄭鎰事〔說爲泰山封禪使鎰因得驟遷幡綽戲曰此泰山之力也〕固非孫持正以爲晉樂廣爲衛玠妻父當云樂丈亦非也今考蘇武傳曰匈奴謂漢天子我丈人行〔去聲〕也〔顏師古註云丈人尊老之稱是氏容語同〕舛此爲正甚至呼妻之伯叔爲列岳呼妻母爲泰水益謬誤可笑矣○今人呼婦女爲娘

子唐初柴紹妻起兵號娘子軍楊貴妃寵冠後宮宮中皆稱爲娘子韓文有祭十二娘子文則其稱之不論貴賤自唐已然也○夫娘之稱本梁武帝時崇佛法閭內夫娘悉令持戒謂夫人娘子也乃是美稱陶九成謂是罵語非也○今人呼庸賤崛起者曰小家子漢任宣曰霍禹成小家子得幸爲九卿足矣○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常侍遷長史固辭帝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乎〔北史〕唐人呼張方回爲癡漢子〔開元遺事〕○今人呼士人爲酸子党大尉曰嘗恠醋大棹書袋杜衍曰某

本一醋大資暇引証四說皆非蓋醋當作措言其舉止大樣而已今以為酸子如世俗所謂寒酸無器局則謬中之謬也〇今人呼操舟者為家長或曰當作駕長而古謂之長年杜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是已然註謂紅頭把篙者為長年梢工為三老則亦有別矣古今詩話今海船中以司舵者為大音舵公為長元亦長年三老之意〇今人呼斥人曰這廝蓋古有廝養廝輿養馬者養輿駕車者皆賤役之人也漢書韻府槩以廝為養馬者誤也而我〇朝每以此字票〇旨以稱其臣則誠草芥視之矣〇今人斥僕曰奴材

昔郭子儀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虞侯縱橫之狀公叱遣之明日以告客曰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阿嬭兒非奴材而何語林今誤以斥僕耳

今人稱能幹辦集事善操筭者為樓羅或以為樓敌甘羅固非而或各加口如盧仝示添丁云嘍囉兒讀書或各加人如五代史謂李業為僂儸兒則猶世俗言猾耳餘詳鶴林玉露

今人稱警悟者曰乖覺然韓退之曰親朋頓乖覺羅隱曰祖龍筭事渾乖覺但意與今世所稱似相反耳水東日記

今人家上梁呼曰兒郎偉者翟瓚曰舉大木者前和邪許後必應之蓋舉重勸力之歌也兒郎偉即邪許之類也餘冬序録或謂猶言兒郎懣樓攻媿嘗辨之

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廣韻音遘魏都賦云繁富夥夠不可殫究五臣註誤作平聲不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丹鉛總録

古詩有人無百歲期強作千年調鑄為鐵門限鬼見拍掌笑東坡以二句足其意曰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陸機有嘆逝賦其詞頗繁今俗

諺二句足以盡其意曰江中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趕舊人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有奏韓弘人事物狀蓋自唐已有之雲谷雜記〇今之遠回送土儀與人謂之撒花多不曉其義今按國史補北兵侵犯中國於民間需索金銀等物謂之撒花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丞相伯顏令搜撿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鑄銷成錠謂之揚州元寶然負暄雜録謂宋熙寧中三佛齊國夢谿筆談文獻通考俱云駐輦國遣使来朝貢見於延和殿其使跪於地先撒金蓮花次以眞珠龍腦布於御前謂之撒殿花石林燕語似得其說而

俗訛花為化意者以禮饋我如駐輦國事謂之撒花被人侵槊而我捨物與之謂之撒化耳

卷之十終

歸正集跋

晉張茂先為博物志百餘卷武帝命自裁削乃為十卷以上卒行于世讀其書者恨不見其全編而過武帝之不弘下走意大不爾夫鍮鑛錯陳孰與夫良金方寸七雜璠玭而旅於廷一和璧不與易焉亡它精觕故也故言不根諸理道茂先十卷猶為長物余獨怪孔鮒以尼父聖裔乃掇有曾門弟子所不厭意者次為家語使後世疑聖言為不馴鮒於是厚譏厥祖矣甬東林公初為羣書歸正集四十二卷上抉玄精下劃泰媪中擷坱圠突忽旨暨祲祥祅禨之變人倫物則之常靡不剔其蠹而櫛其紛使犂然一歸於正而後已用心良獨苦忒第蒐羅既廣雜菽粟於明月之函不終亡也其從孫柱下君仰承先志劂而捋其

菁得十卷以付梓人儻所謂良金和璧者非邪下走受柱下君指校而讀之得以縱觀其論議信矣哉出入造化揚摧古今亡一言不軌於先民殆六經之羽翼矣孔鮒所緘蓄猶或退舍張茂先見之能不咋指走也今天下髦士終日伊吾不離博士家言顓經外六籍群言亡能窺一斑亦逌逌偕計上公車稱子大夫如俯拾芥林公博

綜群籍精識朗鑒不減漢廷諸賢良而乃白首牖下縣官急材之謂何雖然虞卿不窮愁不能著書鶡冠子華固春秋之翹楚也而不欲以彼易此余於林公厚何憾公以其所得為者自為而以其所不得為者遺之後之人柱下君承之而償其負則其所以愉快公者寧歟梓行其書也與哉

萬曆庚寅冬十月望前洧上范守己撰

校刻歸正集跋

蓋余從祖方塘公年耄耋而著是書〻凡四十二卷計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帙而茲為卷十則不佞述所刪次而並存什一匯其全也公學行與著書本素業盡之乎汪宗伯公王太僕公叙

其自為凡例亦詳哉言〻余不暇識〻不佞付剞劂者公與余大父友于篤至視諸孫不殊於其孫而尤鍾愛述自述垂髫至弱冠時〻口授經書大義而動稱古人以相勗也書成而貧且老以不及傳為恨則每心異不佞而目

攝之曰此児必有以繼吾志者居無何余甫補弟子員而子齋志沒矣沒之明年余舉於鄉又十年始成進士尋蒙
上拔寘石渠讀中秘書得取是集考訂焉嘗質正於南昌彭冶全嘉魚李景魯子安袁伯修

諸名家見有異同綜屬印證已出視屠田井迺削舊草益田井叠年曾與子為道義交今若干卷則田井亟許可而余哀益者也歲庚寅余奉
命督鹺三晉携篋中注子暇獲任校讐因命工梓行大都

茲集出子垂老之筆越今又幾二十載海內類書寖以廣故或諸書已詳悉削去不收惟存其訂訛釋惑可為世勸戒者庶幾不失子所以歸正之意云雖然公蕭往窮老白首下帷不得其時纂言以志不朽且

冀後之人闡揚而光大之而不佞夙受子知久乃獲梓之猶羞之余又安敢謂能繼子志而子之無遺憾也余滋戚已

萬曆庚寅中秋日從孫祖述拜書於河東之署

羣書歸正集十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林昺撰昺號方塘鄞縣人隆慶中諸生此書爲昺八十四歲時作本四十二卷其從孫御史祖述刪爲十卷其十六門則仍其故書中皆援引舊文斷以正理然不過老生常談人所共知者也

呻吟語六卷

〔明〕呂坤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呻吟語六卷》提要

呻吟語序

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語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難與他人道亦惟病時覺既愈旋復忘也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病時呻吟輒志所苦以自恨曰慎疾無復病已而弗慎又復病輒又志之蓋世病備經不可勝志一病數經竟不能懲語曰三折肱成良醫予乃九折臂矣沉痼年年呻吟猶昨嗟嗟多病無完身久病無完氣予奄奄視息而

人也戟三十年來所志呻吟語
凡若干卷攜以自藥司農大夫
劉景澤攝心繕性平生無所呻
吟予甚愛之須其事鴈門各談
所苦予亦出呻吟語眎景澤景澤
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

吾人之病大都相同予既志之
矣盍以公人蓋三益焉醫病者
見予呻吟起將死病同病者見
予呻吟醫各有病未病者見予
呻吟謹未然病是予以一身示
懲於天下而所壽者衆也即予

不愈能以愈人不既多乎余嬰
然曰病語狂又以其狂者惑人
聞聽可乎因擇其狂而未甚者
存之嗚呼使予視息苟存當求
三年艾徒此餘生何敢以沉痼
自棄景澤景澤其尚醫余也夫

萬曆癸巳三月抱獨居士寧陵
呂坤書

呻吟語目錄

呻吟語校正姓氏

門人劉言譴校正
張庚
盧宗泰
徐元化
劉言訒
徐鳴珂
喬譬韋
張文同校

男呂知畏
呂知思
孫呂聲宏
呂聲洋同錄

呻吟語卷之二

內篇

性命

寧陵吕坤叔簡父著

正命者完却正理全却初氣未嘗以我害之雖桎梏而死不害其為正命若初氣鑿喪正理不完即正寢告終恐非正命也

德性以收斂沉着為第一收斂沉着中又以精明平易為第一大段收斂沉着人怕含糊怕深險

淺浮子雖光明洞達非蓄德之器也

或問人將死而見鬼神真耶幻耶曰人寤則為真見夢則為妄見魂遊而不附體故隨所之而見物此外妄也神與心離合而不安定故隨所交而成景此內妄也故至人無夢愚人無夢無妄念也人之將死如夢然魂飛揚而神亂於目氣浮散而邪客於心故所見皆妄非真有也或有將死而見人拘繫者尤妄也異端之語入人骨髓將死而懼故常若有見若死必有召之者則牛羊蚊蟻之死果亦有召之者耶大抵草木之生枯土石之凝散人與衆動之死生始終有無只是一理更無他說萬一有之亦怪異也

氣無終盡之時形無不毀之理

真機真味要涵蓄休點破其妙無窮不可言喻所以聖人無言一犯口頰窮年說不盡又離披澆漓無一些咀嚼處矣

性分不可使虧欠故其取數也常多曰窮理曰盡性曰達天曰入神曰致廣大極高明情欲不可

使贏餘故其取數也常少曰謹言曰慎行曰約己曰清心曰節飲食寡嗜欲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資質聰明才辯是第三等資質

六合原是箇情世界故萬物以之相苦樂而至人聖人不與焉

凡人光明博大渾厚含蓄是天地之氣溫煦和平是陽春之氣寬縱任物是長夏之氣嚴凝斂約喜刑好殺是秋之氣沉藏固嗇是冬之氣暴怒

是震雷之氣狂肆是疾風之氣昏惑是霾霧之氣隱恨留連是積陰之氣從容溫潤是和風甘雨之氣聰明洞達是青天朗月之氣有所鍾者必有所似

先天之氣發洩處不過毫釐後天之氣擴充之必極分量其實分量極處原是毫釐中有底若毫釐中合下原無便是一些增不去萬物之形色才情種種可驗也

蝸藏於殼烈日經年而不枯必有所以不枯者在

也此之謂以神用先天造物命脈處

蘭以火而香亦以火而滅膏以火而明亦以火而竭礮以火而聲亦以火而洩陰者所以存也陽者所以亡也豈獨聲色氣味然哉世知鬱者之爲足是謂萬年之燭

火性發揚水性流動木性條暢金性堅剛土性重厚其生物也亦然

一則見性兩則生情人未有偶而能靜者物未有偶而無聲者

聲無形色寄之於器火無體質寄之於薪色無着落寄之草木故五行惟火無體而用不窮

人之念頭與氣血同爲消長四十以前是箇進心識見未定而敢於有爲四十以後是箇定心識見既定而事有酌量六十以後是箇退心見識雖真而精力不振未必人人皆此而此其大凡也古者四十仕六十七十致仕蓋審之矣人亦有少年退縮不任事厭厭若泉下人者亦有衰年狂躁妄動喜事者皆非常理若乃以見事風

生之少年爲任事以念頭灰冷之衰夫爲老成則誤矣鄧禹沉毅馬援矍鑠古誠有之豈多得哉

命本在天君子之命在我小人之命亦在我君子以義處命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命不足道也小人以欲犯命不可得而必欲得之命不肯受也但君子謂命在我得天命之本然小人謂命在我幸氣數之或然是以君子之心常泰小人之心常勞

性者理氣之總名無不善之理無皆善之氣論性善者純以理言也論性惡與善惡混者兼氣而言也故經傳言性各各不同惟孔子無病

氣習學者之二障也仁者與義者相非禮者與信者相左皆氣質障也高髻而笑低髽長裾而譏短袂皆習見障也大道明率天下氣質而歸之卽不能歸不敢以所偏者病人矣王制一齊天下趨向而同之卽不能同不敢以所狃者病人矣哀哉玆誰任之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還父母之初無些毀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心性還天之初無些鈌欠天之孝子也

虞廷不專言性善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或曰人心非性曰非性可矣亦是陰陽五行化生否六經不專言性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又曰天生蒸民有欲無主乃亂孔子不專言性善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相近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纔說相近便不是一箇相遠從相近起脚子思不專言性善曰修道之謂教性皆善矣道胡可修孟子不專言性善曰聲色臭味安佚性也或曰道性是好性曰好性如何君子不謂又曰動心忍性善性豈可忍乎犬之性牛之性豈非性乎犬牛之性亦仁義禮智信之性乎細推之犬之性猶犬之性牛之性猶牛之性乎周茂叔不專言性善曰五性相感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又曰幾善惡程伯淳不專言性善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大抵言性善者主義理而不言氣質蓋自孟子之折諸家始後來諸儒遂主此說而不敢異同是未觀於天地萬物之情也義理固是天賦氣質亦豈人爲無論衆人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豈是一樣氣質哉愚僭爲之說曰義理之性有善無惡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氣質亦天命於人而與生俱生者不謂之性可乎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將性氣分作兩項便不透徹張子以善爲天地之性淸濁純駁爲氣質之性似覺

支離其實天地只是一箇氣理在氣之中賦於萬物方以性言故性字從生從心言有生之心一也設使沒有氣質只是一箇德性人人都是生知聖人千古聖賢千言萬語教化刑名都是多了底何所苦而如此乎這都是降伏氣質扶持德性立案於此俟千百世之後驗之

性一母而五子五性者一性之子也情者五性之子也一性靜靜者陰五性動動者陽性本渾淪至靜不動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纔說性便已不是性矣此一性之說也

宋儒有功於孟子只是補出箇氣質之性來省多少口吻

呻吟語卷之一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內篇

存心類

心要如天平稱物時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時即懸空在此只恁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收放心休要如追放豚既入笠了便要使他從容閑暢無拘迫懊憹之狀若恨他難收一向束縛在此與放失同何者同歸於無得也故再放便一奔逸不可收拾君子之心如習鷹馴雉搏擊飛騰主人畧不防閑及上臂歸庭却恁忘機自得畧不驚畏

學者只事事留心一毫不肯苟且德業之進也如流水矣

不動氣事事好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是箇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

出入却是禪定之學

或問放心如何收余曰只君此問便是收了這放收甚容易纔昏昏便出去纔惺惺便在此

常使精神在心目間便有主而不眩於客感之交只一昏昏便是胡亂應酬豈無偶合終非心上經歷過竟無長進譬之夢食豈能飽哉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

一善念發未說到擴充且先執持任此萬善之囮也若隨來隨去更不操存此心如騂傳然終身無主人任矣

千日集義禁不得一刻不慊於心是以君子騂存息養無一刻不在道義上其防不義也如千金之子之防盜懼餕之故也

無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君子口中無慣語存心故也故曰修辭立其誠不誠何以修辭

一念收歛則萬善來同一念放恣則百邪乘釁

得罪於法尚可逃避得罪於理更沒處存身只我的心便放不過我是故君子畏理甚於畏法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賢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箇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若一念向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蹠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却有所爲這又是舜中蹠漸來漸去還向蹠邊去矣此是務頭工夫此時克巳更覺容易點檢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纖微持善在根本也

目中有花則視萬物皆妄見也耳中有聲則聽萬物皆妄聞也心中有物則處萬物皆妄意也是故此心貴虛

忘是無心之病助長是有心之病心要從容自在活潑於有無之間

靜之一字十二時離不了一刻纔離便亂了門盡

一日開闔樞常靜妍媸盡日往來鏡常靜人盡日
應酧心常靜惟靜也故能張主得動若逐動而
去應事定不分曉便是那時此念不靜作箇夢
兒也胡亂

把意念沉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
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將箇
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
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水明而火昏靜

屬水動屬火故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及其甦
定渾不能記甦定者水澄清而火熄也故人非
水不生非火不死事非火不濟非火不敗惟君
子善處火故身安而德滋

當可怨可怒可辯可訴可喜可愕之際其氣甚平
這是多大涵養

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
惟靜者能看得透天地間真情景惟靜者能題
得破作熱鬧人說孟浪語豈無一得皆偶合也

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欺身者惟理義之悅我心却
步步是安樂境

問慎獨如何解曰先要認住獨字獨字就是意字
稠人廣坐千軍萬馬中都有箇獨只這意念發
出來是大中至正底這不勞慎就將這獨字做
去便是天德王道這意念發出來九分九釐是
只有一釐苟且爲人之意便要點檢克治這便
是慎獨了

用三十年心力除一箇僞字不得或曰君儘尚實

矣余曰所謂僞者豈必在言行間哉實心爲民
雜一念德我之心便是僞實心爲善雜一念求
知之心便是僞道理上該做十分只爭一毫未
滿足便是僞汲汲於向義纔有二三心便是僞
白晝所爲皆善而夢寐有非僻之干便是僞心
中有九分外面做得恰象十分便是僞此獨覺
之僞也余皆不能去恐漸潰防閑延惡於言行
間耳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

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胸中情景要看得春不是繁華夏不是發暢秋不是寥落冬不是枯槁方爲我境

大丈夫不怕人只是怕理不恃人只是恃道

靜裡看物欲如業鏡照妖

躁心浮氣淺衷狹量此八字進德者之大忌也去此八字只用得一字曰主靜靜則凝重靜中境自是寬闊

士君子要養心氣心氣一衰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冉有只是箇心氣不足

主靜之力大于千牛勇於十虎

君子洗得此心淨則兩間不見一塵充得此心盡則兩間不見一礙養得此心定則兩間不見一怖持得此心堅則兩間不見一難

人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

盜只是欺人此心有一毫欺人一事欺人一語欺人人雖不知即未發覺之盜也言如是而行欺之是行者言之盜也心如是而口欺之是口者心之盜也纔發一箇真實心驟發一箇僞妄心是心者心之盜也諺云瞞心昧己有味哉其言之矣欺世盜名其過大瞞心昧己其過深

此心果有不可昧之真知不可強之定見雖斷舌可也決不可從人然諾

纔要說聽便聽不着纔說要忘便忘不得

舉世都是我心去了這我心便是四通八達六合內無一些界限要去我心須是時時省察這念頭是爲天地萬物是爲我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內許多荊榛却自容得

手有手之道足有足之道耳目鼻口有耳目鼻口之道但此輩皆是奴婢都聽天君使令使之以正也順從使之以邪也順從渠自沒罪過若有罪過都是天君承當

心一鬆散萬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萬事不入耳目心一執着萬事不得自然

當尊嚴之地大衆之前震怖之景而心動氣懾只是涵養不定

父視則熟字不識汪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

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

常使天君為主萬感為客便好只與他平交已自褻其居尊之體若跟他走去走來被他愚弄唆哄這是小兒童這是真奴婢有甚面目來靈臺上坐役使四肢百骸可羞可笑 示兒

不存心看不出自家不是只於動靜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天則然後為是日用間如何疎忽得一時學者思之

人生在天地間無日不動念就有箇動念底道理無日不說話就有箇說話的道理無日不處事就有箇處事底道理無日不接人就有箇接人底道理無日不理物就有箇理物底道理以至怨怒笑歌傷悲感歎顧盼指示咳唾涕洟隱微委曲造次顛沛疾病危亡莫不各有道理只是時時體認件件講求細行小物尚求合則彝倫大節豈可踰閑故始自垂髫終於屬纊持一箇自強不息之心通乎晝夜要之於純一不已之

地忘乎死生此還本歸全之道戴天履地之宜不然恣情縱意而各求遂其所欲凡有知覺運動者皆然無取於萬物之靈矣或曰有要乎曰有其要只在存心心何以存曰只在主靜只靜了千酬萬應都在道理上事事不錯

迷人之迷其覺也易明人之迷其覺也難

心相信則迹者土苴也何煩語言相疑則迹者媒孽也益生猜貳故有誓心不足自明避嫌反成自誣者相疑之故也是故心一而迹萬故君子

治心不循迹中乎治心之至也豚魚且信何疑之有

君子畏天不畏人畏名教不畏刑罰畏不義不畏不利畏徒生不畏舍生

忿激二字是禍福關

殃咎之來未有不始於快心者故君子得意而憂逢喜而懼

一念孳孳惟善是圖曰正思一念孳孳惟欲是願曰邪思非分之福期望太高曰越思先事徘徊後事懊恨曰縈思遊心千里岐慮百端曰浮思事無可疑當斷不斷曰惑思事不涉已爲他人憂曰狂思無可奈何當罷不罷曰徒思日用職業本分工夫朝惟暮圖期無曠廢曰本思此九思者日用之間不在此則在彼善攝心者其惟本思乎身有定業日有定務暮則省白晝之所行朝則計今日之所事念茲在茲不肯一事苟且不肯一時放過庶心有着落不得他適而德業日有長進矣

學者只多忻喜心便不是凝道之器

小人亦有坦蕩蕩處無忌憚是已君子亦有常戚戚處終身之憂是已

只脫盡輕薄心便可達天德漢唐以下儒者脫盡此二字不多人

斯道這箇擔子海內必有人負荷有能慨然自任者願以綿弱筋骨助一肩之力雖走僵死不恨

耳目之玩偶當於心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此兒女子常態也世間甚物與我相關而以得喜以失悲耶聖人看得此身亦不關悲喜是吾道之一囊橐耳愛囊橐之所受者不以囊橐易所受如之何以囊橐棄所受也而況耳目之玩又囊橐之外物乎

寐是情生景無情而景者兆也寐後景生情無景而情者妄也

人情有當然之願有過分之欲聖王者足其當然之願而裁其過分之欲非以相苦也天地間欲願止有此數此有餘則彼不足聖王調劑而均

釐之裁其過分者
益其當然夫是之謂至平
而人無淫情無厭
惡惡太嚴便是一惡樂善甚亟便是一善
投佳果於便溺濯而獻之食乎曰不食不見而食
之病乎曰不病隔山而指罵之聞乎曰不聞對
面而指罵之怒乎曰怒曰此見聞障也夫能使
見而食聞而不怒雖入黑海蹈白刃可也此鍊
心者之所當知也
只有一毫麄疎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
眾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
定所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未有所存如是而
所發不如是者心本人欲而事欲天理心本邪
曲而言欲正直其將能乎是以君子慎其所存
所存是種種皆是所存非種種皆非未有分毫
爽者
屬纊之時般般都帶不得惟是帶得此心却教壞
了是空身歸去矣可為萬古一恨

吾輩所欠只是涵養不純不定故言則矢口所發
不當事不循物不宜人事則恣意所行或太過
或不及或悖理若涵養得定如熟視正鵠而後
開弓矢矢中的細量分寸而後投針處處中穴
此是真正體驗實用工夫總來只是箇沉靜沉
靜了發出來件件都是天則
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裹面空空寂寂無一
箇事物纔問他索時般般足樣樣有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
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自無知之心
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
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偽關不畏有知
是箇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
尚未死也
天地萬物之理出於靜入於靜人心之理發於靜
歸於靜靜者萬理之橐籥萬化之樞紐也動中
發出來與天則便不相似故雖暴肆之人平旦
皆有良心發於靜也過後皆有悔心歸於靜也

動時只見發揮不盡那裏覺錯故君子主靜而慎動主靜則動者靜之枝葉也慎動則動者靜之約束也又何過焉

童心最是作人一大病只脫了童心便是大人君子或問之曰凡炎熱念驕矜念華美念欲速念浮薄念聲名念皆童心也

吾輩終日念頭離不了四箇字曰得失毀譽其爲善也先動箇得與譽底念頭其不敢爲惡也先動箇失與毀底念頭總是欲心僞心與聖人天

地懸隔聖人發出善念如饑者之必食渴者之必飲其必不爲不善如烈火之不入深淵之不投任其自然而已賢人念頭只認箇可否理所當爲則自强不息所不可爲則堅忍不行然則得失毀譽之念可盡去乎曰胡可去也天地間惟中人最多此四字者聖賢藉以訓世君子藉以檢身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得失訓世也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曰年四十而見惡以毀譽訓世也此聖人待衰世之心也彼中人者不畏此以檢身將何所不至哉故堯舜能去此四字無爲而善忘得失毀譽之心也桀紂能去此四字敢於爲惡不得失毀譽之恤也

心要虛無一點渣滓心要實無一毫欠缺

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

只大公了便是包涵天下氣象

士君子作人事事時時只要箇用心一事不從心中出便是亂舉動一刻心不在腔子裏便是空

軀殼

古人也算一箇人我輩成底是甚麼人若不媿不奮便是無志

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兩字

余甚愛萬籟無聲蕭然一室之趣或曰無乃大寂滅乎曰無邊風月自在

無技癢心是多大涵養故程子見獵而癢學者各有所癢便當各就癢處搔之

欲只是有進氣無退氣理只是有退氣無進氣善

學者審於進退之間而已

聖人懸虛明以待天下之感不先意以感天下之事其感也以我胸中道理順應之其無感也此心空空洞洞寂然曠然譬之鑑光明在此物來則照之物去則光明自在彼事未來而意必是持鑑覓物也嘗謂鏡是物之聖人鏡日照萬物而常明無心而不勞故也聖人日應萬事而不累有心而不役故也夫惟為物役而後累心而後應有偏着

恕心養到極處只看得世間人都無罪過

物有以慢藏而失亦有以謹藏而失者禮有以疎忽而誤亦有以敬畏而誤者故用心在有無之間

說不得真知明見一些涵養不到發出來便是本象倉卒之際自然掩護不得

一友人沉雅從容若溫而不理者隨身急用之物座客失備者三人此友取之袖中皆足以應之或難以數物呼左右取之攜中犂然在也余嘆服曰君不窮於用哉曰我無以用為也此第二着偶備其萬一耳備之之心慎之之心也慎在備先凡所以需吾備者吾已先圖無賴於備故自有備以來吾無萬一故備常餘而不用或曰是無用備矣曰無萬一而猶備此吾之所以為慎也若恃備而不慎則備也者長吾之怠者也久之必窮於所備之外恃慎而不備是慎也者限吾之用者也久之必窮於所慎之外故寧備而不用不可用而無備余嘆服曰此存心之至者

也易曰藉之用茅又何咎焉其斯之謂與吾識之以為疎忽者之戒

欲理會七尺先理會方寸欲理會六合先理會一腔

靜者生門躁者死戶

士君子一出口無反悔之言一動手無更改之事誠之於思故也

只此一念公正了我於天地鬼神通是一箇而鬼神之有邪氣者且跧伏退避之不暇庶民何私

何怨而恐枉其是非腹誹巷議者乎

和氣平心發出來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何等舒泰何等感通疾風迅雷暴雨酷霜傷損必多或曰不似無骨力乎余曰辟之玉堅剛未嘗不堅剛溫潤未嘗不溫潤余嚴毅多和平少近悟得此

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

天下國家之存亡身之生死只係敬怠兩字敬則愼愼則百務脩舉怠則苟苟則萬事隳頹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莫不如此此千古聖賢之所兢兢而亡人之所必由也

每日點檢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知此

道義心胸發出來自無暴戾氣象怒也怒得有禮若說聖人不怒聖人只是六情

過差遺忘只是昏忽昏忽只是不敬若小心愼密自無過差遺忘之病孔子曰敬事樊遲粗鄙告之曰執事敬子張意廣告之曰無小大無敢慢今人只是懶散過差遺忘安得不多

吾初念只怕天知久久來不怕天知又久久來只求天知但未到那何必天知地步耳

氣盛便沒涵養

定靜安慮聖人胸中無一刻不如此或曰喜怒哀樂到面前何如曰只憑喜怒哀樂定靜安慮胸次無分毫加損

憂世者與忘世者談忘世者笑憂世者與憂世者

談憂世者悲嗟夫六合骨肉之淚肯向一室胡越之人哭哉彼且謂我爲病狂而又安能自知其喪心哉

得之一字最壞此心不但鄙夫患得年老戒得爲不可只明其道而計功有事而正心先事而動得心先難而動獲心便是雜霸雜夷一念不極其純萬善不造其極此作聖者之大戒也

克一箇公己公人心便是胡越一家任一箇自私自利心便是父子仇讐天下興亡國家治亂萬

姓死生只爭這箇些子

厠牏之中可以迎賓客牀笫之間可以交神明必如此而後謂之不苟

為人辨冤白謗是第一天理

治心之學莫妙於瑟僩二字瑟訓嚴密譬之重關天險無隙可乘此謂不疎物欲自消其窺伺之心僩訓武毅譬之將軍按劍見者股慄此謂不弱物欲自奪其猖獗之氣而今吾輩靈臺四無墻戶如露地錢財有手皆取又孱弱無能如殺

殘俘虜落膽從人物欲不須投間抵隙都是他家產業不須硬迫柔求都是他家奴婢更有那箇關防何人喘息可哭可恨

沉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閒正此謂真沉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為沉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沉靜真沉靜底自是惺憁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

明者料人之所避而狡者避人之所料以是相與是賊本真而長奸偽也是以君子寧犯人之疑而不賊己之心

室中之鬬市上之爭彼所據各有一方也一方之見皆是己非人而濟之以不相下之氣故寧死而不平嗚呼此猶愚人也賢臣之爭政賢士之爭理亦然此言語之所以日多而後來者益莫知所決擇也故為下愚人作法吏易為士君子

所折衷難非斷之難而服之難也根本處在不見心而任口耻屈人而好勝是室人市見之見也

大利不換小義況以小利壞大義乎貪者可以戒矣

殺身者不是刀劍不是冦讐乃是自家心殺了自家

知識帝則之賊也惟忘知識以任帝則此謂天真此謂自然一着念便乖違愈着念愈乖違作見

之心歇息一刻別是一箇光景
爲惡惟恐人知爲善惟恐人不知這是一副甚心腸安得長進
或問虛靈二字如何分別曰惟虛故靈頑金無聲鑄爲鐘磬則有聲鐘磬有聲實之以物則無聲聖心無所不有而一無所有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渾身五臟六腑百脉千絡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毛髮甲爪以至衣裳冠履都無分毫罪過都與堯

舜一般只是一點方寸之心千過萬罪禽獸不如千古聖賢只是治心更不說別箇學者只是知得這箇可恨便有許大見識
人心是箇猖狂自在之物隕身敗家之賊如何縱容得他
良知何處來生於良心良心何處來生於天命
心要實又要虛無物之謂虛無妄之謂實惟虛故實惟實故虛心要小又要大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小其心不僨天下之事

要補必須補箇完要折必須折箇淨
學術以不愧於心無惡於志爲第一也要點檢這心志是天理是人欲便是天理也要點檢是邊見是天則
堯眉舜目文王之身仲尼之步而盜跖其心君子不貴也有數聖賢之心何妨貌似盜跖

呻吟語卷之一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內篇

倫理

宇宙內大情種男女居其第一聖王不欲裁割而矯拂之亦不能裁割矯拂也故通之以不可已之情約之以不可犯之禮繩之以必不赦之法使縱之而相安相久也聖人亦不若是之亟也故五倫中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篤了又篤厚了

又厚惟恐情意之薄惟男女一倫是聖人苦心處故有別先自夫婦始本與之以無別也而又教之以有別兒有別者而肯使之混乎聖人之用意深矣是死生之衝而大亂之首也不可以不慎也

親母之愛子也無心於用愛亦不知其為用愛若渴飲饑食然何嘗勉強子之得愛於親母也若謂應得習於自然如夏葛冬裘然何嘗歸功至於繼母之慈則有德色有矜語矣前子之得慈於繼母則有感心有頌聲矣

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尊長不尊如何齊他得其要在尊長自脩

人子之事親也事心為上事身次之最下事身而不恤其心又其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

孝子之事親也禮卑伏如下僕情柔婉如小兒進食于親侑而不勸進言于親論而不諫進侍于親和而不莊親有疾憂而不悲身有疾形而不聲

侍疾憂而不食不如努力而加餐使此身不能侍疾不孝之大者也居喪羸而廢禮不如節哀而慎終此身不能襄事不孝之大者也

朝廷之上紀綱定而臣民可守是曰朝常公卿大夫百司庶官各有定法可使持循是曰官常一門之內父子兄弟長幼尊卑各有條理不變不亂是曰家常飲食起居動靜語默擇其中正者守而勿失是曰身常得其常則治失其常則亂未有苟且冥行而不取敗者也

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人心喜則志意暢達飲食多進而不傷血氣冲和而不鬱自然無病而體充身健安得不壽故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卽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工夫幾諫積誠耐煩留意

委曲方畧自有回天妙用若直諍以甚其過暴棄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郊社報天地生成之大德也然災沴有禳順成有祈君爲私田則仁民爲公田則忠不嫌於求福不嫌於免禍子孫之祭先祖以追養繼孝也自我祖父母以有此身也曰賴先人之澤以享其餘慶也曰吾朝夕奉養承懽而一旦不復獻杯棬心悲思而無寄故祭薦以伸吾情也曰吾貧賤不足以供菽水今得食而親不逮心悲思而莫及故祭薦以志吾悔也豈爲其遊魂虛位能福我而求之哉求福已非君子之心而以一飯之設數拜之勤求福於先人仁孝誠敬之心果如是乎不謀利不責報不望其感激雖在他人猶然而況我先人乎詩之祭必言福而楚茨諸詩爲尤甚豈可爲訓耶吾獨有取於采蘩采蘋二詩盡物盡志以達吾子孫之誠敬而已他不及也明乎此道則天下萬事萬物皆盡我所當

爲禍福利害皆聽其自至入事脩而外慕之心息向道專而作輟之念忘矣何者明於性分而無所冀倖也

友道極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收斂而過無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親習而正言不入惟夫朋友者朝

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時情禮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奬勸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駸駸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嗟夫斯道之亡久矣言語嬉媟樽俎媠煦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姦賢以敬我者爲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拍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是

故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諒多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益是故得三友難能爲人三友更難天地間不論天南地北縉紳草莽得一好友道同志合亦人生一大快也

長者有議論唯唯而聽無相直也有諮詢謇謇而對無遽盡也此卑幼之道也

陽稱其善以悅彼之心陰養其惡以快已之意此友道之大戮也青天白日之下有此魑魅魍魎之俗可哀也已

古稱君門遠於萬里謂情隔也豈惟君門父子慈心一堂遠於萬里兄弟離情一門遠於萬里夫妻反目一榻遠於萬里苟情聯志通則萬里之外猶同堂共門而比肩一榻也以此推之同時不相知而神交於千百世之上下亦然是知離合在心期不專在躬逢躬逢而心期則天下至遇也君臣之堯舜父子之文周師弟之孔顏

隔之一字人情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上

下之交務去隔此字不去而不怨叛者未之有也

仁者之家父子愉愉如也夫婦雝雝如也兄弟怡怡如也僮僕訢訢如也一家之氣象融融如也義者之家父子凜凜如也夫婦嗃嗃如也兄弟翼翼如也僮僕肅肅如也一家之氣象栗栗如仁者以恩勝其流也知和而和義者以嚴勝其流也疎而寡恩故聖人之居家也仁以主之義以輔之洽其太和之情但不潰其防斯已矣其

井井然嚴城深塹則男女之辨也雖聖人不敢與家人相忘

父在居母喪母在居父喪以從生者之命爲重故孝子不以死者憂生者不以小節傷大體不泥經而廢權不狥名而害實不全我而傷親所貴乎孝子者心親之心而已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懼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爲民

爵祿恩寵聖人未嘗不以爲榮聖人非以此爲加損也朝廷重之以示勸而我輕之以示高是與君忤也是窮君鼓舞天下之權也故聖人雖不以爵祿恩寵爲榮而未嘗不榮之以重帝王之權以示天下帝王之權之可重此臣道也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面寒鐵雷霆震怒只是這一腔溫意一面春風則自無不回之天自無屢變之天號泣何由入嫌隙何由作其次莫如敬慎夔夔齋栗敬慎之至也故瞽瞍亦允若溫和示人以可愛消融父母之惡怒敬慎示人以可矜激發父母之悲憐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和致敬之謂也蓋格親之功惟和爲妙爲深爲速爲難非至性純孝者不能敬慎猶可勉強耳而今人子以凉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即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愠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致不祥豈父母之不慈此孤臣孽子之法戒堅志熟仁之妙道也

孝子之事親也上焉者先意其次承志其次共命共命則親有未言之志不得承也承志則親有未萌之意不得將也至於先意而悅親之道至矣或曰安得許多心思能推至此乎曰事親者

以悅親爲事者也以悅親爲事則孳孳皇皇無以尚之者只是這箇念頭親有多少意志終日體認不得

或問共事一人未有不妬者何也曰人之才能性行容貌辭色種種不同所事者必悅其能事我者惡其不能事我者能事者見悅則不能事者必疎是我之見疎彼之能事成之也焉得不妬既妬安得不相傾相傾安得不受禍故見疎者妬妬其形已也見悅者亦妬妬其妬已也然則

柰何曰居寵則思分而推之以均衆居尊則思和而下之以相忘人何妬之有緣分以安心緣遇以安命反已而不尤人何妬人之有此入宮入朝者之所當知也

孝子侍親不可有沉靜態不可有莊肅態不可有枯淡態不可有豪雄態不可有勞倦態不可有病疾態不可有愁苦態不可有怨怒態

子弟生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泆大不長進古人謂之豢養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與犬豕等此輩闒茸士君子見之爲羞而彼方且志得意滿以此誇人父兄之孽莫大乎是

男女遠別雖父女母子兄妹姊弟亦有別嫌明微之禮故男女八歲不同食子婦事舅姑禮也本不遠別而世俗最嚴翁婦之禮影嚮間即疾趨而藏匿之其次夫兄弟婦相避此外一無所避已亂綱常乃至叔嫂姊夫妻妹妻弟之妻互相嘲謔以爲常不幾於夷風乎不知古者遠別止於授受不親非避匿之謂而男女所包甚廣自

妻妾之外皆當遠授受之嫌愛禮者不可不明辨也

子婦事人者也未爲父兄以前莫令奴婢奉事長其驕惰之性當日使勤勞常令卑屈此終身之福不然是殺之也昏愚父母驕奢子弟不可不知

問安問侍者不問病者問病者非所以安之也

喪服之制以緣人情亦以立世教故有引而致之者有推而遠之者要不出恩義兩字而不可曉

亦多觀會通之君子當制作之權必有一番見識泥古非達觀也

親沒而遺物在眼與其不忍見而毀之也不若不忍忘而存之

示兒云門戶高一尺氣焰低一丈華山只讓天不怕沒人上

愼言之地惟家庭爲要應愼言之人惟妻子僕隷爲要此理亂之原而禍福之本也人往往忽之悲夫

門戶可以托父兄而喪德辱名非父兄所能庇生育可以由父母而求疾蹈險非父母所得由爲人子弟者不可不知

繼母之虐嫡妻之妬古今以爲恨者也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舍然不問焉世情之偏也久矣懷非母之迹而因假生嫌借恃父之名而無端造謗怨讟忤逆父亦被誣者世豈無耶恣淫狎之性而恩重綠綈挾城社之威而侮及黃裏谷風栢舟妻亦失所者世豈無耶惟子孝夫端然後繼母嫡妻無辭於姻族矣居官不可不知

齊以刀切物使參差者就於一致也家人恩勝之地情多而義少私恩而公難若人人遂其欲勢將無極故古人以父母爲嚴君而家法要威如蓋對症之治也

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次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則使人慢下則

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嗚呼齊家豈小故哉今之人皆以治生爲急而齊家之道不講久矣

兒女輩常着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驚到自專時尚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盡其過

須含蓄以餘人之愧懼令其自新方有趣味是謂以善養人

曲木惡繩頑石惡攻責善之言不可不慎也

恩禮出於人情之自然不可强致然禮係體面猶可責人恩出於根心反以責而失之矣故恩薄可結之使厚恩離可結之使固一相責望爲怨滋深古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使骨肉爲寇讐皆坐責之一字耳

宋儒云宗法明而家道正豈惟家道將天下之治

亂恒必由之宇宙内無有一物不相貫屬不相統攝者人以一身統四肢一肢統五指木以株統幹以幹統枝以枝統葉百穀以莖統穗以穗統稃以稃統粒盖同根一脉聯屬成體此操一舉萬之術而治天下之要道也天子統六卿六卿統九牧九牧統郡邑郡邑統鄉正鄉正統宗子事則以次責成恩則以次流布教則以次傳宣法則以次繩督夫然後上不勞下不亂而政易行自宗法廢而人各自爲身家各爲政彼此如飄絮飛沙不相維繫是以上勞而無要領可持下散而無脉胳相貫亂盜易生而難知教化易格而難達故宗法立而百善興宗法廢而萬事弛或曰宗子而賤而弱而幼而不肖何以統宗曰古之宗法也如封建世世以適長適長不得人則一宗受其敝且豪家强得以豚鼠視宗子而魚肉孤弱其誰制之盖有宗子又當立家長宗子以世世長子孫爲之家長以闔族之有德望而衆所推服能佐宗子者爲之胥重其權而互

救其失此二者宗人一委聽焉則有司有所責成而紀法易於修舉矣

責善之道不使其有我所無不使其無我所有此古人之所以貴友也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不可不知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忠臣不可不知

士大夫以上有祠堂有正寢有客位祠堂有齋房神庫四世之祖考居焉先世之遺物藏焉子孫立拜之位在焉犧牲鼎俎盥尊之器物陳焉堂

上堂下之樂列焉主人之周旋升降由焉正寢吉禮則生忌之考妣還焉凶禮則尸柩停焉柩前之食案香几衣冠設焉朝夕哭奠之位容焉柩旁牀帳諸器之陳設五服之喪次男女之哭位分焉堂外弔奠之客祭器之羅列在焉客位則將葬之遷柩宿焉冠禮之曲折男女之醮位賓客之宴饗行焉此三所者皆有兩階皆有位次故居室寧隘而四禮之所斷乎其不可陋近見名公有以旋馬容膝繩樞甕牖爲清節高品者余甚慕之而愛禮一念甚於愛名故力可勉爲不嫌弘裕敢爲大夫以上者告焉

呻吟語卷之一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內篇

談道

大道有一條正路進道有一定等級聖人教人只示以一定之成法在人自理會理會得一步再說與一步其第一步不理會到十分也不說與第二步非是苦人等級原是如此第一步差一寸也到第二步不得孔子於賜纔說與他一貫又先難他多學而識一語至於仁者之事又說賜也非爾所及今人開口便講學脉便說本體以此接引後學何似癡人前說夢孔門無此教法

有處常之五常有處變之五常處常之五常是經人所共知處變之五常只是權非識道者不能知也不擒二毛不以仁稱而血流漂杵不害其爲仁二子乘舟不以義稱而管霍被戮不害其爲義由此推之不可勝數也嗟夫世無有識者每

泥于常而不通其變世無識有識者毎責其經而不諒其權此兩人皆道之賊也事之所以難濟也噫非精義擇中之君子其誰能用之其誰能識之

談道者雖極精切須向苦心人說可使手舞足蹈可使大叫垂泣何者以求通未得之心聞了然透徹之語如饑得珍羞如旱得霖雨相悅以解妙不容言其不然者如麻木之肌鍼灸終日尚不能覺而以爪搔之安知痛痒哉吾竊為言者惜也故大道獨契至理不言非聖賢之忍於棄人徒嘵嘵無益耳是以聖人待問而後言猶因人而就事

廟堂之樂淡之至也淡則無欲無欲之道與神明通素之至也素則無文無文之妙與本始通

真器不修修者偽物也真情不飾飾者偽交也家人父子之間不讓而登堂非簡也不侑而飽食非餋也所謂真也惟待讓而入而後有讓亦不入者矣惟待侑而飽而後有侑亦不飽者矣是

兩修文也廢文不可為禮文至掩真禮之賊也君子不尚焉

百姓得所是人君太平臣民安業是人臣太平五穀豐登是百姓太平大小和順是一家太平父母無疾是人子太平胸中無累是一腔太平

至道之妙不可意思如何可言可以言皆道之淺也玄之又玄猶龍公亦說不破蓋公亦囿於玄玄之中耳要說說箇甚然却只在匹夫匹婦共知共行之中外了這箇便是虛無

除了箇中字更定道統不得傍流之至聖不如正路之賢人故道統寧中絕不以傍流繼嗣何者氣脉不同也予嘗曰寧為道統家奴婢不為傍流家宗子

或問聖人有可克之己否曰惟堯舜文王周孔無己可克其餘聖人都有己任是伊尹的己和是柳下惠的己清是伯夷的己志向偏于那一邊便是己己者我也不能忘我而任意見也狃于氣質之偏而離中也這己便是人欲勝不得這

已都不成箇剛者
自然者發之不可過禁之不能止纔說是當然便没氣力然反之之聖都在當然上做工夫所以說勉然勉然做到底知之成功雖一分數境界到那難題試驗處終是微有不同此難以形迹語也

堯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箇天然自有之中行將去不驚人不苦人所以難及後來人勝他不得却尋出甚高難行之事玄冥隱

僻之言怪異新奇偏曲幻妄以求勝不知聖人妙處只是箇庸常看六經四書語言何等平易不害其為聖人之筆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嗟夫賢智者過之佛老楊墨莊列申韓是已彼其意見纔是聖人中萬分之一而漫衍闊肆以至偏重而賊道後學無識遂至棄菽粟而餐玉屑厭布帛而慕火浣無補饑寒反生奇病悲夫

中之一字是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東西南北於四方此是南面獨尊道中的天子仁義禮智信都是東西侍立百行萬善都是北面受成者也不意宇宙間有此一妙字有了這一箇別箇都可勾銷五常百行萬善但少了這箇都是一家貨更成甚麼道理

愚不肖者不能任道亦不能賊道賊道全是賢智後世無識之人不察道之本然面目示天下以大中至正之矩而但以賢智者為標的世間有了賢智便看的中道尋常無以過人不起名譽遂薄中道而不為道之壞也不獨賢智者之罪

而推崇賢智其罪亦不小矣中庸為賢智而作也中足矣又下箇庸字旨深哉此難與曲局之士道

道者天下古今共公之理人人都有分的道不自私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決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默契聖人欲言之心為聖

人所未爲而照合聖人必爲之之事此固聖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嗚呼此可與通者道漢唐以來鮮若人矣

易道渾身都是滿眼都是盈六合都是三百八十四爻聖人特拈起三百八十四事來做題目使千聖作易人人另有三百八十四說都外不了那陰陽道理後之學者求易於易穿鑿附會以求通不知易是箇活的學者看做死的易是箇無方體的學者看做有定象的故論簡要乾坤二卦已多了論窮盡雖萬卷書說不盡易的道理何止三百八十四爻

中之一字不但道理當然雖氣數離了中亦成不得寒暑災祥失中則萬物殃飲食起居失中則一身病故四時各順其序五臟各得其職此之謂中差分毫便有分毫驗應是以聖人執中以立天地萬物之極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纔覺暢然

在舉世塵俗中另識一種意味又不輕與鮮能知味者嘗纔是真趣守此便是至寶

五色勝則相掩然必厚益之猶不能渾然無迹維黑一染不可辯矣故黑者萬事之府也斂藏之道也帝王之道黑故能容保無疆聖人之心黑故能容會萬理盖含英采韜精明養元氣蓄天機皆黑之道也故曰惟玄惟默玄黑色也默黑象也書稱舜曰玄德升聞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得黑之精者也故外著而不可掩皆道之淺者也雖然儒道內黑而外白黑爲體白爲用老氏內白而外黑白安身黑善世

道在天地間不限於取數之多心力勤者得多心力衰者得少昏弱者一無所得假使天下皆聖人道亦足以供其求苟皆爲盜蹠道之本體自在也分毫無損畢竟是世有聖人道斯有主道附聖人道斯有用

漢唐而下議論駁而至理雜吾師宋儒宋儒求以明道而多穿鑿附會之談失平正通達之旨吾

師先聖之言先聖之言爛於秦火雜於百家莠苗朱紫使後學尊信之而不敢異同吾師道苟協諸道而協則千聖萬世無不脗合何則道無二也

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玄至妙之理余嘆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爲限量不至過醉這就是飲酒之中這說話不緘默不狂誕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踈不疾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一事得中就是一

事的堯舜推之萬事皆然又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的堯舜

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不相無故道無精粗言精粗者妄也因與二客共酌指案上羅列者謂之曰這安排必有停妥處是天然自有底道理那僮僕見一豆上案將滿案樽俎東移西動莫知措手那熟底入眼便有定位未來便有安排新者近前舊者退後飲食居左匙箸居右重積不相揜參錯不相亂布置得宜楚楚齊齊這箇是粗底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却在何處若說這裏有神化性命這箇工夫還欠缺否推之耕耘簸揚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極學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玄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原不曾理會理會得來這案上羅列得天下古今萬事萬物都在這裡橫竪推行撲頭盖面脚踏身坐底都是神化性命乃知神化性命極粗淺底

有大一貫有小一貫小一貫貫萬殊大一貫貫小

一貫大一貫一小一貫千百無大一貫則小一貫終是零星無小一貫則大一貫終是渾沌

靜中看天地萬物都無些子

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成說及一已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再

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椿話說不知於國家之
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
只有箇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
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
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
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撤數沒總數

陽爲客陰爲主動爲客靜爲主有爲客無爲主萬
爲客一爲主

理路直截欲路多岐理路光明欲路微曖理路爽

暢欲路懊煩理路逸樂欲路憂勞

無萬則一何處着落無一則萬誰爲張主此二字
一時離不得一只在萬中走故有正一無邪萬
有治一無亂萬有中一無偏萬有活一無死萬

天下之大防五不可一毫潰也一潰則決裂不可
收拾宇內之大防上下名分是已境外之大防
夷夏出入是已一家之大防男女嫌微是已一
身之大防理欲消長是已萬世之大防道脈純
雜是已

儒者之末流與異端之末流何異似不可以相誚
也故明於醫可以攻病人之標本精於儒可以
中邪說之膏肓闢邪不得其情則邪愈肆攻疾
不對其症則病愈劇何者授之以話柄而借之
以反攻自救之策也

人皆知異端之害道而不知儒者之言亦害道也
見理不明似是而非或騁浮詞以亂真或執偏
見以奪正或狃目前而昧萬世之常經或狥小
道而潰天下之大防而其聞望又足以行其學

術爲天下後世人心害良亦不細是故有異端
之異端有吾儒之異端異端之異端真非也其
害小吾儒之異端似是也其害大有衞道之心
者如之何而不辯哉

天下事皆實理所爲未有無實理而有事物者也
幻家者流無實用而以形惑人嗚呼不窺其實
而眩于形以求理愚矣

公卿爭議于朝曰天子有命則屏然不敢屈直矣
師儒相辯于學曰孔子有言則寂然不敢異同

矣故天地間惟理與勢爲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焉而理則常伸于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帝王無聖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然則理也者又勢之所恃以爲存亾者也以莫大之權無僭竊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辭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

陽道生陰道養故向陽者先發向陰者後枯

正學不明聰明才辯之士各枝葉其一隅之見以

成一家之說而道始千岐百徑矣豈無各得終是偏術到孔門只如在木着繩一毫邪氣不得

禪家有理障之說愚謂理無障畢竟是識障無意識心何障之有

道莫要于損己學莫急于矯偏

七情總是箇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箇仁只不仁了都是人欲

萬籟之聲皆自然也自然皆真也物各自鳴其真何天何人何今何古六經籟道者也統一聖真

而漢宋以來胥執一響以吹之而曰是外無聲矣觀俳謔者萬人粲然皆笑聲不同也而樂同人各笑其所樂何清濁高下妍媸之足云故見各鳴其自得語不詭于六經皆吾道之衆響也不必言言同事事同矣

氣者形之精華形者氣之渣滓故形中有氣無氣則形不生氣中無形有形則氣不載故有無形之氣無無氣之形星隕爲石者先感于形也

天地萬物只到和平處無一些不好何等暢快

莊列見得道理原着不得人爲故一向不盡人事不知一任自然成甚世界聖人明知自然却把自然閣起只說箇當然聽那箇自然

私恩煦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足恭僞態禮之賊也苛察岐疑智之賊也苟約固守信之賊也此五賊者破道亂正聖門斥之後世儒者往往稱之以訓世無識也與

道有二然舉世皆顛倒之有箇當然是屬人底問吉凶禍福要向前做去有箇自然是屬天底

任你躑躅咆哮自勉強不來舉世昏迷[illegible]
然上錯用工夫是謂替天忙徒勞無益却將當
然底全不着意是謂棄人道成箇甚人聖賢看
着自然可得底果于當然有礙定不肯受兒未
必得乎只把二然字看得真守得定有多少受
用處

氣用形形盡而氣不盡火用薪薪盡而火不盡故
天地惟無能用有五行惟火爲氣其四者皆形
也

氣盛便不見涵養浩然之氣雖充塞天地間其實
本體閒定冉冉口鼻中不足以呼吸

有天欲有人欲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此天欲也聲
色貨利此人欲也天欲不可無無則禪人欲不
可有有則穢天欲即好底人欲人欲即不好底
天欲

朱子云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爲初學言也君子爲
善只爲性中當如此或此心過不去天知地知
人知我知渾是不求底有一求心便是僞求而
不得此念定是衰歇

以吾身爲內則吾身之外皆外物也故富貴利達
可生可榮苟非道焉而君子不居以吾心爲內
則吾身亦外物也故貧賤憂戚可辱可殺苟道
焉而君子不辭

或問敬之道曰外面整齊嚴肅內面齋莊中正是
靜時涵養的敬讀書則心在於所讀治事則心
在於所治是主一無適的敬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是隨事小心的敬或曰若笑談歌

詠宴息造次之時恐如是則矜持不泰然矣曰
敬以端嚴爲體以虛活爲用以不離於正爲主
齊日衣冠而寢夢寐乎所祭者也不齊之寢則
解衣脫冕矣未有釋衣冕而持敬也然而心不
流於邪僻事不詭於道義則不害其爲敬矣君
若專去端嚴上求敬則荷鋤負畚執轡御車鄙
事賤役古聖賢皆爲之矣豈能日日手容恭足
容重耶又若孔子曲肱指掌及居不容點之浴
沂何害其爲敬耶大端心與正依事與道合雖

不拘拘於端嚴不害其爲敬苟心遊千里意逐百欲而此身却兀然端嚴在此這是敬否譬如謹避深藏秉燭鳴珮緩步輕聲女教內則原是如此所以養貞信也若饁婦汲妻及當顛沛奔走之際自是回避不得然而貞信之守與深藏謹避者同是何害其爲女教哉是故敬不擇人敬不擇事敬不擇時敬不擇地只要箇心與正依事與道合

先難後獲此是立德立功第一箇張主若認得先

難是了只一向持循去任千毀萬謗也莫動心年如是月如是竟無效驗也只如是久則自無不獲之理故工夫循序以進之效驗從容以俟之若欲速便是揠苗者自是欲速不來

造化之精性天之妙惟靜觀者知之惟靜養者契之難與紛擾者道故止水見星月纔動便光芒錯雜矣悲夫紛擾者昏昏以終身而一無所見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於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閔然而戚與自家失所一般位育念頭如何一刻放得下

萬物生於性死於情故上智去情君子正情衆人任情小人肆情夫知情之能死人也則當遊心於澹泊無味之鄉而於世之所欣戚趨避漠然不以嬰其慮則身苦而心樂感殊而應一其所不能逃者與天下同其所了然獨得者與天下異

此身要與世融液不見有萬物形迹六合界限此之謂化然中間却不模糊自有各正的道理此之謂精

人一生不聞道真是可憐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便是肫肫其仁天下一家滋味然須推及鳥獸又推及草木方充得盡若父子兄弟間便有各自立達爭先求勝的念頭更那顧得別箇

天德只是箇無我王道只是箇愛人
道是第一等德是第二等功是第三等名是第四等自然之謂道與自然遊謂之道士體道之謂德百行俱脩謂之德士濟世成物謂之功一味爲天下潔身著世謂之名一味爲自家立言者亦不出此四家之言下此不入等矣
凡動天感物皆純氣也至剛至柔與中和之氣皆有所感動純故也十分純裏纔有一毫雜便不能感動無論佳氣戾氣只純了其應便捷於影

響
萬事萬物有分別聖人之心無分別因而付之耳譬之日因萬物以爲影水因萬川以順流而日水原無兩未嘗不分別而非以我分別之也以我分別自是分別不得
下學學箇甚麼上達達箇甚麼下學者學其所達也上達者達其所學也
弘毅坤道也易曰含弘光大言弘也利永貞言毅也不毅不弘何以載物

六經言道而不辨辨自孟子始漢儒解經而不論論自宋儒始宋儒尊理而不借借自世儒始
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後世學問是兩截不脩己只管治人
自非生知之聖未有言而不思者貌深沉而言安定若蹇若疑欲發欲留雖有失焉者寡矣神奮揚而語急速若湧若懸半跲半晦雖有得焉者寡矣夫一言之發四面皆淵阱也喜言之則以爲驕戚言之則以爲懦謙言之則以爲諂直言

之則以爲陵微言之則以爲險明言之則以爲浮無心犯諱則謂有心之譏無爲發端則疑有爲之說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脩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余多言而無當真知病本云云嘗與同志者共攻之
知彼知我不獨是兵法處人處事一步少不得底
靜中真味至淡至冷及應事接物時自有一段不冷不淡天趣只是衆人習染世味十分濃艷便

看得他冷淡然冷而難親淡而可厭原不是真
味是謂撥寒灰嚼淨蠟

明體全爲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適用何
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樹有根自然
千枝萬葉水有泉自然千流萬派

天地人物原來只是一箇身體一箇心腸同了便
是一家異了便是萬類而今看着風雲雷雨都
是我胸中發出虎豹蛇蝎都是我身上分來那
箇是天地那箇是萬物

萬事萬物都有箇一千頭萬緒皆發於一千言萬
語皆明此一千體認萬推行皆做此一得此一
則萬皆舉求諸萬則一反迷但二氏只是守一
吾儒却會用一

二氏傳心要法總之不離一靜字下手處皆是制
欲歸宿處都是無欲是則同

予欲無言非雅言也言之所不能顯者也吾無隱
爾非文辭也性與天道也說便說不來藏也藏
不得然則無言即無隱也在學者之自悟耳天
地何嘗言何嘗隱以是知不可言傳者皆日用
流行於事物者也

天地間道理如白日青天聖賢心事如光風霽月
若說出一段話說千解萬解說者再不痛快聽
者再不惺憾豈舉世人皆愚哉此立言者之大
病

罕譬而喻者至言也譬而喻者微言也譬而不喻
者玄言也玄言者道之無以爲者也不理會玄
言不害其爲聖人

正大光明透徹簡易如天地之爲形如日月之垂
象足以開物成務足以濟世安民達之天下萬
世而無弊此謂天言平易明白切近精實出於
吾口而當於天下之心載之典籍而禆於古人
之道是謂人言艱深幽僻吊詭探奇不自句讀
不能通其文通則無分毫會心之理趣不考音
韻不能識其字識則皆常行日用之形聲是謂
鬼言鬼言者道之賊也木之蠹也經生學士之
殃也然而世人崇尚之者何逃之恠異足以文

凡陋之筆見其惟異易以駭膚淺之目此光明平易大雅君子爲之汗顏泚顙而彼方以爲得意者也哀哉

衰世尚同盛世未嘗不尚同衰世尚同流合汚盛世尚同心合德虞廷同寅協恭脩政無異識圯族者殛之孔門同道協志脩身無異術非吾徒者攻之故曰道德一風俗同二之非帝王之治二之非聖賢之教是謂敗常亂俗是謂邪說破道衰世尚同則異是矣逐波隨風共撼中流之

砥柱一頽百靡誰容盡醉之醒人讀桃園誦板蕩自古然矣乃知盛世貴同衰世貴獨獨非立異也衆人皆我之獨即盛世之同矣

世間物一無可戀只是既生在此中不得不相與耳不宜着情着情便生無限愛欲便招無限煩惱

安而後能慮止水能照也

君子之於事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於言也語乎其所不得不語默乎其所不得不默尤悔庶幾寡矣

發不中節過不在已發之後

纔有一分自滿之心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出自滿之聲此有道之所耻也見得大時世間再無可滿之事吾分再無能滿之時何可滿之有故盛德容貌若愚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此是千古嚴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此是千古嚴刑

誠與才合畢竟是兩個原無此理盖才自誠出才

不出於誠算不得個才誠了自然有才今人不患無才只是討一誠字不得

斷則心無累或曰斷用在何處曰謀後當斷行後當斷

道盡於一二二則贅體道者不出一二則支天無二氣物無二本心無二理世無二權一則萬二則不萬道也二乎哉故執一者得萬求萬者失一水壅萬川未必能塞木滋萬葉未必能榮失一故也

道有一真而意見常千百也故言多而道愈漓事有一是而意見常千百也故議多而事愈僨

吾黨望人甚厚自治甚疎只在口吻上做工夫如何要得長進

宇宙內原來是一箇纔說同便不是

周子太極圖第二圈子是分陰分陽不是根陰根陽世間沒這般截然氣化都是互爲其根耳

說自然是第一等話無所爲而爲說當然是第二等話性分之所當盡職分之所當爲說不可不

然是第三等話是非毀譽是已說不敢不然是第四等話利害禍福是已

人欲擾害天理衆人都曉得天理擾害天理雖君子亦迷况在衆人而今只說慈悲是仁謙恭是禮不取是廉慷慨是義果敢是勇然諾是信這箇念頭真實發出難說不是天理却是大中至正天理被他擾害正是執一賊道舉世所謂君子者都在這裏看不破故曰道之不明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見孤陽也若無陽則二女何不同行之有二陽同居其志同行不見陰也若見孤陰則二男亦不可以同居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六子雖具陰陽之偏然各成一體故無嫌

利刃斫木綿迅礮擊風幟必無害矣

士之於道也始也求得既也得得既也養得既也忘得不養得則得也不固不忘得則得也未融學而至於忘得是謂無得得者自外之名既失之名還我故物如未嘗失何得之有心放失故

言得心從古未言得耳目口鼻四肢者無失故也

聖人作用皆以陰爲主以陽爲客陰所養者也陽所用者也天地亦主陰而客陽二氏家全是陰道家以陰養純陽而嗇之釋家以陰養純陰而實之凡人陰多者多壽多福陽多者多夭多禍只隔一絲便昇不得透徹之悟須是入筋肉沁骨髓

異端者本無不同而端緒異也千古以來惟堯舜

禹湯文武孔孟一脉是正端千古不異無論佛老莊列申韓管商即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是異端子貢子夏之徒都流而異端盖端之初分也如路之有岐未分之初都是一處發脚既出門後一股向西南走一股向東南走走到極處末路梢頭相去不知幾千萬里其始何嘗不一本哉故學問要析同異於毫釐非是好辨懼末流之可哀也

天下之事真知再没箇不行真行再没箇不誠真誠之行再没箇不自然底自然之行不至其極不止不死不止故曰明則誠矣

千萬病痛只有一箇根本治千病萬痛只治一箇根本

宇宙内主張萬物底只是一塊氣氣即是理理者氣之自然者也

到至誠地位誠固誠僞亦誠未到至誠地位僞固僞誠亦僞

義襲取不得

信知困窮抑鬱貧賤勞苦是我應得底安富尊榮懽忻如意是我倘來底胸中便無許多氷炭

事有豫而立亦有豫而廢者吾曾豫以有待臨事鑿枘不成竟成棄擲者所謂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又難執一論也

任是千變萬化千奇萬異畢竟落在平常處歇

善是性性未必是善秤錘是鐵鐵不是秤錘或曰孟子道性善非與曰余所言孟子之言也孟子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爲性此性善否或曰欲

當乎理即是善曰如子所言動心忍性亦忍善性與或曰孔子繫易言繼善成性非與曰世儒解經皆不善讀易者也孔子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謂一陰一陽均調而不偏乃天地中和之氣故謂之道人繼之則爲善繼者禀受之初人成之則爲性成者不作之謂假若一陰則偏於柔一陽則偏於剛皆落氣質不可謂之道盖純陰純陽之謂偏一陰二陽二陰一陽之謂駁一陰三四五陽五陰一二三四陽之謂雜故仁知之見

皆落了氣質一邊何况百姓仁智兩字拈此以見例禮者見之謂之禮義者見之謂之義皆是邊見朱註以繼爲天誤矣又以仁智分陰陽又誤矣抑嘗考之天自有兩種天有理道之天有氣數之天故賦之於人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二天皆出於太極理道之天是先天未着陰陽五行以前純善無惡書所謂惟皇降衷厥有恒性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也氣數之天是後天落陰陽五行之後有善有惡書所謂

天生蒸民有欲孔子所謂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是也孟子道性善只言箇德性

物欲從氣質來只變化了氣質更説甚物欲

耳目口鼻四肢有何罪過堯舜周孔之身都是有底聲色貨利可愛可欲有何罪過堯舜周孔之世都是有底千萬罪惡都是這點心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太株連了只是先立乎其大有了張主小者都是好奴婢何小之敢奪没了窩主那怕盜賊問誰立大曰大立大

威儀養得定了纔有脱畧便害羞捱放肆慣得久了纔入禮群便害拘束習不可不慎也

絜矩是強恕事聖人不絜矩他這一副心腸原與天下打成一片那箇是矩那箇是絜

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是大擔當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此是大快樂

内外本末交相培養此語余所未喻只有内與本那外與末張主得甚

不是與諸君不談奥妙古今奥妙不似易與中庸

至今解説二書不似青天白日如何又於晦夜添濃雲也望諸君哀此後學另説一副當言語須是十指露纏入面開窓你見我知更無縣閃方是正大光明男子

形而上與形而下不是兩般道理下學上達不是兩截工夫

世之欲惡無窮人之精力有限以有限與無窮鬬則物之勝人不啻千萬矣奈之何不病且死也

冷淡中有無限受用處都戀戀炎熱抵死不悟既

悟不知回頭既回頭却又羨慕此是一種依𣏌
附腥底人切莫與談真滋味
處明燭幽未能見物而物先見之矣處幽燭明是
謂神照是故不言者非喑不視者非盲不聽者
非聾
儒戒聲色貨利釋戒色聲香味道戒酒色財氣總
歸之無欲此三氏所同也儒衣儒冠而多欲怎
笑得釋道
敬事鬼神聖人維持世教之大端也其義深其功

大但自不可鑿求不可道破耳
天下之治亂只在相責各盡四字
世之治亂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只是箇我心作用
只無我了便是天清地寧民安物阜世界
惟得道之深者然後能淺言凡深言者得道之淺
者也
以虛養心以德養身以善養人以仁養天下萬物
以道養萬世養之義大矣哉
萬物皆能昏人是人皆有所昏有所不見爲不見
者所昏有所見爲見者所昏惟一無所見者不
昏不昏然後見天下
道非淡不入非靜不進非冷不凝
三千三百便是無聲無臭
天德王道不是兩事內聖外王不是兩人
損之而不見其少者必贅物也益之而不見其多
者必缺處也惟分定者加一毫不得減一毫不
得
知是一雙眼行是一雙脚不知而行前有淵谷而

不見傍有狼虎而不聞如中州之人適燕而南
之粤而北也雖乘千里之馬愈疾愈遠知而不
行如痿痹之人數路程畫山水行更無多說只
用得一篤字知的工夫千頭萬緒所謂匪知之
艱惟行之艱匪苟知之亦允蹈之知至至之知
終終之窮神知化窮理盡性幾深研極探賾索
隱多聞多見知也者知所行也行也者行所知
也知也者知此也行也者行此也原不是兩箇
世俗知行不分直與千古聖人敢難以爲行即

是知余以爲能行方算得知徒知難算得行

有殺之爲仁生之爲不仁者有取之爲義與之爲不義者有卑之爲禮尊之爲非禮者有不知爲智知之爲不智者有違言爲信踐言爲非信者

覔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覻之而不見他日無事于覔也乃得之非物有趍避目眩于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于從容而失之急遽

山峙川流鳥啼花落風清月白自是各適其天各得其分我亦然彼此無干涉也纔生係戀心便

、是歆羡便有沾着至人淡無世好與世相忘而已惟並育而不有情故並育而不相害

公生明誠生明從容生明公生明者不蔽於私也誠生明者清虛所通也從容生明者不淆於感也舍是無明道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自有中庸來無人看破此一語此吾道與佛老異處最不可忽

知識心之孽也才能身之妖也貴寵家之禍也富足子孫之殃也

只泰了天地萬物皆志暢意得忻喜懽愛心身家國天下無一毫鬱閼不平之氣所謂八達四通千昌萬遂太和之至也然泰極則肆肆則不可收拾而入於否故泰之後繼以太壯而聖人戒之曰君子以非禮弗履用是見古人憂勤惕勵之意多豪雄曠達之心少六十四卦惟有泰是快樂時又恁極中極正且懼且危此所以致泰保泰而無意外之患也

今古紛紛辨口聚訟盈庭積書充棟皆起於世教

之不明而聰明才辨者各執意見以求勝故爭輕重者至衡而息爭短長者至度而息爭多寡者至量而息爭是非者至聖人而息中道者聖人之權衡度量也聖人往矣而中道自在安用是嘵嘵強口而逞辨以自是哉嗟夫難言之矣

人只認得義命兩字真隨事隨時在這邊體認果得趣味一生受用不了

夫焉有所倚此至誠之胷次也空空洞洞一無所着一無所有只是不倚着纔倚一分便是一分

偏纔着一邊便是一邊滯
形用事則神者亦形神用事則形者亦神
威儀三千禮儀三百五刑之屬三千皆法也法是
死的令人可守道是活底令人變通賢者持循
於法之中聖人變易於法之外自非聖人而言
變易皆亂法也
道不可言纔落言詮便有倚着
禮教大明中有犯禮者一人焉則衆以爲肆而無
所容禮教不明中有守禮者一人焉則衆以爲

恠而無所容禮之於世大矣哉
良知之說亦是致曲擴端學問只是作用大端貴
力作聖工夫當從天上做培樹工夫當從土上
做射之道中者矢也矢由弦弦由手手由心用
工當在心不在矢御之道用者銜也銜由轡轡
由手手由心用工當在心不在銜
聖門工夫有兩途克己復禮是領惡以全好也四
夷靖則中國安先立乎其大者是正己而物正
也內順治則外威嚴

中是千古道脉宗敬是聖學一字訣
性只有一箇纔說五便着情種矣
敬肆是死生關
瓜李將熟浮白生焉禮由情生後世乃以禮爲情
哀哉
道理甚明甚淺甚易只被後儒到今說底玄冥只
似真禪如何使俗學不一切詆毀而盡叛之
生成者天之道心災害者天之人心道心者人之
生成人心者人之災害此語衆人驚駭死必有

能理會者
道器非兩物理氣非兩件成象成形者器所以然
者道生物成物者氣所以然者理道與理視之
無迹捫之無物必分道器理氣爲兩項殊爲未
精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
形而上無體者也萬有之父母故曰道形而下
有體者也一道之疑結故曰器理氣亦然生天
生地生人生物皆氣也所以然者理也安得對
待而言之若對待爲二則費隱亦二矣

先天理而已矣後天氣而已矣天下勢而已矣人情利而已矣理一而氣勢利三勝負可知矣

人事就是天命

我盛則萬物皆爲我用我衰則萬物皆爲我病盛衰勝負宇宙內只有一箇消息

天地間惟無無累有即爲累有身則身爲我累有物則物爲我累惟至人則有我而無我有物而忘物此身如在太虛中何累之有故能物我兩化化則何有何無何非有何非無故二氏逃有

聖人善處有

義合外內之道也外無感則義只是渾然在中之理見物而裁制之則爲義義不生於物亦緣物而後見告子只說義外故孟子只說義內各說一邊以相駁故窮年相辨而不服孟子若說義雖緣外而形實根吾心而生物不是義而處物乃爲義也告子再怎開口性合理氣之道也理不雜氣則純粹以精有善無惡所謂義理之性也理一雜氣則五行紛揉有善有惡所謂氣質之性也諸家所言皆落氣質之後之性孟子所言皆未着氣質之先之性各指一邊以相駁故窮年相辨而不服孟子若說有善有惡者雜於氣質之性有善無惡者上帝降衷之性學問之道正要變化那氣質之性完復吾降衷之性諸家再怎開口

乾與姤坤與復對頭相接不間一髮乾坤盡頭處即姤復起頭處如呼吸之相連無有斷續一斷便是生死之界

知費之爲省善省者也而以省爲省者愚其費必倍知勞之爲逸者善逸者也而以逸爲逸者昏其勞必多知苦之爲樂者善樂者也而以樂爲樂者痴一苦不返知通之爲塞者善塞者也而以塞爲塞者拙一通必竭

秦火之後三代制作湮滅幾盡漢時購書之賞重故漢儒附會之書多其幸存者則焚書以前之宿儒尚存而不死如伏生口授之類好古之君子壁藏而石函如周禮出於屋壁之類後儒不

考古今之文槩云先王制作而不敢易即使盡
屬先王制作然而議禮制度考文沿世道民俗
而調劑之易姓受命之天子皆可變通故曰刑
法世輕重三王不沿禮襲樂若一切泥古而求
通則茹毛飲血土鼓汙尊皆可行之今日矣堯
舜而當此時其制度亦為必因時順勢豈能反
後世而躋之唐虞或曰自秦火後先王制作何
以別之曰打起一道大中至正線來真僞分毫
不錯

理會得簡之一字自家身心天地萬物天下萬事
盡之矣一粒金丹不載多藥一分銀魂不携錢
幣

耳聞底眼見底身觸頭戴足踏底燦然確然無非
都是這箇拈起一端來色色都是這箇却向古
人千言萬語陳爛葛藤鑽研窮究意亂神昏了
不可得則多言之悞後人也噫

鬼神無聲無臭而有聲有臭者乃無聲無臭之散
殊也故先王以聲臭為感格鬼神之妙機周人
尚臭商人尚聲自非達幽明之故者難以語此

三千三百繭絲牛毛聖人之精細入淵微矣然皆
自性真流出非由強作此之謂天理

事事只在道理上商量便是真體認

使人收斂莊重莫如禮使人温厚和平莫如樂德
性之有資於禮樂猶身體之有資於衣食極重
大極急切人君治天下士君子治身惟禮樂之
用為急耳自禮廢而惰慢放肆之態慣習於身
體矣自樂亡而乖戾忿恨之氣充滿於一腔矣

三代以降無論典秩之本聲氣之元即儀文器
數夢寐不及悠悠六合貿貿百年豈非靈於萬
物而萬物且能咲之細思先儒不可斯須去身
六字可為流涕長太息矣

惟平脉無病七表八裏九道皆病名也惟中道無
名五常百行萬善皆偏名也

千載而下最可恨者樂之無傳士大夫視為迂濶
無用之物而不知其有切於身心性命也

一中平常白淡無謂之七無對一不對萬萬者一

之分也太過不及對中者太過不及之君也高下對平者高下之準也吉凶禍福貧富貴賤對常者不增不減之物也青黃碧紫赤黑對白者青黃碧紫赤之質也酸鹹甘苦辛對淡者受和五味之主也有不與無對無者萬有之毋也

或問格物之物是何物曰至善是巳知何格曰知止是巳中庸不言格物何也曰舜之執兩端於問察邇之擇一善而服膺皆格物也擇善與格物同否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格物也致知

誠正脩齊治平皆擇善也除了善更無物除了擇善更無格物之功至善即中乎曰不中不得謂之至善不明乎善不得謂之格物故不明善不能誠身不格物不能誠意明了善欲不誠身不得格了物欲不誠意不得不格物亦能致知否曰有佛老莊列皆致知也非不格物而非吾之所謂物不致知亦能誠意否曰有尾生孝巳皆誠意也乃氣質之知而非格物之知格物二字在宇宙間乃鬼神訶護真靈至寶要在箇中人神解妙悟不可與口耳家道也

學術要辨邪正既正矣又要辨真僞既真矣又要辨念頭切不切向往力不力無以空言輙便許人也

百姓凍餒謂之國窮妻子困乏謂之家窮氣血虛弱謂之身窮學問空踈謂之心窮

人問君是道學否曰我不是道學是仙學否曰我不是仙學是釋學否曰我不是釋學是老莊申韓學否曰我不是老莊申韓學畢竟是誰家門

戶曰我只是我

與友人論天下無一物無禮樂因指几上香曰此香便是禮香烟便是樂坐在此便是禮一笑便是樂

心之好惡不可迷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好惡不可狥也瞽者不辨蒼素聾者不辨宮商鼽者不辨香臭狂者不辨辛酸逃難而進亡者不辨險夷遠近然於我無損也於道無損也於事無損也而有益於世有益於我者無窮乃知五者之知

覺道之賊而心之殃也天下之禍也

氣有三散苦散樂散自然散苦散樂散可以復聚
自然散不復聚矣

悟有頓脩無頓立志在堯即一念之堯一語近舜
即一言之舜一行師孔即一事之孔而況悟乎
若成一個堯舜孔子非真積力久苑而後已不
能

呻吟語卷之一終

呻吟語卷之二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內篇

修身類

六合是我底六合那箇是人我是六合底我那箇
是我

世上沒箇分外好底便到天地位萬物育底功用
也是性分中應盡底事業今人纔有一善便向
人有矜色便見得世上人都有不是余甚耻之
若說分外好這又是賢智之過便不是好

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愼密者無口
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
如履薄臨深其惟君子乎

沉靜最是美質蓋心存而不放者今人獨居無事
已自岑寂難堪纔應事接人便任口恣情即是
清狂亦非蓄德之器

攻已惡者顧不得攻人之惡若曉曉爾雌黃人定
是自治踈底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
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身是心當家是主人翁當郡邑是守令當九邊是將帥當千官是冢宰當天下是天子當道是聖人當故宇宙内幾椿大事學者要挺身獨任讓不得人亦與人計行止不得

作人怕似渴睡漢才喚醒時睜眼若有知旋復沉困竟是寐中人須如朝興櫛盥之後神爽氣清冷冷勁勁方是真醒

人生得有餘氣便有受用處言盡口説事盡意此是薄命子

清人不借外景爲襟懷高士不以塵識染情性

官吏不要錢男兒不做賊女子不失身纔有了分人連這箇也犯了再休説别箇

才有一段公直之氣而出言做事便露圭角是病痛

講學論道于師友之時知其心術之所藏何如飭躬勵行于見聞之地知其暗室之所爲何如也然則盜跖非元憝也彼盜利而不盜名也世之大盜名利兩得者居其最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方正者無乖拂之失沉默者無陰險之術誠篤者無椎魯之累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敏練者無輕浮之狀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不足與有爲者自附于行所無事之名和光同塵者自附于無可無不可之名聖人惡莠也以此

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勵精神點檢心事晝之所爲夜而思之又思明日之所爲君子汲汲其德小人汲汲其業日累月進旦興晏息不敢有一息惰慢之氣夫是以士無慆德民無怠行夫是以家給人足道明德積身用康强不卽于禍今也不然百畝之家不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笑覔懽耽心耳目之玩騁情遊戲之樂身衣綺縠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情然不知日用之所爲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

又足以荒志而養其淫。消耗年華。妄費日用。噫
是亦名爲人也。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

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箇盜跖回護自家只象箇
堯舜不知這却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跖自待
也

孟子看鄉黨自好看得甚卑近來看鄉黨人自好
底不多愛名惜節自好之謂也

少年之情。欲收斂不欲豪暢。可以謹德。老人之情。
欲豪暢不欲鬱閼。可以養生。

廣所係不如擇所係擇所係不如無所係無所係
者係天也係天者有獨知之契雖獨立宇宙之
內而不謂孤衆傾之衆毀之而不爲動此之謂
男子

坐間皆談笑而我色莊坐間皆悲感而我色怡此
之謂乖戾處已處人兩失之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今得禍
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
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爲愚也。

分明認得自家是。只管擔當直前做去。却因毁言
輙便消沮。這是極無定力底不可以任天下之
重。

小屈以求大伸。聖賢不爲。吾道必大行之日。然後
見。便是抱關擊柝自有不可枉之道。松柏生來
便直。士君子窮居便正。若曰在下位。遇難事。姑
韜光忍恥。以圖他日貴達之時。然後直躬行道。
此不但出處爲兩截人。即既仕之後。又爲兩截
人矣。又安知大任到手。不放過耶。

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
節則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處衆人中孤另另的別作一色人亦吾道之所不
取也子曰羣而不黨羣占了八九分不黨只到
那不可處方用其用之也不害其群才見把持
才見涵養

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是自
好不將去。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
勞心。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

取者實無所得試著渠將這好名兒好一好肯不肯即使真正好名所爲却是道理彼不好名者舜乎蹠乎果舜耶真加于好名一等矣果蹠耶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愚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凡我君子其尚獨復自持毋爲嘵嘵者所撼哉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不遑安席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於才者求盡吾心限於勢者求滿吾分不愧于君之付托民之仰望然後食君之祿享民之奉泰然無所歉反焉無所愧否則是食浮於功也君子耻之

盜嫂之誣僞不疑撾婦翁之誣第五倫皆二子之羞也何者誣其所無無近似之迹也雖不辨而久則自明矣或曰使二子有嫂有婦翁亦當辨否曰嫌疑之迹君子安得不辨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若付之無言是與馬償金之類也君子之所惡也故君子不潔已以病人亦不自汙以徇世

聽言不爽非聖人不能根以有成之心蜚以近似之語加之以不避嫌之事當倉卒無及之際懐隔閡難辨之恨父子可以相賊死亡可以不顧

怒室鬩牆稽脣反目何足道哉古今國家之敗亡此居強半聖人忘於無言智者照以先覺賢者熄於未著剛者絶其口語忍者斷於不行非此五者無良術矣

榮辱係乎所立所立者固則榮隨之雖有可辱人不忍加也所立者廢則辱隨之雖有可榮人不屑及也是故君子愛其所自立懼其所自廢

掩護勿攻屈服勿怒此用威者之所當知也無功勿賞盛寵勿加此用愛者之所當知也反是皆

敗道也。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妬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

善居功者讓大美而不居善居名者避大名而不受

善者不必福惡者不必禍君子穩知之也寧禍而不肯爲惡忠直者窮諛佞者通君子穩知之也寧窮而不肯爲佞非但知理有當然亦其心有所不容已耳

居尊大之位而使賢者忘其貴重卑者樂於親炙則其人可知矣

人不難於違衆而難於違己能違己矣違衆何難

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不得聞過矣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

恬淡老成人又不能俛仰一世便覺乾燥圓和甘潤人又不能把持一身便覺脂韋

做人要做箇萬全至于名利地步休要十分占盡常要分與大家就帶些缺綻不妨何者天下無人己俱遂之事我得人必失我利人必害我榮人必辱我有美名人必有媿色是以君子貪德而讓名辭完而處缺使人我一般不曉曉露頭角立標臬而胸中自有無限之樂孔子謙己嘗自附于尋常人此中極有意趣

明理省事甚難此四字終身理會不盡得了時無往而不裕如

胸中有一箇見識則不惑於紛襍之說有一段道

理則不撓於鄙俗之見詩云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爭平生讀聖賢書某事與之合某事與之背即知所適從知所去取否則口詩書而心衆人也身儒衣冠而行鄙夫也此士之稂莠也

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

人尙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

學欲博技欲工難說不是一長摠較作人只是夠了便止學如班馬字如鍾王文如曹劉詩如李杜錚錚千古知名只是箇小藝習所貴在作人好

到當說處一句便有千鈞之力却又不激不踈此是言之上乘除外雖十緘也不妨

循弊規若時王之制守時套若先聖之經侈巳自得惡聞正論是人也亦大可憐矣世教奚賴焉

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愈操愈精明身愈勞愈強健但自不可過耳

未適可必止可既適可不過可務求適可而止此吾人日用持循須臾離心不得

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傷花隨柳之間吟風弄月之際都無鄙俗媟嫚之談謂此心不可一時流於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也若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只多穿這衣冠耳

作人要如神龍屈伸變化自得自如不可爲勢利術數所拘縛若羈絆隨人不能自決只是箇牛羊然亦不可曉曉悻悻故大智上哲看得幾事分明外面要無迹無言胷中要獨往獨來怎被機械人駕馭得

財色名位此四字考人品之大節目也這裏打不過小善不足録矣自古砥礪名節者兢兢在這

裏做工夫最不可容易放過

古之人非曰位居貴要分爲尊長而遂無可言之人無可指之過也非曰卑幼貧賤之人一無所知識卽有知識而亦不當言也葢體統名分確然不可易者在道義之外以道相成以心相與在體統名分之外哀哉後世之貴要尊長而遂無過也

只盡日點檢自家發出念頭來果是人心果是道心出言行事果是公正果是私曲自家人品自

家定了幾分何暇非笑人又何敢喜人之譽已耶

往見泰山喬嶽以立身四語甚愛之疑有未盡因推廣爲男兒八景云泰山喬嶽之身海闊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氷清之骨此八景予甚媿之當與同志者竭力從事焉

求人已不可又求人之轉求狥人之求已不可又

轉求人之狥人患難求人已不可又以富貴利達求人此丈夫之耻

文名才名藝名勇名人儘讓得過惟是道德之名則妬者衆矣無文無才無藝無勇人儘謙得起惟是無道德之名則媿者衆矣君子以道德之實潜修以道德之名自掩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固是藏身之恕有諸已而不求諸人無諸已而不非諸人自是無言之感大學爲居上者言若士君子

守身之常法則余言亦蓄德之道也

乾坤儘大何處容我不得而到處不爲人所容則我之難容也夥然一身而爲世上難容之人乃號於人曰人之不能容我也吁亦愚矣哉

名分者天下之所共守者也名分不立則朝廷之紀綱不尊而法令不行聖人以名分行道曲士恃道以壓名分不知孔子之道視魯侯奚啻天壤而鄉黨一篇何等盡君臣之禮乃知尊名分與諂時勢不同名分所在一毫不敢傲惰時勢

所在一毫不敢阿諛固哉世之腐儒以尊名分爲諂時勢也卑哉世之鄙夫以諂時勢爲尊名分也

聖人之道太和而已故萬物皆育便是秋冬不害其爲太和況太和又未嘗不在秋冬宇宙間哉余性褊無弘度平心温容巽語願從事於太和之道以自廣焉

只竟夕點檢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恍然獨覺矣若醉酒

飽肉恣談浪笑却不錯過了一日亂言妄動昧
理從欲却不作孽了一日
只一箇俗念頭錯做了一生人只一雙俗眼目錯
認了一生人
少年只要想我見在幹些甚麽事到頭成箇甚麽
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
過
明鏡雖足以照秋毫之末然持以照面不照手者
何面不自見借鏡以見若手則吾自見之矣鏡

雖明不明於目也故君子貴自知自信以人言
爲進止是照手之識也若耳目識見所不及則
匪天下之見聞不濟矣
義命法此三者君子之所以定身而衆人之所妄
念者也從妄念而巧邪圖以幸其私君子耻之
夫義不當爲命不能爲法不敢爲雖欲强之豈
惟無獲所喪多矣即獲亦非禍也
避嫌者尋嫌者也自辨者自誣者也心事重門洞
達畧不回邪行事八窓玲瓏毫無遮障則見者

服聞者信稍有不白之誣將家家爲吾稱寃人
人爲吾置喙矣此之謂潔而不自潔而人潔之
善之當爲如飲食衣服然乃吾人日用常行事也
人未聞有以禍福廢衣食者而爲善則以禍福
爲行止未聞有以毀譽廢衣食者而爲善則以
毀譽爲行止惟爲善心不眞誠之故耳果眞果
誠尚有甘死饑寒而樂於趨善者
有象而無體者畫人也欲爲而不能爲有體而無
用者塑人也清淨尊嚴享犧牲香火而一無所

爲有運動而無知覺者偶人也待提掇指使而
後爲此三人者身無血氣心無靈明吾無責矣
我身原無貧富貴賤得失榮辱字我只是箇我故
富貴貧賤得失榮辱如春風秋月自去自來與
心全不牽掛我到底只是箇我夫如是故可貧
可富可貴可賤可得可失可榮可辱今人惟富
貴是貪其得之也必喜其失之也如何不悲其
得之也爲榮其失之也如何不辱全是靠著假
景作眞身外物爲分內此二氏之所笑也况吾

儒乎吾輩做工夫這箇是第一吾愧不能以告
同志者
本分二字妙不容言君子持身不可不知本分知
本分則千態萬狀一毫加損不得聖王爲治當
使民得其本分得本分則榮辱死生一毫怨望
不得于弒父臣弒君皆由不知本分始
兩柔無聲合也一柔無聲受也兩剛必碎激也一
剛必損積也故易取一剛一柔是謂平中以成
天下之務以和一身之德君子尚之

毋以人譽而遂謂無過世道尚渾厚人人有心史
也人之心史眞惟我有心史而後無畏人之心
史矣
淫怒是大惡裏面御不住氣外面顧不得人成甚
涵養或曰涵養獸無怒乎曰聖賢之怒自別
凡智愚無他在讀書與不讀書禍福無他在爲善
與不爲善貧富無他在勤儉與不勤儉毀譽無
他在仁恕與不仁恕
古人之寛大非直爲道理當如此然煞有受用處

弘器度以養德也省怨怒以養氣也絕忮讐以
遠禍也
平日讀書惟有做官是展布時將窮居所見聞及
生平所欲爲者一一試嘗之須是所理之政事
各得其宜所治之人物各得其所纔是滿了本
然底分量
只見得眼前都不可意便是箇礙世之人人不可
我意我必不可人意不可人意者我一人不可
我意者千萬人嗚呼未有不可千萬人意而不

危者也是故智者能與世宜至人不與世礙
性分職分名分勢分此四者宇內之大物性分職
分在已在已者不可不盡名分勢分在上在上
者不可不守
初看得我汙了世界便是箇盜跖後看得世界汙
了我便是箇伯夷最後看得世界也不汙我我
也不汙世界便是箇老子
心要有城池口要有門戶有城池則不出有門戶
則不縱

士君子作人不長進只是不用心不著力其所以不用心不著力者只是不媿不奮能媿能奮聖人可至

有道之言得之心悟有德之言得之躬行有道之言弘暢有德之言親切有道之言如遊萬貨之肆有德之言如發萬貨之商有道者不容不言有德者無俟於言雖然未嘗不言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

學者說話要簡重從容循物傍事這便是說話中

涵養

或問不怨不尤了恐於事天處人上更要留心不曰這天人兩項千頭萬緒如何照管得來有箇簡便之法只在自家身上做一念一言一事都點檢得沒我分毫不是那禍福毀譽都不須理會我無求禍之道而禍來自有天耽錯我無致毀之道而毀來自有人耽錯與我全不干涉若福與譽是我應得底我不加喜是我倖得底我且惶懼愧赧況天也有力量不能底人也有知識不到底也要體悉他却有一件緊要生怕我不能格天動物這箇稍有欠缺自怨自尤且不暇又那顧得別箇孔子說箇上不怨下不尤是不願乎其外道理孟子說箇仰不愧俯不怍是素位而行道理此二意常相須

天理本自廉退而吾又處之以疎人欲本善夤緣而吾又狎之以親小人滿方寸而君子在千里之外矣欲身之修得乎故學者與天理處始則敬之如師保既而親之如骨肉久則渾化爲一體人欲雖欲乘間而入也無從矣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外勍敵五聲色貨利名位患難晏安內勍敵五惡怒喜好牽纏褊急積慣士君子終日被這箇昏惑淩駕此小勇者之所納欵而大勇者之所務克也

玄奇之疾醫以平易英發之疾醫以深沉闊大之疾醫以充實不遠之復不若未行之審也

奮始怠終修業之賊也緩前急後應事之賊也躁

心浮氣畜德之賊也疾言厲色處衆之賊也

名心盛者必作僞

做大官底是一様家數做好人底是一様家數

見義不爲又托之違衆此力行者之大戒也若肯務實又自逃名不患於無術吾竊以自恨焉

恭敬謙謹此四字有心之善也狎侮傲凌此四字有心之惡也人所易知也至於怠忽惰慢此四字乃無心之失耳而丹書之戒怠勝敬者凶論治忽者至分存亡大學以傲惰同論曾子以暴

慢連語者何哉蓋天下之禍患皆起於四字一身之罪過皆生於四字怠則一切苟且忽則一切昏忘惰則一切疎懶慢則一切延遲以之應事則萬事皆廢以之接人則衆心皆離古人臨民如馭朽索使人如承大祭況接平交以上者乎古人處事不泄邇不忘遠況目前之親切重大者乎故曰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此九字即毋不敬毋不敬三字非但聖狂之分存亡治亂死生禍福之關也必然不易之理也沉心精應者始眞知之

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古人慎言毎云有餘不敢盡今人只盡其餘還不成大過只是附會支吾心知其非而取辨於口不至屈人不止則又盡有餘者之罪人也

眞正受用處十分用不得一分那九分都無些干係而拚死忘生忍辱動氣以求之者皆九分也何術悟得他醒可笑可嘆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

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虚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聞

聖人之聞善言也欣欣然惟恐尼之故和之以同言以開其樂告之誠聖人之聞過言也引引然惟恐拂之故内之以温色以誘其忠告之實何也進德改過爲其有益於我也此之謂至知

古者招隱逸今也奬恬退吾黨可以媿矣古者隱逸養道不得已而後出今也恬退養望邀虚名以干進吾黨可以戒矣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

治亂係所用事天下國家君子用事則治小人用事則亂一身德性用事則治氣習用事則亂

難管底是任意難防底是慣病此處着力便是穴上着針癢處着手

試點檢終日說話有幾句恰好底便見所養

業刻木如鉅齒古無文字用以記日行之事數也

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更事則再刻如前大事則大刻謂之大業多事則多刻謂之廣業士農工商所業不同謂之常業農爲士則改刻謂之易業古人未有一生無所業者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無怠惰荒寧之時常有憂勤惕勵之志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日之不可也今也昏昏蕩蕩四肢不可收拾窮年終日無一猷爲放逸而入於禽獸者無業之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一善可稱資衣藉食於人而偷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

古之謗人也忠厚誠篤株林之語何等渾涵與人之謔猶道實事後世則不然所毀在此所謗在彼彼固知其所毀者未必盡之非而其謗不足以行也乃別生一項議論其才辨附會足以泯吾毀之之實啓人信之之心能使被謗者不能免謗之之禍而我逃謗人之罪嗚呼今之謗雖古之君子且避忌之矣聖賢處謗無別法只是

自修其禍福則聽之耳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任教萬分矜持千分點檢裏面無自然根本倉卒之際忽突之頃本態自然露出是以君子慎獨獨中只有這箇發出來只是這箇何勞回護何用支吾

力有所不能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責人心有所

當盡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自諉

或問孔子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無乃非儉素之義與曰公此問甚好愼修君子寧失之儉素不妨若論大中至正之道得之爲有財却儉不中禮與無財不得爲而儉然自奉者相去雖遠而失中則均聖賢不諱奢之名不貪儉之美只要道理上恰好耳

寡恩曰薄傷恩曰刻盡事曰切過事曰激此四者寬厚之所深戒也

易稱道濟天下而吾儒事業動稱行道濟時濟世安民聖人未嘗不貴濟也舟覆矣而保得舟在謂之濟可乎故爲天下者患知有其身有其身不可以爲天下

萬物安於知足死於無厭

足恭過厚多文密節皆名教之罪人也聖人之道自有中正彼鄉原者徼名懼譏希進求榮辱身降志皆所不恤遂成舉世通套雖直道淸節之君子稍無砥柱之力不免逐波隨流其砥柱者旋以得罪嗟夫佞風諛俗不有持衡當路者一極力挽回之世道何時復古耶

時時體悉人情念念持循天理

愈進修愈覺不長愈點檢愈覺有非何者不留意作人自家儘看得過只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到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着色喫力過失走出這箇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故

學者以有一善自多以寡一過自幸皆無志者也急行者只見道遠而足不前急耘者只見草多而鋤不利

禮義之大防壞于衆人一念之苟譬如由徑之人只爲一時倦行幾步便平地踏破一條蹊徑後來人跟尋舊跡踵成不可塞之大道是以君子當衆人所驚之事略不動容纔干礙禮義上些須便愕然變色若觸大刑憲然懼大防之不可潰而微端之不可開也嗟夫此衆人之所謂迂

而不以爲重輕者也此開天下不可塞之釁者自苟且之人始也

大行之美以孝爲第一細行之美以廉爲第一此二者君子之所務敦也然而不辨之申生不如不告之舜井上之李不如受饋之鵞此二者孝廉之所務辨也

吉凶禍福是天主張毀譽予奪是人主張立身行己是我主張此三者不相奪也

不得罪於法易不得罪於理難君子只是不得罪

於理耳

凡在我者都是分內底在天在人者都是分外底學者要明於內外之分則在內缺一分便是不成人處在外得一分便是該知足處

聽言觀行是取人之道樂其言而不問其人是取善之道今人惡聞善言便詘詘曰彼能言而行不逮言何足取是弗思也吾之聽言也爲其言之有益於我耳苟益於我人之賢否奚問焉衣敝枲者市文繡食糟糠者市粱肉將以人棄之乎

取善而不用依舊是尋常人何貴於取譬之八珍一方丈而不下箸依然餓死耳

有德之容深沉凝重內充然有餘外闃然無迹若面目都是精神即不出諸口而漏洩已多矣畢竟是養得浮淺譬之無量人一杯酒便達於面目

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但在存心着力耳或問之曰只是對症之藥便是如子張只消

得存誠二字宰我只消得警惰二字子路只消得擇善二字子夏只消得見大二字

言一也出由之口則信且從出跖之口則三令五申而人且疑之矣故有言者有所以重其言者素行孚人是所以重其言者也不然且爲言累矣

世人皆知笑人笑人不妨笑到是處便難到可以笑人時則更難

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

也彼雖不言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使我無此事耶我雖不辨必有辨之者若聞而怒之是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

精明世所畏也而暴之才能世所妬也而市之不没也夫

只一箇貪愛心第一可賤可恥羊馬之於水草蠅蟻之於腥羶蜣螂之於積糞都是這箇念頭是以君子制欲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冤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惟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報必及之

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已也須見面稀行蹤少就好嘗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之句可爲新進之法

聞世上不平事便滿腹憤懣出激切之語此最淺夫薄子士君子之大戒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死生關

言出諸口身何與焉而身亡五味宜於口腹何知焉而腹病小害大昭昭也而人每縱之狗之慾其所出供其所入

渾身都遮蓋得惟有面目不可掩面目者心之証也即有厚貌者卒然難做預備不覺心中事都發在面目上故君子無媿心則無怍容中心之達達以此也肺肝之視視以此也此修己者之所畏也

葦弁布衣是我生初服不媿此生儘可以還大造軒冕是甚物事將箇丈夫來做壞了有甚面目對那青天白日是宇宙中一腐臭物也乃揚眉吐氣以此誇人而世人共榮慕之亦大異事

多少英雄豪傑可與爲善而卒無成只爲拔此身于習俗中不出若不恤群謗斷以必行以古人爲契友以天地爲知已任他千詆萬毀何妨

爲人無負揚善者之心無實稱惡者之口亦可以

語眞修矣

身者道之輿也身載道以行道非載身以行也故君子道行則身從之以進道不行則身從之以退道不行而求進不已辟之大賈百貨山積不售不載以歸而又以空輿雇錢也販夫笑之貪鄙孰甚焉故出處之分只有二語道行則仕道不行則卷而懷之舍是皆非也

世間至貴莫如人品與天地參與古人友帝王且爲之屈天下不易其守而乃以聲色財貨富貴利達輕輕將箇人品賣了此之謂自賤商賈得奇貨亦須待價況士君子之身乎

修身以不護短爲第一長進人能不護短則長進者至矣

世有十態君子免焉無武人之態粗豪無婦人之態柔懦無兒女之態嬌稚無市井之態貪鄙無俗子之態庸陋無蕩子之態僄佻無伶優之態滑稽無閭閻之態村野無堂下人之態局迫無婢子之態卑諂無偵諜之態詭闇無商賈之態衒售

作本色人說根心話幹近情事

君子有過不辭謗無過不反謗共過不推謗謗無所損於君子也

惟聖賢終日說話無一字差失其餘都要擬之而後言有餘不敢盡不然未有無過者故惟寡言者寡過

心無留言言無擇人雖露肺肝君子不取也彼固自以爲光明矣君子何嘗不光明自不輕言言則心口如一耳

保身底是德義害身底是才能德義中之才能嗚呼免矣

恒言疎懶勤謹此四字每相因懶生疎謹自勤聖賢之身豈生而惡逸好勞哉知天下皆惰慢則百務廢弛而亂亡隨之矣先正云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怠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曰懼曰強而聖賢之情見矣所謂憂勤惕勵者也惟憂故勤惟惕故勵

謔非有道之言也孔子豈不戲竟是道理上脫灑今之戲者媟矣即有滑稽之巧亦近俳優之流凝靜者恥之

無責人自修之第一要道能體人養量之第一要法

予不好登貴公之門雖情義所關每以無謂而止或讓之予曰奔登貴公得不謂其喜乎或曰懼彼以不奔登爲罪也予嘆曰不然貴公之門奔登如市彼固厭苦之甚者見於顏面但渾厚恐

不發於聲耳徒輸自己一勤勞徒增貴公一厭惡且入門一揖之後賓主各無可言此面愧振已無發付處矣予恐初入仕者狃於衆套而不敢獨異故發明之

下我者我也人不自下誰能下之

沾沾煦煦柔潤可人丈夫之大恥也君子豈欲與人乖戾但自有正情真味故柔嘉不是軟美自愛者不可不辨

士大夫一身斯世之奉弘矣不蠶織而文繡不耕畜而膏粱不雇貸而車馬不商販而積蓄此何以故也乃於世分毫無補慚負兩間人又以大官詑市井兒盆榨有餘愧矣

且莫論身體力行只聽隨在聚談間曾幾箇說天下國家身心性命正經道理終日嘵嘵刺刺滿口都是閒談亂談吾輩試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間可否如此度日

君子慎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己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寧困頓沒齒也

言語之惡莫大於造誣行事之惡莫大於苛刻心術之惡莫大於深險

自家才德自家明白的不短德微即卑官薄祿已爲難稱若已踰涘分而歆望無窮卻是難爲了造物孔孟終身不遇又當如何

不善之名每成於一事後有諸長不能掩也而惟一不善傳君子之動可不慎與

一日與友人論身修道理友人曰吾老矣某曰公

無自棄乎目爲惡卽屬穢時幹一好事不失爲改過之鬼況一息尚存乎

旣做人在世間便要勁爽爽立錚錚的若如春蚓秋蛇風花雨絮一生靠人作骨恰似世上多了這箇人

有人於此精密者病其疎靡綺者病其陋繁縟者病其簡謙恭者病其倨委曲者病其直無能可於一世之人奈何曰一身怎可得一世之人只自點檢吾身果如所病否若以一身就衆口孔

子不能卽能之成箇甚麼人品故君子以中道爲從違不以衆言爲憂喜

夫禮非徒親人乃君子之所以自愛也非徒尊人乃君子之所以敬身也

君子之出言也如嗇夫之用財其見義也如貪夫之趨利

古之人勤勵今之人惰慢勤勵故精明而德日修惰慢故昏蔽而欲日肆是以聖人貴憂勤惕勵

先王之禮文用以飾情後世之禮文用以飾僞飾情則三千三百雖至繁也不害其爲率眞飾僞則雖一揖一拜已自多矣後之惡飾僞者乃一切苟簡決裂以潰天下之防而自謂之率眞將流於伯子之簡而不可行又禮之賊也

清者濁所妬也而又激之淺之乎其爲量矣是故君子於已諱美於人藏疾若有激濁之任者不害其爲分曉

處世以譏訕爲第一病痛不善在彼我何與焉

余待小人不能假辭色小人或不能堪年友王道

源危之曰今世居官切宜戒此法度是朝廷的財貨是百姓的眞借不得人情至於辭色却是我的假借些兒何害余深感之因識而改焉

剛明世之碍也剛而婉明而晦免禍也夫

君子之所持循只有兩條路非先聖之成規則時王之定制此外悉邪也俗也君子不由

非直之難而善用其直之難非用直之難而善養其直之難

處身不妨于薄待人不妨于厚責已不妨于厚責

人不妨於薄

坐於廣衆之中四顧而後語不先聲不揚聲不獨聲

苦處是正容謹節樂處是手舞足蹈這箇樂又從那苦處來

滑稽詼諧言畢而左右顧惟恐人無笑容此所謂巧言令色者也小人側媚皆此態耳小子戒之

人之視小過也愧怍悔恨如犯大惡夫然後能改無傷二字修己者之大戒也

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強辯以飾非者果何爲也

一友與人爭而歷指其短予曰於十分中君有一分不是否友曰我雖說沒一二分予曰且將這一二分都沒了纔好責人

余二十年前曾有心迹雙清之志十年來有四語云行欲清名欲濁道欲進身欲退利欲後害欲前人欲豐己欲約近看來太執著太矯激只以無心任自然求當其可耳名迹一任去來不須照管

君子之爲善也以爲理所當爲非要福非干祿其不爲不善也以爲理所不當爲非懼禍非遠罪至於垂世教則諄諄以禍福刑賞爲言此天地聖王勸懲之大權君子不敢不奉若而與衆共守也

茂林芳樹好鳥之媒也汙池濁渠穢蟲之母也氣類之自然也善不與福期惡不與禍招君子見

正人而合邪人見儉夫而容

吾觀於射而知言行矣夫射審而後發有定見也滿而後發有定力也夫言能審滿則言無不中行能審滿則行無不得今之言行皆亂放矢也即中幸耳

蝸以涎見覔蟬以聲見黏螢以光見獲故愛身者不貴赫赫之名

大相反者大相似此理勢之自然也故怒極則笑喜極則悲

敬者不苟之謂也故反苟爲敬

多門之室生風多口之人生禍

磨磚砌壁不塗以堊惡掩其眞也一堊則人謂糞土之墻矣凡外飾者皆內不足者至道無言至言無文至文無法

苦毒易避甘毒難避晉人之璧馬齊人之女樂越人之子女玉帛其毒甚矣而愚者如飴卽知之亦不復顧也由是推之人皆有甘毒不必自外饋而耽耽求之者且衆焉豈獨虞人魯人吳人

愚哉知味者可以懼矣

好逸惡勞甘食悅色適己害群擇便逞忿雖鳥獸亦能之靈於萬物者當求有別不然類之矣且鳳德麟仁鶴清豸直烏孝鴈貞苟擇鳥獸之有知者而效法之且不失爲君子矣可以人而不如乎

萬事都要箇本意宮室之設只爲安居衣之設只爲蔽體食之設只爲充饑器之設只爲利用妻之設只爲有後推此類不可盡窮苟知其本意只在本意上求分外的都是多了

士大夫殃及子孫者有十一曰優免太侈二曰侵奪太多三曰請托滅公四曰恃勢凌人五曰困累鄉黨六曰要結權貴損國病人七曰盜上剥下以實私橐八曰簧鼓邪說搖亂國是九曰樹黨報復陰中善人十曰引用邪昵虐民病國

兒輩問立身之道曰本分之內不欠纖微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今也舍本分弗圖而加於本分之外者不啻千萬矣內外之分何處別白况敢問

纖微毫末間耶

智者不與命鬬不與法鬬不與理鬬不與勢鬬

學者事事要自責愼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

氣質之病小心術之病大

童心俗態此二者士人之大耻也二耻不脱終不可以入君子之路

習威儀容止甚不打緊必須是瑟僩中發出來纔

是盛德光輝那箇不嚴厲不放肆莊重不爲矜
持戲謔不爲媟嫚惟有道者能之惟有德者識
之
容貌要沉雅自然只有一些浮淺之色作爲之狀
便是屋漏少工夫
德不怕難積只怕易累千日之積不禁一日之累
是故君子防所以累者
枕席之言房闥之行通乎四海墻卑室淺者無論
即宮禁之深嚴無有言而不知動而不聞者士

君子不愛名節則已如有一毫自好之心幽獨
言動可不愼與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
以忘勢爲德
入廟不期敬而自敬入朝不期肅而自肅是以君
子愼所入也見嚴師則收斂見狎友則放恣是
以君子愼所接也
唐詩有云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又近世有
名言一偶云一失脚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
身此語足道𢘆詩心事其曰亦已焉哉所謂何
嗟及矣無可柰何之辭也
平生所爲使怨我者得以指摘愛我者不能掩護
此省身之大懼也士君子愼之故我無過而謗
語滔天不足驚也可談笑而受之我有過而幸
不及聞當寢不貼席食不下咽矣是以君子貴
無惡於志
謹言愼動省事清心與世無礙與人無求此謂小
跳脫

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
切心要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縝密
善養身者饑渴寒暑勞役外感屢變而氣體若一
未嘗變也善養德者死生榮辱夷險外感屢變
而意念若一未嘗變也夫藏令之身至發揚時
而解侈長令之身至收斂時而鬱閼不得謂之
定氣宿稱鎮靜至倉卒而色變宿稱澹泊至紛
華而心動不得謂之定力斯二者皆無養之過

也

裏面要活潑於規矩之中無令怠忽外面要擺脫于禮法之中無令矯強

四十以前養得定則老而愈堅養不定則老而愈壞百年實難是以君子進德修業貴及時也

涵養如培脆萌省察如搜田蠧克治如去盤根涵養如女子坐幽閨省察如邏卒緝奸細克治如將軍戰勍敵涵養用勿忘勿助工夫省察用無怠無荒工夫克治用是絕是忽工夫

世上只有箇道理是可貪可欲的初不限于取數之多何者所性分定原是無限量的終身行之不盡此外都是人欲最不可萌一毫歆羨心天之生人各有一定的分涯聖人制人各有一定的品節辟之擔夫欲肩輿丐人欲食徒爾勞心竟亦何益嗟夫篡奪之所由生而大亂之所由起皆耻其分內之不足安而惟見分外者之可食可欲故也故學者養心先要箇知分知分者心常寧欲常得所欲得目足以安身利用

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以簡重真切爲第一

學者只把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時時留心件件努力便駸駸乎聖賢之域非此二者皆是外物皆是妄爲

進德莫如不苟不苟先要箇耐煩今人只爲有躁心而不耐煩故一切苟且卒至破大防而不顧棄大義而不爲其始皆起於一念之苟也

不能長進只爲昏弱兩字所苦昏宜靜以澄神神定則漸精明弱宜奮以養氣氣壯則漸強健

一切言行只是平心易氣就好

恣縱既成不惟禮法所不能制雖自家悔恨亦制自家不得善愛人者無使恣縱善自愛者亦無使恣縱

天理與人欲交戰時要如百戰健兒九死不移百折不回其柰我何如何堂堂天君却爲人欲臣僕內款受降腔子中成甚世界

有問寄語者囑曰望以實心相告余笑曰吾內有

不可瞞之本心上有不可欺之天日在本人有不可掩之是非在通國有不容泯之公論一有不實自負四愆矣何暇以貌言誑門下哉

士君子澡心浴德要使咳唾為玉便溺皆香纔見工夫圓滿若靈臺中有一點汚濁便如瓜蒂藜蘆入胃不嘔吐盡不止豈可使一刻容留此中耶夫如是然後溷厠可洗緇泥可入

與其抑暴戾之氣不若養和平之心與其裁既溢之恩不若絕分外之望與其為後事之厚不若施先事之薄與其服延年之藥不若守保身之方

猥繁拂逆生厭惡心奮寧耐之力柔艷芳濃生沾惹心奮跳脫之力推挽衝突生隨逐心奮執持之力長途末路生衰歇心奮鼓舞之力急遽疲勞生苟且心奮敬慎之力

進道入德莫要於有恒有恒則不必欲速不必助長優優漸漸自到神聖地位故天道只是箇恒每日定準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毫

不損不加流行不綴不急而萬古常存萬物得所只無恒了萬事都成不得余最坐此病古人云有勤心無遠道只有人勝道無道勝人之理

士君子只求四眞眞心眞口眞耳眞眼眞心無妄念眞口無雜語眞耳無邪聞眞眼無錯識

愚者人笑之聰明者人疑之聰明而愚其大智也夫詩云靡哲不愚則知不愚非哲也

以精到之識用堅持之心運精進之力便是金石可穿豚魚可格更有甚麼難做之事功難造之聖神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無成只是無志

其有善而彰者必其有惡而揜者也君子不彰善以損德不揜惡以長慝

余日日有過然自信過發吾心如清水之魚纔發即見小發即覺所以卒不得遂其豪悍至流浪不可收拾者胸中是非原先有以照之也所以常發者何也只是心不存養不定

纔為不善怕汚了名兒此是狗外心苟可瞞人還是要做纔為不善怕汚了身子此是為己心即

人不知或爲人窺詞都不照管是故欺大庭易
欺屋漏難欺屋漏易欺方寸難
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箇怨尤兩字全不反己
聖賢學問只是箇自責自盡自責自盡之道原
無邊界亦無盡頭若完了自家分數還要聽其
在天在人不敢怨尤況自家舉動又多鬼責人
非底罪過却敢怨尤耶以是知自責自盡底人
决不怨尤怨尤底人决不肯自責自盡吾輩不
可不自家一照看纔照看便知天人待我原不

薄惡只是我多慚負處
果是瑚璉人不忍以盛腐穢果是茶蓼人不肯以
爲宗祊犧也人不肯以加諸首冠也人不忍以
藉其足物猶然而況於人乎榮辱在所自樹無
以致之何由及之此自修者所當知也
無以小事動聲色褻大人之體
立身行己服人甚難也要看甚麼人不服若中道
君子不服當蚤夜省惕其意見不同性術各別
志向相反者只要求我一箇是也不須與他別

白
其惡惡不嚴者必有惡於己者也其好善不亟者
必無善於己者也仁人之好善也不啻口出其
惡惡也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孟子曰無羞惡
之心非人也則惡惡亦君子所不免者但恐爲
己私作惡在他人非可惡耳若民之所惡而不
惡謂爲民之父母可乎
世人糊塗只是抵死沒自家不是却不自想我是
堯舜乎果是堯舜真是沒一毫不是我若是湯

武未反之前也有分毫錯誤如何盛氣拒人巧
言飾己再不認一分過差耶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
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西晉
讐禮法而樂豪放病本正在此安肆日偷安肆
懶散之謂也此聖賢之大戒也甚麼降伏得此
二字曰勤慎勤慎者敬之謂也
不難天下相忘只怕一人竊笑夫舉世之不聞道
也久矣而聞道者未必無人苟爲聞道者所知

雖一世非之可也苟爲聞道者所笑雖天下是之終非純正之學故曰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有識之君子必不以衆悅博一笑也

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人難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奮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以聖賢之道當人易以聖賢之道愼獨難以聖賢之道口耳易以聖賢之道心得難以聖賢之道處常易以聖賢之道處變難過此六難眞到聖賢地步區區六

易豈不君子路上人終不得謂篤實之士也

山西臬司書齋余新置一榻銘於其上左曰爾酣餘夢得無有宵征露宿者乎爾炙重衾得無有抱肩裂膚者乎古之人臥八埏於衽褥置萬姓於衽席而後爽然得一夕之安嗚呼古之人亦人也夫古之民亦民也夫右曰獨室不觸慾君子所以養精獨處不交言君子所以養氣獨寬不着礙君子所以養神獨寢不媿衾君子所以養德

愼者之有餘足以及人不愼者之所積不能保身

近世料度人意常向不好邊說去固是衰世人心無忠厚之意然士君子不可不自責若是素行孚人便是別念頭人亦向好邊料度何者所以自立者足信也是故君子愼所以立

人不自愛則無所不爲過於自愛則一無可爲自愛者先占名實利於天下國家而迹不足以白其心則不爲自愛者先占利有利於天下國家而有損於富貴利達則不爲上之者卽不爲富

貴利達而有累於身家妻子則不爲天下事待其名利兩全而後爲之則所爲者無幾矣

與其喜聞人之過不若喜聞己之過與其樂道己之善不若樂道人之善

要非人先要認的自家是箇甚麼人要認的自家先看古人是箇甚麼人

口之罪大於百體一進去百川灌不滿一出來萬馬追不回

家長不能令人敬則教令不行不能令人愛則心

志不孚

自心得者尚不能必其身體力行自耳目入者欲其勉從而强改焉萬萬其難矣故三達德不恃知也而又欲其仁不恃仁也而又欲其勇

合下作人自有作人道理不爲別箇認得眞了便要不俟終日坐以待旦成功而後止

人生惟有說話是第一難事

或問修己之道曰無鮮克有終問治人之道曰無忿疾於頑

人生天地間要做有益於世底人縱沒這心腸這本事也休作有損於世底人

說話如作文字字字在心頭打點過是心爲草稿而口騰眞也猶不能無過而況由易之言眞是病狂喪心者

心不堅確志不奮揚力不勇猛而欲徙義改過雖千悔萬悔竟無補於分毫

人到自家沒柰自家何時便可慟哭

福莫美於安常禍莫危於盛滿天地間萬物萬事未有盛滿而不衰者也而盛滿各有分量惟智者能知之是故卮以一勺爲盛滿甕以數石爲盛滿有甕之容而懷勺之懼則慶有餘矣

禍福是氣運善惡是人事理常相應類亦相求若執福善禍淫之說而使之不爽則爲善之心衰矣大段氣運只是偶然故善獲福淫獲禍者半善獲禍淫獲福者亦半不善不淫而獲禍獲福者亦半人事只是箇當然善者獲福吾非爲福而修善淫者獲禍吾非爲禍而改淫善獲禍而

淫獲福吾寧善而處禍不肯淫而要福是故君子論天道不言禍福論人事不言利害自吾性分當爲之外皆不庸心其言禍福利害爲世教發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無所畏而不亡者也天子者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時畏史官于後世百官畏君群吏畏長吏百姓畏上君子畏公議小人畏刑子弟畏父兄卑幼畏家長畏則不敢肆而德以成無畏則從其所欲而及于禍

非生知安行之聖人未有無所畏而能成其德者也

物忌全盛事忌全美人忌全名是故天地有欠缺之體聖賢無快足之心而況瑣屑群氓不安淺薄之分而欲滿其難厭之欲豈不妄哉是以君子見益而思損持滿而思溢不敢恣無涯之望

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箇人

少年大病第一怕是氣高

余叅政東藩日與年友張督糧臨碧在座余以朱

判封筆濃字大臨碧曰可惜可惜余擎筆舉手曰年兄此一唸天下受其福矣判筆一字所費絲毫硃耳積日積歲省費不知幾萬倍克用硃之心萬事皆然天下各衙門積日積歲省費又不知幾萬倍且心不侈然自放足以養德財不侈然浪費足以養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棄而已夫事有重於費者過費不爲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爲吝余在撫院日不儉於紙而戒示吏書片紙皆使有用比見富貴家子弟用財貨如泥沙長餘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於地胸中無不忍一念口中無可惜兩字人或勸之則曰所值幾何余嘗號爲溝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爲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見曹志之

言語不到千該萬該再休開口

今人苦不肯謙只要拿得架子定以爲存體夫子告子張從政以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爲不驕而周公爲相吐握下白屋甚者父師有道之君

子不知損了甚體若名分所在自是貶損不得

過寬殺人過美殺身是以君子不縱民情以全之也不盈己欲以生之也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

宋儒紛紛聚訟語且莫理會只理會自家何等簡徑

各自責則天清地寧各相責則天翻地覆

不逐物是大雄力量學者第一工夫全在這裏做手容恭足容重頭容直口容止坐如尸立如齋儼若思目無狂視耳無傾聽此外景也外景是整齊嚴肅內景是齊莊中正未有不整齊嚴肅而能齊莊中正者故檢束五官百體只為收攝此心此心若從容和順於禮法之中則曲肱指掌浴沂行歌吟風弄月隨柳傍花何適不可所謂登彼岸無所事筏也

天地位萬物育幾千年有一會幾百年有一會幾十年有一會故天地之中和甚難

敬對肆而言敬是一步一步收斂向內收斂至無內處發出來自然暢四肢發事業彌漫六合肆是一步一步放縱外而去肆之流禍不言可知所以千古聖人只一敬字為允執的關捩子堯欽明允恭舜溫恭允塞禹之安汝止湯之聖敬日躋文之懿恭武之敬勝孔子之恭而安講學家不講這箇不知怎麼做工夫

竊嘆近來世道在上者積寬成柔積柔成怯積怯

成畏積畏成廢在下者積慢成驕積驕成怨積怨成橫積橫成敢吾不知此時治體當何如反也體面二字法度之賊也體面重法度輕法度弛紀綱壞昔也病在法度今也病在紀綱名分者紀綱之大物也今也在朝小臣藐大臣在邊軍士輕主帥在家子婦蔑父母在學校弟子慢師後進凌先進在鄉里卑幼軋尊長惟貪肆是恣不知禮法為何物漸不可長今已長矣極之必亂必亡勢已重矣反已難矣無識者猶然甚之柰何

禍福者天司之榮辱者君司之毀譽者人司之善惡者我司之我只理會我司別箇都莫照管

吾人終日最不可悠悠蕩蕩作空軀殼

業有不得不廢時至於德則自有知以至無知時不可一息斷進修之功也

清無事澄濁降則自清禮無事復己克則自復去了病便是好人去了雲便是晴天

七尺之軀戴天履地抵死不屈於人乃自落草以

至蓋棺降志辱身奉承物欲不啻奴隸到那魂升於天之上見那維皇上帝有何顏面媿死媿死

受不得誣謗只是無識度除是當罪臨刑不得含冤而死須是辨明若汚衊名行閑言長語愈辨則愈加徒自憤懣耳不若付之忘言久則明也得不明也得自有天在耳

作一節之士也要成章不成章便是苗而不秀

不患無人所共知之顯名而患有人所不知之隱

惡顯名雖著遠邇而隱惡獲罪神明省躬者懼之

蹈邪僻則肆志抗顏畧無所顧忌由義禮則羞頭愧面若無以自容此愚不肖之恒態而士君子之大耻也

物欲生於氣質

內篇

問學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學必相講而後明講必相直而後盡孔門師友不厭窮問極言不相然諾承順所謂審問明辨也故當其時道學大明如撥雲披霧白日青天無纖毫障蔽講學須要如此無堅自是之心惡人相直也

慤思審處此四字德業之首務銳意極力此四字德業之要務有漸無已此四字德業之成務深憂過計此四字德業之終務

靜是箇見道的妙訣只在靜處潛觀六合中動的機括都解破若見了還有箇妙訣以守之只是一一是大根本運這一却要因時通變

學者只該說下學更不消說上達其未達也空勞你說其既達也不須你說故一貫惟參賜可與又到可語地位纔語又一箇直語之一箇敬語

之便見孔子誨人妙處

讀書人最怕誦底是古人語徹底是自家人這等讀書雖閉戶十年破卷五車成甚麽用

能辨眞假是一種大學問世之所抵死奔走者皆假也萬古惟有眞之一字磨滅不了葢藏不了此鬼神之所把握風雷之所呵護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朽腐得此可爲神奇鳥獸得此可爲精怪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

或問孔子素位而行非政不謀而儒者著書立言便談帝王之畧何也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修齊治平此時便要理會故陋巷而問爲邦布衣而許南面由求之志富强孔子之志三代孟子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何曾便到手但所志不得不然所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要知以箇甚麽苟有用我者執此以往要知此是甚麽[illegible]人之事備矣要知備箇甚麽若是平日如醉[illegible][illegible]不講求到手如痴呆胡亂了事如此作人只是一塊頑肉成甚學者即有聰明材辨之士不過學眼前見識作口頭話說粧點支吾亦足塞責如此作人只是一場傀儡有甚實用修業盡職之人到手未嘗不學待汝學成而事先受其敝民已受其病尋又遷官矣譬之饑始種粟寒始紡綿怎得奏功此凡事所以貴豫也

不由心上做出此是噴葉學問不在獨中慎起此是洗面工夫成得甚事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或

問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來是一箇念頭

上吐下瀉之疾雖日進飲食無補於憔悴入耳出口之學雖日事講究無益於身心

天地萬物只是箇漸理氣原是如此雖欲不漸不得而世儒好講一頓字便是無根學問

只人人去了我心便是天淸地寧世界

塞乎天地之間儘是浩然了愚謂根荄須栽入九

地之下枝梢須插入九天之上橫拓須透過八
荒之外纔是箇圓滿工夫無量學問
我信得過我人未必信得過我故君子避嫌若以
正大光明之心如青天白日又以至誠惻怛之
意如火熱水寒何嫌之可避故君子學問第一
要體信只信了天下無些子事
要體認不須讀盡古今書只一部千字文終身受
用不盡要不體認即三墳以來卷卷精熟也只
是箇博學之士資談口侈文筆長盛氣助驕心

耳故君子貴體認
悟者吾心也能見吾心便是真悟
明理省事此四字學者之要務
今人不如古人只是無學無識學識須從三代以
上來纔正大纔中平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抵
死與人爭是非已自可笑況將眼前聞見自已
聰明翹然不肯下人尤可笑也
學者大病痛只是器度小
識見議論最怕小家子勢

默契之妙越過六經千聖直與天談又不須與天
交一語只對越仰觀兩心並箇耳
學者只是氣盈便不長進含六合如一粒覓之不
見吐一粒於六合出之不窮可謂大人矣而自
處如庸人初不自表異退讓如空夫初不自滿
足抵掌攘臂而視世無人謂之以善服人則可
心術學術政術此三者不可不辨也心術要辨箇
誠偽學術要辨箇邪正政術要辨箇王伯總是
心術誠了別箇再不差

聖門學問心訣只是不做賊就好或問之曰做賊
是箇自欺心自利心學者於此二心一毫擺脫
不盡與做賊何異
脫盡氣習二字便是英雄
理以心得為精故當沉潛不然耳邊口頭也事以
典故為據故當博洽不然臆說杜撰也
天是我底天物是我底物至誠所通無不感格而
乃與之扞隔抵牾只是自修之功未至自修到
格天動物處方是學問方是工夫未至於此者

自媿自責不暇豈可又萌出箇怨尤底意思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纔行一事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纔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至於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古人與稽而動與道合矣其要在存心其工夫又只在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即應不待思索矣
扶持資質全在學問任是天資近聖少此二字不

得三代而下無全才都是負了在天的欠了在我的縱做出掀天揭地事業來仔細看他多少病痛
勸學者歆之以名利勸善者歆之以福祥哀哉
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閒雜書休讀邪妄書焚之可也
君子知其可知不知其不可知不知其可知則愚知其不可知則鑿
余有責善之友既別兩月矣見而問之曰近不聞

僕有過友曰子無過余曰此吾之大過也有過之過小無過之過大何者拒諫自矜而人不敢言飾非掩惡而人不能知過有大於此者乎使余即聖人也則可余非聖人而人謂無過余其大過哉
工夫全在冷清時力量全在濃艷時
萬仞巉巗而呼人以登登者必少故聖人之道平賢者之道峻穴隙迫窄而招人以入入者必少故聖人之道博賢者之道狹

以是非決行止而以利害生悔心見道不明甚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堯舜以至於途之人必有所以汲汲皇皇者而後其德進其業成故曰鷄鳴而起舜蹠之徒皆有所孳孳也無所用心孔子憂之曰不有博奕者乎懼無所孳孳者不舜則蹠也今之君子縱無所用心而不至於爲蹠然飽食終日惰慢彌年既不作山林散客又不問廟堂急務如醉如痴以了日月易所謂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果是之謂乎如是而自附

於清出高賢吾不信也孟子論歷聖道統心傳不出憂勤惕厲四字其最親切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四語不獨作相士農工商皆可作座右銘也

怠惰時看工夫脫畧時看鼎儉喜怒時看涵養患難時看力量

今之爲舉子文者遇爲學題目每以知行作比試思知箇甚麼行箇甚麼遇爲政題目每以教養作比試問做官養了那箇教了那箇若資口舌浮談以自致其身以要國家寵利此與誆騙何異吾輩宜惕然省矣

聖人以見義不爲屬無勇世儒以知而不行屬無知聖人體道有三達德曰智仁勇世儒曰知行只是一箇不知誰說得是愚謂自道統初開工夫就是兩項曰惟精察之也曰惟一守之也千聖授受惟此一道蓋不精則爲孟浪之守不一則爲想像之知曰心曰學曰致知曰力行曰至明曰至健曰問察曰用中曰擇乎中庸服膺勿失曰非知之艱惟行之艱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曰知及之仁守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自德性中來生死不變自識見中來則有時而變矣故君子以識見養德性德性堅定則可生可死

昏弱二字是立身大業障去此二字不得做不出一分好人

學問之功生知聖人亦不敢廢不從學問中來任從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

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是確實心腸眞正學問爲學爲政之得眞味也

進德修業在少年道明德立在中年義精仁熟在晚年若五十以前德性不能堅定五十以後愈

懶散愈昏弱再休說那中興之力矣

世間無一件可驕人之事才藝不足驕人德行是我性分事不到堯舜周孔便是欠缺欠缺便自可恥如何驕得人

有希天之學有達天之學有合天之學有爲天之學

聖學下手處是無不敬住脚處是恭而安

小家學問不可以語廣大涵障學問不可以語易簡

天下至精之理至難之事若以潛玩沉思求之無厭無躁雖中人以下未有不得者

爲學第一工夫要降得浮躁之氣定

學者萬病只一箇靜字治得

學問以澄心爲大根本以愼口爲大節目

讀書能使人寡過不獨明理此心日與道俱邪念自不得而乘之

無所爲而爲這五字是聖學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爲上來只爲毀譽利害心脫不去開口便是如此

己所獨知儘是方便人所不見儘得自由君子必兢兢然細行必謹小物不遺者懼工夫之間斷也懼善念之停息也懼私欲之乘間也懼自欺之萌蘖也懼一事苟而其餘皆苟也懼閒居忽而大庭亦忽也故廣衆者幽獨之證佐言動者意念之枝葉意中過獨處蹤而十目十手能指視之者枝葉證佐上得之也君子奈何其慢獨

不然苟且於人不見之時而矜持於視爾友之際豈得自然豈能周悉徒爾勞心而愼獨君子已見其肺肝矣

古之學者在心上做工夫故發之外面者爲盛德之符今之學者在外面做工夫故反之於心則爲實德之病

事事有實際言言有妙境物物有至理人人有處法所貴乎學者學此而已無地而不學無時而不學無念而不學不會其全不詣其極不止此

之謂學者今之學者果如是乎留心於浩瀚博雜之書役志於靡麗刻削之辭耽心於鑿眞亂俗之技爭勝於煩勞苛瑣之儀可哀矣而醉夢者又貿貿昏昏若痴若病華衣甘食而一無所用心不尤可哀哉是故學者貴好學尤貴知學

天地萬物其情無一毫不與吾身相干涉其理無一毫不與吾身相發明

凡字不見經傳語不根義理君子不出諸口

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恥其無能也諱之

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有學士之憂也夫才學非有之難而降伏之難君子貴才學以成身也非以矜己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故才學如劍當可試之時一試不則藏諸室無以衒弄不然鮮不爲身禍者自古十人而十百人而百無一倖免可不憂哉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救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道學不行只爲自家根脚站立不住或倡而不和則勢孤或守而衆撓則志惑或爲而不成則氣沮或奪於風俗則念雜要挺身自拔須是有萬夫莫當之勇必死而後已之心不然終日三五聚談焦唇敝舌成得甚事

役一己之聰明雖聖人不能智用天下之耳目雖衆人不能愚

涵養不定底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即知識已到尚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即有難料理處亦自無難若平日不遇事時儘筭好人一遇箇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着難者大者知成箇甚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眞學眞養勉强於大庭廣衆之中幸一時一事不露本象遂稱之曰賢人君子恐未必然

這一口呼吸去萬古再無復返之理呼吸暗積不覺白頭靜觀君子所以撫髀而愛時也然而愛時不同富貴之士嘆榮顯之未極功名之士嘆事業之未成放達之士恣情於酒以樂餘年貪鄙之士苦心於家以遺後嗣然猶可取者功名之士耳彼三人者何貴於愛時哉惟知道君子憂年數之日促嘆義理之無窮天生此身無以稱塞誠恐性分有缺不能全歸錯過一生也此之謂眞愛時所謂此日不再得此日足可惜者皆救火追亡之念踐形盡性之心也嗚呼不患無時而患棄時苟不棄時而此心快足雖夕死何恨不然即百歲幸生也

身不修而惴惴焉毀譽之是恤學不進而汲汲焉榮辱之是憂此學者之通病也

氷見烈火吾知其易易也然而以熾炭鑠堅氷必舒徐而後盡盡爲寒水又必待紆徐而後溫溫爲沸湯又必待舒徐而後竭夫學豈有速化之理哉是故善學者無躁心有事勿忘從容以俟之而已

學問大要須把天道人情物理世故識得透徹却以胷中獨得中正底道理消息之

與人爲善眞是好念頭不知心無理路者淡而不覺道不相同者拂而不入强聒雜施吾儒之戒也孔子啟憤發悱復三隅中人以下不語上豈是倦於誨人謂兩無益耳故大聲不煩奏至教不苟傳

羅百家者多浩瀚之詞工一家者有獨詣之語學者欲以有限之目力而欲竟其津涯以鹵莽之心思而欲探其蘊奧豈不難哉故學貴有擇

講學人不必另尋題目只將四書六經發明得聖賢之道精盡有心得此心默契千古便是眞正學問

善學者如關市求前摩肩重足得一步便緊一步

有志之士要百行兼修萬善俱足若只作一種人硜硜自守沾沾自多這便不長進

大學一部書統於明德兩字中庸一部書統於修

道兩字

學識一分不到便有一分遮障譬之掘河分隔一界土不通便是一段流不去須是衝開要一點碍不得涵養一分不到便有一分氣質譬之燒炭成熟一分木未透便是一分煙不止須待灼透要一點煙也不得

除了中字再没道理除了敬字再没學問

心得之學難與口耳者道口耳之學到心得者前如權度之於輕重短長一毫掩護不得

學者只能使心平氣和便有幾分工夫心平氣和人遇事却執持擔當毅然不撓便有幾分人品

學莫大於明分進德要知是性分修業要知是職分所遇之窮通要知是定分

一萃作則覺有意味日濃日豔雖難事不至成功不休一間斷則漸覺疎離日畏日怯雖易事再使繼續甚難是以聖學在無息聖心曰不已一息一已難接難起此學者之大懼也余平生德業無成正坐此病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吾黨日宜三復之

堯舜禹湯文武全從不自滿假四字做出至於孔子平生謙退冲虚引過自責只看著世間有無窮之道理自家有多未盡之分量聖人之心蓋如此孟子自任太勇自視太高而孜孜向學歆歆自歉之意似不見有宋儒口中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著世俗豈不聖賢路上人哉但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造詣未至識見未融體驗未到物欲未忘底過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所以自孟子以來學問都似登壇說法直下承當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着自家便是聖人更無分毫可增益處只這見識便與聖人作用已自不同如何到得聖人地位

性躁急人常令之理紛解結性遲緩人常令之逐猴追奔推此類則氣質之性無不漸反

恒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

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二分寒暑之中也晝夜分停多不過七八日二至寒暑之偏也晝夜偏長每每二十三日始知中道雖持偏氣易勝天且然也故堯舜兢兢然曰允執蓋以人事勝耳

稟而五分外而只發得五分多一釐不得稟而十分外而自發得十分少一釐不得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故曰不誠無物

休躡着人家脚跟走此是自得學問

正門學脉切近精實旁門學脉奇特玄遠正門工夫戒愼恐懼旁門工夫曠大逍遥正門宗指漸次旁門宗指徑頓正門造詣俟其自然旁門造詣矯揉造作

或問仁義禮智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是天則否曰聖人發出來便是天則衆人發出來都落氣質不免有太過不及之病只如好生一念豈非惻隱至以姑爲犧牲便非天則

學問博識强記易會通解悟難會通到天地萬物[illegible]到幽明古今無間爲尤難矣

[illegible]是最拙底學問三近人皆可行下此無工夫

王心齋每以樂爲學此等學問是不會苦的甜瓜入門就學樂其樂也逍遥自在耳不自深造眞積憂勤惕厲中得來孔子之樂以忘憂由於發憤忘食顔子之不改其樂由於博約克復其樂也優游自得無意於懽忻而自不憂無心於曠達而自不悶若覺有可樂還是乍得心着意學

樂便是助長心幾何而不爲猖狂自恣也乎

余講學只主六字曰天地萬物一體或曰公亦另立門戶耶曰否只是孔門一箇仁字

無愼獨工夫不是眞學問無大庭效驗不是眞愼獨終日曉曉只是口頭禪耳

體認要嘗出悅心眞味工夫更要進到百尺竿頭始爲眞儒向與二三子暑月飲池上因指水中蓮房以談學問曰山中人不識蓮於藥舖買得乾蓮肉食之稱美後入市買得久摘鮮蓮食之

一更稱美也余嘆曰渠食池上新藕美當何如一摘出池眞味猶漓若臥蓮舟挽碧筩就房而嚙食之美更何如今之體認皆食乾蓮肉者也又如這樹上胡桃連皮吞之不可謂之不喫不知此果須去厚肉皮不則麻口再去硬骨皮不則損牙再去麩上粗皮不則澁舌再去薄皮内萌皮不則欠細膩如是而漬以蜜煎以糖始爲盡美今之工夫皆囫圇吞胡桃者也如此體認始爲精義入神如此工夫始爲義精仁熟

上達無一頓底一事有一事之上達如灑掃應對食息起居皆有精義入神處一步有一步上達到有恒處達君子到君子達聖人到湯武聖人達堯舜堯舜自視亦有上達自嘆不如無懷葛天之世矣

學者不長進病根只在護短聞一善言不知不肯問理有所疑對人不肯問恐人笑已之不知也孔文子不恥下問今也恥上問顏子以能問不能今也以不能不問能若怕人笑比德山捧臨濟喝法應對衆如何承受這般護短到底成箇人笑之人一笑之恥而終身之笑顧不恥乎兒曹戒之

呻吟語卷之二終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應務

閒暇時留心不成倉卒時措手不得胡亂支吾任其成敗或悔或不悔事過後依然如昨世之人如此者百人而百也凡事豫則立此五字極當理會

道眼在是非上見情眼在愛憎上見物眼無別白渾沌而已

實見得是時便要斬釘截鐵脫然爽潔做成一件事不可拖泥帶水靠壁倚墻

人定真足勝天今人但委於天而不知人事之未定耳夫冬氣閉藏不能生物而老圃能開冬花結春實物性蠢愚不解人事而鳥師能使雀奕棋蛙教書況於能爲之人事而可委之天乎

責善要看其人何如其人可責以善又當自盡長善救失之道無指摘其所忌無盡數其所失無對人無峭直無長言無累言犯此六戒雖忠告非善道矣其不見聽我亦且有過焉何以責人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問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節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衆人之所混同賢者之所束縛聖人融之

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人宜慎雖以至

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蓋恒情多闇於遠識小人不便於已私群起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自古皆然故君子慎之

辨學術談治理直須窮到至處讓人不得所謂宗廟朝廷便便言者蓋道理古今之道理政事國家之政事務須求是乃已我兩人皆置之度外非求伸我也非求勝人也何讓人之有只是平

心易氣爲辨家第一法纔聲高色厲便是沒涵
養
五月襍緜正爲寒時用八月績麻正爲暑時用平
日涵養正爲臨時用若臨時不能爲御氣質張
主物欲平日而曰我涵養吾不信也夫涵養工
夫豈爲涵養時用哉故馬蹶而後求轡不如操
持之有常輻拆而後爲輪不如約束之有素其
備之也若迂正爲有時而用也
膚淺之見偏執之說傍經據傳也近一種道理究

竟到精處都是浮說詖辭所以知言必須胸中
有一副極準秤尺又須在堂上而後人始從不
然窮年聚訟其誰主持耶
纖芥衆人能見置纖芥於百里外非驪龍不能見
疑似賢人能辨精義而至入神非聖人不能辨
夫以聖人之辨語賢人且滋其惑況衆人乎是
故微言不入世人之耳
理直而出之以婉善言也善道也
因之一字妙不可言因利者無一錢之費因害者
無一力之勢因情者無一念之拂因言者無一
詞之爭或曰不幾於狥乎曰此轉人而狥我者
也或曰不幾於術乎曰此因勢而利導者也故
惟聖人善用因智者善用因
處世常過厚無害惟爲公持法則不可
天下之物紆徐柔和者多長迫切躁急者多短故
烈風驟雨無崇朝之威暴漲狂瀾無三日之勢
催拍促調非百板之聲疾策緊銜非千里之轡
人生壽殀禍福無一不然褊急者可以思矣

幹天下事無以期限自寬事有不測時有不給常
有餘於期限之内有多少受用處
將事而能弭當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
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
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凡禍患以安樂生以憂勤免以奢肆生以謹約免
以缺望生以知足免以多事生以慎動免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
而無言

撼大摧堅要徐徐下手久久見功默默留意攘臂極力一犯手自家先敗

昏暗難諭之識優柔不斷之性剛愎自是之心皆不可與謀天下之事智者一見即透練者觸類而通困者熟思而得三者之所長謀事之資也奈之何其自用也

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若見眼前快意便了此最無識故事有當怒而君子不怒當喜而君子不喜當爲而君子不爲當已而君子不已

者衆人知其一君子知其他也

柔而從人於惡不若直而挽人於善直而挽人於善不若柔而挽人於善之爲妙也

激之以理法則未至於惡也而奮然爲惡愧之以情好則本不徙義也而奮然向義此遊說者所當知也

善處世者要得人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失不惟帝王爲然雖二人同行亦離此道不得

察言觀色度德量力此八字處世處人一時少不得底

人有言不能達意者有其狀非其本心者有其言貌誣其本心者君子觀人與其過察而誣人之心寧過恕以逃人之情

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防其肆特爲之立中以的之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太嚴責人不可太盡然後可以同歸於道不然是驅之使畔也

天下之事有速而迫之者有遲而耐之者有勇而劫之者有柔而折之者有憤而激之者有諭而悟之者有奬而歆之者有甚而淡之者有順而緩之者有積誠而感之者要在相機因時舛施未有不敗者也

此等語雖精無裨見在也

論眼前事就要說眼前處置無追旣往無道遠圖

我益智人益愚我益巧人益拙何者相去之遠而相責之深也惟有道者智能諒人之愚巧能容

人之才知分量不相及而人各有能不能也

天下之事只定了便無事物無定主而爭言無定見而爭事無定體而爭

至人無好惡聖人公好惡衆人隨好惡小人作好惡

僕隷下人昏愚者多而理會人意動必有合又于萬人不一二也居上者往往以我責之不合則艴然怒甚者繼以鞭笞則彼愈惶惑而錯亂愈甚是我之過大於彼也彼不明而我當明也彼

無能事上而我無量容下也彼無心之失而我有心之惡也若恐性平氣指使而面命之是兩益也彼我無苦而事有濟不亦可乎詩曰匪怒伊教書曰無忿疾於頑此學者涵養氣質第一要務也

或問士大夫交際禮與曰禮也古者睦鄰國有享禮有私覿士大夫相見各有所贄鄉黨亦然婦人亦然何可廢也曰近者嚴禁之何也曰非禁交際禁以交際行賄賂者也夫無緣而交無處而餽其餽也過情謂之賄可也豈惟嚴禁卽不禁君子不受焉乃若宿在交知情猶骨肉數年不見一餽不相留人情乎數千里來一揖而告別人情乎則彼有餽遺我有贈送皆天理人情之不可已者也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絶人逃世情所不安余謂秉大政者貴持平不貴一切持平則有節一切則愈潰何者勢不能也

古人愛人之意多今日惡人之意多愛人故人易於改過而視我也常親我之教常易行惡人故

人甘於自棄而視我也常讐我之言益不入

觀一葉而知樹之死生觀一面而知人之病否觀一言而知識之是非觀一事而知心之邪正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若切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禍亦以留人掩飾之路觸人悔悟之機養人體面之餘亦天地涵畜之氣也

父母在難盜能爲我救之感乎曰此不世之恩也何可以弗感設當用人之權此人求用可薦之

乎曰何可薦也天命有德帝王之公典也我何敢以私恩奸之設當理刑之職此人在獄可縱之乎曰何可縱也天討有罪天下之公法也我何敢以私恩骫之曰何以報之曰用吾身時爲之死可也用吾家時爲之破可也其他患難與之共可也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喜奉承是箇愚障彼之甘言卑辭隆禮過情冀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愚也乃以爲相沿舊規責望於賢者遂以不奉承恨之甚者羅織而害之其獲罪國法聖訓深矣此居要路者之大戒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則可果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疑心最害事二則疑不二則不疑也然則聖人無疑乎曰聖人只認得一箇理因理以思順理以行何疑之有賢人有疑惑於理也衆人多疑惑於情也或曰不疑而爲人所欺奈何曰學到不疑時自然能先覺況不疑之學至誠之學也狡僞亦不忍欺矣

以時勢低昂理者衆人也以理低昂時勢者賢人也推理是視無所低昂者聖人也

貧賤以傲爲德富貴以謙爲德皆賢人之見耳聖人只看理當何如富貴貧賤除外算

成心者見成之心也聖人胸中洞然清虛無箇見成念頭故曰絕四今人應事宰物都是成心縱使聰明照得破畢竟是意見障

凡聽言要先知言者人品又要知言者意向又要知言者識見又要知言者氣質則聽不爽矣

不須犯一口說不須着一意念只恁真真誠誠行將去久則自有不言之信默成之孚薰之善良

偏爲爾德者矣城蓬生於城塊燃之可城壘蓬
生於壘塊燃之可壘
世人相與非面上則口中也人之心固不能掩於
面與口而不可測者則不盡於面與口也故惟
人心最可畏人心最不可知此天下之陷阱而
古今生死之衢也予有一拙法推之以至誠施
之以至厚持之以至愼遠是非讓利名處後下
則夷狄鳥獸可骨肉而腹心矣將令深者且傾
心險者且化德而何陷阱之予及哉不然必予

道之未盡也
處世只一恕字可謂以己及人視人猶己矣然有
不足以盡者天下之事有己所不欲而人欲者
有己所欲而人不欲者這裏還須理會有無限
妙處
寧開怨府無開恩竇怨府難充而恩竇易擴也怨
府易閉而恩竇難塞也閉怨府爲福而塞恩竇
爲禍也怨府一二仁者能閉之恩竇非仁義禮智
信備不能塞也仁者布大德不干小譽義者能

果斷不爲姑息禮者有等差節文不一切以苟
人情智者有權宜通變用不張皇以駭聞聽信者
素孚人舉措不生衆疑缺一必無全計矣
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君子與君子共事亦未必
無敗何者意見不同也今有仁者義者禮者智
者信者五人焉而共一事五相濟則事無不成
五有主則事無不敗仁者欲寬義者欲嚴智者
欲巧信者欲實禮者欲文事胡以成此無他自
是之心勝而相持之勢均也歷觀往事每有以

意見相爭至亡人國家釀成禍變而不顧君子
之罪大矣哉然則何如曰勢不可均勢均則不
相下勢均則無忌憚而行其胸臆三軍之事卒
伍獻計偏裨謀事主將斷一何意見之敢爭然
則善天下之事亦在乎通者當權而已
萬弊都有箇由來只救枝葉成得甚事
與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
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

養奮發於疑定之中耳是故不閒則不忙不遽
則不勞若先急緩則後必急躁是事之殃也十
行九悔豈得謂之安詳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
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賸得心中有從容閒
暇時便好若應酬時勞擾不應酬時牽挂極是
喫累的

爲善而偏於所向亦是病聖人之爲善度德量力
審勢順時且如發棠不勸非忍萬民之飢也時

勢不可也若認煞民窮可悲而枉巳狥人便是
欲矣

分明不動聲色濟之有餘却露許多痕迹費許大
張皇最是拙工

天下有兩可之事非義精者不能擇若到精處畢
竟止有一可耳

聖人處事有變易無方底有執極不變底有一事
而所處不同底有殊事而所處一致底惟其可
而已自古聖人適當其可者堯舜禹文周孔數
聖人而已當可而又無迹此之謂至聖

聖人處事如日月之四照隨物爲影如水之四流
隨地成形巳不與也

使氣最害事使心最害理君子臨事平心易氣

昧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
見故于事鮮克有濟惟智者能柔能剛能圓能
方能存能亡能顯能藏舉世懼且疑而彼確然
爲之卒如所料者見先定也

字到不擇筆處文到不修句處話到不檢口處事

到不苦心處皆謂之自得自得者與天遇

無用之朴君子不貴雖不事機械變詐至於德慧
術知亦不可無

神清人無忽語機活人無凝事

非謀之難而斷之難也謀者盡事物之理達時勢
之宜意見所到不患其不精也然衆精集而兩
可斷斯難矣故謀者較尺寸斷者較毫釐謀者
見一方至盡斷者會八方取中故賢者皆可與
謀而斷非聖人不能也

人情不便處便要迴避彼雖難於言而心厭苦之此慧者之所必覺也是以君子體悉人情悉者委曲周至之謂也恤其私濟其願成其名泯其迹體悉之至也感人淪於心骨矣故察言觀色者學之麤也達情會意者學之精也

天下事只怕認不真故依違觀望看人言爲行止認得真時則有不敢從之君親更那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到中間一被謗誹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是無定見

民各有心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民心至愚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是以作事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衆論自息即萬一不成而我所爲者合下便是當爲也論不得成敗

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爲而値可爲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圍成不克何損於舉動竟是成當墮耳孔子爲政於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只事這箇事定姑息不過令人做事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

或問慮以下人是應得下他不曰若應得下他如子弟之下父兄這何足道然亦不是卑諂而徇人以非禮之恭只是無分毫上人之心把上一著前一步儘着別人占天地間惟有下面底最寬後面底最長

士君子在朝則論政在野則論俗在廟則論祭禮在喪則論喪禮在邊圉則論戰守非其地也謂之羨談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殺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非首任非獨任不可爲禍福先福始禍端皆危道也士君子當大事時先人而任當知無專二字從人而行當知明哲二字明哲非避難也無裨於

事而祇自沒耳

養態士大夫之陋習也古之君子養德德成而見諸外者有德容見可怒則有剛正之德容見可行則有果毅之德容當言則終日不虛口不害其爲默當刑則不宥小故不害其爲量今之人士大夫以寬厚渾涵爲盛德以任事敢言爲性氣銷磨憂國濟時者之志使之就文法走俗狀而一無所展布嗟夫治平之世宜爾萬一多故不知張眉吐膽奮身前步者誰也此前代之覆

轍也

處事先求大體居官先厚民風

臨義莫計利害論人莫計成敗

一人覆屋以瓦一人覆屋以茅謂覆瓦者曰子之費十倍予然而蔽風雨一也覆瓦者曰茅十年腐而瓦百年不碎子百年十更而多以工力之費屢變之勞也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有堅久之費貽屢變之勞是之謂工無用害有益天下之愚亦莫大於狃朝夕之近忘久遠之安是之

謂欲速成見小利是故樸素渾堅聖人制物利用之道也彼好文者惟樸素之恥而靡麗夫易敗之物不智甚矣或曰靡麗其渾堅者可乎曰旣渾堅矣靡麗奚爲苟以靡麗之費而爲渾堅之資豈不尤渾堅哉是故君子作有益則輕千金作無益則惜一介假令無一介之費君子亦不作無益何也不敢以耳目之玩啓天下民窮財盡之禍也

遇事不妨詳問廣問但不可有偏主心

輕言驟發聽言之大戒也

君子處事主之以鎮靜有主之心運之以圓活不拘之用養之以從容敦大之度循之以推行有漸之序待之以序盡必至之效又未嘗有心勤效遠之悔今人臨事纔去安排又不耐躊躇草率含糊與事拂亂豈無倖成竟不成箇處事之道

君子與人共事當公人己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之歸諸人也

有當然有自然有偶然君子盡其當然聽其自然
而不惑於偶然小人泥於偶然拂其自然而棄
其當然噫偶然不可得并其當然者失之可哀
也
不爲外撼不以物移而後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彼
悅之則悅怒之則怒淺衷狹量麤心浮氣婦人
孺子能笑之而欲有所樹立難矣何也其所以
待用者無具也
明白簡易此四字可行之終身役心機擾事端是

自投劇網也
水之流行也礙於剛則求通於柔智者之於事也
礙於此則求通於彼執礙以求通則愚之甚也
徒勞而事不濟
計天下大事只在要緊處一着留心用力別箇都
顧不得譬之奕棋只在輸贏上留心一馬一卒
之失渾不放在心下若觀者以此預計其高低
奕者以此預亂其心目便不濟事況善奕者以
與爲取以喪爲得善奕者餌之使吞誘之使進

此豈尋常識見所能策哉乃見其小失而遽沮
撓之櫕斥之英雄豪傑可爲竊笑矣可爲慟惋
矣
夫勢智者之所藉以成功愚者之所逆以取敗者
也夫勢之盛也天地聖人不能裁勢之衰也天
地聖人不能振亦因之而已因之中寓處之權
此善用勢者也乃所以裁之振之也
士君子抱經世之具必先知五用五用之道未得
而漫嘗試之此小丈夫技癢童心之所爲也事

必不濟是故貴擇人不擇可與共事之人則不
旣厭心不堪其任或以虛文相欺或以意見相
傾譬以玉杯付小兒而奔走於崎嶇之峯也是
故貴達時時者成事之期也機有可乘會有可
際不先不後則其道易行不達於時譬投種於
堅凍之候也是故貴審勢勢者成事之藉也登
高而招順風而呼不勞不費而其功易就不審
於勢譬行舟於平陸之地也是故貴愼發左眄
右望長慮卻顧實見得利矣又思其害實見得

成矣又慮其敗萬無可虞則執極而不變不愼所發譬夜射儀的也是故貴宜物夫事有當蹈當襲故者有當改絃易轍者有當興廢舉墜者有當救偏補敝者有以小棄大而卒以成其大者有理屈於勢而不害其爲理者有當三令五申者有當不動聲色者不宜於物譬苗莠兼存而玉石俱焚也嗟夫非有其具之難而用其具者之難也

腐儒之迂說曲士之拘談俗子之庸識躁人之淺見譎者之異言憸夫之邪語皆事之賊也謀斷家之所忌也

智者之於事有言之而不行者有所言非所行者有先言而後行者有先行而後言者有行之既成而始終不言其故者要亦爲國家深遠之慮而求以必濟而已

善用力者就力善用勢者就勢善用智者就智善用財者就財夫是之謂乘乘者知幾之謂也失其所乘則倍勞而功不就得其所乘則與物無忤于我無困而天下享其利

凡酌量天下大事全要箇融通周密憂深慮遠營室者之正方面也遠視近視曰有近視正而遠視不正者較長較短曰有準于短而不準于長者應上應下曰有合于上而不合于下者顧左顧右曰有協于左而不協于右者既而遠近長短上下左右之皆宜也然後執繩墨運木石鳩器用以定萬世不拔之基今之處天下事者麁心浮氣淺見薄識得其一方而固執以求勝以此圖久大之業爲治安之計難矣

字經三書未可遽眞也言傳三口未可遽信也

巧者氣化之賊也萬物之禍也心術之蠹也財用之災也君子不貴焉

君子之處事有眞見矣不遽行也又驗衆見察衆情協諸理而協協諸衆情衆見而協則斷以必行果理當然而衆情衆見之不協也又委曲以行吾理既不貶理又不駭人此之謂理術噫惟聖人者能之獵較之類是也

舁天下大事非氣不濟然氣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揚掀天揭地事業不動聲色不驚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爲第一妙手便是入神譬之天地當春夏之時發育萬物何等盛大流行之氣然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豈無風雨雷霆亦只時發間出不顯匠作萬物之迹這才是化工

豚于料事而拙于謀身明哲者之所懼也

實處著脚穩處下手

姑息依戀是處人大病痛當義處雖處骨肉亦要

果斷鹵莽徑直是處事大病痛當緊要處雖細微亦要檢點

正直之人能任天下之事其才其守小事自可見若說小事且放過大事到手才見擔當這便是飾說到大事定然也放過了松柏生小便直未有始曲而終直者也若用權變時另有較量又是一副當說話

無損損無益益無通通無塞塞此謂天地之道理人物之宜也然人君自奉無嫌於損損於百姓無嫌於益益君子擴理路無嫌於通通杜欲竇無嫌於塞塞

事物之理有定而人情意見千岐萬徑吾得其定者而行之即形迹可疑心事難白亦付之無可奈何若惴惴畏譏瑣瑣自明豈能家置一喙哉且人不我信辯之何益人若我信何事於辯若事有關涉則不當以緘默妨大計

處人處已處事都要有餘無餘便無救甡此裏甚難言

悔前莫如愼始悔後莫如改圖徒悔無益也

居鄉而囿於數十里之見硜硜然守之也百攻不破及遊大都見千里之事茫然自失矣居今而囿於千萬人之見硜硜然守之也百攻不破及觀墳典見千萬年之事茫然自失矣是故囿見不可狃狃則狹狹則不足以善天下之事

事出於意外雖智者亦窮不可以苛責也

天下之禍多隱成而卒至或偶激而遂成隱成者貴預防偶激者貴堅忍

當事有四要際畔要果決怕是綿執持要堅耐怕是脆機括要深沉怕是淺應變要機警怕是遲

君子動大事十利而無一害其舉之也必矣然天下無十利之事不得已而權其分數之多寡利七而害三則吾全其利而防其害又較其事勢之輕重亦有九害而一利者爲之所利重而所害輕也所利急而所害緩也所利難得而所害可救也所利久遠而所害一時也此不可與淺見薄識者道

當需莫厭久久時與得時相隣若憤其久也而決絶之是不能忍於斯須而甘棄前勞坐失後得也此從事者之大戒也若看得事體審便不必需即需之久亦當速去

朝三暮四用術者誠詐矣人情之極致有以朝三暮四爲便者有以朝四暮三爲便者要在當其所急猿非愚其中必有所當也

天下之禍非偶然而成也有輳合有搏激有積漸輳合者雜而不可解在天爲風雨雷電在身爲多過在人爲朋奸在事爲衆惡遭會在病爲風寒暑濕合而成痹搏激者勇而不可禦在天爲迅雷大雹在身爲忿狠在人爲横逆卒加在事爲驟感成凶在病爲中寒暴厥積漸者極重而不可反在天爲寒暑之序在身爲罪惡貫盈在人爲包藏待逞在事爲大敝極壞在病爲血氣衰羸痰火蘊鬱奄奄不可支此三成者理勢之自然天地萬物皆不能外禍福之來恒必由之故君子爲善則積衆美而防錯履之多奮志節

而戒一朝之怒體道以終身孜孜不倦而絶不可長之欲

再之略不如一之詳也一之詳不如再之詳也再詳無後憂矣

有餘當事之妙道也故萬無可慮之事備十一難事備百一大事備千一不測之事備萬一

在我有餘則足以當天下之感以不足當感未有不困者識有餘理感而即透才有餘事感而即辨力有餘任感而即勝氣有餘變感而不震身

有餘內外慼而不病

[illegible]之不從爭之愈劾名之[illegible]驚不語不爭無所事名怨怨冥冥吾事已成彼亦懵懵昔人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予以爲動聲色則不能措天下於泰山矣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天下之事在意外者常多衆人見得眼前無事都放下心明哲之士只在意外做工夫故每萬全而無後憂

不以外至者爲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分數足始得今人見人敬慢輒有喜慍心皆外重者也此迷不破胷中氷炭一生

有一介必吝者有千金可輕者而世之論取與動曰所直幾何此亂語耳

才猶兵也用之伐罪弔民則爲仁義之師用之暴寡凌弱則爲刼奪之盜是故君子非無才之患患不善用才耳故惟有德者能用才

藏莫大之害而以小利中其意藏莫大之利而以小害疑其心此愚者之所必墮而智者之所獨覺也

今人見前輩先達作事不自振拔輒生嘆恨不知渠當我時也會嘆恨人否我當渠時能免後人嘆恨否事不到手責人儘易待君到手時事事努力不輕放過便好只任曉曉責人他日縱無可嘆恨今日亦浮薄子也

區區與人較是非其量與所較之人相去幾何

無識見底人難與說話偏識見底人更難與說話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處於小人即得之未必榮而況無益於得以博小人之名又小人而愚者

方嚴是處人大病痛聖賢處世離一温厚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群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豈弟曰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恁踽踽涼涼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箇

得物與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謀天下後世事最不可草草當深思遠慮衆人之識天下所同也淺昧而狃於目前其次有衆人看得一半者其次豪傑之士與練達之人得其大槩者其次精識之人有曠世獨得之見者其次經綸措置當時不動聲色後世不能變易者至此則精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此之謂大智此之謂眞才若偶得之見借聽之言翹能自喜而

攘臂直言天下事此老成者之所哀而深沉者之所懼也

而今只一箇苟字支吾世界萬事安得不廢弛

天下事要乘勢待時譬之決癰待其將潰則病者不苦而癰自愈若虺蝮毒人雖即砭手斷臂猶遲也

飯休不嚼就嚥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做

參苓歸芪本益人也而與身無當反以益病親厚懇切本愛人也而與人無當反以速禍故君子愼焉

兩相磨盪有皆損無俱全特大小久近耳利刄終日斷割必有缺折之時砥石終日磨礱亦有虧消之漸故君子不欲敵人以自全也

見前面之千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故達觀非難而反觀爲難見見非難而見不見爲難此舉世之所迷而智者之獨覺也

譽旣汝歸毀將安辭利旣汝歸害將安辭功旣汝

歸罪將安辭

上士會意故體人也以意觀人也亦以意意之感人也深於骨肉意之殺人也毒於斧鉞鷗鳥知漁父之機會意也可以人而不如鷗乎至於徵色發聲而不觀察則又在色斯舉矣之下

士君子要任天下國家事先把本身除外所以說策名委質言自策名之後身已非我有矣况富貴乎若營營於富貴身家却是社稷蒼生委質於我也君之賊臣乎天之僇民乎

聖賢之量空闊事到胷中如一葉之泛滄海

聖賢處天下事委曲紆徐不輕徇一已之情以違天下之欲以破天下之防是故道有不當直事有不必果者此類是也譬之行道然循曲從遠順其成迹而不敢以欲速適已之便者勢不可也若必欲簡捷直遂則兩京程途正以繩墨破城除邑塞河夷山終有數百里之近矣而人情事勢不可也是以處事要遜以出之而學者接物怕徑情直行

熱鬧中空老了多少豪傑閒淡滋味惟聖賢嘗得出及當熱鬧時也只以這閒淡心應之天下萬事萬物之理都是閒淡中求來熱鬧處使用是故靜者動之母

胷中無一毫欠缺身上無一些點染便是羲皇以上人卽在夷狄患難亦何異玉燭春臺上

聖人掀天揭地事業只管做只是不費力除害去惡只管做只是不動氣蹈險投艱只管做只是不動心

聖賢用剛只彀濟那一件事便了用明只彀得那件情便了分外不剩分毫所以作事無痕迹甚渾厚事既有成而亦無議

聖人只有一種才千通萬貫隨事合宜譬如富貴只積一種錢貿易百貨都得衆人之材如貨輕縠雖美不可禦寒輕裘雖溫不可當暑又養才要有根本則隨遇不窮運才要有機括故隨感不滯持才要有涵蓄故隨事不敗

坐疑似之迹者百口不能自辨狃一見之眞者百

口難奪其執此世之通患也唯聖虛明通變脗合人情如人之肝肺在其腹中旣無遁情亦無誣執故人有感泣者有愧服者有歡悅者故曰惟聖人爲能通天下之志不能如聖人先要箇虛心

聖人處小人不露形迹中間自有得已處高崖陡塹直氣壯頰皆褊也卽不論取禍近小丈夫矣孟子見樂正子從王驩何等深惡及處王驩與行而不與比雖然猶形迹矣孔子處陽貨只是

箇給法處向魋只是箇躲法

君子所得不同故其所行亦異有小人于此仁者憐之義者惡之禮者處之不失體智者處之不取禍信者推誠以御之而不計利害惟聖人處小人得當可之宜

被髮於鄉隣之鬪豈是惡念頭但類於從井救人矣聖賢不為善於性分之外

仕途上只應酬無益人事工夫占了八分更有甚精力時候修正經職業我嘗自喜行三種方便

甚於彼我有益不面謁人省其疲於應接不輕寄書省其困於裁答不乞求人看顧省其難於區處

士君子終身應酬不止一事全要將一箇靜定心酌量緩急輕重為後先若應膠轕情處紛雜事都是一味熱忙顛倒亂應只此便不見存心定性之功當事處物之法

儒者先要箇不俗才不俗又怕乖俗聖人只是和人一般中間自有妙處

處天下事先把我字閣起千軍萬馬中先把人字閣起

處毀譽要有識有量今之學者儘有向上底見世所譽而趨之見世所毀而避之只是識不定聞譽我而喜聞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真善惡在我毀譽於我無分毫相干

某平生只欲開口見心不解作吞吐語或曰恐非其難其慎之義予矍然驚謝曰公言甚是但其難其慎在未言之前心中擇箇是字纔脫口更

不復疑何吞吐之有吞吐者半明半暗似於開誠心三字礙

接人要和中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中有通

天下之事常鼓舞不見罷勞一衰歇便難振舉是以君子提醒精神不令昏眊役使筋骨不令怠惰懼振舉之難也

實言實行實心無不孚人之理

當大事要心神定心氣定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
寬弘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

聽言之道徐審爲先執不信之心與執必信之心
其失一也惟聖人能先覺其次莫如徐審

君子之處事也要我就事不令事就我其長民也
要我就民不令民就我

上智不悔詳於事先也下愚不悔迷於事後也惟
君子多悔雖然悔人事不悔天命悔我不悔人
我無可悔則天也人也聽之矣

未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於事前疎忽事後點檢
點檢後輙悔吝閙時慵懶忙時迫急迫急後輙
差錯或曰此失先後着耳肯把點檢心放在事
前省得點檢又省得悔吝肯把急迫心放在閙
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掛大率我輩不是事累
心乃是心累心一謹之不能而謹無益之謹一
勤之不能而勤無及之勤於此心倍苦而於事
反不詳爲昏憒甚矣書此以自讓

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爲
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無謂人卑
卑遂以爲恭我也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
急急行

我不能寧耐事而令事如吾意不則躁煩我不能
涵容人而令人如吾意不則譴怒如是則終日
無自在時矣而事卒以僨人卒以怨我卒以損
此謂至愚

有由衷之言有由口之言有根心之色有浮面之
色各不同也應之者貴審

富貴家之災也才能身之殃也聲名謗之媒也歡
樂悲之藉也故惟處順境爲難只是常有懼心
退一步做則免於禍

語云一錯二誤最好理會凡一錯者必二誤蓋錯
必悔怍悔怍則心凝於所悔不暇他思又錯一
事是以無心成一錯有心成二誤也禮節應對
間最多此失苟有錯處更宜鎭定不可忙亂一
忙亂則相因而錯者不知幾矣

御繁地頑鈍人紛雜事遲滯期拂逆時此中最好養火若決裂憤激悔不可言耐得過時有無限受用

當繁迫事使聾瞽人値追逐時騎瘦病馬對昏殘燭理爛亂絲而能意念不躁聲色不動亦不後事者其才器吾誠服之矣

義所當爲力所能爲心欲有爲而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只是無志

到處先定不得口傳不得臨事臨時相幾度勢或

只須色意或只須片言或用疾雷或用積陰務在當可不必彼覺不必人驚却要善持善發一錯便是死生關

意主於愛則詬罵朴擊皆所以親之也意主於惡則奬譽綢繆皆所以讐之也

養定者上交則恭而不迫下交則泰而不忽處親則愛而不狎處疎則眞而不厭

有進用有退用有虛用有實用有緩用有驟用有默用有不用之用此八用者宰事之權也而要

之歸於濟義不義雖濟君子不貴也

凡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眞今子弟受父兄之責也尚有所不堪而況他人乎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此語不止全交亦可養氣

禍莫大於不讐人而有讐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詐恩人之狀態

柔勝剛訥止辯讓媿爭謙伏傲是故退者得常倍進者失常倍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已孰難小子愼之

中孚妙之至也格天動物不在形迹言語事爲之末苟無誠以孚之諸皆糟粕耳徒勤無益於義鳥抱卵曰孚從爪從子血氣潛入而子隨母化豈在聲色豈事造作學者悟此自不怨天尤人

應萬變索萬理惟沉靜者得之是故水止則能照衡定則能稱世亦有昏昏應酬而亦濟事夢夢

談道而亦有發明者非資質高則偶然合也所
不合者何限

禍莫大於不體人之私而又苦之讐莫深於不諱
人之短而又訐之

肖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不怕千日密只愁一事疎誠了再無踈處小人掩
著徒勞爾心矣譬之於物一毫欠缺久則自有
欠缺承當時譬之於身一毫虛弱久則自有虛
弱承當時

置其身於是非之外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置其
身於利害之外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

余觀察晉中每升堂首領官凢四人先揖堂官次
分班對揖將退則余揖手四人又一躬而行一
日三人者以公出一人在堂偶忘對班之無人
又忽揖下起媿不可言群吏恐口而笑余揖手
謂之曰有事不妨先退揖者退其色頗平昔余
令大同日縣丞到任余讓坐揖手丞他顧而失
瞻余面責簿吏曰奈何不以禮告新官丞媿謝
終公識不解容余甚悔之偶此舉能掩人過可
補前失矣因識之以充忠厚之端云

善用人底是箇人都用得不善用人底是箇人用
不得

以多惡棄人而以小失發端是藉棄者以口實而
自取不韙之譏也曾有一隸怒撻人余杖而恕
之又竊同舍錢又杖而恕之且戒之曰汝慎三
犯不汝容矣一日在燕醉而寢余既行矣而呼
之不至既至托疾實醉也余逐之出語人曰余

病不能從遂逐我人曰某公有德器乃以疾逐
人耶不知余惡之也以積愆而逐之也以小失
則余之拙也雖然彼藉口以自白可爲他日更
主之先容余拙何悔

手段不可太闊太闊則填塞難完頭緒不可太繁
太繁則照管不到

得了真是非纔論公是非而今是非不但捉風捕
影且無風無影不知何處生來妄聽者遽信是
實以定是非曰我無私也噫固無私矣采苓止

[illegible][illegible]公巷伯孰為辯之

固可使之媿也乃使之怨固可使之悔也乃使之怒固可使之感也乃使之恨曉人當如是耶

不要使人有過

謙恐皆居尊之道儉朴皆居富之道故曰卑不學恭貧不學儉

豪雄之氣雖正多麄只用他一分便足濟事那九分都多了反以憤事矣

君子不受人不得已之情不苦人不敢不從之事

教人十六字訪掖獎勸提撕警覺涵育薰陶鼓舞興作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者媿之則小人可使為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為小人

事前恐易正事恐難正事悔易事後悔難

說盡有千說是却無兩是故談道者必要歸一是而後精謀事者必定於一是而後濟

世間事各有恰好處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則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則失難存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

到一處問一處風俗果不大害相與循之無與相忤果於義有妨或不言而默默轉移或婉言而徐徐感動彼將不覺而同歸於我矣若疾言厲色是已非人是激也自家取禍不惜可惜好事做不成

事有可以義起者不必泥守舊例有可以獨斷者

不必觀望衆人若舊例當衆人是莫非曾中道理而彼先得之者也方喜舊例免吾勞方喜衆見印吾是何可別生意見以作聰明哉此繼人之後者之所當知也

善用明者用之於闇善用察者用之於疎

你說底是我便從我不是從你我自從是何私之有你說底不是我便不從不是不從你我自不從不是何嫌之有

日用酬酢事事物物要合天理人情所[illegible]

物之有底蓋然方者不與圓者合大者不與小者合欹者不與正者合覆諸其上而不廣不狹旁視其隙而若有若無一物有一物之合不相苦窳萬物各有其合不相假借此之謂天則此之謂大中此之謂天下萬事萬物各得其所而聖人之所以從容中賢者之所以精一求衆人之所以醉心夢意錯行亂施者也

事有不當爲而爲者固不是有不當悔而悔者亦不是聖賢終始無二心只是見得定了做時原不錯做後如何悔卽有凶咎亦是做時便大拚如此

心實不然而迹實然人執其然之迹我辨其不然之心雖百口不相信也故君子不示人以可疑之迹不自誣其難辨之心何者正大之心孚人有素光明之行無所掩覆也倘有疑我者任之而已曉曉何爲

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輕所以不肯死者將以求死所也死得其所則爲善用死矣成仁取義死之

所也雖死賢於生也

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不惟惡念就是善念也是不該動的這三日裏時時刻刻只在那所祭者身上更無別箇想頭故曰精白一心纔一毫雜便不是精白纔二便不是一心故君子平日無邪夢齊日無雜夢

彰死友之過此是第一不仁生而告之也望其能改彼及聞之也尚能自白死而彰之夫何爲者雖實過也吾爲掩之

爭利起於人各有欲爭言起於人各有見惟君子以澹泊自處以知能讓人胷中有無限快活處

喫這一箸飯是何人種穫底穿這一疋帛是何人織染底大廈高堂如何該我住居安車驅馬如何該我乘坐獲飽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斯民多矣

只大公了便是包涵天下氣象

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事有離了此五字

使是孟浪做
公人易公己難公己易公己於人難公己於人易
忘人己之界而不知我之爲誰難公人處人能
公者也公己處己亦公者也至於公己於人則
不以我爲嫌時當貴我富我泰然處之而不嫌
於尊己事當逸我利我公然行之而不嫌於厲
民非富貴我逸利我也我者天下之我也天下
之名分紀綱於我乎寄則我者名分紀綱之具
也何嫌之有此之謂公己於人雖然猶未能忘

其道未化也聖人處富貴逸利之地而忘其身
爲天下勞苦卑困而亦忘其身非曰我分當然
也非曰我志欲然也譬痛者之必呻吟樂者之
必談笑痒者之必爬搔自然而已譬蟬之鳴秋
鷄之啼曉草木之榮枯自然而已夫如是雖負
之使灰其心怒之使薄其意不能也況此分不
盡而此心少怠乎況人情未孚而惟人是責乎
夫是之謂忘人己之界而不知我之爲誰不知
我之爲誰則亦不知人之爲誰矣不知人我之
爲誰則六合混一而太和元氣塞於天地之間
矣必如是而後謂之仁

纔下手便想到究竟處

理勢數皆有自然聖人不與自然鬥先之不敢干
之從之不敢迎之待之不敢奈之養之不敢強
之功在凝精不鍥其鋒妙在黙成不揭其名夫
是以理勢數皆爲我用而相忘於不爭噫非善
濟天下之事者不足以語此

心一氣純可以格天動物天下無不成之務矣

提其機使自息開其竅使自斆發其萌使自崢提
其綱使自張此老氏之術乎曰非也二帝三王
御世之大法不過是也解其所不得不動投其
所不能不好示其所不得不避天下固有抵死
而惟吾意指者操之有要而故斂其心故也化
工無他術亦只是如此

對憂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矜

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此是孟子大排
遣初愛敬人時就安排這念頭再不生氣余因

擴充排遣橫逆之法此外有十二一曰與小人處進德之資也彼侮愈甚我忍愈堅於我奚損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二曰不過小人不足以驗我之量書曰有容德乃大三曰彼橫逆者至於自反而忠猶不得免焉其人之頑悖甚矣一與之校必起禍端兵法云求而不得者挑也無應四曰始愛敬矣又自反而仁禮矣又自反而忠矣我理益直我過益寡其卒也乃不忍於一逞以掩舊善而與彼分惡智者不爲太史公

曰無棄前修而崇新過五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固自昧其天而責我無已公論自明吾亦付之不辯古人云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六曰自反無闕彼欲難盈安心以待之緘口以聽之彼計必窮兵志曰不應不動敵將自靜七曰可避則避之如太王之去邠可下則下之如韓信之跨下古人云身愈詘道愈尊又曰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八曰付之天天道有知知我者其天乎詩曰投彼有昊九曰委之命人生相與或順或忤或合或離或疎之而親或厚之而疑或偶遺而解或久構而危辱平公將出而遇臧倉司馬牛爲弟子而有桓魋豈非命耶十曰外寧必有內憂小人侵陵則懼患防危長慮却顧而不敢侈然有肆心則百禍潛消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三自反後君子之存心猶如此彼愛人不親禮人不答而遽怒與夫不愛人不敬人而望人之愛敬已也其去橫逆能幾何哉

過責望人亡身之念也君子相與要兩有退心不

可兩有進心自反者退心也故剛兩進則碎柔兩進則屈萬福皆生於退反

施者不知受者不知誠動於天之南而心通於海之北是謂神應我意纔萌彼意即覺不俟出言可以默會是謂念應我以目授之彼以目受之人皆不知兩人獨覺是謂不言之應我固強之彼固拂之陽異而陰同是謂不應之應明乎此者可以談兵矣

卑幼有過愼其所以責讓之者對衆不責愧悔不

責暮夜不責正飲食不責正歡慶不責正悲憂
不責疾病不責

舉世之議論有五求之天理而順即之人情而安
可揆聖賢可質神明而不必於天下所同曰公
論情有所便意有所拂逞辯博以濟其一偏之
說曰私論心無私曲氣甚豪雄不察事之虛實
勢之難易理之可否執一隅之見狃時俗之習
既不正大又不精明蠅鬨蛙噉通國成一家之
說而不可與聖賢平正通達之識曰妄論造僞

投奸諭詭詭秘爲不根之言播衆人之耳千口
成公久傳成實卒使夷由爲蹻蹠曰誣論稱人
之善胷無秤尺惑於小廉曲謹感其煦意象恭
喜一激之義氣悅一霎之道言不觀大節不較
生平不舉全體不要永終而遽許之曰無識之
論嗚呼議論之難也久矣聽之者可弗察與

簡靜沉默之人發用出來不可當故停蓄之水一
決不可禦也蟄處之物其毒不可當也潛伏之
獸一猛不可禁也輕泄暴雨疾風耳智者
不懼焉

平居無事之時則丈夫不可繩以婦人之守也及
其臨難守死則當與貞女烈婦比節接人處衆
之際則君子未嘗示人以廉隅之迹也及其任
道徙義則當與壯士健卒爭勇

禍之成也必有漸其激也奮於積智者於其漸也
絕之於其積也消之甚則決之決之必須妙手
譬之瘍然鬱而內潰不如外決成而後決不如
早散

涵養不定的惡言到耳先思駁氣氣平再沒錯的
一不平饒你做得是也帶著五分過失在

疾言遽色厲聲怒氣原無用處萬事萬物只以心
平氣和處之自有妙應余褊每坐此失書以自
警

嘗見一論人者云渠只把天下事認真做安得不
敗余聞之甚驚訝竊意天下事儘認真做去還
做得不象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成甚道
理天下事只認真做了更有甚說何事不成方

今天病痛正患在不肯認真故所以大綱常正道理無人扶持大可傷心嗟夫武子之愚所謂認真也與

人人因循昏忽在醉夢中過了一生壞廢了天下多少事惟憂勤惕勵之君子常自惺惺爽覺

明義理易識時勢難明義理腐儒可能識時勢非通儒不能也識時易識勢難識時見者可能識勢非蚤見者不能也識勢而蚤圖之自不至於極重何時之足憂

只有無迹而生疑再無有意而能掩者可不畏哉

令人可畏未有不惡之者惡生毀令人可親未有不愛之者愛生譽

先事體怠神昏事到手忙脚亂事過心安意散此事之賊也兵家尤不利此

善用力者舉百鈞若一羽善用衆者操萬旅若一人

沒這點真情可惜了繁文倘有這點真情何嫌於二簋一掬

百代而下百里而外論人只是箇耳邊紙上幷迹而誣之那能論心嗚呼文士尚可輕論人乎哉此天譴鬼責所係慎之

或問怨尤之念底是難克奈何曰君自來怨尤怨尤出甚的天之水旱爲虐不怕人怨死自死耳水旱自若也人之貪殘無厭不怕你尤恨自恨耳貪殘自若也此皆無可奈何者今且不望君自修自責只將這無可奈何事惱亂心腸又添了許多痛苦不若澹然安之討些便宜其人大笑而去

見事易任事難當局者只怕不能實見得果實見得則死生以之榮辱以之更管甚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

人事者事由人生也清心省事豈不在人

閉戶於鄉隣之鬬雖有解紛之智息爭之力不爲也雖忍而不得謂之楊朱忘家於懷襄之時雖有室家之憂骨肉之難不暇顧也雖勞而不得謂之墨翟

流俗汙世中眞難做人又跳脫不出只是淸而不
激就好

恩莫到無以加處情薄易厚愛重成隙

欲爲便爲空言何益不爲便不爲空言何益

以至公之耳聽至私之口舜蹠易名矣以至公之
心行至私之聞黜陟易法矣故兼聽則不蔽精
察則不眩事可從容不必急遽也

某居官厭無情者之多言每裁抑之蓋無厭之欲
非分之求若以温顔接之彼懇乞無已煩瑣不

休非嚴拒則一日之應酬幾何及部署日看得
人有不盡之情抑不使通亦未盡善嘗題二語
於私署云要說的儘著都說我不嗔你不該從
未敢輕從你休怪我或曰畢竟往日是

同途而遇男避女騎避步輕避重易避難卑幼避
尊長

勢之所極理之所截聖人不得而毫髮也故保辜
以時刻分死生名次以相鱗分得失引繩之絶
墮瓦之穿非必當斷當敝之處君子不必如此
區區也

制禮法以垂萬世繩天下者須是時中之聖人斟
酌天理人情之至而爲之一以立極無一毫矯
拂心無一毫懲創心無一毫一切心嚴也而於
人情不苦寬也而於天則不亂俾天下肯從而
萬世相安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和之一字制禮
法時合下便有豈不爲美儀禮不知是何人制
作有近於迂闊者有近於迫監者有近於矯拂
者大率是個嚴苛繁細之聖人所爲胷中又帶

箇懲創矯拂心而一切之後世以爲周公也遂
相沿而守之畢竟不便於人情者成了箇萬世
虛車是以繁密者激人躁心而天下皆逃於闊
大簡直之中嚴峻者激人畔心而天下皆逃於
逍遥放恣之地甚之者乃所敺之也此不可一
二指余讀禮蓋心不安而口不敢道者不啻百
餘事也而宋儒不察禮之情又於節文上增一
重鎖鑰予小子何敢言

禮無不報不必開多事之端怨無不酧不可種難

言之恨

呻吟語卷之三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內篇

養生類

夫水過之乃所以多之洩之乃所以竭之惟仁者能洩惟智者知洩

天地間之禍人者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慾美聲令人多聽美物令人多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

田令人多置美寢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戀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皆禍媒也不美則不令人多不多則不令人敗予有一室題之曰遠美軒而扁其中曰冷淡非不愛美懼禍之及也夫魚見餌不見鉤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酒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此心一冷則熱鬧之景不能入一淡則艷冶之物不能動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轗軻之爲祥則可與言道矣

以肥甘愛兒女而不思其傷身以姑息愛兒女而不恤其敗德甚至病以死犯大辟而不知悔者皆婦人之仁也噫舉世之自愛而陷于自殺者又十人而九矣

五閉養德養生之道也或問之曰視聽言動思將不啓與曰常閉而時啓之不弛於事可矣此之謂夷夏關

今之養生者餌藥服氣避險辟難慎時寡慾誠要法也嵇康善養生而其死也却在所慮之外乃知養德尤養生之第一要也德在我而蹈白刃以死何害其爲養生哉

愚愛談醫久則厭之客言及者告之曰以寡慾爲四物以食淡爲二陳以清心省事爲四君子無價之藥不名之醫取諸身而已

仁者壽生理完也默者壽元氣定也拙者壽元神固也反此皆夭道也其不然非常理耳

盜爲男戎色爲女戎人皆知盜之劫殺爲可畏而忘女戎之劫殺悲夫

太朴天地之命脉也太朴散而天地之壽夭可卜矣故萬物蕃則造化之元精耗散木多實者根傷草出莖者根虛費用廣者家貧言行多者神竭皆夭道也老子受用處盡在此中看破

饑寒痛癢此我獨覺雖父母不之覺也衰老病死此我獨當雖妻子不能代也自愛自全之道不自留心將誰賴哉

氣有爲而無知神有知而無爲精者無知無爲而有知有爲之母也精天一也屬水水生氣氣純陽也屬火火生神神太虛也屬無而麗於有精盛則氣盛精衰則氣衰故髓涸而不蒸氣存則神存氣亡則神亡故燭盡而火滅

氣只夠喘息底聲只夠聽聞底切莫長餘分毫以耗無聲無臭之真體

呻吟語卷之四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天地

濕溫生物濕熱長物燥熱成物淒涼殺物嚴寒養物濕溫沖和之氣也濕熱蒸發之氣也燥熱燔灼之氣也淒涼殺氣陰壯而陽微也嚴寒斂氣陰外激而陽內培也五氣惟嚴寒最仁

渾厚天之道也是故處萬物而忘言然不能無日月星辰以昭示之是寓精明于渾厚之中

精存則生神精散則生形太乙者天地之神也萬物者天地之形也太乙不盡而天地存萬物不已而天地毀人亦然

天地只一箇光明故不言而人信

天地不可知也而吾知天地之所生觀其所生而天地之性情形體俱見之矣是故觀子而知父母觀器而知模範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造物之模範也

天地之氣化生於不齊而死於齊故萬物參差萬事雜揉勢固然耳天地亦主張不得

觀七十二候者謂物知時非也乃時變物耳

天地盈虛消息是一箇套子萬物生長收藏是一副印板

天積氣所成自吾身以上皆天也日月星辰去地八萬四千里囿于積氣中無纖隔微障徹地光明者天氣清甚無分毫渣滓耳故曰太清不然雖薄霧輕烟一里外有不見之物矣

地道好生之至也凡物之有根種者必與之生盡物之分量盡巳之力量不至寒凝枯敗不止也故曰坤稱母

四時惟冬是天地之性春夏秋皆天地之情故其生萬物也動氣多而靜氣少

萬物得天地之氣以生有宜溫者有宜微溫者有宜太溫者有宜溫而風者有宜溫而濕者有宜溫而燥者有宜溫而時風時濕者何氣所生則宜何氣得之則長養失之則傷病氣有一毫之

爽萬物陰受一毫之病其宜涼宜寒宜暑無不
皆然飛潛動植蠉蠓之物無不皆然故天地位
則萬物育王道平則萬民遂

六合中洪纖動植之物都是天出氣地出質鎔鑄
將出來都要消磨無迹還他故物不怕是金石
也要歸於無蓋從無中生來定要都歸無去辟
之一盆水打攪起來大小浮漚以千萬計原是
假借成的少安靜時還化爲一盆水

先天立命處是萬物自具的天地只是箇生息培
養只如草木原無箇生理天地好生亦無如之
何

天地間萬物都是陰陽兩箇共成的其獨得於陰
者見陽必避蝸牛壁蘚之類是也其獨得於陽
者見陰必枯夏枯草之類是也

陰陽合時只管合合極則離離時只管離離極則
合不極則不離不合極則必離離必合

定則水燥則火吾心自有水火靜則寒動則熱吾
身自有冰炭然則天地之冰炭誰爲之亦動靜

爲之一陰生而宇宙入靜至十月閉塞而成寒
一陽生而宇宙入動至五月薫蒸而成暑或曰
五月陰生矣而六月大暑十一月陽生矣而十
二月大寒何也曰陽不極則不能生陰陰不極
則不能生陽勢窮則反也微陰激陽則陽不受
激而愈熾微陽激陰則陰不受激而愈溢氣逼
則甚也至七月正月則陰陽相戰客不勝主衰
不勝旺過去者不勝方來故七月大火西流而
金漸生水正月析木用事而水漸生火蓋陰陽
之氣續接非直接直接則絶父母死而子始生
有是理乎漸至非驟至驟至則激五穀種而能
即熟有是理乎二氣萬古長存萬物四時成遂
皆續與漸爲之也惟續故不已惟漸故無迹

既有箇陰氣必有聚結故爲月既有箇陽氣必有
精華故爲日晦是月之體本是純陰無光之物
其光也映日得之客也非主也

天地原無晝夜日出而成晝日入而成夜星常在
天日出而不顯其光日入乃顯耳古人云星從

日生細看來星不借日之光以為光嘉靖壬寅日食既滿天有星當是時日且無光安能生星之光乎

水靜柔而動剛金動柔而靜剛木生柔而死剛火生剛而死柔土有剛有柔不剛不柔故金木水火皆從鍾焉得中故也天地之全氣也

噓氣自內而之外也吸氣自外而之內也天地之初噓為春噓盡為夏故萬物隨噓而生長天地之初吸為秋吸盡為冬故萬物隨吸而收藏噓

者上升陽氣也陽主發吸者下降陰氣也陰主成噓氣溫故為春夏吸氣寒故為秋冬一噓一吸自開闢以來至混沌之後只是這一條氣有毫髮斷處萬物滅天地毀萬物天地之子也一氣生死無不肖之

風惟知其吹拂而已雨惟知其淋漓而已霜雪惟知其嚴凝而已水惟知其流行而已火惟知其燔灼而已不足則屏息而各藏其用有餘則猖狂而各恣其性卒然而感則強者勝若兩軍交戰相下而後已是故久陰則權在雨而日月難為明久旱則權在風而雲雨難為澤以至水火霜雪莫不皆然誰為之曰陰陽為之陰陽誰為之曰自然為之

陰陽徵應自漢儒穿鑿附會以為某災祥應某政事最迂大抵和氣致祥戾氣致妖與作善降祥作惡降殃道理原是如此故聖人只說人事只盡道理應不應在我不在我都不管若求一一徵應如鼓答桴堯舜其猶病矣大段氣數有一

定的有偶然的天地不能違天地亦順之而已旱而雩水而禜孛而禳火而祓日月食而救君子畏天威謹天戒當如是爾若云隨禱輒應則日月盈虧豈係於救不救之間哉大抵陰陽之氣一偏必極勢極必反陰陽乖戾而分故孤陽亢而不下陰則旱無其極陽極必生陰故久而雨陰陽和合而留故淫陰升而不舍陽則雨無其極陰極必生陽故久而晴草木一衰不至遽茂一盛不至遽衰夫婦朋友失好不能遽合

合不至遠乖天道物理人情自然如此是一定的星殞地震山崩雨血火見河清此是偶然的吉凶先見自非常理故臣子以修德望君不必以災異恐之若因災而懼固可修德一有祥瑞便可謂德巳足而罷修乎乃若至德回天災祥立應桑穀枯彗星退冤獄釋而驟雨忠心白而反風亦間有之但曰必然事吾不能確確然信也

氣化無一息之停不屬進就屬退動植之物其氣

機亦無一息之停不屬生就屬死再無不進不退而止之理

形生於氣氣化沒有底天地定然沒有天地沒有底萬物定然沒有

生氣醇濃渾濁殺氣清爽澄澈生氣牽戀優柔殺氣果決脆斷生氣寬平溫厚殺氣峻隘涼薄故春氣絪縕萬物以生夏氣薰蒸萬物以長秋氣嚴肅萬物以入冬氣閉藏萬物以亾

一呼一吸不得分毫有餘不得分毫不足不得連呼不得連吸不得一呼無吸不得一吸無呼此盈虛之自然也

水質也以萬物爲用火氣也以萬物爲體及其化也同歸於無迹水性徐火性疾故水之入物也因火而疾水有定氣火無定氣故火附剛則剛附柔則柔水則入柔不入剛也

陽不能藏陰不能顯纔有藏處便是陽中之陰纔有顯處便是陰中之陽

水能實虛火能虛實

乾坤是毀的故開闢後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毀的故混沌還成開闢主宰者何元氣是巳元氣亘萬億歲年終不磨滅是形化氣化之祖也

天地全不張主任陰陽陰陽全不擺布任自然世之人趨避祈禳徒自苦耳其奪自然者惟至誠

天地發萬物之氣到無外處止收斂之氣到無內處止不至而止者非本氣不足則客氣相奪也

靜生動長動消靜息息則生生則長長則消消則

息

萬物生於陰陽死於陰陽陰陽於萬物原不相干任其自然而已雨非欲潤物旱非欲熯物風非欲撓物雷非欲震物陰陽任其氣之自然而萬物因之以生死耳易稱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另是一種道理不然是天地有心而成化也若有心成化則寒暑災祥得其正乃見天心矣

天極從容故三百六十日爲一噓吸極次第故溫暑涼寒不驀越而雜至極精明故晝有容光之

照而夜有月星極平常寒暑旦夜生長收藏萬古如斯而無新奇之調極含蓄併包萬象而不見其滿塞極沉默無所不分明而無一言極精細色色象象條分縷析而不厭其繁極周匝踈而不漏極凝定風雲雷雨變態於宵中悲懽叫號慭德於地下而不惡其擾極通變普物因材不可執爲定局極自然任陰陽氣數理勢之所一極所生而已不與極堅耐萬古不易而無欲速求進之心消磨曲折之患極勤斂無一息之停極聰明亘古今無一人一事能欺罔之者極老成有虧欠而不隱藏極知足滿必損盛必衰極仁慈雨露霜雪無非生物之心極正直始終計量未嘗養人之奸容人之惡極公平抑高舉下貧富貴賤一視同仁極簡易無瑣屑曲局示人以繁難極雅淡青蒼自若更無炫飾極靈爽精誠所至有感必通極謙虛四時之氣常下交極正大擅六合之恩威而不自有極誠實無一毫僞妄心虛假事極有信萬物皆任之而不疑故

人當法天人天所生也如之者存反之者亾本其氣而失之也

春夏後看萬物繁華造化有多少滛巧多少發揮多少張大元氣安得不斲喪機緘安得不窮盡此所以虛損之極成否塞成渾沌也

形者氣之橐囊也氣者形之線索也無形則氣無所憑藉以生無氣則形無所鼓舞以爲生形須臾不可無氣氣無形則萬古依然在宇宙間也

要知道雷霆霜雪都是太和

濁氣醇清氣澗濁氣厚清氣薄濁氣同清氣分濁氣濕清氣寒濁氣柔清氣剛濁氣陰清氣陽濁氣豐清氣嗇濁氣甘清氣苦濁氣喜清氣惡濁氣榮清氣枯濁氣融清氣孤濁氣生清氣殺

一陰一陽之謂道二陰二陽之謂駁陰多陽少陽多陰少之謂偏有陰無陽有陽無陰之謂孤一陰一陽乾坤兩卦不二不雜純粹以精此天地中和之氣天地至善也是道也上帝降衷君子衷之是故繼之即善成之爲性更無偏駁不假

修爲是一陰一陽屬之君子之身矣故曰君子之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之謂偏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謂駁至於孤氣所生大乖常理孤陰之善慈悲如毋惡則陰毒如虺孤陽之善嫉惡如讐惡則凶横如虎此篇夫子論性純以善者言之與性相近也稍稍不同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漸故能成故能久所以成物悠者漸之象也久者漸之積也天地萬物不能頓也而況於人乎故悟能頓成不能頓

盛德莫如地萬物於地惡道無以加矣聽其所爲而莫之憾也負荷生成而莫之厭也故君子卑法地樂莫大焉

日正午月正圓一呼吸間耳呼吸之前未午未圓呼吸之後午過圓過善觀中者此亦足觀矣

中和之氣萬物之所由以立命者也故無所不宜偏盛之氣萬物之所由以盛衰者也故有宜有不宜

祿位名壽康寧順適子孫賢達此天福人之大權

也然嘗輕以與人所最靳而不輕以與人者惟名福善禍淫之言至名而始信大聖得大名其次得名視德無分毫爽者惡亦然祿位壽康在一身名在天下祿位壽康在一時名在萬世其惡者備有百福惡名愈著善者備嘗艱苦善譽日彰桀紂幽厲之名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固天道報應之微權也天之以百福予人者特有此耳彼天下萬世之所以仰慕欽承疾惡笑罵其禍福固不小也

以理言之則當然者謂之天命有德討有罪奉三尺無私是已以命言之則自然者謂之天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定於有生之初是已以數言之則偶然者謂之天會逢其適偶値其際是已

造物之氣有十有中氣有純氣有雜氣有戾氣有似氣有大氣有細氣有間氣有變氣有常氣皆不外於五行中氣五行均調精粹之氣也人鍾之而爲堯舜禹文周孔物得之而爲麟鳳之類

是也純氣五行各具純一之氣也人得之而爲伯夷伊尹柳下惠物得之而爲龍虎之類是也雜氣五行交亂之氣也戾氣五行麄惡之氣也似氣五行假借之氣也大氣磅礴渾淪之氣也細氣纖蒙浮渺之氣也間氣積久充溢會合之氣也變氣偶爾遭逢之氣也常氣流行一定之氣也萬物各有所受以爲生萬物各有所屬以爲類萬物不自由也惟有學問之功變九氣以歸中氣

火性發揚水性流動木性條暢金性堅剛土性重厚其生物也亦然

太和在我則天地在我何動不臧何往不得

彌六合皆動氣之所爲也靜氣一粒伏在九地之下以胎之故動者靜之死鄉靜者動之生門無靜不生無動不死靜者常施動者不還發大造之生氣者動也耗大造之生氣者亦動也聖人主靜以涵元理道家主靜以留元氣

萬物發生皆是流於既溢之餘萬物收歛皆是勞

於既極之後天地一歲一呼吸而萬物隨之

天地萬物到頭來皆歸於毋故水火金木有盡而土不盡何者水火金木氣盡於天質盡於地而土無可盡故眞氣無歸眞形無藏萬古不可磨滅滅了更無開闢之時所謂混沌者眞氣與眞形不分也形氣混而生天地形氣分而生萬物

天欲大小人之惡必使其惡常得志彼小人者惟恐其惡之不遂也故貪天禍以至于亾

自然謂之天當然謂之天不得不然謂之天陽九

必早久旱必陰久陰必雨久雨必晴此之謂自然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夫唱婦隨兄友弟恭此之謂當然小役大弱役强貧役富賤役貴此之謂不得不然

心就是天欺心便是欺天事心便是事天更不須向蒼蒼上面討

天者未定之命命者已定之天天者大家之命命者各物之天命定而吉凶禍福隨之也由不得天天亦再不照管

天地萬物只是一氣聚散更無別箇形者氣所附以爲凝結氣者形所托以爲運動無氣則形不存無形則氣不住

天地既生人物則人物各具一天地天地之天地由得天地人物之天地由不得天地人各任其氣質之天地至於無涯牿其降衷之天地幾於澌盡天地亦無如之何也已其吉凶禍福率由自造天何尤乎而怨之

善人渾是一天故日用起居食息念念時時事事便當以天自處

朱子云天者理也余曰理者天也

有在天之天有在人之天有在天之先天太極是已有在天之後天陰陽五行是已有在人之先天元氣元理是已有在人之後天血氣心知是已

問天地開闢之初其狀何似曰未易形容因指齋前盆沼令滿貯帶沙水一盆投以瓦礫數小塊雜穀豆升許令人攪水渾濁曰此是混沌未分

之狀待三日後再來看開闢至日而濁者清矣輕清上浮曰此是天開於子沉底渾泥此是地闢於丑中間瓦礫出露此是山陵是時穀豆芽生月餘而水中小虫浮沉奔逐此是人與萬物生於寅徹底是水天包乎地之象也地從上下故山上銳而下廣象量穀堆也氣化日繁華日盛後日消耗萬物毀而生機微天地雖不毀至亥而又成混沌之世矣

雪非薰蒸之化也天氣上升地氣下降是乾涸世

界矣然陰陽之氣不交則絕故有留滯之餘陰始生之嫩陽往來交結久久不散而迫於嚴寒遂爲雪爲霰白者少陰之色也水之母也盛則爲雪微則爲霜冬月片花半瓣之下着濕地皆有霜陰氣所呵也土乾則否

呻吟語卷之四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世運

勢之所在天地聖人不能違也勢來時卽摧之未必遽壞勢去時卽挽之未必能回然而聖人每與勢忤而不肯甘心從之者人事宜然也

世人賤老而聖王尊之世人棄愚而君子取之世人恥貧而高士淸之世人厭淡而智者味之世人惡冷而幽人實之世人薄素而有道者尚之

悲夫世之人難與言矣

壞世教者不是宦官宮妾不是農工商賈不是衙門市井不是

古昔盛時民自飽煖之外無過求自利用之外無異好安身家之便而不恣耳目之欲家無奇貨人無玩物餘珠玉於山澤而不知寶麤繭絲於箱篚而不知繡佩行於途而知貴賤之等創見於席而知隆殺之理農於桑麻之外無異聞士

於禮義之外無羨談公卿大夫於勸課訓迪之外無簿書期會之責而不知爲民之難知貧之可憂而不知人富之可嫉夜行不以兵遠行不以糧施人者非欲其我德施於人者不疑其欲我之德訢訢渾渾其時之春乎其物之胚蘖乎吁可想也已

伏羲以前是一截世道其治任之而已已無所與也五帝是一截世道其治安之而已不擾民也三王是一截世道其治正之而已不使縱也秦以後是一截世道其治劫之而已愚之而已不以德也

世界一般是唐虞時世界黎民一般是唐虞時黎民而治不古若非氣化之罪也

終極與始接困極與亨接

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義世界三王是禮義世界春秋是威力世界戰國是智巧世界漢以後是勢利世界

士鮮衣美食浮談怪說玩日愒時而以農工爲村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學態袖手樂遊而以勤儉爲羞辱官盛從豐供繁文縟節奔逐世態而以教養爲迂腐世道可爲傷心矣

豈殺人是泰愁殺人也是泰泰之人昏惰侈肆泰之事廢墜寬罷泰之風紛華驕蹇泰之前如上水之篙泰之世如高竿之頂泰之後如下坂之車故否可以致泰泰必至於否故聖人憂泰不憂否否易振泰難持

世之衰也卑幼賤微氣高志肆而無上子弟不知有父母婦不知有舅姑後進不知有先達士民不知有官師郎署不知有公卿偏裨軍士不知有主帥目空空而氣勃勃耻於分義而敢於陵駕嗚呼世道至此未有不亂不亡者也

節文度數聖人之所以防肆也僞禮文不如眞愛敬眞簡率不如僞禮文僞禮文猶足以成體眞簡率每至於踰閑僞禮文流而爲象恭滔天眞簡率流而爲禮法掃地七賢八達簡率之極也舉世牛馬而晉因以亡近世士風崇尚簡率蕩

然無檢嗟嗟吾莫知所終矣

天下之勢頻可爲也漸不可爲也頻之來也驟驟多無根漸之來也深深則難撼頻着力在終漸着力在始

造物有涯而人情無涯以有涯足無涯勢必爭故人人知足則天下有餘造物有定而人心無定以無定撼有定勢必敗故人人安分則天下無事

天地有眞氣有似氣故有鳳皇則有昭明有粟穀則有根莠兎葵似葵燕麥似麥野菽似菽槐藍似槐之類人亦然皆似氣之所鍾也

呻吟語卷之四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聖賢類

孔子是五行造身兩儀成性其餘聖人得金氣多者則剛明果斷得木氣多者則朴素質直得火氣多者則發揚奮迅得水氣多者則明徹圓融得土氣多者則鎭靜渾厚得陽氣多者則光明軒豁得陰氣多者則沉默精細氣質既有所限雖造其極終是一偏底聖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節目耳

孔顏窮居不害其爲仁覆天下何則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聖人不落氣質賢人不渾厚便直方便着了氣質色相聖人不滯風土賢人生燕趙則慷慨生吳越則寬柔就染了風土氣習

性之聖人只是箇與理相忘與道爲體不待思惟

慎行直撞恰與時中脗合反之聖人常常小心循規蹈矩前望後顧才執得中字稍放鬆便有過不及之差是以希聖君子心上無一時任情恣意處

聖人一聖人全一則獨詣其極全則各臻其妙惜哉至人有聖人之功而無聖人之全者囿於見也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己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私是爲勇字所伏終不成箇

剛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恂恂之顔子其次魯鈍之曾子而已餘無聞也

天下古今一條大路曰大中至正是天造地設的這箇路上古今不多幾人走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其餘識得的周程張朱雖走不到盡頭畢竟是這路上人將這箇路來比較古今人雖伯夷伊惠也是異端更那說那佛老楊墨陰陽術數諸家若論箇分曉伯夷伊惠是旁行的佛老楊墨是斜行的陰陽星數是岐行的

本原處都從正路起却念頭一差走下路去愈遠愈謬所以說異端曰本原不異而發端異也何也佛之虚無是吾道中寂然不動差去老之無爲是吾道中守約施博差去爲我是吾道中正静自守差去兼愛是吾道中萬物一體差去陰陽家是吾道中敬授人時差去術數家是吾道中至誠前知差去看來大路上人時爲佛時爲老時爲楊時爲墨時爲陰陽術數是合數家之所長岔路上人佛是佛老是老楊是楊墨是

墨陰陽術數是陰陽術數殊失聖人之初意譬之五味不適均不可以專用也四時不錯行不可以專令也

聖人之道不奇纔奇便是賢者

戰國是箇慘酷的氣運巧僞的世道君非富强之術不講臣非功利之策不行六合正氣獨鍾在孟子身上故在當時疾世太嚴憂民甚切

淸任和時是孟子與四聖人議定的謚法祖術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是子思作仲

尼的贊語

聖賢養得天所賦之理完仙家養得天所賦之氣完然出陽脫殼仙家未嘗不死特留得此氣常存性盡道全聖賢未嘗不死只是爲此理常存若修短存亡則又係乎氣質之厚薄聖賢不計也

賢人之言視聖人未免有病此其大較耳可怪俗儒見說是聖人語便回護其短而推類以求通見說是賢人之言便洗索其疵而深文以求過

設有附會者從而欺之則陽虎優孟皆失其真而不免狗名得象之譏矣是故儒者要認理理之所在雖狂夫之言不異於聖人聖人豈無出於一時之感而不可爲當然不易之訓者哉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葸不滿勢分不可強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囿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

伊尹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憐的伯夷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惡的柳下惠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與的

浩然之氣孔子非無但用的妙耳孟子一生受用全是這兩字我嘗云孟子是浩然之氣孔子是渾然之氣渾然是浩然的歸宿浩然是渾然的作用惜也孟子未能到渾然耳

聖學專責人事專言實理

二女試舜所謂書不可盡信也且莫說玄德升聞四岳共薦以聖人遇聖人一見而人品可定一語而心理相符又何須試即帝難知人還須一試假設舜不能諧二女將若之何是堯輕視骨肉而以二女爲市貨也有是哉

自古功業惟孔孟最大且久時雍風動今日百姓也沒受用處賴孔孟與之發揮而堯舜之業至今在

堯舜周孔之道如九達之衢無所不通如代明之

日月無所不照其餘有所明必有所昏夷尹柳下惠昏於清任和佛氏昏於寂老氏昏於嗇楊氏昏於義墨氏昏於仁管商昏於法其心有所向也譬之鶻鵃知南其心有所厭也譬之盍旦惡夜豈不純然成一家人物竟是偏氣

堯舜禹文周孔振古聖人無一毫偏倚然五行所鍾各有所厚畢竟各人有各人氣質堯敦大之氣多舜精明之氣多禹收斂之氣多文王柔嘉之氣多周公文爲之氣多孔子莊嚴之氣多熟

讀經史自見若說天縱聖人如太和元氣流行畧不沾着一些四時之氣純是德性用事不落一毫氣質則六聖人須索一箇氣象無毫髮不同方是

讀書要看聖人氣象性情鄉黨見孔子氣象十九至其七情如回非助我牛刀割雞見其喜處由之瑟由之使門人爲臣憮然於沮溺之對見其怒處喪予之慟獲麟之泣見其哀處侍側言志之問與人歌和之時見其樂處山梁雌雉之嘆見其愛處斥由之佞答子貢君子有惡之語見其惡處周公之夢東周之想見其欲處便見他發而皆中節處

費宰之辭長府之止看閔子議論全是一箇機軸便見他和悅而諍處人論事之法莫妙於閔子天生的一段中平之氣

聖人妙處在轉移人不覺賢者以下便露圭角費聲色做出來只見張皇

或問孔孟周流到處欲行其道似技癢的曰聖賢

自家看的分數真天生出我來抱千古帝王道術有旋乾轉坤手段只兀兀家居甚是自負所以徧行天下以求遇夫可行之君既而天下皆無一遇猶有九夷浮海之思公山佛肸之往夫子豈真欲如此只見吾道有起死回生之力天下有垂死欲生之民必得君而後術可施也辟之他人孺子入井與已無干既在井畔又知捄法豈忍袖手

明道答安石能使愧屈伊川答子由遂激成三黨

可以觀二公所得

休作世上另一種人形一世之短聖人也只是與人一般纔使人覺異樣便不是聖人

平生不作圓軟態此是丈夫能輭而不失剛方之氣此是大丈夫聖賢之所以分也

聖人於萬事也以無定體爲定體以無定用爲定用以無定見爲定見以無定守爲定守賢人有定體有定用有定見有定守故聖人爲從心所欲賢人爲立身行已自有法度

聖賢之私書可與天下人見密事可與天下人知不意之言可與天下人聞暗室之中可與天下人窺

好問好察時着一我字不得此之謂能總執兩端時着一人字不得此之謂能定欲見之施行畧無人已之嫌此之謂能化

無過之外更無聖人無病之外更無好人賢智者於無過之外求奇此道之賊也

積愛所移雖至惡不能怒狃於愛故也積惡所習雖至感莫能回狃於惡故也惟聖人之用情不狃

聖人有功於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盡人事也不言天命非不知回天無力人事當然成敗不暇計也

或問狂者動稱古人而行不掩言無乃行不顧言乎孔子奚取焉曰此與行不顧言者人品懸絕譬之於射立拱把於百步之外九矢參連此養由基能事也孱夫拙射引弦之初亦望拱把而

從事焉即發不出十步之遠中不近方丈之鵠何害其爲志士又安知日關弓月抽矢白首終身有不爲由基者乎是故學者貴有志聖人取有志狷者言尺行尺見寸守寸孔子以爲次者取其守之確而恨其志之隘也今人安於凡陋惡彼激昂一切以行不顧言沮之又甚者以言是行非誚之不知聖人豈有一蹴可至之理希聖人豈有一朝徑頓之術只有有志而廢於半塗未有無志而能行跬步者或曰不言而躬行

何如曰此上智也中人以下須要講求博學審問明辯與同志之人相砥礪奮發皆所以講求之也安得不言若行不顧言則言如此而行如彼曰古人而心衰世豈得與狂者同日語哉

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此有道之言也但法度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只有一箇譬如律令一般天下古今所共守者若家自爲律人自爲令則爲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法度故以道爲法度者時中之聖以氣質爲法度者一偏之聖

聖人是物來順應衆人也是物來順應聖人之順應也從廓然太公來故言之應人如嚮而脗合乎當言之理行之應物也如取諸宫中而脗合乎當行之理衆人之順應也從任情信意來故言之應人也好莠自口而鮮與理合事之應物也可否惟欲而鮮與理合君子則不然其不能順應也不敢以順應也議之而後言言猶恐尤也擬之而後動動猶恐悔也却從存養省察來噫今之物來順應者人人是也果聖人乎可哀也已

聖人與衆人一般只是盡得衆人的道理其不同者乃衆人自異於聖人也

天道以無常爲常以無爲爲爲聖人以無心爲心以無事爲事

萬物之情各求自遂者也惟聖人之心則欲遂萬物而忘自遂

爲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恐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聖

人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來修補比至終年晚歲纔得乾浄成就了一箇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故曰湯武反之也曰反則未反之前便有許多欠缺處今人有過便甘自棄以爲不可復入聖人境域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爲有過哉只看歸宿處成箇甚人以前都饒得過

聖人低昂氣化挽回事勢如調劑氣血損其侈不益其強補其虚不甚其弱要歸於平而已不平

則偏偏則病大偏則大病小偏則小病聖人雖欲不平不可得也

聖人絕四不惟纖塵微障無處着脚卽萬理亦無作用處所謂順萬事而無情也

聖人胸中萬理渾然寂時則如懸衡鑑感之則若決江河未有無故自發一善念善念之發胸中不純善之故也故惟有旦晝之牿亾然後有夜氣之清明聖人無時不夜氣是以胸中無無故自見光景

法令所行可以使土偶奔趨惠澤所浸可以使枯木萌蘗教化所孚可以使鳥獸伏馴精神所極可以使鬼神感格吾必以為聖人矣

聖人不強人以太難只是撥轉他一點自然底肯心

參贊化育底聖人雖在人類中其實是箇活天吾嘗謂之人天

孔子只是一箇通通外更無孔子

聖人不隨氣運走不隨風俗走不隨氣質走

聖人平天下不是夷山塡海高一寸還他一寸低一分還他一分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不可知可知之祖也無不可知做可知不出無可知則不可知何所附屬

只爲多了這知覺便生出許多情緣添了許多苦惱落花飛絮豈無死生他只憑委和委順而已或曰聖學當如是乎曰富貴貧賤壽夭寵辱聖人未嘗不落花飛絮之耳雖有知覺心不爲知覺苦

聖人心上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內省不疚旣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却是畏天命悲人窮也

定靜安慮聖人無一刻不如此或曰喜怒哀樂到面前何如曰只憑喜怒哀樂定靜安慮胸次無分毫加損

有相予者謂面上部位多貴處處指之予曰所憂不在此也汝相予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相予兩肩要擔當得天下事相予兩脚要踏得萬事

定雖不貴乎奚憂不然乎有愧於面也
物之入物者染物入於物者染於物惟聖人無所
入萬物亦不得而入之惟無所入故無所不入
惟不爲物入故物亦不得而離之
人於吃飯穿衣不曾說我當然不得不然至於五
常百行却說是當然不得不然又竟不能然
孔子七十而後從心六十九歲未敢從也衆人一
生只是從心從心安得好聖學戰戰兢兢只是
降伏一箇從字不曰戒慎恐懼則曰憂勤惕勵

防其從也豈無樂時樂也只是樂天衆人之樂
則異是矣任意若不離道聖賢性不與人殊何
苦若此
日之于萬形也鑑之於萬象也風之於萬籟也尺
度權衡之於輕重長短也聖人之于萬事萬物
也因其本然付以自然分毫我無所與焉然後
感者常平應者常逸喜亦天怒亦天而吾心之
天如故也萬感劻勷衆動轇轕而吾心之天如
故也

平生無一事可瞞人此是大快樂
堯舜雖是生知安行然堯舜自有堯舜工夫學問
但聰明睿智千百衆人豈能不資見聞不待思
索朱文公云聖人生知安行更無積累之漸聖
人有聖人底積累豈儒者所能測識哉
聖人不矯
聖人一無所昏
孟子謂文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雖非文王
之心最看得時勢定文王非利天下而取之亦

非惡富貴而逃之順天命之乎奪聽人心之向
背而我不與焉當是時三分天下纔有其二即
武王亦動手不得若三分天下有其三即文王
亦束手不得勺之詩曰遵養時晦時純熈矣是
用大介天命人心一毫假借不得商家根深蒂
固須要失天命人心到極處周家積功累仁須
要收天命人心到極處然後得失界限決絕潔
淨無一毫黏帶如爪熟自落栗熟自墜不待剥
摘之力且莫道文王時動得手即到武王時紂

又失了幾年人心武王又收了幾年人心牧誓武成取得何等費脣舌多士多方守得何等𧿹驚怕則武王者生擒勁剥之所致也又辟之瘡落痂雞出卵爭一刻不得若文王到武王時定不犯手或讓位微箕爲南河陽城之避徐觀天命人心之所屬屬我我不却之使去不屬我我不招之使來安心定志任其自去來耳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使安受二分之歸不惟至德有損若紂發兵而問叛人即不勝文王將何辭雖萬萬出文王下者亦不敢安受商之叛國也用是見文王仁熟智精所以爲宣哲之聖也

湯禱桑林以身爲犧此史氏之妄也按湯世十八年旱至二十三年禱桑林責六事於是旱七年矣天乃雨夫農事冬旱不禁三月夏旱不禁十日使湯待七年而後禱則民已無孑遺矣何以爲聖人即湯以身禱而天不雨將自殺與是絕民也將不自殺與是要天也湯有一身能供幾禱天雖享祭寧欲食湯哉是七年之間歲歲有旱未必不禱歲歲禱雨未必不應六事自責史臣特紀其一時然耳以人禱斷斷乎其無也

伯夷見冠不正望望然去之何不告之使正柳下惠見袒裼裸裎而由由與偕何不告之使衣故曰不夷不惠君子居身之珍也

亘古五帝三王不散之精英鑄成一箇孔子餘者猶成顏曾以下諸賢至思孟而天地純粹之氣索然一空矣春秋戰國君臣之不肖也宜哉後乎此者無聖人出焉蘄孔孟諸賢之精英而未盡洩與

呻吟語卷之四

外篇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品藻

獨處看不破忽處看不破勞倦時看不破急遽倉卒時看不破驚憂驟感時看不破重大獨當時看不破吾必以爲聖人

聖人做出來都是德性賢人做出來都是氣質衆人做出來都是習俗小人做出來都是私欲

漢儒雜道宋儒隘道宋儒自有宋儒局面學者若入道且休着宋儒橫其胸中只讀六經四書而體玩之久久胸次自是不同若看宋儒先看濂溪明道

一種人難悅亦難事只是度量褊狹不失爲君子一種人易事亦易悅這是貪汚輭弱不失爲小人

爲小人所薦者辱也爲君子所棄者耻也

小人有恁一副邪心腸便有一段邪見識有一段邪見識便有一段邪議論有一段邪議論便引一項邪朋黨做出一番邪舉動其議論也援引附會儘成一家之言攻之則圓轉遷就而不可破其舉動也借善攻善匿惡濟惡善爲騎墻之計擊之則疑似牽纏而不可斷此小人之尤而借君子之迹者也此藉君子之名而濟小人之私者也亾國敗家端是斯人若明白小人剛戾小人這都不足恨所以易惡陰柔陽只是一箇惟陰險伏而多端變幻而莫測駁雜而疑似譬之光天化日黑白分明人所共見暗室晦夜多少埋伏多少類象此陰陽之所以別也虞廷黜陟惟曰幽明其以是夫

富於道德者不矜事功猶矜事功道德不足也富於心得者不矜聞見猶矜聞見心得不足也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人者皆可憐也而雄富貴者更不數於丈夫行彼其冬烘盛大之態皆君子之所欲嘔者也而彼且志驕意得可鄙孰甚焉

士君子在塵世中擺脫得開不爲所束縛擺脫得淨不爲所汚礙此之謂天挺人豪

藏名遠利夙夜汲汲乎實行者聖人也爲名修爲利勸夙夜汲汲乎實行者賢人也不占名標不尋利孔氣昏志惰荒德廢業者衆人也炫虛名漁實利而內存狡猾之心陰爲鳥獸之行者盜賊也

圈子裏幹實事賢者可能圈子外幹大事非豪傑不能或曰圈子外可幹乎曰世俗所謂圈子外

乃聖賢所謂性分內也人守一官官求一稱內外皆若人焉天下可庶幾矣所謂圈子內幹實事者也心切憂世志在匡時苟利天下文法所不能拘苟計成功形迹所不必避則圈子外幹大事者也識高千古慮周六合挽末世之頹風還先王之雅道使海內復嘗秦漢以前之滋味則又圈子以上人矣世有斯人乎吾將與之共流涕矣乃若硜硜狃衆見惴惴循弊規威儀文辭粲然可觀勤愼謙默居然寡過是人也但可爲高官耳世道奚賴焉

達人落葉窮通浮雲生死高士睥睨古今玩弄六合聖人古今一息萬物一身衆人塵棄天真腥集世味

陽君子取禍陰君子獨免陽小人取禍陰小人得禍陽君子剛正直方陰君子柔嘉溫厚陽小人暴戾放肆陰小人奸回智巧

古今士率有三品上士不好名中士好名下士不知好名

上士重道德中士重功名下士重辭章斗筲之人重富貴

人流品格以君子小人定之大率有九等有君子中君子才全德備無往不宜者也有君子優於德而短於才者也有善人恂雅溫樸僅足自守識見雖正而不能自決躬行雖力而不能自保有衆人才德識見俱無足取與世浮沉趨利避害碌碌風俗中無自表異有小人偏氣邪心惟己私是殖苟得所欲亦不害物有小人中小人

貪殘陰很恣意所極而才足以濟之歛怨怙終無所顧忌外有似小人之君子高峻奇絕不就俗檢然規模弘遠小疵常纇不足以病之有似君子之小人老詐濃文善藏巧借爲天下之大惡占天下之大名事幸不敗當時後世皆爲所欺而竟不知者有君子小人之間行亦近正而偏語亦近道而雜學圓通便近於俗尚古朴則入於腐寛便姑息嚴便猛鷙是人也有君子之心有小人之過者也每至害道學者戒之

有俗檢有禮檢有通達有放達君子通達於禮檢之中騷士放達於俗檢之外世之無識者專以小節細行定人品大可笑也

上才爲而不爲中才只見有爲下才一無所爲

心術平易制行誠直語言疏爽文章明達其人必君子也心術微曖制行詭秘語言呑吐文章晦澁其人亦可知矣

有過不害爲君子無過可指底眞則聖人僞則大奸非鄉愿之媚世則小人之欺世也

從欲則如附羶見道則若嚼蠟此下愚之極者也

有涵養人心思極細雖應倉卒而胸中依然暇豫自無麄疎之病心麄便是學不濟處

功業之士清虛者以爲粗才不知堯舜禹湯皐夔稷契功業乎清虛乎飽食煖衣而工騷墨之事話玄虛之理謂勤政事者爲俗吏謂工農桑者爲鄙夫此敎化之民也堯舜之世無之

觀人括以五品高正雜庸下獨行奇識曰高品賢智者流擇中有執曰正品聖賢者流有善有過

曰雜品勸懲可用無短無長曰庸品無益世用邪僞二種曰下品愼無用之

氣節信不過人有出一時之感慨則小人能爲君子之事有出於一念之剽竊則小人能盜君子之名亦有初念甚力久而屈其雅操當危能奮安而喪其平生者此皆不自涵養中來若聖賢學問至死更無破綻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毆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

背後左右無一字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惑
其一偏每擊節嘆服信以終身吁難言也
衆惡必察是仁者之心不仁者聞人之惡喜談樂
道疎薄者聞人之惡深信不疑惟仁者知惡名
易以汚人而作惡者之好爲誣善也既察爲人
所惡者何人又察言者何心又察致惡者何由
耐心留意獨得其真果在位也則信任不疑果
不在位也則舉辟無貳果爲人所中傷也則扶
救必力嗚呼此道不明久矣

黨錮諸君只是褊淺無度量身當濁世自處清流
譬之涇渭不言自別正當遵海濱而處以待天
下之清也却乃名檢自負氣節相高志滿意得
卑視一世而踐蹤之譏謗權勢而狗彘之使人
畏忌奉承愈熾愈驕積津要之怒潰權勢之毒
一朝而成載胥之凶其死不足惜也詩稱明哲
保身孔稱默足有容免於刑戮豈貴貨清市直
甘冐鑊如飴哉甲陳二子得之郭林宗幾矣顧
厨俊及吾道中之罪人也僅愈於卑汚耳若張
儉則又李膺范滂之罪人可誅也夫

問嚴子陵何如曰富貴利達之世不可無此種高
人但朋友不得加於君臣之上五臣與舜同僚
友今日比肩明日北面而臣之何害其爲聖人
若有用世之才抱憂世之志朋時之所講求正
欲大行竟施以康天下孰君孰臣正不必爾如
欲遠引高蹈何處不可藏身便不見光武也得
既見矣猶友視帝而加足其腹焉恐道理不當
如是若光武者則大矣

見是賢者就着意回護雖有過差都向好邊替他
想見是不賢者就着意搜索雖有偏長都向惡
邊替他想自宋儒以來率坐此失大段都是箇
偏識見所謂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
惟聖人便無此失只是此心虛平

蘊藉之士深沉負荷之士弘重幹旋之士圓通康
濟之士精敏反是皆凡才也即聰明辯博無補
焉

君子之交怡然激小人之交怕合斯二者禍人之國

其罪均也

聖人把得定理把不得定勢是非理也成敗勢也有勢不可爲而猶爲之者惟其理而已知此則三仁可與五臣比事功孔子可與堯舜較政治

未試於火皆純金也未試於事皆完人也惟聖人無往而不可下聖人一等皆有所不足皆可試而敗夫三代而下人物豈甚相遠哉生而所短不遇於所試則全名定論可以盖棺不幸而偶試其所不足則不免爲累夫試不試之間不可

以定人品也故君子觀人不待試而人物高下終身事業不爽分毫彼其神識自在世眼之外耳

世之頹波明知其當變狃於衆皆爲之而不敢動事之義舉明知其當爲狃於衆皆不爲而不敢動是亦衆人而已提抱之兒得一果餅未敢輒食母嘗之而後入口彼不知其可食與否也既知之矣猶以衆人爲行止可愧也夫惟英雄豪傑不狥習以沽非能遺俗而任道夫是之謂獨復嗚呼此庸人智巧之士所謂生事而好異者也

士氣不可無傲氣不可有士氣者明於人已之分守正而不詭隨傲氣者昧於上下之等好高而不素位自處者每以傲人爲士氣觀人者每以士氣爲傲人悲夫故惟有士氣者能謙已下人彼傲人者昏夜乞哀或不可知矣

體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攘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

幹天下事者智深勇沉神閑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真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胥咲之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沒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沒有世俗都在那爵位上定人品把那邪正卻作第二着看今有僕隸乞丐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似俛首居其下矣論到此

那富貴利達與建志孝節義比來豈[illegible]
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
視亦不可渺然小也故論勢分雖抱關之吏亦
有所下以伸其尊論性分則堯舜與途人可揖
讓於一堂論心談道孰貴孰賤孰尊孰卑故天
地間惟道貴天地間人惟得道者貴

山林處士常養一箇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痛
憤不平之氣此是大病痛

好名之人充其心父母兄弟妻子都顧不得何者

名無兩成必相形而後顯葉人證父攘羊陳仲
子惡兄受鵞周澤奏妻破戒皆好名之心爲之
也

世之人常把好事讓與他人做而甘居已于不肖
又要掠箇好名兒在身上而詆他人爲不肖悲
夫是益其不肖也

理聖人之口易理衆人之口難聖人之口易爲衆
人衆人之口難爲聖人豈直當時之毀譽卽千
古英雄豪傑之士節義正直之人一入議論之
家彼臧此否各騁偏執互爲雌黃譬之舞文吏
出入人罪惟其所欲求其有大公至正之見死
者復生而讋服者幾人是生者肆口而死者含
寃也噫使臧否人物者而出於無聞之士猶昔
人之幸也彼擅著作之名號爲一世人傑而立
言不愼則是獄成于廷尉就死而莫之辯也不
仁莫大焉是故君子之論人與其刻也寧恕

正直者必不忠厚忠厚者必不正直正直人植綱
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

之禍者正直之人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
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

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尤莫甚於飾才露者不藏
其所有也飾者虛剽其所無也

士有三不顧行道濟時人顧不得愛身富貴利達
人顧不得愛德全身遠害人顧不得愛天下

其事難言而於心無愧者寧滅其可知之迹故君
子爲心受惡太伯是已情有所不忍而義不[illegible]
不然者寧負大不韙之名故君子爲理受惡[illegible]

公是已情有可矜而法不可廢者寧自居於惡以伸法故君子爲法受惡武侯是已人皆爲之而我獨不爲則掩其名以分謗故君子爲衆受惡宋子罕是已

不欲爲小人不能爲君子畢竟作甚麽人曰衆人既衆人當與衆人伍矣而列其身名於士大夫之林可乎故衆人而有士大夫之行者榮士大夫而爲衆人之行者辱

天之生人雖下愚亦有一竅之明聽其自爲用而

極致之亦有可觀而不可謂之才所謂才者能爲人用可圓可方能陰能陽而不以己用者也以己用皆偏才也

心平氣和而有强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從容而不後事急遽而不失容脫畧而不疎忽簡靜而不凉薄真率而不鄙俚溫潤而不脂韋光明而不淺浮沉靜而不陰險嚴毅而不苛刻周匝而不煩碎權變而不譎詐精明而不猜察亦可以爲成人矣

厚德之士能掩人過盛德之士不令人有過不令人有過者體其不得已之心知其必至之情而預遂之者也

烈士死志守士死職任士死怨忿士死閗貪士死財躁士死言

知其不可爲而遂安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不可爲而猶極力以圖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

無識之士有三恥恥貧恥賤恥老或曰君子獨無

恥與曰有恥親在而貧恥用賢之世而賤恥年老而德業無聞恥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一箇俗念頭一雙俗眼目一口俗話說任教聰明才辯可惜錯活了一生

或問君子小人辯之最難曰君子而近小人之迹小人而爲君子之態此誠難辯若其大都則如皂白不可掩也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

浮薄瑣屑君子平易小人曉蹊君子誠實小人奸詐君子多讓小人多爭君子少文小人多態君子之心正直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曖君子之言雅淡質直惟以達意小人之言鮮穠柔澤務於可人君子與人親而不昵直諒而不養其過小人與人狎而致情諛悅而多濟其非君子處事可以盟天質日雖骨肉而不阿小人處事低昂世態人情雖昧理而不顧君子臨義慷慨當前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其禍福毀譽

了不關心小人臨義則觀望顧忌先慮爵祿身家妻子之便否視社稷蒼生漫不屬已君子事上禮不敢不恭難使枉道小人事上身不知爲我側意隨人君子御下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情小人御下遂吾欲而恣彼同然之願君子自奉節儉恬雅小人自奉汰侈彌文君子親賢愛士樂道人之善小人嫉賢妬能樂道人之非如此類者色色頓殊孔子曰患不知人吾以爲終日相與其類可分雖善矜持自有不可掩者在也

今之論人者於辭受不論道義只以辭爲是故辭寧矯廉而避貪愛之嫌於取與不論道義只以與爲是故與寧傷惠而避吝嗇之嫌於怨怒不論道義只以忍爲是故禮雖當校而避無量之嫌義當明分人皆病其諛而以倨傲矜陵爲節槩禮當持體人皆病其倨而以過禮足恭爲盛德惟儉是取者不辯禮有當豐惟默是貴者不論事有當言此皆察理不精貴賢知而忘其過

者也噫與不及者誠有間矣其賊道均也

狃淺識狹聞執偏見曲說守陋規俗套斯人也若爲鄉里常人不足輕重若居高位有令名其壞世教不細

以麤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汎心看古人玄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便加品隲真孟浪人也

文姜與弒桓公武后滅唐子孫更其國廟此二婦者皆國賊也而祔葬於墓祔祭於廟禮法安在

此千古未反一大案也或曰子無讐母之義噫是言也閭閻市井兒女之識也以禮言三綱之重等於天地天下共之子之身祖廟承繼之身非人子所得而有也母之罪宗廟君父之罪非人子所得而庇也文姜武后莊公中宗安得而私之以情言弑吾身者與我同丘陵易吾姓者與我同血食祖父之心悅乎怒乎對子而言則母尊對祖父而言則吾母臣妾也以血屬而言祖父我同姓而母異姓也子爲母忘身可也不

敢讐雖殺我可也不敢讐宗廟也父也我得而專之乎專祖父之廟以濟其私不孝重生我之恩而忘祖父之讐亦不孝不體祖父之心强所讐而與之共土同牢亦不孝二婦之罪當誅吾爲人子不忍行亦不敢行也有爲國討賊者吾不當聞亦不敢罪也不誅不討爲吾母者通戮之元凶也葬於他所食於別宮稱后夫人而不係於夫終身哀悼以傷吾之不幸而已莊公中宗皆昏庸之主吾無責矣吾恨當時大臣蹈君於大過而不顧也或曰葬我小君文姜夫子旣許之矣子何罪焉曰此胡氏失仲尼之意也仲尼蓋傷魯君臣之昧禮而特著其事以示譏爾曰我言不當我而我之也曰小君言不成小君而小君之也與歷世夫人同書而不異其詞仲尼之心豈無別白至此哉不然姜氏會齊侯每行必書其惡惡之深如此而肯許其爲我小君耶或曰子狃於母重而不敢不尊臣狃於君命而不敢不從是亦權變之禮耳余曰否否宋桓

夫人出耳襄公立而不敢迎其母聖人不罪襄公之薄恩而美夫人之守禮况二婦之罪彌漫宇宙萬倍於出者臣子忽祖父之重而尊一罪大惡極之母以伸其私天理民彝滅矣道之不明一至是哉余安得而忍言

平生無一人稱譽其人可知矣平生無一人詆毀其人亦可知矣大如天聖如孔子未嘗盡可人意是人也無分君子小人皆感激之是在天與聖人上賢耶不肖耶我不可知矣

尋行數墨是頭巾見識慎步矜趨是釵裙見識大刀闊斧是丈夫見識能方能圓能大能小是聖人見識

春秋人計可否畏禮義惜體面戰國人只是計利害機械變詐苟謀成計得顧甚體面說甚羞恥

太和中發出金石可穿何況民物有不孚格者乎

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已任以檢身約已爲先圖自有知以至於蓋棺尚有未畢之性分不了之心緣不惟孔孟雖

佛老墨翟申韓皆有一種斃而後已念頭是以生不爲世間贅疣之物死不爲幽冥浮蕩之鬼乃西晉王衍輩一出以身爲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玄語爲得聖之清以滅理廢教爲得道之本以浪遊於山水之間爲高人以卸杯於糟麴之林爲達士人廢職業家尚虛無不止亡晉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長惰慢放肆之風以至於今追原亂本蓋開釁於莊列而基惡於梟由有世道之責者宜知所戒矣

微子抱祭器歸周爲宗祀也有宋之封但使先王血食則數十世之神靈有托我可也箕子可也但屬子姓者一人亦可也若曰事異姓以苟富貴而避之嫌則淺之乎其爲識也惟是箕子可爲夷齊而洪範之陳朝鮮之封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繫纍之臣釋囚訪道待以不臣之禮而使作賓固聖人之所不恐負也此亦達節之一事不可爲後世宗臣借口

無心者公無我者明當局之君子不如旁觀之衆人者有心有我之故也

君子豪傑戰兢惕勵當大事勇往直前小人豪傑放縱恣睢拚一命橫行直撞

老子猶龍不是尊美之辭蓋變化莫測淵深不露之謂也

樂要知内外聖賢之樂在心故順逆窮通隨處皆泰衆人之樂在物故山溪花鳥遇境纔生

可恨讀底是古人書作底是俗人事

言語以不肖而多若皆上智人更不須一語

能用天下而不能用其身君子惜之善用其身者善用天下者也

麄豪人也自正氣但一向恁底便不可與入道

學者不能徙義改過非是不知只是積慵久慣自家由不得自家便沒一些指望若真正格致了便由不得自家欲罷不能矣

孔孟以前人物只是見大見大便不拘攣小家勢人等行數墨使殺了只成就箇狷者

終日不歇口無一句可議之言高於緘默者百倍矣

越是聰明人越教誨不得

強恕須是有這恕心纔好勉強推去若視他人饑寒痛楚漠然通不動心是恕念已無更強箇甚還須是養箇恕出來纔好與他說強

盜莫大於瞞心昧已而竊刼次之

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所用者此語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默識得

鄉原是似不是僞孟子也只定他箇似字今人却把似字作僞字看不惟欠確且末减了他罪

不當事不知自家不濟才隨遇長識以窮精坐談先生只好說理耳

沉溺了如神附如鬼迷全由不得自家不怕你明見真知眼見得深淵陡澗心安意肯底直前撞去到此翻然跳出無分毫粘帶非天下第一大

勇不能學者須要知此

巢父許由世間要此等人作甚荷蕢晨門長沮桀溺知世道已不可爲自有無道則隱一種道理巢由一派有許多人皆汚濁堯舜噦吐臯夔自謂曠古高人而不知不仕無義潔一身以病天下吾道之罪人也且世無巢許不害其爲唐虞無堯舜臯夔巢許也没安頓處誰成就你箇高人

而今士大夫聚首時只問我輩奔奔忙忙熬熬煎

煎是爲天下國家欲濟世安民乎是爲身家妻子欲位高金多乎世之治亂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只於這兩箇念頭定了嗟夫吾輩日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民日窮世何貴於有吾輩哉

只氣盛而色浮便見所得底淺邃養之人安詳沉靜豈無慷慨激切發強剛毅時畢竟不輕恁的以激爲直以淺爲誠皆賢者之過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能稱輕重若執偏見曲說眛于時不知其勢責

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瞽指星聾議樂大可笑也君子耻之

小勇噭燥巧勇色笑大勇沉毅至勇無氣

爲善去惡是趨吉避凶惑矣陰陽異端之說也祀非類之鬼禳自致之災祈難得之福泥無損益之時日宗趨避之邪術悲夫愚民之抵死而不悟也即悟之者亦狃天下皆然而不敢異至有名公大人尤極信尚嗚呼反經以正邪慝將誰望哉

天物愚者真智者僞愚者完智者喪無論人即鳥之返哺雉之耿介鳴鳩均平專一雎鳩和而不流鴈之貞靜自守騶虞之仁獬豸之秉正嫉邪何嘗有矯僞哉人亦然人之全其天者皆非智巧者也纔智巧則其天漓矣漓則其天可奪惟愚者之天不可奪故求道真當求之愚求不二心之臣以任天下事亦當求之愚夫愚者何嘗不智哉愚者之智純正專一之智也

面色不浮眼光不亂便知胸中靜定非久養不能一禮曰儼若思安定辭善形容有道氣象矣

於天理汲汲者於人欲必淡於私事耽耽者於公務必疎於虛文熚熚者於本實必薄

聖賢把持得義字最乾淨無分毫利字干擾衆人纔有義舉便不免有箇利字來擾亂利字不得便做義字不成

道自孔孟以後無人識三代以上面目漢儒無見於精宋儒無見於大

有憂世之實心泫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宜斯人也我願爲曳屨執鞭若聚談紙上微言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即品格有清濁均於宇宙無補也

安重深沉是第一美質定天下之大難者此人也辯天下之大事者此人也剛明果斷次之其他浮薄好任翹能自喜皆行不逮者也即見諸行事而施爲無術反以僨事此等只可居談論之科耳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慎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内明外朗宜駕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群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

操進退用舍之權者要知大體若專以小知觀人則卓犖奇偉之士都在所遺何者敦大節者不爲細謹有遠畧者或無小才肩鉅任者或無捷識而聰明材辯敏給圓通之士節文習熟聞見廣洽之人類不能裨緩急之用嗟夫難言之矣士之遇不遇顧上之所愛憎也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爲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

小廉曲謹之士循塗守轍之人當太平時使治一方理一事儘能奉職若定難決疑應卒蹈險寧用破綻人不用尋常人雖豪悍之魁任俠之雄駕御有方更足以建奇功成大務噫難與曲局者道

聖人悲時憫俗賢人痛世疾俗衆人混世逐俗小人敗常亂俗嗚呼小人壞之衆人從之雖憫雖疾竟無益矣故明王在上則移風易俗

觀人只諒其心心苟無他迹皆可原如下官之供應未備禮節偶疎此豈有意簡傲乎簡傲上官以取罪甚愚者不爲也何怒之有供應豐溢禮節卑屈此豈敬我乎將以悅我爲進取之地也

何感之有

今之國語鄉評皆繩人以細行細行一虧若不可容於清議至於大節都脫畧廢墜渾不說起道之不明亦至此乎可嘆也已

凡見識出於道理者第一出於氣質者第二出於世俗者第三出於自私者爲下道理見識可建天地可質鬼神可推四海可達萬世正大公平光明易簡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與授受者是也氣質見識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剛氣

多者爲賢智爲高明柔氣多者爲沉潛爲謙恐夷惠伊尹老莊申韓各發明其質之所近是已世俗見識狃於傳習之舊不辯是非安於耳目之常遂爲依據教之則藐不相入攻之則牢不可破淺庸卑陋而不可談王道自秦漢唐宋以來創業中興往往多坐此病故禮樂文章因陋就簡紀綱法度緣勢因時二帝三王旨趣渺不曾試嘗邈不入夢寐可爲流涕者此輩也已私見識利害榮辱橫於胸次是非可否迷其本真援引根據亦足成一家之説附會擴充儘可聳衆人之聽秦皇本遊觀也而托言巡狩四岳漢武本窮兵也而托言張皇六師道自參岐事有兩端善辯者不能使服不知者皆爲所惑是人也設使旁觀未嘗不明惟是當局便不除己其流之弊至於禍國家亂世道而不顧豈不大可憂大可懼哉故聖賢蹈險履危把自家搭在中間定議决謀把自家除在外面即見識短長不致自必不害其大公無我之心也

凡爲外所勝者皆内不足也爲邪所奪者皆正不足也二者如持衡然這邊低一分那邊即昂一分未有毫髮相下者也

善爲名者借口以掩真心不善爲名者無心而受惡名心迹之間不可以不辯也此觀人者之所忽也

自中庸之道不明而人之相病無終已狷介之人病和易者爲熟軟和易之人病狷介者爲乖戾率真之人病慎密者爲深險慎密之人病率真

者爲麤疎精明之人病渾厚者爲含糊渾厚之人病精明者爲苛刻使質於孔子吾知其必有公案矣孔子者合千聖於一身萃萬善於一心隨事而時出之因人而通變之圓神不滯化裁無端其所自爲不可以教人者也何也難以言傳也見人之爲不以備責也何也難以速化也

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人言之不實者十九聽言而易信者十九聽言而易傳者十九以易信之心聽不實之言播喜傳

之口何由何蹠而流傳海內紀載史冊冤者冤倖者倖嗚呼難言之矣

孔門心傳惟有顏子一人曾子便屬第二等

名望甚隆非大臣之福如素行無愆人言不足讐也

儘聰明底是儘昏愚儘木訥底是儘智慧

透悟天地萬物之情然後可與言性

僧道宦官乞丐未有不許其爲聖賢者我儒衣儒冠且不類儒彼顧得以嗤之柰何以爲異類也而鄙夷之乎

盈山寶玉滿海珠璣任人恣意採取並無禁厲権奪而束手畏足甘守艱難愚亦至此乎

告子許大力量無論可否只一箇不動心豈無骨氣人所能可惜只是没學問所謂其至爾力也

千古一條大路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由之此是官路古路乞人盜蹠都有分都許由人自不由耳

或曰須是根着數聖人走曰各人走各人路數聖人者走底是誰底路肯實在走脚踪兒自是

暗合

功士後名名士後功三代而下真功名之士絶少

聖人以道德爲功名者也賢人以功名爲功名者也衆人以富貴爲功名者也

建天下之大事功者全要眼界大眼界大則識見自別

談治道數千年來只有箇唐虞禹湯文武作用自是不侔衰周而後直到於今高之者爲小康卑

之者爲膚陋唐虞時光景百姓夢也夢不着創業垂統之君臣必有二帝五臣之學術而後可若將後世眼界立一代規模如何是好

一切人爲惡猶可言也惟讀書人不可爲惡讀書人爲惡更無教化之人矣一切人犯法猶可言也做官人不可犯法做官人犯法更無禁治之人矣

自有書契以來穿鑿附會作聰明以亂真者不可勝紀無知者借信而好古之名以誤天下後世

蒼生不有洞見天地萬物之性情者出而正之迷悞何有極哉虛心君子寧闕疑可也

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真小人也小人當事則中人皆爲小人至此不爲小人真君子也

小人亦有好事惡其人則並疵其事君子亦有過差好其人則並飾其非皆偏也

無欲底有無私底難二氏能無情欲而不能無私無私無欲正三教之所分也此中最要留心理會非狃於聞見章句之所能悟也

道理中作人天下古今都是一樣氣質中作人便自千狀萬態

論造道之等級士不能越賢而聖越聖而天論爲學之志向不分士聖賢便要希天

顏淵透徹曾子敦樸子思縝細孟子豪爽

多學而識原是中人以下一種學問故夫子自言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教子張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教人博學於文教顏子博之以

文但不到一貫地位終不成究竟故頓漸兩門各緣資性令人以一貫爲入門上等天資自是了悟非所望於中人其悞後學不細

無理之言不能惑世誣人只是他聰明才辯附會成一段話說甚有滋味無知之人欣然從之亂道之罪不細世間此種話十居其六七既博且久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辯之

間中都不容髮此智者之所乘而愚者之所昧也

明道在朱陸之間

明道不落塵埃多了看釋老伊川終是拘泥少了
看莊列

迷迷易悟明迷難醒明迷愚迷明智迷人之迷一
明則跳脫明人之迷明知而陷溺明人之明不
保其身迷人之明默操其柄明明可與共太平
明迷可與共患憂

衆由披卷佛老莊列只是認得我字真將天地萬
物只是成就我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只是認得
人字真將此身心性命只是爲天下國家

聞毀不可遽信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
毀人者賢則所毀者損毀人者不肖則所毀者
重考察之年聞一毀言如獲珙璧不暇計所從
來枉人多矣

是衆人即當取其偏長是賢者則當望以中道

士君子高談闊論語細探玄皆非實際緊要在適
用濟事故今之稱拙鈍者曰不中用稱昏庸者
日不濟事此雖諺語口頭余嘗媿之同志者盍
亦是務乎

秀雅溫文正容謹節清廟明堂所宜若蹈湯火衽
金革食牛吞象之氣塡海移山之志死孝死忠
千磨百折未可專望之斯人

不做討便宜底學問便是真儒

千萬人吾往赫殺老子老子是保身學問

親疎生愛憎愛憎生毀譽毀譽生禍福此智者之
所耽耽注意而端人正士之所脫畧而不顧者
也此箇題目考人品者不可不知

精神只顧得一邊任你聰明智巧有所密必有所

疎惟平心率物無毫髮私意者當疎當密一準
於道而人自相忘

讀書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學識甚氣度甚作
用漢之粗淺便着世俗宋之局促便落迂腐如
何見三代以前景象

眞是眞非惟是非者知之旁觀者不免信迹而誣
其心況門外之人況千里之外百年之後乎其
不虞之譽求全之毀皆愛憎也其愛憎者皆恩
怨也故公史易信史難

或問某公如何曰可謂豪傑英雄不可謂端人正士問某公如何曰可謂端人正士不可謂達節通儒達節通儒乃端人正士中豪傑英雄者也

名實如形影無實之名造物所忌而矯僞者貪之闇修者避之

遺葛牛羊亳衆往耕似無此事聖人雖委曲教人未嘗不以誠心直道交隣國桀在則葛非湯之屬國也奚問其不祀即知其無犧牲矣亳之牛羊豈可以常遺葛伯耶葛豈真無牛羊耶有亳

之衆自耕不暇而又使爲葛耕無乃後世市恩好名沽沽煦煦者之所爲乎不然葛雖小亦先王之建國也寧至無牛羊粢盛哉即可以供而不祭當勸諭之矣或告之天子以明正其罪矣何至遺牛羊往爲之耕哉可以不告天子而臧其國顧可以不勸之自供祭事而代之勞且貴乎不然是多彼之罪而我得以藉口也是伯者假仁義濟貪欲之所爲也孟子此言其亦劉太王好貨好色之類與

漢以來儒者一件大病痛只是是古非今今人見識作爲不如古人此其大都至於風會所宜勢極所變禮義所起自有今人精於古人處二帝者夏之古也夏者殷之古也殷者周之古也其實制度文爲三代不相祖述而達者皆以爲是宋儒泥古更不考古昔真僞今世是非只如祭祀一節古人席地不便於飲食故尚簠簋籩豆其器皆高今祭古人用之從其時也子孫祭祖考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而簠簋籩豆是設可

乎古者墓而不墳不可識也故不墓祭後世父母體魄所藏巍然丘壠令欲舍人子所覩記者而敬數寸之木可乎則墓祭似不可已也諸如此類甚多皆古人所笑者也使古人生於今舉動必不如此

儒者惟有建業立功是難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講學著述人未嘗盡試所言恐試後縱不邪氣其實成箇事功不狼狽以敗者定不多人

呻吟語卷之四終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治道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群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六合之內有一事一物相凌奪假借而不各居其正位不成淸世界有匹夫匹婦冤抑憤懣而不得其分願不成平世界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實用實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凡一切不急之物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實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悲夫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盡革靡文而嚴誅淫巧

當事者若執一簿書尋故事循弊規只用積年書手也得

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盻革弊無太驟要長慮却顧

苟可以柔道理不必悻直也苟可以無爲理不必多事也

經濟之士一居言官便一建白此是上等人去緘默保位者遠只是治不古若非前人議論不精乃今人推行不力試稽舊牘今日我所言昔人曾道否若只一篇文章了事雖奏牘如山只爲紙筆作孽障架閣上添鼠食耳夫士君子建白

豈欲文章奕世哉冀諫行而民受其福也今詔令刊布徧中外而民間疾苦自若當求其故故在實政不行而虛文搪塞耳綜核不力罪將誰歸

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敝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牴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絃易轍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即有頑梟不

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即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槩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爲政先以扶持世教爲主在上者一舉措間而世教之隆汙風俗之美惡係焉若不管大體何如而執一時之偏見雖一事未爲不得而風化所傷甚大是謂亂常之政先王愼之

人情之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

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爲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爲迂不知其極重不反之勢天地聖人亦無如之奈何其所由來者漸也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天子雖孱懦甚亦必有恚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生此念迨積漸所成其流不覺至是故步視千里爲遠前步視後步爲近千里者步步之積也是以驟者舉世所驚漸者聖人獨懼明以燭之堅以守之毫髮不以假借此愼漸之道也

君子之於風俗也守先王之禮而儉約是崇不肯開事端以貽可長之漸是故漆器不至金玉而刻鏤之不止黼黻不至庶人錦繡被牆屋不止民貧盜起不顧也嚴刑峻法莫禁也是故君子謹其事端不開人情竇而恣小人無厭之欲

著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礙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漏疎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而行者得以專輒

築基樹臬者千年之計也改絃易轍者百年之計也興廢補救者十年之計也亜白黜青者一時之計也因仍苟且勢必積衰助波覆傾反以禍蠹先天下之憂者可以審矣

氣運怕盈故天下之勢不可使之盈既盈之勢便當使之損是故不測之禍一朝之忿非自前之積也成於勢盈勢盈者不可不自損捧盈卮者徐行不如少挹

微者正之甚者從之從微則甚正甚愈甚天地萬

物氣化人事莫不皆然是故正徼從甚皆所以
禁之也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治也
聖人治天下常令天下之人精神奮發意念斂束
奮發則萬民無棄業而兵食足義氣克平居可
以勤國有事可以捐軀斂束則萬民無邪行而
身家重名檢修世治則禮法易行國衰則姦盜
不起後世之民怠惰放肆甚矣臣民而怠惰放
肆明主之憂也
能使天下之人者惟神惟德惟惠惟威神則無言

無爲而妙應如響德則共尊共親而歸附自同
惠則民利其利威則民畏其法非是則動衆無
術矣
只有不容已之眞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處之
未必當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之不精者
必其心之不切者也故有純王之心方有純王
之政
關雎是箇和平之心麟趾是箇仁厚之德只將和
平仁厚念頭行政則仁民愛物天下各得其所

不然周官法度以虛文行之豈但無益且以病
民
民胞物與子厚胸中合下有這段着痛着痒心方
說出此等語不然只是做戲的一般雖是學哭
學笑有甚悲喜故天下事只是要心眞二帝三
王親親仁民愛物不是向人學得來亦不是見
得道理當如此曰親曰仁曰愛看是何等心腸
只是這點念頭懇切殷濃至誠惻怛譬之慈母
愛子由不得自家所以有許多生息愛養之政

悲夫可爲痛哭也已
爲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箇箇要聊生人人要
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本然職分
遂了這箇心纔得暢然一霎懽安然一覺睡稍
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安貼此心如何放得下何
者爲一郡邑長一郡邑皆待命於我者也爲一
國君一國皆待命於我者也爲天下主天下皆
待命於我者也無以答其望何以稱此職何以
居此位夙夜汲汲圖惟之不暇而暇於安富尊

榮之奉身家妻子之謀一不遂心而淫怒是逞
耶夫付之以生民之寄寧爲盈一己之欲哉試
一反思便當愧汗
王法上承天道下順人情要箇大中至正不容有
一毫偏重偏輕之制行法者要箇大公無我不
容有一毫故出故入之心則是天也君臣以天
行法而後下民以天相安
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懼其肆特爲之立中以
防之故民易從有亂道者從而矯之爲天下古

今所難爲之事以爲名高無識者相與駭異之
崇奬之以率天下不知凡於人情不近者皆道
之賊也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大嚴責人
不可太盡然後可以同歸於道不然是驅之使
畔也
振玩興廢用重典懲奸止亂用重典齊衆摧强用
重典
民情有五皆生於便見利則趨見色則愛見飲食
則貪見安逸則就見愚弱則欺皆便於己故也
惟便則術不期工而自工惟便則奸不期多而
自多君子固知其難禁也而德以柔之教以諭
之禮以禁之法以懲之終日與便爲敵而竟不
能衰止禁其所便與强其所不便其難一也故
聖人治民如治水不能使不就下能分之使不
泛溢而已隄之使不決雖堯舜不能
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
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今也不然法有九利
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

嫉才妬能之人惰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
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
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
本難爲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弊瓦解土崩
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士君
子委質何爲哉儒者以宇宙爲分内何爲哉
官多設而數易事多議而屢更生民之殃未知所
極古人慎擇人而久任愼立政而久行一年如
是百千年亦如是不易代不改政不弊事不更

法故百官法守一不敢作聰明以擅更張百姓耳目一不至亂聽聞以乖政令日漸月漬莫不遵上之紀綱法度以淑其身習上之政教號令以成其俗譬之寒暑不易而興作者歲歲有持循焉道路不易而往來者年年知遠近焉何其定靜何其經常何其相安何其易行何其省勞費或曰法久而弊柰何曰尋立法之本意而救偏補弊耳善醫者去其疾不易五臟攻本臟不及四臟善補者縫其破不剪餘完澣其垢不改故製

聖明之世情禮法三者不相忤也末世情勝則奪法法勝則奪禮

湯武之誥誓堯舜之所悲桀紂之所笑也是豈不示信于民而自己之心乎堯舜曰何待嘵嘵爾示民民不忍不從桀紂曰何待嘵嘵爾示民民不敢不從觀書之誥誓而知王道之衰矣世道至湯武其勢必有桀紂又其勢必至有秦項莽操也是故維持世道者不可不慮其流

聖人能用天下而後天下樂爲之用聖人以心用天下以形用心用者無用者也衆用之所恃以爲用者也若與天下競智勇角聰明則窮矣

後世無人才病本只是學政不修而今把作萬分不急之務纔振擧這箇題目便笑倒人官之無良國家不受其福蒼生且被其禍不知當何如處

聖人感人心于患難處更驗葢聖人平日仁漸義摩深恩厚澤入於人心者化矣及臨難處倉卒

之際何暇思圖拏出見成的念頭來便足以捐軀赴義非曰我以此成名也我以此報君也彼固亦不自知其何爲而迫切至此也其次捐軀而志在圖報其次易感而終難其次厚賞以激其感噫至此而上下之相與薄矣交孚之志解矣嗟夫先王何以得此於人哉

聖人在上能使天下萬物各止其當然之所而無陵奪假借之患夫是之謂各安其分而天地位焉能使天地萬物各遂其同然之情而無抑鬱

倔強之態夫是之謂各得其願而萬物育焉
民情既溢裁之爲難裁溢如割駢拇贅疣人甚不
堪故裁之也欲令民堪有漸而已矣安靜而不
震激此裁溢之道也故聖王在上愼所以溢之
者不生民情禮義以馴之法制以防之不使潰
溢暴決此愼溢之道也二者帝王調劑民情之
大機也天下治亂恒必由之
創業之君當海內屬目傾聽之時爲一切雷厲風
行之法故令行如流民應如響承平日久法度

疎闊人心散而不收惰而不振頑而不爽譬如
熟睡之人百呼若聾久倦之身兩足如跛惟是
盜賊所追水火所迫或可猛醒而急奔是以詔
令廢格政事頽靡條上者紛紛申飭者累累而
聽之者若罔聞知徒多書發之勞紙墨之費耳
即殺其尤者一人以號召之未知肅然改視易
聽否而迂腐之儒猶曰宜崇長厚勿爲激切嗟
夫養天下之禍甚天下之弊者必是人也故物
垢則澣甚則改爲室傾則支甚則改作中興之

君綜核名實整頓紀綱當與創業等而後可
先王爲政全在人心上用工夫其體人心在我心
上用工夫何者同然之故也故先王體人於我
而民心得天下治
天下之患莫大於苟可以而止養頽靡不復振之
習成亟重不可反之勢皆苟可以三字爲之也
是以聖人之治身也勤勵不息其治民也鼓舞
不倦不以無事廢常規不以無害忽小失非多
事非好勞也誠知夫天下之事廑未然之憂者

尚多或然之悔懷太過之慮者猶貽不及之憂
兢愼始之圖者不免怠終之患故耳
天下之禍成於怠忽者居其半成於激迫者居其
半惟聖人能銷禍於未形弭患於既著夫是之
謂知微知彰知微者不動聲色要在能察幾知
彰者不激怒濤要在能審勢嗚呼非聖人之智
其誰與于此
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聖
人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

人如含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而今不要掀揭天地驚駭世俗也須拆洗乾坤一
新光景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
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臣
不然青苗結糴非不良劍也爲虢繁弱非不良
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資敵予觀放賑均田減
糶檢災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不
肖有司放流有餘罪矣

振則須起風雷之益懲則須奮剛健之乾不如是
海內大可憂矣

一呼吸間四肢百骸無所不到一痛痒關手足心
知無所不通一身之故也無論人生即偶提一
線而渾身俱動矣一脉之故也守令者一郡縣
之線也監司者一省路之線也君相者天下之
線也心知所及而四海莫不精神政令所加而
萬姓莫不鼓舞者何提其線故也令一身有痛
痒而不知覺則爲痴迷之心矣手足不顧則爲
痿痺之手足矣三代以來上下不聯屬久矣是
人各一身而家各一情也死生欣戚不相感其
罪不在下也

夫民懷敢怒之心畏不敢犯之法以待可乘之釁
衆心已離而上之人且恣其虐以甚之此桀紂
之所以亡也是以明王推自然之心置同然之
腹不恃其順我者之迹而欲得其無怨我者之
心體其意欲而不忍拂知民之心不盡見之於
聲色而有隱而難知者在也此所以固結深厚

而子孫終必賴之也

聖主在上只留得一種天理民彝經常之道在其
餘小道曲說異端橫議斬然芟除不遺餘類使
天下之人易耳改目洗心滌慮于一切亂政之
術如再生如夢覺若未嘗見聞然後道德一而
風俗同然後爲純王之治

治世莫先無僞教民只是不爭

任是權奸當國也用幾箇好人做公道也行幾件
好事收人心繼之者欲矯前人以自高所用之

人一切罷去所行之政一切更張小人奉承以
干進又從而巧言附和盡改良法而還弊規焉
這箇念頭爲國爲民乎爲自家乎果曰爲國爲
民識見已自聾瞽果爲自家此之舉動二帝三
王之所不赦者也更說甚麽事業

聖人無奇名太平無奇事何者皇錫此極民歸此
極道德一風俗同何奇之有

勢有時而窮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受制於匹
夫何者匹夫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勢者也自傾

其勢反爲勢所傾故明王不恃蕭墻之防禦而
以天下爲藩籬德之所漸薄海皆腹心之兵怨
之所結袵席皆肘腋之寇故帝王虐民是自虐
其身者也愛民是自愛其身者也覆轍滿前而
驅車者接踵可慟哉

如今天下人譬之驕子不敢熱氣唐突便艴然起
怒縉紳稍加綜核則曰苛刻學校稍加嚴明則
曰寡恩軍士稍加斂戢則曰凌虐鄉官稍加持
正則曰踐踏今縱不敢任怨而廢公法以市恩
獨不可已乎如今天下事譬之敝屋輕手推扶
便愕然咋舌今縱不敢更張而毀拆以滋壞獨
不可已乎

公私兩字是宇宙的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
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清訟息只
一箇私字擾擾的不成世界

王道感人處只在以我眞誠惻怛之心體其委曲
必至之情是故不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言而
能使人致其死命誠故也

人君者天下之所依以忻戚者也一念怠荒則四
海必有廢弛之事一念縱逸則四海必有不得
其所之民故常一日之間幾運心思于四海而
天下尚有君門萬里之嘆苟不察群情之向背
而惟己欲之是恣嗚呼可懼也

天下之存亡係兩字曰天命天命之去就係兩字
曰人心

耐煩則爲三王不耐煩則爲五霸

一人憂則天下樂一人樂則天下憂

聖人聯天下爲一身運天下於一心今夫四肢百骸五臟六腑皆吾身也痛痒之微無有不覺無有不顧四海之痛痒豈帝王所可忽哉夫一指之疔如粟可以致人之死命國之存亡不在耳目聞見時聞見時則無及矣此以利害言之耳一身麻木若不是我非身也人君者天下之人君天下者人君之天下而血氣不相通心知不相及豈天立君之意耶

無厭之欲亂之所自生也不平之氣亂之所由成也皆有國者之所懼也

用威行法宜有三豫一曰上下情通二曰惠愛素孚三曰公道難容如此則雖死而人無怨矣

第一要愛百姓朝廷以赤子相付托而士民以父母相稱謂試看父母之於赤子是甚情懷便知長民底道理就是愚頑梗化之人也須耐心漸漸馴服王者必世而後仁揣我自己德教有俄項過化手段否奈何以積習慣惡之人而遽使之帖然我順一教不從而遽赫然武怒耶此居官第一戒也有一種不可訓化之民有一種不教而殺之罪此特萬分一耳不可以立治體

天下所望於聖人只是箇安字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箇平字平則安不平則不安矣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於爲亂

大古之世上下相忘不言而信中古上下求相孚後世上下求相勝上用法勝下下用欺以避法下以術勝上上用智以防術以是而欲求治胡

可得哉欲復古道不如一待以至誠誠之所不孚者法以輔之庶幾不死之人心尚可與還三代之舊乎

治道尚陽兵道尚陰治道尚方兵道尚圓是惟無言言必行是惟無行行必竟易簡明達者治之用也有言之不必行者有言之即行者有行之後言者有行之竟不言者有行之非其所言者融通變化信我疑彼者兵之用也二者雜施鮮不敗矣

任人不任法此惟堯舜在上五臣在下可矣非是而任人未有不亂者二帝三王非不知通變宜民達權宜事之爲善也以爲吾常御天下則吾身即法也何以法爲惟夫後世庸君具臣之不能與道致治暴君邪臣之敢於恣惡肆奸也故大綱細目備載具陳以防檢之以詔示之固知夫今日之畫一必有不便於後世之推行也以爲聖子神孫自能師其意而善用於不窮且尤足以濟吾法之所未及庸君具臣相與守之而不敢變亦不失爲半得暴君邪臣即欲變亂而

弁髦之猶必有所顧忌而法家拂士亦得執祖宗之成憲以匡正其惡而不苟從暴君邪臣亦畏其義正事核也而不敢遽肆則法之不可廢也明矣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居上之患莫大於賞無功赦有罪尤莫大於有功不賞而罰及無罪是故王者任功罪不任喜怒任是非不任毀譽所以平天下之情而防其變也此有國家者之大戒也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下情之通於上也如嬰兒之於慈母無小弗達上德之及於下也如流水之於間隙無微不入如此而天下亂亾者未之有也故壅蔽之奸爲亾國罪首

不齊天之道也數之自然也故萬物生於不齊而死於齊而世之任情厭事者乃欲一切齊之是益以甚其不齊者也夫不齊其不齊則簡而易

治齊其不齊則亂而多端

宇宙有三綱智巧者不能逃也一王法二天理三公論可畏哉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子觀于詩而知爲政之道矣

既成德矣而誦其童年之小失既成功矣而笑其往日之偶敗皆刻薄之見也君子不爲

任是最愚拙人必有一般可用在善用之者耳

公論非衆口一詞之謂也滿朝皆非而一人是則
公論在一人

爲政者非謂得行即行以可行則行耳有得行之
勢而昧可行之理是位以濟其惡也君子謂之
賊

使衆之道不分職守則分日月然後有所責成而
上不勞無所推委而下不妒混呼雜命緊怒偏
勞此不可以使二人況衆人乎勤者苦惰者逸
訥者冤辯者欺貪者飽廉者饑是人也即爲人

下且不能而使之爲人上可嘆也夫

世教不明風俗不美只是策勵士大夫

治病要擇良醫安民要擇良吏良吏不患無人在
選擇有法而激勸有道耳

孔子在魯中大夫耳下大夫僚儕也而猶侃侃今
監司見屬吏煦煦沾沾溫之以見女子之情纔
正體統輒曰示人以難堪纔尚綜核則曰待人
以苛刻上務以長厚悅下官心以樹他日之桃
李下務以彌文塗上官耳目以了今日之簿書

吏治安得修舉民生安得樂業憂時者傷心慟
之

據冊點選據俸歷官據咨單進退據本題覆持至公
無私之心守畫一不二之法此守常吏部也選
人嚴於所用選官定於所宜進退則出精識於
撫按之外題覆則持定見於科道之中此有數
吏部也外而與士民同好惡內而與君相爭是
非銓註爲地方不爲其人去留爲其人不爲其
出身與所恃品材官如辨白黑果無際不論久

新任寧甫於一肩等富貴於土苴庶幾哉其稱
職矣嗚呼非大丈夫孰足以語此乃若用一人
則注聽宰執口吻退一人則凝視相公眉睫借
公名以濟私實結士口而厭民心背公市譽負
國殖身是人也吾不忍道之

藏人爲君守財吏爲君守法其守一也藏人竊藏
以營私謂之盜吏以法市恩不曰盜乎賣公法
以酬私德剥民財以樹厚交恬然爲當然可
嘆哉若晉身家慨以許人則吾甫[illegible]之矣

弭盜之末務莫如保甲弭盜之本務莫如教養故
斗米十錢夜戶不閉足食之效也守遺待主始
於盜牛教化之功也夫盜辱名也亦重法也而
人猶爲之此其罪豈獨在民哉而惟城池是恃
關鍵是嚴巡緝是密可笑也已

整頓世界全要鼓舞天下人心鼓舞人心先要振
作自家神氣而今提綱挈領之人奄奄氣不足
以息如何教海內不軟手折脚零骨懈髓底

事有大於勞民傷財者雖勞民傷財亦所不顧事

有不關利國安民者雖不勞民傷財亦不可爲

足民王政之大本百姓足萬政舉百姓不足萬政
廢孔子告子貢以足食告冉有以富之孟子告
梁王以養生送死無憾告齊王以制田里教樹
畜堯舜舍此無良法矣哀哉

百姓只幹正經事不怕衣食不豐足君臣只幹正
經事不怕天下不太平試問百司庶府所職者
何官終日所幹者何事有道者可以自省矣

法至於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
之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
不恕者加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化民成俗之道除却身教再無巧術除却久道再
無頓法

禮之有次第也猶堂之有階使人不得躐僭也故
等級不妨于太煩階有級雖疾足者不得闊步
禮有等雖倨傲者不敢凌節

人才邪正世道爲之也世道汙隆君相爲之也君
人者何嘗不費富貴哉以正富貴人則小人皆

化爲君子以邪富貴人則君子皆化爲小人

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
上多少生成底財貨惧了世上多少生財底工
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

天地之財要看他從來處又要看他歸宿處從來
處要豐要養歸宿處要約要節

將三代以來陋習敝規一洗而更之還三代以上
一半古意也是一箇相業若改正朔易服色都
是腐儒作用苟須臾遂頹波都是俗吏作用於

蒼生奚補噫此可與有識者道

禦戎之道上焉者德化心孚其次講信修睦其次遠馭長驅其次堅壁清野其次陰符智運其次接刃交鋒其下叩關開市又其下納幣和親

爲政之道第一要德感誠孚第二要令行禁止令不行禁不止與無官無政同雖堯舜不能治一鄉而况天下乎

防奸之法畢竟疎於作奸之人彼作奸者拙則作僞以逃防巧則就法以生弊不但去害而反益

其害彼作者十而犯者一耳又輕其罪以爲未犯者勸法奈何得行故行法不嚴不如無法

世道有三責責貴責賢責壞綱亂紀之最者三責而世道可回矣貴者握風俗教化之權而首壞以爲庶人倡則庶人莫不象之賢者明風俗教化之道而自壞以爲不肖者倡則不肖者莫不象之責此二人此謂治本風教既壞誅之不可勝誅故擇其最甚者以令天下此謂治末本末兼治不三年而四海內光景自別乃今貴者賢

者爲敎化風俗之大蠧而以體面寬假之少嚴則曰苛刻以傷士大夫士之體不知二帝三王曾有是說否乎世敎衰微人心昏醉不知此等見識何處來所謂淫朋比德相爲庇護以藏其短而道與法兩病矣天下如何不敝且亂也

印書先要個印板真爲陶先要個模子好以邪官舉邪官以俗士取俗士國欲治得乎

不傷財不害民只是不爲虐耳苟設官而惟虐之慮也不設官其誰虐之正爲家給人足風移俗

易興利除害轉危就安耳設廉靜寡欲分毫無損於民而萬事廢弛分毫無益於民也逃不得尸位素餐四字

天地所以信萬物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一個常字常也者帝王所以定民志者也常一定則樂者以樂爲常不知德苦者以苦爲常不知怨若謂當然有趨避而無怨讐非有大姦巨凶不敢輒生饜足之望忿恨之心何則狃於常故也故常不至大壞極敝只宜調適不可輕變一變則

人人生覬覦心一覬覦則大家引領垂涎生怨起紛數年不能定是以聖人只是慎常不敢輕變必不得已然變不敢明變公變不敢私變分變不敢溷變

紀綱法度整齊嚴密政教號令委曲周詳原是實踐躬行期於有實用得實力今也自貪暴者奸法昏惰者廢法延及今日萬事虛文甚者迷制作之本意而不知遂欲並其文而去之只今文如學校武如教場書聲軍容非不可觀可聽將

這二途作養人用出來令人哀傷憤懣欲灰推之萬事莫不皆然安用縉紳簪纓塞破世間哉明王不大振作不苦核實勢必亂亡而後已

安內攘外之畧須責之將吏將吏不得其人軍民且不得其所安問夷狄是將吏也養之不善則責之文武二學校用之不善則責吏兵兩尚書或曰養有術乎曰何患於無術儒學之大壞極矣不十年不足以望成材武學之不行久矣不十年不足以求名將至於遴選於未用之先條責於方用之際綜核於既用之後黜陟於效不效之時儻有良法可旋至而立有驗者

而今舉世有一大迷自秦漢以來無人悟得官高權重原是投大遺艱譬如百鈞重擔須尋烏獲來擔凌雲大廈須用大木爲柱乃朝廷求賢才借之名器以任重非朝廷市私恩假之權勢以榮人也今也崇階重地用者以爲榮人重以予其所愛而固以吝於所疎不論其賢不賢其用者以爲榮巳未得則眼穿涎流以干人既得則

捐身鏤骨以感德不計其勝不勝旁觀者不論其官之稱不稱人之宜不宜而以資淺議驟遷以格卑議自進皆視官爲富貴之物而不知富貴之也欲以何用果朝廷爲天下求人耶抑君相爲士人擇官耶此三人者皆可憐也叔季之世生人其識見固如此可笑也

漢始與郡守某者御州兵常操之內免操二月繼之者罷操又繼之者常給之外冬加酒銀人五錢又繼之者加肉銀人五錢又繼之者加花布

銀人一兩倉庫不足括稅給之猶不足優䘏加賦給之兵不見德也而民怨又繼之者曰加吾不能而損吾不敢竟無加兵相與鼓譟曰郡長無恩率怨民以叛肆行攻掠元帝命刺史按之報曰郡守不職不能撫鎮軍民而致之叛竟棄市嗟夫當棄市者誰耶識治體者爲之傷心矣

人情不論是非利害莫不樂便已者惡不便已者居官立政無論殃民即教養諄諄禁令惓惓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免禍遠罪哉然政一行而

未有不怨者故聖人先之以躬行浸之以口語示之以好惡激之以賞罰日積月累耐意精心但盡薰陶之功不計俄頃之效然後民知善之當爲惡之可耻默化潛移而服從乎聖人今以無本之令責久散之民求旦夕之效遑不從之怒忿疾於頑而望敏德之治即我且亦愚不肖者而何怪乎蚩蚩之氓哉

嘉靖間南京軍以放糧過期減短常例殺戶部侍郎散銀數十萬以撫之萬曆間杭州軍以減月糧又給以不遍行之錢欲殺巡撫不果既而軍驕散銀萬餘乃定後嚴火夫夜巡之禁寬免士夫而繩督市民既而民變殺數十人乃定鄖陽巡撫以風水之故欲毀參將公署爲學宮激軍士變致毆兵備副使幾死巡撫被其把持奏疏上必露章明示之乃得行陝西兵以冬操太早行法太嚴再三請寬不從謀殺撫按總兵不成論者曰兵驕卒悍如此柰何余曰不然工不信度而亂常規恩不下究而犯衆怒罪不在軍

也上人者體其必至之情寬其不能之罪省其煩苛之法養以忠義之教明約束信號令我不負彼而彼奸吾令即殺之彼有愧懼而已鳥獸未必無知覺而謂三軍之士無良心可乎亂法壞政以激軍士之暴以損國家之威以動天下之心以開無窮之釁當事者之罪不容誅矣裴度所謂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處置得宜四字此統大衆之要法也

覇者豪強威武之名非姦盜詐僞之類小人之情有力便挾力不用僞力不足而濟以謀便用僞若力量自足以壓服天下震懾諸侯直恁做將去不怕他不從便靠不到智術上如何肯僞王覇以誠僞分自宋儒始其實誤在五伯假之以力假仁二假字上不知這假字只是借字二帝三王以天德爲本便自能行仁夫焉有所倚覇者要做好事原沒本領便少不得借勢力以行之不然令不行禁不止矣乃是借威力以行仁義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覇以其非身有之故曰假借耳人之服之也非爲他智能愚人沒柰他威力何只得服他服人者以強服於人者以僞管商都是覇佐看他作用都是威力制縛人非畧人畧責人者故夫子只說他器小孟子只說他功烈如彼其卑而今定公孫鞅罪只說他慘刻更不說他姦詐如今官府教民遷善遠罪只靠那刑威全是覇道他有甚詐僞看來王覇考語自有見成公案曰以德以力所行底門面都是一般仁義如五禁之盟二帝三王難道說他不是難道反其所爲他只是以力行之耳德力二字最穩誠僞二字未穩何也王覇是個麄分別不消說到誠僞上若到細分別處二帝三王便有誠僞之分何況覇者

驟制則小者未必貼服以漸則天下無豪傑皆就我羈靮矣明制則愚者亦生機械默制則天下無智巧皆入我範圍矣此馭夷狄待小人之微權君子用之則爲術知小人用之則爲智巧舍是未有能濟者也或曰何不以至誠行之曰此何嘗不至誠但不淺露輕率耳孔子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與

迂儒識見看得二帝三王事功只似陽春雨露嫗煦可人再無一些冷落嚴肅之氣便是慈母也有訶罵小兒時不知天地只恁陽春成甚世界故雷霆霜雪不備不足以成天威怒刑罰不用不足以成治只五臣耳還要一個皐陶而二十有二人猶有四凶之誅今只把天德王道看得

恁秀雅温柔豈知殺之而不怒便是存神過化

處日下作用須是汗吐下後服四君子四物百

十劑纔是治體

三公示無私也三孤示無黨也九卿示無隱也事

無私曲心無附藏何隱之有嗚呼顧名思義官

職亦少稱矣

要天下太平滿朝只消三個人一省只消兩個人

賢者只是一味聖人備五味一味之人其性執其

見偏自有用其一味處但當因才器使耳

天之氣運有常人依之以事作而百務成因之以

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趨定

而漸可責成人之耳目一而因以寡過

君子見獄囚而加禮焉今以後皆君子人也可無

敬與噫刑法之設明王之所以愛小人而示之

以君子之路也然則囹圄者小人之學校與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

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救世何補

事有便於官吏之私者百世常行天下通行或日

盛月新至彌漫而不可收若不便於己私雖天

下國家以爲極便屢加申飭每不能行即暫行

亦不能久負國負民吾黨之罪大矣

恩威當使有餘不可窮也天子之恩威止於爵三

公夷九族恩威盡而人思以勝之矣故明君養

恩不盡常使人有餘恩養威不盡常使人有餘

懼此久安長治之道也

封建自五帝已然三王明知不便勢與情不得不

用耳夏繼虞而諸侯無罪安得廢之湯放桀費

征伐者十一國餘皆服從安得而廢之武伐紂

不期而會者八百其不會者或遠或不聞亦在

三分有二之數安得而廢之使六國尊秦爲帝

秦亦不廢六國緣他不肯服勢必畢六王而後

已武王之興滅繼絕孔子之繼絕舉廢亦自其

先世曾有功德及滅之不以其罪言之耳非謂

六師所移及九族無血食者必求復其國也故

封建不必是郡縣不必非郡縣者無定之封建

封建者有定之郡縣也

刑禮非二物也皆令人遷善而去惡也故遠於禮
則近於刑

上德默成示意而已其次示觀動其自然其次示聲色其次示是非使知當然其次示毀譽使不得不然其次示禍福其次示賞罰其次示生殺使不敢不然蓋至於示生殺而御世之術窮矣叔季之世自生殺之外無示也悲夫

權之所在利之所歸也聖人以權行道小人以權濟私在上者愼以權與人

太平之時文武將吏習於懶散拾前人之唾餘高談闊論儘似眞才乃稍稍艱大事到手倉皇迷悶無一幹濟之術可嘆可恨士君子平日事事講求在在體驗臨時只辨得三五分若全然不理會只似紙舟塵飯耳

聖人之殺所以止殺也故果於殺而不爲姑息故殺者一二而所全活者千萬後世之不殺所以滋殺也不忍於殺一二以養天下之奸故生其可殺而生者多陷於殺嗚呼後世民多犯死則爲人上者婦人之仁爲之也世欲治得乎

天下事不是一人做底故舜五臣周十亂其餘所用皆小德小賢方能輿化致治天下事不是一時做底故堯舜相繼百五十年然後黎民於變文武周公相繼百年然後敎化大行今無一人談治道而孤掌欲鳴一人倡之衆人從而詆訾之一時作之後人從而傾圮之嗚呼世道終不三代耶振敎鐸以化吾儕得數人焉相引而在事權庶幾或可望乎

兩精兩備兩勇兩智兩愚兩意則多寡強弱在所必較以精乘雜以備乘疎以勇乘怯以智乘愚以有餘乘不足以有意乘不意以決乘二三以合德乘離心以銳乘疲以愼乘怠則多寡強弱非所論矣故戰之勝負無他得其所乘與爲人所乘其得失不啻百也實精也而示之以雜實備也而示之以疎實勇也而示之以怯實智也而示之以愚實有餘也而示之以不足實有意也而示之以不意實有決也而示之以二三實

合德也而示之以離心實驍銳也而示之以疲實
慎也而示之以怠則多寡強弱亦非所論矣故
乘之可否然他知其所示知其無所示其得失
亦不啻百也故不藏其所示凶也誤中於所示
凶也此將家之所務審也

守令於民先有知疼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真心腸
甚麼愛養由成事業做不出只是生來沒此念
頭便與說綻脣舌渾如醉夢

兵士二黨近世之隱憂也士黨易散兵黨難馴看

來亦有法處我欲三月而令可殺殺之可令心
服而無怨何者罪不在下故也

武問宰相之道曰無私有識冢宰之道曰知人善
任使

當事者須有賢聖心腸英雄才識其謀國憂民也
出於惻怛至誠其圖事揆策也必極詳慎精審
躊躕及於九有計算至於千年其所施設安得
一不事普功成宜民利國今也懷貪功喜事之念
為孟浪苟且之圖工粉飾彌縫之計以遂其要
榮取貴之奸為萬姓造殃不計也為百年開釁
不計也為四海耗蠹不計也計吾利否耳嗚呼
可勝嘆哉

為人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輿皁儘能笑
人不可不慎也

為政者立科條發號令寧寬些兒只要真實行永
久行若法極精密而督責不嚴綜核不至總歸
虛彌反增煩擾此為政者之大戒也

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壅閼而不

通甚者令之不行必潰決而不可收拾甚便則
縱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
束故聖人同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納之禮
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
於為亂

居官只一個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
多少負累百姓省了多少勞費

自委所後終日做底是朝廷官執底是朝廷法幹
底是朝廷事榮辱在君愛憎在人進退在我吾

葦而今錯處把官認作自家官所以萬事顧不
得只要保全這個扶持這個尊此雖是第二
等說話然見得這個透還算五分久

錄矛而秣挺金矢而秸弓雖有周官之法度而無
奉行之人典謨訓誥何益哉

二帝三王功業原不難做只是人不曾理會譬之
遥望萬丈高峯何等巍峩他地步原自逶迤上
面亦不陡峻不信只小試一試便見得

洗漆以油洗汙以灰洗油以膩去小人以小人此

古今妙手也昔人明此意者幾故以君子去小
人正治之法也正治是堂堂之陣妙手是玄玄
之機玄玄之機非聖人不能用也

吏治不但錯枉去慵懦無用之人清仕路之最急
者長厚者誤國蠹民以相培植柰何

余佐司寇日有罪人之情極可恨而法無以加者司
官曲擬重條余不可司官曰非私惡也以懲惡
耳余曰謂非私惡誠然謂非作惡可乎君以公
惡輕重法安知他日無以私惡輕重法者乎刑

部只有個法字刑官只有個執字君其慎之

有聖人於此與十人論爭聖人之論是矣十人亦
各是己論以相持莫之能下旁觀者至有是聖
人者有是十人者莫之能定必有一聖人至方
是聖人之論而十人者旁觀者又未必以後聖
者為聖人又未必是聖人之是聖人也然則是
非將安取决哉昊天詩人怨王惑於邪謀不能
斷以從善噫彼王也未必不以邪謀為正謀為
先民之經為大猶之程當時在朝之臣又安知

不謂大夫為邪謀為邇言也是故執兩端而用
中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獨斷堅持必聖人居父
師之尊誠格意孚不然人各有口人各有心在
下者多指亂視在上者喜疑敗謀孰得而禁之
孰得而定之

易衰歇而難奮發者我也易懶散而難振作者衆
也易壞亂而難整飭者事也易蠱敝而難久常
者物也此所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故為
政要鼓舞不倦綱常張紀常理

濫准株連差拘監禁羈抑淹久解審限徒此八者獄情之大忌也仁人之所隱也居官者慎之

養民之政孟子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韓子云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養也教民之道孟子云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予每三復斯言汗輒浹背三嘆斯語淚便交頤嗟夫今之民非古之民乎今之道非古之道乎抑豈變若江河豈道終不可反乎抑古人絕德後人終不可及乎吾耳目口鼻視古人有何缺欠爵祿事勢視古人有何靳嗇俾六合景象若斯辱此七尺之軀靦面萬民之上矣

智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喜悅生於懽愛故

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若化之從容寬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於所好感督責之寬而愧其不材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無忿疾於頑又曰匪怒伊教又曰善誘人今也不令而責之豫不言而責之意不明而責之喻未及令人先懷怒意挺詬恣加既罪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讐兩相苦也智者之所

笑而有量者之所羞也為人上者切宜戒之

德立行成了論不得人之貴賤家之富貧分之尊卑自然上下格心大小象指歷山耕夫有甚威靈氣燄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寬人之惡者化人之惡者也激人之過者甚人之過者也

五刑不如一恥百戰不如一禮萬勸不如一悔

舉大事動眾情必協眾心而後濟不能盡協者須[illegible]以誠意格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格不入須委曲以

求濟事不然彼其氣力智術足以撼衆而敗吾之謀而吾又以直道行之非所以成天下之務也古之人神謀鬼謀以卜以筮豈真有惑於不可知哉定衆志也此濟事之微權也

世間萬物皆有所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萬世公共之心每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有餘者盈溢於所欲之外而亦不足者奔走於所欲之内而亦二者均俱生之道也常思天地生許多人物自足以養之然而不得其欲者正緣

不均之故耳此無天地不是處宇宙內自有任其責者是以聖王治天下不說均就說平其均平之術只是絜矩絜矩之方只是個同好惡

做官都是苦事為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人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苦者也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樂者也

法有定而持循之不易則下之耳目心志習而上逸無定則上之指授口頰煩而下亂

世人作無益事常十九論有益惟有援衣飽食安居利用四者而已臣子事君親婦事夫弟事兄老慈幼上惠下不出乎此豳風一章萬世生人之大法看他舉動種種皆有益事

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君子之建立要其成而後見事功之濟否可奈庸人俗識讒夫利口君子才一施設輒生議論或附會以誣其心或造言以甚其過是以志趨不堅人言

是恤者輒灰心喪氣竟不卒功識見不真人言是聽者輒罷君子之所為不使終事嗚呼大可憤心矣古之大建立者或利於千萬人而不利於一時或利於千萬人而不利於一人或利於千萬事而不利於一事其有所費也似貪其有所勞也似倦其不避嫌也易以招摘取議及其成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奈之何鑠金銷骨之口奪未竟之施誣不白之心哉嗚呼英雄豪傑冷眼天下之事袖手天下之敝付之長吁冷

失任其腐潰決裂而不之理玩日愒月尸位素
餐而苟且目前以全軀保妻子者豈得已哉蓋
懼此也

變法者變時勢不變道變枝葉不變本吾怪夫後
之議法者偶有意見妄逞聰明不知前人立法
千思萬慮而後決後人之所以新奇自喜者前
人之所以熟思而棄者也豈前人之見不及此
哉

鰥寡孤獨疲癃殘疾顛連無告之失所者惟冬爲

甚故凡詠紅爐錦帳之懽忘雪夜呻吟之苦者
皆不仁者也

天下之財生者一人食者九人興者四人害者六
人其凍餒而死者生之人十九興之人十一其
飽煖而樂者害之人十九食之人十一嗚呼可
爲傷心矣三代之政行寧有此哉

居生殺予奪之柄而中奸細之術以陷正人君子
是受顧之刺客也傷我天道殃我子孫而爲他
人快意愚亦甚矣愚嘗戲謂一友人曰能辱能
榮能殺能生不當爲人作荆卿友人謝曰此語
可爲當路藥石

秦家得罪於萬世在變了井田上春秋以後井田
已是十分病民了但當復十一之舊正九一之
界不當一變而爲阡陌後世厚取重斂與秦自
不相干至於貧富不均開天下奢靡之俗生天
下竊劫之盜廢比閭族黨之法使後世十人九
貧死于饑寒者多有則壞田井之禍也三代井
田之法能使家給人足俗儉倫明盜息訟簡天

下各得其所只一復了井田萬事俱理

赦何爲者以爲冤耶當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冤
耶當報無辜之死恨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
蒙恩今傷者傷矣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
讐我者速罹於法以快吾心而乃赦之是何仁
于有罪而不仁于無辜也將使賊幸赦而屢逞
善良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故聖王眚災
宥過不待慶時其刑故也不論慶時夫是之謂
大公至正之道而不以一時之喜濫恩則法執

而小人懼小人懼則善良得其所

廟堂之上聚議者其慮文也當路者持不虛之成心循不可廢之故事特借科在以示公耳是以尊者囁嚅卑者唯諾移日而退巧于逢迎者覩其頤指意向而極口稱道他日驟得殊榮激于公直者知其無益有害而奮色極言他日中以奇禍

近世士風大可哀已英雄豪傑本欲爲宇宙樹立大綱常大事業今也驅之俗套絏以虛文不俛

首吞聲以從惟有引身而退耳是以道德之士遠引高蹈功名之士以屈養伸彼在上者倨傲成習看下面人皆王順長息耳

今四海九州之人郡異風鄉殊俗道德不一故也故天下皆守先王之禮事上接下交際往來揆事宰物率遵一個成法尚安有詆笑者乎故惟守禮可以笑人

凡名器服飾自天子而下庶人而上各有一定等差不可僭逼上太殺是謂逼下下太隆是謂僭上先王不裁抑以逼下也而下不敢僭

禮與刑二者常相資也禮先刑後禮行則刑措刑行則禮衰

官貴精不貴多權貴一不貴分大都之內法令不行則官多權分之故也故萬事俱弛

名器于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于是乎係是故衮冕非煖于綸巾黃瓦非堅于白屋別等威者非有利于身受跪拜者非有益于己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

漸而示之殊也是故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

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

用人之道貴當其才理財之道貴去其蠹人君以識深慮遠者謀社稷以老成持重者養國脉以振厲明作者起頹敝以通時達變者調治化以秉公持正者寄鈞衡以燭奸嫉邪者爲按察以厚下愛民者居守牧以智深勇沉者典兵戎以

平恕明允者治刑獄以廉靜綜核者掌會計以惜耻養德者司教化則用人當其才矣宮妾無慢棄之帛殿廷無金珠之玩近侍絕賄賂之通寵幸無不貲之賞臣工嚴貪墨之誅迎送懲威福之濫工商重淫巧之罰衆庶謹僭奢之戒游惰杜倖食之門緇黃示誑誘之罪倡優就耕織之業則理財得其道矣

古之官人也擇而後用故其考課也常恕何也不以小過棄所擇也今之官人也用而後擇却又以姑息行之是無擇也是容保奸回也豈不渾厚哀哉萬姓矣

世無全才久矣用人者各因其長可也夫目不能聽耳不能視鼻不能食口不能臭勢也今之用人不審其才之所堪資格所及雜然授之方司會計輒理刑名既典文銓又握兵柄養之不得其道用之不當其才受之者但悅美秩而不自量以此而求濟事豈不難哉夫公綽但宜爲老而禆諶不可謀邑今之人才豈能倍蓰古昔愚以爲學校養士科目進人便當如溫公條議分爲數科使各學其才之所近而質性英發能備衆長者特設全才一科及其授官各任所長夫資有所近習有所通施之政事必有可觀若古者以仕學爲一事今日分體用爲兩截窮居草澤止事詞章一入廟廊方學政事雖有明敏之才英達之識豈能觀政數月便得每事盡善不免鹵莽施設鶻突支吾苟不大敗輒得遷陞以此用人雖堯舜不治夫古之明體也養適用之

才致君澤民之術固已熟于畎畝之中苟能用我者執此以往耳今之學校可爲流涕矣

官之所居曰任此意最可玩不惟取責任負荷之義任者任也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若牽制束縛非任矣

廝隸之言直徹之九重台省以之爲臧否部院以之爲進退世道大可恨也武試之愚曰天子之用舍托之吏部吏部之賢不肖托之撫按撫按之耳目托之兩司兩司之心腹托之守令守令

之見聞托之早快早快之採訪托之他邑別郡之早快彼其以恩讐爲是非以謬妄爲情實以前令爲後官以舊愆爲新過以小失爲大辜寄報寄收信如金石愈僞愈詳後如至實請夷由汚謂蹻蹠廉往往有之而撫按據以上聞吏部據以黜陟一吏之榮辱不足惜而奪所愛以失民望培所恨以滋民殃好惡拂人甚矣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個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吳越之戰利用智寃胡之戰利用勇智在相機勇在養氣相機者務使鬼神不可知養氣者務使身家不肯顧此百勝之道也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讐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兵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𨷖死不𨷖安之然而取勝者倖也敗與潰者十九

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卽戎亦可弭盜且經數十百年不用兵說用兵纔用農十分之一耳何者有不道之國則天子命曰某國不道某方伯連帥討之天下無與也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胥變而爲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于敵則他國貧與其農胥變而兵也不如兵農分

凡戰之道貪生者死忘死者生狃勝者敗耻敗者勝

疏法勝於寄心寬令勝於嚴主

天下之事倡于作俑而濫于助波鼓焰之徒至于大壞極敝非截然毅然者不能救于是而猶曰一循舊安常無更張以拂人意不知其可也

在上者能使人忘其尊而親之可謂盛德也已

因偶然之事立不變之法懲一夫之失苦天下之人法莫病于此矣近日建白往往而然

禮繁則難行卒成廢閣之書法繁則易犯益甚汰

裂之罪

爲堯舜之民者逸于堯舜之臣唐虞世界全靠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時君民各享無爲之業而已

臣勞之係于國家也大哉是故百官逸則君勞而天下不得其所

治世用端人正士衰世用庸夫俗子亂世用憸夫佞人憸夫佞人盛而英雄豪傑之士不伸夫惟不伸也而奮于一伸遂至于亡天下故明主在上必先平天下之情將英雄豪傑服其心志就

我羈靮不蓄其奮而使之逞

天下之民皆朝廷之民皆天地之民皆吾民

愈上則愈聾瞽其壅蔽者衆也愈下則愈聰明其見聞者眞也故論見聞則君之知不如相相之知不如監司監司之知不如守令守令之知不如民論壅蔽則守令蔽監司監司蔽相相蔽君惜哉愈下之情不能使愈上者聞之也

周公是一部活周禮世只有周公不必有周禮使周公而生于今寧一一用周禮哉愚謂有周公雖無周禮可也無周公雖無周禮可也

民鮮恥可以觀上之德民鮮畏可以觀上之威更不須求之民

民情甚不可鬱也防以鬱水一決則漂屋推山砲以鬱火一發則碎石破木桀紂鬱民情而湯武通之此存亡之大機也有天下者之所夙夜孜孜者也

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柰何以

我病百姓夫爲君之道無他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爲民開導撙節之因人生固有之性而爲民倡率裁制之足其同欲去其同惡凡以安定之使無失所而後天立君之意終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剝天下以自奉哉嗚呼堯舜其知此也夫

三代之法井田學校萬世不可廢世官封建廢之已晚矣此難與不思者道

聖王同民心而出治道此成務者之要言也夫民

心之難同久矣欲多而見鄙聖王識度豈能同
之意治道以治民也治民而不同之其何能從
卽從其何能久禹之戒舜曰罔咈百姓以從己
之欲夫舜之欲豈適己自便哉以爲民也而曰
罔咈盤庚之遷殷也再四曉譬武王之伐紂也
三令五申必如此而後事克有濟故曰專欲難
成衆怒難犯我之欲未必非彼之怒未必是聖
王求以濟事則知專之不勝衆也而不動聲色
以因之明其是非以悟之陳其利害以動之待

其心安而意順也然後行之是謂以天下人成
天下事事不勞而底績雖然亦有先獲後聞者
亦有不謀而斷者亦有擬議已成料度已審疾
雷迅電而民不得不然者此特十一耳百一耳
不可爲典則也

人君有欲前後左右之幸也君有欲一彼欲百致天
下亂亾則一欲者受禍而百欲者轉事他人矣
此古今之明鑑而有天下者之所當悟也

平之一字極有意味所以至治之世只說個天下
平或言水無高下一經流注無不得平曰此是
一味平了世間千種人萬般物百樣事各有分
量容有差等只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
之意這便是太平如君說臣是等尊卑貴賤小
大而齊之矣不平莫大乎是

國家之取士以言也固將曰言如是行必如是也
及他日效用舉背之矣今閭閻小民立片紙憑
一人終其身執所書而責之不敢二何也我之
所言昭然在紙筆間也人已據之矣吁執卷上
數千言憑滿闈之士大夫且播之天下視小民
片紙何如柰之何吾資之以進身人君資之以
進人而自處于小民之下也哉噫無怪也彼固
以空言求之而終身不復責券也

漆器之諫非爲舜憂也憂天下後世極欲之君自
此而開其萌也天下之勢無必有有必文文必
靡靡靡靡必亾漆器之諫愼其有也

矩之不可以不直方也是萬物之所以曲直斜正
也是故矩無言而萬物則之無毫髮違直方故

也哀哉爲政之徒言出
昇之將退也先煥天之將旦也先晦投丸于壁疾
則內射物極則反不極則不反也故愚者惟樂
其極智者先懼其反然則否不害于極泰極其
可懼乎

余每食雖無肉味而蔬食菜羹嘗足因歎曰嗟夫
使天下皆如此而後盜可誅也枵腹菜色盜亦
死不盜亦死夫守廉而俟死此士君子之所難
也柰何以不能士君子之行而遂誅之乎此富

民爲王道之首務也

窮寇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無事時埋藏着許多小人多事時識破了許多君
子

法者御世宰物之神器人君本天理人情而定之
人君不得與人臣爲天下萬世守之人臣不得
與辟之執圭捧節奉持惟謹而已非我物也我
何敢私今也不然人藉之以濟私請托公行我
藉之以市恩聽從如響而辯言亂政之徒又借

曰長厚曰慈仁曰報德曰崇尊夫長厚慈仁當
施於法之所不犯報德崇尊當求諸己之所得
爲柰何以朝廷公法徇人情伸己私哉此大公
之賊也

治世之大臣不避嫌治世之小臣無橫議

姑息之禍甚於威嚴此不可與長厚者道

卑卑世態嫋嫋人情在下者工不以道之悅在上
者悅不以道之工奔走揖拜之日多而公務塡
委簡書酧酢之文盛而民事罔聞時光只有此

時光精神只有此精神所專在此則所疎在彼

朝廷設官本勞己以安民今也擾民以相奉矣

天下存亡係人君喜好鶴乘軒何損於民且足以
亡國而况大於此者乎

動大衆齊萬民要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威嚴故
曰威克厥愛又曰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若姑息
寬緩煦煦沾沾便是婦人之仁一些事濟不得

爲政以徇私弭謗違道干譽爲第一恥爲人上者
自有應行道理合則行不合則去若委曲遷就

計利慮害不如奉身而退孟子謂枉尺直尋不可推起來雖枉一寸直千尺恐亦未可也或曰處君親之際恐有當枉處曰當枉則不得謂之枉矣是謂權以行經畢竟是直道而行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皐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朴未散之世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寧不明也而不恣不仁今之決獄輒恥不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失殺人大可恨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柰何爲此故寧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司刑者愼之

大纛高牙鳴金奏管飛旌捲蓋清道唱騶輿中之人志驕意得矣蒼生之疾苦幾何職業之修廢幾何使無媿於心焉卽匹馬單車如聽鈞天之樂不然是益厚吾過也婦人孺子豈不驚炫恐有道者笑之故君子之車服儀從足以辨等威

而已所汲汲者固自有在也

狥情而不廢法執法而不病情居官之妙悟也聖人未嘗不履正奉公至其接人處事大段圓融渾厚是以法紀不失而人亦不怨何者無躁急之心而不狃一切之術也

寬簡二字爲政之大體不寬則威令嚴不簡則科條密以至嚴之法繩至密之事是謂煩苛暴虐之政也困已擾民明王戒之

世上沒個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罪不當笞一杖便不是罪不當怒一叱便不是爲人上者愼之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弊端最不可開弊風最不可成禁弊端于未開之先易挽弊風于既成之後難識弊端而絕之非知者不能疾弊風而挽之非勇者不能聖王在上誅開弊端者以狥天下則弊風自革矣

避其來銳襲其惰歸此之謂大智大智者不敢常
在我擊其來銳避其惰歸此之謂神武神武者
心服常在人大智者可以常戰神武者無俟再
戰

御衆之道賞罰其小者賞罰小則大者勸懲甚者賞罰甚者貴省而人不驚明者人所共知公者不以己私如是雖百萬人可爲一
將用不然必勞必費必不行徒多賞罰耳

爲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興革者不
過什一外此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

功以求烜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
功爲第一至于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
然以冲和鎮靜爲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

罰人不盡數其罪則有餘懼賞人不盡數其功則
有餘望

匹夫有不可奪之志雖天子亦無可柰何天子但
能令人死有視死如飴者而天子之權窮矣然
而竟令之死是天子自取過也不若容而遂之
以成盛德是以聖人體群情不敢奪人之志以
傷天下之心以成己之惡

臨民要莊謹即近習門吏起居常侍之間不可示
之以可慢

聖王之道以簡爲先其繁者其簡之所不能者也
故惟簡可以清心惟簡可以率人惟簡可以省
人己之過惟簡可以培壽命之原惟簡可以養
天下之財惟簡可以不耗天地之氣

聖人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後世乃以天下之命
易一身之尊悲夫吾不知得天下將以何爲也

聖君賢相在位不必將在朝小人一網盡去之只
去元惡大奸每種芟其甚者一二示吾意向之
所在彼群小衆邪與中人之可善可惡者莫不
回心向道以逃吾之所去舊惡掩覆不暇新善
積累不及而何敢抗終以自溺耶故舉一皐陶不
仁者遠去四凶不仁者亦遠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
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
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

有分曉

申韓亦王道之一體聖人何嘗廢刑名不綜核四凶之誅舜之申韓也少正卯之誅侏儒之斬三都之墮孔子之申韓也即雷霆霜雪天亦何嘗不申韓哉故慈父有梃詬愛肉有鍼石

三千三百聖人非靡文是尚而勞苦是甘也人心無所存屬則惡念潛伏人身有所便安則惡行滋長禮之繁文使人心有所用而不得他適也使人觀文得情而習于善也使人勞其筋骨手

足而不偷慢以養其淫也使彼此相親相敬而不傷好以起爭也是範身聯世制欲巳亂之大防也故驟違者樂于簡便一決而潰之則大亂起後世之所謂禮者則異是矣先王情文廢無一在而乃習容止多揖拜姱顏色柔聲氣工須諛艷交遊密附耳躡足之語極籩豆筐篚之費工書刺候問之文君子所以深疾之欲一洗而入于崇真尚簡之歸是救俗之大要也雖然不講求先王之禮而一入于放達樂有簡便久而不流于西晉者幾希

在上者無過在下者多過非在上者之無過有過而人莫敢言在下者非多過誣之而人莫敢辯夫惟使人無心言然後爲上者真無過使人心服而後爲下者真多過也

爲政者貴因時事在當因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事在當革不爲後人長不救之禍

夫治水者通之乃所以窮之塞之乃所以決之也民情亦然故先王引民情于正不裁于法法與

情不俱行一存則一亡三代之得天下得民情也其守天下也調民情也順之而使不拂節之而使不過是謂之調

治道之衰起于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于簿書之繁彼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黜首情不見聞即有司專職亦未嘗檢閱校勘何者于宗百架鼠蠹雨浥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祇爲積年老猾嫉利市權之資耳其實于事體無裨弊蠹無損也嗚呼

聖賢之言不必入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
而世終不治
古今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爲法世界若也只
徇情世間更無處覓公道
進賢舉才而自以爲恩此斯世之大惑也退不肖
之怨誰其當之失賢之罪誰其當之奉君之命
盡已之職而公法廢于私恩舉世迷焉亦可悲
矣
進言有四難審人審已審事審時一有未審事必

不濟
法不欲驟變驟變雖美駭人耳目議論之媒也法
不欲硬變硬變雖美拂人心志矯抗之藉也故
變法欲詳審欲有漸欲不動聲色欲同民心而
與之反覆其議論欲心迹如青天白日欲獨任
躬行不令左右借其名以行胸臆欲明且確不
可含糊使人得持兩可以爲重輕欲著實舉行
期有成效無虛文搪塞反貽實害必如是而後
法可變也不然寧仍舊貫而損益修舉之無害
事害事人上者之慘也
新法非十有益於前百無慮於後不可立也舊法
非於事萬無益於理大有害不可更也要在文
者實之偏者救之敝者補之流者反之怠廢者
申明而振作之此治體調停之中策百世可循
者也
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
俗可以當國矣
善處世者要得人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則何

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失不惟帝王
爲然雖二人同行亦離此道不得
夫坐法堂厲聲色侍列武卒錯陳嚴刑可生可殺
惟吾所欲爲而莫之禁非不泰然得志也俄而
有狂士直言正色詆過攻失不畏尊嚴則王公
貴人爲之奪氣于斯時也威非不足使之死也
理屈而威以劫之則能使之死而不能使之服
矣大盜昏夜持利刃而加人之頸人焉得而不
畏哉伸無理之威以服人盜之類也在上者之

所耻也彼以理伸我以威伸則彼之所伸者益多矣故為上者之用威所以行理也非以行勢也

禮之一字全是個虛文而國之治亂家之存亡人之死生事之成敗罔不由之故君子重禮非謂其能厚生利用人而厚生利用者之所必賴也

兵革之用德化之衰也自古聖人亦甚盛德即不過化存神亦能久道成乎使彼此相安於無事豈有四夷不可講信修睦作隣國耶何至高城深池以為衛堅甲利兵以崇誅僇萬乘之師靡數百萬之財以困民塗百萬生靈之肝腦以角力聖人之智術而止於是耶將至愚極拙者謀之其計豈出此下哉若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爾無為貴聖人矣將干羽苗格因壘崇降盡虛語矣乎夫無德化可恃無恩信可結而曰去兵則外夷交侵內寇嘯聚何以應敵不知所以使之不侵不聚者亦有道否也古稱四夷來王八蠻通道越裳重譯日月霜露之所照墜者莫不尊親斷非虛語苟於此而歲歲求之日日講之必有良法何至困天下之半而為此無可柰何之策哉

事無定分則人人各諉其勞而萬事廢物無定分則人人各滿其欲而萬物爭分也者物各付物息人奸懶貪得之心而使事得其理人得其情者也分定雖萬人不須交一言此修齊治平之要務二帝三王之所不能外也

驕慣之極父不能制子君不能制臣夫不能制妻身不能自制視死如飴何威之能加視恩為玩何惠之能益不禍不止故君子情勝不敢廢紀綱兢兢然使所愛者知恩而不敢肆所以生之也所以全之也

物理人情自然而已聖人得其自然者以觀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能逃聖人之洞察握其自然者以運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覺為聖人所斡旋即其執物所繩近於矯拂然拂其人欲自然之私而順其天理自然之公故雖有倔強鋼蔽之人

莫不慄悟而馴服則聖人觸其自然之機而鼓
其自然之情也
監司視小民譪然待左右肅然待寮寀溫然待屬
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自委質後此身原不屬我朝廷名分爲朝廷守之
一毫貶損不得非抗也一毫高亢不得非卑也
朝廷法紀爲朝廷執之一毫徇人不得非固也
一毫任己不得非葸也
未到手時嫌於出位而不敢學既到手時迫於應

酬而不及學一世業官苟且只於虛套搪塞竟
不嚌真味竟不見成功雖位至三公點檢真足
媿汗學者思之
今天下一切人一切事都是苟且做尋不着真正
題目便認了題目嘗不着真正滋味欲望三代
之治甚難
凡居官爲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
法以難後人爲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爲一朝即
改革之政以苦前人此不惟不近人情政體自

不宜爾若惡政弊規不妨改圖只是渾厚便好
將古人心信今人真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
道感今人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
泰極必有受其否者否極必有受其泰者如水一
壅必決水一決必涸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
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敝嚴極必有長厚
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
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乘時因勢不以否爲憂
而以泰爲懼審勢相時不決裂於一慾之後而

驟更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騶虞以爲
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見虎以爲騶虞也舍之
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亦若是夫
法多則遁情愈多辟之逃者入千人之群則不可
覔入三人之群則不可藏矣
兵陰物也用兵陰道也故貴謀不好謀不成我之
動定敵人不聞敵之動定盡在我心此萬全之
一計也
取天下守天下只在一種人上加意念一箇字上

做工夫一種人是那箇曰民一箇字是甚麽曰
安

禮重而法輕禮嚴而法恕此二者常相權也故禮
不得不嚴不嚴則肆而入於法法不得不恕不
恕則激而法窮

夫禮也嚴於婦人之守貞而疎於男子之縱慾亦
聖人之偏也今與隷僕僮皆有婢妾娼女小童
莫不淫狎以爲丈夫之小節而莫之問凌嫡失
所逼妾殞身者紛紛恐非聖王之世所宜也此

不可不嚴爲之禁也

西門疆尹河西以賞勸民道有遺羊値五百一人
守而待失者謝之不受疆曰是義民也賞之千
其人喜他日謂所知曰汝遺金我拾之以還所
知者從之以告疆曰小人遺金一兩某拾而還
之疆曰義民也賞之二金其人愈益喜曰我貪
每得利則失名今也名利兩得何憚而不爲

篤恭之所發事事皆純王如何天下不平或曰幾
說所發不動聲色乎曰日月星辰皆天之文章
風雷雨露皆天之政令上天依舊篤恭在那裏
篤恭君子之無聲無臭也無聲無臭天之篤恭
也

君子小人調停則勢不兩立畢竟是君子易退小
人難除若致之大懲處之太激是謂土障狂瀾
灰埋烈火不若君子秉成而擇才以使之任使
不效而次第裁抑之我懸富貴之權而示之的
曰如此則富貴不如此則貧賤彼小人者不過
得富貴耳其才可以僨天下之事亦可以成天

下之功可激之釀天下之禍亦可養之興天下
之利大都中人十居八九其大奸凶極頑悍者
亦自有數棄人於惡而迫之自棄俾中人爲小
人小人爲大小人甘心抵死而不反顧者則
吾黨之罪也噫此難與君子道三代以還覆轍
一一可鑒此品題人物者所以先器識也

當多事之秋用無才之君子不如用有才之小人

肩天下之任者全要箇氣御天下之氣者全要箇
理

無事時惟有丘民好蹂踐自吏卒以上人人得而魚肉之有事時惟有丘民難收拾雖天子亦無躲避處何況衣冠此難與誦詩讀書者道也

余居官有六自簿均徭先令自審均地先令自丈未完令其自限紙贖令其自催干證催詞訟令其自拘干證拘小事令其自處鄉約亦往往行得去官逸而事亦理久之可省刑罰當今天下之民極苦官之繁苛一與寬仁其應如響

自井田廢而竊劫始多矣飽煖無資饑寒難耐等

死耳與其瘠僵於溝壑無人稱廉不若苟活於旦夕未必即犯彼義士廉夫尚難責以餓死而況種種貧民半於天下乎彼膏粱文繡坐於法堂而嚴刑峻法以正竊劫之罪者不患無人所謂哀矜而勿喜者誰與余以爲衣食足而爲盜者殺無赦其迫於饑寒者皆宜有以處之不然罪有所由而獨誅盜亦可愧矣

余作原財一篇有六生十二耗六生者何曰墾荒閑之田曰通水泉之利曰教農桑之務曰招流移之民曰當時事之宜曰詳積貯之法十二耗者何曰嚴造飲之禁曰懲淫巧之工曰重游手之罰曰絕倡優劇戲曰限在官之役曰抑僭奢之俗曰禁寺廟之建曰戒坊第遊觀之所刻無益之書曰禁邪教之倡曰重迎送供張之罪曰定學校之額科舉之制曰誅貪墨之吏語多憤世其文不傳

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炎徼以南常熱朔方以北常寒姑無論只以中土言之純然暄煥而

無一毫寒涼之氣者惟是五月半後八月半前九十日耳中間亦有夜用袷綿時至七月而暑已處八月而白露零九月寒露霜降亥子丑寅其寒無俟言矣二三月後猶未脫綿穀雨以後始得斷霜四月巳夏猶謂清和大都嚴肅之氣歲常十八而草木二月萌芽十月猶有生意乃生育長養不專在於暄煥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冲和之機者也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

威之中施長養之惠何者嚴不匱惠易狎威中之惠鼓舞人群惠中之惠驕弛衆志子產相鄭鑄刑書誅強宗伍田疇褚衣冠及語子太叔猶有莫如猛之言可不謂嚴乎乃孔子之評子產則曰惠人也他日又曰子產衆人之母孔子之爲政可考矣彼沾沾煦煦尚姑息以養民之惡卒至廢弛玩愒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縱恣善良吞泣則孔子之罪人也故曰居上以寬爲本未嘗以寬爲政嚴也者所以成其寬也故懷寬心

不宜任寬政是以懦主殺臣慈毋殺子

餘息而在溝壑手珠不如升糠裸裎而卧冰雪敢絮重於綉縠舉世用人皆珠縠之貴也有甚高

品有甚清流不適緩急之用即真非所急矣

盈天地間只靠二種人爲命曰農夫織婦却又没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

一代人才自足以成一代之治既作養無術而用之者又非其人無怪乎萬事不理也

三代以後治天下只求箇不敢不知其不敢者皆苟文以應上也真敢在心暗則足以蠱國家明之足以亾社稷乃知不敢不足恃也

古者國不易君家不易大夫故其治因民宜俗立綱陳紀百姓與已相安然後從容漸漬日新月盛而治功成故曰必世後仁曰久道成化辟之天地不悠久便成物不得自封建變而爲郡縣官無久暖之席民無盡識之官施設未竟而讒毀隨之建官未久而黜陟隨之方胹熊蹯而奪之薪方繅繭絲而截其緒一番人至一度更張

各有性情各有識見百姓聞其政令半不及理會聽其教化尚未及信從而新者卒至舊政廢閣何所信從何所遵守况加以監司之掣肘絜一幘而不問首之大小都使之冠製一衣而不問時之冬夏必使之服不審民情便否先以簿書督責即高才疾足之士俄項措置之之功亦不過目前小康一事小補而上以此爲殿最下以此爲驩虞嗚呼傷心矣先正有言人不里居田不井授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愚謂建官亦然

政因地而定之官擇人而守之政昔不得更張

民安不得易法其多事擾民任情盡又法與情政

慢法者斥逐之更其人不易其治照六郡縣賢於

封建遠矣

法之立也體其必至之情寬以自生之路而後繩

其踰分之私則上有直色而下無心言今也小

官之俸不足供饔飧偶受常例而輒以貪法罷

之是小官終不可設也識體者欲廣其公而閉

之私而嘗事者又計其私某常例某從來也夫

寬其所應得而後罪其不義之取與夫因有不

義之取也遂儉於應得焉孰是藍倉官月糧一

石而驛丞俸金歲七兩云

順心之言易入也有害于治逆耳之言裨治也不

可于人可恨也夫惟聖君以逆耳者順于心故

天下治

使馬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馭天下者察民情

此安危之機也

宇內有三權天之權曰禍福人君之權曰刑賞天

下之權曰褒貶禍福不爽曰天道之清平有不

盡然者奪於氣數刑賞不忒曰君道之清平有

不盡然者限於見聞蔽於喜怒褒貶不誣曰人

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偏於愛憎誤於聲響褒

貶者天之所恃以為禍福者也故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之所恃以為刑賞者也

故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褒貶不可以不慎也是天道君道之所用也

有作好作惡是謂天之罪人君之戮民

呻吟語卷之五終

呻吟語卷之六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illegible]

無所樂有所苦即[illegible]不相係也而况民乎有所樂無所苦即[illegible]相親也而况民乎

世之人聞人過失便喜談而樂道之見人規己之過既掩護之又痛疾之聞人稱譽便欣喜而誇張之見人稱人之善既蓋藏之又搜索之試思這箇念頭是君子乎是小人乎

乍見之患愚者所驚漸至之殃智者所忽也以愚者而當智者之所忽可畏哉

論人情只往薄處求說人心只往惡邊想此是私而刻底念頭自家便是箇小人古人責人每於有過中求無過此是長厚心盛德事學者熟思自有滋味

人說己善則喜人說己過則怒自家善惡自家真知待禍敗時欺人不得人說體實則喜人說體虛則怒自家病痛自家獨覺到死亡時欺人不得

一巨卿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凉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凉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為當然厭惡貧賤以為遭際何炎凉如之而暇嘆世情哉

迷莫迷於明知愚莫愚於用智辱莫辱於求榮小莫小於好大

兩人相非不破家不止只囬頭任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脣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好便是無限懽忻

將好名兒都收在自家身上將惡名兒都推在別人身上此天下通情不知此兩箇念頭都攬箇惡名在身不如讓善引過

露己之美者惡分人之美者尤惡而况專人之美竊人之美乎吾黨戒之

守義禮者今人以為倨傲工諛佞者今人以為謙

恭舉世名公達官自號儒流亦迷亂相責而不悟大可笑也

愛人以德而今之譽人以德愛我而譽之此二人者皆愚也

無可知處儘有可知之人而忽之謂之瞽可知處儘有不可知之人而忽之亦謂之瞽

世間有三利衢壞人心術有四要路壞人氣質當此地而不壞者可謂定守矣君門士大夫之利衢也公門吏胥之利衢也市門商賈之利衢也

翰林吏部臺省四要路也有道者處之在在都是真我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狥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古人之相與也明目張膽推心置腹其未言也無先疑其既言也無後慮今人之相與也小心屏息藏意飾容其未言也懷疑畏其既言也觸禍機哀哉安得心地光明之君子而與之披情愫論肝膈也哀哉彼亦示人以光明而以機阱陷人也

古之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今人却以其所不能者病人

古人名望相近則相得今人名望相近則相妬

福莫大於無禍禍莫大於求福

言在行先名在實先食在事先皆君子之所恥也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

之禍

已無才而不讓能甚則害之已爲惡而惡人之爲善甚則誣之已貧賤而惡人之富貴甚則傾之此三妬者人之大戮也

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局時心居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

不怕在朝市中無泉石心只怕歸泉石時動朝市

心

積威與積恩二者皆禍也積威之禍可救積恩之禍難救積威之後寛一分則安恩一分則悅積恩之後止而不加則以爲薄纔減毫髮則以爲怨恩極則窮窮則難繼愛極則縱縱則難堪不可繼則不進其勢必退故威退爲福恩退爲禍恩進爲福威進爲禍聖人非靳恩也懼禍也濕薪之解也易燥薪之束也難聖人之靳恩也其愛人無已之至情調劑人情之微權也

人皆知少之爲憂而不知多之爲憂也惟智者憂多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易自惡之必察焉自好之必察焉難

有人情之識有物理之識有事體之識有事勢之識有事變之識有精細之識有濶大之識此皆不可兼也而事變之識爲難濶大之識爲貴

聖人之道本不拂人然亦不求可人人情原無限量務可人不惟不是亦自不能故君子只務可理

施人者雖無已而我常慎所求是謂養施報我者雖無已而我常不敢當是謂養報此不盡人之情而全交之道也

攻人者有五分過惡只攻他三四分不惟彼有餘懼而亦傾心引服足以塞其辯口攻到五分已傷渾厚而我無救性矣若更多一分是貽之以自解之資彼據其一而得五我貪其一而失五矣此言責家之大戒也

見利向前見害退後同功專美於己同過委罪於人此小人恒態而丈夫之耻行也

任彼薄惡而吾以厚道敦之則薄惡者必媿感而情好愈篤若因其薄惡也而亦以薄惡報之則彼我同非特分先後耳畢竟何時解釋此庸人之行而君子不由也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

怨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敢然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怨人

直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佞人不少而吾又接以喜聽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於惡也難矣

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小人之律令也禮義廉耻此四者君子之律令也小人犯律令刑于有司君子犯律令刑于公論雖然刑罰濫及小人不懼何也非至當之刑也毀謗交攻君子不懼何也非至公之論也

情不足而文之以言其言不可親也誠不足而文之以貌其貌不足信也是以天下之事貴真真不容掩而見之言貌其可親可信也夫

勢利術言此四者公道之敵也炙手可熱則公道爲屈賄賂潛通則公道爲屈智巧陰投則公道爲屈毀譽肆行則公道爲屈世之冀幸受誣者不啻十五也可慨夫

聖人處世只於人情上做工夫其於人情又只於未言之先不言之表上做工夫

美生愛愛生狎狎生玩玩生驕驕生悍悍生死

禮是聖人制底情不是聖人制底聖人緣情而生禮君子見禮而得情衆人以禮視禮而不知其情由是禮爲天下虛文而崇真者思棄之矣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鈇鑕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稱人以顏子無不悅者忘其貧賤而殀稱人以桀紂盜蹠無不怒者忘其富貴而壽好善惡惡之同然如此而作人卻與桀紂盜蹠同歸何惡其名而好其實耶

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

聖人制禮本以體人情非以拂之也聖人之心非不因人情之所便而各順之然順一時便一人而後天下之大不順便者因之矣故聖人不敢恤小便拂大順狥一時弊萬世其拂人情者乃

所以宜人情也

好人之善惡人之惡不難於過甚只是好己之善惡己之惡便不如此痛切

誠則無心無心則無迹無迹則人不疑即疑久將自消我一着意自然着迹着迹則兩相疑兩相疑則似者皆真故着意之害大三五歲之男女終日談笑於市男女不相嫌見者亦無疑於男女兩誠故也繼母之慈嫡妻之惠不能脫然自忘人未必脫然相信則着意之故耳

一人運一甓其行疾一人運三甓其行遲又二人共輿十甓其行又遲比暮而較之此四人者其數均天下之事苟從其所便而足以濟事不必律之使一也一則人情必有所苦先王不苦人所便以就吾之一而又病於事

人之情有言然而意未必然有事然而意未必然者非勉強於事勢則束縛於體面善體人者要在識其難言之情而不使其為言與事所苦此聖人之所以感人心而人樂為之死也

人情愈體悉愈有趣味物理愈玩索愈有入頭

不怕多感只怕愛感世之逐逐戀戀皆愛感者也

人情之險也極矣一令貪上官欲論之而事泄彼陽以他事得罪上官避嫌遂不敢論世謂之箝口計

有二三道義之友數日別便相思以為世俗之念一別便生親厚之情一別便疎余曰君此語甚有趣向與淫朋狎友滋味迥然不同但真味未深耳孔孟顏思我輩平生何嘗一接只今誦讀

體認間如朝夕同堂對語如家人父子相依何者心交神契千載一時萬里一身也久之彼我且無孰離孰合孰親孰疎哉若相與而善念生相遠而欲心長即旦暮一生濟得甚事

呻吟語卷之六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物理

鴟鴞其本聲也如鵲鳩然第其聲可憎聞者以為不祥毋彈殺之夫物之飛鳴何嘗擇地哉集屋鳴屋集樹鳴樹彼鳴屋者主人疑之矣不知其鳴于野樹主何人不祥也至於犬人行鼠人言一家人立真大異事然不祥在物無與於人即使一於人為凶然亦不過感戾氣而呈兆在物亦莫之知所以然耳蓋鬼神愛人每示人以趨避之幾人能恐懼脩省則可轉禍為福如景公之退孛星高宗之枯桑穀妖不勝德理氣必然然則妖異之呈兆即蓍龜之告繇是吾師也何深惡而痛去之哉

春夏秋冬不是四箇天東西南北不是四箇地溫涼寒熱不是四箇氣喜怒哀樂不是四箇面

臨池者不必仰觀而日月星辰可知也閉戶者不必遊覽而陰晴寒暑可知也

有國家者要知真正祥瑞真正祥瑞者致祥瑞之根本也民安物阜四海清寧和氣薰蒸而祥瑞生焉此至治之符也至治已成而應徵乃見者也即無祥瑞何害其為至治哉若世亂而祥瑞生焉則祥瑞乃災異耳是故災祥無定名治亂有定象庭生桑穀未必為妖殿生玉芝未必為瑞是故聖君不懼災異不喜祥瑞盡吾自脩之道而已不然豈後世祥瑞之主出三帝三王上哉

先得天氣而生者本上而末下人是已先得地氣而生者本下而末上草木是已得氣中之質者飛得質中之氣者走得渾淪磅礴之氣質者為山河為巨體之物得游散纖細之氣質者為蠛蠓蚊蟻蠢動之蟲為苔蘚萍蓬藂蕞之草

不嚴扃鎖惟恐其不易入釘惟恐其不堅拔釘惟恐其不出下鎖惟恐其

以恒常度氣數以知識定窮通皆造化之所笑者

也造化亦定不得造化尚聽命於自然而況爲造化所造化者乎堪輿星卜諸書皆屬中者也

古今載籍莫濫於今日括之有九有全書有要書有贅書有經世之書有益人之書有無用之書有病道之書有雜道之書有敗俗之書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此謂全書或撮其要領或類其雋腴如四書六經集註通鑑之類此謂要書當時務中機宜用之而物阜民安功成事濟此謂經世之書言雖近理而掇拾陳言不足以羽翼

經史是謂贅書醫技農卜養生防患勸善懲惡是謂益人之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語不根心言皆應世而妨當世之務是謂無用之書又不如贅佛老莊列是謂病道之書迂儒腐說賢智偏言是謂雜道之書淫邪幻誕機械夸張是謂敗俗之書有世道之責者不殺然沙汰而芟鋤之其爲世教人心之害也不小

火不自知其熱氷不自知其寒鵬不自知其大蟻一不自知其小相忘於所生也

聲無形色寄之於器火無體質寄之於薪色無着落寄之草木故五行惟火無體而用不窮

大風無聲湍水無浪烈火無焰萬物無影萬物得氣之先

無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士大夫可圖諸座右

薰香蕕殠猶固不可有糞也是多了的不如無臭無臭者臭之母也

聖人因蛛而知網罟蛛非學聖人而布絲也因蠅

而悟作繩蠅非學聖人而交足也物者天能聖人者人能

執火不焦指輪圓不及下者速也

呻吟語卷之六

外篇

廣諭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劍長三尺用在一絲之銛刄筆長三寸用在一端之銳毫其餘皆無用之羨物也雖然使劍與筆但有其銛者銳者焉則其用不可施則知無用者有用之資有用者無用之施易牙不能無爨子歐冶不能無砧手工輸不能無鑚厮苟不能

無則與有用者等也若之何而可以相病也

坐井者不可與言一度之天出而四顧則始覺其大矣雖然雲木礙眼所見猶拘也登泰山之巔則視天莫知其際矣雖然不如身遊八極之表心通九垓之外天在胸中如太倉一粒然後可以語通達之識

着味非至味也故玄酒爲五味先着色非至色也故太素爲五色主着象非至象也故無象爲萬象毋着力非至力也故大塊載萬物而不負着情非至情也故太清生萬物而不親着心非至心也故聖人應萬事而不有

凡病人面紅如赭髮潤如油者不治盖萃一身之元氣血脉盡於面目之上也嗚呼人君富四海貧可以懼矣

有國家者厚下恤民非獨爲民也辟之於墉廣其下削其上乃可固也辟之於木溉其本剔其末乃可茂也夫墉未有上豐下狹而不傾木未有露本繁末而不斃者可畏也夫

天下之勢積漸成之也無忽一毫輿羽折軸者積也無忽寒露尋至堅氷者漸也自古天下國家身之敗亡不出積漸二字積之微漸之始可爲寒心哉

火之大灼者無煙水之順流者無聲人之情平者無語

風之初發於谷也拔木走石漸遠而減又遠而弱又遠而微又遠而盡其勢然也使風出谷也僅能振葉拂毛即咫尺不能推行矣京師號令之

首也紀法不可以不振也

背上有物反顧千萬轉而不可見也遂謂人言不可信若必待自見則無見時矣

人有畏更衣之寒而忍一歲之疎懼一鍼之痛而甘必死之殤者一勞永逸可與有識者道

齒之落比不嫌于相逼固有故也落而補之則覺有物矣夫惟固有者多不得少不得

嬰珠珮玉服錦曳羅而餓死于室中不如丐人持一升之粟是以明王貴用物而誅尚無用者

元氣已虛而血肉未潰飲食起居不甚覺也一旦外邪襲之溘然死矣不怕千日怕一旦一旦者千日之積也千日可爲一旦不可爲矣故慎於千日正以防其一旦也有天下國家者可惕然懼矣

以果下車駕騏驥以盆池水養蛟龍以小廉細謹繩英雄豪傑善官人者笑之

水千流萬派始於一源木千枝萬葉出於一本人千酬萬應發於一心身千病萬症根於一臟眩於千萬舉世之大迷也直指原頭智者之獨見也故病治一而千萬皆除政理一而千萬皆舉矣

水鑑燈燭日月眼世間惟此五照宜謂五明

毫釐之輕斤鈞之所藉以爲重者也合勺之微斛手之所賴以爲多者也分寸之短丈尺之所需以爲長者也

人中黃之穢天靈盖之凶人人畏惡之矣卧病于床命在須臾片腦蘇合玉屑金泊固有視爲無用之物而唯彼之亟亟者時有所需也膠柱用

人於緩急之際良可悲矣

長戟利於錐而戟不可以爲錐猛虎勇於貍而虎不可以爲貍用小者無取於大猶用大者無取於小二者不可以相誚也

夭喬之物利於水澤土燥烈天暵乾固枯槁矣然沃以鹵水則黃沃以油漿則病沃以沸湯則死惟井水則生又不如河水之王雖然倘浸漬汪洋泥淖經月惟水物則生其他未有不死者用

恩顧不難哉

鑑不能自照尺不能自度權不能自稱囿於物也聖人則自照自度自稱成其爲鑑爲尺爲權而後能妍媸長短輕重天下

氷凌燒不熱石砂蒸不黏

火性空故以蘭麝投之則香以毛骨投之則殠水性空故烹茶則清苦煮肉則腥羶無我故也無我故能物物若自家有一種氣味雜於其間則一物矣物與物交兩無賓主同歸於雜如煑肉於茶投毛骨於蘭麝是謂渾淆駁雜物且不物況語道乎

大車滿載致軜千萬集爲其去其來無加於重輕也

蒼松古柏與夭桃穠李爭妍重較鸞鑣與衝車獵馬爭步豈直不能亦可醜矣

射之不中也弓無罪矢無罪鵠無罪書之弗工也筆無罪墨無罪紙無罪

鎖鑰各有合合則開不合則不開亦有合而不開者必有所以合而不開之故也亦有終日開偶然抵死不開必有所以偶然不開之故也萬事必有故應萬事必求其故

窓間一紙能障拔木之風胸前一瓠不溺拍天之浪其所托者然也

人有饋一木者家僮曰留以爲梁余曰木小不堪也僮曰留以爲棟余曰木大不宜也僮笑曰木一也忽病其大又病其小余曰小子聽之物各有宜用也言各有攸當也豈惟木哉他日爲余生炭滿爐烘人余曰太多矣乃盡濕之留星星三二點欲明欲滅余曰太少矣僮怨曰火一也既嫌其多又嫌其少余曰小子聽之情各有所適也事各有所量也豈惟火哉

海投以汚穢投以瓦礫無所不容取其寶藏取其生育無所不與廣博之量足以納觸忤而不驚富有之積足以供採取而不竭聖人者萬物之海也

鏡空而無我相故照物不爽分毫若有一絲痕照

人面上便有一絲若有一點瘢照人面上便有一點差不在人面也心體不虛而應物亦然故禪家嘗教以空諸有而吾儒惟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故有發而中節之和

人未有洗面而不閉目撮紅而不慮手者此猶愛小體也人未有過簷滴而不疾走踐泥塗而不揭足者此直愛衣履耳七尺之軀顧不如一履哉乃沉之滔天情欲之海拚於焚林暴怒之場粉身碎體甘心焉而不顧悲夫

惡言如鴟梟之嗽閒言如燕雀之喧正言如狻猊之吼仁言如鸞鳳之鳴以此思之言可弗愼歟

左手畫圓右手畫方是可能也鼻左受香右受惡耳左聽絲右聽竹目左視東右視西是不可能也二體且難分况一念而可雜乎

擲髮於地雖烏獲不能使有聲投核於石雖童子不能使無聲人豈能使我輕重哉自輕重耳

滹沱之役余與僚友並肩輿日莫矣僚友問輿夫去路幾何曰五十里僚友憮然少間又問尚有幾何曰四十五里如此者數問而聲愈厲意追切不可言甚者怒罵余少憩車中既下車戲之曰君費力如許到來與我一般僚友笑曰余口津且竭矣而咽若火始信兄討得便宜多也問小逕者亦然天下豈有兒不下迫而強自催生之理乎大抵皆揠苗之見也

進香叫佛某不禁同僚非之余憮然曰王道荆榛而後蹊徑多彼所爲誠非善事而心且福利之爲何可弗禁所賴者緣是以自戒而不敢爲惡

也故歲饑不禁草木之實待年豐彼自不食矣善乎孟子之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而已矣三字旨哉妙哉涵蓄多少趣味

日食膾炙者日見其美若不可一日無素食三月聞肉味秖覺其腥矣今與膾炙人言腥豈不訝哉

鈎吻砒霜也都治病看是甚麼醫手

家家有路到長安莫辨東西與南北

一薪無焰而百枝之束燎原一泉無渠而萬泉之

會溢海

鐘一鳴而萬戶千門有耳者莫不入其聲而聲非不足使鐘鳴於百里無人之野無一人聞之而聲非有餘鐘非人人分送其聲而使之入人人非取足於鐘之聲以盈吾耳此一貫之說也

未有有其心而無其政者如漬種之必苗爇蘭之必香未有無其心而有其政者如塑人之無語畫鳥之不飛

其嘗與友人論一事友人曰我胸中自有權量其

曰雖婦人孺子未嘗不權量只怕他大斗小秤

[illegible][illegible]驚蹸而曬者不聞垢汚滿背而負者不見

愛尫瘦而撫摩之鮮不受其毒矣惡虎豹而搏之鮮不受其噬矣處小人在不遠不近之間

玄奇之疾醫以平易英發之疾醫以深沉闊大之疾醫以充實

不遠之復不若未行之審也

千金之子非一日而貧也日朘月削損于平日而貧于一旦不咎其積而咎其一旦愚也是故君子重小損矜細行防微敝

上等手段用賊其次拏賊其次躲着賊走

曳新履者行必擇地苟擇地而行則履可以常新矣

被桐以絲其聲兩相借也道不孤成功不獨立

坐對明燈不可以見暗而暗中人見對燈者甚真是故君子貴處幽

無涵養之功一開口動身便露出本象說不得你有灼見真知無保養之實遇外感內傷依舊是

病人說不得你有真傳口授

磨墨得省身克己之法膏筆得用人處事之法寫字得經世宰物之法

不知天地觀四時不知四時觀萬物四時分成是四截總是一氣呼吸譬如釜水寒溫熱涼隨火之有無而變不可謂之四水萬物分來是萬種總來一氣熏陶譬如一樹花大小後先隨氣之完欠而成不可謂之殊花

陽主動動生燥有得于陽則袒裼可以卧冰雪陰

王靜靜生寒有得于靜則盛暑可以衣裘褐君子有得于道焉往而不裕如哉外若可撓必內無所得者也

或問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何如曰體味之不免有病士賢聖皆志於天而分量有大小造詣有淺深者也譬之適長安者皆志於長安其行有疾遲有止不止耳若曰跬步者希百里百里者希千里則非也故造道之等必由賢而後能聖志之所希則合下便欲與聖人一般

言教不如身教之行也事化不如意化之妙也事化信信則不勞而教成意化神神則不知而俗變螟蛉語生言化也烏孚生氣化也鱉思生神化也

天道漸則生躁則殺陰陽之氣皆以漸故萬物長養而百化昌遂冬燠則生氣散夏寒則生氣收皆躁也故聖人舉事不駭人聽聞

只一條線把緊要機括提掇得醒滿眼景物都生色到處鬼神都徧應

一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猶爲防以止水也堤薄土疎而乘隙決潰誠有之矣未有因決而廢防者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聖人不苟立法不立一事之法不爲一切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爲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

廟堂之上最要蕩蕩平平寧留有餘不盡之意無爲一著快心之事或者不然于言予曰君見懸

墜乎懸墜者以一線繫重物下垂往來不定者也當兩壁之間人以一手撼之撞於東壁重則反於西壁亦重無撞而不反之理無撞重而反輕之理待其定也中懸而止君快於東壁之一撞而不慮西壁之一反乎國家以無事爲福無心處事當可而止則無事矣

地以一氣噓萬物而使之生而物之受其氣者早暮不同則物之性殊也氣無早暮夭喬不同物之體殊也氣無夭喬甘苦不同物之味殊也氣

無甘苦紅白不同物之色殊也氣無紅白榮悴不同物之禀遇殊也氣無榮悴盡吾發育之力滿物各足之分量順吾生植之道聽其取足之多寡如此而已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

口塞而鼻氣盛鼻塞而口氣盛鼻口俱塞脹悶而死治河者不可不知也故欲其力大而勢急則塞其旁流欲其力微而勢殺也則多其支派欲其蓄積而有用也則節其急流治天下之於民情也亦然

木鐘撞之也有木聲土鼓擊之也有土響未有感而不應者如何只是怨尤或曰亦有感而不應者曰以髮擊鼓以羽撞鐘何應之有

四時之氣先感萬物而萬物應所以應者何也天地萬物一氣也故春感而糞壤氣升雨感而礎石先潤磁石動而鍼轉陽燧映而火生況有知乎格天動物只是這箇道理

積衰之難振也如痿臥之不能起然若久痿須補養之使之漸起若新痿須鍼砭之使之驟起

器械與其備二之不精不如精其一之爲約二而精之萬全之慮也

我之子我憐之鄰人之子鄰人憐之非我非鄰人之子而轉相鬻育則不死爲恩矣是故公衙不如私舍之堅驛馬不如家騎之肥不以我有視之也苟擴其無我之心則垂永逸者不憚今日之一勞惟民財與力之可惜耳奚必我居也懷一體者當使芻牧之常足惟造物生命之可憫耳奚必我乘也嗚呼天下之有我久矣不獨此

一二事也學者須要打破這藩籬纔成大世界

膾炙之處蠅飛滿几而太羹玄酒不至膾炙日增而欲蠅之集太羹玄酒雖驅之不至也膾炙徹而蠅不得不趨于太羹玄酒矣是故返朴還淳莫如崇儉而禁其可欲

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鼴飲一勺各充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其效之同各盡所長而已

古人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這箇末好容易底

近世聲色不行動大聲色大聲色不行動大刑罰大刑罰纔濟得一半事化不化全不暇理會常言三代之民與禮教習若有奸宄然後麗刑如腹與菽粟偶一失調始用藥餌後世之民與刑罰習若德化不由日積月累如孔子之三年王者之必世驟使欣然向道萬萬不能譬之剛腸硬腹之人服大承氣湯三五劑始覺而郄以四物君子補之非不養人殊與疾悖而反生他症矣却要在刑政中兼德禮則德禮可行所謂

兼攻兼補以攻爲補先攻後補有宜攻有宜補惟在劑量民情不拂不縱始得噫可與良醫道

得良醫而撓之與委庸醫而聽之其失均

以莫耶授嬰兒而使之禦虜以繁弱授蒙瞍而使之中的其不勝任授者之罪也

道途不治不責婦人中饋不治不責僕夫各有所官也

齊有南北官道洿下者里餘雨多行潦行者不便則傍西踏入田行行數日而成路田家苦之斷以横墻十歩一堵堵數十爲行者避墻更西踏田愈廣數日又成路田家無計乃蹲田邊且罵且泣欲止欲訟而無如多人何也或告之曰墻之所斷已成棄地矣胡不仆墻而使之通猶得省于墻之更西者乎予笑曰更有奇法以築墻之土墊道則道平矣道平人皆由道又不省于道之西者乎安用墻爲越數日道成而道傍無一人跡矣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纍之以紙人必拾之矣

十襲而櫝之人必盗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之圖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我無飾也愛憎在人我無與也

穩卓脚者於平處着力益甚其不平不平有二有兩隅不平有一隅不平於不少處着力必致其欹斜

極必反自然之勢也故繩過絞則反轉擲過急則反射無知之物尚爾勢使然也

是把鑰匙都開底鎖只看投簣不投簧
蜀道不難有難於蜀道者只要在人得步得步則
蜀道若周行失步則家庭皆蜀道矣
未有冥行疾走於斷崖絶壁之道而不傾跌者
張敬伯常經山險謂余曰天下事常震於始而安
於習其數過棧道初不敢移足今如履平地矣
余曰君始以爲險是不險近以爲不險却是險
君子之教人也能妙夫因材之術不能變其各具
之質譬之地然發育萬物者其性也草得之而

爲柔木得之而爲剛不能使草之爲木而木之
爲草也是故君子以人治人不以我治人
無星之秤公則公矣而不分明無權之秤平則平
矣而不通變君子不法焉
羊腸之臨前車覆而後車協力非以厚之也前車
當關後車停駕匪惟同緩急亦且共利害爲人
也而實自爲也嗚呼士君子共事而忘人之急
無乃所以自孤也夫
萬水自發源處入百川容不得入江淮河漢容不

得直流至海則浩浩恢恢不知江淮幾時入河
漢何處來兼收而並容之矣間雜憤惱無端謗
讟憤來橫逆加之衆人不受加之賢人不受加
之聖人則了不見其辭色自有道以處之故聖
人者疾垢之海也
兩物交必有聲兩人交必有爭有聲兩剛之故也
兩柔則無聲一柔一剛亦無聲矣有爭兩貪之
故也兩讓則無爭一貪一讓亦無爭矣抑有進
焉一柔可以馴剛一讓可以化貪

石不入水者堅也磁不入水者密也人身內堅而
外密何外感之能入物有一隙水即入一隙物
虛一寸水即入一寸
人有兄弟爭長者其一生於甲子八月二十五日
其一生於乙丑二月初三日一曰我多汝一歲
一曰我多汝月與日不決訟於有司有司無以
自斷曰汝兩人者均平不相兄更不然遞相兄
可也 此河圖太衍對待流行之全機
撻人者梃也而受撻者不怨梃殺人者刃也而受

殺者不怨刃
人間等子多不準自有準等兒人又不識我自是
定等子底人用底是時行天平法馬
頸藥一首足荷七尺終身由之而不覺其重固有
之也使他人之首枕我肩他人之身在我足則
不勝其重矣
不怕炊不熟只愁斷了火火不斷時煉金煑砂可
使爲水作泥而今冷竈清鍋却慿空忭作甚
王酒者京師富店也樹百尺之竿揭金書之帘羅

玉相之器繪五楹之室出十石之壺名其館曰
五美飲者爭趨之也然而酒惡明日酒惡之名
徧都市又明日門外有張羅者予嘆曰嘻王酒
以五美之名而彰一惡之實自取窮也夫京師
之市酒者不減萬家其爲酒惡者多矣必人人
嘗之人人始知之待人人知之已三二歲矣彼
無所表著以彰其惡而飲者亦無所指記以名
其惡也計所獲視王酒亦百倍焉朱酒者酒美
亦無所表著計所獲視王酒亦百倍焉或曰爲

酒者將揜名以售其惡乎曰二者吾不居焉吾
居朱氏夫名爲善之累也故藏脩者惡之彼朱
酒者無名何害其爲美酒哉
有膾炙於此一人曰鹹一人曰酸一人曰淡一人
曰辛一人曰精一人曰粗一人曰生一人曰熟
一人曰適口未知誰是質之易牙而味定矣夫
明知易牙之知味而未必已口之信從人之情
也況世未必有易牙而易牙又未易識識之又
未必信從巳嗚呼是非之難一久矣

余燕服長公服少許余惡之令差短焉或曰何害
余曰爲下者出其分寸長以形在上者之短身
之災也害孰大焉
水至清不掩魚鰤之細練至白不藏蝇點之緇故
清白二字君子以持身則可若以處世道之賊
而禍之藪也故渾淪無所不包幽曖無所不藏
一人入餅肆問餅直幾何館人曰餅一錢一食數
餅矣錢如數與之館人曰餅不用麵乎應麵錢
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薪水乎應薪

水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人工爲之乎應工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歸而思於路曰吾愚也哉出此三色錢不應又有餅錢矣

一人買布一疋價錢百五十令染人青之染人曰欲青錢三百既染矣踰年而不能取染人牽而索之曰若負我錢三百何久不與吾訟汝買布者懼踣而懇之曰我布值已百五十矣再益百五十其免我乎染人得錢而釋之

無鹽而脂粉猶可言也西施而脂粉不仁甚矣

昨見一少婦行哭甚哀聲似賢節意甚憐之友人曰子得無覘婦女乎曰非覘也見也大都廣衢之中好醜雜沓情態繽紛入吾目者千般萬狀不可勝數也吾何嘗覘吾何嘗不見吾見此婦亦如不可勝數者而已夫能使聰明不爲所留心志不爲所引如風聲日影然何害其爲見哉子欲入市而閉目乎將有所擇而見乎雖然吾猶感心也見可惡而惡之見可哀而哀之見可好而好之雖情性之正猶感也感則入無感則天感之正者聖人感之雜者衆人感之邪者小人君子不能無感慎其所以感之者此謂動處試靜亂中見治工夫効驗都在這裏

嘗與友人遊圃品題衆芳渠以艷色濃香爲第一余曰濃香不如清香清香不若無香之爲香艷色不如淺色淺色不如白色之爲色友人曰既謂之花不厭濃艷矣余曰花也而能淡素豈不爲尤難哉若松栢本淡素則不須稱矣

服砒霜巴豆者豈不得腸胃一時之快而留毒五

臟以賊元氣病者暗受而不知也養虎以除豺狼豺狼盡而虎將何食哉主人亦可寒心矣是故梁冀去而五侯來宦官滅而董卓起

以佳兒易一跛子子之父母不從非不辨美惡也各有所愛也

一人多避忌家有慶賀一切尚紅而惡素客有乘白馬者不令入廄閑有少年面白者善諧謔以朱塗面入主人驚問生曰知翁之惡素也不敢以白面取罪滿座大笑主人媿而改之

有過彭澤者值盛夏風濤拍天及其反也則隆冬矣堅冰可履問舊館人此何所也曰彭澤怒曰欺我哉吾始過彭澤可舟也而今可車始也水活潑而今堅結無一似昔也而君曰彭澤欺我哉

人有夫婦將他出者托僕守戶愛子在床火延寢室及歸婦人震號其夫環庭追僕而杖之當是時也汲水撲火其兒尚可免與

發去木一段造神櫝一鏡臺一脚桶一錫五斤造

香爐一酒壺一溺器一此造物之象也一段之木五斤之錫初無貴賤榮辱之等賦畀之初無心而成形之後各殊造物者亦不知莫之爲而爲耳木造物之不還者貧賤憂戚當安於有生之初錫造物之循環者富貴福澤莫恃爲固有之物

呻吟語卷之六

寧陵呂坤 叔簡父著

外篇

詞章

六經之文不相師也而後世不敢軒輊後之爲文者吾惑矣擬韓臨柳效馬學班代相祖述竊其糟粕謬矣夫文以載道也苟文足以明道謂吾之文爲六經可也何也與六經不相叛也否則發明申韓之學術飾以六經之文法有道君子以之覆瓿矣

詩詞文賦都要有個憂君愛國之意濟人利物之心春風舞雩之趣達天見性之精不爲贅言不襲餘緒不道鄙迂不言幽僻不事刻削不徇偏執

一先達爲文示予令改之予謙讓先達曰某不護短即令公笑我只是一人笑若爲我回護是令天下笑也予極服其誠又服其智嗟夫惡一人面指而安受天下之背笑者豈獨文哉豈獨一

二人哉觀此可以悟矣

議論之家旁引根據然而據傳莫如據經據經莫如據理

古今載籍之言率有七種一曰天分語身爲道鑄心是理成自然而然毫無所爲生知安行之聖人二曰性分語理所當然職所當盡務滿分量斃而後已學知利行之聖人三曰是非語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以勸賢者四曰利害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策衆人

五曰權變語托詞畫策以應務六曰威令語五刑以防淫七曰無奈語五兵以禁亂此語之外皆亂道之談也學者之所務辨也

豪狂之人多豪興其詩雄讀之令人灑落有起懦之功清逸之人多芳興其詩俊讀之令人自愛脫麁鄙之態沉潛之人多幽興其詩澹讀之令人寂靜動深遠之思冲淡之人多雅興其詩老讀之令人平易消童稚之氣

愁紅怨綠是兒女語對白抽黃是騷墨語嘆老嗟卑是寒酸語慕羶附腥是乞丐語

艱語深辭險句怪字文章之妖而道之賊也後學之殃而木之災也路本平而山谿之日月本明而雲霧之無異理有異言無深情有深語是人不誠而是書不焚有世教之責者之罪也若曰其人學博而識深意奥而語奇然則孔孟之言淺鄙甚矣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敘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眞字要如聖人燕居危坐端莊而和氣自在草字要如聖人應物進退存亡辭受取予變化不測因事異施而不失其中要之同歸于任其自然不事造作

聖人作經有指時物者有指時事者有指方事者有論心事者當時精意與身往矣話言所遺不能寫心之十一而儒者以後世之事物一已之意見度之不得則強爲訓詁嗚呼漢宋諸儒不

生則先聖經旨後世誠不得十一然以牽合附會而失其自然之旨者亦不少也

聖人垂世則爲持衡之言救世則有偏重之言持衡之言達之天下萬世者也可以示極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矯枉而不善讀書者每以偏重之言垂訓亂道也夫誣聖也夫

言語者聖人之糟粕也聖人不可言之妙非言語所能形容漢宋以來解經諸儒泥文拘字破碎牽合失聖人天然自得之趣晦天下本然自在

之道不近人情不合理物使後世學者無所適從且其負一世之高明係千古之重望遂成百世不刊之典後學者豈無千慮一得發前聖之心傳而救先儒之小失然一下筆開喙腐儒俗士不辨是非噬指而驚掩口而笑且曰玆先哲之明訓也安得妄議噫此誠信而好古之義也泥傳離經勉從強信是先儒阿意曲從之子也昔朱子將終尚改誠意註說使朱子先一年而卒則誠意章必非精到之語使天假朱子數年所改寧止誠意章哉

聖人之言簡淡明直中有無窮之味大羹玄酒也賢人之言一見便透而理趣充溢讀之使人豁然膾炙珍羞也

聖人終日信口開闔千言萬語隨事問答無一字不可爲訓賢者深沉而思稽留而應平氣而言易心而語始免于過出此二者而恣口放言皆狂迷醉夢語也終日言無一字近道何以多爲

詩低處在覔故事尋對頭高處在寫胸中自得之

趣說眼前見在之景

自孔子時便說史不闕文又曰文勝質則史把史字就作了一偽字看如今讀史只看他治亂興亡足爲法戒至於是非真偽總是除外底譬之聽戲文一般何須問他真假只是足爲感創便於風化有關但有一樁可恨處只緣當真看把偽底當真只緣當偽看又把真底當偽這裏便宜了多少小人虧枉了多少君子

詩辭要如哭笑發乎情之不容已則真切而有味

果真矣不必較工拙後世只要學詩辭然工而失真非詩辭之本意矣故詩辭以情真切語自然者爲第一

古人無無益之文章其明道也不得不形而爲言其發言也不得不成而爲文所謂因文見道者也其文之古今工拙無論唐宋以來漸尚文章然猶以道飾文意雖非古而文猶可傳後世則專爲文章矣工其辭語渙其波瀾鍊其字句怪其機軸深其意指而道則破碎支離晦盲否塞矣是道之賊也而無識者猶以文章崇尚之哀哉

文章有八要簡切明盡正大溫雅不簡則失之繁冗不切則失之浮泛不明則失之含糊不盡則失之疏遺不正則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則失冠冕之體不溫則暴厲刻削不雅則鄙陋淺俗廟堂文要有天覆地載山林文要有仙風道骨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奏對文要有忠肝義膽諸如此類可以例求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負貨努盡筋力覓得幾文錢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

太玄雖終身不看亦可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後世率尚詞章唐以詩賦求真才更爲可嘆宋以經義取士而我朝因之夫取士以文已爲言舉人矣然猶曰言心聲也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粗淺之病其文勁直者其人必剛方而察其豪悍之病其文藻麗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其文莊重者其人必端嚴而察其寥落之病其文飄逸者其人必流動而察其浮薄之病其文典雅者其人必質實而察其樸鈍之病其文雄暢者其人必揮霍而察其跳踈之病其文溫潤者其人必和順而察其巽輭之病其文簡潔者其人必脩謹而察其拘攣之病其文深沉者其人必精細而察其陰險之病其文沖澹者其人必恬雅而察其懶散之

病其文變化者其人必圓通而察其機械之病其文奇巧者其人必聰明而察其恠誕之病其文蒼老者其人必不俗而察其迂腐之病有文之長而無文之病則其人可知矣文即未純必不可棄今也但取其文而已見欲深邃調欲新脫意欲奇特句欲飣餖鍛鍊欲工態度欲俏粉黛欲濃面皮欲厚是以業舉之家棄理而工辭忘我而狥世剽竊湊泊全無自已神情口語筆端迎合主司好尚沿習之調旣成本然之天不

露而校文者亦迷於世調取其文而忘其人何異暗摸而辨蒼黃隔壁而察妍媸欲得真才豈不難哉隆慶戊辰永城胡君格誠登第三場文字皆塗抹過半西安鄭給諫大經所取士也人皆咲之後余閱其卷乃嘆曰塗抹即盡棄擲不能何者其荒疎狂誕繩之以舉業自當落地而一段雄偉器度爽朗精神英英然一世豪傑如對其面其人之可收自在文章之外耳胡君不羈之才難挫之氣吞牛食象倒海衝山自非尋常庸衆人惜也以不合世調竟使沉淪余因拈出以爲取士者不專在數篇工拙當得之牝牡驪黃之外也

萬曆丙戌而後舉業文字如晦夜濃陰封地穴閉目蒙被滅燈光又如墓中人說鬼話顛狂人說風話伏章人說天話又如楞嚴孔雀呪語真言世道之大妖也其名家云文到人不省得處纔中到自家不省得處纔高中不重其法人心日趨於魑魅魍魎矣或曰文章關甚麼人心世道

嗟嗟此辭生憂死語也國家以文取士非取其文因文而知其心因心而知其人故取之耳言若此矣謂其人曰光明正大之君子吾不信也且錄其人曰中式進呈其文曰中式之文試問其式安在乃

高皇帝所謂文理平通明順典實者也今以編造晦澁妄誕放恣之辭爲式悖典甚矣今之選試官者必以高科其高科所中便非明順典實之文其典試也安得不黜明順典實之士乎人心

巧僞皆此文爲之祟耳隱憂言也向誰人道不過仰屋長太息而已使禮曹禮科得正大光明執持風力之士無所畏徇重一懲創一兩科後無劉幾矣

左傳國語戰國策春秋之時文也未嘗見春秋時人學三代史記漢書西漢之時文也未嘗見班馬學國左今之時文安知非後世之古文而不擬國左則擬史漢陋矣人之棄已而襲人也六經四書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擬者何習見也甚矣人之厭常而喜異也余以爲文貴理勝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倣於句字之間以希博洽之譽有識者耻之

呻吟語卷之六終

呻吟語六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呂坤撰坤有四禮質疑已著錄此編上三卷爲內篇下三卷爲外篇蓋萬歷壬辰刊本也晚年又手自刪補爲呻吟語摘二卷彌爲簡要故此本附存其目焉

哤言十卷

〔明〕范涞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哤言十卷》提要

范子哤言自引

不敏有筆記二十卷起自南曹辛巳迄今戊申皆以季爲次而每季有哤言附其後哤者雜亂無章第道此心之所偶明者而已識以時遷智因事鍊或自以

爲是未必非衆之所非也或自以爲是未必非今之所非也是二非二何所據乎偶自明之自筆之向不敢視之人今且不敢視諸己矣矧行季已七十病倦乞休理术於山齋或抽帙覽未

終卷目便眩欲復理鉛槧業督
二乎難之遂將唬言命兒曹錄
出别爲一册凡八卷如病愈目
力可竭仍商求同志以竟夙心
其筆記諸卷作外篇緒風涼月
資抵掌之談可耳

萬曆戊申一陽月

晞陽居士淶原易

再題唬言後二卷

余自戊申冬病痊逾月肯以筆
記二十卷內有唬言八卷令兒
曹錄出藏之笥恐年力衰憊不
能竟夙心攝靜數月神氣稍充
閒後焚香濡毫以自遣至歲癸

丑分彙積帙筆記與唬言各增
二卷筆記多時事及古今奇僻
談附資抵掌之論已而唬言則
於四書六經每有發明餘皆修
身理性之助續於八卷後繼其
類也比年或病或瘳紬繹沉潛

又皆廢閣不知後之視今較今之視昔更無徑庭乎蓋義理無窮愈温故愈知新體驗益真識見益徹顧徒有志焉未之能逮何哉先儒有言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日為三復或有期於

將来

萬暦丁巳沉李浮爪之辰涑原易識

呝言卷之一

新安范　涑原易父著

後學　朱之蕃元介父　晏文輝璧瞻父　叅

祝世祿無功父　趙時用景盤父　訂

辛巳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雖若兩事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故敬為聖學之始終

人之嗜理義不如避水火避水火之心實心也嗜理義之心如是何聖賢之難及

思曰睿睿作聖曰思曰睿曰聖總是一箇思有淺深無彼此

格物之物不離事不離身内而心意七情外而家國天下皆物也離事以爲格則虚空寂滅離身以爲格則汗漫支離格物一關乃儒釋道初分門路之處後知工夫全在於此諸說紛紛不是本文氣脉

日偶有恙詢醫返照吾身五臟六腑筋骨脉絡所在

茫然不知此亦其粗迹耳又何用談天論地攷古說今與吾身有何關涉以此証格物之學必歸要於修身

知一也有生知有學知既云生知又何須學然生知莫如孔子而猶曰不如丘之好學曰以思無益不如學大聖且然況其下者乎

人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即不論才程叔子之言也然亦自旁人之論聖賢者言之若聖賢之才自與德合舜之五臣周之十亂孔子歎才難者難以

此耳後世之所謂才分德與才而言之也

方寸地即九重天近而非近遠而非遠故一念之善即景星卿雲一念之不善即猋風狂雹不徒有是理而實有是事君子之所謂事天者善事其心而已矣

若說制動則多了制字若說求靜則多了求字動便動靜便靜屬事而不屬我任天而不任人此動靜之至妙至妙者歟

盈天地間皆是理所謂天之道也此理便是實理即所謂誠也異端只言虛無正與誠相反

古今同此天天之生人同此性自聖賢以至於愚不肖一也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只是於性上看出今之晞聖過高自晞太小請以是思之

養氣所以養德養言所以養氣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固矣然春知生冬知藏時至知開花知結子亦植物也又有知傚人之屈軼知月朔之蓂莢知吉凶之蓍知歲豐之薺知歲苦之葶藶更僕未易數此何以故天下無無性之物性各

有所鍾不以有知無知爲存亡也以此推之即金石亦有然者

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才字從性上來程伊川曰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此才字從氣上來意各有所指故不同要之當以性爲主氣非所論也夫子只謂性相近習相遠孟子只謂人性必善如水必下其可使爲不善者猶水爲搏激所使耳搏激之說即習之說也習在人性在天天同而人異其責在人自宋儒添出箇氣質之性人

反有所誘矣可見言氣質不若言習蓋氣質亦即
是習氣也愼習即可復性何必論氣質哉

學者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

壬午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君子也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聖人也未能爲君子而藉口聖人干澤
而已矣

程伊川云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所謂役於物者百
孔千瘡凡語默動靜辭受出處有一毫攖於物累

皆是爲物所役既役於物自不能役物矣

夫君泰然百體從令人心終日勞擾無喜悅意趣安
得泰然此中須要自己理會方能養心

小人役於物君子役於理理欲不同其病同也理安
得有病所謂有意爲善雖善亦麁非眞能窮理者
故曰役於理異端不知窮理反病正學爲理障這
即天地皆有礙之說天地無礙也彼自礙耳理無
障也彼自障耳

人有身便有私亦是與生俱生者惟私則害公千態
萬狀皆由此出故聖賢以克己爲要

博愛之謂仁此是韓退之之言道理文字亦是退之之言
道未精處蓋仁者固愛人又不可便以博愛爲仁
惟孟子言得親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恕仁之施愛仁之用公仁之體虛仁之原覺仁之端
倪皆仁道也而不足以盡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其殆庶幾乎

剛毅木訥近仁與巧言令色鮮矣仁二章互相發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事衆人欲記事所以不記事

此語常理會蓋慮與不慮之別也虛則明實則暗

聖人無慮而無不慮衆人無實而無不實

嘗思出一聖人便可了天下事而制器明倫典禮作
樂如羲炎以下歷數聖乃成何者時動而事起聖
人因時而爲之不然是喜事也因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謂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以其分經權爲二故
有權變權術之論非聖人之所謂經權也聖人之
權亦是經只是經之恰好處謂之中亦得謂之權
亦得謂之經亦得

訓詁之學雖道盡不錯即錯何害程正叔謂善學者
要不爲文字所拘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
者不害也此語甚有味世儒每以解詁駁前賢不
亦淺之乎爲見哉

尹焞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夫虞書非
雜文之比學之猶爲近正伊川尚不以爲然則知
聖賢之工夫自有所在

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在始始與善
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

至矣此可見古人所重在冠而進善在始愼始之
道豈獨冠爲然哉

人生富貴福壽固懸之天亦懸之人主人主者造萬
民之命者也昔齊宣王獵於社山民有吾丘先生
見曰願得壽得富得貴王曰何如對曰夫選良吏
平法度則臣得壽矣振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
敬長則臣得貴矣益見人主造命之權侔於天而
尤切於天用人行政可不愼歟

鶡鴠常見鵷鸞不常見君子之出處以之

無益之禱祀不當行先通泰常以此垂訓且載之家
覩史稱范滂繫獄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
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夫不
祭皐陶餘鬼可知遠獄如此平居可知非有定見
定守者不能也

諸葛靚字仲思孫皓問卿何所思對曰臣在家思孝
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其亦空谷足音者
歟

癸未

文成云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之眞切篤實處
即是行此言知行合一之理要之知自知行自行
行以知始知以行終旣相合而又相成也

五經言道體處少言功夫處多蓋道體不易言亦不
易聞言屬口聞屬耳純粹之精非口耳可會也是
以學者只當求功夫所在身體而力行之道體自
具其中矣

時時收拾此心在腔子裏自知自覺常淸常寧能寂
能感方是聖門之學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物原無分又安得有合

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然形有涯道無涯形可見道不可見要之顯微無間非有二也

制事制心是一致功夫故能制心者即於制事上見之事雖劇而心閑謂之行所無事可也事雖細故而心兢兢謂之無敢慢可也若有厭事喜事之心便非學問之道

風俗關世道之盛衰士夫習氣關風俗之盛衰而醇朴與澆漓又盛衰升降之漸治世者宜於篤實坦夷節儉正直處加之意焉

日用應酬與官府案牘刑名錢穀甲兵諸事務無往非道亦無往非學

文章事功氣節就是合道亦不足以盡道况未合道者乎

士大夫相與須是誠心直道凡辭受可否情文厚薄之間皆以義為準切勿以己之好惡人之勢力參襍於胸中何等光明正大亦何等簡易

孔子答門人之問仁問孝孟子答齊王之好貨好勇皆因機利導捄失長善無一人不可入於天德王道此所以為聖賢之言也

名者衆情所忌亦天道所忌昔人以自相標榜取禍豈其智未逮此耶

詆毀不足累君子因詆毀而動心忍性益足以見君子之心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君子務實而名生小人務名而實喪其究也君子之福澤及後世小人之禍害遍天下霄淵迥別只在一念誠僞之間

長生安有術稟賦所由來君子能盡其攝生者而已世稱老子彭籛范八百諸人皆其稟賦多壽耆黃白之術能然如白玉蟾丘長春輩僊學稱為祖師歿其壽並不過五六十歲乃託言長生吾誰欺乎故悟眞篇等書雖不覽可也

富貴貧賤皆涉世之迹與吾身心全無加損昔人以之如飄瓦如虛舟如太虛浮雲亦聊自其迹而言之千古之上百世之下併其迹安在哉

嗜欲害人思慮尤害人嗜欲可害乎柔暗思慮則害
乎高明
飲食衣服燕寢以至讀書皆爲此七尺之身若讀書
不逐字逐句體貼於我與飲食衣服燕寢有異雖
文如班馬辨如儀秦秖資他人口胳耳
道本至近工夫亦不遠語默動靜日用應接合下便
差錯更説甚道
纔讀書聖賢在目便是我的師範可不畏乎能畏則
能樂矣
前輩未易議安可易議後生輕俊每犯此病是亦修

德講學之一戒
收斂得一分精神便擴充得一分道理收斂之極則
擴充之盡此造化之專一所以爲直遂翕聚所以
爲發散也歟
前既有悔後復蹈之將復有悔矣惟有克已之功斯
無頻復之厲此顔氏不遠復无秖悔之所以難及
也
知仁勇三者達德也而各有先後成德以仁爲先進

學以知爲先改過以勇爲先上二句尹氏已言之
而改過須如顔之四勿非大勇不能故易大象以
君子非禮勿履爲大壯旨哉薛文清曰人爲學
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卽遏絶之此便是顔子之勇
詩文字畫皆可以載道亦可以爲養心之助君子何
嘗廢之但不溺意於是耳
窮通顯晦皆有定分非人所能移彼有乞墦借譽登
龍致身自甘喪節敗名而無能奪造化之權於萬
一不亦可哀哉
周道文盛周末文勝盛者時隆則道從而隆也勝則
非周道矣盛與勝當有辨

源深流遠根固枝繁其常也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則
奇矣虞翻爲長子求婦之言亦可爲專意借資者
之戒
溫良恭儉讓之氣象非孔子不能全備非子貢不能
形容
俗傳天河內有雲氣如猪形卽兆雨如龍形雨甚然
旱久卽有此亦多不驗蓋亢陽不可度以常理猶

人亢高不下者亦難以常理測之也

史稱武王伐紂懸其頭於太白之旗又稱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夫漢王與項約爲昆弟耳武王於紂則君臣也項之名分不尊於紂而漢王之德不敢望武王即漢之所以待項而武之待紂者其事之謬誕蓋可知矣

讀穆天子傳至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郭璞註沙

衍水中有沙者因悟沙衍二字相連亦自是古語而程子於易需卦九二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乃傳云衍寬綽也朱子本義亦云衍寬意俱以衍字屬下句讀解抑偶未之考歟今玩爻辭需於沙小有言終吉蓋以九二剛中故能需而終吉因之不必於中之外另尋寬意故象申之曰九二固需於沙衍矣然惟其在中也則剛中能需故雖小有言當以吉終也如此解其義較明白語又本色姑俟知者

穆天子傳前五卷總之一荒字第六卷總之一淫字而史筆乃模寫其遊觀之盛使四海九州光景畢在目中末卷叙盛姬事亹亹千言如登九級一層高一層而好色忘賢溢於言外蓋良史材也但其間多用古字雖以郭璞索隱未能盡詳又多殘闕於此誠戚戚焉

年友唐仁卿談及同人卦六二小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當於吝字爲何言六二雖與九五爲正應而以中正拘拘自守不泛然苟同若于宗然固吝

矣然在下而同於上者其道當然也此孔子之所取也爲九五者始見其人落落難合誰即信之久之心意相孚始信二之爲正人君子而懽然相得矣然君子如二不諂似傲不徇似迂非有剛介自持克去己私之人鮮能相信此所以謂之大師克相遇也故象曰同人之先號咷者以二之中直不苟同也大師克相遇言二固能自守克去徇世之私而五亦能信二克去世俗之見也交贊之也此說殊有味程朱以前俱無此解

居仁錄又言坤初六象云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致字與文言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順字意同見陰之不可不抑惡之不可遂爲也本義乃謂順愼通用何哉以前後文互相發明可據可據因想升卦大象本義亦取王肅本以順作愼之說不如程傳仍以順字解爲當蓋地中生木能順其性則上升吾人剛大之氣能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矣故曰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第所順有不同善而順之則吉惡而順之則凶

先儒訓詁名物各就所見証之卽有不同無妨於道如朱子註論語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矣而明堂位則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方曰簠員曰簋若援此互相辨駁可乎惟於道之同異則不可不明辨耳

甲申

五經中言天言帝言王言命言性之類名雖不同實則惟一但自其仁覆處便稱天自其主宰處便稱帝自其無私處便稱王自其賦予處便稱命自其稟受處便稱性自其共由處稱道自其有條理處便稱理自其妙用處便稱神自其生生處便稱易要在人默而識之會而通之耳

程伯子有言化之妙者神也以此解窮神知化何等精潔

月之光皆日之光地之氣皆天之氣蓋天包地日統月無二氣也然則妻之正皆夫之正子之賢皆父之賢臣之能皆君之能一也

日月星辰運行不息不以天地開塞而無不以天地

開塞而有則所謂靜專動直靜翕動闢於何處見之惟於物生上見動靜天地無動靜也故曰於穆不已天地一氣耳氣機有出入因有寒暑而物之生息隨之知此可以知心體矣

一畫爲質二畫爲文一不獨立故有二有二則有四有四則有八引伸觸類文無窮也而質實主之苟離質以爲文非聖人之所謂文矣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者一了百了若以窮理作知之事非實窮得理也故程伯子謂此句元無次序

看得透

中無在而無不在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須與離中即離道矣

惟聖人善通變故可與立亦可與權不然只是固守善學柳下惠者魯人也

物性有相制而又相報復者如鼈畏蚊遇蚊叮即死得蚊者即爛而煉蚊者復用鼈甲蜈蚣畏雞雞値之必寸啄其肉及雞之烹也蜈蚣閉氣輒聚而啗之噫一物耳相仇相復至死猶然況於人乎有施必有報德則報德怨則報怨恒情也君子固不以恒情爲念而樹德務滋則當自盡其心矣

相傳彌勒佛以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比丘子盛誇之以爲神異然佛之異言異行不啻此也如以脇生而已則鸕鷀之吐其鶵兎之吐其兒皆以口出不卯生世未嘗侈之於鳳麟蓋常則正異則怪造化率其常君子亦道其常而已矣

木可取火石亦可取火程伊川謂兩物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信然又如油紙壓在籠中亦有時煙出起火者即相戛陽生之義以天地間無一物而無陰陽也

先儒皆以靜爲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何以有此分別蓋人有一事一念是仁亦可謂之仁盡仁道亦可謂之仁然非聖不能盡仁道故因子貢求仁於高遠而抑之非謂仁小而聖大也

近年內臣奏事俱書邸報　祖宗朝無是也恐將有蔓延之禍

人心有開時有塞時識見有明處有暗處惟即其開者充拓將去即其明者引伸將去不爲世味意氣所錮斷日積月累雖塞者亦開暗者亦明此是致曲之學

乙酉

水火二字即坎離二卦之形坎中一陽畫水字中一直以象陽也離中一陰畫火字中一丿一乀以象陰也兩傍從陰從陽亦然

德盛者氣自充氣充者可當大事決大疑臨大難悻
悻者氣似充而實非充適足以僨天下之事而已
故知任事在養氣養氣在養德

毎見人有過惡便不能容此是養未至不可謂正氣
所發程子云聖人之責人也常緩只是欲事正無
顯人過惡之意如此方是養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禮以義起後王或有沿革得其
義耳或曰禮時爲大不知因時制宜乃所以爲義
也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張横渠云然㢤言乎蓋
人之心雖隱必見雖微必顯縱是着意掩飾自不
覺乘間露出故君子必愼其獨者以此而已獨者
鬼神之會也

生寄死歸固是名言然其生也形色天性渾然具足
不以寄而增其死也以本來之物復還太虚不以
歸而損要之生則以世道自任寄不足言死而後
已吾知免夫歸不足言是謂存順没寧之學

嗜欲之正者是性道心也而有時爲性累者私欲以之
偏人心也人心小而道心大能先立乎其大則性
尊矣尊則君道在我天道在我何溺於欲之有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内耳又何有于人事

至虚則無所不伸至公則無所不伸虚與公無欲也
無欲則天下之至剛生焉彼以柔爲剛以弱爲强
者老氏之學耳

應世之道不得已而爲之是謂行所無事

謝上蔡别伊川一年只是去箇矜字曰子細點檢病
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

用點頭因語在座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
也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别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
用事又毎事欲勝人只要人道好或能不伐又須
要人知其不伐種種意氣皆是矜之病

敬是常惺惺法謝上蔡之言也於靜時得力主一無
適之謂敬程子之言也於動時得力時有動靜而
敬無動靜也須自體貼始得

窮理者窮我之理也何者是我理便是我得其在我
者斯觸處皆通於彼更見物有本末

昔謝上蔡欲與朱子發說一部論語及茶罷首舉子
見齊衰者一章又舉師冕見一章於此見聖人之
道無顯微無内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
本末一貫者也
程明道讀漢書未嘗蹉過一字及見他人有記問者
則曰翫物喪志此中必有說當細理會
楊龜山謂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
處世當渾然天成此言固好未易造得非孔子磨
不磷涅不緇之德不如守子路穩當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龜山曰要在知仁孔子
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
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雖然要皆因其所未
至而進之也故曰因病而藥後之敎者執一方而
已矣甚有摘一字一句爲講學題目各立門戶獨
何歟
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言任道之心至死不變也世
有必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爲大事
者也未必能外死生龜山說得透

生而知之者上也世不易得也學而知之則次於上
矣困而學之又次於上矣況於不困者乎甚矣學
之爲功也惟困而不學斯爲下玩味一斯字語意
自見孜曰我非生知好古敏求又曰多聞擇善而
從多見而識知之次也即發明前意總是見學爲
要夫子忘食忘憂不厭不倦皆從自身體貼出來
眞見得如此因以訓人非姑退託云爾此千聖學
脉正傳宗派彼有喑宗見性之旨詆學問爲支離
此惑世之言也不可不察

夫子稱由求赤之才而不與其仁非以三子爲不仁
也仁道至大於此未可以觀仁也要之治賦爲宰
束帶立朝與賓客言非仁者不能但是仁之一體
和非難和而介爲難介則不流矣此柳下惠所以爲
聖之和中立難不倚尤難不恃中立意氣至於矯
激執拗也亦是二意
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然君子之敬以
成其身也豈獨成其名哉
無友不如己非謂勝己之友也己欲友勝己人獨不

欲友勝己乎非恕道也所謂如己者正如上文重
厚忠信改過之儔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者也益友
也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其斯之謂歟
師可奪而有不可奪者仁義之師有制之將也志不
可奪而有奪之者自奪也功利之私遷就之念也
後凋者松柏之資而因歲寒以自見者非松柏之幸
也上治者但願有公門之桃李不願見歲寒之松
柏
有喜廣田產當貨殖以貽後者昔人謂為子孫作馬
牛身後有讎家報復反受其殃者昔人謂為子孫
作蛇蝎縉紳類能言之而每每明知故犯何哉病
根未除也孰能除之曰剛故聖人有未見之歎
嘗思仁者壽之言顏子不必三十二孔子不必七十
三豈仁壽之道亦有相左歟盡性之謂壽全天之
謂壽命稟於天氣隨所值原有厚薄有延促不同
但能全其所以與我者得正而斃壽豈外是昔人
以燭之大小為喻極有見若本薄而求厚本促而
求延是異端之學非聖賢之道也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者不能過此楊
龜山之言也然亦有不可不問者惟其當而已
事大於我則處之也難我大於事則處之也易
胡五峰有言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言詞巧者臨斷
必不善然君子所宜察豈獨在於交際與選用之
間哉
伯淳在澧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
山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
者心不可有一事夫既事亦非惡念尚不可有則
養心之學可知矣
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是一箇大闔
闢亦只是論理數如此知得大意便了工夫不在
此
朱晦菴先生謂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今登
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不知因甚麼時凝了
水之滓脚極濁便是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
日星之屬因此知天地間五行惟水火二者之用
為大而水又為先故四時之冬即春之首要之水

也者所以成混沌又所以爾混沌者與

世人謂天在上地在下此特尋常所見耳當初只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自有許多渣滓便結成箇地在中央其氣之清者爲天周旋在外觀於日月星辰可見昔人以鷄卵譬天地最切又嘗試之將豚尿胞来着一粒黑豆或黑炭如豆放入內用氣吹大則黑豆在中此亦天四旁地中央之一証也

人生先有魄而後有魂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動靜二字括盡魂魄淮南子註云魂者陽之神

魄者陰之神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此數句皆說得好世有三魂七魄云者魂屬木魄屬金三七是金木之數

祭祀相通處是氣所以然亦是理天神地祇人鬼雖有三樣理實一般聖人制祭禮只論道理然道理合如此氣亦如此相通若謂有子孫的方有感格之理還說得未通暢蓋氣有聚散而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所以要看得活難以言詮

晦翁云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實者自若即此可以觀天地萬物一體之理

丙戌

衡之權物也孰逃其輕重鑑之照形也莫祕其妍媸雖然衡鑑亦物也不聞汝陸士衡之言乎物過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惟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斯可語衡鑑之任

古今人才自足古今之用借才異代理之所無顧在

上者養之何如耳教之不盡其方任之不適其宜欲求其足不可得也至於財用亦然天之所施地之所生人之所籍本足相當豐其源嗇其流欲使其不足亦不可得也乃知理財用人二者盈縮之權咸屬之人不可歸咎於天地

盛世之人才有餘於朝而不足於野故曰朝無倖位野無遺賢盛世之財貨有餘於閭閻而不足於天府故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叔季之世反是豈在下不在上財在上不在下得非倒置耶

地上卽是天吾身之起居皆在帝之左右世有不畏
鬼不畏人而肆無忌憚者獨不畏天乎

吾人呼吸之氣卽天之氣氣冲和卽順天氣乖戾則
逆天人但知存心養性爲事天之學而不知無暴
其氣亦所以事天也

率性之謂道此語本是精粹然氣稟爲累者多矣若
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夾襍在裏亦云是胸中流
出自然天理不知此是率氣非是率性此是人欲
非天理也後儒過高者正坐此弊

論語說無意大學說誠意無意者無私意也惟無私
意方可言誠

呂伯恭面垢身汙俱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范祖
禹一生潔淨所穿衣雖敝亦不垢蓋其生質則然
各非有心爲之然潔可也不必潔亦可也但汚垢
不恤多寡不知與好潔而有潔癖者皆氣質之偏
非中道君子所當矯焉

天地間有文字而後大道混亦因有文字而後大道
著文質盛衰之間乃人心世道升降之機耶

人惟於事之難忍者能忍之則養德亦養壽初忍若
強制久而融焉涵養純熟矣忍則人知之已亦知
之融則人已俱忘

周文王之德尚矣而所遇之隆亦古今罕儷焉不惟
父子聖聖相承而中宮聖姑聖婦繩繩接武聲應
氣求內外無間者數代宇宙之太和咸鍾於周室
也有如是夫

奇器珍玩雖爲世人所寶愛然亦一物也君子浮雲
富貴於金玉何有焉閒或溺意於是者爲其所惑
耳況生死得失皆不足介念而獨動心於奇玩必
不然矣自修觀人各審其所惑

墮甑不顧觀人於其所忽也充是心而祿之以天下
繫馬千駟其弗視可知矣

呻言卷之一終

丁亥　　新安范　淶原易著

繁文縟節皆屬虛套有道者所忌造化忌太洩財用忌太耗風俗忌太靡精神忌太勞

爲政者宜何若行誼居其厚名譽居其薄綜覈居其實觀聽居其虛

古人有言曰爲不善於昭昭之地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冥冥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夫昭昭冥冥盡

乎地矣或有人非或有鬼責則爲善去惡之念安可有一時之間哉書曰弗畏入畏禮曰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噫嚴乎嚴乎

世之學者有曰學求自信何畏人非古有舉世譽之不加勸天下非之而不沮者矣此其說亦有辯所謂自信者信於理也若不信理而信心不幾於倡狂自恣無忌憚者乎

說頤養無過於易卦觀頤之象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以亂階於言語禮始諸飲食人之大戒存焉能盡此二事遠禍進德其益無窮胡世之君子言

自養者率希高慕奇不爲切近平易之學心勞日拙安在其爲養乎

古人飲酒各有定則或養老或款賓或當祭祀之後飲福而歆神之惠無常飲無過醉要能以德將之傳云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者飲之不能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也

張洪陽司業曾解君子中庸章有云古之言時中者酌是非不酌利害後之言時中者酌利害不酌是非亦善體認矣夫酌利害者悖中者也酌是非者求中者也是是非非猶其淺者也君子時中是以大命之性率而由之心與理一事與心一人但見其時措之宜君子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安有是非之可酌哉噫君子不可及矣得見酌是非者斯可矣

三代而上庠序之敎尙乎行三代而下學校之敎尙

乎文士以行進則居官涖政多實績士以文進則居官涖政多彌文此古今盛衰之別也然士大夫有政事文章卓然當世而處家庭倫理之間不滿人意者則孝悌之未申也故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惟孝悌而後可以言尚行

大學八條目以修身爲本中庸九經以修身爲首聖賢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試觀管商之學自謂可以治天下國家而權謀術數終歸於把持佛老之學自謂可以理心術性情而戒定止觀多屬於虛見

然後知修身爲體用合一之學學脈之正傳也

身上不潔淨則知濯之心中不潔淨而能洗者鮮矣

崔後渠銑有云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心當何正而至善有別名乎何點綴求異而不求其可循與否祇以抗名譁民而已非昧其心歟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大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崔公亦自有說

兩間一元之氣充滿流通於中無一毫阻隔先儒所謂虛空即氣也卽人呼吸之氣亦與是流行之氣相爲貫徹試觀南京棲霞寺有珍珠泉以響器吹之萬顆湧噴又聞黃州境內珠泉亦如之又聞天台山瀑泉界山而下以鼓樂引之東則流向東斜引之西亦然一氣之感如此故先儒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非虛語也此孟子養氣之學所以塞乎天地之間

戊子

躍如道之體也卓如功之深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入德之功之密也惟密則深深則與道爲體矣要之非見之以目而見之以心是謂眞見有眞見方能體道

程伊川謂性稟于天才稟于氣朱子謂才也是性中出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心內有氣力去做的便是才譬之水然才卽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性中之才古今一致不可以稟氣自限

放僻邪侈亦是心但非道心耳心有善惡性有善無
惡於此亦可見

先儒謂心統性情玩此句明有三物非是儱侗無別
的朱文公有云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
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
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仁
義禮亦然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二存字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
中操則存章一存字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晦翁云充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
求之外也此語惟自得者乃知之

義之嚴肅即是仁之收斂可見義亦仁也

仁義禮智四者為性之體非是真有四箇形象須知
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已四者所包涵無盡曰
萬善曰百行皆是物也雖然四者管於一信無信
則仁義禮智皆虛文耳故性為實德盡性之學惟
歸之至誠

一日十二時百刻能有幾刻照管此心放與不放試
自體驗

道理名目不一只是一箇理名雖不同理無虧欠如
言仁則都在仁上言誠則都在誠上言忠恕則都
在忠恕上言忠信則都在忠信上以此箇道理自
然血脈貫通故也

天地有剛大之氣而人得之又能養之方做得事若
過些小利害便退轉去則與天地之氣能透金石
者大不同只貴在無養

元晦云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

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
他發此須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蓋真心自會生枝發葉不待勉強但不為氣稟物
欲所蔽便是緊要學力所謂體察者察此存養者
養此

遏人欲存天理只是一項事遏人欲正所以存天理
也然人欲西沒東生何處遏得且是費力但居常
體驗於身心之間或感物而惻隱或錯誤而知悔
此便是天理發見之端即此培養擴充將去天理

漸長人欲漸消不待遏之而自遏矣此是學問下
手處

昔人謂虛靜有兩樣有黑底虛靜有白底虛靜須是
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窻玲
瓏無不融通此可以爲靜坐者之驗

先儒謂修治身心只在耐煩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
做職業却不耐煩去做尋箇倖門去鑽皆是妄近
世耿天臺先生有耐煩說亦本之宋儒也

程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家化

之自不用道場螺鈸胡人之樂也天竺重僧見僧
必儆之因作此樂於前今乃用之死者之側是以
胡樂臨喪也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被他
欺設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吾家喪祭祖宗相傳
不用浮屠備載范氏宗規年來間有犯禁者吾輩
之責也

已丑

世間富貴之人與貧賤之人都是一般何者彼此皆
是忙迫一場除死方休言之可嘆若聖賢不管他
富貴貧賤必是不忙迫的其間有主意在所謂無
入而不自得者是也

腹心之患不可有四肢之患不可無惟聖人能無之

惟無物然後能備天下之物惟無欲然後能公天下
之欲惟無善然後能來天下之善惟無言然後能
辯天下之言

大廉可以持己不可以律人偏才可以處人不可以
自待夫惟盡己盡人乃能公己公人

富貴貧賤辨　萬物皆備其富可知尊爵自天其貴

可知求則得之其易可知君子之審富貴者審此
而已　不義而侈萬鍾其貧自若無德而榮卿相
其賤自若乃知君子之安貧賤者固所以守其富
貴者歟

動靜解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一解　動極則靜靜極
則動　二解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三解　動中有動靜
中有靜　四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五解　有動非動
有靜非靜　六解　動不可靜靜不可動　七解　動不可
動靜不可靜　八解　時動而動時靜而靜　九解　動靜

有常動靜不測十解

庚寅

知動之皆靜則靜非枯寂而動非膠擾知器之皆道則器非麤跡而道非玄虛此聖人所以終日乾乾下學上達自有不容已者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所以行乎孝弟者也非有二也苟無養志之誠而欲襲徐行後長之節爲僞耳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危微解　人無二心安有道與人之別噫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危莫危於此微莫微於此

以義立命即長途亦坦途以欲滅義即順境亦逆境蓋君子所畏者天世情所畏者人天定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化而齊之反是則從逆何順境之有君子之順逆固異乎人之所謂順逆歟

辛卯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意同故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又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云云皆是此意竊觀唐宋之朝君子小人互相報復如李牛之黨洛蜀之黨與呂范時黨論之倡皆各有以激之其爲害也及於天下國家可不戒歟

尹吉州有言自古名門舊族有賢者出必爲可久之慮以詔其後人若高齊之顏氏唐之柳氏宋之楊氏司馬氏呂氏流風餘韻所及者遠知此則修身齊家之事宜有望於賢者

前輩有言洙泗後語忘食時嗔忍難耐事順自強人此數語却有深味居常每當面錯過

壽昌胡倅彦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治之此賢者家法也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撻不記其數又或輕重失手致有隱禍此家法行不惟明分亦所以養威

豢衣美食驕之漸也廣廈閒居惰之漸也故富貴之子弟成才更難戒之哉

守得自家道理無差錯其儻來順逆禍福皆隨時應之不足動其心

朱子嘗自言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箇一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遂時去了文公且然況吾人乎故爲學要知大本所在

讀書只是要熟熟則道理方出而自家新見亦生即如作文字小技耳有自然巧處亦是從熟處來也

朱文公論剛中讀書須看語孟若荀楊乃誤人之書

莊老乃壞人之書不可讀大荀楊莊老尚有儒者之言文公嚴而闢之今之儒紳乃研究多心圓覺諸藏此何爲者

學者用工當有序次如琢玉然先其麄者後其精者故道於神明處難做且就孝弟處用工盡性至命工夫未易及須從飲食言語日用常行處着力由是漸進不已其精微處便可理會此恐必明柔必強之常道也躐等者不脩此正由不知此

張南軒云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致知力行皆是下學事而上達在其中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

吾儒言存心佛家亦言存心然吾儒之所存者有體有用是天理之公佛家之所存者無體無用是人欲之私所存同而所以存不同

靜者性之本然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不能不動亦其本然也本然之動非不善好惡無節則爲物所引非本然之性矣故曰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動而中節即天理不中節即人欲只在公

私之分耳譬諸水然一源泓清者本然也水不能不流流亦其性也至於激之過縈在山濁之泥沙行潦豈可言水之性哉

陸象山謂人欲天理非是以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彗孛惡星之類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愚謂人有善有惡是矣天者理而已矣日月星辰之變非天之常也安可以惡歸之天要之惡亦非人之性也象山議論多高一層

反欠平實

學問到適意時便是有欛柄只要涵養這此子便是

養浩然之氣

陸象山謂存養是主人檢斂省察是奴僕意雖重存

養一邊然語過為軒輕不以詞害意可也

象山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當

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知此則學者於繁

冗事務皆是進德修業之處不可錯過

學以辨志為先志以義利之辨為先

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此陸象山警策之語

然將何以運之必有所以為之主者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以天地萬

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楊慈湖此段議論已見大

意細密處却要商量

楊慈湖嘗云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

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

乃存意也此語初看似新脱然孟子明曰言存心

大學明曰言誠意皆未嘗言存意也學者惟於存

之誠之處着工夫似不必如此辨別

慈湖解艮其背一章謂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

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

吾本然自有不動之情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

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為一如其背則

得其道矣此亦要看大要言雖有應用交錯擾

擾萬緒未始不寂然因此見天地間不獨無形者

為妙而有形者亦妙不獨無形者為道而有形者

亦是道用不離體動不違靜方是合一之學若偏

於寂非矣

慈湖格物之論謂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

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

清矣近世王文成格物祖此是以物字作不好字

看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中之固有故曰萬物皆備

於我但有天理人欲之別前說倡而為禪者便矣

不可不辨

人情遇清風明月則氣爽遇迅雷烈風則氣沮遇熱

則燥遇寒則慄可見人之情皆與天地相通雖聖

人亦然但不知聖人所以與天地合德者何在須
自理會

有滯之心不可以應事有着之心不可以感人有滯
有着皆私也無私則公公則忘已忘物是謂仁體

陳白沙有曰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
不可偏高壞了人此語殊於高明者有警

文章功業雖說不是道但道不盡於文章功業世有
以此爲道之障者爲其溺也

世有是已而非人者只是識見未到

白沙先生說書法一段謂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
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
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
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
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
藝也程子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得此段可以繹
其旨矣

顏子之欲罷不能與孔子之不厭不倦有何分別

先儒有言顏子嘿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
也後之學道者惟以顏曾爲準則

昔人謂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今觀法
言太玄等書雄之才過於卿遠矣韓子稱二子大
醇宋儒稱二子大駁乃謂韓子責人甚恕夫待人
宜恕而權衡道術宜公求其說而不得又從爲之
詞然則二子果大醇乎荀以性爲惡以禮爲僞謂
之大駁也固宜

王文中隱德君子也當時有著述其粹處非荀楊所
及後來被人附會不見全書先儒謂續經之類皆

非其作信然

楊雄論道處不及韓愈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非
有大見識不能道此故曰近世豪傑之士老子言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已是杜撰說話而楊子論老子却謂言道德則
有取是自已不識道也

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稍偏故其流
遂至於無父無君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其禍天
下愈甚惜乎闢之者無孟氏也

人言今日釋氏盛道家蕭索不知儒家在今日更蕭索此何尤哉世道之衰吾儒之罪也吾儒中聰明才辨者多驅入比丘甘心爲佛弟子認子作賊以奴爲主得非聖世之罪人乎

宋儒不襍者三人謂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皆不襍於異端也范堯仁亦然以此觀程朱門人師友淵源夾持有素而其後每有流於異端不自覺則吾儒之能不雜者眞中流砥柱哉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此便是天地自然之道莊周却要齊物物如何齊得此便是非道之道

柳下惠不恭邵堯夫亦不恭如無名公傳問之天地天地不對又如文字呈上堯夫之類皆是侮玩然欛柄自在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何等滿懷春意若莊周寓言耍入放蕩之場雖似灑落然堯夫皆在理中莊周則在理外却又不同

邵堯夫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亦是有此理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馬牛得六十猫犬得十二歲雞得六年之類然此亦只是大綱有過不及處別自有說

先儒言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蓋堯夫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故以治亂定於數終身不出此堯夫之學也

曾子一生只是戰兢堯夫一生只是快活觀臨終時使人見曾子啓手啓足與易簀數語可謂得正而斃

及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又答程子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諧謔如故及喚大郎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其持正不變之心與曾子一也亦未可易得然吾人之學惟以曾子爲正

凡言語急遽而應對忙迫無倫次者心躁故也不但觀德亦可觀壽惟時時自覺而時時自反之至於詞氣安舒和緩而不躁方見學力

學舉業者前後場皆有當用功夫槩不可廢但宜知所重重在作文重在說理惟精熟方爲決科之才

精從熟出麄心浮氣不足言也噫文章且爾況於
學聖人之道者乎
制科文字皆所以明道何妨於道薛文清王文成諸
公不從科舉中來耶惟文論策表所言者不見於
所行習之寒窗者壞之於廊廟借階梯而媒膏潤
則制科中之鄙夫耳有志者慎之於初
養氣最難偏於剛則近露偏於柔則近餒惟養之得
其中和便是配義與道顏子其殆庶幾乎不易學
也孟子泰山巖巖學之却無失步處

欲將聖賢遺行自四書五經孝經之外載在各籍者
彙編之名曰畜德外編　序之大意嘗讀程正叔
易解有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
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
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噫學之弊久矣畜
而弗大猶弗畜也大而非畜其德猶弗大也則君
子之所貴多識者豈徒爲口耳之資已哉今觀古
聖賢之言行其具於五經孝經四書者炳如日星
自入德以至成德畜孰大於是故識之詩書論語
以畜其體格識之易傳中庸以畜其精蘊識之孝
經春秋禮記以畜其志行節文識之大學孟子以
畜其入門之方繼往開來之脉畜孰大於是然聖
賢之行事散見於各傳記者尚多皆德行之徵吾
儒步趨之準又孰不欲多聞多見之爲快也所謂
考跡以觀用察言以求心亦備於此孟子曰不知
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今竊取茲義搜集成帙
以羽翼經書而謂之外編者猶曰經書乃內編云
耳合內外之道爲性之德有志於大畜者當自辨
之

此書閒居可成編不負夙志

卷之二終

哤言卷之三

新安范　涞原易著

壬辰

程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不待子厚如此筆力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又云子厚謹嚴便有迫切氣象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便有圭角如顏子便渾厚不同夫謹嚴與寬舒皆學者所有事又無迫切圭角之病方可言養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故

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知命立命至命工夫有淺深知者未必能立立者未必能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之矣此亦自學者言之

横渠說心統性情極好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恐不能無病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甚矣立言之難也

伊川先生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爲顏子解之者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即有着矣又有解者曰此乃佛老緒餘非程子本意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耳此近世荆川先生之語今觀之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魯論曰仁者不憂不憂則樂此仁體也外來順逆感觸萬端隨感而應其樂自在故曰不改此內外賓主之辨若曰與道爲一猶是二之也

呂與叔 大臨 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

楊子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

似而去道愈遠如顏曾思孟皆得道統之傳者其言語自是各別何嘗相模倣蓋得聖人之心不在學聖人之言也

楊龜山 時 謂人欲非性也此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如此至於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此是何等說話又有列子說一篇朱晦庵云讀了令人惶恐不知何故又如此背馳耶

游定夫 酢 謂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此則佛老之言而分道

與善性爲三物矣且獨以尚作人息饑食渴飲者
爲性是亦佛子作用是性之失反滯於精神魂魄
之間矣象山亦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不
知手容恭足容重視明聽聰乃是道也若以食飲
持行便是道是認欲爲理不其悖道乎
以飲食作息爲道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
說一般不知徐行後長疾行先長同是一行而疾
徐之間便有悌不悌之別即如運水有運得是運
得不是搬柴有搬得是搬得不是安可槩言神通
妙用耶近世言學性之失多類此

呂藍田大臨欲于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執之
又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此亦陷於浮屠之教所以
條理紊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程子譏之以
爲不識大本信哉
大舜之喜文王之怒孔子之慟顏子之樂其未發之
中固自若也故於四者但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
當論其有無
李延平侗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
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此亦有些子病蓋體驗
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
呂晦叔公著言上蔡自見二程先生爲克己之學有
一硯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
拔高尚如此益見克己之難也
孝弟中便可以盡性至命灑掃應對進退與盡性至
命亦是一事無有本末無有精麤此程子之言也
謝上蔡以着心二字解之又謂凡事不須要高遠
且從小處看不知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

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
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
小之不可忽也而解者以爲理無大小故即是小
者遂可以併其大則失之遠矣
呂氏解致知格物謂知者良知也與堯舜相同者也
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晦庵辨
之曰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
門明道誠身之實務也近世良知之說亦本此又
呂氏晚年大牘有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

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不知以悟爲則亦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

蘇侍郎晚爲老子解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併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竒特朱文公辨之曰此可謂無忌憚者與或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辨也文公應之曰子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于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數語俱痛快

胡子知言有曰心無死生朱文公辯之曰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語皆有病夫性無善惡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廻之說矣心者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又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知言胡五峰所著也胡諱宏字仁仲文定公季子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爲情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爲才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朱子辨之曰此亦性無善惡之意中節爲善不中節爲惡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耶將性有之耶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可見道本易簡立言惟貴乎實好爲新異而反失之可鑒也

先哲有言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如孔孟之前喪子蚤喪父卒老於行而無所遇者此命之所以制聖賢也揭天地之綱立生民之極光耀祖禰流于無窮者此聖賢之所以立命也至於命自我立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命安能制我哉

蟲蟻不踐萌蘖不折仁也哀此困窮澤及枯骨亦仁也但大小不同耳解慍阜財仁也一怒安天下亦仁也但常變不同耳擴而充之何有

君子不患有過惟患不改過若聞過而有喜心如子路改過而能不吝如成湯則終身立於無過之地矣

癸巳

萬物惟人爲貴人惟道爲貴其人之形失人之道所謂幾希者亡矣何禽獸之異以至貴之身類禽獸之賤可哀哉苟能猛省慚忿半路回頭猶可企及

蓋出於禽獸則入於聖賢去彼取此欲之即是一幾轉移毫釐千里貴者無失其爲貴矣衛豈多乎哉故曰顏子聖之復

語志 示族孫三條 時在瀨公山

人苦志不定志定必求所以赴之用力之難易到頭之遲速雖有不同同于得其所志者而已譬之登山然有來自半日者有來自一日者有來自二三日者其于山之登均也若苦難而止中道而返必其無志于山者則然否則亦姑志之而姑行之無其志也皆不可以言定故曰士先志

志一也而所志之事不同昔人謂士有三品道德功名富貴是已惟以道德爲志則求之在我而有餘功名富貴二者有遇與不遇求之在外日亦不足矣在我者逸在外者勞舍逸而趨勞舍有餘而趨不足亦皆始於所志是故君子有辨志之學

三品之說亦自今之士分析言之古者道德有于身由是參贊化育則功名成人爵加之則處富貴無適而非道德也後世所謂功名富貴者

離道德以爲言矣離道德以爲功名富貴志士所不屑

甲午

可以感民而不可以合道私而弗公也不敢爲也可以合道而不可以感民疏而弗化也不敢爲也非通古今達事變者鮮不失矣

小才知有已大才知有人知有已者用已禍且逮其身知有人者用人福且及天下

明哲保身與見危授命不相悖歟非然也危不入亂

不居所以保其安常處順之身也以孝殉父以忠殉君所以保其成仁取義之身也保身之理一而生死之迹殊惟其時而已

智可以經天緯地而不能取信於妻孥才可以安內攘外而不能解口實於匹夫匹婦文可以雕龍刻羽而不能符於庸行庸言是豈問學中來者耶當必有辯矣

凡功名爵祿各有定數若倖而得亦數也數定即不倖亦得之矣勦倖而得於心不安於理不順於事勢或有凌灾孰若聽其自來順其自去天與人兩無愧怍之爲愈哉是以君子寧爲此不爲彼

學者且未說生死關即得失關亦打不破且未說得失關即毀譽關亦打不破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子輿氏已言之聖賢且然况後世乎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有味哉其言也

前輩常教人靜坐姑淺言之人身靜時少閙時多試看每日早起觸目即視觸耳即聽心無所觸亦思索終日應酬擾攘未有停刻及就寝又夢或數十年之前千百里之外無不遍歷夫以七尺之軀方寸之靈如許晝夜多閙何壽由此從過由此將何有於學耶故教人靜坐乃收心之法向學之漸也雖然制動以靜爲要主靜以敬爲要靜不知敬將有流於二氏者

人未靜坐時有無思慮皆鶩突不知初坐時如明地入暗處懵然而已及坐得有些小工夫却思慮叢起比初坐時愈亂此所處漸明的光景便要澄定念頭隨起隨掃掃得一分妄念便存得一分真念由此日積月累便是閑邪存誠若釋氏之靜則無往非枯寂矣其能誠乎

飲醇者醉酒飲和者醉德德有其德者醉一家一鄉德比其德者醉一國及天下

秦廢詩書以愚黔首其亡也由不習詩書之氓惰恃積聚以侈燕遊其亡也乃肇於積聚之禍先王保世滋大固自有道矣噫以秦隋之富之強而止於一再傳可鑒也夫

乙未

千鈞之弩其利在機百步之鏃其疾在羽君子濟世安民之略將安在乎亦宜豫矣

借朴以行詐巧於愚者也借訥以飾情巧於辯者也借儉以文陋巧於鄙者也借施以掩奪巧於欲者也借寸以滋毒巧於忍者也借厲以藏怯巧於懦者也借義以售猛巧於暴者也借僻誕以炫淺近巧於筆舌者也借名理以標浮聲巧於俗學者也民亡三疾凡父猶歎之況士有九巧乎噫即九徵之法亦窮矣欲去巧以存拙其惟自審自砥乎

躁心最害事且無益當驗之日用坐作進退之間一覺即禁久禁自無

風一也草得之而偃水得之而文風何心哉有君子之德自能感發善類亦能攝伏凫人不爾必其德之未至者也

不患邪道之行而患正道之不立不患趨附邪道者之日衆而患主張正道者之無人國有君子則正道賴之密勿有正臣則君子賴之乃有爲辯子奏請　聖母藏經供奉宅里建剎說如來者獨何歟或曰蘭谿元輔所爲吾不信也

文字要識見透徹不在口脗之新工於筆而拙於道雖雕龍何益焉

出之冲漠運之蒼茫理與事孚慮與時協是豈無本之學所能辦哉

于忠肅有再造社稷功自宋北狩以來羣臣莫及今讀吾學編當景泰易儲時恐廷臣不服分爲二班即左右袒遺意時忠肅兼太子太傅乃身趨易儲之班其故不可測夫死等耳使移後日之死死於

易儲則此一腔血灑得其所千古無遺憾矣

得返初服坐小齋中收視頤神靜觀萬理尋天性端倪則於實用間聽孫子讀書問答孝友故事舉竹碧梧黃粱白酒耳熟後高歌理學詩一二首閑步憑欄觀魚惜花隨拂淨几卧榻或鳴琴或散帙或投壺或焚香煮茗曲肱羲皇儵然塵世不知天地之爲天地我之爲我也

久在塵中居恒不自覺入都城則覺之雖然初則覺久則化化則弃其覺而忘之矣抑塵能汚人耶人

自汚於塵耶

丙申

君子務大道不修小怨篤公誼不希私仇生前之日少身後之日多富貴福澤受用幾何古之人所以法當時傳後世能與天壤共敝者是遵何道哉

夜氣幾希互相發明幾希者聖賢之全體也夜氣者幾希之發露也所謂一陽來復正在其時順而養之擴而充之庶幾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乎

大人者委其心於禮樂刑政之中又置其身於家國天下之外故能明天道察民故綱之紀之虛而不離實而不有至於愛惡繫戀之世情嗚呼遠哉

兵家言司馬法猶羿之敎人射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法豈可離哉然風一也赤壁順用之以破曹瞞符彥卿逆用之以破契丹鬼神一也田單托神惟以破燕太公焚蓍龜以滅紂迹皆相反而道實相成微乎微乎運於心妙於時疾於機借法而行其不一之法者乎

蜣蜋黏糞爬爲金蟬始濁而終清也鵰鷄之雛化爲鵬鳥始小而終大也禽虫之善變如是況於人乎有角者缺齒傅翼者兩足造化若有以限之常理也人於祿位名壽乃欲兼得是與天爭衡失其常矣失常者不久違天者有殃是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進而知退存而知亡得而知喪乃君子之所以自爲限制者哉

中道其至矣乎試以造化人物之數驗之此有餘則彼不足此不足則彼有餘相乘相除無非協乎中道而止觀之物其花長者結子多短其花短者結子多長觀之人形質清臞者神氣多實形質豐碩者神氣多虛又觀之天地其化生人物不外乎五行而五行質具於地氣行於天亦互爲大小者也如水在地間最多而大天之水星則最小金之質最少天之金星則獨大木火之質在地次小天之木火二星亦次大土質至廣而明則土星亦小而暗以類推之莫不皆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亦莫非自然而然者此亢龍所以

有悔而歆器之置諸座右也有以哉

丁酉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易道也三才之道也而動物中亦有得此者如象之膽隨四時在其四腿春前左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熊之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猫之睛子午卯酉如線辰戌丑未如棗此皆物質之異者乎然異於質而弗靈於性則其周流於一身之間者是亦委形之常一定之迹雖變猶不變也子莫執中無權何以異此

以一鳥而兼百鳥之音者百舌是也以一獸而具百獸之肉者象是也故刻舟始能較其重矚捷不自知其微在飛走中可謂宗軀而佞口者矣然象之本肉惟一鼻乃以齒焚身百舌日學衆鳥聲自已音都遺仲夏乃反舌辯聲亦無之噫此可爲多藏厚亡徇人喪已者之戒

疑有大利亦有大害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學之益也疑而勿用用而勿疑政之經也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兵之要也是故君子愼其所以爲疑者

戊戌

寒暑之使人也五運六氣之所必有者也而至人則否水不能濡火不能爇立命而不立於命是造化在我矣利欲之感人也亦然惟君子則否始而寡欲旣而無欲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欲卽理人卽天寡與無又不足言矣故爲寒暑所使者不可謂之至人爲利欲所感者不可謂之君子

以威福還朝廷以政事還六部以公論還天下以格

非心還已責以翁受敷施還已量以正已物正還已工夫輔臣之職其殆庶幾乎

天下有三害而疾病不與焉詞章害性命者也名利害身心者也舟楫車馬害財用者也然孰能外之顧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耳

天下有五利問學利身孝友利家贊才利國祖宗成法利天下謇諤苦口夷患天災利人主

元統天者也言元而亨利貞在其中矣仁統四端包萬善者也言仁而義禮智信在其中矣舍亨利貞

安足以爲元匪義匪禮匪智匪信又安足以爲仁

今之所謂仁者吾惑焉

性情二者可以未發已發言不可以内外言蓋所謂已發者亦發於内而達於外非截然爲兩物也故曰顯微無間由動有情之名雖人人殊事事殊實性天之呈露情即性也人即天也事即理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若兼愛之仁爲我之義與世之禮鉤鉅之智固窒之信其作用皆人欲夾雜非大理之正不可以語性情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當有辨然衆說紛紜愈辨愈晦一言以蔽之曰非其繼善成性之性也

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生必有死其理一也自畏死貪生之念起而後說僊說佛或民叛道雖高明者不免焉卒之禍其身以禍天下嗟夫

得正而斃四字最宜玩味桎梏巖牆勿論矣啓手啓足與殺身成仁殊塗而同歸其所不同者時也

福者德之餘而福不可以爲德況吉凶悔吝爲道屢遷即福亦不常保也德在已福在天德可必而福不可必君子能必其所可必者而已故祈天永福之道惟以德始亦以德終

長養人材先齊治第一義人材何地無之能養則小可爲大不能養則有消爲無轉移化導以漸而收效彼此皆不自覺者常見前輩每遇後學寬嚴雖不同而其心神志向皆欲一一而進之又能以身爲教以禮爲防因事垂訓隨才曲成惟無志者則不能強之耳猶未嘗不惜之也蓋養人材即所以厚風俗厚風俗即所以敦教化此維世之機也噫

居常且爾況於在位者乎

哤言卷之三終

新安范　淶原易著

巳亥

大有至道日月以行地有至寶山川以成人有至性五常以明以時行物生言天天之迹也以華嶽河海言地地之形也以出入起居禮樂刑政言人人之文也學必通乎三極然後為有本之學

勞者身之害亦身之利蓋生勞生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天之所命誰能已之然樞運則不蠹水流則不腐勞何損之有顧有所以勞其勞者勞為役勞其勞為主主正則百勞皆理惟理則不疲主不正則百勞皆欲欲之傷人也何有哉

火之傳薪也一然而盡火貪薪耶薪貪火耶火性烈而物性淫但相利而不知相害也情欲之於人也亦然

敬為入德功夫靜為收攝功夫儒言靜二氏亦言靜其所以為靜者不同須要分曉惟敬為無弊

惟病可以驗所養惟窮縱可以驗所學

耳目口鼻之用功同而權其輕重功亦隨之萬物入於目觸於心所關最大亦最先權居一飲食自外入言語自內出不節害身不慎害德皆口為之階權居二鼻司呼吸肺臟血脈之通塞繫焉權居三耳聽則審聲察微意豁神暢有障則反是較前三者抑又次焉然有所以攬其權者心也心為主權為輔輔之權皆主之權也心不操其權而歸其權於耳目口鼻則將何所不至哉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釋子則祝髮無忌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釋子則棄君親入山辭兄弟不顧父母養經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釋子則擅滅生育覆宗絕嗣是不忠不孝不弟不慈之逆種也得逃聖王之誅倖矣

慈與忍如水火之別惟聖人為能慈故親親仁民以及於愛物仁覆天下澤流後世佛自號慈悲老自以慈為一寶然佛於生我育我之親一切斷絕不顧其生死又何有於他人老之道德欲取周與知雄守雌竊弄捭（音擺誤押）闔以愚天下一味自占便宜

致有申韓之慘故言天下之最忍者佛老也

人之七情所發雖異總之不越好惡兩端兩端變態不可勝窮皆一心爲之主猶之五行然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至於無極微矣微矣道心惟微得其微則所發者庶幾中節矣乎

鹵莽間斷兩者爲學之大病然未有鹵莽而不間斷者也

道無內外功亦無內外自內外分而道雜矣此正學異學之歧路不可不辨

天下惟理爲至一亦爲至常奈何有出於理之外者如五行中有辟寒之金（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宮人以爲釵佩謂之辟寒金）不灰之木溫泉之水寒火之火息土之土（淮南子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禹乃以息土塡洪水以爲名山）此何以故耶或曰理之變耳不知理無常變其常者以常爲常其變者以變爲常皆理也自百千萬以至億兆謂出於一之外可乎

天下非無難事惟有其難之心則至難者亦易矣天下非無易事惟有慢易之心則至易者亦難矣難易在事轉移萬事之機則在心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道也

違天者有殃背義者不祥言不祥則殃可知矣世人不畏不義尚知畏災殃則違天之事安可爲也

昔人擬古詩歌多襲其名於原題無取如曹子建七哀詩呂向解題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未詳何據王仲宣以後亦有倣七哀者亦皆隨觸抒憤於七數何拘至於四愁五噫四思七思百一等篇以及古

樂府作者擬者或同或異惟意所之古今人雅好稱述類如此聊舉一隅云耳

世儒有議論痛快辨析曲折具備者甚多却不是自家身上體貼出來盆信言行相顧慥慥君子之難見也

常思愚夫愚婦雖日用不知却循蕩蕩平平的道理仁知一偏做了許多奇異見解與行庸德謹庸言意味反覺霄淵有媿於齊民多矣傳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噫盡之矣

乃火利人最大其害人亦最大仁人之澤如水義士之憤如火皆世道攸賴猶水火不可一日無者然煦煦則以無斷釀禍激昂則於俗無所容此所謂非仁之仁非義之義也噫蹈水火而死是豈水火之罪哉

庚子

古今豪傑之士每以反狀料人而卒奇中者如孔明之料魏延王夷甫之料石勒王景略之料慕容垂張九齡之料祿山曹瑋之料元昊是豈徒察其形哉察其心神也然能識其將然而不能使其不然皆天也天已兆而人事助之樹待以有成雖豪傑末如之何矣噫

詳於禁示者有法外之遺奸即讖緯術數亦間驗而不常況億逆所及尤出術數之下便謂照見禍根乃去之以爲快不亦愚乎始皇以胡亡秦而築長城煬帝以李亡隋而族李渾唐太宗以安于孫而誅君羨周世宗以永國祚而殺方面大耳卒之亡秦之胡亡隋之李非其所謂胡與李也害唐之子孫奪周之國祚非其所謂女之名男之貌也天不可測數不可逃君子惟修德保民以盡其祈天永命之道焉耳

吉凶者善惡之終悔吝者善惡之始皆生乎動根乎靜者也正理欲之界也惟主靜以制動循理以防欲則有悔無吝有吉無凶

辛丑

吉凶貞勝之道微矣哉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未有不由微至著者故易言知幾言謀始書言微幾言

罔不在初詩言不顯言有覺春秋言元禮言反本皆有見於貞勝之道而孜孜於其微者圖之是以身安德滋吉無不利其於家國天下也特舉而措之耳

昔人有云忙過一生陳江門云今人忙處古人閑二語殊有味古今人之不相及也於閑忙二字別之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則其所謂忙者亦可槩見然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其忙也乃其所以爲閑也

今人反是

心能備萬物而不可着一物目能鑒萬物而不可入一物故五官中惟目之神與心合一而心之正不正皆畢露於目雖欲掩飾亦不自由孟子以眸子觀人有以哉

人者己之對有己則有人忘己則忘人自人己分而藩籬設矣自人己角而禍患起矣乃知克己之學實大德王道之要也

余爲監司時曾會守令詢民情有應之者曰民有言

一縣中須得幾箇雷公方好以其邑多違法害民者故云然余曰察此言邑固多彊禦而令或不能處分耶長民者彰善癉惡故有仁育亦有義正撫良民如春溫鋤奸民如秋肅鈇一不可耍之皆使其向善而不底於惡王道也今之遠鄉閭閻有被勢荼毒急如水火者控之縣縣若罔聞訴之府府束高閣冤何由申憤何由洩耶民窮則呼父母甚則呼天父母既不哀憫寧不呼天而望雷公耶使民日呼雷公而不得吾屬有媿心矣古人之好察邇言類如此

聖賢之責人也其詞緩至有以盜賊惡之者如孔子以賊夫人之子警子路以不死爲賊叱原壤以竊位罪臧文仲以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以穿窬譬色厲內荏以鄉原爲德之賊以勇而無義爲盜以慢令致期謂之賊孟子以不敬其君爲賊以非其有而取爲盜以民賊戒今之良臣以蹠徒斥孳孳爲利以賊道惡執一以穿窬類言餂之人夫此數者其情不同聖賢惡之如一律舉世尚有不覺而

冒焉爲之豈眞無良心而甘爲賊盜耶故特揭之以爲觀人者與自修者之警

吾儒治心之要曰不憂不懼曰忘憂曰忍性異端竊其似乃曰有一和氣湯專治一切客氣怒氣怨氣抑鬱不平之氣甚爲神驗其方先用一箇忍字後用一箇忘字又云有一快活無憂散亦神驗其方除煩惱斷妄想人皆謂秘傳妙法尊信奉行至於吾儒所習聞者反置之甚矣人情之厭常喜新也

壬寅

犯而不較猶知有犯也此顔氏之始事也若無若虛
幾於化矣

不學敝道不奮隳業不實傾基不堅喪節不容隘量
不端納侮不覺售欺不密階禍不下媒忌慎此九
者以修身治世庶矣哉

繼善成性人人所同奚啻相近而曰近者對習相遠
而言也巧言令色仁人所惡奚啻鮮仁而曰鮮者
即衆所好而言也失所近而自遠犯所惡以投好
可哀哉所謂詞不迫而意獨至者也

五行有德有臭有色有味吾人五常之性皆秉五行
之德又賴其臭色味以養生此聖愚所同者惟聖
人能全之君子能具之過不及者偏之庸衆則日
用而不知矣五行之秉謂何試以味論水潤下作
鹹下者謙抑之象人或高亢侮慢視水不若矣則
鹹宜味火炎上作苦上者高明之象人或汙濁闇
昧視火不若矣則苦宜味木曲直作酸曲直者紆
宛暢茂之象人或鹵莽徑情矯揉回互視木不若
矣則酸宜味金從革作辛從革者變通趨時之象
人或固執自是大化推遷莫能順應視金不若矣
則辛宜味土稼穡作甘稼穡者吾心自耕自穫自
足自得之象人或違天時拂地利失人和悖黃中
大本便與吾心樂體相離何甘之有又視土不若
矣則甘宜味夫五味日用所需亦至理所寓察之
由之反身內省庶幾五常之性觸處流行彼賢知
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其於正味何如哉故曰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橫逆之來孟氏三自反矣而又曰妄人曰禽獸夫妄

人猶人也禽獸則物而已語意似少露然禽獸屬
人誰與之較者與之較是亦其類矣意在言外反
觀自見此正孟氏慨切警人欲其猛省自反不可
以英氣窺之如夜氣章亦以禽獸不違惕夜氣不
存無非喫緊垂敎天下後世也聖賢之用心覺民
固如此

至冗至杌自有至簡至閑者在方可言養

惟靜制動惟至靜制至動動屬事而不離心靜屬心
而不離事離合之幾難言哉

一代盛時表厥宅里此旌表之典所由來　國朝洪
武二十一年任亨泰及第　太祖曰新狀元得人
敕有司立坊牌以榮之故坊上特揭　聖旨二字
事載襄陽志此我朝天下建坊之始濫觴日流甲
第日盛相沿一科一坊市廛幾何窘如比櫛其勢
窮矣且闠闠皆民居妨害不少邇年　奏允無得
徇情再違惟聽自用坊牌銀豎之本宅其慮深乎
先天而天弗違一句眞造化之樞紐事物之權輿範
圍曲成保邦制治皆從此出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卽老彭所以養身孫吳所以治兵亦窺此緒餘各
爲妙用理之同異未暇論也
爲政以德盡之矣何事於禮齊之也又何事於政刑
輔之也苟離德以爲禮虛器耳離德以爲政刑文
法耳治天下者審所尚審以此也猶之衛生然治
本爲主治標佐之標之變態何限或補或攻百味
隨証以爲劑惟返其本而已矣
談理難談兵尤難以利害言也談兵難談理尤難以
精麄言也要之兵法卽理也理之等級分數森然
不紊卽兵也惟善理者爲能善兵
孫吳之法戰陣者所不廢然兵以衛民戡亂則止非
必欲爭地爭城以立威於天下故子貢之使於孔
子也惟取其存曾不取其亡吳
古者尊行稱人以名交游稱以字亦有稱名者如李
詩稱杜甫曰甫杜詩稱李白曰白至於稱號則鮮
近世盛矣又有稱號之半而加以翁通行以爲常
雖賢者不免焉抑有甚者稱元輔不以號不以翁
而以邑若嚴分宜徐華亭張江陵之類不知丙魏

房杜韓范富歐當時所稱若何世俗好諛江河愈
下士大夫頹靡不覺也況輿地圖邑名重出者不
少寧國府平陽府台州府夔州府皆有太平縣保
定府杭州府建昌府濟南府皆有新城縣各重名
者凡四汾州府桂林府黎平府皆有永寧州南昌
府臨安府慶陽府皆有寧州順天府永州府肇慶
府皆有東安縣保定府廣州府河南府皆有新安
縣大名府河南府吉安府皆有永寧縣太原府汾
州府長沙府皆有寧鄉縣鳳陽府重慶府楚雄府

皆有定遠縣寶慶府重慶府廣州府皆有新寧縣贛州府叙州府惠州府皆有長寧縣各重名者凡三十一名兩見者難更僕數如松江有華亭平凉亦有華亭彼若以邑稱將屬之南乎屬之北乎或重出之邑有兩執政同列於朝則亦將以邑稱乎不以邑稱乎抑前時三楊君在事俗有東楊西楊南楊之號猶不以邑名亦何陂陀至此吾聞以謚易名者矣未聞以邑易名者也即稱謂之間亦可發世道一慨

世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隱惡揚善宜亦聖心所同然臧文仲柄魯政上大夫也孔子於其居蔡則云不知於其不舉柳下惠則云竊位又若不爲之隱者蓋用人行政之得失有關宗社是是非非公議所繫聖人安能諱之噫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聖人惟自責自修君子則家邦無怨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爲庸人言也其亦示之以遠怨之道漸入於無怨之門所以啓人者深矣又以怨是用希章合而觀之不念舊惡正是薄責人處齊且爾況聞風興起者乎

癸卯

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蓋孝弟天性也精實切近孩提之童無不知無不能者宋儒乃云性中只有仁義禮知曷嘗有孝弟來意圓語滯學者不以文害詞乃爲得之大抵吾性渾淪萬物皆備曰仁曰義曰孝曰弟曰忠曰恕曰誠曰明曰中曰和種種立名亦各隨其所存所發強爲之名耳會而通之其理一也

佞聖人之所惡固聖人之所疾夫辨多佞愚多固質之偏也佞之不能爲固猶固之不能爲佞情之反也然佞之害道也十九固之害道也十一使智而不鑿執而能通豈非聖人之所取乎不然與其佞也寧固

夫子曰莫我知也夫非慨吾道之不行也恐及門之徒不知下學上達之旨或有怨天尤人馳心於外則吾道之不傳可憂矣故於子貢發之所以進之也賜也性與天道之歎其聞此而有悟乎

魯論二十篇乃聖賢授受正脉觀其首章便言學次章便言仁便言鮮仁則聖門之所急急者可知矣

孟子作七篇亦有結構蓋其所學在仁義故於首章發之其所志在繼孔子之道故於末章發之非偶然也

中庸闡性道教之秘費隱天人包羅萬化其旨遠其言淵微亦有似易經繫辭者蓋發其家傳實藏以示後世而書中以天始以天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天不喪斯文必有所屬思深而慮切矣子朱子

謂憂道之失其傳而作豈其然乎

先儒謂大學一書爲入德之門以其綱領條目具備無論賢智愚不肖皆可守而循之今觀所言身心意知天下國家有倫有要推之則愈廣而愈遠斂之則愈約而愈近皆是中庸之理不可須臾離者但大學臚列其規模中庸鋪發其精蘊非有二致也友人唐仁卿直信大學亦子思所述以爲决千古之疑而又有疏進古大學本蒙　旨留覽可爲斯文一快

潛游唐仁卿名伯元修身不愧屋漏造詣邃深辨論理學真切懇到臨終仍在書齋著述無病無私語端坐而逝粵東諸先達自陳白沙之後未可多儗抗也

人但知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不知兵猶水也惟至柔故至剛試觀之水性坎則止滿則流有隄則退有隙則乘時而銀浪滔天奔駛萬里時而淵澄一鑑凝寂天雲通變神化莫測其端倪其於方圓曲直之象仁智信勇嚴之理無一不備故能知水者

乃能知兵

兵擅五行之權何者非金何者非木或爲水陣或爲火陣或爲飛砂走石之陣皆借造化之力以爲力也然而變態無端運用無迹芻狗不可復陳蓍蔡不可嘗試違者逆天驕者貪天戒之哉

謂兵爲凶器戰爲危事則可謂爲詭道則不可詭者孫吳之謀五伯之業也若三代聖賢之撥亂誅暴我朝　聖祖之汛掃胡塵皆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故曰時雨曰天兵曰神武曰仁義之師

人物之所以別在心之邪正草木之心向下鳥獸之心橫惟人之心中正而直故賦稟有靈蠢偏全之不同俗傳老狐拜月欲盜月之精非拜月也狐之善壽者鍊習化形之術以橫學直心能直則人橫則猶獸耳故於月影之下自行自照然行未幾而前足輒仆有類於拜然吾聞之養生家云噫獸且學人而人反不能善事其心以成其人哀哉

天下有不可廢之法有不可犯之禁亦有不容已之情法禁之所以不行者情爲之累也不及者溺焉

過者矯焉皆失厥中如治平何故聖王以人情爲田以紀綱法度爲政胥得之矣

一元二曜三才四象五運六氣七星八風九河十洲此天地自然之數見於法象者也一君二民三綱四教五禮六樂七伐八政九經十翼此人事相符之數見於典則者也數存則理存有理即有數離之失體乖之失用合之以垂教而啓天下萬世之迷途者其易乎

五行惟土爲大惟土爲尊惟土爲生長收藏之府凡木火金水之所變化者皆土成其終成其始土之功用盛矣哉

凡酣後之言夢中之語將沒之囑此皆吐露眞情無能矯飾者其人之邪正即於此可觀君子之修身養性亦於安樂夢寐生死之間驗之

一則純二則雜純則天雜則人顏氏之不遷不貳其惟精惟一之功乎

陽明先生言良知不言良能或以偏病之其流之弊只說本體不言功夫又至於說光景弄精神甚有

爲佛氏見解病之者愈多矣此皆其徒之過也先生特誘人意切恐其以難自沮故指捷要路途示之孰知其弊一至此哉是以聖賢立教引而不發循循然中道示之鵠使能者決拾有以夫

箕疇有言人之病在乎好譚其所長長於功名者輒夸功名長於文章者輒夸文章長於遊歷者輒夸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輒夸其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此言爲吾輩士大夫之通病況本無所長而妄自夸詡者尤

可捧腹

人生科第遲蚤惟所遇設施惟所養而年之盛衰不與焉世或以少齡自艶以景暮自嗟非有志之士也

讀詩則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識之小也讀易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之大也讀魯論則默而識之讀繋辭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識之極功也

上天之載以至賛之中庸之德亦以至賛之通乎此可語下學上達之旨

小者大之宗靜者動之毋默者語之端無爲者有爲之本佛老竊其偏吾儒會其全

以節高天下未若以量容天下以量容天下未若以善養天下高與容大小之分也養則大而化之矣

不以得民爲本者不可以語王道不以有孚惠心者不可以語得民夫民心顯而神者也惟有實政實澤方能惠心安可以聲音笑貌得之哉

曰鬼神爲德之盛曰故至誠如神曰敬鬼神而遠之曰致孝乎鬼神夫子何嘗不語神哉所不語者神異之神即怪之類也所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國將亡聽於神是也邪道也若造化之鬼神則形使無迹妙萬物而不遺天地之所以生成人物之所以變化孰能外之是中庸之道也正道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又安可以口脗求乎

鴻言巻之四終

吪言卷之五

新安范　涞原易著

甲辰

宦中勞心力是常事但要所勞者在　朝廷紀綱民生休戚而一身之私不與焉則日夕雖勞而平旦之氣自逸也周濂溪有寄舊詩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非身親經歷不能道此今官府有以自己職事為勞謂之何

衣冠仁義自是吾輩行藏今人有以講道論學竊肆

訕謗不知其所服所誦者將欲堯服耶桀服耶堯言耶桀言耶第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鷙翰則可恥耳明者衣冠為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邵康節之詩也可諷哉

孟子欲行孔子之道孔子欲行周公之道周公欲行三王之道三王欲行五帝之道五帝欲行三皇之道三皇欲行天之道先後之心如一而氣化人事與時推遷三皇其質明乎五帝其崇朝乎三王周公其亭午乎孔孟之時其晡乎漢唐宋三代晡之餘也至胡元主中國則遂夜矣猶之混沌初矣一陽來復地闢天開以繼三皇五帝之盛者其在我明乎

知人安民四字盡相臣之道虞夏殷周其盛矣自漢唐宋以來蕭曹以後補偏救弊云爾

夫子尊周之心隨處而發如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則知當時違禮犯分者皆聖心之所隱也至於東周之想先進之從其意竟文武之心益亟亟矣如春秋

之氣運何哉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一理渾然泛應曲當向來如是何俟七十而後不踰豈七十以前猶有或踰者耶噫是心也即望道未見之心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顏之不違仁庶幾夫子之不踰矩也惜乎三月焉耳三月者猶有時也有時則有迹若從心則化化則不踰矣違有彼此者在不踰則機在我此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別也正所謂未達一間者與

治道有王霸孟氏尊毛賤霸諄諄言之世降風漓亡
類不一亦有王道之儒有霸道之儒總之於誠僞
二字辨別也

乙巳

出入起居應酬交際食息晦明皆是功夫皆是王道
切不可有一毫驕惰厭忽之念

周公之才合才德而言孔子所謂才難者也若驕吝
則與德遠是小有才耳既未聞大道其流足以禍
天下或至殺身豈徒不足觀已乎司馬溫公分別
其間謂兼全者爲聖人德勝爲君子才勝爲小人
雖非才難之旨亦可以儆頹風

方自知出乃自然之方圓自規出乃自然之圓卽卦
之方以智著之圓而神何以加此若舍矩而爲方
其敝也廉而劌矜而忿戾爲方之累焉耳舍規而
爲圓其敝也同流合汚畏首畏尾爲圓之累焉耳
知此則人倫不法乎聖人者能免過不及之弊乎

語曰天道遠人道邇猶歧之也書曰邇可遠在茲又
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知遠邇一脉
也天人一氣也何間之有武王之不泄邇也乃其
所以不忘遠也哉

人生知巳不在多以知道者少也

子言之三十而立顏子如有所立能無喟然之嘆乎
博約之教無隱也惟顏子能竭吾才一貫之授受疑
於門人而唯於曾子性道教之家傳不發於伯魚
而發於子思霸功溺人處士横議之世非孟子其
能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哉以是知顏曾思孟之
傳聖道也眞積力久非傳之以師實傳之以巳也
不然及門之士與私淑者何限而空谷足音乃若
是耶

顏曾思孟其猶春夏秋冬乎顏子春生也不易及矣
歲寒松柏狂瀾砥柱在孟子尤難也其殆貞下起
元乎傳曰發聖人之蘊敎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愚
於孟子亦云然

孔子於由之果求之藝賜皆所深許者一使子羔爲宰
則以賊以佞惡之附益季氏則鳴鼓攻之孟子於
樂正子學古之道許其在善信之間偶從子敖則

正詞切直欲以餙毀恥之於此見聖賢之愛人也無溢詞而其警人也意則獨至無非淑世傳道汲汲之心耳後世君子於救失也緩而於瑕疵也近訕聖賢之相與恐不如是

古之文詞多雅今之文詞多俗五經出聖賢手如天地變化自然成文尚矣卽爾雅檀弓月令考工記諸篇用字用句有典有則後人着力摹放不可及蓋今昔元氣厚薄既殊而古今人之學力亦異無怪其然也故學文者以養氣爲先而以學充之以

識貫之以德斎之始可幾於古人

文與質同體而異名質卽文之所從出也質本也文末也質源也文流也本盛則末必茂源深則流必長理勢之自然而然者非有二也故君子存心有仁禮之質矣仁者愛人凡教養庶政經之緯之燦然具備孰非愛之文亦孰非文其仁之質也有禮者敬人凡登降揖讓玉帛鐘鼓以至吉凶軍賓嘉條理森嚴昭明具捡孰非敬之文亦孰非文其禮之質也此三代盛世所以化天下於渾渾噩噩之風而又措天下於郁郁彬彬之盛皆以質與文合故也不然離文以爲質則鄙陋而傷於徑情離質以爲文則忠信薄而傷於繁縟何治之能濟噫後之言質與文者其離耶陋耶薄耶

世俗所謂交情之厚者乃友道之薄者也何者古之交過失則規德業則勸患難則相勉以忠義不忘平生之言自管鮑分金之說行習俗日漓惟財賄是尚甚至茂公猶私責望如市井其所謂厚者厚以利非厚以道也以利而厚必以無利而薄居常

處變皆何足恃焉其去古之交霄壤遠矣

魯論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此一句多少功夫字字要體認蓋人有過或順之或文之或歸罪於人若於已無與焉者此皆不能見其過者也故於有過之中求能見其過者已難矣能見者灼見其非之謂非順過文過者可能也然能見而不能訟則不以過爲恥雖見之將復蹈之故見過非難而訟過爲難訟者引咎而見乎辭之謂也然有訟於人者有訟於已者訟於人知過不可

謗姑直任之非眞能訟者惟訟於已乃自已實不能安或惶懼或忸怩皆所必至焉故訟過非難而自訟爲難自者對人之稱亦勉強之反蓋躬自負慝非致飾貌言之謂也然雖自訟而或出於意氣之激發機由於外不由乎內則有時而訟亦有時而輟暫久淺深之間猶有辨焉故自訟雖難而內自訟爲尤難內者方寸隱微人莫知其端倪鬼神莫測其朕兆惟自訟於內返其眎聽而輾轉於是思維於是由淺而深由暫而久安肯容一息之非

一念之失哉始之能見其過者必至是而後能盡改過矣盡乎內自訟之功庶幾語顏氏不貳過之學

金銀之爲物也有易道焉易之爲道也屢遷變動不拘周流六虛是物亦然或銖兩而分之或五十而錠之錠而復分分而復錠日變化於爐錘之間若晝夜寒暑之無停機也故軍國閭閻莫不以爲利利者利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又謂之神用之則利積之則害利之所在神之所在也苟專婪而株守之逆其出入周流之性彼將爲灾爲禍自變自化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故曰易道也易即神神即天順天者昌逆天者殃自古及今龜鑑不爽專利者寧能不惕然乎

昔人謂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以古今驗之亂之爲日亦少惟平平之世多耳猶之人大聖大賢固不數而大奸大惡亦不數庸衆無限也猶之一身一家吉慶事固間一遇之而灾患弔戚亦無幾猶之天地景星卿雲固不能屢見而山崩川竭亦安得頻

聞之此可以觀古今治亂之數亦可以悟陰陽消長之機而撥亂反正則存乎人

須要識得親親長長所以能平天下故爲政以明倫爲先明倫明分也上好禮則民易使正是此意

學之爲文詞雖讀盡萬卷書而不足學之爲德行反求諸身而有餘在知所擇耳

聖門之所謂教無行不與不徒以六藝之文聖門之所謂學請事斯語不厭不惰亦未必專在誦讀學記所載離經辨志敬業樂羣以至九年知類通達

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皆以實有所得者爲貴於
聖門之敎之學猶近之後之師徒則呻其佔畢而
已無怪世道之不古若也

忍寒易忍熱難忍饑易忍飽難故貧賤而有守者猶
多一遇富貴則喪節蕩心失其素履雖中人以上
不免焉聖人云富而無驕易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非獨民有三疾之亡也即無驕之易今亦難矣噫

心之官則思是官也通達天地出入古今無至而無
不至無速而無不速者也然思睿則聖三則惑邪

則性情乖不學則殆是故君子愼其所以爲思者

人生負陰而抱陽八風惟南風可以解慍可以阜財
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固法天亦順人
也又驗之五行木位屬東而性皆向陽金位西而
有子午鍼斯有指南東火亦旺南方土居中南向
最吉其有不同者惟栢木之枝則西指水則東流
寇宗奭曰予官陝西登高望栢千萬株皆一一西
指其字從白白者西方也蓋陰木而有貞德不畏
霜雪者水位雖居北而性流濕濕下也故雖萬折
而必東此固親上親下各從其類之義然栢性以
西爲陽水性以東爲陽所負所抱亦無不同者

據當天下之事惟有剛勝者能之然亦有辨無欲則
剛剛之善也太剛則折剛之惡也折則入於欲矣
善養浩然之氣配道義塞兩間何折之有世俗之
所謂剛者頑鐵而已矣

人各有病痛惟自察乃知之疎者詳密之反急者和
平之反余每犯此病勿謂無傷其禍將大疎則忽
略闕漏錯誤百孔千瘡皆由此出急則脚步狹窄

不安舒大絃緊者小絃絕害事害道何所底止君
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非疎急
者能之故廣大精微深潛純粹八字正是對病之
藥所當時刻玩味者也

有陽必有陰有眞必有贋有正必有邪天之道也雖
堯舜在上不能使天下無小人桀紂在上不能使
天下無君子十室有忠信三人有不善古今皆然
故聖王御世亦藏垢納汙去其太甚以示包荒但
汲汲奬植善人扶翊世敎使皆相生相養或事或

使各得其所而止不然何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哉

或談及　朝中丹墀磚砌不平趨進不便者噫　國初時蕩蕩平平周道如砥安有反側若是歲久圯壞非其初矣甚矣復初之難也君子之於學雖至於困而知勉強而行不過求復其天命之初性而已試觀今日之禮樂刑政視丹墀若何況率由舊章其道不遠非倏困知強行乃可能者一舉足而不忘修道之念惟密勿加之意耳談者之所憂其在此不在彼乎

稱許一字之間有難以盡人者如果央之果簡易之簡才能之才美稱也然由之果則易於從政荷蕢之果則難以與言雍之簡則可以臨民子桑伯子之簡則幾於無人道周公之才則制禮作樂定八百之太平孟成括之才則足以殺身又有曰愚曰野曰魯陋稱也然甯武子之不可及在愚不在知先進野人之禮樂聖人所從參之傳道竟以魯得之故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辭而君子觀人但觀其大節而已

宇內有三大曰天曰君曰道而道者造化之橐籥元后之權衡則謂之一大焉可也

士上之事非臣子其誰任之然任勞易任怨難勞之利害淺近而可知怨之利害大小不可測或發於近或發於遠或發於獨或發於衆難既發則適以賈禍且僨事矣於國家何益之有是以君子爲政忘勞忘怨上也節勞弭怨庶幾乎噫柰之何有託於效勞而巧於避怨者

忘憂忘怒等語居恒道之未爲難惟身經其事猶然毫不動念處之泰然始可以語忘字其象若非當局終是閒談有何証驗語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二見字最是對火鑠金之法

鳥獸中有篤同羣之義近生死交者於鵲雀果然見之鵲出上黨狀類雉而大禽經云鵲毅鳥也性愛其黨或被侵直往赴鬬雖死猶不置故古虎賁勇士以鵲爲冠魏武帝所謂有猛氣者是也果然出交州及西南諸山狀似猿白面黑頰多髯鼻向天

尾長過於頭其末有岐雨則以尾塞鼻孔集解云果然仁獸也人捕其一則舉羣啼而相赴雖殺之不去柳子所謂仁讓孝慈者是也今世交誼衰微生則市道交死則等於路人甚有賣友於生前而嫁禍於其身後不旁如韓子所云落阱下石焉者覩此一禽一獸能不忸怩乎

文所以華身亦所以累身不覩之鳥乎鳥有鸐雉鸐音翟狄人者為鵕鸃鷩皆美羽勇健自愛其尾不入叢林雨雪則巖伏木栖不敢下食往往以餓斃故師曠云雪封枯原文禽多死指此也又劉敬叔異苑云鳥有山鷄者愛其羽毛照水即舞目眩多墮水傷生此皆以文累其身者也世之不為鸐雉山鷄者能幾何哉是以君子有其文又有所以善處其文者不然如魏之嵇叔夜晉之張茂先陸士衡士龍郭景純宋之謝靈運鮑明遠齊之謝玄暉諸君才名藉甚而不能保其天年千載之下猶令人心惻矣

人於鷙鳥則曰鷹隼於狙詐之獸則曰猿猴不知四者其性殊科其才能亦迥別試言之鷹饑可呼妄攫食其搏噬也亦不能無失故為政猛劣譬之鷹鸇鷹賦所謂生於窮者好眠巢於木者常立雙骹長者起遲六翮短者飛急是也隼之為言準也最迅疾最利便且不妄發每發必中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猶行軍者然又不殺胎有義性猶之天兵不妄誅仁政不苛此其過於鷹遠矣猿之稱於柳子者有曰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有難則內其仁柔者不踐稼蔬山有小草木必環而行以遂其生植今軍中轅門雖用車亦取猿之意猴則不然性勃諍號呶雖羣不相善食相噬嚙行無列飲無序有難則推其弱柔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山之小草木必陵挫折撓之蓋猿之德靜以緩猴之性躁以囂故曰寧猿勿猴此皆不可以槩論也請以質之多識者

禽經有言鸑志在木鸑啄木鳥鵜志在水獨不曰士志在學乎夫鸑非志木所志者木中之蟲鵜非志水所志者水中之魚士雖志學而學不致其道曲學與

視鴛與鵝不若也可鑒夫
動物中有可試毒者瑇瑁是也瑇瑁生者性靈凡遇飲食有毒則必自搖動故醫家以之入藥治百毒
植物中有可試毒者椰子是也椰中有漿如酒其殼可爲飲飲或有毒則殼內自沸起甚至裂破今人或漆其裏殊無謂矣至於銀鑲箸亦然有毒則銀色變而爲黃爲黑蓋世間試毒之物亦多而人之智不如物何耶智不如物而能物物斯之謂最靈

國朝定科道官服色穿鸂鶒獬豸補人但知豸能辨曲直剛正不私故內外臺臣其冠與服皆用之而不知鸂鶒性專食短狐在溪中尋邪逐害所居處無並氣故科臣用之然則彈劾權貴以伸紀法以尊　朝廷者固臺臣之事而發奸摘伏搜求闒見所不及以除左右狐媚奸邪以消隱禍者尤科臣之事也表記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顧名思義非其竽其誰學之

大傳推感應之理至於寒暑日月尺蠖龍蛇致用崇德皆不能外此要之以感爲主有感必有應應復爲感感復有以應之善則善應惡則惡應此無心彼無迹循環無端天道物理聖學莫非自然而然者君子惟慎其所感而已
惟無過無不及斯能無暫無久是之謂中庸
舉業無妨於聖學顧所以爲舉業者志向何如耳志於直身行道則舉業爲道德之儒志於樹勳揚烈則舉業爲功名之儒志於階梯榮寵肥身則舉業爲富貴之儒如薛文清王文成諸先達豈以科舉爲累哉學者惟定其志始得

上智與下愚不移承上文習相遠而言蓋習雖相遠未嘗不可轉移而復使之近以性本相近故也若有難移者其惟上智與下愚乎上智不必移下愚不能移意重在下愚一邊警之也王文成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此語令人悚惕
平旦之初沖和沕穆無欲無爲與羲皇之世何異及目與物交念緣事感擾擾攘攘則眼前光景變爲

春秋又變爲戰國甚至夷狄不遠焉故君子於日用之間以靜制動以理御氣雖應感萬端而中和自在時時如平旦氣象即處末世依然羲皇上人

學以變化氣質爲要氣質以變化客氣爲要客氣以先除傲氣爲要書曰無若丹朱傲象曰傲象不孝不弟皆從此出其爲要可知易曰德言盛禮言恭恭與傲正天壤所由分也

所謂客氣者外而浮氣也外者不內浮者不實與浩然之氣正相反客氣遏在欲上行浩然之氣遏在理上行

孔子言性相近而以相遠歸咎於習孟子言性善而以多變歸咎於陷溺其心古昔大聖大賢之論性者如此正與易大傳繼善成性之旨同自荀子出而後言性惡自告子出而後言性無善無不善自韓子出而後言性有三品自宋儒出而後言有氣質之性然言愈詳而性愈晦三子之說昔人辨之屢矣宋儒則似是而非人所易惑夫性即理也謂氣質爲理可乎既云氣質則不可言性矣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若本性之外又有氣質之性是有二性矣可乎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孔氏家傳也若云有氣質之性則率氣質而可以爲道乎論性者只以孔孟爲宗足矣況習武遠則可奮力改圖而向近心有陷溺則可改過遷善而使無暴莫非教也使歸之氣質人反借口於有生之初何發奮之有可見聖賢立言使人可自新後儒立言使人可自諉此亦大有不同者

人之生也直直者天命之性也人乃惡直而好曲是謂世情非性情矣

呻言卷之五終

丙午　　新安范　涞原易著

當官者以理事爲職故無論事之巨細冗雜皆宜一一當心之正盡今若處得修好便是進德修業功夫

風雨露雷無非所以生成萬物禮樂刑政無非所生成萬民若以刑濫爲不仁是以雷霆爲不仁天道王道之意矣

凡議論政事皆當思前慮後酌古準今權其利害之

輕重大小不可徇耳目以爲是非

作文須於世敎有關緊即如贈別須禱有以功名相期者有以德義相勸者其優劣可同日語哉

爲政者當久治之後無利可興惟當去其弊去弊即所以興利也然去弊非難除弊之本爲難所謂本者在近不在遠在內不在外

得位則揚揚好事血氣似強從無所撓失位則消沮悲感血氣不衰而衰此小人之態也君子則不然所養者正氣所守者正道得志則兼善不得志則獨善原不以有位而欣又安以無位而戚耶

法者　朝廷之公器即有私恩不敢入輕即有私怨不敢入重至於慶賞亦然若借法酬私以爲下其手人非鬼責安能逃之此有位者所深戒也

民爲邦本仁爲政本惟仁則得民惟得民則得天下創業與守成事不同而得民之道同易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其萬世寵鑒哉

纔有分寸之勞而輒有德色淺夫也禹之不矜不伐顏之無伐無施是何等懷抱

君子之交遊當慎其初比匪人以壞名節者多矣豈獨匪人之罪

無遠慮者有近憂大臣爲國謀所慮更遠嘗觀史冊中有因一時一事之利害而變成法以啓無窮之弊者何限戒之哉

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惟虛故善言能入惟能入然後見君子山雖高而澤潤位雖高而心下其感通同也

民之情與我之情原是一樣好則同好惡則同惡好

逆衆惡勿施固以順民亦以適已君子求諸已安得不以適民情爲急乎

陽道剛明陰道柔暗故婦人見淺不可與謀且其詞氣婉曬使人易聽古今豪傑亦毎以此取敗况庸衆人乎語曰勿聽婦言所宜三復

愼言所以養德愼事所以立功

急躁淺露最害道能矯之至於寛緩深沉方是進德

喜氣勝則言易蕩怒氣勝則言易澀皆足以動其志故君子之學以平情爲要

齊民難與慮始蓋創始難而守常易也若君子慮始而不慮終快一時之見昧久遠之圖更化不足以善治反爲循途守轍者笑予革之六爻其義具備常深玩之

處小事如大事不至忽略處大事如小事不至張皇非有欛柄在手者不能也

九經三重揖讓征伐何者非中庸之道聖人只是平平易易處之

傳曰文理密察又曰人太察則無徒二者不同在本處分別太察之察從苛刻上來密察之察從寬裕温柔上來

心存者其言訒故君子常默易曰吉人之辭寡非寡於辭也寡於心也

大學十章生之者衆四句萬世言生財者不能外焉乃叔季所爲與此章句句相反宜衆而寡宜寡而衆宜疾而舒宜舒而疾若是卽使榮夷公桑孔之徒握算析秋毫於涌溢何益祇足以戕邦本厭亂亡而已

愛人者人恒愛之由其能自愛也敬人者人恒敬之由其能自敬也若徒務愛人敬人之迹而無自愛自敬之實不可謂之存心

陶淵明以僕爲其子薪水而誡之曰此亦人子也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人有御奴隸如束濕薪者此可爲良劑

當官以禁嗜欲爲先以省事爲貴凡以星命地理字畫詩文媒進者悉宜拒絕世有貴戚名公亦多爲山人墨卿所累皆不能省事之過也

平心易氣委曲周詳者於事無不濟然必以正直光
明為主宰始不悖於道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一小人易待衆小人難待撿
不善之小人易待無忌憚之小人難待尋常之小
人易待異常之小人難自古為國家天下之害皆
由此輩亦每以待之失其道激成禍亂者居多周
易一書為君子謀故防患尚盡其法聖人之為慮
遠矣

聖門之學在於求仁觀魯論師弟問答及隨事啓教
莫非此意但從入之方有不同耳試逐句體認之
自見

人與己並育於覆載之內分之則有迹合之則無間
無間乃仁體也有迹則藩籬隔而意見生物自物
事自事我自我皆不相聯屬而仁遠矣聖人設為
政教由近及遠由親及疎無非仁體之用所以為
大公之心二氏不達此自謂清淨無欲只是成就
一箇私字程子曰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有味哉其
言乎

感格之機神矣哉機在此應在彼思慮無所容君子
惟自責自修而已苟在我者無能貫金石和鳥獸
泣鬼神猶不可以言精誠之極

毋妄入毋妄出此六字該括無限養生者得之則可
延年養德者得之則可成性治世者得之則可裕
財用要之自一念始

上知則自內以及外下學則由麄以入精所謂誠而
明明而誠始不可言同終不可言異人道也即天
道也

形而上者不可見者也即所謂隱也形而下者可見
者也即所謂費也知費隱為一致則知道器非二
物矣

薛文清言自己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今忍
急怒二字正中余病痛茲欲變化非極力不能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也道即太極也昔人所
謂氣母是也無聲無臭者無極也雖如此分別理
氣却不相離

治亂世易治治世難以持盈難也天道暑中則生寒

人事靜中則生動世道之治亂盛衰相爲倚伏亦
如是

天生大聖大賢大奸大惡皆氣運使然而治亂因之
故曰天時人事相爲表裏

四凶無妨於陶唐三仁無救於商紂蓋堯運如天之
仁雖有四凶不能稔其惡紂恣滔天之惡雖有三
仁不能效其善此亦陽長陰消陰長陽消之義歟

人生呼吸自少至老無一息間斷即睡時亦然由人
以觀天地一闔一闢爲晝夜爲古今又何間之有

惟無間故無端惟無端故無始惟無始故無終彼
謂理在氣先者必是氣有斷續之時也氣無斷續
則理安可言先理但主宰流行乎其中耳故謂理
在氣中則可謂理在氣先則不可非達觀天人之
際者烏能知之

天地之氣萬物所資氣一而資於物者殊形故有人
有鳥獸有草木人有賢愚有中國有夷狄鳥獸有
靈蠢草木有夭喬孰非天地之一氣也惟仁者有
見乎此故民爲同胞物爲吾與無形骸之隔皆此
不忍之心之自然而然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內中國而外四夷有一定之序亦此不忍之心
之自然而然者學者於此察識而擴充之便是千
古聖賢學脉

通宇宙只是一箇太極太極只是一箇性性只是一
箇理理只是一箇氣千變萬化做出許多形象其
本體未嘗增亦未嘗減不增不減處便是常生常
滅處

論語之仁大學之至善中庸之誠易之時書之中詩

之無邪春秋之褒貶禮之敬樂之和與顏之博約
曾之一貫子思之性道敎孟子之仁義以至周之
靜虛動直程之居敬窮理張之民胞物與朱之虛
心順理一也

離地即是天再無一毫空隙處人在天之中地之上
如子之在胎魚之在水一般凡一呼一吸皆與天
相通若不與天通即死矣所謂天鑒在玆者豈徒
蒼蒼之表而已哉

天地間理氣象數四者分不開合無迹蓋無分無合

也第隨在異名耳

世間惟道無對惟心無對其餘無獨必有對

氣化形化雖是兩事實出一原有氣而後有形氣化天地之胎形化人物之蛻氣化無定名形化有定象要之形化即氣化之緒餘也無氣化則形化或幾乎息矣

程明道從來無粉黛之容此等氣象從何處得來要要理會

中庸贊鬼神之德謂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

而不可遺此分明形容道體也

眼前俱是易道惟靜觀者能識之

道不可名故曰無聲無臭伏羲不得已而畫象已落第二着後世欲以言語求之愈瀉而愈遠矣

萬類之可見者皆是氣而氣之所以生所以成便是理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或曰元氣亦無聚散有聚散者游氣耳不知元氣即理也

地附於天陰附於陽婦附於夫一也

處事只論其當行與不當行若欲人悅已或恐人怨已皆私心也

學到識亦到學行也識知也如七層塔然初登第一層所見遠近光景與平地已別及登第二層又別自此以至頂層層不同即此可以類學與識矣孔子自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豈真有箇等級亦由志學所造漸漸覺得如此耳

易曰寬以居之書曰有容德乃大凡喪德僨事者皆坐此

天者道之原也無處非天則無處非道中庸以鳶魚

之易見者例之耳

寐者晝夜飲食男女一切旋運恰當處皆是道若只以太虛為道便墮二三子有隱之疑

君子於吉凶禍福皆曰有數指氣之次第節限者而言即所謂命也後世以讖緯術數當之惑矣

虛為萬物之府惟虛故中天尚一中分造化故萬物生焉試觀二十八宿分布四方各得其七而虛宿在北方女危之間位居正中可以窺造化至妙之竅矣

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皆形也而無方無體之道其焉
苟非聰明聖知孰能窮其變測其微哉
和不生於和而生於徵即此可以得穆桑之先後
有善則有惡惟性則有善而無惡易大傳謂繼之者
善成之者性夫繼之成之相因無間繼善則性善
又何言哉
人心不可忙慣了如平時起居飲食本無甚事亦若
有忙冗者以奔之只是忙慣不自覺
君子之所謂身非軀殼之謂也合天下以成其身何

兩我之有孔子曰修巳以安百姓孟子曰修其身
而天下平要實見得此理方充拓得去
先天後天須看得有分曉雖有先後實無彼此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和也體仁嘉會利物貞
固聖人之和也禮以治躬樂以治心君子之和也
世之所謂和者吾惑焉
聞道見道悟道等語皆借言之道無聲安可聞道無
形安可見若心悟其庶乎然聖賢未嘗言悟也但
曰默而識之曰神而明之必有許多功夫方能到
此自設一悟字便有頓悟超悟等法門而儒教雜
矣
孟子以故言性以利言故正是發中庸率性之謂道
一句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然有修道之教
何也率者自然而然也惟不能率故修之修者修
其所當率者也利之也而鑿則反矣
四端不言信信在其中也然豈獨為人所必有哉五
行統萬化故萬事萬物皆有是四端但偏全不同
耳蓋天下無性外之物亦無性外之事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中為性命之理堯舜之授受
巳洩其端後世不能允執之耳
性道教皆誠也分之則三合之惟一
以事處事不以巳處事雖在至忙處自是至閒
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兄之愛弟之恭夫之
義婦之從皆是自然至性自然處即道也又觀之
四體百骸之或視或聽或持或行昆虫草木之或
蟄或奮或勾或茂日月雷霆霜雪雨露之或鼓或
潤或幽或明何莫非斯道之活潑潑地也萬物皆

備於我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信哉

孔子稱顏氏好學第云不遷怒不貳過怒與過不遷與不貳皆在性情上理會聖賢之所以爲學可知矣

學者能於身心內五倫上用功夫方得聖門爲學之本

天者理而已人能順理即是順天逆理即是逆天逆天者亡可不畏哉

湯之執中時中之中也與大舜執兩端而用中之義同所以能體道子莫執中則賊道矣

學者覺之始覺者學之終學孳孳不足猶在覲睍之間覺則見矣此伊尹所以爲見知之聖

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盡乾之蘊而精字又盡七字之蘊惟精則變化出焉莊子曰聖人貴精蓋亦達此

金玉之屑雖美入眼皆昏人心至虛不可容一物即堯舜之事功孔孟之仁義一滯於胸中亦是金玉屑等耳所謂纔說性便非性自以爲有道便非道

微乎微乎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曰洗心曰退藏曰密此聖學淵微之機緘無聲無臭之天載也難言哉

學者不患不能發揮但患不能收斂觀坤之六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收斂之效可知

今人自待太小當思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一句在何處著力

謂心體原靜則方其動時爲何物謂心體原動則方其靜時爲何物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非物也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操存之久自見其端倪耳

每有善念而不能養不能發或發之不當理皆與無善念同故孟子四端章重能充二字不忍不爲章重達之二字離婁章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重繼字故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鏡能鑒形而不有其形鐘能應聲而不有其聲昔人以之喻心意義良切然鏡則有塵鐘則待叩視此

心之虛靈無迹者遠矣
不忍人之心仁也忍己之欲義也義主斷制與顏之四勿同則義亦仁也惟有此忍而後有此不忍遏人欲乃所以存天理歟
主靜何以立人極須要理會非但以其靜而已周子之無欲程朱之主敬李延平之靜觀未發氣象程伯淳之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此等問學若何貫通若何分別當自求而自得之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謂是者何物也曲禮七十曰老而傳其傳若何豈直傳家政於子耶七尺之軀有盡必有所以無盡者在傳者傳其無盡者也靜夜思之不能成寐
理欲不竝立亦不相對理是正路欲是傍路當中一直行去便是理稍入邪曲谿徑便是欲邪徑之初便是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慎微
聖人未嘗不言欲如曰欲立欲達曰欲仁而得仁曰從心所欲何屢言而不諱耶蓋天付人以性性本體也人不免有是軀殼軀殼形體也從本體上起念雖欲亦是理從形體上起念雖理亦是欲此惟精惟一之辨
耳目口鼻皆天則也皆足以害道惟天君泰然則不爲所役矣
或謂樂原是心體心中無一物安得偏有樂在不知心體渾然一理本無物也惟無物則無累無累則無憂無憂非樂而何
樂無迹也若謂樂道是道爲一物有迹矣周茂叔每

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果在何處耶正所以儆樂道者使之深思而自得之

晩言卷之六終

新安范　淶原易著

丁未

念起便摒釋氏之學也善念起便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吾儒之學也

靜與躁相反沉與浮相反寬緩與急迫相反知靜定
沉重寬緩爲進德則知躁浮急迫爲敗德矣

張横渠十五年學一恭字而安不成謝上蔡別伊川
數年只去得一矜字近世薛文清用二十年工夫

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前輩向學之勇猶可想
見吾人終日悠悠不知所學者何字所除治者何
字而忽然以老無救噬臍可媿哉

陰符經以耳目口爲三要即四勿中視聽言二者之
變文耳人之一身只爲此三物生出許多惡障而
非禮之動亦因之於此能克則無不克矣

君子不信毀譽而信已之所行是謂自信不以得失
生死之交而易其所守是謂自守不泥於聞見之
所得而超然默識心通是謂自得

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字字有味惟實用力者乃知
之

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然非容易可做蓋氣質已定
縱然矯强變得幾分終不能化其査滓須有脫胎
換骨工夫始得

人謂曾子大勇於千萬人必往見之不知仁以爲已
任死而後已乃其所以爲大勇者哉

薛文清云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
無過舉昔儒稱顏氏之學至明察幾至徤致决即

是此二法豈徒處事入聖域亦然

擔當一家之事已難擔當一國之事尤難擔當天下
之事又尤難中之難者雖然非其要也一身之内
毀譽得喪榮辱死生攻於前者何限能確然自持
不一動念非有古今之大智勇孰能勝之此則其
最難者於此不難家國天下俱無難事矣

孔子示顏子爲邦之要自四代禮樂外即以鄭聲佞
人戒之可見淫佞二者最爲切害行政修德養身
皆當鑒此

仲尼遑遑救世席不暇暖說者謂聖人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雖說得闊大似未得聖人之心蓋聖人視天下猶一家苟老幼子弟不得其所安忍坐視縱知未必可爲而此心自不容已是以轍環列國冀一拯之耳聖人之仁體於此益見彼有道則仕無道則隱與以避世爲高者皆賢人之行也

記者謂霍光小心謹愼沉靜詳審宜可以居功乃芒刺在背禍萌驂乘此何以故耶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又曰鳴謙又曰撝謙皆隨時中節不但忘其

勞又能制其變霍氏之學殆未及此

古大臣深厚不伐者於漢之丙吉見之功高天下上不疑下不忌者於唐之郭子儀見之忠誠體國威信聞望孚於華夷者於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公見之或得於天資或得於問學造詣淺深雖有不同皆未可易及也

關壯繆勇智信義大節如日行天扶炎漢正祚至今百千代英爽不磨岳武穆盡忠報國神算萬全欲雪中原九廟之恥本朝于忠肅立辟御虜安宗社於呼吸間卒能旋乾轉坤光復舊物標今古奇勳此三君者間氣所鍾者也皆値厄運不能保其軀使千古英雄徒爲扼腕天乎誰執其咎哉

自古女流扇禍未有如唐武后之慘者天生狄梁公不大聲色反周爲唐既能保其天下又能保其身非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君子其孰能之

漢張留侯後漢諸葛武侯　國初劉誠意伯皆天授度算性秉忠貞學深韜略故能以運籌爲帝者師伐罪施仁拯億兆於水火而開創之大業以成夫

豈偶然哉

國朝王文成之才與張子房劉伯溫相類經文緯武達變通權料敵勘禍亂如指掌成算深沉百不爽一皆天人也而王氏闡明聖學啓發良知與濂洛關閩相表裏則張劉又少遜焉

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非待小人之嚴也嚴於自待耳昔人謂嚴於川防便是防奸此探本之論亦制勝之道

惟信能孚人亦惟信爲能久信者常道也人情信常

不信變不變則有乎矣故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

至公至明相須爲用者也公而不明雖公亦私明而不公雖明亦闇惟此心之虚者兼之

刑者民之命也聖人重之故虞書言欽又言恤呂刑言簡孚又言在中王制言聰明又言忠愛易之噬嗑賁豐旅諸卦言明言敕言折言慎言不留者尤諄諄焉列聖之情見乎辭矣要之刑主於弼教知所主在教則欽恤明慎諸念自有不容已者

有出位之思者必於在巳有不盡之職

明斷二字任人身各有所屬明屬膂斷屬膽內經曰膂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膂於四德爲貞爲智於五行爲水膽於四德爲利爲義於五行爲金智猶或失之鑿義則無不宜矣故韓魏公生平不輕以膽許人有由然哉

才氣作用與道德作用自是懸絕有本無本之別也五帝三王之相多以道德爲治漢唐宋以後之相多以才氣爲治此古今所以不相及歟

朝有直臣則　朝廷尊而天下治直臣者所以尊朝廷者也觀汲黯寢淮南之謀可見然惟治世能容直臣

國家常有水旱盜賊之虞則上下一心益加修省而精神振濯綱舉目張此所以常治平也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書曰儆戒無虞傳曰外寧必有內憂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合而觀之其義具備

孔子之樂以忘憂顏子之不改其樂由仁義行之事也曾子之心廣體胖孟子之不愧不怍行仁義之事也然則何以至之亦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已過不留未來不逆此可爲養心之法

每篝燈時思一日所行有許多不盡分處不覺悚然

進則救民退則修己道理只是一般無往非學

誠心待人無間於老成童子貴賤賢愚觀聖人待師冕式負版見齊衰與冕衣裳者其義可睹矣

馭民之道有三養之教之治之而已然亦有次第先遂其生次復其性次治其不率教者是道也唐虞不能外焉雖然教其本也養所以資教治所以輔

致一而已矣
敬與怠不但治亂攸分卽享年永不永亦由此別故
無逸一篇經筵所當首講者也
虞夏殷周之盛王莫不以修身爲本以用賢爲急以
安民爲要而三者又皆以敬爲主以逸欲爲戒况
後世乎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剛中正光明五字盡
爲君之道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若之何言守也蓋義則撫梗化
則禦來不喜去不追此以夷守夷之道是謂上策

人知否泰之爲治亂而二卦之中有所以爲治亂者
內君子而外小人則陽道長陰道消天下所以治
內小人而外君子則陰道長陽道消天下所以亂
自古及今莫之能易也
君子小人之進退有幾故聖人於復姤之初爻深致
意焉
一法立則一弊生未有久而不變者惟通其變斟酌
損益與時宜之而已觀封建井田肉刑諸法初何
嘗不善及其弊也自不得不通之通則弊革而法
可久又顧用法之人何如非其人而欲變其法是
益之弊也
知進知退將聽其退而已乎知存知亡將聽其亡而
已乎知得知喪將聽其喪而已乎進退存亡得喪
之循環卽有治必有亂之義惟聖人爲能旋亢者
能持盈也能持盈則人定勝天造化自我斡旋當
衰不衰當亂不亂而天下常治如堯之後得一舜
舜之後得一禹聖聖相傳何患唐虞之治不長存
哉噫聖不可屢得得一賢者守持盈之道亦可常

治矣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雖造化不能保其盛人何以持
之昔人有云勢到七八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
折過滿者過於中而盈者也孝經曰在上不驕高
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此持之之道也至於盈則無及矣
君心爲治亂之源觀相業者亦於格心上見之
經學深者辨於理史學深者辨於事理主是非事別

成敗論是非不論利害者純王之治也計成敗不計可否者雜霸之治也

動靜者時也非心體也靜存動察者功也亦非心體也而攝心不外是偏於動偏於靜則皆有我之私所以障心而非所以事心矣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於聖門見之如曾子眞積力久可以傳道夫子直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果直應曰唯子貢穎悟方信方疑夫子設詞而呼

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果以疑詞應然後直以一貫告之眞若時雨之化萬物或滋養或暢茂天機相爲感通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所以爲聖人之教也

大學中庸相爲表裏於首章亦見之明明德者德全於已明之而已非於本明之體有所加也率性之謂道者性命於天率之而已非於天命之外有所益也性之得諸已者卽爲德德之本於天者卽爲性一也明卽明其所率者率卽率其所明者亦一也自知止而充之以至於治平自愼獨而推之以至於位育其功用又何嘗有不同哉

規矩與巧原非兩項巧卽爲方爲圓之熟處自然而然幾非在我進於神矣

鄧文潔謂仰鑽瞻忽就是卓爾之見此自得語也然未可輕易理會

人心有眞知不著於事物不借於聞見蓋宇宙內事物無窮有知有不及知吾人聞見有限有所知有所不知惟眞知則超於知與不知之外自有一段

靈明處無古今無聖愚一也夫子誨由以知之之道正在於此

狂狷雖有過不及却是率眞鄉愿欺於中行却是一團假所以爲德之賊

恒言說人性氣不好不知性氣二字原有分別人性本中和氣多乖戾從性上做來無有不好者從氣上做來無有好者亦通言之當察也

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論矣爲已功夫只在向裏卽有周旋人事處亦爲之在我者

常如是則可若有一毫陪奉世情念頭便是爲人
須時時向裏面檢點方是眞學問
人之心卽天之極也北極持其端運四時行日月變
動不窮而天之極未嘗動也非不動也其動也微
不可得而見也知極則知心矣易曰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於密所謂密者藏之所也洗之則純乎天
而變動不窮亦猶之乎天也然則指變動不窮者
爲道之用指持端洗心者爲道之體可乎道不可
以體用言也何體非用何用非體何體用非道洗

有功藏有所藏固密洗亦密惟深於道者知之
憶前輩有云如今世間無有怕人的人此言殊可猛
省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孔子答子張從政無
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此猶以在上者言之觀前輩
此語則知君子於乎居應接無一敢下無一敢慢
者矣
讀書本爲收攝身心之助若誇多鬭靡侈口耳之資
豈獨傷神實爲悖道余每蹈之俗云導人早行而
自犯暮戒之哉

先儒呂伯恭與朱文公書有云整頓收斂則入於著
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伯恭
斯言切示人亦是爲學問將成者言今日且就整頓
收斂處做工夫自無悠悠之病
唯仁人能惡人迸諸四夷以禦魑魅非縱其肆害於
四夷也魑魅之地難以施其惡或因而悔悔而改
焉或不至太甚焉猶得並生於覆載間既迸其害
而又遂其生此聖人委曲行仁之心也苟不悛惡
毒日甚則裔夷何非不至於誅殛不止矣

陳白沙有云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
浮不義也非浮富貴也孟子謂舜棄天下如敝屣
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此語當玩味蓋富
貴得之不以其道則不處祿之以天下弗顧亦以
其非義非道耳若徒以輕富貴不屑天下爲高是
亦巢父之棄瓢許由之洗耳終非聖人中正之道
勿謂學之難成也今之學道者誰能用百倍之功
是已而非人此學者通弊學苟未至安知已之所是
者不爲非彼之所非者不爲是學至則是非忘矣

因是非而生毀譽又其下者也

至誠可以前知言其理也即不前知不害爲至誠若必以前知爲證驗則將流於術數之學或墮於逆億之私失至誠前知之旨矣

能超脫世情者方能見道此出世之說也能體察人情者方能盡道此經世之說也然經世之學非有出世之見則俗出世之見非有經世之學則虛二者原相須爲用總之是一箇經世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此句正應惟恐不順一

句恐在心内也聲音笑貌在門面外也正是相反處故恭儉侮奪亦相反

小人亦有大小大者能害天下國家使人不覺此當除之如孔子之誅少正卯是也小者志小害亦小自知其爲小人人亦知其爲小人此當憫之容之或警之悟之使反於正所謂藏垢納汚者此耳杜于美臼鷹詩有云鵬礙九天須却避兎經三窟莫深憂方是經濟手段

吾儒所謂用世者用乎世也非爲世所用也若無欛柄在手徒以七尺之軀俯仰人顏孔窮年役役即是九棘三槐亦皆爲世所用耳昔人行其所志謂何須有辨別

回之得一善與舜之用中一理也夫理安有美惡惟中爲善稍過焉不及焉便是惡回之得擇此舜之用執此

人生才命恒相左可歸之未定之天若已之可信可傳者自有所在命不得而左之必如是方謂之立命

信心之行尚於道有悖違心之事其可行乎

人爲天地之心天地之用皆我之用若於民物上有一毫不相關一息不相貫便與乾父坤母氣象不同故聖門學者以求仁爲先

出納之吝解者謂吝于財也非酌於義也見財不見義此智識最小者故謂之有司却最害政故謂之惡夫有司以司出納爲事者也豈云害政病在吝字耳吝亦有司之常恐妄費也然從政者有大體不信似有司則謂之惡可也與籩豆之事則有司

存同意聖人慮世之忽近小而忘遠大者故特指出與處察賊等所以深警之也

惟一介不取者故能一介不與於不與不取不足以觀人於不與乃見其素履之貞

以約失之者鮮敬而已矣敬便是約處如慎言其餘慎行其餘即約意寡尤寡悔即鮮失意

勤學者雖觸事學去亹亹不倦亦只是學不是德學道者進德爲要故孔子四憂修德在講學之上

人心不可有着着則累着於二氏則二氏爲心累着

於貨色則貨色爲心累着於詩文則詩文爲心累着於生死毀譽得失則生死毀譽得失爲心累雖所着有清濁不同其爲累一也知此亦可以解樂道之辨

一眞白如萬體俱適不論有事無事皆然方是涵養

哤言卷之七終

哤言卷之八

新安范　淶原易著

戊申

年彌高則德彌劭古人之進德不以血氣爲盛衰也覆載能限我以形不能限我以理能限我以質不能限我以功此性之反之所以均之乎爲聖也

事父母能竭其力竭力盡心原是一事力有限而心無窮君子之盡心沒身爲而已矣

古今聖人惟舜爲難及蓋父頑母嚚弟傲處人倫之

變未有甚於此者朝夕死生皆未可必剏感格之至於底豫乎以是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行之孝無不可齊之家顧誠之至與不至耳

近而不能遠非道也約而不能博非道也務遠博而不能近約非道也故君子之學問以遠博爲極致尤以近約爲實功

否泰見邪正之消長世道之盛衰也復姤見陰陽之消長造化之盛衰也損益見理欲之消長身心之盛衰也正也理也皆陽也邪也欲也皆陰也扶陽

抑陰易致也然有是身心而後有是造化有是造化而後有是世道則損益其尤要乎益之象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損之象曰懲忿窒慾遷如風改如雷懲如倒山窒如寒淨無一念而不在茲無一時而不在茲方是實功方能損益非陽剛之君子其孰能之能是四者學易之功其庶幾乎

宋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余有轉語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以求自慊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聖人之高行也此伊尹之所以為伊尹也嚴於取而寬於與聖人之中道也此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觀冉子為子華請粟聖人本不肯繼富而猶量與之又量益之但不使傷惠脫驂以賻館人之喪而曰吾惡夫涕之無從非寬於與乎富貴不以道不處見得思義門人有聚斂者則鳴鼓攻之非嚴於取乎願學孔子者宜知所折衷矣

近思錄有顏子心麤之語恐太過然顏子已是純粹但比之孔子便有麤意在不但不貳不遷未免有不善痕迹即如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說得更細膩蓋誠者天之道天便無迹誠之者人之道雖復聖亦不免有迹迹亦是麤也故希聖希天之學君子無一息可懈焉

人有習心有觸心有本心習者風聲氣習所染賢者不免焉雖不善不自知其為不善也觸者聲色臭味毀譽得失感觸於目前因物而遷流轉忘返間或知其為非而不能當門住腳亦常有之斯二者

皆人心也本心道心也即孟子所謂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妻妾宮室窮乏之得我一切不能惑則習心與觸心皆忘之矣是謂反本之學

大凡人才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麤疎宋儒之言也然退避者廢事麤疎者壞事無濟於緩急等耳君子擔當家國居之以謹密而運之以俊快其庶乎若將兩種節取而器使之使無遺才又誘掖獎勸之俾有成就尤大臣之用心也

周官於冢宰以天言之蓋天無棄物冢宰無棄才顧

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耳用其長棄其短翁受敷施
因材而篤猶慮不當可未聞以籤挈者也是謂褻
天

恒言儒釋道三箇原來共一家此諺言也吾儒與二
氏正在本原上不同佛氏要空此心使形神相離
道家要守此氣使形神相聚皆是安排吾儒之學
則在正心非欲空心也在養氣非欲守氣也踐形
窮神盡其在巳還其在天夭壽不貳何安排之有

子不能得之於父臣不能得之於君非君父之過也

在巳者實有未盡也舜之於瞽瞍周公之於成王
道無不盡感無不通或爲底豫或爲令主萬世之
言忠孝者必歸焉獨非臣子乎哉

孔子對哀公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爲五
達道以知仁勇爲三達德此大本大原所在治亂
攸關世敎急務何可一日不講一時不明淺淫於
二氏亦借道德以爲名其道之蘊德之賊乎

體驗於喜怒哀樂之性情敦篤乎親義序別信之倫
理希聖之實學也以此學合窮達貫始終而一之
聖人之全能也

精神有限而心志無限年壽有限而聲問無限爵祿
有限而道德無限有限者天主之無限者人主之
天不可必人可必何乃不盡其所可必而覬其所
不可必非惑與

酉陽雜俎序謂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怪詩人南箕之
興近乎戲亦服縫掖者肆筆云耳夫五經罕譬而
諭何戲怪之有乃竊其似者爲寓言至爲不經誕
語且託之古昔以恣其詼浪不啻炙鴞羞鼈猶濡
齒牙噫此近世好異之敝也而文尤甚矣

以理觀易則易愈晦以象觀易則易自明故曰易也
者象也象亦難言哉

以夷攻夷非必以夷人攻夷人也以夷人之情攻之
耳與以人治人之義同

八議起於衰世非先王公天下之法觀桃應問一章
天子不得以私庇其父臣子不得以天子之父弛
其禁在孟子之世猶然從前可知矣三代直道而
行此亦一端

無謂天下之人難調一家之人尤難調無謂一家之人難調吾之一身尤難調一身之中五臟六腑性情所從出也各擅其官不相統攝而且相仇如胃司飲食不欲醉飽而脾不肯化肝奮怒欲逞而膽不肯主張腎水本濟火而輕易不肯上心火本濟水而輕易不肯下脾司運化而肝反傷脾心欲寧靜而耳目偏欲視聽手足偏欲妄動餘可類推蓋太極生陰陽便動靜不一而陰陽生五行則相生相尅互為勝負或過或不及尤難調和勢也亦理也惟能致中和於一身則舉而措之家國天下裕如矣

法之為言也有三曰禮法曰刑法曰術法禮法尚矣刑法其叔季乎術法亂亡之漸也抑有甚焉畨僧以咒咀除究慝狼逐食先側立以卜所向鸚取木蝨以喙畫字成符則蝨自出鸛以禹步而取巨石藏蛇皆術法之類乎故亂世非無成功卒亦流於夷狄禽獸云爾

師臣者帝友臣者王敬臣者霸禮臣者強猜臣者弱侮臣者殃遠臣者亂棄臣者亡

化民者帝仁民者王惠民者霸聚民者強削民者弱箬民者殃閹民者亂虐民者亡

文章政事有二道乎非也人皆知之也然世人有工於文章而不工於政事有與之談文則神清意爽與之論政則疾首蹙頞獨何歟貴有所近而氣有所徧非性之本然也是以矯偏求全之功君子所當盡心焉

子孫之不肖未必皆祖父之貽然餘慶餘殃則有明

訓安可自諉焉古之君子固不以覬福而為善不以懼禍而不為不善憂勤惕厲孳孳無間為之在我者當如是也

以德敵力則力勝以德育力則德勝敵者以制勝為心育則化之矣大德自無敵於天下未有與力角者也

君子不敢以一飲一食傷天地之和自飲食以上皆可知矣是以順氣成象施之家國天下靄如也反是則為乖戾之氣有乖戾之氣者必先有乖戾之

心

有施必有報常也在君子惟施之而已故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其所矜念焉即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無故而傷之亦所不忍豈望報乎雖然人與物皆天之生氣也有不能報者天報之報之自天斯遠且大矣

已不可恃天不可諉英雄之能自負者皆曰在已匹夫匹婦之莫能自立者皆曰在天然已能爲之而不能必之其成敗利鈍莫非天也天能生之而不能養之其耕鑿勤惰莫非人也明於天人之際者惟盡其在已以俟其在天而已

學問事功人品俱以晚景爲難

陰性躁而老尤躁躁則變矣陽性剛老陽剛之甚者太剛則折能無變乎天道人事皆然故中道爲貴

或問老年人健忘曰不足也余曰由心不存故精神疎略耳蓋魂魄不相離統攝之者在心修養家未得存心之訣而外正道以求之愈求而愈遠矣

伐國不問仁人於孝友之庭而言鬩牆之事宜其掩耳也雖然虞芮質成自慚讓畔或孝友未能如文王乎

積書積金古有明訓若以積陰德爲子孫計猶然成心也有意爲善與無意爲善者亦自有天人之別

吾心之樂不離日用常行之際即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所交不齊而心未嘗變但隨處隨事與此心證驗體貼得活潑意思出來方是眞實學力

有損必有益有益必有虧循環無端乘除均正天之道也人惟順以受之盡其在我自我之外奚容心爲康節詩云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

行藏久速一事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有已所不知而衆人共知之者宋胡公安國因朱子發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只就語默如人飲食則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此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也寇萊公功蓋一世位極人臣隱士魏野作詩遺之曰好去上天辭宰相却來平地作神仙而萊公猶假天書干進竟放逐以死此已所不知而衆人共知之者也今之世衆所共

知而已獨不知者何限哉

人之精神不可妄用非獨爲養身計實所以爲修德計也然則孔子之周流四方席不暇暖非歟曰聖人合天下以成其仁正見其不妄用矣

治病之方不一貴在對科治心之方在六經者亦不一貴知自擇蓋人性爲氣質所蔽病痛各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人有不可以理諭者由蔽痼之深也可憫不可怒君陳曰無忿疾于頑

堯舜周孔非世之所稱第一等人乎然亦人也惟能盡窮達之道故曰成人曰踐形人自不成不踐耳誰能沮之尚友之章所當三復

爲上爲下同寅協恭盛世也上殿相爭下殿和氣所見異爲公同治世也因嫌忌之私而假公互詆衰世也閉是非競勝負舉朝若聚訟然不顧公論亂世也撥亂返治在人主一轉移之間

聖人所爲憤樂者循環無間者也不憤不樂不樂不憤相因之機也憤而復樂樂而復憤相資之益也又安所底止乎所以不知老之將至也學者求爲聖人之樂而不得請自憤始故曰不憤不啓

呻言卷之八終

續⿰口危言卷之九

巳酉

新安范　淶原易著

口之於味一章是孟子發明天命之謂性一句之旨正見思孟授受處命與性原非二致但時至戰國人心日熾道心日晦將性命二字分作兩途以食色之欲爲人性之本然任其太過而流蕩自恣以仁義之道爲天命之適然任其不及而怠忽自諉故孟子合而言之將食色臭味世人所謂性者而指之曰有命焉性不離命其流行自有中正中正處卽命也君子於人心惟恐其太過安可謂爲人性之本然而失其天之所命哉將仁義禮智世人所謂命者而指之曰有性焉命不離性其賦予自是渾全渾全處卽性也君子於道心惟恐其不及安可謂爲天命之適然而失吾人之成性哉一過人欲一存天理迴狂瀾於旣倒發性命之淵源而率性修道之教皆深切而著明矣

聖人答子貢問士各有等第斗筲者無論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乃稱士之次何居或云狃於宗族鄉黨是小而未大然孝弟須從族里出似難以地言但謂之次亦自其小孝用力中孝用勞者言之耳若行已有恥之恥字所包甚廣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言行相顧慥慥君子之類皆該括其中蓋恥屬心進進無已合纖微貫窮達無時無處無不然者卽不辱君命亦恥心所充也觀伊尹恥其君之不如堯舜是何等心事何等造詣則居士之上可知夫答子貢而及使事者就其才言也然子貢一使於齊遂能存魯亦以亡吳爲夫子所惜是猶有辱者在亦有恥者在所以進之者深矣噫叔季之士求如言必信行必果者亦鮮其人寧不重聖人之憂乎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有不可爲之時天下無不可盡之心而有不可盡之理

君不言命相安得不言命相之命亦造於君也

人事天時雖相表裏而先後以成之者則在於人事居上者安可以時而自諉也

智能役物而實役於物才能用世而實用於世雖中
人以上不免焉惟能不役於物不用於世者方是
大智大才

此心原與天地相符與古今相通與聖賢相同而有
不能然者皆已私隔之失其稟受初來一體之性
也已克則仁存性復合宇宙爲一身矣

遐荒之世所云天皇地皇人皇三氏藐矣可得而稽
者伏羲神農皇帝是上古之三皇也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

氏上古之五帝也禹湯文武上古中古之四王也
嗣是爲漢爲唐爲宋雖屬正統歷年亦多然法術
相沿補偏救敝云耳以至胡元亂華穨景而夜又
如遐荒混沌之世矣惟我　大明奉天逐胡以安
中夏撫輯四夷綱常政教復揭日月而闢乾坤三
皇五帝四王之業萬載如新猗歟盛哉

古稱天民先覺詩稱有覺德行以覺爲修身治世之
要也覺豈易至哉有學則有覺無學則無覺學可
勉而覺不可勉不致力於學古而役神於測摩是
以逆億爲覺非自然之覺矣然學而不好口耳之
學也好於始而或厭於終作輟之學也君子之於
學也沒身焉耳已

庚戌

四書五經終身用之而不盡終日玩之而其味不窮
貴在體驗躬行不在訓詁文義雖註疏家有得有
失各隨所見不必互相辨駁以角門戶惟行到一
分方見得一分行得一字方識得一字聖賢相傳
爲已實學原是如此

大學綱領雖三其實體用一原條目雖八其實顯微
無間三者總歸於止至善知止之止即至善之止
也定靜安慮得皆自知所止來再無別工夫已上
統言其要乎物有本末一條承上起下之辭天下
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事
也原有本末有始終有先後知其序則近道於下
文見之總歸於格物物格則知至即止至善也知
至則誠正修齊治平皆一以貫之亦無別工夫已
上歷叙其詳乎其曰修身爲本身以內心意知即

在其中矣身以外皆末也末亦有厚薄家厚於國國厚於天下亦不可亂也末不可亂況於本乎知身心家國等物有本末則知格致治平等事有終始而先後之序不可紊矣至善之外無物格知至之外無致知其誠意以後諸章但點出各項弊病以見知至之功之當詳悉非又有一樣工夫也大人之學至大而又至簡也如是夫余聞之章子本淸大略相同章則以古本大學為據

中庸與大學相表裏昔嘗言之王文成以學庸俱不分章謂為古本南昌萬令溪思謙所著有大學述古中庸述微古也微也意義自見章布衣潢所著有大中本言一編解誠意章有曰揜其不善即惡惡之眞也而著其善即好好之眞也這點眞機能自欺乎其解平天下章有曰只重在絜矩與民同好惡而好惡之同只重用人好仁而理財非所重此之為絜矩之道故章末申明義利之戒甚言理財不可重也彼以用人理財並言失大學之旨矣解中庸有曰慎獨率性無二功慎字從眞從心眞

心為慎則是順吾之性而無一毫偏倚輕縱之私即所以慎其獨矣獨也者至尊無對眞一不貳之名覩聞自耳目言不覩不聞自性體言性道本無聲色耳目何所覩聞是即未發而為已之所獨知也所以戒謹恐懼不可以須臾而或間也又曰未發之中即性也性即天也有此未發之中即有此發皆中節之和中和之名因發與未發而別言之獨則一也善學者惟慎於獨知之時無時非未發之中亦無時而非中節之和矣又曰大學之本在修身中庸之本在未發之中然聖學無二本也中庸未發根天命之性言大學修身根物有本末言而知本知至者知乎物之本也物之本非即天命之性耶又曰大學慎獨雖自好惡之意言中庸慎獨雖自性之隱微言然戒懼也無自欺也慎獨也有二功乎本也獨也一物而兩名也大學中庸兩書一言以蔽之只在慎獨此數段章布衣體貼貫徹俱從自得中來而二書之總括亦可知矣

易為天地陰陽自然之象故因象顯名因名顯義因

羲巽辭巽占一玩象而易之能事畢矣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一奇一偶之象之變化而偶又奇之變也乾坤非二物易知簡能無二體生生不窮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易大象傳無有不吉非若卦爻或吉或凶蓋以天地萬物之變化會之身心無時無處非我之所取用者即否剝困蹇皆進德修業之助方是能用易矣謂之以者孔子將一卦二體合而言之示人以學易之法也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固然矣然陰陽一氣也動靜一機也坤畫之中斷即乾畫之中實者而斷之地之形即天之氣凝聚而融結者故乾曰資始坤即曰資生乾曰統天坤即曰乃順承天雖分而實合人能默識乎此則良知良能二者知可以該夫能亦若乾之易知而該夫坤之簡能也彼必欲析知行而二之與偏舉兩遺之者不亦過乎

易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始終俱不交下經首咸恒終既未濟夫婦交水火亦交總之以乾坤坎離為全經之終始乾坤體也為卦之首坎離用也為卦之終抑亦坎離代乾坤之位乎

上經正卦六乾坤頤大過坎離是也反卦十二成二十四自屯蒙至大畜无妄是也共為三十卦下經正卦二中孚小過是也反卦十六成三十二自咸恒至渙節與既濟未濟是也共為三十四卦上下經之卦雖多寡不同然上經以六正卦合十二反卦下經以二正卦合十六反卦各以十八卦而分上下經總為三十六卦即邵堯夫所謂三十六宮

也又上經多陽以陽為主而終之以離陽極則陰生也下經多陰以陰為主而終之以坎陰極則陽生也又乾坤坎離四正之卦居上經震巽艮兌四偏之卦居下經亦不期然而然者又上經首乾坤陰陽各分故終之以坎離亦陰陽之分也下經首咸恒陰陽交合故終之以既濟未濟亦陰陽之交合也造化自然之妙愈玩愈無窮

論春秋者當以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一條為斷案蓋其事其文聖人未嘗以己意書之皆因舊史而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所謂筆則筆削則削垂褒貶以懼亂臣賊子者也惟有筆削故曰作而事與文則未嘗改也特擇其有關王迹者筆之無關王迹者削之雖一字嚴於袞鉞實合數句以成其文雖每條自爲始終實合數條以詳其事善惡明紀法彰而人心勸懲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屬詞比事其義自見此則孔子所謂竊取之義也後儒欲尊孔子而曰聖人以天自處又曰聖人以天子之權與魯又曰欲改周正朔行夏時桓不書王黜天王

也滕杞書伯書子貶諸侯也諸如此類先以僭妄加孔子矣可乎況孔子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曾謂作春秋而自悖之乎

古之天子國君皆有史官世掌書法如老聃爲柱下史晉董狐楚倚相皆名史也其於國事必能斟酌字義以書之始赴告於列國孔子亦不過因魯史以删削之耳舉魯史而列國之事在其中矣然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中各史官不下數十人而人各有見故書法或詳或略或書或否亦不一秉之年久自有闕文無怪乎事同而文異也安可定以一例拘之哉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一語説盡學春秋之法屬辭者觀其上下之文也比事者觀其前後之事也聯上下比前後則或褒或貶其義自見趙東山著春秋屬辭實有補於經而近世儒者訓其止得比事之例而非屬辭之義然其瑜瑕自不相掩況其辭相屬則事不待傳而得其本末之詳惟其事相比則

辭亦不必他求而經中自相發揮者更爲明顯但辭之屬者經文自相屬而亦有不相屬者其義本明也事之相比則在學者比之苟不必相比而強比之則鑿矣今之學春秋者穿鑿居多

尚書者上古之書也孔子生周末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取其垂世直教之文凡百篇西漢孔安國書序已言之而所傳於世者有古文今文之别籀書古文也自孔壁傳之有大禹謨至冏命凡十六篇隸書今文也自伏生傳之有帝典至秦

晉凡二十八篇百篇之義世莫得聞盍焚書坑儒
解散久矣安國承漢武帝詔作訓解實爲五十八
篇即　昭代之布學官而絜功令者

書有六體典謨訓誥命誓是也而欽之一字書中開
卷第一義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真德秀曰五十
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主敬董鼎曰
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
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書經各主帝王政事
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而危微精一

執中之言與說命務學字義尤爲緊要也董氏之
説以易主卜筮故云莫備於書不知易豈止於卜
筮哉

書亦古史之體盖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
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
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紀之

宋之說書者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
呂氏傷於巧盖尚書有難解處亦有不必盡解處
如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但通其所可通毋強
通其所難通便得

濟南伏生名勝秦時傅士至漢文帝時年過九十帝
使太常掌故晁錯往受尚書伏生失其本經又老
不能口誦使其女傳言以授此安國之說也而王
耕野之言曰傳其文義講說以發明正經云爾非
謂失其本經及口授女子之謬也若不傳其講說
則伏生所以教於齊魯之間豈若近世塾師但事
句讀以發蒙乎又何以治尚書爲也

世之誦尚書者或以古文文從字順今文以鉤棘致

疑又或以今文調高旨遠古文以卑弱見黜夫去
虞周千載之下是耶非耶吾何敢論惟知聖人雅
言在玆而窮經者求當於用以復覩二帝三王治
天下之大經大法庶幾乎疏通知遠之教也

學詩以辨體爲要體者何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
曰頌六者周禮謂之六詩大序謂詩有六義是也
程子曰一篇之中有數義者亦有備六體者可見
體即義之所由辨也司馬遷謂大師藏詩三千餘
篇孔子刪之存三百餘篇止十之一盖亦存其可

以垂世立教者皆綱常道義風教之所繫也即孔子所謂思無邪是矣若如說者雖有淫僻悖亂之詩又豈知删詩之體乎且詩不辨體則風雅頌何别正變何分乎

昔人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經緯雖分體則一耳如賦比興各一其義亦各一其體或一章而三義具備體則不殊或先賦後比或賦中覩物興思或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或先比而又賦或即賦其事以爲比或興中含有比意或以之爲比即以爲興或即所賦以爲興而又有興兼比興

賦者亦有既興而又興者此皆經中之緯也若夫風不可爲雅小雅不可爲大雅而雅不可以爲頌正風不可以爲變風二雅三頌正變亦然非真識其體者不能辨也孔子謂雅頌各得其所正謂各據體以分别而删之次之耳

風雅頌無卑高賦比興無深淺正變非關於時之隆替彼謂雅可降而爲風者是尊雅而卑風也謂變非盛時所有者是貴正而賤變也自生分别之心非詩人本然之體得其體則六義可得而言矣

正風歸之二南者八方惟南離爲正八風惟南風爲正溫然長養而不傷凡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委婉舒徐聽其言不覺入之深而至於化自有超然於諷詠音律之外者矣風托物而不著於物詩指事而不滯於事其義一也惟不直言其所以而意自涵蘊於其中此二南所以爲正風也若各國之風土不齊聲氣不類故各方之風不似正南一於和柔或涉於勁直者有之故謂之變風變者詩之體變乎正非世之隆變而汚也蓋體合乎正者

雖衰世所作亦歸之二南體異乎正者雖盛世聖人之所作亦歸之變風是正變各以體分不以世别亦非以正變評品詩之高下也

風體多用比興諷字從風亦有意也雅與頌比興漸少如小雅八十篇用比興者尚四十六篇大雅三十一篇用比興者止八篇頌總四十篇用比興者止四篇小雅得風體猶多大雅與頌則多質言矣

雅者正也猶之正風也然風有囿於各國風土者有

出於一人情懷者惟雅則一於正也而有小大雅
何也大序曰政有小大故雅有小大豈其然乎小
大雅自有體也雅體較之於風則整齊而顯明較
之於頌則昌大而暢達惟彝倫政事之間尚有諷
諭之意則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感應之際無非性
命道德之精則皆大雅之體也其中或近於風與
頌者則又爲小大雅之變體也小雅未嘗無朝會
大雅未嘗無燕饗小大雅之正變無所與於時世
之盛衰識雅者知雅之體所以異於風又知小雅

之體所以異於大雅斯得之矣

變小雅者六月釆芑以下詩篇也夫釆薇出車與六
月釆芑同一出師也而正變分者釆薇出車其詞
和婉而寬舒六月釆芑其詞嚴迫而整肅音響節
奏其體自有辨也

變大雅者民勞板蕩以下詩篇也夫正大雅皆天人
之奧其變者亦莫非敬天安民之道但其間或觸
於時事而言過激切者亦或有近風體者此其所
以爲變大雅也

頌之體其詞簡其意邃其味雋永而不窮眞所謂一
唱三歎有遺音焉試取其類於雅者並誦之雅之
詞俱昌大頌則約而盡可以識頌之體矣大序曰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
敬之小毖等篇非廟中樂歌也呂氏曰頌者稱美
之詞也然無所譏議果足以盡頌之義乎

變頌者風雅皆有正變崔文敏謂魯頌爲頌之變是
矣但謂周頌奏諸廟魯頌奏諸朝周祀先會諸君
周王魯侯以此分正變則失其義矣蓋周頌之體

謹嚴邃密雖欲揭一言置風雅之列其體自不可
混魯頌詞本近雅意味似風而商頌五篇亦皆近
乎雅而其體則皆頌也此魯頌商頌皆所以爲頌
之變歟

禮經以曲禮儀禮周禮爲三禮今世以周禮儀禮禮
記稱三禮乃相沿之誤曲禮云三千者非眞有三
千之目言微乎微耳蓋禮體物不遺自內而外思
慮視聽飲食裳衣及語默進退取舍生死與凡親
疎貴賤交際事使莫不品節之以立教是曲禮者

敎之本也儀禮者訓齊人義之大端凡冠昏鄉飲射喪服郊社饗饋與親邦國秩上下朝會聘覲爲儀法之大者皆儀禮也周禮之要在論官蓋儀天象地法四時察民故以興王治者也周衰禮廢故孔子作春秋以維周禮其重如此至戰國諸侯惡其害已經用播絕孟子亦未及見其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其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高堂生始傳儀禮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禮之闕逸已甚宋朱文公會其三禮劄子欲請未果其書不傳後著儀禮經傳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分隸之與其初論稍異其門人黃幹楊復續之及元臨川吳澄重加纂次作三禮考註極爲詳整第加周禮於儀曲之前本末微舛　明湛文簡又以曲禮儀禮爲經測旨最稱精確獨周官存而不錄不無惑於馬端臨氏純駁相半之語矣近世儒鄧汝極著有三禮編繹先曲禮三卷次儀禮七卷次周禮五卷附以禮記十一卷共二十六卷其學士家之指南乎　按高堂生一得古儀禮十七篇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爲今文而二戴所第篇次各往往不同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秘府不得立學官至唐初遂亡而十七篇漢鄭玄康成注儒臣賈公彥等爲之疏

禮記蓋古經師轉相與撰次所聞或錄舊禮或記變禮或兼記體履之務翼經者也漢初湮滅有閒已漸出至元成間而備傳者至二百餘篇信都傳德刪爲八十五篇號大戴禮九江守聖刪爲四十九篇號小戴禮今之立於學官者小戴刪也戴記雜出漢人之手蒲約近與而於經不倫然詩書禮經而下莫近於戴記矣今之功令以番陽陳氏澔禮記集註同五經取士稽古者毋以經傳混淆莫餘攷正即有爲之分別者又涉信心不足塞多喙安得大儒定爲經傳古本奏　請須行而成一代之大刪述乎

樂經亡久矣河間獻王所上古雅樂又廢獨劉子政向所得古樂記二十三篇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篇各異而劉之所得記中有十一篇見存乃合爲一篇今樂記是也皆通論禮樂之事吳臨川曰樂有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少辭句可讀誦故秦火後無傳

古之作樂尚乎德今之論樂尚乎律尚德者未嘗廢律而惟律是尚者則德非所論矣此今樂所以不古若也昔人有云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

則天地之和應之是德爲之本若徒候管定陰陽六陽上生六陰下生起黃鍾以爲律本不知於古樂何如也況古者以律管起尺度由母生子後世以尺度定律管以子証毋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且言鍾律者不曰八寸一分則曰三寸九分一彼一此莫之適從何止累黍縱橫之說而已哉至於天地自然之樂則易之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又樂之原也人之氣即天地之氣人之聲即天地之聲然必有是氣斯有是聲氣必以和爲尚也則樂之尚乎德明矣

虞廷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樂正掌成均之法以教合國之子弟而國子之教有三曰樂德中和祗庸孝友是也曰樂語興道諷誦言語是也曰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而樂德納本歌詠以養性情舞蹈以養血脉是隨其所語隨其所舞莫非養德之助也凡音之起皆由心生德音德容自不期然而然矣

近世湛甘泉先生著古樂經傳二本以禮由心生樂

由禮生禮主序樂主和禮之起在節文節文者禮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降揖讓之謂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乃取諸家律呂雜說擬爲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書列編以爲傳其門人廣信呂巾石名懷著有律呂古義有總叙有圖有雜說先生採其所編古義爲正傳而退樂記諸書之傳於後末又述或問一篇亦亦攷古者之所不廢也

孝經乃孔子與曾子論孝之語漢顏芝之所藏爲今文

凡十八章鄭玄爲之註得之孔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註然古今辭間不同義無違絕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故凡二十二章說者以爲總不如劉向校讐章句以十八篇爲定也又朱子有孝經刊誤一本以仲尼閒居起至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止作一章爲孝經本文謂其首尾相應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內刊去子曰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刊六十一字以復經

文之舊而以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起至孝子之事親終矣止分作十四章爲傳亦各有刪刊然其所刪止刊其誤者而已未嘗改易其一字極謹新論曰古文今一千八百七十二字蓋總後人所定章數等字在其內也朱子刪定凡一千五百八十六字而近世南山潘氏正誤乃雜取傳文亂附於經全不類聖人之言矣鄒汝極三禮紬繹於孝經削其分章共爲一篇亦非始於汝極也又有刊孝經繁露者分孝經爲九章且云曾子既得其傳即發此經之義於大學甚哉大學之似孝經也亦各據所見云耳

小學一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闡明意義則小學之教亦略備矣

古者書闕而教法戒俗間教童子各隨其鄉風如千字文等書無關於蒙養嘗攷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皆便於童習欲校補而刊之公於

四方徒有志焉未就也

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有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噫亦維世教者責也

女子亦當有教如曹大家女戒女孝經女兒經溫公家範與論語等書只取其面前明白者輯爲一編以作女訓是亦不可少者

哤言卷之九終

續囈言卷之十

新安范　淶原易著

辛亥

琬琰心胸滄海度量陽春念頭金鼓膽氣電鏡眼睛鐵石耳骨山岳脚跟雲霄氣節括囊口唇錦繡筆舌龍虎精神霹靂手段冰櫱肚腸煙霞志趣有一不備非成人也請銘諸心毋置座右

孟子所云賢者才德兼全之君子也所云能者才德偏長之君子也賢在位能在職則全才偏才俱爲

王家用而野無遺賢矣能不同而職亦異方能用其所長後世以賢能分屬德才故小人得借口叅用而國事日非失貴德尊士之旨

外有君子內有賢妃且世以繼世惟周文武兼際其盛焉五帝三王猶少讓之至於三代而下或有內而乏外或有外而乏內抑亦氣運之不齊乎

刑于之化聖門猶難之觀檀弓子上之母一段千古有餘慨焉後之君子刑家未能如聖門而輕率借口恐於倫敘未盡也賢哉孟母其不可及矣夫

人生富貴窮通壽夭榮瘁至萬變不齊誰其尸之皆有命焉命天之爲也天地無心而有權禍福有機而無定執其機則權在我矣然非定性不能定命非定命不能至命

喜怒哀樂之情本於性命於天強而無之是滅性之學非也執而有之是有所恐懼好樂之累亦非也不有不無之間是謂中節蓋節者天之節也情之所發惟以理爲主而不動乎氣自然無太過無不及故曰中亦曰率性

世謂君子不以得時爲喜不以失時爲悲然君子則隨事順理因時處宜而已不知所謂喜亦不知所謂悲要之爲時之權屬於天乘時之權屬於君子是豈有二權哉君子者以天之權爲權者也

七情之交於前者惟怒爲甚吉凶之交於前者惟死生爲甚遇生死而不動心則怒又不足言矣非功深力到者安足以語此

盈宇宙間皆氣也皆氣則皆變動不息也觀天之雲霞地之山川草木之榮枯人物之盛衰嗣續何有

瞬息停滯者乎惟其至變所以爲至常會而通之可窺與時偕行之道

頹靡之世以風節爲難風節之士以涵養爲難惟涵養而後能體道道則不可以風節名矣

天地之氣象形于四時者雖不同而化育之機則一聖人之氣象見於處常處變者雖不同而自得之心則一化育自得未易窺測而觀其氣象自可想見甚矣氣象之難也所以爲氣象者難也

人有賢不肖事有順逆皆是天地間不能無吾身所不能離者若有揀擇心有煩惱心便是己意非聖賢乾父坤母度量惟在知之明處之當耳

國家有拂意事甚至世情所不堪者只且平平處之一面從容委曲篤實感化以挽回之方是經世學問噫未易言也

人知天地無盡而我有盡此以形言也不知我有形形者無盡者也能得其無盡者則與天地始與天地終七尺之身非所論矣堯舜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不至今在乎有盡無盡在我而已

詩文縱使高妙未合於道皆是閑談未有得於道而不得於言者亦未有不得於道而能立言者孟子長於知言曾論警人不知言皆以道律之故知之

老成切引進之心後生存謙下之心是兩相成也吾道之幸也老成持不足與言之心後學無就正有道之心是兩相悖也世道之衰也雖然轉移化導之機在上不在下

萬物之生人爲貴苟不自知其貴抑將榮瘁如草木飲啄如蟲鳥虛擲歲月浪同生死而已乎大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爲貴者固在也使終身不被袗衣鼓琴將不法天下傳後世乎舜之爲貴原不在此語曰無虛生無虛貴可猛省夫

孟子既言必有事而又云勿忘勿助豈是多頭緒勿忘即是有事無瞬息間斷時也惟勿忘則不待助矣世之助者惟其忘也無忘是功斯有是弊相因而生必如湯之日新又新文之純亦不已孔之不厭不倦斯能盡有事之義

顏子不貳不遷相因者也不遷是橫說不貳是直說

不遷乃不貳中之一事以七情之中惟怒爲難制
故特舉而對言之
凡事遇逆境則憂患心生而智慧從此出是逆境亦
君子進德之功同事遇小人則儆慎心生而思慮
從此密是小人亦君子進德之助故能挽逆爲順
又能消奸回之禍於旣萌不徒能容之而已
積善之家多孝子順孫宜也亦有忤逆生於孝順之
門積不善之家多災害宜也亦有富貴出於兇悍
之族則爲善者不幾于懈而爲惡者不幾于驕乎

噫天之道幽而甚顯自古及今未之或爽但氣運
推遷偶爾不齊其間必有多寡之分遲速之應且
有轉逆而爲順因富貴而稔禍非可以常情測度
之總之積善必降祥積不善必降殃或由於前人
或由於自已無一能逃於常理者善必不可懈惡
必不可驕守家持身宜各自勉而已

壬子

易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伊尹放太甲於桐正得
此意卽如富貴家子弟以交遊非類喪身敗家者
比比而是父兄不知所以禁之是自傷也劉元城
亦云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
此言皆當三復

林下享清淡之福不易得享此福于老年又不易得
老年病後復康健尤不易得其何以酬造化哉思
已之所以得者不敢自失之又念人之所同得者
不敢不推之成已成物存順沒寧斯可少逭貪天
之責

古人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整襟肘見納履踵出

非賢而貧乎淵明十年一冠李習之綻紙爲衣晉
董京緩殘絮爲百結非隱而貧乎若一狐裘三十
年如晏子一熊皮障泥數十年如長孫道生則貴
矣而風味猶之貧猶之隱代不乏賢如是柰何今
之世遂爲空谷足音也

金壇于景素億語有曰天下無眞儒則聖道便沒着
落聖道沒着落則乾坤便沒人管理偉哉言乎蓋
吾人之身只是一軀殼而心爲之主天地之覆載
亦是一大軀殼而人爲之心人非聖道不能成其

人道非眞儒不能體其道而乾坤或幾乎毀矣詎
人思此身有參贊三才之責則儒必爲眞儒道必
求聖道始能撑拄於天地之間
晉書有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之語殷浩曰
官本臭腐故將涖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
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奈何今之世昏夜乞哀以
求臭腐甘身牛馬以希糞土不亦異乎
語云意不竝銳事不兩隆言此輕則彼重無兼能者
但於意與事審其所當重者而已如大體小體之
類先立乎其大者銳其所當銳隆其所當隆方是

務本之學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
于多陰也夫陰陽天地之氣物所資以生者而偏
多則有傷況於人乎惟聖人得其中和之氣故能全
中庸之道諸賢以下或近於剛或近於柔在反之
而已故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能克則受天地之
中以生者始全於我矣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幾事不密則害
成密之道尚矣而李文靖對眞宗曰臣待罪宰相
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
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此又密之不可有者我
朝先儒蔡虛齋有密箴一帙所箴在心近於退藏
之義密之道難言哉
保初節易保晚節難韓魏公嘗言之故其九日宴諸
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
彥平嘗大書此語於壁以爲晚節警惟學亦然不
進則退老景更易退以精神鼓動不前也衛武公

其不可及夫
客有談及任賢者余曰賢者不易知知之眞爲難知
而能任又難任而能久尤難昔李絳有云賢者中
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儉好者
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疎忌用賢
豈容易哉今之所謂賢者能中立乎能杜邪徑乎
能一制度乎能正過失乎即能是數者可無怨疾
毀傷疎忌之嫌乎上或疑下或忌能信任如初使
收永有之效乎噫

佛氏黠慧創爲前世因後世因之説惑愚黔首意以善惡報應如儒家言或有差忒故設前生後生以籠絡之卽地獄天堂亦是此意雖欲勸俗反失常道矣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夫陰陽聚則生因之自天安有前世魂魄散則死因還太虛安有後世儻如輪廻所云是古今只有此形化之數不增不減將誰欺也或曰亦有驗者如近年高唐州某産子未一歲能言前世事論世所作文余在南晉亦聞之後以閩左佁入　覲過州細詢其人數

歲以後漸蠢時已二十餘簽州中書手問幼時囈語俱不省亦不知蓋人有此魄卽有此魂不相假借理也世有強而死者其魂未滅乃附于初生之魄爲前生之言及初生魄漸盛則附魂漸衰亦理之所有也殆千萬中之一二耳異端乃借偶然者爲常道不尤誕哉

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成天下之事易善天下之事難惟循天理之正以合人心之公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然後爲盡善

癸丑

以死生爲度外而全無愛養者是贅其身者也以死生爲大事而妄意延年者是戀其身者也惟君子爲能養身能修身平居明哲而不敢毀傷時或見危而舍生取義於死生之際有鴻毛泰山之辨

爲政於家與爲政於國有二道乎道同而事異耳小事體情大事秉法法亦情之所生也執法以御情則情不流而中節矣其猶之寬嚴乎寬爲主而嚴以輔之情爲主而法以濟之總之以人情爲田也

禮耕義耨非明斷之君子其孰能兼之

曾子一生工夫俱在自己身上理會如曰三省吾身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日用近裏着己事一有差錯便不是學者氣象然吾人說着不忠不信猶知惶恐至於暴慢鄙倍不覺時常有之心不存焉故也故内省二字時刻不可離

啓論言斐然成章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同乎否乎張陽和宮諭有說成章是成片段的意思但斐然之章只成狂簡一節之章志道之章是成中行之章

便可達於聖道之大所以不同是固然矣要之斐然之章貴於裁志道之章貴於達裁則狂簡可進于中行達則中行可入於聖域所至淺深有不同而進進不已之功則無二致亦惟有本者能之本者誠也誠則不息矣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不言絕而言寡者儒釋之辨也夫欲從心生飲食男女聖賢不能無但任欲而不知節則人心而非道心矣養也者循乎道而不逐乎人雖有欲而實無欲也

欲人說我好便是不好的念頭不欲人說好亦是不好的消息盡其在我聽其在人

謂天不念我何以生我爲男兒謂我得於天何以學識猶夫衆任其在天勉其在我

天下事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可必者由已不可必者由人由天如志學由己爲仁由已希聖希賢由已者富貴利達豈已所可必哉由已者爲之即是人無如之何天亦無如之何此君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

以直勝曲則直亦曲以是勝非則是亦非但有是非曲直之理而無是非曲直之心庶幾大道爲公之世乎

不屑受嘑蹴而甘受萬鍾是愼于小而忽于大也不受不義之齊國而餔鶂食井上之螬李是辨于大而昧于小也不觀之伊尹乎一介猶是千駟猶是祿之以天下猶是一準於道而已矣

夢解易大傳著之德員而神其人之心乎卦之德方以知其人之性乎六爻之義易以貢其人之情乎蓋心之虛靈即著之員神也性之天命各足方正

不偏即卦之方知也情之隨感而應變動不居即爻之易貢也心統性情卦爻從著出又奚異乎噫易之爲書也具天地人之道而天地之道又管於人孰有出於心性情之外者哉以此質之千古亦或有契焉

晚言卷之十終

嚨言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范淶撰淶有兩浙海防類考已著錄是編隨筆劄記亦語錄之類前有小引稱所著筆記二十卷起辛巳迄戊申以年爲次每年有嚨言附其後因錄出别爲一冊凡八卷其後二卷起己酉迄癸丑葢所續增也

汪子中詮六卷

〔明〕汪應蛟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新安汪氏刻清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詮六卷》提要

中詮序

新安後學畢懋康孟侯撰

昔徐幹著中論王通著中説幹詞人之流在建安七子中獨為淺素有箕潁之操而于道未必有所窺通教授河汾以道術自命著書擬經効顰唐突來六籍奴婢之嘲此未可輕以中之一字許之者夫中之為義闡自唐虞歷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未有以易也原乎帝降介在危微擱神明以定模通古今以開類

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釐者與之見而知之者智也覩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執者時也圓方相研剛柔相干窮變通之流止無定是以凡物操

之其中則足以兼偶操之其偶則不足以兼中宣尼嘆其至德子思歸以大本皆是物也倚之則為朱翟執之則為子莫中豈可以繫取為哉吾郡大司徒汪登源先生潛心斯道雖以年歲

力學力行稱紫陽墨守著述甚富而中詮一書尤其以心得為名理者也其精以闡發性命次則杼軸經濟其緒餘旁及千古上下六合內外本地風光絕無依傍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以此

詮中其十六字之羽翼而鄒魯濂洛之嫡傳乎先生立朝風節猷勞蹟絕一世非偏材曲學模稜兩端者可幾萬一蓋其學問根柢確有實際微言未絕以是編為先生心印可也

中詮自叙

夫中非創自堯舜也維皇降衷於民恒性然矣賢知過焉非中愚不肖不及焉非中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亦非中中道不明不行於天下微獨聖學湮晦將四海困窮因之此中庸所爲繼典謨作也秦漢而後英君察相未嘗不尊崇仲尼而學庸襍於戴記迨宋程朱始表章以行於世蓋幾晦而復

明矣

聖朝御極道脉中天學者皆遵功令由濂洛關閩上遡洙泗可謂一德同風乃人心好異賢知之士或陰獵莊釋遺緒恣其渉論至謂誠敬爲贅爲外鑠誠敬亡則中亡也是堯舜仲尼可弁髦也生於心害於政禍不與清談並烈者幾希予自弱冠聞學見語空妙者殊扞格不能入然沉潛體驗未敢易其言年近四十覺豁然有所自信適里居默坐一小樓思慮所至輙筆識之間念及古今得失之故亦併錄焉已復出山荏苒簿書十餘載比省侍還里自蔽水風木愉戚外暇則復理舊業未嘗敢懈寔藉此檢身戢志以希寡過非敢謂立言垂世也今奄奄老至矣爰蒐輯成帙令兒輩繕寫數本將就正於海內二三有道初以獨言名篇謂考槃獨寤人莫有予和者顧予非

能爲臆說堯舜仲尼之言如是予誦述敷繹爲耳有道君子寧無志相亮而聲相應乃更以中詮名昔孟氏當楊墨横流獨持空言爲砥柱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曰閑先聖之道以息邪說蓋自任如此重也媿予謭陋何敢望孟氏萬一閑則吾不能守而勿失竊有志焉世或以言之同獨知我罪我所弗辭矣

萬曆戊午夏四月丁酉新安汪應蛟書

汪子中詮卷一　萬曆丁亥戊子集　秋巳刻於恒山公署

人心心也道心性也操舍存亡無[illegible]
彝帝則不能加損毫末不亦微乎中也者精微之
極也精而擇之執持衡是一而守之執握樞是故
盡其心之知者所以知性存其心所以養性
仁義禮智性也心之德也發揮於萬物而後性體見
焉以物則言秉彝者其知性命之情矣性藏用物
顯仁性其帝乎心其宮闕乎物則萬方臣庶乎性
通於物而格物即所以知性其猶帝臨萬方乎萬
方克綏位乃不疚

人有心無耳目手足可乎曰痿矣有耳目手足無心
可乎曰迷矣覇也迷釋也痿
夫照育萬物仁也宰斷之各正其性義也尊卑貴賤
有體禮也是是非非智也是謂明明德於天下
內之聰明以有所聞見則發外之聞見必心所同然
則入故知在心者莫非物也匪物其知虛寂矣知
在物者莫非性也匪性與物扞格矣故孟氏之良
知非釋覺也大學之格物非狥象也明此者可與
窮理可與盡性
性一也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者過也人之生
也氣以成形性寓於氣氣有淳漓清濁故其具性
有偏全譬之太陽中天明一也寓之於廖廓則炳
炳然寓之於庭屋則融融然寓之於奧與屋漏則
濛濛然其所寓殊也故曰未有不明者也性未有
不善者也有不善氣質蔽之氣質非性也然則孟
氏言聲色臭味性也非歟曰情慾也謂之性猶恒
言情性云耳與天地之性並言者過也
性宰氣者也亦制於氣與曰奚爲不然貞元會則聖
喆生光岳分則賢俊乏治世民醇亂世民暴夫性
寓於氣成於習久矣君子格物以知之持敬以養
之盡性至命不言氣習

大學總聖經之條貫也故始格致中庸極性命之精
微也故首戒懼然慎獨誠正通極於性矣明善固
執履端於知矣夫道貫上下學無精粗脩身理人
曰學之大也盡性合天謂之中庸也其命名也深
乎
空有火麗物則明心有性麗物則顯故曰形色天性
曰物則民之秉彝曰萬物皆備於我火傳於薪所
傳者火也然匪薪則火熄矣性宰於物所宰者性
也然匪物則性滅矣夫火之在空中者雖浮水沸

能熄性之在人心者雖邪說弗能滅以其德不可見無所用於天下則謂之滅熄亦宜

夫靈瑩中涵心也心具性也寬裕溫柔仁也發强剛毅義也齊莊中正禮也文理密察智也容執敬別機惡可已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四德根心而時出故心爲萬物靈也四德不具心一形氣也雖有靈瑩氣之淸明也謂氣之淸明爲性烏乎見性

儒者言窮理曰一物不知吾儒所恥將使學者探玄罔抉神異兼觀察之藝盡通卜祝醫巫稼圃工技

之故而後可乎則開闢以來聖者幾何夫夷夔禮樂臯契刑教其不能相爲久矣

儒者言佛曰道與儒同而教則異性道教一理也道同無二教教異則非道彼謂心生萬法實無所生謂慧覺實無所覺謂見性實無所見夫生則枝葉盛矣覺則變化起矣見則萬善出矣柰何天地萬物六根五蘊盡幻而空之

佛氏以空求覺覺復歸空其於心性猶日之夜火之蓄歲之冬也沉日於虞淵謂之日中天匪日乎屑火於寒灰謂之火燎原匪火乎歸根於玄冥謂之歲四時匪歲乎夫沉而不升日將滅也屑而不燃燼將絕也冬而不春元氣將歇也

佛入中國自漢通天竺始也其教盛行自達磨來梁始也五胡亂南北分中國而夷矣故夷法盛焉重以鈎奇弔詭之士襲其說斧藻之日新月益匪能爲佛也談天訾龍欺世所罕知爲異而已其言蔓其旨湎由君子觀之佛與晉淸談唐詩律等耳謂仲尼之徒而變佛乎哉

戎貊之人耳不習先王心不服禮義寘頑不靈若犬豕麋鹿然也有佛者起湛寂爲心而慧覺爲性嗟乎驕虞矣故莊周王通氏皆曰西方之聖人也夫

西方則聖中國則夷

有物斯有性而物不可謂之性有器斯有道而器不可謂之道有氣斯有理而氣不可謂之理夫物固有拂性者矣器固有畔道者矣氣固有逆理者矣天之暴風淫雨人之恣情極欲可謂理乎盍以干戈爲虐吏以文法爲奸可謂道乎憸壬亂國虎豹噬人可謂性乎惟君子窮理盡性則無適而不見理無適而不見性故拂性之物可制而馴也畔道之器可矯而直也悖理之氣可格而順也

雨暘時寒暑節天之理也愆陽伏陰非理矣幼長老
終根苗華實物之理也厲札疵萎非理矣雖然皇
極不修則沴氣應政令煩苛而百物凋謂之非理
可乎堯水湯旱氣之變距毫回天數之反不可謂
理矣雖然江海注而桑林禱則堯湯聖也桀道固
窮修身不貳則顏氏賢也故君子窮理盡性無適
而不見理無適而不見性

情性之性命數之命皆氣也非所謂天命天性也貳
氣絪緼五行錯糅或清或濁或粹或駁或舒或慘
或長或促非天故低昂之亦不得故調劑之精氣

為物萬殊故也若夫帝之降衷民之秉彝同原於
太極聖與塗人一矣帝佚彭殤一矣

太極無形也無形則神而一先天獨立不新後天獨
存不敝故三才一本陰陽五行皆氣也有氣則物
而萬屈伸相感聚散相盪升沉相薄故有日月晦
冥寒暑失序霖傷稼風拔木霧四塞氣不齊也天
地猶不能齊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明德者妙萬善而為言者也明明德者妙萬化而為
言者也故隨其所顯設而新民寓矣謂明德為內
者謂心之虛靈為德者也謂心之虛靈為德此明

心見性者所以藉口

智者自察明者自照自察故能研天下之幾自照故
能見天下之賾夫闇於身而旁索於物約於己而
剝核諸人雖智慧徧窮區君子謂之無本

自視者小視人者小小人矣自視者大視人者大大
人矣大大人者居己於賢聖而居人於皆可以為
賢聖是故不為已甚然而貪夫夸士往往決性命
於榮塗而托曰乎固變故硜硜信果聖人猶有取
焉耳

尊德性道問學一理也而或各主一端格物致知一

事也而或各持一說其為之徒者又各標赤幟以
相非訾呶呶焉如聚訟吾為此惑且懼矣性也者
仁義禮智之謂也云德性者以別乎氣之情欲也
尊之為言君也主也性為情主理為欲君所以尊
也精而擇之一而守之非學問曷繇焉廣大而精
微高明而中庸故與新厚與禮皆性體也致之盡
之極之道之其溫其知其敦其崇皆問學以尊性
也君子所謂問學蓋知行合矣擇執合矣戒慎恐
懼貫乎其間矣夫舍德性而言問學則支離舍問
學而言德性則虛寂理無精粗學無內外夫格致

亦如是矣
孟氏言存心非存想入定之謂也存其仁禮之性而
已言求放心非强制力操之謂也求其仁義之牿
亡而已仁義禮智人皆有之也動則物喪靜則來
復故於夜旦見幾希焉夫夜旦見人之性猶冬至
見天之心乎先王閉關息旅君子掩身去欲養微
陽以之盛也故先儒曰主靜曰靜中養出端倪夫
有所受之矣
良知之學非後儒創言之也孟氏諄諄乎詳矣然曰
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則知未必皆良也察弗精

將指賊爲子矣又曰知皆擴而充之不能充無以
保妻子則良知未必盡充也力弗果將惡醉而酒
矣又曰弗思耳矣非才之罪則思不可不審也才
不可不力也故君子强學力行終其身兢兢焉
即心爲性生之謂性也心之精神爲聖堯胡以聖跖
胡以盜也夫變化馳騖周流六虛心之神也其根
本乎帝衷而動本乎物則斯謂之性矣盡性斯聖
矣徒曰精神而已此釋氏慧覺所以不知性命何
怪乎豪智權利之士謂問學無益也
天之命人之性物之則理一而已故性徹內徹外徹

人徹物徹天徹地故曰萬物皆備於我釣不綱弋
不宿數罟不入斧斤以時皆聖人盡性之學也
言性體不言學問言透悟不言操修此學之敝也昔
夫子罕言性至子思始詳之然語其功曰戒懼慎
獨即戒懼性體見矣聖門善悟莫如顏子夫子語
以四勿即四勿悟體見矣若乃涵養未和氣質未
變踐履未端私欲未淨抗手而高談於衆曰我能
悟我能見性吾何以知之
今之言悟者曰我默焉而太虛自延我湛然而萬化
在手問進修曰大道不可思議也誠敬贅也見砥

節勵行者曰細行未聞道也談之甚妙索之無當
吾所謂悟者稍異焉心不離性性不離行其精常
渾渾其用常炯炯寂感動靜無一念弗存矣晝夜
生死無一息弗運矣三千三百無一事弗察矣人
有夜寐而神動恍與人物搆接如正然者其身則
射然寢也是謂之夢乎謂之覺乎夢與覺必有辯
矣恒人不知學曰寐言學夢而未踐其境曰夢身
踐焉而作輟曰夢覺之關惟聖人然後可當大覺
喜怒哀樂未發一也聖人則全體太極性體與天載
合矣衆庶然乎哉孟氏言性善真體一也夫子言

性相近分量殊也夫性之必善猶火之炎而水之潤衆庶昆昆聖人則洪爐焰焰欲燎原矣衆庶涓涓聖人則淵泉混混欲放海矣故曰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天縱非人力也故聖人江河君子潛伏

喜怒哀樂未發性也發中節亦性也推而慶賞刑威禮樂征伐皆性也大自規天晝地刊山濬川微至羈馬幅牛圈豚馴犬騶虎豹犇犀象皆性也求性於未發謂性有內乎哉求性以成身謂性有我乎哉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盡人物之性卽

所以自盡其性

至賾而不可厭者物也至一而不可遺者性也至變而不可逸者心也心逸則性離矣戒慎恐懼無寂感顯微一也愼獨嚴乎其寂感顯微之交也學問思辯篤行致戒懼之實功也夫戒懼所以存性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惟天生民惟聖代天民之聾瞶聖爲耳目矣民之顛隕聖爲手足矣自非大無道之世聖人未嘗不在朝市尹不逢湯聘說不入帝夢天民雅抱與說命三篇必有見於世乎其達也道行其隱也言顯

堯仁桀暴易審也言堯言行堯行一念獨知匪堯也去堯遠矣比干忠蜚廉佞易審也言比干之言行比干之行一念獨知匪比干也去比干遠矣夫王霸誠僞之辯毫釐千里故好名之士或矯迹於揖遜而見情於簞豆縱欺人不能自欺縱可欺當年不可欺來世

三代而下利之入人何深乎未得也蠅營既得也蟻聚固有致命而爭未有遺力而讓者也儒者矯枉曰士惟恐不好名夫磨鈍振靡蕩穢揮氛非名教曷繇矣然好名不好學則矯揉忿戾之習生焉無

論行非中庸卽此念少襍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是故湯武革命誠厚蒼生也夷齊扣馬誠重綱常也莊生謎曰夷跖同殉嗚呼使夷果有死名之念則首陽與東陵相去幾何

伯夷太公避紂世黃髮終矣不有西伯烏來就養明哲保身一也其後揮戈者何武叩馬者何固執經達權異也然君非周武夷不諫若曰先君有天下二以服事殷顚嗣君無改舊德乎其諫忠武也忠西伯也曰父死不葬臣弑君者齊東野人之陋也首陽之餓諫不可而毫遜乎曾去商亂食周祿矣

匪商民朔然而與商難曰不義周粟亦非夷之心
哉
夫是非不並立也經權時互濟也自古聖賢不炫奇
詭不膠故常求仁得仁亦各信其心成其是而已
故時異行異潛修陋巷與底績九州一也觀兵孟
津與安節首陽一也亦有時同事同而行異忠諫
剖 祭器歸營丘封西山餓要以自信其心無愧於
天地神明一耳昔日人自靖自獻於先王在殷三
仁在周二老
人主精神必有用也匪詩書則淫樂矣國家幾務必

有任也匪公卿則婦寺矣夫惡嚴檢厭寬縱自衆
庶莫不皆然而況於至尊乎古者天子常居內朝
奄寺惟供洒掃輔拂疑丞不離乎左右自非張弛
有節志意和洽能然哉日獻圖史諷咏焉可也體
厭矜莊游息焉可也故七月風詩卷阿泮渙古聖
賢格心之用微矣其音節雍容諷導和婉千載誦
之猶能使人主興焉後世儒者抗儀於坐講正色
於折枝以道則正以術猶疎
士有修之朝堂而壞之閭里植之盛年而隳之晚節
者何矯行於名譽則真偽難掩競修於意氣則始

終難繼夫惟實學實修之士潔源而固根焉寸積
而銖累焉則窮彌堅老彌卲斯之謂君子
古者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域中無二之謂也若曰
予僅以一夫寄於王侯君公之上恐天下莫吾與
也諸侯曰孤曰寡非國中無匹之謂也曰吾子焉
以身奉社稷恐國人莫吾助也是故其稱臣曰鄰
稱民曰子羣臣協恭而後一人有託也萬姓協和
而後一人有慶也
人情寬縱則易滿嚴長則難久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古者人君夙夜無逸然而春秋有省五岳有巡蒐

狩有時講武有節臺囿有觀辟雍有樂無非事也
志意亦宜暢焉其君臣相與有湛露之燕有飄風
之游有咲謌之歎有賡答之歌相適乎情性而相
進乎禮義故萬幾兢業則臣主同憂九重喜起則
明良胥悅是以拘檢不勞荒淫不作晚世深居稱
朕堂陛萬里一切會同蒐狩之典不復舉矣儒者
弗援所繇徒曰人主必抑畏無躭樂身絶師傅耳
絶箴規而曰毋淫佚豔女充前美男羅側而曰毋
荒色自非天縱上聖其曷能自樹乎哉
縱懽盧膚尸位其君謙讓禮樂也金陵堅倖專任其

君銳意興復也故經制禮義之談見謂高論誠意
正心之學見謂遠情千載明良適相值而兩相負
也天乎人何尤
韋布環堵之士事至簡慾至寡欲修身正行以見於
世非師友猶莫能立況天子獨居法宮宦妾之與
處而百慾之叢集哉故以道格人主者必先泰交
泰交必明張弛
諫臣之義有犯顏無隱與乘輿大過不敢斥言則隱
大臣之義有隱諷無犯顏社稷大故不敢不力爭
則犯

宰萬動役萬動者身乎剛柔不齊者氣乎縱橫難御
者情乎語問學則正身修行先矣語修行則反情
養氣始矣腔膈寸區未能調而妄云燮贊乾坤軀
殼相迹未能融而狠譚性命神化譬之馳敗輪於
千里索朱草於糞土也庶可幾乎故動容出辭道
所貴七情中節謂之和
靜與天同體動與天同流於穆不已日月常明四序
迭經萬彙流形潤以雨露鼓以風霆吾師乎吾師
乎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齋心神列動遵古昔非
聖人之志不敢存非六經之言不敢道非禮義之
行不敢行君子哉吾友也已
君子莊敬則身為物宰安肆則為物役抑抑威儀惟
德之隅君子戒慎未嘗失色心定者言重以舒不
定者言輕以疾躁人辭多吉人辭寡老氏亦云重
為輕根靜為躁君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故君子小心翼翼以事上帝羹墻夢寐一食息不
敢忘也企跛裹括一啓齒不敢忘也規旋矩折一
跬步不敢忘也驕辯以為材儇捷以為敏諧言戲
動以為清曠侈喪爾德役離爾營魄
鳳非時不鳴也鳴則太平兆矣其鳴有節有數焉六

律中五音諧矣使鳳而如百舌之囀春烏鵲之噪
晨也如鳳何惟玉亦然其質溫潤其聲清越以長
琢而為佩應采齊肆夏君子知鳳之鳴知玉之振
辭氣可不慎乎
仲尼春秋匹夫也律天襲地祖帝宗王德業莫加焉
萬乘天子尊榮在當世異代則否仲尼北面帝王
而子弟之萬世一日一匹夫之身何修而至此修
諸身以內也君子貴其身過於有土之君曰為仲
尼在茲故夙夜時保不敢以呼吸喪吾重非道也
非禮也雖爵以公孤悅以聲色權利若寸雲過太

虛矣

易之爲敎聖人緣天道以察人事因神謀以定民行也剛柔異用時位靡常闔闢變化惟道所適於是乎稽疑焉耳乾之亢戒持盈也坤之霜示防漸也德匪黃裳吉乃凶也卦各有所象也爻各有所之也君子觀象玩辭反凶趨吉變易以從道也不惟其道而利害得喪焉罔妄也易不以告君子不以筮

古者建國遷民祀戎大務多稽諸十世儒以此別蓍龜長短非然也夫灼龜而鑽方弓義功惟枯骨之

靈而人不與其於事也決猶豫定臧否而道未必存益近乎術數焉矣若夫蓍成於聖人之掛揲象於聖人之爻象參天地法陰陽消息盈虛畀我明命矣剛柔動靜趣我周行矣故知蓍卦之德者可與通神明盡性命知來長短局云矣

世無盡性之士以嗜慾戕眞者多世無純行之士以夸毗喪實者多夫性情言行盡心身之用矣養性制情愼言敎行盡正修之功矣舍是焉而曰問學謂之涉獵也曰戒懼謂之虛寂也

三之惕其乾體乎二之直方其坤體乎惕以終始何虞亢矣直方以終始何虞氷何虞戰矣故曰利貞引而伸之三百八十四爻一以貫矣專翕之理備矣易簡而成位乎中矣

聖人之學藏之方寸而運旋宇宙謹之呼息而流貫終古天地爲師三五爲儔富貴貧賤不能千其志利害死生不能攖其慮非天下大勇其孰能當之得北宮之勇者狂乎得施舍之勇者狷乎

顏氏得國年少也且窶人子曷爲敢稱舜哉其世唐虞其位元后其德重華即稱焉曷從而爲焉偉哉顏氏必度其心有一念千聖度其力有一息千古

者矣夫聖門大勇莫如顏氏其次子路聞顏氏希舜矣未聞子路之希某聖也

天體至大其道至仁惟仁所以成其大古者混沌之世民未知疆域上下用谷不能相通百人異羣百里異衆有聖人者起爲之建萬國設君公被以政敎致以舟車親以朝聘通以財賄然後民物一氣華夷一家貨不必藏力不必私外戶不閉胡越相適不齋於是乎天之至仁始昭融浸浹於覆載間矣故曰聖配天故有外之見不足以合天有我之心不足以語聖

紆金曳紫人以爲華君子服之則有覆被閭閻之憂
珍羞肉食人以爲甘君子甞之則有粒食衆庶之
憂高厦丹楹人以爲安君子居之則有寧宅下土
之憂惟貧賤亦然卩脈莪藿曰饑者獨我身乏完
褐曰寒者獨我廬不蔽風雨曰露處者獨我豈君
子好爲過計哉畏天憫人性分固然矣是謂天地
爲心萬物爲體
君子勤社稷不辭拮据雖食沐瞬息弗遑焉勞蒼生
不辭胼胝雖鹽米凌雜必躬焉凡以行吾道盡吾
性也爲名高而爲之次矣博名高而希寵利抑末
矣

王之所以不能盡性履道者以嗜慾汩其中情習移
其志也茲有人焉衣敝裘不愧華衮餐藜糗不愧
肉食棲蓬蓽不羨旃厦樂綦縞不羨姬姜是足與
議矣乃學之不敏爲之不力日遷月化竟不能入
聖人之室是天與美質人自棄之也厮隷焉同生
草木焉同死悲夫
或問長生曰常生者生常死者死又問曰常生者死
常死者生未達曰爾於萬物無弗愛也其德厚其
天和矣夫焉得不生爾於萬慾有弗攖也其神寂
其天定矣夫焉得不生生生死死生死死生是謂
性命合一
同畦而稼糞勤者刈豐同風而舟帆楫具者先駛瀜
潦成浸稷不能爲稼已亢陽赤地良農汲甕而灌
猶入其半焉風濤撼天舜不能爲舟已回颿衝檣
長年者引纜而力挽之猶日致五十里天人力命
之際此足以徵矣故君子持世定數不言運之否
泰節慾養生不言數之修短盡性作聖不言才質
之豐嗇
大學務洗濯不務粉澤務斂藏不務宣暢惟洗故澤

惟藏故暢故曰聖人以洗心退藏於密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密之至也佛氏愈寂則愈空吾儒愈藏
則愈密至哉密之義乎天地以此貞觀聖人以此
貞一
馳騖宇宙勤思參貳惟此一心易云乎放心也心有
仁以利欲而生殘忍仁喪矣心有義以利欲而生
邪僻義喪矣放心云者失其仁義本心之謂也求
放心者反其不仁以歸之仁反其不義以歸之義
也釋氏以圓覺内照爲心不知仁義何物可謂求
放心乎凡吾儒言心多合性言之也其言性即幽

德之根心者也釋氏言心獨指心言之也其言性亦心也不識性又烏識心

學不適經濟者不足謂之學道不達權變者不足謂之道才不本寧靜者追逐之粗才也智不由光大者機械之私智也故詭僻之行或以獵虛聲雄黠之能或以標鴻樹閫學君子恥弗爲之矣

士有希賢希聖之志則日益矣有自賢自聖之心則日損矣故聰明絕俗挌之以懸功伐蓋世守之以謙弃有而示之無能而示之不能也望而未見從而未由其心誠惕然不自足也故聖賢之於問學沒身爲耳已

家天下未若官天下之大也封建未若選舉之公也天生大賢大聖時出乎東海時出乎西海豈世世繼承哉溢天職皐天民惟賢聖是畀天之道然而三代聖人世及不嫌私封建不更制者何也生民之初川谷異聚千百異羣其間自有衆推而聽命者若蜂蟻有主然聖人各因俗順性爲之建置君長蓋亦天道自然非聖人强以私意智力設也風氣漸開政教亦寄協以時日輯以符瑞同以律量權衡聖人以爲是足以比萬方安黎首矣且各因其國登其賢能爲之卿大夫士未嘗有賢聖遏抑不得志也至周受命幅幀廣海內爲國者千有八百大畏小懷化及垂譯聖人當此時安得無故而與剗削五等之議起絕滅延世之端若曰商周藉諸侯取天下勢不能易是以私窺聖人也及周衰弱肉强食陵夷速於戰國離爲十二并爲六七則封建之法已窮雖有湯武受命而興勢不得不罷侯而置郡縣郡縣雖秦人私意要以順時創制聖人所不廢也夫國大則難御其衆則難使藉令漢時復立六國後亂不旋踵千八百國業并而六七矣復析六七而千八百易任賢而任子聖人寧若是迂耶循後王之軌酌前聖之法明選舉重守令賢者登崇不肖者屏黜所謂奉天道官天下何必夫棟宇而復巢居獸書契而更結繩也若夫井田以均恒業學校以敦德行千萬世遵之矣

自古批鱗於當宁者天威易霽齒路於當衡者陰穽難測故杜谷詆諫忠之賊也王章殺身志可則也

律之本黃鍾也所以驗中氣而定中聲也至治之世其政寬平其民愉穆故陰陽順序而中氣應衰亂之世其政廢弛其民愁慢陽愆陰伏夏雹冬雷中

氣曷從而候焉是故宇宙有太和然後天地有中聲非其時聲未可定也若唐虞成周所以勅天基命熒贊太和則具在詩書矣

漢唐而下議制律者何紛紛靡定耶候葭管則治亂剛柔異較邪黍則豐歉大小異儲者高論輙曰纍數耳是有司存夫律與天地準未可以絫數言也伶倫后夔皆智慮符神明呼召合陰陽天所命也道不虛行存乎人人不世出存乎時夫至治熏蒸諸福畢應鳳凰麒麟騶虞自澤之獸莫不來格而況於人乎有堯舜者廸化登熙洽德至清寧將必

有倫夔絕智之士應景運而定制者爲俗儒區區蠡測烏足以知之

禮樂必百年而後興信乎曰否學不可斯須去於身治不可斯須去於世微禮樂則百年之間所施設何物乎曰中聲未定如樂何曰王者承敝更始蓋必有草創焉古樂章三百篇洋洋乎備矣今之琴瑟鍾鼓笙磬柷敔亦猶循古之制也擇其所宜奏用之廟朝用之邦國用之鄉人去繁促崇雅淡一切淫哇桑濮之音禁絕弗得作樂其庶幾乎若定律蓋制器時矣

叔孫起枹鼓而制禮當乎曰否禮序萬物經萬化彌綸天地獨庭陛升降云乎哉叔孫襲秦儀尊君卑臣苟悅人主意耳未聞有品式章程達之天下也烏乎言禮兩生儒而腐叔孫則僞二者皆譏有以夫

彊本節用儒墨家所同君尚儉爲厚下也民尚儉爲禦窮也上之瓊林大盈聚矣姦夫壟斷敵國矣猶敎之儉乎是塗附也貨棄而不流貧民束手莫得資其算互仍爲貴儉哉夫明主欲仁天下則定經制薄賦歛先矣

今之驛禁可寬乎曰送往迎來先王有賓禮矣費須而鉅曰賓餼一僕馬廾以郡邑之費稟其郡邑之人奚其鉅且吾嘗過燕齊晉矣過趙宋魏矣其僕從皆帶索枵腹也者一日不食去溝中瘠無幾稍與賦出乎用與身者也非有中人之産等亦寡矣官出貲貧食力以苟免於溝瘠也不亦可乎

仁者愛人故惡人害之義者正人故惡人亂之夫兵也者不得已而用焉者也夷亂夏寇亂民苟可以文告懷可以先聲懾也聖人將師而不陣陣而不戰至於戰不得已矣譬諸虎豹噬人必制以權衡

故飽則饑之進則勞之怒則衰之利而誘之似餌
伏而彌之似穽事半而功就暴亂戢而士衆不傷
是故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吾不敢右宋襄而左聃
老
善敎天下者太上道之其次恥之其次懼之恥之云
者賞與罰之謂也民有孝弟婣睦敬事長上表宅
里詔爵祿以風樹之有弗恥焉者寡矣其有弗孝
弗弟弗若於訓移其居緖其服終身不齒有弗恥
焉者寡矣柰何叔世不務恥其心徒懼以刑創不
甚則不痛甚則死往則忘又多贖與赦民有幾幸

之心故刑日煩而姦日益廣是以聖人於民先道
而後恥先恥而後懼匪疑匪矜不得與贖赦夫武
以止戈刑以止辟
民有聰明頴慧之資者宜士有鷙悍驕銳之氣者宜
兵有心計技巧者宜賈而工木彊而耐胼胝者宜
農此非獨人事亦天道也封建世卿大夫而士有
不得見才者矣衛所世卒伍而民有不得賈勇者
矣彼其鷙悍驕銳之氣旣不能俛首於稼穡技藝
饑寒外迫勢安得不轉而爲盜可以兵者驅之使
盜不可以兵者强之授戈是治盜與治兵策兩失

也今天下欲强兵以銷奸萌以備夷虜其惟選練
鄉兵乎衛所之淸勾也變而就近可也父子之替
役也變而選其丁壯可也
三代以上先造士而後取士三代以下有取士而無
造士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周王壽考遐
不作人懿哉文王之所以寧乃文王之所自詒也
今郡縣學官設矣弟子員備矣有敎學誨訓之虛
名而無迪德砥行之實益以文詞取之而以匡王
楨國望之此必天生異材爲世用則可於作人吾
弗知矣

人有恆言揮金如鄰塊致人如刈草而後可爲上將
豈其然哉古今出入將相勲業格天莫盛於阿衡
乃一介弗苟與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其併包兼
容如天地之覆載其研幾精義如日月之昭朗至
大而至密至廣而至微視後世豪傑作用霄壤懸
矣
夫聖賢非必不取不與如於陵之操也非必不殺一
人如宋襄之愚也賞當功戮當罪可慊於吾之心
可通天下之志故有時一介不與有時以天下與
人不爲惠有時一介不取有時取人之天下不爲

貪誅獨夫殲渠魁不用命戮於社若盈城盈野之
戰驅無辜以就鋒鏑雖得天下弗爲然聖人所以
得天下與守天下斷不在善戰善陣也

聖人十五而志於學蓋嘗誦詩讀書習禮學樂其精
神意念已揖讓堯舜之庭而趨承文武之側持此
志須臾不舍如火燃泉達日新月盛安得不直造
聖神之域也耳順從心不思不勉矣此志與天不
息有生熟無存亡至兩楹夢斷而後已也

均是人也有大人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
鬼神合吉凶吾七尺之軀與大人同耳目心思同

吾何以弗若大人哉是故君子無一念不志大人
則心無一息不依性命無一息不依性命則視聽
言動各中其則喜怒哀樂弗汩其眞處富貴貧賤
夷狄患難無入不得心一而已執一心宰攝萬變
非因萬變而檢察其心也是謂一貫是謂何思何
慮

書稱禹不矜不伐故天下莫與爭功能夫聖人非自
謂功而抑之不矜自謂能而抑之不伐也懷襄始
平營窟者未有寧宇何敢言功昏墊雖拯稼穡者
尚需織絍何敢言能參聖人天地爲心覆載爲量

宇宙間有一事之失理一民之饑寒一物之夭札
無不任爲已辜方皇皇然愧悚之不暇寧暇矜與
伐乎哉叔季士志卑識陋區區與庸衆較長短與
權謀功利競後先功能稍見於天下則不勝志得
意滿此三歸反坫霸佐所以見小於聖人也

知世不可而不爲者賢人也知不可而爲栖栖弗舍
者聖人也宇宙在吾身造化在吾手君有一念之
明納牖遇巷猶將爲之故轍環列國席不煖而突
不黔然守義安命進退存亡歸於不失其正此聖
人所以猶龍也

際唐虞而儆荒怠對聖哲而鑒丹朱言之危也戒懼
於不睹不聞敬信於不言不動行之危也君子體
天行健朝乾夕惕與此身爲終始爲窮通治亂之
有焉若言則無失時也無失人也非時非人則囊
括金緘可矣危者安之反也孫者任之反也如春
秋孫於齊之孫不以身任天下國家故言可孫彼
自有任之者也居忌諱之朝食昏亂之粟而曰默
足以容乎是聖人以竊祿無恥教天下也失其旨
矣

楚弓與人弓孰公也魯冑與吾冑孰重也知人弓之

無足恤則一切智能勳業與豪傑共之何必在已
知吾問之甚可愛則一切成敗利鈍與造化順之
何必喪已故執同異得失之見以臨包容之量徇
已者也舍馳騖而詭遇以希王霸之功喪已者也
不可徇者私已不可喪者眞已惟君子獨見眞已
是以能忘私已
知非艱終知之艱言非艱踐言之艱夫士也坐環堵
而馳情八極對陳編而騖意千古揣摩生見解見
解生談議自謂識際天人術窮經濟矣比體諸身
措之於用變如也知與言曷貴哉是以聖人處其

心於無知欲立教於無言
覺空與覺爲二譯釋者不謂然也即空爲覺是名圓
覺即覺爲空是名眞空一覺之外其衆曠然湛然
事至物交淡然泊然高明智慧之士自以爲即此
遂超凌上乘立證元始矣木之於天地曰無聲無
臭易知簡能如是矣稽之於聖神曰不識不知何
思何慮如是矣自淸淨孰爲非禮自無欲孰爲克
已其持論在太虛之始其處地象帝之先而儒者
方曉曉然非之曰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是不足以
箝其口而適資其竊咲也夫釋氏所論乃近似於

至聖合天之事然西方之人其嗜慾淺薄而易去
其於倫物法度簡畧而易遵故無事而曠然湛然
物至而淡然泊然則其道盡矣然以彼諸祖猶皆
術持苦行十餘年而後得之則上智之難也今日
頓悟云者豈惟誣聖且誣佛也夫本體自然至善
無惡者吾性之眞原也戒愼恐懼閑邪存誠者養
性之實功也經緯萬化洪纖悉備者盡性之全體
也彼所謂本來面目乃混然未分無善無惡之境
所謂覺性即以知覺運動當之任心無爲復歸混
沌其於帝衷物則秉執有恒者蔑未之著察焉曰

覺實無覺曰萬法實無法五蘊皆空非未發也當
其曠然湛然似中非中萬象皆空非中節也當其
淡然泊然似和非和故自謂與天同體而窮神知
化則跡自謂執天之行而開物成務則泥然而古
今豪傑之士往往樂從其說而莫之覺者則喜於
欲速而輕於自信故也夫喜欲速而輕自信惟豪
傑類然矣
釋氏因空以見性空之烏能復有之有之空者復窒
覺者復暗矣故其道歸於淸淨無爲吾儒戒愼以
養性愈戒愼性端愈充充之不已萬善具萬化行

矣故其道至於彌綸天地曲成萬物或謂儒釋於
性命根源本同而教則異愚謂教之異也正起於
性命之原毫髮差也使眞知吾儒所謂性則豈必
空之而後見實見之則萬化流行自惡可已何獨
以法身不滅超出生死爲登彼岸耶

太以健爲衞人心以儆爲體終日乾乾夕惕若法天
行也於穆不已時自行物自生健之至乎至誠無
息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敬之極乎夫敬則欲不能
入故本體常湛妙用自流儆所以閑邪也閑邪以
存誠也堯欽舜恭安乎敬者也湯日躋武勝怠勉

乎敬者也譬操舟行乎江河轉移變化在於一柁
覺娩而守之靡瞬息離焉彼置心何有恬神寂寞
自謂舟與水忘水與柁忘雖長年三老不能得之
瞿門巫峽初嘗試操之者乎詩曰其何能淑載胥
及溺

作二典者其知道乎堯欽明誠明也舜文明而後允
塞則近明誠矣夫明何容易孟子曰始條理者知
之事也知譬則巧也夫子稱大智曰舜舜之智豈
訓詁之儒所謂博文格物者哉然好問好察不離
乎博文格物矣不離乎博文格物而有所以淵然
獨識超然總覽者是聖人之智也所以爲始條理
也萬物賾矣宇宙變化繁矣博而索之秩乎有紀
神而明之渾乎一貫是故視天地萬物之全而不
囿於見也達盈虛消息之變而不局於時也會仁
義道德之蘊而不滯於方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學至反約則明矣智矣可與誠矣
可與時中矣

大有五行順之者昌地有五氣宅之者長人有五事
踐之者王毋逆天道毋絶地理毋亂人常通天地
人曰儒用天地人曰聖是謂三才紀綱

天之道陰陽闔闢盡之矣地之道剛柔屈伸盡之矣
一闔一闢而變生一屈一伸而利生此天地所不
違千聖弗能易也其流至譎詐相傾權利相擠於
是縱横家出矣鬼谷道之脊乎儀秦鬼谷之盈乎
譬諸飲食男女生人之大紀乾坤之大義而舍龜
以覬而聚麀以貲豈其性與故則然哉故權者聖
人弗諱聖人能用權以經緯萬變鼓舞羣動者至
誠故也夫天地變化草木蕃誠而已矣

聖人之於天下安利之而已其於身亦然聖人所謂
安且利者非常人安且利之謂也君明臣忠父慈

子孝祿位名壽與道德性命合矣安富尊榮與忠信豈弟合矣如其不合聖人且順受焉無所喪吾身無所失吾道故明夷之世可奴可囚而志節不易流言䜛與東土是辟夫愛身所以愛道所以愛天地是故一語一默守道之宅一顯一幽秉德之符專而甫翁而闔蟄屈而伸龍藏以蟄莽大夫曰哲乎孰靡哲哉被髮而狂廢可矣守先聖之道藏之石室傳之身後見吾志可矣

亡國非一作兵爲最亡生非一好色爲最人主豈不知之帝循之爲貴知矣釋干戈修玄默絕房帷

潛齋戒其根難拔則悒然弗歉强而遏之且發狂疾廣忠賢日接之途勤詩書俎豆之業聖喆承弼植其志則冶艷弗留明矣中和禮樂怡其性則驕念無潛真矣語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未若見所甚欲易所可欲也未若心常治亂弗干也夫欲見所甚欲治其心則莫如剛聖人曰我未見剛者

魚游於水潛躍喣沫皆水也人游於天作息呼吸皆天也盈天地惟氣卽氣卽天天之入乎人靡間於膚臟髮竅矣謂天聽卑烏乎用聽謂天鑒邇烏乎用鑒故一念善惡殃祥類至機動氣應雖天亦莫知其然孝婦冤而雨竭義士泣而霜飛誠之極氣之變與風雷拔木金縢啓藏天所以眷聖人也當其藏之尚意乎啓之風雷偶作王爲卜精誠潛召若有神物以使之故曰至誠動天莽之藏以僞啓也以僞誠僞相去奚啻萬里而以文類姬周公懿哉不類何待

系石而爲浮屠高數十仞朱碧銀黃燦爛天日登九層之上四望茫茫乎九州一指顧也其歷世則數百餘歲遠者或千餘歲噫哉世無百年之人人有萬年之樹無幾哉人乎夫累學而成聖者孔孟

也累事而成功者禹周也故曰寸手拮据寸口卒瘏亦夙夜累之而已累之而不成與不累而自成者我未之前聞也

能潛必見也出則霖雨止則沫濡謂之非見可耶潛而後見見不離潛潛爲體見爲用耶心烏潛潛乎道道烏潛潛乎行曰遯世遯㢛一矣日不見是毀譽一矣神光淵蟄精氣騰徹雖陋巷簞子敝裘耕夫猶名寶照天壤欲無見得耶

夫語出世於經世之學其猶夏虫乎求輔世於媚世之夫其猶[illegible]蟻乎一人倡之千百人效之謂釋那

上聖謂鄉愿中行譬諸食厭稻粱而錯羞焉問匪是弗登於豆矣鶩舍騏騄而鶩蹇是求匪是弗御於駉矣昔夫子作春秋夷則夷之其稱鄉愿曰德之賊可嗟乎世之言性命也鮮不爲夷世之言操行也鮮不爲賊戎狄外侵寇竊內訌則有其故矣

漢文詔曰度地非寡民非益而食不足是爲酒醪以糜穀者多而六畜之食者衆也夫中人得斗米可十日無饑而豪華貴介浮白引滿爲長夜之歡斗酒立盡雞豚狗馬之畜食人食者歲居十之一二穀安得不糜食胡以足且賓主一宴動費一金騶

柔儀夫得之可數月無死則廢一宴可活一人之命也廢一宴可活一人則舉一宴是殺一人也而人且歡樂呼笑以行之不知其有殺人之慘也夫計財無輕毫釐計穀無輕合勺富歲積有餘凶歲補不足安有天地之產而不能養天地之人充此類文繡不飾則天下之布帛賤淫巧技奇不作則天下之歸農者衆故曰國奢教儉國儉教禮

天地一氣之例范也萬物一氣之鏤畫也五行相錯而榮枯生萬化相札而吉凶生總之一氣貫浹如響斯答如影斯附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故以生機感者生亦應之以殺機感者殺亦應之螳雀相尋環草軝報孰知夫寧人之所以自安也孰知夫慈物之所以自救也人皆知顯酬顯罰而不知陰酬陰罰遞代變華門望裔或淪於兵燹而王公將相或起於民萌其世所醞釀匪一朝夕也又非笑顰聲音之故也人故莫能名焉德無幽顯期於邪厥心善無大小期於充厥量本情性而爲之者機深矜名行而爲之者機淺

以手援者用微以道援者濟博矜一手一足之惠而被髮孥裳以從之物未及濟而道先喪矣夫手援

未若道援之大也已援人未若人援之廣也以道援人以人援天下其爲手也萬矣其爲濟不可勝窮矣故堯舜不援唐虞援岳牧仲尼不援衰周援七十二子

德性之知良知也聞見之知亦良知也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謂聞見之知爲外者是謂心有內外也意言象數入乎耳觸乎目感於心而知通焉知在物所以知者心也故裁制萬事曰義辨析萬物曰智告子嘗外義矣豈其智亦有外與

夫聖人之道廣矣大矣起於方寸而經緯乎乾坤發

自靈明而宰制乎萬物飲食言語生死晝夜其流形廓廟畎畝禮樂干戈[illegible]運布織細則蠕動夭喬各遂其生適其用洪鈞則三光岳瀆各效其靈賚其利洋洋乎浩浩乎吾不能名其譬之江河乎或飲或宗或灌或濯惟人所挹故老氏挹之以復命釋氏挹之以見性陰陽家挹之以言忌縱橫家挹之以言捭闔刑名家挹之以言輕重斷舍兵家挹之以言奇正虛實醫家挹之言氣脈藥餌卜筮家挹之言悔吝吉凶博士家挹之以藻績詞章法術家挹之以富強天下彼皆得其偏未該其全見其內或遺其外掇其粗或失其精夫能合內外精粗兼備而時出者其惟聖人乎是故道也者渾淪磅礴不可得而執也執之則已涉象器矣不可得而言也言之則已滯偏局矣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大道無名大聖無所成名

江河百折總歸潤下聖人順之而弗逆也戎狄非族寧無陸梁聖人外之而弗內也故治水者溢則疏闕則濬治夷者來則拒去不追溢弗能疏而隄防以褰决淡氏之作俑也[illegible]能拒而金繒以講好趙宋之醸釁也順水之[illegible]水之利舟楫何所弗至幽平以天王蒙鄭秦趙以小霸邾胡夷夏盛衰在人事經綸謂何耶故善計不滯一方善強國者不襲故常

合天地萬物以成身者其人乎處天地萬物而各當者其性乎家庭廊廟天秩敘矣禮樂干戈天命討矣威儀動作帝衷寓矣耕稼陶漁物則著矣反身而誠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也功與造化並身與天地參云胡不樂強恕求仁致曲之事也仁則誠誠則天

天下之道盡於易聖人之學盡於學易象盡意爻盡

情辭盡言變通盡利鼓舞盡神宇宙之運旋萬化之紛錯人事之臧否得失靡不由乎此矣立本者易簡趨時者屢遷神而明之盡性至命聖人也觀而玩焉精義入神君子也執蓍策求掛揲以知吉凶趨避衆庶也夫聖人洗心齋戒君子懼以終始

圓而神者心之體乎方以知者事之則乎易以貢者事有定則而應無常用乎故聖人存主踐履無非易也以進德脩業以酬酢云爲以開物成務以裁成輔相天地純然止乎至善無虧欠也確然依乎中庸無差謬也

一陰一陽互根不已者天地之德也一剛一柔時出不窮者聖人之德也陽不能無陰剛不能無柔故有中國則有夷狄有君子則有小人陽爲陰主剛爲柔君故內君子而外小人內中國而外夷狄陰之勝陽也柔之乘剛也私欲之蔽理也讒邪之害正也裔夷之謀夏也是氣運之否泰人心之淳漓世道之治亂所由繫也聖人懼焉中古之世善人不善人半中國尊四夷未畔第調制內外俾各當其處可矣故周易起乾終未濟文王之易也春秋末古羣邪道長夷風日競幾於剝矣匪去邪曷以

存正匪攘夷曷以綏夏故麟封起乾終夬孔子之易也乾純陽也未濟一陽一陰各得其處也夬以陽決陰復歸之純陽也

惟天生物惟人最靈中國貌額皆人也麟鳳龜龍與豺虎蛇蝎皆物也人居物中爲萬物宰聖智居人之中爲萬民宰皆天也夫人性亦猶是焉性從心生凡生於心者皆性也如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於臭味安可謂非性故謂性即心可也惡亦不可謂非性也然究厥精微視聽食息自有天則父子君臣各有極致故謂性即理可也謂性善與堯舜一可也天地之德曰生雖夷狄猛獸有時乎肆害而君師寵綏其爲生者自若人之性至善雖氣偏物誘有時乎肆惡而彝則中秉其爲善者自存故荀氏之言性惡也見其粗未識其精也揚氏之善惡混也執其粗並論其精也釋氏之無善無惡也厭其粗併去其精欲還歸太虛也執天樞以運羣象秉聰靈以照萬境當於性善求之

易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道也聖人極深研幾以通志成務人道也

玄黃浙合萬品流形雌雄偶和庶類蕃生堂廉歡協

事正邪寧壹闔和暢家道乃亨蘭金契洽業茂聲宏華夷安處偃鼓息兵忠邪器使王路蕩平故事或激之以階亂道有順之以相成馬牛可飼以服乘芻犬亦資其吠嘷使椎髻雕題可得而羈縻何必繫以長纓盜賊狙詐或奮身於功伐何必執小眚而錮脩能

聖人因時以興萬事不執一事以御萬時夏而制葛不可以禦寒也冬而制裘不可以當暑也勢所必極理所必至聖人變而通之乃可以久封建既郡縣矣井田既阡陌矣選舉既科目矣濟郡縣之窮

其嚴責監司乎通阡陌之變其限民名田乎救科目之敝其先論行誼乎訟獄繁而刑戮夥故肉刑變而笞杖漢主之寬明也兵權擅而干戈擾故藩鎮變用儒臣宋祖之英斷也

天潢盛而租賦日重民不勝敝矣租賦艱而祿養日詘宗室亦不勝敝矣弛出城之禁任四民之業親盡則絕弗予俸化裁不可緩乎或曰燕邸踐極寧濠竊畔殷鑒不遠焉毋爲戎首自炎劉不起布衣李趙曹馬不孫將相乎防之曷可勝防也錮之曷可勝錮也盈虛定經制安本支以安黔首惟時

變是適若朽索春冰之禀視匹夫皆予勝也寧惟是二三宗室

濟大事者必順人情乎天下所共好與好之天下所共惡與惡之庶政之張弛人材之舉錯皆與天下爲公而不以己私則天下服矣繼治者道同繼亂者道異自朝廷達於郡縣其揆一焉未有以亂易亂而能服人心者也心之不服烏能箝天下口

民俗之奢也借儉則陋士習之和也靡直則激救借之敝多陋救陋以禮救靡之敝多激救激以中惡其陋而务是尚惡其激而靡是求是猶懼江河之

不東欲揚波而助其瀾也世道安所底止

兩能則爭兩軋則鳴兩合則成此予夢中語也寤而覺有至理輒書諸紳以戒褊心

百里之中有堅城一區寇至民趨入保遠趨不過五十里則虜劉抄掠之患免矣五百里之中有銳卒一旅寇至兵出援擊遠援不過二百五十里則攻城拔邑之患免矣城所以爲守兵所以待戰遠偵詳明分聚審幾而動毋先自擾此周閈衛民之善策也守得戰乃堅戰得守乃逸戰守得食乃久若聯民志化內外其尤要矣

朋友之責善匪徒以口舌勝也蓋友躬淬礪積誠感孚者豫焉無諸己而求諸人恥也個與薄而口說是勝欺也好面數以浩直不顧其安妄也故忠告善道聖賢所貴不可則止一剛愎自愛者能之矣夫臣於君亦然能爲諍友則可爲諍臣也

聽言之道與進言者異彼非良士也非名譽人也一旦諂我以隨夷之行舜禹之德曰是忠愛我而以賢聖諛我也其人未必善無瑕計也我無大過也無釁隙可指也一旦加我以非誹之規幽厲桓靈之喻曰是忠愛我而懼我或納於邪安知我不如

其言也其人之有惡無瑕計也故江海以善下爲百谷王聖人以廣茹爲萬善主攻玉以石石不美於玉也鍜金以炭炭不精於金也礪刃以砥砥不銛於刃也

以事練心萬感不搖其慮則心定矣以事練識萬變不惑其鑒則識明矣以事練才萬應不窘其施則才裕矣所貴乎人者謂其聰明睿智能代天工治萬事也惟大聖人能心與天符機與神合大賢而下必繇思習思之通也有敏遲習之得也有利鈍蓋什一千百殊焉性所同也才所獨也禹益之平

成伊呂之征伐姬公之經制藉使皋夔傳召當之未必能匹光儷盛也

穆穆言乎其深潛也翼翼言乎其齊戒也亹亹言乎其常覺也勉勉言乎其常運也天命不已故四序代行二曜久照聖心不已故倫物各盡綱紀常秩大哉心乎聖人所以合性命而成變化也歛之一掬而包括三才握之無形而出入千古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清虛上覆時象不爽謂天神乎調陽燮陰誰其尸之重厚下載品物咸亨謂地神乎奠山翕河誰其宰之有無不測殃祥惟降謂鬼神神乎惠吉逆凶誰其操之故人於天地稱三才心於乾坤稱三極其精力智慧誠足以參之也妙萬物者惟神極神妙者惟心極心之神者惟聖極聖之神者惟誠誠者心之本體天地鬼神之樞也誠無形而無不形誠無聲而無不聲至虛而實至變而貞渾淪無着純粹以精以其不可得而名故強名之曰誠

神者性之靈覺也誠者神之主宰也神變動馳騖感應萬端惟誠則萬神受職其思睿其視明其聽聰其貌恭言從其極至雨暘寒燠時百嘉鬯遂四海

和平不誠則神明化爲魑魅曰狂曰僭曰豫曰急曰蒙其極至雨暘寒燠失序賢人隱閉寇賊暴與夫人之神與天地之神一氣也誠一理也故天人貞勝志氣交動

易有太極中之謂也陰陽無端剛柔無際仁義無迹寂焉其若虛混焉其若蒙湛焉其若洗自其四畔無着謂之中自其一理渾具謂之誠言中空寂者猶託似焉言誠則至空而至實寓也至寂而至變存也

君子之學莫先於定其心定其心在知所止心得所

止而後應物各得其止也以心之止應物以物之
止處物於物無所加損吾心亦無加損故心一而
已無寂感無內外無大小無常變將六師定九域
歌雍舞勺以綏太平與督二三耕奴秉耒南畝一
也爵賞在前刀鋸在後與疏水而終牖下一也
心止則一一則可以貫萬不止則二二則三其究以心
化物至憧憧百端雖智慧能燭幾微敏捷足批紛
糾覛明覺自然者天淵矣故忘物之心乃可以御
物徇物之心秖足以喪心
周言主靜本知止乎程言主敬本戒懼乎白沙濂溪

之遺緒也良知性善之注脚也心一而已心一則
性一性一則敎一止則未發之中也中卽性也孔
曾思孟其言一也末學自分師門抗旌而立異擊
建鼓而爭是非何其陋耶詩咏敬止書曰欽止惟
敬則止惟敬則中惟敬則自見天性若以枯寂厭
物之心而求靜以虛驕変世之念而言良知其不
爲居簡而自恣任氣而滅理者幾希去聖敎千里
去天命萬里
君子之學其法天地乎戴圓履方遡皇王極終古吾
以一身爲作對爲主宰其中瑩乎纖塵弗能染也

巍乎萬物弗能干也其識趣宏以卓矣自家庭唯
諾行寢影衾以至辭受進退毀譽患難鉅細必謹
惕乎執玉將墜也業業乎千均之弗勝也其操履
謙以約矣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智也者
君子之所實見也禮也者君子之所實履也
人皆求得於口耳吾獨求得於心人皆求得於奇僻
吾獨求得於易簡凡求得奇僻者皆爲口耳計也
誠欲自求於心則舍易簡何之焉中庸言致曲言
明誠自愼獨極之無聲無臭至易而至神至簡而
至妙吾方體驗省察之不暇何暇繙七十二藏摘

一二近似語以簧舌炫衆乎哉易曰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德也者自得於心不可以告人
欲告人而難乎其爲言者也
金木水土之相尅也剛制柔也水火金之相尅柔制
剛也水有質而無骨以土爲骨火有氣而無質以
木爲質然炎上趨下莫能易也金出於土而堅於
土木植於土而堅次金然從革曲直無定形也柔
者剛剛者柔乎土生金以自耀金生水以自麗毋
子相養之義也水生木以自枯木生火以自滅火
生土以自灰父子相代之義也土得水而潤金得

木而利水得火而溫木得土而榮火得金而塋祖孫相報之義也水得土而有歸火得水而有止金得火而能化木得金而成用土得木而著功君師相成之義也土之剛不若金柔不若水然火煆之而愈堅木潰之而益澤金木觸之而無損埃塊益剛柔之得中乎其體靜其質重不流不竭不割不華而流者竭者割者華者於此乎稟氣於此乎歸根故有容者莫如土至壽者莫如土重靜爲君輕躁爲臣之義也

固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蓋損上罪輕於損下益上

惡浮於損上聖賢爲萬世示戒至深切也今功令盜邊餉至二百金殺無赦於盜臣用重典矣乃秉均主計者位列公孤而悉搜海內庫藏以實內帑侈豐亨使聖人御宇宜何以加法乎

溝遂畝畆截然井疆古之制地能如是齊一乎則稌黍稻粱不當隨高下而播矣百畝二宅犁然井授古之制民能如是均平乎則餘夫閑民不當有出於八家之外矣古今地勢無變遷古今人情不甚遠聖王所以經野授產亦因地之宜而不能強諸地也亦導民之利而不能無遺民也均之使不至偏擅限之使不能兼併則天下無荒財無窮人矣然獨斷於草昧之時易矯枉於承平之後難嗟乎漢唐宋之興未嘗無英辟奈何天靳王佐使帝王一體萬物之政遂湮沒不復行也

大學學所以仕也夫仕仕所以學也教化刑罰錢穀甲兵一切簿書期會無非學者從簿書期會心無弗盡事無弗當則日下學心無一不與性合事無一不與理合簿書期會即性命神化也故曰下學而上達不養交不要譽第盡吾心以默契上帝之心故曰知我其天

君子之學必先信其心而後可以致用繕性滌欲能無疵乎覩躬砥行能爲儀乎喜怒愛惡能勿乖秉彝乎人情物態能周知乎經常權變能合機乎毅成輔相能各得宜乎聖人命開仕開指其心曰吾斯之未能信是有志天德王道之全不以權謀功利自小其見也是遠慕唐虞三代之英不以富強禮樂自局其材也嗟乎今學仕滿天下吾安得若人與共談體用合一之學

汪子中詮卷二 萬曆丁未戊申集

無聲無臭天載宰焉不睹不聞性[illegible]
無着可謂之中自其太眞無妄可謂之誠至純不
二也可謂之一至粹無疵也可謂之善故曰繼之
者善成之者性易有太極至善之原也何以謂性
無善也惟善故一眞爲主萬化自流曰無善故倫
物可容天地可幻彼見性者於知性荄葉分矣儒
者曷取焉

聖人之心純然天理安乎仁也其次則依仁而未能
純焉又次則理欲貞勝焉曰三月曰日月至言乎
分數多寡耳常惺常湛不違之謂也乍惺乍湛暫
至之謂也

所謂無欲者豈必聲色貨利之相攻功業名譽之牽
引而後爲欲哉塵情祛矣而增一解脫心行業脩
矣而挾一歸吝心功能著矣而動一滿假心皆欲
也惡物之心未離物制欲之心未離欲必如覘出
雲消風止波恬乎無欲則仁仁則聖

秦漢以後儒者不識仁字至宋儒始究斯其義曰愛
曰覺曰天地萬物一體皆可言仁於仁體未能名
狀也乾元資始而資始不足以明乾坤元資生而
資生不足以名坤精言之其太極不貳乎大德曰
生已涉於用矣故仁不可名也名之曰仁謂一元
渾善萬彙於此乎苞孕就體用藏顯之間而强名
之也求仁者先求其眞體而已惟純乎天運故廓
乎天覆惟纖欲不存故道濟萬物

天生物萬形分焉人有此已矣人受中萬理備焉禮
與已俱來矣齊莊純一帝之降乎威儀動作之則
民之秉乎克復云者治已以還其則有而已天下
民物共一陶冶也同一心性也一日克復則一已
之精神與天下相流貫天下亦與已相感通範圍
曲成悉在吾肺腑中矣故曰天下歸仁乃爲之由
已取諸已而至足也視聽言動盡已之感應矣非
禮則禁已自爲主宰焉去已本無還已本有此以
人道完天道也

仁者人也仁人心也聖賢言人非一安見人心爲人
欲也脩已爲已正已反已聖賢言已非一何獨克
已爲私已也人心本來純是道心情動而物誘焉
於是有理欲交戰故曰危克之爲言治也義與脩
同而語覺深入耳訓克爲勝遂訓已爲私彼克明
克謹克長克君曷又訓能乎可訓勝訓能曷不可

訓治乎因其危也而以人心爲人欲因訓勝也而以克己與由己分二已此訓詁相傳之誤也

曾之魯與魯也顏如愚非眞愚也魯者從篤實日新而入搽脩密矣故以一貫語焉如愚者從沉粹明靡而入識悟深矣故因問仁以克復語焉而其目則在四勿試反觀於身有能黜視聽言動而爲己乎其目與天下相酬酢視聽言動之用可勝窮乎曾之唯唯其至一者也顏之請事事其至不一者也學者無慮言一

萬情之搆拨萬變之紛拏有不從心起滅者乎能止能波能不能敗能爲聖能爲暴能與世能喪世能使天地清寧能使日月昏翳故曰人心危也理欲同行理少偏則爲欲欲得正則爲理性情互發性不汩則溺於情情少膠則失其性端倪判於毫芒神妙起於岑吳故曰道心微也知微則危不能眩養微則危不能奪微乎微乎是中之宅而和之宰也非精無以研幾非一無以寧極精一而中得矣一中得而萬化無非中萬世君師之道淵源於此矣

所謂中人以上與中人以下非獨資禀高下亦其學力有淺深也親炙如賜性與天道至晚年而後得聞則可語上者惟顏曾二子而猶各俟其學力之至未嘗遽爲强聒也自中庸出而性命中和之奥昭若日月然其功在戒懼愼獨惟闇然自脩者乃可入孰知語上之不離於下也孰知語下之可通於上也聖人不輕語上者懼人之近厭實踐而遠鶩玄虛也

近世儒者標良知爲宗旨欲學者脫去聞見反求其本心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旣謂之良知焉得心無善乎意旣有善惡焉得知

皆良乎心無善惡意有善惡知善知惡者又誰乎知卽心也心卽性也惟性善故能知善性無惡故能知惡孟氏良知良能正爲性善闡也彼言良知本孟氏言心無善惡似本釋氏二本而强爲合其能無矛盾乎

天有明命人禀之爲神明之官知起覺於物而未必能徧物物受照於知而未必能盡知如意念自知邪正而凝滯偏頗之未化如親長自知愛敬而庶豫悉又之難臻如好惡自知當公而導利親賢之或蔽如是者皆物皆秉彛中之故物無一可解脫

無一可遺棄者也格致云者因心以求全覺非藉
物而增本來知必以心知爲自足格物爲掇是
執空明內照者爲心而洞察倫物者非心執鳥獸
草木之爲物而不悟身心意知之爲物其於知不
多窒哉然則格致之補確乎曰窮理者窮吾心理
物之理非求在物之理也衆物表裏精粗數語雖
非影響而意未甚瑩何敢爲先賢諱獨懼夫穿鑿
之甚於影響也明心者且貧於明德也
近世佛氏以頓漸二教分南北宗而後儒論學亦若
分頓漸然者予不敢謂然也萬象以極爲宗萬壑

以海爲宗萬國以京師爲宗謂聖教而有二宗乎
哉極居中不動衆星環拱此精相攝也江河之赴
海必逶迤千萬折而後至藩郡之赴京師必跋涉
千百里而後達學聖人者未有不由階梯而能一
蹴造也聖門有漸教無頓教其自道曰下學而上
達漸爲學而頓爲教無足理矣
所謂誠致者非必知之盡而後求誠也隨其物之所
觸而精察於知隨其知之所至卽內檢於意身無
時不脩心無時不正意無時不誠知無時不致且
格物之方惟學問思辯當其格物而意若注之心

若凝之謂有先後而無先後可也蓋學者方離掌
養而就大學故聖經詳析綱目使其易知易遵非
若中庸直抉性命之精微先戒懼而不言格致也
一念初起善利攸判自覺自省天不容昧此聖學至
切要也然必存養無間故能隨動隨覺若以放逸
之習成昏昧之氣未有能自覺者是故君子養之
宥密雖萬變轇轕天真自如已發猶然未發衆人
梏之日甚雖閒居夢寐亦多紛擾因已發并喪未
發夜氣方清真機來復爲人爲獸可悚焉懼矣
人生稟命於天血氣之神靈爲心神靈之精粹爲性

性卽天之所以爲心心卽天之所以爲命故曰剛
健中正純粹精也
夫養性者非養於寂寞恬愉之境也心不離身性不
離行欲養性必以脩身爲實地矣顧身世遭遇無
常凡可以撓吾心牿吾性者何限而生死其最大
者也養性者必反躬實踐一日有此身則脩之一
日一息有此身則脩之一息可壽可殀確乎不貳
其念是能以心性自主宰形氣之所不能囿造物
之所不能制也故曰立命夫人能獨超宇宙者惟
此身其受役於宇宙亦惟此身忘其身則超者常

伸有其身則役者為累故能外生死以為脩脩乃
眞也而後可聪事上帝而後不受制於命
謂盡書窮理可知性乎恐於性未融洽也謂反觀眞
悟可知性乎恐於性有疏闊也內外交致是謂盡
心乃涵養則尤要焉當致知而無涵養則天光不
新既知性而無涵養則天眞不固知止者知性也
知止之後繼以定靜安正言其涵養有據非馳騖
非虛寂也解者曰心學相因之妙乎非敢知
人心之知從不慮而出者無假聞見從能慮而入者
必由探索不慮之體得能慮而後充滿第慎思則

通過思則惑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一致而百
慮順慮明以照萬類謂之一致也用私智以鑿本
眞謂之憧憧也
或問孔顏樂處曰聖賢之樂非適遙於物外亦非有
欣戀於胸中彼其功深積久自有適於性而暢於
情者尋其樂不可得尋其所以致樂可也知聖人
之發憤者知聖人之樂知顏氏之竭才者知顏氏
之樂
夫寂然不動周流六虛者菩德之圓神也感而遂通
出入以度者卦德之方知也人心之妙動靜與易

為體讀易者皆能知之彼推釋而附於易何也釋
言空一切皆空言寂歸於寂試所謂感通與常者
何在彼援易而為釋文飾又何也謂其空與聖人
之虛同與常既異虛者亦非吾虛謂其寂與聖人
之寂同感通既異寂者亦非吾寂擬其精不過無
住心無著相以還於無有攬其粗則夷方鄙俚之
詞行貸癡誘之說為吾儒者方整冠肅襟蹈履於
名教倫常之內乃或拼志西嚮而皈依敬信之恐
後其亦有故矣一曰喜新說二曰樂恬志三曰徼
福利繼生舊業見謂無奇一竊制科棄如脫屣惟

眞搜法藏取其玄渺不可端倪之論乃足以驚愚
駭世故索隱行怪者驚之塵境外攖紛紜靡定情
緣內擾滯而不化一旦投以清淨無碍之法奚啻
挹冷濕而沃中熱故厭苦好靜者游之愛生怖死
有物恒情說輪迴無據之說而號於衆曰歸吾法
可脫離生死可消宿業而益功德故徇生倖福者
趨之有此三根遂成痼癖自晉宋齊梁以迄唐宋
天下之人無智愚賢不肖大半汨沒其中無足怪
矣乃至於今而尊信愈甚始猶脩飾其餘唾啟後
儒以所不知久且縱意誇張欲凌駕孔氏之上論

學脉曰得其骨髓者惟釋氏論造位曰時乘御天者獨如來汲汲於招引皇皇於講求若欲世之學聖人者皆歸於釋而誠敬存省之功俱指爲義襲曰爲支離嗚呼何好誕不經一至此也釋四聖之微言闡三極之神化使天下知性命淵奥之旨悉備於易無復借空寂於西方是在反經君子矣

楊子云大器若規矩準繩夫天下烏有不中規矩準繩而可爲器者黄管晏之流國孫吳之用兵蕭曹杜房之相天下各時有得失其得者必程於古昔協於機宜其失者反是故器有小大廣隘未有不規矩準繩而能適用者也

一友論欽器章畢予曰聰明睿知聖人不自知其智也自視若愚而已勇力震世不自知其勇也自視若怯而已功蓋天下不自知其功也知爲天下勤事而已富有四海不自知其富也知爲天下宰財而已若知其智而以愚守知其勇而以怯守知其功知其富而以謙讓守此老氏雌雄之說中賢遠損之術也非所以語聖人之心

文士之言曰晉以清言亡宋以經生弱無益於世一耳夫身都將相而以神情瀟灑爲高以揮麈飲醇爲適神州陸沉責復奚逭若宋諸賢謹持名義進退以禮所願效於朝廷者皆聖帝明王之術宋故未能用焉得爲罪乎今世紳衿之士間多談學而出入禪釋者不少其爲清言乎其爲經生乎願審擇而一於正毋自誤誤人而或誤及蒼生也

聖人以天地爲心故常欲以道易世欲易之則不得不與之故與士大夫言忠節廉愛與後生言篤敬忠信與耕夫野老言孝弟安分隨所與而有所易盡其性以盡人性也有所與無所易和光之徒歟弗能易逆弗能與守寂之徒歟

一人饑我饑之一人寒我寒之一人弗率我恩之有天下者常念此則君道盡矣爲守令監司至於公卿常念此則臣職盡矣今之署吏考者必曰稱職政聚雖隆民瘼未起吾不知其稱也

昏論戒殺尸内經患行尸人死斯惡之聖人亦惡之也士君子居廊廟而澤不及民是曰尸位處山林而德不加進是曰尸生形在而神已逝骨立而精已亡豈惟人見之而惡反諸心亦當自惡矣猶且怙權勢行胷臆乎是謂尸橫猶且問田舍恣淫佚乎是謂尸樂

自誠明謂之性誠即性也知性者知此盡性者盡此誠精故明合天地人物處之各當也誠神故應通天地人物與我爲一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誠而已矣

仕宦者布衣疏食人以爲矯吾不知其解也仰事而俯育夏葛而冬棉試計五六品之祿僅能供十口之家等而上之至爲卿相未有能給百口者也將必家紈綺人膾炙乎非濫情於交際則染指於賄錢是道淫之所禁也律法之所繩也可凜凜懼矣

吾人日用飲食各滿其量而止既醉以醇醪既飽以

肥鮮未有不滋毒者也今之居崇高享厚膴者盍亦思其量矣上焉者果能調燮寅亮乎下焉者果能激揚保釐乎德卑而位高功薄而享厚非人罰也則有天譴有能進哽噎之祝獻賓筵之雅是藥石而生我也當百拜受之乃佻訾視之乎

乾乾不息合天地人物而爲性命根也曰如如不動曰綿綿若存意亦近似第見寂而遺其感見虛而遺其實彼皆冥悟玄覽高世絕塵之士也惟所見始差毫釐終於千里衛道君子其安能無辯

乾乾不息者性之體也其於穆不已之真精乎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寂與感性所乘之境而非性之體也感不可言性寂亦不可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非仲尼之言仲尼之徒言之也然則未發之中非乎未發非寂也剛健中正乾乾者自在故曰中曰大本乾者天之道也性即天也

先天畫卦有象無言而天人性命之精涵矣執中垂統有言無贅而憲天理人之蘊具矣聖人無責於言憂天下後世而有言言之多道之漓也故典謨諄諄不足當羲皇之一畫洙泗斷斷僅能注陶唐之一語

人情狥生託無生以忘之人情怖死託不死以避之人情畏禍福託地獄因果以悚之其爲教亦欲救濁世也其究使善愚灰心而棄民務習怪而敗彝常信彌深大亂彌起聖人知生死之說而不言死知鬼神之情狀而不語神存心養性以完有生毋問死可也以昭事上帝毋問地獄可也

楊爲我非故自利也彼見以爲人各一我我得其我而道盡矣烏知我不能離人也墨兼愛非故市恩也彼見以爲天下一身愛徧天下而道盡矣烏知身爲天下本也釋之見性非故談空也彼見以爲

萬物皆幻一性獨真吾見性而道盡矣烏知性不
能離倫物也楊墨任心而不求諸性釋氏求性而
併槁其心總之昭曠未徹擇中不審其爲偏私賊
道一耳是以聖人首挑中而貴精一
楊未嘗無君究其弊則無君墨未嘗無父究其弊則
無父於陵仲子義讓千乘聲動齊國猶直斥之曰
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今有明棄君臣離父
子以求清淨寂滅者而孔氏之徒乃翕然舍所學
以尊信之甚且舉家齋素宗廟廢犧牲之祀庭闈
去甘旨之供兄弟婚姻絕往來之好徒欲守清淨

以見心性以徼福利是梁武智於湯武蕭瑀張商
英賢於孟軻也本好怪而反得癡語超悟而實
大迷可惕然省已
性不能離物而爲性萬物各備於我性之實體也物
非能離性而爲物物則出於秉彝物之與原也窮
理者非窮在物之理窮吾所御物之理而已格物
者非格在物之物格吾所自備之物而已能知備
物之我與備我之物渾合而不二也精粹而無疵
也是謂知至知止是謂知性知天
知止云者窮理之至真見明德之體純然天理湛然
無欲德必止是而後爲至善也德之在心以寧靜
而凝以紛擾而昏能靜安者其不睹不聞之境乎
能慮者其研幾天人之際乎意從此誠心從此正
內聖外王總歸於天理之極故曰得止
一友問忠恕可當一貫乎曰道一而已粗言之則因
心應物精詣之則從心不踰淺求之則平情順施
深造之則絜矩平治有精粗深淺者心思之微與
未徹學力之至與未至也無精粗深淺者漸徹而
同歸於徹漸至而同歸於至也故孝弟忠恕皆庸
行也充孝弟之極太和彌宇宙虞廷樂作而鳳儀

矣充忠恕之極至誠贊化育孔聖文成而麟至矣
人之生也至一者心性具足天賦命之至不一者氣
數盈虧亦天賦命之知其至一者而力脩焉委其
不一者而順受焉謂之知命具足者於我克完盈
虧者亦惟我旋轉謂之立命命何以能旋轉也孔
孟厄於遇而亨於道顏冉短於年而長於德窮通
壽夭烏能限之故立命者自立之謂也自立者不
受損於人不受制於天
唐以詞賦羅士漢以訓詁通顯今之爲舉業也格高
於詞賦義精於訓詁炳蔚乎其文矣一登巍第棄

若敝帚向所爲沉思苦索竭半生精力而得之者皆無用物也曷不就其文而蹠其實體之身心措之行事達之辭受進退柄用則三代之英也卷懷則洙泗之徒也胡爲乎喪本心而役塵俗前虛半生精力後負半生遭逢迨至老死所得者何在哉悔心萌焉當不瞑目矣

吾鄉有年少篤信佛者得羸疾彌月度弗能起則屬其家人先爲制髮併製僧服以歛曰吾將徃生西方淨樂國也邑人士無不笑其愚者噫彼年少誠愚不有鉅儒名俊簧鼓其說者乎聖帝明王之宇

禮樂冠裳之區東夷西戎有肢踵內嚮而不得者舍此弗樂欲別求淨界乎佛本託言色相愚夫遂結妄想不謂儒俊下同愚夫也

或謂韓子贈浮屠氏曰其中泊然無所起其於世淡然無所求允若茲則顏氏之境界也又詆佛者何居曰淡然泊然者心無罣礙之謂也祇可言佛未可以語顏子顏子之學聖人之學也發憤者何竭才者何其精神志慮有所專注靡須臾可間焉是故疏水非困陋巷非憂不知其爲困與憂也適與淡然泊然者境相似也得其境不得其心山林枯寂之士豈少於世乎哉

或問上帝所居有瓊宮玉闕果然乎曰蒼蒼上浮者天也二曜代旋五氣流布若默有主宰者焉故謂之帝曰上帝鑒觀曰克配上帝皆自其主宰者想像而稱之也帝必有居處焉有侍從焉有儀衛焉有臣庶焉引而伸之不可勝紀矣因意得象因象得名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非有

或問瞽瞍殺人皐陶執法不已刻乎舜不禁法竊負逃法不已迂乎曰孟氏之論見天下不可一日無法尤不可一日無親兩兼重而兩自伸也若以事

理論之舜以天下養必尊處深宮備具臣從何至有殺人事卽有之亦下罪罰之詔刑其侍從而止何至棄天下而逃棄天下易掩竊負難知而縱之逃而舍之是罪人終倖免徒令天下失聖主也皐陶於是乎窮矣

一友問四勿制諸心乎制諸視聽言動乎曰知其非禮者心也知其非而禁之者心也視無形聽無聲信不言敬不動君子之齋明其心有無體之禮焉故隨所感觸有非禮卽覺覺卽不設於身體也勿之主宰在心勿之應迹在外內外交脩形神俱徹

斯之謂復禮

天下有邑莊而不由中者未有誠中而不著外者蒸据狎處而有媟指不敬之容廣衆劇談而有浮游不役之氣皆此中涵養不密也密則無是患矣故威儀不足以肅觀言辭不足以孚聽君子恥之非恥其外之疏也恥其中之不密而宣諸外也

闇然而若晦瑩然而內惺者君子之學也惟外常晦故內常惺神凝於寧一志專於深造馴至德日新業富有惺之極也惺之極者晦之極也其外曄曄其中有存焉者寡矣

君子之學必日新不日新則日蔽未有常立於不新不蔽之間者也故涵養欲其日深刮磨欲其日淨講習欲其日勤敦行欲其日厲日知過日能改過日見善日能遷善此進德修業之實功聖人所爲惜寸陰也徒曰吾一日妙悟更無可用力心日偷氣日惰終日不知一過過日積矣終日不聞一善善日損矣優游若是日月幾何遂昔之以爲日箴

或問釋言山河大地皆吾心妙明中物似非一於無者曰此正是無中虛境而未視性中實理也聖人仰觀俯察山川流峙即心之動止寒暑往來即心之條舒釋固彷彿見之然而效法則有象矣經緯則有章矣調燮則有軌矣合天地以成性必配天地以成能妙明中體用寧有一毫虧欠滲漏哉徒曰妙明中物而彌綸參贊闕焉無有此物與此性止相觸而不相一本相合而不相成也謂之見性可乎

柳宗元曰古之急生人者莫過於伊尹夫皇皇四方席不煖突不黔者何爲寧獨尹哉舉世莫宗周公萎絶猶且勤删述精筆制以開來世其於急生人無已時也第信鼎俎之迹曰大人欲速其功則宗元藉口先聖以蓋其黨權之失耳夫使黨權而可濟世聖人無旣窮日矣

人惟一心心惟一敬事有大小有常變此常惺常覺之心無瞬息可間有間則離道矣子夏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當其不踰者何心當其出入者又何心毋乃紛華靡麗之念竟未能絶乎然則西河教授亦立以文學鳴爾而使人疑於夫子何也

佛氏之教以淨三業修三昧爲入門以離生滅脫輪廻爲究竟此西夷中一種世外法耳其周游循乞說法聚衆正與齊梁時相類然君臣上下未嘗盡

從其教也假令盡從其教皆淨體誰爲生育皆托鉢誰爲耕稼西方之人類澌滅久矣嘗試取長生說與佛並觀一鍊氣化神鍊神還虛一攝心歸性攝性常住總之爲谷神不死一語道家謂老子出關西遊于闐諸國化弟子成佛理或然也夫其割愛于天性所見雖徹已非吾仁義禮智之性斷塵於出家所覺雖滿何裨於天下國家而中國儒者乃傾心崇信至併老氏與吾儒列而爲三或陰猴其說與聖教混而爲一在五代晦蝕之時猶可言也當聖世教學大明而有此謬迷甚矣然則人其

人火其書可乎曰彼自爲出世一法於聖學若駢枝然聞曠之士資其淨以恬心強戾之夫資其慈以易惡鰥寡孤獨癈疾者資以有養雖勿去可也故今之與佛辯者非辯純佛也辯夫中國之引佛而混儒者也

君子常見已過不見人之過故終能改過常人惟見人過不見已之過故終於有過君子之心常存存則內歛故其省已也精以密聞人謗已則曰是必吾有遺議不然則素行不足以取信也聞人譽已則曰吾何修誤被此名倘過情反以喈辱也或告之有過曰何幸而藥石我久不聞過曰豈吾以滿假外拒而仁賢遂忘我蓋終日凜凜焉如集木如履氷德安得不進常人放其心而不存也忽其身而不知省也聞謗則悻然以怒聞譽則翹然自喜或告之過則中慚沮而外爲蓋藏如是而欲德之修難矣是故厚責已薄責人者無暇於爲人也厚責人薄責已者無心於爲已也此損益聖狂之所繇判也

大是非之淆久矣是者以非爲非非者以是爲非是中未必無非非中未必無是惟眞是之是無非眞

非之非無是所謂眞是者眞與是交至之謂也天下有眞而不是者若季札讓吳仲由殉衛之類有是而不眞者若鄭伯存許晉侯朝王之類眞必求其是是必求諸眞然後可言眞是故君子以立誠爲體以精義爲用物情紛糾事變百出非洞析於毫芒難任心而獨斷故曰精義入神義有制而神無方

江海不自有其深故萬派滙焉聖人不自有其大故萬善萃焉智士以熒熒自負則其見狹矣節士以皎皎自標則其植薄矣惠士以煦煦自滿則其施

淺矣故外其身於天下者乃可以任天下虛其心於萬品者乃可以材萬品矜一曲之行挾一官之能一旦高掾衡軸遂欲坐服天下之豪傑箝忠讜之口而莫敢誰何吁此聖人所為嗟斗筲也吐哺握髮者何人可清夜思矣

天命之性炯然常覺曰天神天明純然至善曰天精天粹皇上帝賦畀時二氣之冲和五行之靈秀人獨得之群物莫能並焉其最和最秀者又惟聖人得之庸衆莫能及焉故人與物之生皆可言性而其類殊其性亦殊聖人與人之生本同一性而於

性獨完則於類首出自大賢而下未有不由學以復此性者也所學惟何炯然者或少昏焉復其常覺而已純然者或少襍焉復其至善而已

當官之士以寬厚為弘度而吞舟之或漏也以擊斷為風戾而維羅之或誤也漏者不能懲惡誤者適以長惡而且令良善含冤故誤之害尤甚於漏皇華之詩曰周爰咨諏繼之曰咨謀咨詢咨度蓋民情事變耳目難周勢不得不咨於人既咨矣而单詞或闇於全察一曲或蔽於通方自非虛中參伍恐刑賞因革之議未必能悉當也常見當道咨一事於賢者而賢者先惑於浸潤也先蔽於膚受也當道深信而力持之其貽禍不淺故曰誤之害尤甚於漏

士君子策名熙朝蒙主知登要軸可謂不世遭逢矣一念齋明澤被寰宇一日矜修光流奕世其不然者上愧吾君中愧吾身下愧蒼生望時不可不惜也幾不可不慎也雖然仕奚必要軸桐鄉令可媲甘棠也上元簿可方單父也又奚必紆紳匹夫發憤可素王也鄉人可濬哲也時不可不惜幾不可不慎凡只五官而為人者當惕然矣

試觀地之生物春布稻夏布菽粟秋布黍稷冬布麥方見其萌倏見其苗方見其秀倏見其實莫信於大造靡一時爽焉莫勤於化工靡一日曠焉夫人也含天之氣食土之毛而宴安之是懷塵俗之是競學問不加進也行業不加修也如負此七尺何四德以為四時六行以為六穀方萌而即培既秀而必實庶幾自強不息之義乎蓋予日夕田間感耕稼而不勝內怵也

百工之事曰工凡有事於朝廷有事於田野者皆工也書曰惟時亮天工曰無曠天工係工於天明其

為天經營助天與作也故凡任一官效一職微而抱關擊柝無一日可曠其事者夫德行道業亦士人之天工也是天之所命以盡已性而盡人物者也一日曠官君罰之一日曠學天得無厭之乎

仕優則學學優則仕此分學與仕為兩也此以誦讀為學以簿書剸裁為仕也虞廷命官分職無非事者然若曰欽哉臣曰儆戒何事非學乎為誦讀之學則經世理人咸具方策為德性之學則誠意正心自妙經綸合性命誦讀而為學者誦讀學也簿書亦學也有時誦讀未交簿書未涉亦學也無一

時非學無一念非學謂學以學所仕仕以行所學者猶未免為兩也

乾道之稱大謂其能大生也坤道之稱廣謂其能廣生也戴乾履坤而稱人者可自小自狹乎以太極為一本以億兆為同氣雖夷戎狄皆吾同室鳥獸草木皆吾並生一民不安若關吾疾痛一物未遂亦惻然不忍故覆載之功欲自我而參贊也唐虞之澤欲自我而再造也仲尼志在東周與伊尹任同時無一德之主遂歸老刪述易之見龍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仲尼所自謂也然天下已文明矣

帝降有真則人心有真覺物至而知起知者吾知其為知不知者知其為不知此知不緣聞見不假探索是謂真知不以精明而有不以昏昧而亡是謂常知從其真知常知者擴而充焉至於無不知是謂聖神之知然則聖人何以有不知曰知其所可知不知其所不必知是謂中庸之知惟中庸故聖

與君子與真小人易辨也有介乎真僞之間者以為小人乎則依托名節有時而類君子以為君子乎則閃爍權利有時而類小人所謂大道委蛇耶與

時屈伸耶機有可逢亟附之以取高位勢有必反先背之以徵後名迨乎末路幸其所附者之克全也則身無忌幸其所背者之冰消也則身益顯一不幸而所背者先退則其言不中所附者速敗則其名並汙噫此皆以窺瞯竊天功竟無如命何也吾見其人矣吾睹其心矣

唐虞之世鴻荒始闢然曰文思文明曰文德文教則文治固昭融矣蓋經天緯地敷教明刑修六府和三事聖人之所謂文也三代遞興不過損益而潤色之至周乃大備耳非夏商以前純用忠質而周

人純用文也曰尚非聖人意也曰野曰愚曰利巧
民情自淳而澆漓是聖人之所欲挽而還諸樸也
彼所謂妙明圓覺者離塵想意識而爲言者也吾所
謂神明聖智者涵四德萬善而具足者也妙明之
極至於照徹山河超脫輪刼然其境虛其爲教在
色象之外神明之極至於彌綸天地阜成萬類其
境實其爲教在倫物之中夫古今上下人惟一性
神明與妙明豈有二哉第抱其妙明以出世則私
而隘順其神明以經世則公而大故毫釐之差無
待於棄絕倫物當獨抱妙明時而偏全大小之不

同量巳千里矣

聖人緣性命以修教念則聖罔念則狂得則治不得
則亂天以淸地以寧生以順歿以安此三極大中
之矩千聖弗能易鬼神弗能違也釋氏空其性亦
空其教功効無可見而託之寂滅不滅又託之因
果報應又託之祈禱懺釋其說杳冥而近鬼能使
王公士庶貪怖而競趨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若逆知後世有以生死鬼神之
說惑衆者而以二語預覺其迷也

一友問某久志於學苦不得其門而入敢請曰子所
謂不得其門者曾念玆在玆乎抑乍前乍輟乎聖
經賢傳披卷皆格言三百三千擧步皆實踐誠念
玆在玆子其升堂久矣於入門何有故學者有眞
念則自有眞師如見羮墻如臨師保志之一精之
極也

荀卿言師前王不若師後王謂時變相近而易遵也
夫法者古今異宜故可取其近若道原於天性萬
世如一非若法有新敝也天以授之羲堯羲堯授
之舜禹舜禹湯文遞授之至周公孔子其精微蔵
在六經炳如日月由而化焉則聖修而守焉則賢

曾思孟軻得其宗於聖亞矣周程張朱探其緒於
賢優矣其他升堂躋奥不可謂無人頗或任心養
寂或借徑標奇非滯焉而未化則流焉而失中延
及末學襲成口吻展轉誑淫則皆好師後儒而不
師前聖之過也有豪傑者出必將超越千古以羲
文周孔爲師身服六經之繩墨心會數聖之精神
宋儒而下醇乎醇者采焉其繁詞詖說則姑舍是
庶幾孔孟之後復有崛起而任闢知者中天砥柱
其在玆乎不然而沉溺於新說之競浸淫於西睡
之遺雖自謂玄解其於先聖宮墻猶望洋也

凡言悟而探索於窈冥者非眞悟也如其眞悟必驅暢於德行矣凡言修而依倣於迹象者非眞修也如其眞修必究徹於性命矣故達之家國天下而恩義政教各得其理者悟之至也反之幽獨方寸而天地鬼神可默相對者修之至也悟之至宇宙一身修之至天人同體有能見其一不見其二者吾以爲顏曾之徒也

不能立而倚者倚於中之外也中立而有倚倚於中之內也凡名理所是以有意持之則成障事變無常以先入主之則成滯非有精明之卓識有堅忍

之大力者孰能化適莫而裁於正融信果而克其偏乎蓋執中非執一能立亦能權是謂君子之强

墨之兼愛施於親始孟子猶惡其二本别不愛其親而愛衆生不敬其先靈而敬諸神鬼彼何人哉而以爲通於性命之與吾弗知之矣試觀如來設教不過以寂覺脫離生滅達磨西來亦惟是以彼淸淨助化氛垢未嘗敢高談性命以與吾聖人之道抗衡其輔翼而誇詡之與吾道抗則小儒好異者之爲也家有庭闈之親國有冠履之義而廢義滅親之教是崇是信在齊民且不宜爾而況譎法孔氏者耶身膺簪紱者耶

六經聖心之精蘊天地之樞紐乎經作於聖心非獨聖心有也亦先得我心焉耳博觀於經即心即聖反觀於心有聖有經如讀易而得心之變化讀書而得心之經綸皆因經證心非藉經而生心也尚綱刺淫潛伏變亂觸類見心乃足以發明聖學古人體驗眞切如此故經一也以糟粕視之則糟粕也以神妙求之則神妙也有能誦詩讀書而自得其心忠孝羣怨具矣虞夏商周若一堂接矣謂窮經爲支離者人自支離於經何預

天之高可晷測也六合之廣可尋丈度也皇帝王霸可屈指數也莊生任其贜誕遂舉而齊之曰泰山秋毫等大耳彭殤等壽耳絕去聖智逍遙於自然而可矣其言似然實非然也山林獨善之士可借以自抗而不可以涉世可引以自恬而不可以御物使天下學士大夫而溺其說勢必縱情滅性棄軌裂維淸談之禍不旋踵至矣將無同一語憂世者宜亟防哉

或問地獄有諸曰上帝至尊至神也至明至公也死者而有靈周公仲尼必在帝左右顏閔曾孟諸人

必不對簿於鄷都之庭子憂不爲顏孟耳胡爲而有是問哉且人生而氣聚死則氣散清明者從天濁牿者從地皆氣之自爲也子姑務齋明其心峻潔其行以與天合不然而自淪於牿濁焉其孰能脫之

或問儒言了生死聖人不言何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亦嘗言之盡性踐形全受而全歸生既無忝死復奚慮晝夜相代也寒暑相禪也聖人達觀於生死之際亦若故常耳佛氏貪生畏死欲以覺性不滅而脫離之有計較生死之心則不能超生死有徼求禍利之心則不能得禍利智者當自辨之

大庭赫胥之世君標枝民野鹿故無爲而化可行也唐虞而後兢業其心照亮其政禮樂法度以攝之忠孝廉節以維之猶懼其不能長治漢初天下始脫湯火其民惟休息無事爲幸漢文偶用之而致寧一則其時使然非盡黃老之效也且夫五千言者果純於道而粹於德乎彼其閱世久觀變熟守柔守雌宜將嬰孩一世而自處於不盈不斃之地曰絕智故智乃彌深故取予張翕縱橫之作俑也芻狗民物條聚之發機也曰猶龍必非仲尼語其徒假仲尼以爲尊也

鳳鳥之來或聖世所間有也若河圖亘古一出安能再出聖人胡數及此哉蓋數易也韋編既絕翼繫既成聖人之心恍然與羲文遇而而承其欬唾故感而且喜若曰鳳至而文象作圖出而羲畫彰是天啓斯文之秘使吾得繼二聖而闡其緒也觀今天愛道地愛寶則易不可見吾何以窺乾坤之蘊而洗心於藏密哉吾何以發象爻之用而吉凶與民同哉吾已矣夫者幸其得與於斯文而不遂已也

天下大器也以天下爲任至重矣以仁爲任視天下孰重耶任天下取必於勢任仁取必於心任天下期於博濟羣生任仁期於兼融萬善一民未被任天下者恥焉一私未淨任仁者愧焉惟真能任仁斯真能任天下見龍者仁之見也潛龍者仁之潛也惟仁而後可稱龍德

聖人之教有上下而無頓漸其頓其漸則學者之自爲也吾欲頓誰能緩之吾欲漸誰能速之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之自爲頓

非聖人所能啓也聖人始誘以博約繼進以克復
語上語下漸則有之未見其爲頓也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明之至勇之極也
顏子何以能然其在深潛如愚乎精華外諶神明
內歛惟常歛故常覺惟常覺故常勇後世學者志
昏於紛擾力怠於優游乍明乍暗一暴一寒是以
終身言學竟頽靡無成也可哀也已
大學以盡性成身非爲名也名不可慕亦不可避有
意慕之則必有矯飾而自炫者有意避之則必有
畏縮而自餒者其究爲滯溺爲半途廢皆不誠

故也惟篤實君子操修獨反其眞名譽不關其念
吾知盡吾性成吾身而已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名
至懼過情也吾以內省名不至懼無實也吾以內
省
予嘗謂士有出世之心有經世之才又有玩世之量
乃可以有爲於天下由今覩之生斯世守斯道朝
野家邦肫肫其相與也何敢言出衆寡大小凜凜
其相接也何敢言玩出則有曠然獨高矣玩則有
混然苟合矣心與迹判道與時汙毋乃不祥人乎
故世不可出涉於染焉可也世不可玩和而正焉
可也且治亂窮通莫之爲而爲吾安能必有爲也
造化之運陰與陽而已王者之權賞與罰而已民心
之公是與非而已陰陽不忒則四時序賞罰不愆
則萬職理是非不淆則羣情定宇宙所以長安國
家所以長治無出此矣盛世賞罰與是非合中世
賞罰間與是非左末世幷與是非自相爲左或自
相爲比忠者所是佞者所非正者所是邪者所非
上之所是下不敢非貴之所是賤不敢非相左者
競相比者蔽於是賞罰倒施而禍亂隨之是以聖
王設韜懸鐸明目達聰虛中以朗鑒而浮誕不能

惑也
仕則爲簪組之臣不仕爲耕稼之臣分自無逃義亦
無廢聖人皇皇得君以天民在我不敢私一身而
外天下也故世治則匡泰保豐世亂則扶屯濟蹇
斯之謂代天工然則君子無有隱乎曰天地閉敢
不括囊唐虞聖吾可洗耳度其時度其道焉而已
矣
人臣進諫於君必積誠以感之婉切而達之毋觸君
過毋暴己直幸而聽曰主之聖也臣何能爲不聽
則齋心而補牘兢兢精白可對蒼穹乃可竿紫闕

卽終不聽而譴斥隨之終身不敢有怨言葢子諫
幾諫章而知子之事親其懇惻婉至無所解於心
也諍子諍臣道一而巳故曰孝者所以事君後世
論諫曰機智剴辨以濟其忠夫人臣不務積誠而
任衛以冀君之聽匪欺則要君子無取焉矣
然則左師用愛四皓弼儲非乎曰此迎機而婉導正
誠心懇惻之所爲也遇巷納牖聖人固言之非若
嘵嘵脣舌以求事可以爲名高也求事可名曰守
職爲名高不忍言矣
昜有太極至善之凝蓄蕴性之一原也太極不能不

分爲陰陽性不能不發爲心知象立而剛柔見矣
知起而純雜參矣其眞原固未甞雜也安有不善
然則物之性與人同乎曰氣類偏則靈蠢通塞異
耳其眞原未嘗不具毋論麟鳳騶虞彼匹居者羣
長者將雛者返哺者惻胎者皆善之偏呈也然則
虎狼何如其類聚其愛子其感義亦何嘗不善人
獨惡其殺生物而食耳生人之初皆茹毛飲血至
稻粱充牣豢擊肥烹鮮不止何獨以殺生物謂虎
狼惡也
凡從心生者皆謂之性凡從天降者皆謂之命挨毀
色臭味皆性也而聲色臭味中有秩然中則者乃
爲眞性窮通智愚皆命也而窮通智愚中有純然
作宰者乃爲眞命自生〻能言以來則有性命二
字顧言各有所指耳如人受天地之中與莫爲莫
致之類皆可言命而所以爲命異也
天生萬民五官同百體同也或智而聖或蠢而愚或
德配神明或質侔草木何厥初形神之一而後乃
懸絕也試蚤夜思之必有赧然內耻悚然中惕者
矣耻斯憤憤斯激激斯勉惕斯慮慮斯明明斯勇
其於志若或鼓之其於學若或翼之矣凡志之靡

而不立學之惰而不振也皆起於不思其思惟何
思天之與我者本與聖同與天同吾不敢獨負天
而遠聖也
廟堂無公是斯天下有清議或在庶僚或在草莽然
非盛世事矣故在下者不願有淸議之名在上者
不可無畏淸議之念議而防之不如疏之是則與
天下同好非則與天下同惡利則與天下同趨害
則與天下同避何人我貴賤之有焉此非虛心問
學資與道合者不能幾也
士君子以淸議維世亦度其言尚可進時尚可挽耳

危不入亂不居敢復以言賈禍乎坤之六四陰進
而盛其辭括囊夫使君子不得已而括囊而于野
之戰玄黃之傺至矣漢唐季世下不審括囊之占
而務以口舌勝上不戒玄黃之漸而務箝天下口
故身與國爲殉國與士偕亡也悲夫
自古馭戎惟戰守和三策貢市者和之美號乎其義
正其體尊漢唐所不能望也備而不弛制而不縱
可爲數世之利外縱而內弛異日憂方大耳搗巢
者戰之節功乎暮夜爲寇行刼殺於境外旦日擁
衆來問無敢辯者以應所刼殺首虜纔數十而焚

掠塞廬以數百計驅丁壯男婦出塞以數千計此
漢唐所不屑爲也修築者守之虛名乎策疲散之
卒從事土石無寧日甲朽戈鈍誰與乘障虜壞墻
而入如履平地耳夫中國兵力之弱無若今日胡
虜之衰亦無若今日兩强足以相敵兩弱足以相
安有如虜盛而驁驁橫行如也先俺荅時不識邊
計安出也故選將練兵彌戈蓄馬不可不預圖也
緣邊諸郡邑脩城峙糧教民習騎射作男敢不可
不預講也未雨徹桑時哉勿失
古人之愼言非一端矣知之未至則愼行之惟艱則

愼道不同則愼色未投則愼時當諱則愼幾欲密
則愼君子於其言無頃刻而可忽也子於三緘見
古人百鍊之心焉心以鍊而愈小行以鍊而愈純
量以鍊而愈弘業以鍊而愈廣寧獨於言而已
古之君子恥言浮於行寧行有餘而言不足也恥文
浮於質寧質有餘而文不足也恥名浮於實寧實
有餘而名不足也恥祿浮於功寧功有餘而祿不
足也是以葆光於闇舍釆於樸雖勛烈震世自視
欿然雖巖林終老自處泰然矣
古今交戟之爭或以事或以人事所爭者是非人所

爭者邪正而是非邪正未易明也靑苗顧役驟行
之則見其擾善用之未必非利用法而不得善法
之人使天下囂然稱不便又併其議不便者而兟
擯之禁錮之其何以解於天下故金陵之黨日畢
而元祐諸賢愈重洛蜀之相攻也本以浮薄與繩
檢競其失在蜀顧道義自命而屈伸勝負之感未
能忘情洛亦未全得也夫自古所謂小人者其初
豈必皆險賊無良頑鈍無耻哉蓋亦有矯矯自好
者焉迨私見一起轉滯轉迷始彼以不避之名勃
然不受而終竟蹈其實噫可畏也已

君子所以取信於天下者在自信其心信心必先信
於身而後家國天下可得而信也有人曰吾心常
淇寂矣靈瑩矣宜諸口動諸身能無縱逸乎詭涙
粗鄙能盡除乎百體酬酢能悉歸繩約乎心之所
許未信於其身則徵之家庭房闥不信可知也徵
之鄉黨朋友不信可知也而况其遠者乎秉剛心
袪俗習致禮治躬君子宜兢惕焉毋徒曰信心已
也
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始於
一幾終於滔天其積漸致然也故流俗之所安吾

姑安之流俗之所憚吾亦憚之其人未有能振振
者是以君子日夕懷憂曰我未免於鄉人乎為鄉
人不已將歸於小人故取予嚴於一介善利謹於
幽獨守道蹈義當生死而不易也
樂天知命聖也憂道不憂貧君子也未見此道而亟
求見焉若饑寒迫膚不能自存也既見亟求得焉
若饑遇稻粱寒遇布絮惟恐得之不蚤也至身外
貧窶雖饑且寒若浮雲飄風介不以干其念彼視
道為重身為輕視道之得失雖窮通生死不與易
曰窮通生死有命也簞瓢陋巷回庶幾樂天知命

之境乎屢空正見其深於道謂近道又能安貧似
二之也賜亦先貧矣不受命而事貨殖則世味混
道心淺矣然頡悟次回其於道以億想推測而多
有合焉藉令不混於世味其進於回何難哉若云
料事多中則武仲之智而已奚以與回並論也夫
回賜之別不在知二知十志專而力剪則為回志
分而力緩則為賜專與分緩與剪在乎安貧與不
安貧而已以賜屢中非不知貧富有命但不能降
心以受耳學聖人者宜於屢空日三復焉惟受命
而後可語立命

豔羨於芬華含南畝趨姦利矣賈競於豪侈走死地
如騖矣士急於顯榮鑽穴隙弗羞矣舉天下熙熙
攘攘能受命者誰乎無論流俗即志士才人玄論
高跱臨利害而易節當要軸而變塞者有焉鳳鵠
鳴也蘭芬化也百鍊之剛為繞指柔也皆不受命
故也惟不受命而違心拂性之行濡忍弗能絕此
聖賢豪傑所以罕見於世也
夫阨窮外迫則怨尤中起雖縕袍不恥之賢猶慍色
於陳蔡故聖人以知德進焉知德者非苟知之而
已識達於天載機深於養定俯仰天人覺兩儀同

體千聖合符矣故衣褐而藐王公羹藜而薄晉楚雖生死利害變於前寧足動其中乎聖人樂天不憂知天者至也學者弗講於性天之奧而能抑畔援以安恬寂難矣

聖人曰富貴不可求也沒世無稱君子疾焉豈惟富貴哉巖穴之士欲潔志砥行以見於世名譽之顯晦亦有分矣逸民七朱張無考晨門荷蕢不知誰氏自古賢人畢棲尼處名不出里巷貞夫烈婦僅褒乎沉淪草野者曷可勝原哉秉彝好德者性也禮義廉恥者行也性不爲名有行不爲名脩蘭生

幽谷無人自芳松柏長於深崖歷千歲匠石弗過寧易其歲寒節也

賜之貨殖非必徵逐貴賤仰取俛拾如陶白之爲也彼自負明達之材謂仁人博濟民物聊試於家以見奇耳一間聖人之教當惛然止矣回之屢空猶有簞瓢可給陋巷可居也使併簞瓢無之其能以窮餓終乎委吏乘田可仕也耕稼版築非其力不食也安見夫不受命也

致士以三物取士曰賓興法莫善於周矣兩漢之選舉古意猶僅存焉唐宋而後獨以科目爲招以文詞爲的間有徵辟亦嘗得俊傑何至今遂寥寂也且夫蓬首跣足露索而後入試上賤士士亦自賤始進既賤後安能自貴故有志之士未嘗不抱耻顧非是無繇自進耳然則如何而可曰先以德舉而明膚端方之士崇矣次以行舉而孝弟恭讓之士收矣然後萃校其文藝如今科目法德行優而文不入彀者廩而待次如今貢法則思皇英彥或可比於周楨乎臨試防索亦稍存士體如禮闈規式而止毋重以奸盜之法待賓興士也法寬而有犯者罪無赦併坐選舉不稱

國初用人或醫士而起中丞或刀筆爲良二千石上不以資限士士不以貲自限故挺拔自愛者衆而治效廣也今世課吏所舉而崇陟者必制科矣所劾而謫罷者多科貢矣彼其爲諸生攻鉛槧時曷嘗不與制科者頡頏相高惟途轍一分則餒焉自沮曰公卿臺省之業無望矣即藩臬郡大夫若登天然有復能揚眉吐氣以行道救時爲念乎借有之必豪傑自負志超於功名爵祿之外者也此其人可數見乎且所居地非僻小凋瘵則頑梗難治或官歷十餘輩無一得善遷去其民視令益輕令

安能自重故中士甘𥫗名飾荒陬不見德化胥絲
此矣幼若寬制科之額三增一焉總計宇內有猧
疲須拊摩者頑梗須化誨者悉以制科任之彼自
知受大而道遠則不以枳棘自局民知其令異日
可躋尊顯則不敢有侮心令自重而民重令政刑
可舉風俗可一聖主仁覆遐邇其在茲乎科貢任
僻小者治行果卓一體登用毋令當世賢材有或
抱遺佚之歎也

由之果求之藝赤之禮樂憲之狷介聖人皆不許其
仁所稱近仁則曰剛毅木訥夫藝與禮樂木訥之

反也狷介與果亦剛毅之屬而何以與仁違剛者
有立毅者有執其力誠足以勝重而致遠悻悻爲
果硜硜爲狷烏能及之然則木訥又奚取性本內
斂精戒外馳回愚參魯皆是物也故才辯敏給道
之所不載彼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求諸言不
求諸無言知外聞而不知內聞也

學之大患有二一曰委靡二曰夸毗委靡者氣昏而
志怠有賢師友振策而開牖之蓬麻相扶朱赤相
漸猶可化而入焉夸毗者智足以飾辯才足以炫
俗其精神不用之默識潛修而用以矯枵謏聞自
欺而自信自聖而自愚雖厠身孔壇就鑄顏冶終
不能變砂礫爲眞金也

六合如此其廣生人如此其衆析而爲郡國郡治則
六合治矣郡析而爲邑邑治則郡治矣勿謂邑小
而天下大能治一邑即能治天下者也四境之內
肥瘠異宜盈縮異分剛柔良暴異性强弱相凌智
愚相詐計一日之間饑寒不能自保者幾何善柔
不能自存者幾何公私逋負追逼者幾何訟獄曲
直含冤者幾何傜佐胥役挾索者幾何寇盜竊發
者幾何水旱疾疫流離困頓者幾何悖親逆長鬬

者反目者幾何匹夫匹婦有一失所責在長吏盍
終日咨詢而耳不勝聞也終日拮据而手不勝撝
也乃上官儀節日煩而謁謝之爲急賓朋往過相
續則交驩之爲急其以間殫心民瘼日不過數刻
而况養交充橐者且民膏是朘如是欲民無愁歎
之聲胡可得也夫天子責銓衡銓衡責監司明臧
否嚴黜陟政術如是乃端本尤要乎未有主德清
而百官邪也未有大臣法而小臣不廉也

所貴乎家修而廷效者何也修諸身而禮節樂和則
施之無弗節也無弗和也修諸行而仁愛義宜則

措之無弗愛也無弗宜也故入可使長出可使治
如曰修詞而已身不必與言符行不可與言合國
家將焉賴之故學校之教不明鄉舉里選之制不
復人材終不逮於古而欲與治隆化與大猷比盛
必不可冀矣

夫臧否黜陟行於入仕之後肅官常也涵育登選謹
於未仕之先振士行也有行乃可稱士惟士乃可
入仕虞廷甄別九德德有偏全而職任高下因之
故曰俊乂在官曰羿后德讓今世士以經藝致青
雲盍亦顧名思義如其貌儒雅而心鄙陋身纓緌

而行市井俊乂德讓何以稱焉故士不可不自養
也上不可不養士也玉琢而後文彩彰金礪而後
干將利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御世者宜思之

士君子出而致身闕庭所比肩而共事皆四海之英
俊友天下士取天下善惟此時也顧職務塡委簿
書紛紜逖稽遐考或未遑焉退而屏居田隴蕭然
圖史於友當世則疎以友千古更切勳華若躬承
也删述若面命也而乃溺宴安混塵俗以空負餘
生乎覩待文而興者猶不逮矣其何以語豪傑

萬國一人也萬類一心也可信於吾心則可信天下
之心可慊於吾志則可慊天下之志故善爲天下
者爲之方寸而已主敬以閑之親賢以輔之講學
以明之然後用人行政各得其理而天下治矣後
世人主務治天下而不務治心聲色耽焉貨利汩
焉淫佚溺焉反諸方寸當先自杌棿而欲求天下
長久安寧必不得之數也

天下事變無常盛世釁端易起建侯行師繫之豫弧
矢之威以合睽聖人蓄深致意焉其曰軍旅未學
者步伐進退掌之司馬儒者心知之未嘗身習之
耳若仰戎出於善教戰勝頒於堂上奚待別爲學

哉聖人之心無弗敬無弗慎持此心經文緯武無
所弗貫故臨事而懼以俎豆臨軍旅也好謀而成
以軍旅成俎豆也姬公制禮尚父鷹揚岐之則殊
途合之則一本

秦之無道極矣卽不銷鋒何救於秦亡晉之失德甚
矣卽不撤備何救於晉亂然使郡國各有兵衞緩
急足以預防則斬竿之戍卒嘯澤之羯胡猶可旋
起旋撲其亂亡未必若是速也世之稱絕力者莫
如烏獲試去其指則不能鬭獸之猛鷙者無如虎
豹試剪其爪則不能攫指與爪何嘗於絕力猛鷙

哉然無指與爪則匹夫可持挺而制其命此都邑
無兵之喻也
天敘天秩與元會相終始者神聖莫能變也大經大
法與國脉繫安危者百王弗能易也夫子斟酌四
代弟從其可變易者言之故曰所損益可知也夫
子丑迭建武蒦代奏何贬於聖治要以至精至備
必如夫子所酌而後美善無間然焉是於可變易
中卓然有不可變易者也放淫遠佞者何姦聲亂
色禮樂修明之朝所必禁也巧佞孔壬虞夏殷周
之盛所必防也故聖人亟致戒焉奈何衰周而後

禮壞樂崩衔詔車服之制既不能盡攷迄今所遵
行者惟夏時一語乃好佞竊權覆敗相踵漢唐宋
以來如出一轍則聖人之爲萬世慮更深切哉
聖人之心渾然大中而已淵乎至善而已一中散爲
萬中萬中本一中也一善散爲萬善萬善總一善
也故一言一行日觕之而神徵耳觕之而響赴其
舍巳而從擇中而用雖聖人不自知其然者是故
德彌盛心彌虛量愈弘納愈廣當世未足通及尋
古賢人之取善也陶漁可採滄浪可聽聖人之取
善也惟賢則大惟聖則神

汪子中詮卷三　萬曆己酉庚戌集

人所以爲萬物靈者心也心所以靈者知也
知是知非知善知惡知好惡知[illegible]本末知終
始知誠僞知敬肆皆性體之瑩徹也其有學聚問
辨而得者亦性也心存則無弗靈無弗知心放而
靈者蔽知者昧矣故有穎慧而愚終有魯鈍而精
諸操舍殊軌而昏明易質也然則心無可放時乎
彼經綸宇宙裁成萬彙皆從心放而非放逸之謂
也惟有之不離一掬故放之能横四海
試觀天地之間皆物也試察萬物之性皆善也尊卑

有體矣貴賤有等矣親疎有則矣愛敬有宜矣其
有叛常悖禮者人見之則怫然不悅彼知人之見
之亦赧然內沮夫其畏人知而內沮者非善也耶
然始以內沮終歸怙惡者何利欲日熾善端日銷
無教化以牖其衷無政刑以格其非也故聖人之
教立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各得其性而天下和
平矣
日麗於中天萬象咸受照焉寸雲掩之而貞明自若
心凝於泰宇萬理咸受燭焉纖欲留之而真體自
如天體至健帝出常新謂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

則無改於舊也謂今日之日即昨日之日則舊者已新也夫心之日新於學也有如日澄湛於宥密之淵崩瀉於川流之祉以今日視昨覺昨舊而今新以來日視今覺今舊而來新是謂緝熙於光明

鴻濛初闢天下之未治在氣化聖人以神智創之而闢濟釆叔季道衰天下之不治在人事聖人以大力挽之而轉旋速唐虞而上其先天以作則乎殷周而下其後天以制變乎書契之易結繩粒食之代茹飲蛻中之揭心極非至聖孰能闢之放伐通暴君之窮攝政通幼主之窮筆削通無王之窮非至聖又誰能任之

天下之治亂人心為之人心之淑慝世教為之故夫庸主佞臣接迹於廷庶頑冠竊橫發於下皆由道德不著政教不行而利欲之漸漬深也聖王知其然故維性以設教因心以立政藝極既陳而且樹風聲章物釆使天下洗心易慮還其所固有而不自知夫射有鵠也而人爭赴焉治亦有之民之鵠在士士之鵠在君君心正則天下之士心可正士心正則萬民莫不正而天下治也

合抱之木始於毫芒其植根實也千金之裘貴在粹白其取資博也惟用志於天下乃可以任天下以一己用天下未有能濟天下開誠以集衆思秉公以器羣品智者効謀能者効力此伊傅周名所以隆相業也若議多而患其聚訟材儁而患其罔功則在與二三黃髮酌而圖之蒞靜言庸違辯言亂政雖聖世猶不能免是烏可不慎

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社稷之安危總在人主一心故格心要矣一暴十寒猶曰不可奈何深居稱朕并一暴而無之豪傑之士位衡鼎而圖匡濟或至借遇巷為監寺之因此管商所以隨世就功非孔孟所屑為也然則君子必遯世乎曰何可遯也監寺可絕乎曰何可絕也道義以律身恪恭以盡職巽順以應變正己而待上下之正焉耳人心同此秉彝精誠金石可入即中村之主左右之人安知無感動而憬悟乎故大臣欲格君心當先自格其心已無不正而時遇終不可為然後引身而去其去也猶冀悟君心於萬一非直以潔身為高已也

大臣能自格其心自正其身矣而君心未必能遽格也羣工未必能盡正也袞德闕遺何以補之忠邪

競進何以別之宮府乖隔何以聯之法紀陵夷何
以整之膏澤壅閼何以宣之邊陲単弱何以振之
急之則廣潰決緩之則益隳廢若持權以衡萬類
而低昂適得平也若執律以齊萬聲而高下適中
節也此豈徒意氣之矜奮才猷之揮霍所能辦哉
蓋必有調攝於德性陶鎔於問學者焉是故褊衷
不可以大受貴含弘也弱植不可以貞幹貴果毅
也安肆不可以寧極貴欽翼也疎鹵不可以當幾
貴沉朗也二三不可以成務貴凝定也此數者皆
從德性出從涵養致故君子有志當世未論經濟

而先於致中和也

君之令民風行草偃然未有皇極不端能強民從令
者況人臣於君欲弼德塞違乎必真有誠意正心
之學而後以仁義獻其君必自信禹臯稷契之身
而後以堯舜望於上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無諸
己而令諸民謂之不恕無諸己而強諸君謂之不
忠故積忱蓄悃有盟於進諫先矣脩德砥節有豫
於求志日矣

世有聖王之教化而後乂興焉若周文棫樸是已世
有中天之豪傑而哲后賴焉若伊傅崛起是已作
人者樹士以植國自爲社稷謀非爲多士地也崛
起者脩身以善世自爲性命脩非爲利達媒也三
代而後上無興教之主下無不待教之士是以王
佐罕見而至治不復夫所謂王佐者天資與學力
兼到涵養與經綸並茂漢唐宋殊絕人物有其用
而無其體宋大儒有其體未必有其用伊傅畢散
而下非顏孟疇能當之顏沉粹而英毅也孟英毅
而沉粹遜於顏也

天德惟剛故化運而不積君德惟剛故志定而不移
所謂定志者上畏天命下畏民嵒前畏帝王之芳

軌後畏史冊之清議故忠正之臣樂親憂危之言
樂受而天下治也若夫柔腸弱骨不足以樹志則
宦寺得以誘之邪佞得以干之聲色得以淫之貨
利得以眩之一身之中耳目手足無所措其如天
下何

君德所以剛明非獨天授亦賢臣之啓沃切經史之
講讀勤也故曰習與正人居聞正言見正事如入
芝蘭之室久而俱化若深居內庭朝講不御日與
婦寺狎而與賢士大夫踈智慮何由而明身心何
由而正佻士艮謂人主不可使觀書知義理嗟乎

此古今宵人所以痛天綱傾國命也蓋臣智士寧無漆室憂耶

大臣專君則臺諫羣臣不得效其忠而國亂宦寺專君則大臣與臺諫俱不得效其忠而國危夫專君者必有所以逢君使其心悅志順然後惟所欲爲君好諫則逢以斥仗馬君好利則逢以筭舟車君好大則逢以展疆土君好侈則逢以阿房建章君好長生則逢以致神仙求不死藥爲君者但知所好之必投所惡之莫逆不知太阿之柄已潛授其手嗚呼宦寺爲此無怪也大臣懷奸而爲此陰與

盧李同行而外尚附於姚宋之名一旦敗露何顏面見天下士乎

有後天安命之聖有先天造命之聖治則進亂則退後天者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先天者也轍跡徧天下終不遇而退聖人無如天何矣然聖人非徒與遇合於七十二君也亦欲與三千七十之徒遇焉遇於君則道行遇於徒則敎行道行而治效在當時敎行而治法垂萬世此又聖人以後天爲先天也

聖人爲道愛身則危不入亂不居聖人以道愛天下則危可使安亂可使治然必有可安可治之機然後起而圖之若君無悔禍之心相有樂災之志聖人肯以身嘗試乎女樂受甚厲顧且見幾不俟終日而况於危亂

後世英君能創大業者其全德不必聖人而皆有聖人之睿智後世名臣能樹大功者其純心不必王佐而皆有王佐之材器假令從事聖學涵養本原以至誠無息之心發揮事業其粹美恢弘自足以方駕唐虞同流造化何天人古今不相及哉夫王覇無二道誠之則王假之則覇一念誠僞之間義

利公私判而功用遂霄壤矣

人主之患莫大於視堯舜爲絕德而以中主自限夫中主與堯舜豈甚相遠欲爲中主則中主矣欲爲堯舜則堯舜矣嘗觀近代賢主未嘗不有堯舜之心而不能純乎堯舜之心未嘗不有堯舜之事而不能純乎堯舜之事其有堯舜之心與事者維皇眞性不容泯也其不能純乎堯舜之心與事者世俗私誘未易袪也夫欲袪世俗之私誘復維皇之眞性匪務學曷繇焉近儒臣以端其習勤講誦以明其理愼起居以肅其儀屏紛慮以正其志自一

念充之萬念自一事推之事事如見羹墻如奉集
鑊是則堯舜而已矣
後世以兵取天下則曰征誅以智竊人國則曰禪受
惟我　朝値胡元之亂收板蕩於羣雄闢乾坤於
再造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此之休烈也漢誅秦項
亦稱得國之正唐曁暴隋與漢不異而挾父臣虜
未免以詐力掩仁義宋欺孤兒何殊操懿苐不至
爲慘虐耳然漢唐能易暴以寛宋能定亂爲治亦
宇宙生靈之一幸也故其享祚頗長操懿篡弑之
慘横施横報有如桴鼓五代相尋全出一轍至靖
康舉族北轅說者猶謂篡刖之應天心惡殺天道
好還豈非萬世永鑒哉元嗣俘而歸元帝殺而謚
堯舜公天下之心於我　朝僅見彼太白之懸猶
有慚德矣
人皆謂聖遠學絕聖未嘗遠也聖在人心不自覺耳
學未嘗絕也學在日用不自知耳人性本無不善
聖人獨兼萬善一念善則一念之聖一行善則一
行之聖試觀當世矜紳之士不有矜節勵義誠心
愛物者乎閭閻之匹夫匹婦不有脩孝悌貞潔嗜
善若飴者乎善念何因善行何起分之則各露天

倪合之則集成至聖夫孰能自覺而自合者是其
神明內助宰萬動而不淆者也是謂天民先覺
匪神明無以照寂感匪齋戒無以養神明聖人淵潛
是以龍見聖人氷兢是以鑒朗所謂神明者寂亦
照感亦照如水之表裏瑩徹隨物呈象如鑒之分
別妍媸積而藏焉其光不晦故帝王之所以立極
聖喆之所以垂訓可一言盡也曰明明德而已
聖人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極神明變化莫精於
易矣內聖外王莫輿於中庸矣予嘗謂讀易中庸
則天下無書可讀非無書也淺者其糟粕深者不
出其範圍如百川之望海如千條之於巨幹也秦
漢至唐道術不明儒者各以意爲學故以卜筮視
易以橫亏月令雜記視中庸而老莊之自然西竺
之寂滅則相與矜奇詡異曰精奥在是舍太牢之
味而錯羞以爲膏也舍袞甫之章而麗綵以爲華
也學晦而識陋未足怪也宋而後經生首治易矣
中庸特表章矣微言妙義童而習之皓首不臍其
蔵然且襲蘇張之唾高譚貝葉乎甚矣後儒之陋
更陋於漢唐之儒也
天之德曰生人之心曰仁乃生有時而窮仁有時而

幾息者何也試觀秦項之爭衡五季之篡奪後先羯胡之紛擾朝王侯而暮俘虜夕將相而旦誅夷覆軍則流血千里屠城則積骸百萬天曷爲生好亂之人人曷爲興好殺之禍則利欲彌熾於宇宙而仁義禮樂之教不行也否終必傾盡極必亨究歸於用暴者亡用德者昌好殺者滅好生者王然後知天之未始不生人之未始不仁也

自古盜賊之興或以饑饉薦至逼而偷生或見政令不行逆而狂逞其雄桀者遂乘而收之以圖王霸於是干戈競鬬而生民之禍慘矣善爲國者需膏

澤以綏民使無饑寒死徙之憂飭紀綱以齊民使無譁陵窺伺之隙上下相安休戚相共於以握圖保祚億萬年可也獨患夫恃治安而忘遠慮耽宴樂而忽民嵒吏貪殘而不察下愁怨而不知恩不足以固其心政不足以維其志平居猶樂災利禍一旦危急其不掉臂而從亂者鮮矣

夫自古兵戈之禍若何而起若何而定載籍可詳覽矣昏逆者爲聖明藉資也强暴者爲寬仁驅除也曾見有善戰之將不死於戰者乎有好兵之主不亡於兵者乎有篡奪之國不滅於篡者乎武安賜劒韓彭葅醢多殺之災也忠武昌胤尖滅延世不殺之福也故曰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老氏亦謂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佛氏謂昆蟲蠕動之物一有所傷皆得業報嗚呼善戰者可以思矣好殺戮者可以懼矣

武不可黷亦不可忘也兵不可窮亦不可諱也夷犯夏下叛上天子是討四方臣屬之國有不貢不王天子是問弧矢之威烏可一日廢於天下顧先王豫而不用用而不極耳明道德脩政刑賢能各當其官紀綱整肅於上令遐邇嚮風蠻夷慴服而不

敢動此廟勝之算也以吏治輯萬民使各得其職以軍政飭封疆使將士臂指一體可與共安危可與犯難忘死此金城之守也奸雄嘯澤先撫諭以散其黨剪渠魁而赦脅從夷虜跳梁來則拒去不追要以境內寧謐而止此雲霓之師也繕甲兵教技擊明耳目一心志知彼已用間諜守則潛於九地戰則動於九天搴旗斬將獨取元兇攻城掠地毋妄殺一人此鷹揚之略也故曰善陣者不師善師者不戰夫不戰而得常勝武之上策也

古今華夷之勢不甚相遠秦遣蒙恬北伐却胡人七

百餘里胡非强於中國也當七國時燕趙代各隣於胡各守其境燕不借兵於代代不兼糧於趙也漢置漁陽上谷鴈門諸郡亦各以郡為守非大軍出塞不聞徵發於內地也何後世畏虜太甚至竭大司農之財不足以供戍卒則軍政因循邊儲積弱耳彼其風土相接習性相近被以中國之文物則文物矣任其本俗之勇悍則勇悍矣此趙武靈王所以變衆易服而滅胡也誠使邊民以三時藝黍稷以農隙習武勇馳騁射獵如虜伐狐擊兎如虜虜控弦不過三十萬吾邊郡引弓之衆亦足相

當虜闌入散掠吾鄉民持挺鳴鏑亦足相拒加以良將勁兵扼要扼險戰謀戰智虜安能得志於我故虜之能為邊患者虜人人皆兵皆騎射而邊郡兵少於民也倭之能為海上患者倭人人皆兵皆利刃而海上民不習兵也能使沿邊海之民人人能弓能刃能為兵於倭虜何有若鼓舞之以作其氣俊郵之以脩其弓矢戈戟則賢守令事矣

里甲卽比閭法久之遷徙靡常也學校以教俊民齊民不與閭也司捕已設官役荒廢或難徧及也保甲通里甲之變鄉約助教學之餘保甲中間設鄉兵補詰捕之不足法至善也然郡邑每憚於舉行者以法敝難於振飭人敝難於考覈其下焉者則謂保約行而民無訟無牘也夫民果無訟固賢智之士所實心而樂圖者惟鄉兵不餼而役則用之宜有法行之貴不擾耳百家為保每保選其驍健者十人為兵有智幹者三人為保長副倂甲長共二十餘人計大邑可得二三千人保長副免徭一石一丁如今吏役例令農隙皆練名兵勇藝甲長與兵各復其身每歲所免無幾而坐得勝兵二三千人以各保其鄉內奸足以譏察外寇足以捕禦

伏險於順寓軍於政此安民戢盜之善經也長吏以春秋循行講約則親校其勇藝加賞罰焉不得以簿尉雜流沓點滋費宜人無不樂從矣是故善為天下者為於邑善為邑者為於鄉

夫儒林與詞林華實不可同語而昧者或混為一名實之際不可不辯也言必稱古昔動必合先民斯之謂儒多蓄如武庫摛藻若春華斯之謂詞有儒而兼詞者則游夏左董其人有詞而近儒者則屈賈韓歐其人班馬李杜詞之魁也荀楊孔馬儒之賊也故縫掖鉛槧之士皆曰儒生石渠金馬之彥

皆曰儒臣將爲博學宏詞儒乎將爲經濟儒乎性命儒乎如云宏博而已賢者必不肯受如云經濟朗不合性命爲一以追三代之英而甘與末世議議者同也

德盛者其容必恭故達之周旋升降無非恭也德盛者其聲必和故達之歌咏琴瑟無非和也至禮不讓至樂無聲可見可聞者其迹乎不睹不聞者其精乎故禮也者至德中自然之繩檢也樂也者至德中自然之鏗鏘也叔季德衰禮樂之用在朝廷邦國者僅存梗槩而詐諂德色之俗桑濮淫哇之

音流習於民間恬不知怪世有脩德君子當於其一身觀禮樂矣

圓而神者性之體方以知者性之用彼所謂圓覺竊吾圓神而爲言者也惟神故覺惟覺故神神則自不容褻故無不敬也神則自不容欺故無不信也敬信非從外益即神覺之本體也匪敬匪信曰覺而其光弗瑩曰神而其中已稿亦不可以語圓不可以語性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非不思不慮也貴愼思貴近思也內艮止外兑悅寧極而動思得其正故曰貞吉

憧憧往來者以童心用蟄智容感客形紛擾不已是謂朋從同歸一致者心之德凝於一也殊途百慮者心之用貫乎萬也試觀寒暑代而歲生日月代而明生屈伸感而利生尺蠖以屈伸龍蛇以蟄藏天地萬物之情至變而無常也至一而不擾也君子精義以達至變之用利用以崇至一之體學如是止矣思如是止矣過此以往窮神知化養盛自致非心思所能及也思切於用者存精研以求其當思所不及者存徐養以俟其至是謂止其所思不出其位憧憧何爲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聖人所自憂有四講學居一焉先之脩德存養其心性也師友講習欲輔此德耳繼之徙義改過濯磨其操行也師友講習欲聞善而寡過耳內無養性之眞念外無砥行之實功而徒炫口耳以恣談論雖講學自命人已見其肺腑矣

或問浩然之氣何如爲直養曰人生本直靈臺中自有所不爲有所不欲不爲者無爲不欲者無欲則直體常伸是謂之集義謂之直養必有事焉者此心常存之謂也心存則不爲不欲者觸之而即覺覺之而順達矣易曰君子敬以直內木從繩則直

心從敬則立

或謂丐無二妻齊人章孟氏寓言也余嘗見鄉丐有一妻一妾其尊卑稱謂悉如良家朝分投富門暮聚樓古廟時或酬歌相樂洋洋然忘其丐也彼訕詈而泣者無有矣尤有異焉者嘗見一黠丐歲時伏臘索酒肉於近鄉歸而合燔之以為脯炙以間名其親族而飲食之無不歡醉罷者是衆其親族之人無復嚬蹴心也由微微著即小知大恐人心士習又下於戰國時矣

或問子游問孝章曰聖人辭氣紆重語孝養而擬及犬馬非其倫矣聖意若曰今之孝者徒能養耳彼司守者服乘者皆能有養於人也養而不敬與犬馬之養人者等耳曰能養曰皆能有養語意自顯然也

狂何以簡簡何以成章也成章何以不知裁也心遊於三五帝皇之上而事忽於日用起居之常如曾晳有樂天識趣而臨喪倚歌責子誤用大杖此其類也然信心獨往一塵不入其中稽古為徒萬物不干其志亦足成偏至之英標樹超世之芳躅矣惟其志高而學未逮言大而行未掩裁高明以沉潛副虛想以實脩則皆中行之選任道之徒也

記稱舜崩於蒼梧禹崩於會稽非也堯老舜攝巡狩四朝之事皆舜任之舜耄倦而禹攝則巡狩亦禹事也舜何為復至蒼梧禹薦益以七年矣何為復至會稽其說多起於言封禪者妄援附會後人遂謬傳之然則九嶷稽山何以有塚也曰舜禹時二地俱在荒服疇昔巡狩所至死而如喪考妣因名山設塚志思慕焉未可知也不然二聖嘗封名山或即其所封之處名曰塚穴而後人遂以為葬其地也

程子定性書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與其非外是內不若內外兩忘夫心何以能廓然何以能兩忘也無事而廓然一動念則膠擾矣有坐忘亦有坐馳前念方息後念旋生欲忘之不得忘矣艮其止止其所也忘非所以為止靜亦定動亦定忘非所以為定故晦闇未起敬畏常存君子之所以為止也虛明內朗寂感無間君子之所以為定也不獲其身者忘其妄身不忘其覺性不見其人者忘其物引不忘其真君內外兩忘之說學者當善玩之

人心未有不操而自存者象天行健自強不息成性
存存道義之門心本變動何以有存虛明為主常
惺常湛故曰存也心本內藏何以有放虛者擾擾
明者暗塞故曰放也老莊明自然世儒亦或宗自
然顧不思不勉惟上聖能自亞聖大賢而下烏有
不養性於戒懼者戒懼非拘迫非束縛亦真性中
自然之操存也有自然之操存斯有自然之明覺
有自然之順應若曰縱心無有游神超曠則清談
異學所以亂聖真也於楊墨禍尤烈矣

豹居而環堵為室藜藿充腸看四壁之光如守一中

之湛寂趨炎者所難恬淡者所甚易也惟試之天
下國家臨之利害生死以真常照無常以至定應
無定衡設而錙銖不爽度設而方寸不移可以傾
否持危可以濟蹇平亂而總歸於性命之正非天
下之大識力其孰能與於斯故獨善不如兼善之
公也避世不如易世之大也然時行時藏時舒時
卷性命中亦有自然衡度雖聖人不能意必於其
間矣

義也者天命之真則人性之真是其純然而至當即
至善也其確然而不倚即時中也君子發遂於藏

密既不着以著迹功深於研幾更不襍以私妄故
中心所喻惟義而已當其執義獨往三公可辭鼎
鑊可就固喻之至也即或與時變化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尤喻之精也小人則反是矣辭章以致身
不講於心性之學富貴以縈念日競於華膴之途
其中心所喻惟利而已當其捐廉恥以趨權勢不
顧後日身名固喻之愚也即或矯一節以獵虛聲
陰圖他日厚實尤喻之狡也此君子小人所以判
也而義利之初分固甚微也幾善幾惡決於毫芒
念偽念真更分人鬼辯之宜蚤辯矣

喻義者不計利終於天助順人助信鬼神福其善萬
世仰其風天下之大利惟君子享之喻利者幸徼
利卒至有人非有鬼責怨讟盈於蒼生醜穢遺於
青史天下之大不利惟小人受之小人誠善計利
乎亦當以義為利矣

君子抱龍德於身視善世與遯世皆遇境耳吾性中
有真境焉常兢翼常寬舒常精明常恬淡其於毀
譽榮辱窮通得喪驟遇之而不有吾以盡吾性也
驟去之而不留吾以適吾性也日塗軒冕塵珠玉
乎是猶有富貴[illegible][illegible]之見曰心泰則無不足乎是

猶有不足有[illegible]人安於道道忘於遇烏知有
軒冕珠玉而塵塗之烏知其爲不[illegible]而一處之後
世隱士奇觿傲於東籬得金揮鋤不顧與荷蕢沮
溺輩皆可謂貧而樂猶未可以語遯世無悶之學
也

上古有神巫焉能齋祓其心精潔其行以與神祇鬼
物相接帝王享祀亦或用之雖非道術之正然亦
精誠所致不可盡指爲邪幻也釋氏本言心性言
寂覺至說法動稱大千世界諸天龍王拱手皈聽
其神通駭世正見於此其爲術毋乃與神巫近乎

虞命秩宗必寅清如伯夷而後可以和神人協上
下周書稽疑曰擇太卜亦必志行脩潔而後能以
蓍龜通神明知吉凶然其德之偏全職之輕重奚
啻什一千伯也彼淸靜寂滅之說於貪淫濁世不
爲無裨以槩於聖人中和體用之教則不可同日
語矣我　聖朝獨尊聖學亦不廢二氏然僧綱道
會僅與陰陽醫學並列聖謨宏遠萬世不能易也

聖人生而知者謂生而知嚮此道也若知之徹與未
徹亦自有差等焉安而行者安而身踐於道也若
行之至與未至[illegible]有漸次焉舜於孝性矣于田
號泣曰求所以[illegible]而不得可不謂困乎學如孔
子極矣至耳順從心而後化當其廢寢食發憤敏
求可不謂勉强乎一聖人之身未嘗無困知勉行
一恒人之身未嘗無生知安行孩提眞愛稍長眞
敬本與聖人同體能達之則爲聖不能達則爲恒
人耳達之而未能遽達此聖人有困勉也達之而
無所不達則困勉皆聖人也

天無一息不運故日月常照寒暑常序人心無一息
不存故視常明聽常聰貌常恭言常從不然者情
動而性汨將百體失其職矣戒愼不睹恐懼不聞

[illegible]獨君子以此養性即堯舜至神聖不能舍欽恭
而罷心無爲苐欽恭本於天縱非若亞聖以下有
意矜持耳故堯舜性之性此戒懼者也惟精惟一
皆欽恭之自致矣湯武身之身此戒懼者也懋昭
執競皆聖敬之主宰矣近世談學多岐曰體認天
理曰良知曰脩身知止循其言皆可入道總之不
離一敬爲權輿若舍敬言學譬無樞而求戶轉無
柁而汎舟江湖吾不知其可也

芝蘭生於幽谷芬芳四溢修士佩之以比潔焉化而
爲茅與棘莠同類牛羊弗食之矣蜣丸出於糞穢

人所掩身未蜕去爲蝉餐風吸露飛蟲之屬無踰其高潔也物性善變人亦如之故君子雖身兼衆善猶不可以自滿恐晩節一愆素履將令德之有瑕也小人雖旣居下流猶不可以自棄倘平旦頓復初心尚遷喬之有路也

人主知天下有不愛爵祿之士而後重士士不愛爵祿以無求於君而後見重於君君重士士見重然後志乎道合而泰交之治成也漢高帝曰士大夫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宋眞宗罷呂蒙正相謂侍臣曰蒙正想悲涕不已夫人主恃其威命足以顯

士又度士之得則喜失則悲其視士已太輕矣其所登進必皆貪位固寵之徒無復望其秉道陳義即有抱輔世之畧能爲帝王佐者必且韜光歛跡人主烏得而用之故君不可不重士士不可不自重若卿相大臣之選重更甚焉進之貪緣左右以託於遇巷退之低徊濡滯以託於出晝人主將視爲頑鈍與小臣不殊并視此職可虛懸不設台衡益輕太阿旁落憂世君子固蚤識於幾先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子以二言括聖學之要也夫性命之學必根極於未發戒懼以養虛明其本矣虛明之中變化出焉是謂義以方外格物致知者所以證虛明之本體酌變化之妙則也學於載籍問於師友思以慮精微辯以析疑似皆從戒懼一念用之於著察本體非戒懼爲養內而致知爲外益也謂涵養爲敬致知可勿敬乎謂學在致知涵養非眞學乎知性君子自當合表裏而融貫之毋泥辭忽意可也

夫所謂格物者豈必盡天下書而讀之盡天下物而知之也物有本末則先後分矣脩身爲本則知本要矣世有操一物而萬物皆備者非心乎操一知

而萬知合契者非誠乎求於意若何而去妄還眞求於心若何而化偏得正忿懥憂樂何以無留滯也愛惡矜畏何以無癖僻也視聽言動何以無失官也格物者先格於誠正而脩齊治平一以貫之即與仁讓於國公好惡於天下未有不因心推致者也若夫古今得失之林當世法守之迹隨時通變之宜或平居講究或臨事咨謀亦惟誠心求之不中不遠世無學養子而後嫁也豈有學治人而後從政哉故格物者以身心爲本格於五事曰貌言視聽思格於五常曰仁敬孝慈信窮理盡性無

出於此若廣蒐遠索以博物貪泛應者乃聖學餘事非先務也

聖人太和元氣也有保合而無矜持孟氏泰山巖巖英氣勃發矣直而養之以勿忘勿助且以揠苗戒助此高明柔克孟氏所爲克己復禮者也英氣化爲正氣然後可以語剛大而稱浩然故遠稽五百年之天數而名世自任近邇百餘年之聖澤而見知自任所謂塞天地者可見其端倪矣

夫所貴於學者學爲聖也學成其爲人也天生人畀以五官併其宰是五官者與之官不得其爲官則

人不成其爲人也聖人猶人耳睿智起於心肅乂哲謀通於感以順變化以妙經緯究且雨暘寒暑協應百嘉豐茂家國用寧聖人旣成其人遂成位乎中矣人之五官與聖同而迥絕若彼此志士所以發憤於學而日孳孳也其學惟何求諸思先立其大而已

日麗於天容光必照濁霧塞焉白晝不見泰山離朱之目天下稱至明也閉戶掩扃居蔀室之中必不能察秋毫夫人性之有蔽豈直物欲爲累哉任其性之所近意之所趨無學問以牖其明而約其過

賢智者之蔽覩物欲無異耳如仁智信直勇剛皆人心之懿德也好德而不好學其蔽有爲愚蕩爲賊絞爲狂亂者今語人以物欲之蔽雖中士無不內慚語人以懿德之蔽在賢智未必心服然本欲脩德反以亂德其流至於眩學術禍蒼生則信心而不信學之過也故尊德性道問學內外交致焉問學所以撤德性之蔽游於昭曠而立於大中也

人無私覆地無私載君子之心與造化同其含弘故於天下無不周也天氣下交地氣上騰君子之心

與造化同其訢合故於天下無不和也賢愚遠近總歸涵育親親賢賢自有等殺雖顯比外比迹近比而不失其爲周鹹酸甘苦各適其調臧否是非相濟以道雖同德同心迹近同而不失其爲和周比和同之辨公私邪正之判也後世以意見生同異以權利生依違同異生愛憎依違生攻擊爲比爲同紛然舟中敵國而建中調停之說又不可以語周語和卒至仁賢一空宗社蒙毒士大夫用心之公私邪正能禍福人國如此治心精義之學可一日弗講乎

夫公私邪正之分其初豈甚相遠哉一事也或見爲是或見爲非初因偶失於裁度也迨是非漸明而偶失者更執其失始非私而終私矣一人也或見爲賢或見爲奸初固偶誤於程量也迨賢奸漸著而偶誤者不任其誤始非邪而終邪矣至於意氣相加門戶相競遂搆爲莫解之訟釀成不戴之仇士大夫何樂而爲此哉莫難克者勝心莫難平者忿心勝與忿一熾於胸中而公私邪正之名卒無逃於天下後世曷不虛心以觀理平氣以折衷善則江河沛也不必出於已過則日月更也不必諱

已以天下公心處天下公事非獨國家禍也亦自爲身名惜也嗟乎世之大奸惡什無一二惟中人最多而中人欲爲善者亦時有焉徒以好勝一念延蔓橫決遂舉中人并中人欲爲善者而卒被不美之名悲夫

君子脩其身而後可以善世正其身而後可以格物故勵廉恥之節樹道義之防取予進退必嚴語嘿周旋必慎可謂矜矣然律度自繩非炫美以揚己也坊表自飭非立峻以陵人也賢者敬而親之不賢者憫而容之其以矜而至於爭何有焉夫都俞近黨吁咈近爭然可否相濟德業相成正和衷之至不可以語爭至於觸事摭忠不得其職則爭不得其言則爭要以合則從不合則止故君子終於無爭若夫競心於功名爵祿之場植黨於勝負低昂之間囂然如里婦相詬不止則君子所深羞矣

夫治亂時也仕止遇也覩治亂爲進退中智或能勉之夫子獨以卷懷與伯玉何也蓋豪傑之士志欲有爲於世其材猷能斷而不能晦方乘世變以標奇其意氣能張而不能弛方因時危以見節如是者即欲卷懷不可得也若伯玉則可卷矣一仕一

止固不以爵祿攖情愛道愛身且不以功名繫念豈其與聖人漸磨日久所謂無可無不可者嘗心契其微乎視史大夫加一等矣由此觀之士不審時勢而嘗試於功能之見以其身徼枉尋直尺者君子所不與也若殉念富貴無論矣

聖人以宇宙爲家以民物爲體視袞職有闕猶父母之有過也視天工有曠猶家務之頹壞也視荒陬黎庶顛連困苦猶子弟之有疾痛也栖栖焉閔閔焉歷說不以爲煩伐木削迹而不爲止誠不忍父母之過欲號泣隨之不忍吾子弟之痛欲多方救

藥之也晉衛與齊既不能用以陳蔡之弱小猶事轍往還者數歲說者謂葉公方有問於楚冀得遇合以通於楚耶此鳳衰致譏知津來誚聖人易世之心滋戚矣不得已刪述垂訓爲後世帝王取法則易亂一時者小開太平於終古者大也

夫理學氣節功業文章士之畢精神於一世垂休光於不朽者無出此矣理學者非徒明其理而已將脩德體道以實有諸身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輔世理人則膚功奏焉秉義塞違則峻節彰焉明道閑事則鴻采流焉此聖賢體用合一之學曷嘗

岐而爲數端也自聖學不明而聰明俊傑之士各以其智能意氣表著於世其偏全醇駁未必盡軌於道德要以負荷綱常楨幹宇宙則氣節於道爲近功業於用爲實而文之潤色世道亦不可少也昔夫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今天下鮮完德矣有能持風節於頹靡之中劾勵勳於擾攘之際亦聖人所深思乎如矢贊直一匡稱仁吾以是見聖人維世之心

世之治也其君必兢業以圖幾其臣必憂危以輸悃堂陛一心忠賢進用故紀綱明肅而天下治也世之將亂其爲君者或剛愎自聖而惡聞讜言或柔闇無能而狎昵羣小其爲之臣者事剛主則阿意逢旨以固其寵位事柔主則植黨營私竊弄其威權當是時而有仁義方正之士立於朝必從道而不從君狥義而不狥衆此狂瀾倚爲砥柱大厦有所支以不傾也乃薰猶異性堯桀殊行必羣嫉而力排之然後愉快甚至鉤黨連類竄逐無遺於是君子有氣節之名而國家有危亡不可救之禍然則氣節云者天下所以目君子豈君子樂標此名以爲高哉嗟乎汲黯在而淮南謀寢九齡去而漁

陽鼓來司馬相而虜戒南牧李綱罷而宋遂北轅治亂安危之機若此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耕莘匹夫係天下重望者以能嚴義利之辨也千駟萬鍾未交於前而天下信其弗顧弗視者自一介不取予信之也窮居挺然自樹肆一介必衷於道義異日者致主匡時其擔荷宇宙可知其不以寵利自私可知故廉節者士君子之大閑未有廉節不立而能建事功於世者也漢代以孝廉選士猶爲近古後世廢而不行豈非謂上以名求下飾詐以應且甕牖繩樞之子安所取予而見廉乎故先

以文詞進之後以廉能察之仕而後選既異於選而後仕乃所謂察廉者又或徇於愛憎淆於毀譽苛於異途而寛於華序何怪乎廉節日衰而民生之不被澤也

民生日困由吏邪也吏道之邪寵賂章也孝廉之選不復察廉可勿精乎選而後仕不可得仕而後選可勿慎乎三載而考績三考而黜陟自唐虞然矣今世筮仕州邑必再考而後徵名薦亦再考而後擢郡臬法何嘗不近古第所謂考者徒虛名耳人情能矯飾於暫不能矯於久期月而論薦固

太驟也至三年則才守辨矣六年品望定矣雖有善毀譽者不能蔽矣上官署考其必嚴綜核而責保舉乎倘廉墨無分穢迹終敗即連坐安辭若郡邑長之於青衿士也有師帥責焉非獨校其文藝亦必以聖賢義利之學朝夕訓廸一變其頹風乎夫使庠序之中以義利明學術朝廷之上以義利課賢能設誠致行不出六七載而人才漸盛太平之治可幾矣

今世言性命者至微與矣與其求空妙於窈冥曷若揭義利而脩身踐言乎凡天下熙熙攘攘皆爲利也爲子不能孝爲臣不能忠弟弗能恭友弗能信惟利蠱之君横歛吏受賕豪強併兼寇賊刼奪惟利醸之五霸七雄之爭戰三國五胡之紛擾夷狄奸雄之割據惟利驅之天下所以治日少亂日多皆繇於見利而不見義也見利則縱人欲以滅天理見義則循天理以制人欲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是性命之真竅也是聖人設教匡世之微旨也曰喻義曰精義曰義比曰集義曰充無穿窬之心無往而不爲義以此講習以此躬脩以此與朋友相淬勵窮理盡性無餘事矣

士之賤與庶人等以道德而成其貴也人主之尊與天並以道德並成其尊也然金必貲型範焉玉必資琱琢焉木必資繩墨焉非師友輔弼之贊襄則黼扆有逸德矣非明師良朋之夾持則韋布無亮節矣今世巫醫百技皆有師攻文詞詩賦者亦或偶曹結社獨所謂脩德講學者競相勝而恥相下即有連袂爲朋泛泛如萍水之聚無精意以相屬也無正言以相箴也其於三益三損何居若人主不出房闥與公孤卿士曾不相接欲獨以神明御世視一介之士孤立無助者更可寒心也

適千里者明知周道如砥而故托足於榛棘養生者明知肖苓可以引年而復進以烏喙世必謂之大迷所貴乎講學者謂其精擇而力行之擇既精而行弗力嗜慾不能袪也氣習不能變也其爲榛棘烏喙能甘心無悔乎悔則改遂而易步矣吐故而茹新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農夫之樹穀也必擇種而後播焉種既精矣其耕必深其耘必勤其糞壅必厚其灌漑必時然後豐穫可冀也鹵莽而耕鹵莽而耘穫亦如之故曰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之熟豈易言哉善端初萌培

養之務充其量纖欲甫動芟刈之務絶其根欲淨而至於無可淨理還而至於無可還心無一息不覺覺無一念不眞純焉化焉而後曰熟熟可易言哉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

夫死生之際大矣聖人謂朝聞道而夕可死豈直齊物忘形等彭殤於旦暮哉百年易盡者身萬古長存者道身所以載道也道所以立命也聞道則無愧於天之命無忝於我之生全受全歸死無憾矣若道之未聞其生爲倖存其死爲不瞑如之何可死夫性天至敎匪可言授神明默識存乎其人聞道者一朝而釋千載之惑一日而契萬聖之符故聖人重之由死於徇義猶枉死也回死於短命如不死也然回以一身係短關斯文絶續喪予之悲聖人深致意焉豈眞謂夕死可也

春秋書春王正月先儒論辨紛紛矣然未有確然得其說者自黃帝作干支分十二辰而爲歲歲分春夏秋冬而爲時曰春溫如也曰夏燠如也曰秋凄如也曰冬凜如也上叶星纏中應氣序下徵物變晦朔相乘寒暑相禪參陰陽造化自然之運萬古如一雖有聖智不能以私意更也謂周以建子爲

歲者遂并時與月而盡改之未溫曰雷未寒曰霜可乎是周公爲逆天道也謂周既盡改時月春秋徑用夏時而擅復之朝用天統野用人統可乎是仲尼爲畔王章也予敢信周公仲尼之必不然也前乎周者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曰元年冬十月周於其間何得獨改時改月仲尼又何從而擅復夏之時月也湯之伐桀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迨放桀南巢三讓而後卽位亦既越兩月矣故遂以丑月稱元祀誥告萬方若曰我商王革命創制自茲始其後頒曆授時遂以爲首序初非有意

於改易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周告武成在四月去改歲尚遠子月一陽來復時起於子歲氣實萌於子故因商之首丑改而首子以爲可逆天氣而肇時令其義亦精深矣要以斗柄指子丑爲冬指寅爲春自虞夏歷商周以至秦漢雖歲首三易而月數時令未嘗易也安得以改時改月爲周誣哉然則春秋何以不首十一月也列國名史取義各異乘取其載也檮杌取其戒也春秋取其因天時紀人事也名之曰春秋自當以春爲首自伯禽建國立史所從來矣非仲尼創爲之也係正月於

春王者曰春遵天之道曰王遵王之制正朔從乎周紀事因乎時其爲魯史舊文也爲仲尼特筆也吾不敢知吾獨信周未嘗改夏時亦仲尼未嘗倍周而擅用夏時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維莫之春於皇來牟商周未嘗改月改時可詳攷矣朱子以周七八月爲夏五六月蓋承襲漢儒孔鄭二氏之誤改月數舛也因月數幷改時令舛之甚也嘗意朱子生當宋末獨見江南風氣淮徐以北未嘗一至其風氣固不及知江南雨漲常在五六月北方霖雨則多在八月江南稻田憂旱常在六月北方黍稷菽粟五月始播至八月望雨尤切故七八月之苗稿七八月之雨集北方風氣實然不得以南方相擬遂信爲五六月也

水旱饑饉自古有之太上脩德其次脩救脩德者自天子暨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各敬其身以調雨暘寒暑各共乃職以協歲月日時和氣迴而災沴不作也脩救者積貯備於未然蠲賑酌於臨事周禮荒政十二區畫詳矣然後世蠲爲虛名非能如漢世予民田租之半即予田租而無田者不得沾

升合所恃獨有賑耳緩於冬而議於春晚也覈貧戶不覈丁口疎也設粥可以哺流民施之土著則滯散穀所以濟鄉民令其入城則苦平糶可行於官不可以强於市勸借可行於上不可以假於民鄰境之遏糴難禁先聞於朝可也內帑之請發難徼悉捜院道贖鍰可也窮邑之小儲既竭通有無於旁邑可也少壯之坐食無用與公私役作授餼可也惟監司視國爲家有司視民爲子月循而日拊之戶給而人乳之雖甚危殆猶可救什之五六也蓋予嘗親任其事故能言其槩云

有君子則有小人有中國則有夷狄有麟鳳龜龍則有豺虎蛇蝎五氣錯揉變化紛紜雖天不能一之然豺虎藪居蛇蟲穴處別生分類豈必盡待聖人天亦有徵權存矣故夷狄不能盡滅德懷而威服可也小人不能盡去量材而器使可也廣甄陶之化公激揚之典則棫樸可爲薪槱寬詿誤之門開自新之路則盜賊可任干城若忿疾已甚連引太多使其黨類甘心爲惡而不復顧名義亦君子之過也

有聖賢之豪傑有武俠之豪傑有道義之氣節有憤激之氣節武俠者能以其材略集天下之事憤激者能以其意氣樹一世之標不可謂無裨於世然或安卑近而未光大或始奮勵而鮮令終則不學無術故耳夫豪傑自雄而不造於聖賢氣節自奇而不軌於道義猶未睹滄溟而秋水以自多欲適康莊而誤趨於蹊徑也至道不離日用聖學只在幾希有志之士宜審擇所安矣

堯稱則天德莫尚焉史臣贊之曰允恭克讓惟恭則無怠無肆惟讓則不矜不爭形容聖德止此矣故岳牧交讓和之至也畔路相讓風之厚也世衰學廢士大夫不習溫恭之行徒以智能相競權利相陵於是乎爭端四出囂訟詬詈無所不至爭於朝則縉紳無完名爭於野則士庶無完德爭於家則凶於家爭於國則害於國小爭交以言訟之象也大爭交以兵師之象也夫天水爲訟猶恃乾斷在上地水爲師則上無剛斷羣陰蠭起故兵戈之禍隨之殷鑒不遠在漢唐宋之季凡百君子其三復於協恭乎德讓乎幸毋以朝堂之舌鋒釀爲宇宙之血刃也

三公論道論其燮理者也三孤弘化弘其寅亮者也

夫燮理非求諸陰陽寅亮非求諸天地求諸三才合一而直操其符契俾陰陽順軌天地清寧此以天人性命之精爲朝廷命脉以中和參贊之學爲帝王師友所謂啓心沃心閑德輔德者也經邦云者匪經綸於治具而經綸從此出也故其任爲尤重然公孤不別設員即以六卿兼之如周公以冢宰爲太師召公以司空爲太保是也蓋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天子亮陰則百職總己以聽其道德聲望必極天下之選寧復有居其上者故周官止以六卿分職而三公三孤無所見此足爲兼官而不

設員之驗也周衰諸侯疆大而侯國故無六卿各以其上卿爲相秦因之遂置丞相權操於獨重政去於昏主斯高之禍酷矣漢以後名制稍殊相權俱重得失治亂之林可考也

聖朝神武當天幺麽猶敢竊弄於是罷丞相而分事權於部院置學士供奉絲綸而秩不過五品淵謨睿斷豈不與成周合轍哉二百年來學士以漸加公孤獨據六卿上無相名而有相權有相權而無相責然秉道者榮名怙權者折足則以睿斷在令甲直道在人心不容泯也惟當茲任者顧公孤之

名思燮寅之義何以論道何以弘化務致吾身於周召躋吾君於三五毋徒與後世挾權任術者比長挈大則社稷生靈之福也

可欲之謂善性本善也有諸己有非無也曰充實實非空也曰光輝誠則形著非枯寂也大焉化焉至於不可知有光輝者歛於無聲臭矣至善眞積養盛自致也彼談妙悟者欲從禪寂直躋聖神究其蔽陷則無善無不善之說也始乎寂卒滅乎寂而欲與聖神同議歸宿吾弗知之矣

性衡於命而後謂之眞性性不與命合止名曰氣不名爲性命衡於性而後謂之正命命不與性合止名曰數不名爲命口鼻耳目四肢之所嗜世俗所謂性也仁義禮智聖人之盡與未盡世俗所謂命也

人主欲造福天下惟賢士大夫共之士大夫之淑慝邪正亦惟人主造之尊德義重風節恬澹者登奔競者抑則士奮於道德矣覈名實程殿最有功者上無能者下則士鶩於功名矣道德之士進而仁義日陳明良交奮政教兼脩人材益盛君所以勳華世所以蕩平也功名之士進而紀綱振飭百挑

禀承顧本原未正巧僞漸起其國可以暫寧而不可以長治可以小康而不可比於大猷若夫主德昏逸於上大臣營私自固邪正不分廉墨混淆是壅聚富貴之徒爭名爭利竊人主之大寶而碎裂之也其不至於顚覆者幸耳

喜怒憂懼皆人心所不能無曰有所者有之而凝滯不化以心未知止故也知止則能定能靜觸事而動其動也以時順機而應其應也中節何不正之有焉一止爲正不止則不正此知止爲正心切要爲明德首務格物致知者知其所止而已易曰艮

止也止其所也止其所則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語曰吉祥止止夫天道降祥降殃亦必擇所止曰止止者言吉祥之來必止於能止之人未有不止而能獲吉者也

人心即天命也天命即人心也一念弗敬則自喪其天一息弗敬則自賊其命推而一語一默一作一止一喜怒一取予天實降之命實憑之有一毫不可與天道與命合者君子畏焉凜然雷霆之將擊也惴焉神明之不我容也天真內瑩性機常覺何暇乎思議何待乎矯強若計及是非毀譽計及得

失利害則有爲而爲非君子養性事天之本心也然或利而行或勉而行作之不已乃成自然亦存乎其人矣

所貴乎成人者非獨成其身也成其身以成萬民以成萬物合宇宙而稱身兼宇宙而爲成也能使宇宙成其宇宙而後能成位乎天地之中故溥海之廣光天之遠有顛連弗及見者吾視之不明也有愁歎弗及聞者吾聽之不聰也有狂逞弗馴於度吾貌之不肅也有嚚競弗率於訓吾言之不從也有闇汐不昭於皇極吾思之未睿也天無心以人

爲心天無爲待人而爲能循其視聽言動於一身者事天者也能達其哲謀肅乂於天下者代天者也小孝無違大孝幹蠱惟聖人爲能幹天之蠱

王佐以道教養天下伯佐以術富強天下故一匡大業而器小也上士有全節而兼全材中士短於材而拘於節旋信果美行而人小也若斗筲云者計菜肥於尺寸較利達於錙銖如俗稱求田舍數炊米之類其於名節世道不復知爲何物是且得爲器乎且得爲人乎故聖人立節之曰無足算夫身列冠裳志在斗筲至不比數於士林恥孰甚焉然

而爲此者不知恥也恥心一亡何所不至能恥其無恥然後有恥有恥而後恥可免也

柳下之和如春陽溫煦被於物也阿衡之任如夏與萬物共昭明也首陽之淸如秋氣肅而生機歛也箕穎之遯如冬氣閉塞而枯寂也心止於純安得不謂之仁行止於極安得不謂之聖然各專一氣各擅一行則膠於所見未洞全體故也有所見則有不見無所見則無不見仲尼能統元氣而時出者以心同太虛圓神中不着一見也其皇皇易世無一念已者乾元之不息也其歷説列國無三年

淹者四時之遞遷也
自古君子與小人爭君子嘗不勝而小人嘗勝爭在大臣則持衡在人主爭在庶僚則持衡在大臣人主未必能辨忠邪也大臣未必不好訣而惡直也君子秉義難合小人工媚易投則易投者勝君子特立寡援小人植黨多附則多附者勝君子易退如介石小人難去如拔山則難去者勝其君子有時而勝者必也明君察相主持於上乎夫有明君察相小人安得與君子爭也若君子所以自勝無他衛焉正已而發不中不怨勝已反求諸已而已矣

義一而已以禮遜信行之則為君子之義以信果行之則為小人之義執極而不變者德也擇中而時措者道也時而雨露時而霜雪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雪不折枝氷不介木盎然太和元氣流溢於春生秋殺之中故有時安常蹈故與斯世休息無為天下不以為因循有時順變達權創古今之所未有天下不以為矯異夫義者宜也宜於心不宜於迹宜於已不宜於人宜於始不宜於終皆不得謂之義曰禮遜信者精義之至非於義外有增益也

惟忠恕可行終身惟絜矩可平天下絜矩即忠恕也以一心度萬心以一情調萬情已所自有方敢求人已所未無弗敢非人已所甚欲即以同人已所甚惡弗敢加人處上下前後左右皆如是也則賢愚靡不心服怨惡安從起哉後世士大夫不講於忠恕之學徒以智能相尚意氣相豪議事而規隨操縱異則以規隨操縱為愛憎議人而剛柔和介異則以剛柔和介分邪正攻擊不必符其實訕詈不必顧其安此士習之最薄而漢唐宋之黨禍所由興也故君子公恕以存心忠厚以御物國是得失邪正消長何敢不力為主持然從容諷議庶幾乎感悟轉回毋徒以憤激生嫌不幸而朝論混淆是非倒置則危行言遜奉身高蹈可矣

夫代有升降俗有隆汙儒者每數古今不相及豈其然乎讒說殄行休明之未盡也唐虞時已有之三風十愆極衰世之昏淫也夏商時已有之惟聖君聖臣明目達聰以燭其奸令諭刑禁以翦其萌故讒佞不得行而昏淫胥化於純則也嘗觀開創之世吏多醇樸民鮮澆訛蓄落終而泰剝極而復天運人事相因如此傳至中葉政教陵夷人情復漸

趨於下自三代歷漢唐宋皆然乃知古今之治亂若循環風俗人心亦若循環而漢唐宋竟遜盛於三代者則以創業之君臣不能如三代之聖哲也

管子有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如此議論五經未嘗有也後儒注元首叢脞純用其語予未解焉一日二日萬幾紛至人主宵旰求理可謂侵臣職乎草木挺生者枝榦聳而直上叢生則旁出交亂不能振起脞從身從坐亦近於頹靡不振皆率作慎憲屢省之反也故股肱因而惰也方以率作責難忽以煩瑣作歌何辭意不類

也蓋管仲欲以伯術用世非專君擅政則不能直行其意曰君行臣職臣懈怠不肯任事此強戾要君之語謂帝臣王佐有是乎哉心志不一理欲紛雜曰叢精神不奮敬怠相參曰脞

畢宮畢服帝王盛飾以一人治天下不敢勞萬姓秦九重也未央壯麗猶阿房之侈心乎殷邦五遷未聞厲民周作新邑太保率殷民攻位于洛汭僅五日位成規制不侈而經費儉也後世崇宮峻宇視殷周不啻數倍中外將作侵牟視經費又數倍非糜金錢數百萬何能卒役勞民傷財雖明主能盡

知乎嘗過冀州見高陽氏故墟頹垣周遭不過七八里宮禁居中不過一里餘城南二里有高陽帝塚高可丈餘高陽氏去堯舜未遠也茅茨土階之制標枝野鹿之俗可遐想已或曰高陽氏都帝丘在今衛濮

有一代之開創則有一代之治體湯革夏正佐以阿衡今讀其詩書之文整潔嚴峻當時治體可知也賢聖繼作補敝捄偏無致過佚迄於武丁荊楚不庭伐之三年必克乃已師則憊而威已伸故終商世六百餘年屢見河患不聞有侯國跋扈之患藉

令帝乙舍紂立啓周雖奕世載德如商何哉周之興也本以仁厚立國行葦既醉歡洽太平采薇蓼蕭威不勝惠僅三四傳昭王南征不復遂弗能問中興止一周宣令業弗竟東遷以後射肩窺鼎天王直寄坐耳孰謂有道之長周過於商也

汪子中詮卷四　萬曆辛亥壬子集

聖門弟子問仁多矣獨曾子無所[illegible]爲己任死而後已蓋聖學正脈以仁爲本朝聞道夕死可者求仁得仁而已歛之一念之凝虛湛精之天載之無聲臭寄之造次顛沛之必不違此仁體也禮周於三百三千皆其迹也如手持足行之自然也惠徧於九州萬國猶其粗也如川流澤滙之必潤也

近世譚學謂妙悟者智效天也闡實修者禮法地也夫天地果有二乎一元渾涵二五紛盪地氣上騰爲天天氣下濟爲地天得地而資生地得天而資始總一元之流行也禮得智而明所往智得禮而踐其實總一仁之貫徹也聖人言崇效卑法本欲合智禮爲一後世各執一以相高下亦未睹於天地之全矣

龍馬出圖伏羲作卦當時有畫無文未必以易名也至夏商有連山歸藏而易之名著矣夫易何爲而名哉謂神易無方體乎謂隨時變易從道乎聖人代天闡教以顯道牖民未必自標玄奧以駭天下後世也因筮得卦因卦知吉凶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其於變易奚取若窮神知化盡性至命乃聖人究極易理如此非上智宜不得聞且其言始發於孔子文彖周爻皆從人事物理發揮未有深及神化者而肯以神易名其書乎然則易何爲而名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聖人固自言之矣中庸作於孔子述於子思天人性命之奧悉備無遺乃其名曰中庸其素位而行曰居易易之六爻異位即素位也素位盡道宅平履易可以知險知阻可以寡悔寡吝此聖人因貳以濟民行意也且乾之九二爲君德聖人繫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乃知易庸命名義一而已易盡萬物之情變庸闡一中之精微本之惟乾易坤簡故曰易簡理得而成位乎中也自易之命義不明後世擬易者曰玄曰極曰虛其將自附於神易變易者耶其於乾坤易簡未致思耶

無平不陂無泰不蹇天之數也危可使平傾可轉易之教也愛惡利害變乎境剛柔中正依乎道無入而非安宅無往而非坦途故名之曰易九疇之作也順五行修五事要歸於建極會極去偏黨反側以遊於正直蕩平故名之曰範天出圖書以授

聖人聖人紹天意以彰顯道使天下常安而無危
也常福而無禍也常治而無亂也賢哲易於循執
而昏庸無難改轍也此天與聖人仁愛斯世無窮
也
治則見亂則隱藏器於身相時而動聖有明訓矣後
世治日少亂日多則君子居廟堂少居山林多也
山林無越思以體道希聖爲思山林無越行以養
性事天爲行忠信篤敬孝友莊卽其脩身之實乎
談玄談寂勿入耳焉可矣樹蓺植桑山樵川釣其
資身之策乎徵貴徵賤勿縈心焉可矣動爲鄉範

口謝時政其周身之哲乎人臧人否勿掛頰焉可
矣夫君子豈好爲石隱遁跡獨善與時消息道固
然也或曰苟有用我如不素習何夫忠信篤敬何
施不可未聞學鞠子而後字者也
古人每食必祭食瓜有祭禮明載之雖聖人心純乎
敬事無大小其敬一也故食羹瓜祭之心卽享帝
享親之心若見爲末節而忽之焉往而不可忽將
大烹五鼎皆虛具也賓飲百拜皆縟儀也其何以
爲聖人學者識聖人之心則知所以自存其心
凡學道之士見於君子未有不擇言而問者賓有相
接未有不正襟而莊語者其搦管摛詞未有不究
極天人精研名理者果皆根心而出乎抑徒取口
給飾藻績乎心與口一不相符其不誠甚矣君子
以忠信之心審樞機之發口吐之卽身體之身有
之而後筆宣之無勦說以謏聞也無撫華以掩實
也是謂脩辭立誠以此容脩以此默証師友之講
習筆舌之敷陳皆實功也故曰所以居業聖門善
言語莫如子貢聖人敎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此
脩辭立誠之旨也
夫有口極珍羞者則有食無菽菽者有身窮羅綺者

則有衣無裋褐者有峻宇雕墻者則有露宿草棲
者民之窮迫於上之人窮用之而靡有遺潤也上
窮其慾以朘之下窮其力以供之民之窮者上下
窮也且夫驕奢縱佚人之情也乘輿宮闥下之望
也自王公大人貴戚豪右習見官家侈靡僭擬成
風於是倡優后飾墻屋被繡者徧天下而民窮益
不可支矣故古者聖王昭儉德以臨百官百官象
之萬民效之其取不苛其用不濫故財恒充溢於
上下而齊民不至獨貧三代而後惟漢文景之際
殆庶幾乎觀世變者有餘思矣

夫爲人牧牛羊者必爲擇善水草以飼之躬荷簑笠以時收放之牛羊肥息而後爲忠於所託未有忌芻牧而坐視其羸斃者也君相者爲天牧人者也田里樹畜之制不脩治敎政刑之用不善致令無辜赤子有死於饑寒陷於刑戮毋乃孤天之託乎四海廣矣郡邑守令衆矣誠心愛物者豈其無人一人造福惠止一方惟君相操其仁心以提衡天下之監司守令而後澤洽於天下也

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權征進奉入孔多而惟正之供耗矣國家制用本有常經宣索靡窮出孔多而軍

國之需匱矣入孔不淸而逋負是急民益困也出孔不塞而轉借以應國益空也昔漢武乘文景富庶賦斂輕緩故得筭舟車稅間架以取盈一時然猶以爲犒兵餉士制服四夷用耳至唐德宗瓊林大盈擅爲私藏戍卒五千一呼而悖入悖出易如反掌此足爲人主私積者之殷鑒也夫散小儲成大儲陸贄可謂盡讜矣然曷不曰陛下所取於商賈者非神輸鬼運皆窮民脂膏今軍興用乏賦入不繼曷若下明詔出私藏數百萬代窮民一歲之賦是民窮與軍興兩濟將海內感誦仁聖亂賊不足平也千慮一得豈陸公偶未之及乎

聖門爲學者多矣何好學獨許顏子不遷不貳語存心之密見好學之篤也人心惟常存則常覺惟常覺故有怒則旋化有過則旋改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譬如太陽常照而纖翳弗能干也萬頃之潭常湛而微塵弗能溷也自其常照常湛則謂之好學諸弟子能制私喜聞過者豈無其人而未能常照常湛則學有作輟未可以言好故曰今也則亡此見聖人之學以存心養性爲本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實若學問思辨以明善

多識以蓄德皆存養致用之助非學之本原也

子文之忠知有忠而已文子之淸知有淸而已仁體精微純乎天理之極必知仁而依於仁則忠從仁出忠卽仁也淸從仁出淸卽仁也二子未聞聖學曾未知仁體爲何物其爲忠爲淸祇任其性資之所近意氣之所激焉得以仁名哉子張好難能者雅慕二子奇節瑰行遂揣摩之以爲仁在是夫子因答而寓箴誨若曰師未知仁焉得以揣摩言仁也

聖人之學惟約禮而已禮本吾心之天則齊明純一

禮之體也聖人因天則制爲周旋裼襲禮之文也
文卽禮之散殊典謨雅頌多聞多識無非禮也博
固所以求約非約安所事博約諸心而齋明純一
罔貳雜也約諸身而周旋裼襲罔不欽也向之苦
仰鑽者幸有所從入矣苦瞻忽者幸有所持循矣
故欲罷而不能已才竭而功愈深功熟而機漸融
若見高堅者之與神凝前後者之與精攝故曰如
有所立然神凝之而未能保其不離精攝之而未
能渾合爲一其三十而立之境乎未至於不惑也
其三月不違之際乎未至於安仁也故曰欲從末

由夫才之竭竭於禮也立之卓立於禮也非禮勿
視聽言動所謂約諸心約諸身也約有規繩之義
焉勿有檢制之義焉彼謂任心自然直躋上聖者
葢徒見高堅光景遂謂一徹永徹未嘗約禮烏知
竭才之不易未嘗見卓焉知欲從之更難也

聖人身度聲律具見於鄉黨篇矣在朝在廟在鄉在
家一服御一食飲一動止一語默皆其燦然者也
謂聖道不在迹象乎聖人之神傳迹象以出非迹
象胡以見聖人天載之神因時物以顯非時物何
以見天載貪膚者得神以會象質啓者緣象以悟
神神無方而迹有體徹內外之道也彼是內非外
與滯外忘內者皆想度於虛境未嘗實用力焉故
也

聖人之道無形可視無聲可聞何以稱高堅何以稱
前後仰於何所鑽於何物瞻於何境意者日用間
有精妙耶肅言肅行有神動天運者耶非顏子潛
心之至未能窺測若此故文章可聞性天不可聞
孰能因可聞以探所不可聞則仰鑽瞻忽當與顏
子同苦矣衆人觀聖人以迹顏子觀聖人以神

夫人欲與天參也學欲法天徙也天之運萬古如一

日君子之自彊百年如一晷凡氣有銳衰功有作
止皆惰心爲之聖門不惰惟回一人聖人與回所
以勵諸弟子也他日論好學回死則亡其激發甚
於雷霆之迅宰予晝寢直比於朽木糞土其督責
過於夏楚之威吾儕誦聖言儼承謦欬曰今亡報
焉是吾恥也曰何誅稟焉若吾責也惰者庶幾有
奮乎不然雖日沉酣經籍猶爲未讀書也

四十不惑知人也五十知命知天也身心性情之幾
愈研而愈徹天下國家之故愈究而愈精萬感不
能眩其明萬應不能窮其哲是謂智者不惑其知

命則從學易來吾心一太極也動靜一陰陽也生
死一晝夜也鬼神一屈伸也以剛柔妙變通以易
簡知險阻蓋先天而天弗能違立命而命弗能制
也豈徒知云乎哉道準於天之謂易身體夫易之
謂聖
五十學易而後可無大過聖人非虛爲謙讓也檢身
如弗及不得則反巳冲焉不敢自盈退焉其常自
下自古聖人未有儼然自信其無過者故征誅不
能無慚禪受猶懼其忝瞍頑象傲曰孝友之未孚
叔吽若疑曰忠誠之未至適齊適衛伐木絶糧泉

人以爲遇窮聖人以爲貞吝此觀象觀變玩辭玩
占所以深致意於易也以身體易以易凝道剛柔
中正之理得矣應求違合之機審矣進退消息之
權豫矣憂虞悔吝之端杜矣故曰可無大過
凡學求有諸巳而巳反身而誠有諸巳之盡也故言
悟則實有其悟虛明内湛毫無可斷續也言脩則
實有其脩衾影相對毫無所愧怍也有而積焉積
而盛焉充實光輝自不容巳矣詩曰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
存心以養性也而不貳以堅其力集義以養氣也而
勿助以俟其長無綴圖無速化無銳始無怠終如
是者功以積久而熟機以漸洽而融優游自得與
鹵莽而得者固不侔矣居安者涵養之旣定也資
深者停蓄之不窮也時而出焉其應無方矣若告
子之爲仁義以矯揉也其不動心以强制也世有
矯揉而能持久者乎有强制而能當震撼者乎此
聖人之學必求自得而揠苗之害與不耘苗等也
夫學之求自得也在知所止安汝止而巳知德者鮮
未知所止也知止則知德矣知德則據於德矣凡
學問思辯之所明身心體驗之所至有融然獨覺

怡然心悅者皆德也卽天之明德吾自知而自得
之也得而據焉有之而弗忘存之而弗失久而純
焉則仁矣仁者德之渾全而纖欲無間者也依之
謂渾合不離無一念而非仁也據有確守之意焉
依則漸熟而漸化曰止曰據曰依同體而先後異
名也心有止則主日寧有據則德日進若茫無所
止而任其奔逸四出是之謂放心故知止要也
自墳典以降載籍漸繁學聖人者類從多聞多識入
矣黄虞而上何載籍可攷神聖迭作皆仰觀俯察
淵然默會於性靈而超然獨悟於象外覩起識於

見剛者固徑庭也學不厭者眞見夫道體不息必至誠合天而後已教不倦者眞見夫大道爲公必兼善一世而後已此三者乃聖人純天之心亦聖人所終日乾乾而不容自寧者也其乾乾而不自寧卽純天之心也曰何有於我蓋自儆自惕之詞正所謂望道而未之見者豈姑爲謙讓乎哉

夫道術分裂百家蠭起守道君子所篤信者六經仲尼之言耳非信六經仲尼也反諸心性而合故信也老之虛靜近眞佛之妙明歸寂於心性果合乎哉夫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顏旣勇於請

事矣莊生假託其詞曰墮肢體黜聰明於請事何居夫信墮體黜聰之爲顏而不信視聽言動之爲顏是信非生過於信仲尼也甚矣異說之浸漬人深幷其心性而胘瞀之也

祝鮀佞夫也而習於俎豆王孫賈權臣也而閑於軍旅衛靈用之猶免於喪才之有益於國如是夫才德合一其上也德勝才可鎭雅俗才勝德可備驅馳人主烏能盡得上才而用之度能以授任試事以徵能則天工無曠而天下治矣後世衡才者私則易昵刻則求全故朽株或濫於棟隆合抱或捐於寸蠹宜積用多寡而顚覆之難救也

陳恒弑君聖人沐浴請討非爲齊也爲魯也爲萬世君臣明大義也君不可相不可能使大義明於天下則已矣一告老之大夫猥云先發後聞不亦謬乎

水火切於身也不得則身喪人皆重之仁根於心也不得則心喪舉世忽之故水火有蹈而死者倚藉之甚厭或致災沸恤日用之甚狎或隕生弗顧也乃蹈仁而死者未見矣親之似謂無益離之若快其私非道而富貴則處焉非道而貧賤則去焉縱

欲滅理甘爲之舍生取義必不爲矣噫此聖人重爲人心惜爲世道慨也夫尊爵惟仁安宅惟仁利用廣譽莫如仁蹈仁者豈必死惟至於西山可餓忠諫可剖而見仁之必不可去所謂顚沛必於是也

不悟之先忠恕自忠恕多學自多學也旣悟之後忠恕卽一貫多學亦一貫也優孟學孫叔敖非不儼然相肖其形似其神非叔敖之所以爲叔敖其神有眞焉耳

夫日用不知之民耕鑿無營之衆豈少於世聖人無

貴焉者以其誠樸未散真心猶存也羣居終日則
游閑無事矣言不及義則胷臆任逞矣好行小慧
則聰明妄作矣此其人以譎淚縱恣爲日月以舞
智弄術爲精神小之敗檢喪名大之凶家害國將
無不至故曰難矣哉夫人負七尺之軀其意氣精
力必有所用用之於理義則爲君子用之於私智
則爲小人曷不愼其擬議而歸之於講習也移其
小慧而借之於大道也
人有義讓三公而見色於簞豆有才治三軍而牽愛
於房帷者非其智於大而闇於小也義以意而襲

取意之所不至則讓者鄙矣才以氣而激發氣之
所不勝則伸者屈矣惟學問君子明善以誠其意
集義以養吾氣誠意則無眞僞養氣則無勇怯故
投之至大而不亂也伺之至細而不淆也
夫格致所以求誠正非外誠正而别爲格致也經書
既明則日玩索焉涵泳焉以求實証實脩其博稽
泛覽以當游藝焉可矣故謂讀書窮理爲支離猶
可言也併存心主敬而曰支離非之非也然讀書
豈必盡支離善讀之則羹墻聖哲面友千古彼羣
居講習而求麗澤者孰與陰陽爻象之默契也孰
與典謨雅頌之神交也
敬勝義勝丹書僅數語非聖主齋心而請弗輕授也
太公雖隱處海濱其所存養可知矣牧野陳師而
發揚蹈厲之氣見焉其仁者之勇乎故君子抱德
於身可以文可以武可以規天滌地可以開物成
務是謂大道不器
周禮一書分職定制治法至精密矣或曰周公致太
平之迹也或曰周公未成之書或曰書出於河間
女子爲漢人假託由今觀之書載周官僅提其要
玆則綱舉目張纖鉅不遺益監裁於二代斟酌於

時變其爲周公所定掌故所記須之朝廷邦國無
疑也第東遷籍亡秦火禁厲散亂遺闕有不能全
攷矣若謂漢人假託則冬官可竄脩成編何必以
考工記爲贅附也夫政從心運法隨俗變聖人曰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奚論繼周即使周公常在能必八百年之間
無所損益乎後世君臣有志於成周之治亦惟是
師其意不泥其迹因革補救與時變通俾設官分
職體國經野之仁盎然流浹於海內斯可謂善法
周公矣若俗化所不宜也民情所不便也挾已見

而舉廻行之則劉歆王安石所以擾天下何貴於法古哉

大覆地載吾大父母也所燕詒我者有天爵有廣居矣爲子而不克負荷如忝所生何堯舜周孔吾大宗師也所詔告我者旣手攜旣耳提矣爲弟子不能傳習如負教育何故象天不息務完其所全畀者乾坤之肖子也師聖不厭實踐其所心傳者唐虞之英材也夫欲爲肖子於乾坤則塵衰嗜慾之滋垢烏能干之欲比英材於唐虞則叔季習俗之汙染烏能累之故君子之學莫先於尚志臨以嚴

父督以嚴師猶委靡而弗振也其自棄甚矣

有晝則有夜有生則有死乇之道也老氏徇生欲專氣以延之釋氏厭生欲歸寂以滅之皆竊弄造化之機上逆天道而且談心性說天人乎眞所謂忝邪詖而惑世敎者也彭籛喬松數千載不一見延生固無驗矣若厭輪廻之苦脫離度世長居於極樂淨國是長爲鬼而不爲人也使天下人盡從其敎有死而無生是人類將殄絕也使天下不能從而已獨爲之是自私而自利也然其說固曰吾欲度盡衆生夫欲衆生盡歸無生長爲鬼而不爲人幻妄甚矣況屈伸相乘聚散相感大化流行不息陰陽錯揉無端豈能以私智而脫離之陰府輪廻吾不敢知其有因果報應吾不敢謂其無氣淸者從天氣濁者從地忠孝正直之靈復聚而爲賢俊奸邪貪汚之質忽變而爲異物此於理可信者也儒者謂太虛皆氣不必以屈氣復爲伸氣此固然而不盡然若大聖大賢嶽降者還歸於嶽星降者還歸於星名世將生星嶽復降是不可以常理論也

世傳蘇子瞻病革得一禪師相勉遂作偈念佛數聲

而逝此與臺城誦麼荷者無異世衰學廢士大夫不得志於世其憤鬱無聊之氣常託於禪寂以自解故釋者釋也解釋其憤鬱之氣以歸之空空則無事也陶淵明嘗與遠公遊得其意而不從其法其言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當盡何須復顧慮此猶有儒者氣象故樂天知命者聖順天安命者賢惟俗士未嘗學問當大故心無所主不得不借慈航於釋迦也

大古之至人不貪生不怛化其於生死去來之際見之審矣顏淵死子哭之慟鯉也死門人不記一言

乃知聖人愛道重於愛身悼回深於悼子也

一元統天藎乾坤之蘊矣四德迭出而不窮者一元之全體也一中執極盡唐虞之精矣九德咸備而不偏者一中之妙用也後世儒者知求天於無聲臭求中於不睹聞而九德之學曾弗加檢省反諸一身此中已不無窒塞矧望其時措咸宜哉惟涵養於不睹聞而後九德顯惟九德咸備而後涵養眞故致中和者致諸身心而達之事物也致諸行履而沛之經綸也

聖人有聖人氣象賢人有賢人氣象誦其言想見其人雖百世猶親逢也謂有若似聖人乎讀孝弟禮和章其似者蓋幾希焉曾之任重道遠思之潛伏屋漏眞聖人之言也孟氏大焉而未化濂溪明道醇焉而未大正叔元晦之主敬子厚之西銘皆賢人之言見聖而克由聖者也薛德溫讀書錄其於明道庶幾乎伯仲矣

內觀方寸而有參並兩儀之思外觀寰宇而有保合萬彙之思前稽往代而有紹明千聖之思後窮來世而有楨幹終古之思此非出位思也丈夫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其志當如是矣其志遠故其思遠其所以爲思則近存吾心養吾性其藏愈密其用愈弘造化一身千古一息皆盡性之能事也

聖人節欲釋氏斷欲聖人制情釋氏絕情天倫歡戚廢矣人世卑辱忍矣哀樂喜怒出乎性者既盡遏抑之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也彼以寂覺內照爲性欲獨守之以歸滅度養未發而去已發遡無生而厭有生絕情斷欲之心正情欲之膠滯不能忘也學士大夫或其教者祇欲離生死徼福利予獨謂徼福之心不可以得福怖死之心不可以超死

氣與理非二物也性與知覺非兩合也試思混沌之初渾然一氣而已天何以開地何以闢日月何以懸象陰陽何以代禪五行何以錯布皆氣之自爲摩盪自成文理若有所主宰焉者氣發育而爲人物則文理自心而生若有所受命焉者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創性命之說以教天下者皆從其自然之文理爲立名示的以導其趨此性之所自來道之所繇出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即性也窮之以求盡也盡之

至而與命合則成位乎中矣

兩儀有恒位二曜有恒明四時有恒序萬彙有恒性凡物之有恒者必其眞純無妄故能恒也故性無不善天實命之其有不善焉者氣蔽之而習遷之非性之本體也氣蔽之而幾希猶近習遷之而聖狂始遠今夫日月晦蝕夏雹冬雷五氣紛揉偶成愆戾而恒明恒序者亘古如一此氣蔽之說也故謂論性當兼論氣則可謂有天地之性又有氣質之性氣質不可言性且既曰恒性又安有二也

夫世味與道味互爲濃淡得道者自能忘遇安遇者可與進道此聖人深賛陋巷而亦有取於縕袍也然衡門有砥節之賢世肯鮮矜脩之俊窮困易以揀心紛華不無溺志顧其人自振何如耳夫士皆期於學道而希聖也貧與富皆身外事也若徒能粗衣糲食而學道希聖之功弗勤弗勇則與隴上耕夫守財虜何異此又聖人所深鄙也

松柏生於幽壑非有桃李之榮艷楊柳之芳媚也其外渾樸故足以含蘊其內腴潤故足以滋榦善觀物者蚤知其能貫四時傲霜雪矣又知其能歷千祺棟明堂矣彼榮艷者芳媚者非不取快一時其如秋風搖落何正人君子猶松柏也人主蚤知而蚤用之則可以長保榮華而忝殄瘁若平居無以自展臨難而後節見非國家之福亦君子之不幸矣

君子大其心而後可以任重故八荒爲我闥也萬物爲吾體也小其心而後可以致一故瞬息必有存也隱微必有愼也易其心而後可以揆事故鏡懸待姸媸也水止待低昂也危其心而後可以制變故衽席慮戈矛也眉睫變萬里也夫惟小故能大惟危故能易肆蕩不可以爲大也狹隘不可以爲小也淸曠不可以爲易也縮慉不可以爲危也

鄭國辭命更四賢而成聖人非取其詞命之善也取其和衷共濟不以人我分見不以長短競能也草創者不取討飾之未工脩飾者不知創討之未備潤色者不遽自用而先用人人之有技皆相臣技也故曰子產有詞鄭國賴之嗟夫使後世議國事者皆如是則安有牛李之分搆元祐熙豐之反覆哉故善謀人國者莫貴於虛心莫病於有我

深厲淺揭遯世者自謂能知變達權矣聖人猶以爲果何也春秋之世雖綱淪法斁而魯衛齊晉諸君

猶或知尊賢敬士其臣不乏忠賢猶可與秉義明禮故徹環不舍庶幾其一遇如宰中都攝相事苟得志一國即一國之東周也治則進亂則退好槩者能之未可以語權惟亂而思轉乎治退而不忘乎進然後見聖人之達權也

五氣順序太和所以運化其相盪而偶相戾也有不得不然之數五事交脩聖人所以燮和其致用而偶致拂也有不能必遂之心故天至仁矣不能使世無水旱民無夭札堯則天矣不能使臣無共鯀子無丹朱惟水旱什一夭札百一其至仁自若也

惟罪臣終放傲子舍立其則天自若也若夫天人一體志氣交動理誠有之簫韶奏而鳳凰儀玄圭錫而洛龜出桑穀以脩政弭妖熒惑以善言退宿姬積德而赤烏昌後嬴無道而白帝速亡吉凶惟人召亦惟人挽是以聖主顧諟明命克謹天戒數有不得不然豫慎之以防其然心有不能必遂益脩之以俟其遂故治亂持危造化在手而天弗能違也

聖人之學求諸心性而已心性之學日新又新而已一真為主澄之纖翳不留七情初發約之非幾盡黜百為酬酢閑之邪僻俱化斯之謂學朝乾如是夕惕如是一日如是期月終身如是斯之謂時習習而久久而熟焉所謂自得之也內觀泰宇之凝自覺與天地相似外觀應感之順亦覺與鳶魚同適其悅也天機獨契有不可以語人凡自得而可語人者非深得也後世學者亦嘗反觀昭曠自謂有所得第一見光景輒翹然驕語妙悟視時習之悅遠矣

戒不睹懼不聞誠之至也以此別理欲於危微是謂自誠而明知遠近知風自明之始也從此寄敬信

於至靜是謂自明而誠中庸首章之君子脩道立教之聖人也末章尚絅之君子由教入道之賢人也至篤恭治平與中和位育無異則賢聖天人一已近世談學者謂賢人與聖人異路必盡脫賢人窠臼而後可以入聖然則下學終不可上達乎此迷心禪悟於性發未深思也

夫多識為蓄德也多聞為建事也讀書窮理正所以養性脩身非徒誇博贍炫口耳已也聖人自道其知曰好古敏求至與諸弟子論仁則曰克復敬恕曰恭敬忠曰恭寬信敏惠論行曰忠信篤敬論君

子曰先行其言脩巳以敬而多聞多識之說罕及焉豈非齊議貪於聞見而至德成於充養哉今有適京師而問行者則告之曰當戒僕馬望徐兗而北轅也水行則曰整舟楫備帆維而愼發也至於詳涉歷之險夷商貪斧之多寡彼自能得之無庸贅詞也已

不睹不聞非一於寂也萬目共睹所不睹者自在萬耳共聞所不聞者自在戒懼至此洗心藏密至矣聰明聖智從此出天德從此達矣後世學士徇迹象者既未足語深造有能極深抉微直見本體又

雜於空虛無執着之說舉其藏密者而賺漏之謂之何哉夫曰戒愼則戒愼矣曰恐懼則恐懼矣忽反其語曰實無所戒實無所懼曰見參前倚衡則見矣必曰實無所見實無參倚皆取空寂遺壓混聖言以標新旨遂使末學眩惑而厭拘檢樂縱肆者靡然從之雖曰不賊道吾不信也

聖人言存誠言祇敬非聖人創言之也欽明允恭溫恭允塞堯舜性體如是天所命也戒愼恐懼吾性中所自有吾率之以完吾性也今其言曰目自能視耳自能聽心自能思手足自能運動存誠持敬皆外鑠也是强以一物治此一物也驟聽之其說甚高其旨甚誕夫使天下盡廢誠敬之敎任其自視自聽自思自運將恣情徇欲肆意妄行何所不至其深害可勝道哉且彼嘗自謂吾精神一攝束便與天地相似又謂天之與我當先立其大匪誠匪敬能自立大乎能精神攝束乎此聰明豪傑之士大語誇人而行不掩焉者也

子靜示胡達材云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夫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古

聖人存心養性未有不從兢業中來若以持敬爲妄見爲害心將必心無其心見無其見一切歸於何有而後爲得本心乎且夫聲色臭味利害得喪日膠擾其心者所謂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也以持敬養心而比於斧斤牛羊必何如而後爲養之不害乎吾不知其解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子靜亦嘗言之顧以誠敬爲外鑠爲害心翼翼昭事者安在也朱子謂子靜所見第識取一心萬法自流更無他事所以不畏天不畏地任意訶謗夫世有任意訶謗而可爲學問者

乎獨持一意見而更目人爲意見獨持一議論而更目人爲議論詳味其語氣一似禪衲中之雄傑者謂其學獨得於孟子予未敢信也

子靜云苟能存此心此理自明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當寬裕溫柔自能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能發強剛毅此語何容易也天下有生知安行之聖則如天如淵性體自具顧類同而不能皆聖也性同而不能皆全也氣質拘之則性以氣而駁私欲蔽之則性以欲而昏撤昏爲明剗駁爲粹非一日之力也卽力可足於一日而不能必之日日也

顏子質亞聖矣功不倚矣始能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溥博淵泉言何容易也聖學湮晦釋氏以直指心體恣談神妙儒者沉汨其說稍見虛明光景輒侈然自大謂可以立躋神聖超凌千古試反諸躬而粗恭之浮氣未能祛也好勝之私意未能融也此身猶在塵垢遠欲與天淵比德不亦妄乎

夫儒者高談禪寂非一端矣有借資恬淡養德山林者其上也有陰儱寂旨明附聖學者其次也至推尊如來逞機鋒樹赤幟以與吾儒抗斯下矣最下則虛幻塵俗謂不礙性體裂維棄軌無復忌憚近歲有罷官二千石而削髮歸空托鉢行乞弗耻者背傳聖叛經弗顧此何人哉乃一時名公哲士猶相與稱揚羽翼之若以并罔爲可惜不知果何說也今天下信佛滋甚自王公貴人下至閭閻隸卒奉佛滋虔將來流毒靡所底止范甯論王何之罪浮於桀紂謂一身之禍輕歷世之患重也司世教者寧無隱憂

無極而太極非創自周子道書中蓋先有之道家以無爲宗因仲尼易有太極之說更加無極於上以

自崇其教也說者謂太極圖傳自陳希夷是未可知第周子旣以圖說易通親授二程二程獨秘之未嘗出以示人卽伊川作易傳未一語及至朱子始表章之以傳於世而二程深意竟未可曉得非以無極一語或近於虛寂主靜立極之旨恐偏於靜將爲二氏藉口歟不然朱子之表章爲闡道脈則二程之秘不示人爲隱師傳也予不能無疑於此矣

夫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聖人性之者也自大賢而下氣稟有清濁物蔽有淺深

卽直從本體操存其昏翳能一朝滌乎性天能一
日淨乎釋氏求諸未有物先併六根五蘊而盡空
之自謂虛圓寂照適得吾體矣其寂也何爲其照
也何物自謂斷欲歸眞欲斷而眞亦斷自謂滅情
見性情滅而性亦滅何也所貴乎性者以其能運
萬象宰萬形也萬象旣隱性復何存萬形旣毀性
將安附此釋氏一切斷滅之法寄心於天地萬物
之表而親身於五常百行之外者也然猶面壁十
載若行半生而後得之彼虛圓寂照豈一日能哉
今眞釋而爲儒者動稱一見本心萬法自流不必

誠敬不必操存不假聞見不待安排天自覆地自
載日月自明四時自序鬼神自吉凶吾自信吾心
自與之合嗟乎自開闢以來聖賢之學有如是徑
捷者乎上古神聖莫過於伏羲氏神農氏然且仰
觀俯察觀鳥獸之文草木之宜以通神明以類萬
物因龍馬負圖列奇偶分陰陽畫八卦重之爲六
十四以與民同患雖曰造化自然思索安排豈能
盡廢若堯舜兢兢業業周文翼翼勉勉更無論矣
果若釋儒之說豈其聖智過於羲農堯舜耶語誇
而旨誕氣揚而志肆卽投身如來之門恐如來未

必受也且夫天下有一物而殊名者有同名而異
實者此不可不辨也聖人言中言誠言一言明言
善名不同而皆指言天性所謂一物而殊名者也
聖人言無斯含有釋氏則無而無聖人言虛斯涵
實釋氏則虛而虛聖人言寂斯有感釋氏則以寂
滅度聖人言覺斯有用釋氏則覺而歸空所謂同
名而異實者也今取釋氏語與聖言強而同之又
併聖人言有言實言應感言照臨者盡以空寂入
之本執中而曰無執本存誠而曰無存恣涉茫之
論駭後學之聽使有志於聖人者皆棄繩墨而任

猖狂樂優游而廢果遺其爲害可勝言哉且夫無
思無爲語易體也固有乾惕以法天行者矣不識
不知贊純德也固有緝熙以凝帝則者矣何思何
慮戒憧憧也得正則爲悔亡不學不慮驗性善也
達之斯爲仁義今取近似語文致傅會必歸宗於
釋而後已何其謬也且彼爲此者皆世所謂聰明
賢智之士也豈其愚或至此我知之矣聖王不作
教學不明異端乘間蠭起漢用黃老晉熾列莊齊
梁隋唐之際釋法接踵入中國派衍瀰漫天下賢
智之士浸淫淪浹於其說匪朝夕之故也世不闢

聖人之學賢智者厭淄塵垢則以淸淨恬曠爲高世知有聖人之學賢智者厭循塗轍又以守空超悟爲妙是以鑽研愈深而見解愈奇然非獨今日也索隱行怪後世有述仲尼時已受此患矣試觀宋周程講學以至於今其間確守聖脉纖毫不染禪習者寧有幾人吾不敢目先輩爲異學然不敢謂非賢智之過尤不敢不詳其說使出世異決得瀆吾聖道之藩均之明道也均之爲仲尼徒也夫惟虛中君子捐去宿見反求六經非唐虞洙泗之言勿道非唐虞洙泗之行勿行然後學術統一而

世道賴以維持如其不然必以誠敬爲舊習以空悟爲新知則是唐虞洙泗不足師而更問途於西竺也異日生心害政吾不知底極矣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不必盡巧而巧不離規矩中今第求眞體於不睹不聞求眞脩於戒愼恐懼則規矩旣具巧當自得之若破規毀矩而別從西竺乞巧西竺卽多巧然不爲梓匠輪輿者也

訓詁講解所以明學非所以爲學也畢訓詁而談本心亦訓詁也聖人之學在爲之而已將爲之而欲以無爲爲之又一訓詁也三皇而後無爲而治者獨舜一人舜非能一無爲也堯作而舜承故爲之而不勞也況夫爲學父不能諭之子臣不能得之君其深造而詣極也惟已其淺嘗而中畫也惟已其愈進而愈奮也惟已其乍作而乍退也惟已乃欲以無爲爲之幾何不始於優游終於放蕩也

子自弱冠聞學見先輩有言勿忘勿助者吾直謂學人亦患忘耳烏有過用力而患助者子路兼人故聖人退之孟氏自覺英氣太銳故以助爲戒若未有兼人之勇而預設爲退未有至剛之氣而預防其助亦世儒之過也持此語十餘年未變後復思

之則異是矣凡言寂覺言無爲皆以聰明聖智爲夙成以不思不勉可徑造者也始吾慮其近忘後乃知其爲助耳孟子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則當時亦非止一告子矣

仁也者人之性也不仁非性也知好仁知惡不仁知卽性也能好能惡之力亦性也好之而無以尙惡之不使加身則爲誠敬誠敬也者自好惡之精專而名之誠敬卽性卽仁也謂誠敬爲贅爲强以一物治此物是視誠敬爲外而性爲內也彼直以虛

圓空洞不着一物爲性其視誠敬爲外也固宜烏知誠敬非別有物卽虛圓空洞之本體也以誠敬爲虛圓空洞者聖人所謂性也離誠敬而言虛圓空洞者釋氏所謂性也此毫釐千里之辯也

大中之謂性大同之謂道愚夫愚婦所共由而天地鬼神可黙契千聖百王所共守而終古竟弗能易斯之謂大同也故耳目口鼻聖人之官與人同喜怒哀樂聖人之情與人同官動而寧於極情發而止於正亦愚夫愚婦之心所同然也終古竟弗之心所同然也今佛者曰官能喪神併其官而盡絕焉情能滑性併其情而斷滅焉其於人心同乎異乎此戕賊人性以爲教者也乃欲與吾儒比而同之是鷃擬鳳烏偶鶴矣

凡異之初起其端甚微惟好異者殫力攻之則談說日益奇詭倡和日益蔓延而其害始布於天下春秋時以道名家者惟老子其教主於淸淨無爲尊信者猶未甚衆聖人預憂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後百年有莊列二氏衍其緒適戰國兵爭說無所用漢初稍試之民歌寧一亂極思靜其時使然也迨至魏晉世所稱賢智之士多沉溺其說其爲害遂不可救王衍臨殺廼嘆曰吾輩雖材不逮古人使不祖尚玄虛戮力政事寧至中原陸沉若此吁嗟悔何及矣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之謂道世未有出而能舍戶未有行而能舍道者也舍道焉則鑽於穴竇絓於荆棘爲凶爲吝有不可言矣故夫盜賊至橫惡也猶必以智仁信義成其爲盜臧獲市儈至賤辱也必篤實恭謹而後爲人信任匪敬慢也匪誠僞也士君子治心治躬有一息能舍誠敬者乎曰誠敬外鑠者直出之而不知也

人能見戒懼之爲眞性乃見性矣人能以戒懼爲眞脩乃可語盡性矣若曰旣見不睹不聞安用戒懼此溺於佛氏無住一語必以空明爲體者也夫能使空明常存常照能寂能應者非戒懼乎而曰安用戒懼卽佛氏且以爲頑空況聖學乎

今世爲禪學者曰吾直探其神髓而得之彼非禪者弗及知也闢禪者曰吾直窮其巢穴而破之彼爲禪者弗及知也夫釋氏所謂上乘無出於楞嚴圓覺諸經有目者能共覩有心知能共釋也吾旣探其神髓矣亦旣窮其巢穴矣彼自爲出世一法於

吾儒盡性經世之學終不可同日語也張無盡謂知佛始能知儒吾謂能眞知儒自能知佛

夫欲知儒之爲儒則求諸仲尼矣六經仲尼所贊定也學庸語孟翼經者也儒者誦說雖勤然第以訓詁梯榮進未嘗深齊其藏一舍筌蹄而空寂窈冥之說遂入焉而眩且漸進不速於超悟也矜莊不恬於寛縱也世法繩束不奇於四大之空虛也宜其棄常而即新者衆也然試取六經之精蘊熟玩而深繹之語性莫精於降衷語心莫妙於中和語道莫神於太極語德莫微於易簡語功莫嚴於精

一語用莫大於範圍曲成彼所謂虛圓者吾圓神之引緒也彼所謂妙明者吾明德之餘唾也譬諸家有寶櫝夜光之璧照乘之珠千萬備具然未嘗發櫝而一視焉偶見鄰家有瑕玗玻璃瑩潔耀目則以爲希世之珎在是不知鄰所有者乃吾家櫝中所不屑也且夫心性者人之心性天所同賦古今所同然也六經總抒心蘊吾心原有眞經以六經之言質諸吾心之眞而準以吾心之眞質諸六經之言而準以六經之言與吾心之眞質諸天地焉而準質諸鬼神焉而準質諸羲皇上聖焉而準質諸終古未來焉而準是謂一貫是謂仲尼之教若以釋迦氏之言質諸六經之言與吾心之眞祇見其稿而不能生也偏而不能全也幻而不能常也我故曰能眞知儒自能知佛

持明心見性之說於辭章功利之俗則儒卑而釋高抗空明寂覺之旨於居敬窮理之儒則釋虛而儒實故晉宋至唐言佛者不諱佛而儒者亦莫與爭爭之者獨一韓愈氏而已逮宋迄今言佛者或明託於儒爲儒者或陰獵於佛總之欲抗妙悟而抑躬脩夫悟者明也覺也堯欽明舜濬哲伊尹曰予

天民之先覺也自明自覺悟脩兼至吾儒家法如此中葉教衰反借徑於西竺何異公家者之逃其家乃從行道人問廬井耶

聖人與弟子論好學曰不求安飽曰敏事慎言就正有道而已至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此語下語上之別也聖學本於心而言行爲符聖功嚴於治心而窒慾懲忿爲實治心至不遷不貳於學篤矣然陋巷簞瓢焉知安飽克復請事進而未止若無若虛亦趨亦步其所深造可想也聖人之言徹上徹下欲知何爲學何爲好當並玩焉

聖人未嘗不空以誠空也未嘗不寂以誠寂也空而明以誠明也　而覺以誠覺也謂誠有物耶一與自如不得謂之有謂誠無物耶萬理咸備不得謂之無爲釋者曰第當空諸所有不得實諸所無諸所有者何物諸所無者何物耶聰明睿智彌綸天地之本也五常百行綱紀人物之具也性所本有安得無之嗜慾私意反道背德性所本無豈容有之實諸所本有空諸所本無聖人盡性合天者如是彼滅性歸寂之法不嘗贅附而爲一也

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精氣遊魂知鬼神之情狀佛

氏見及此矣故曰西方聖也然知生死而廢棄生順歿寧之理知鬼神而不務治人事神之義究歸於無生滅度而止生生之謂易利用出入之謂神彼烏能知之

無所住而生其心爲釋氏第一洨語在釋則可在儒則不可住之義從主從人心有主而後得其正家有主而後得其理國有主而後得其平釋氏外天下國家以爲身又外其身以爲心無邪正見無理亂見無平陂見夫何住之有儒者則欲正而無邪也欲理而無亂也欲平而無陂也其能以無主之心應萬變而曲當乎且彼謂無住生心不知所生何心仁義禮智空矣天地萬物幻矣所生者何心哉聖人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至矣於無住一語奚稱焉

自古亂天下者非跳梁之夷虜則揭竿之窮民非跋扈之强臣則竊柄之宦官氣化密移事幾漸至人主審其幾而豫圖之則可以杜漸銷萌而不至於亂故朝綱宜整肅也吏治宜振飭也封疆宜愼固也然非其本也本在親賢講學而已親賢則心志純一講學則識慮精明故用人行政無不得其理

也矧人主以親賢講學爲天下倡士習人心從此丕變賢才衆而風俗美久安長治寧有窮哉然啟心沃心惟二三大臣是賴此誠意正心之學宜預養於畎畝中矣

春夏秋冬天時之卷舒也皇帝王霸世運之升降也時迭轉如循環今之春猶古之春今之夏猶古之夏奈何霸之後其號皇而道不皇耶其號帝而德非帝耶漢唐宋創業英君王之雜也其中興撥亂霸之雄也　大明開天清寧再造二曜重新王而進於帝矣孰謂貞之不復爲元冬之不復爲春也

六經於天地猶三光五嶽之昭列也邵子言經弗及禮樂者何皇帝王霸世道升降之迹也易詩書春秋皇帝王霸之迹也若天秩天敘古今不易咸英韶濩聲容代變蓋與道德功力相汚隆不得與皇帝王霸而分局也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蓍策揲之以四象四時故邵子觀物皆以四爲數觀於天日月星辰象焉觀於地水火土石形焉觀於物飛走動植生焉觀於人皇帝王霸著焉觀天地人物之始終元會運世紀焉元會運世自歲月日時推之者也因往察

來因近知久其說非渺茫無據唐虞之盛日方嚮中也唐虞而後六七千歲皆盛夏文明之際乎其間治亂不齊譬一日一時之中不能無風雨晦冥也陽生於子而天開至午末一陰生矣日月精華能無漸銷鑠乎陽長於丑而地闢至未二陰長矣山川英粹能無漸覆竭乎三陽交泰於寅而人生至申天地否矣人物蕃育能無漸凋耗乎午之會萬有餘歲未申之會又各萬餘歲氣化密移猶人漸入衰老雖春夏秋冬代禪不能如前之宣鬯也皇帝王霸代起不能如前之懿盛也

天無體以三垣二十八舍爲體日月五星皆順天左旋者也天行至健萬古如一惟日行日退一度故謂天爲過一度其實天未嘗過乃日自不及天耳曆家以日月五星爲右旋皆從其不及天度而退推之安得以退推法而易左旋之體夫天純陽也日亦陽精而不及一度者不敢與天抗也月爲陰精其不及十三度有奇陰不能與陽並也鎮星地類宜配天行歷二十八月始退三十度順承天也木一歲而榮枯故名歲星每歲退行三十度而卯兩二歲適當其分應本象也火爲少陽遲速順逆

無定大約二歲而周天以十月復命於太微垣於天爲執法於日爲奔走之臣金水附日故與日歲一周天是爲日光後之臣日退行三百六十度復與天會爲歲月退行復與日會爲月氣盈朔虛積餘爲閏皆自日行而推之也月與星俱受日光天非日蒼蒼者將爲長夜朝升於震夕入於兌氣稟寒來氣溫暑至萬動出以作息天地由以舒卷故曰帝出乎震天無二日民無二帝

謂理能生氣謂氣以載理皆未究其精者也天高地界萬品流形有倫有則如秩如敘故名之曰理其

在於人靈粹具足四德萬善從心而生無待矯强故名之曰性心體靈妙胚胎已含氣化氤氲帝實畀之故名之曰命鑄人物者惟天鑄天地者爲誰一元渾淪理氣完著故名之曰太極

性一而已曰德性以別於氣質情識之性也德性曰尊有敬畏奉持之義焉弟云識取本心而理欲幾微審察未精未可以語性任心自然匪誠匪敬不可以語尊近儒謂陸子尊德性未嘗不道問學朱子道問學未嘗不尊德性此操觚之士以綺語爲人解紛者耳謂陸能知性乎尊性乎吾弗敢知若

朱註非存心無以致知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本末重輕較然明甚安得謂其爲偏於道問學也

士君子所以事君事親應世酬物惟誠與敬而已誠之未至猶懼無以動物敬之未至猶懼無以集事學而舍誠是敢於恣僞也舍敬是敢於爲慢也此學果行於世將使皇王弛其競業公卿惰於寅亮憂危儆戒之論不必進於朝繩趨矩步之行不必脩於士幸天下縱心無有欲希慕結紐無爲之理而禍亂且尋至矣學道君子尚其遠慮哉

後儒謂顏子殁而聖人之學亡夫聖學曷嘗亡哉學問思辯求明善者所謂博文也視聽言動么非禮者所以約禮也聖人善誘顏子竭才無出於此若性命淵微不離文禮神明默成頓自得何如耳況中和位育發於中庸存心養性闡於孟氏謂聖人之學自顏而絕毋迺重誣思孟且併誣聖學乎後儒好立奇論以驚世而不顧理之所安如此類未可盡信也

顏子所以速肖聖人者其資明睿而見道敏故聖人以不愚喜之其力沉毅而任道勤故聖人以不惰與之不愚天所賦也不惰人所勵也在天者不能

强在人者可共奮世有不惰如回吾知聖人不難至也

六經爲天注腳學庸論孟爲六經注腳因學庸論孟以明於經因經以明於天脩之身心與天同體措之事業與天同用聖人所以爲聖吾人所以學聖如是而已謂六經爲無奇而厲搜於老釋莊列之書以爲六經所未有夫六經所未有者正聖人以爲不必有也西戎化俗之曲談方外矯世之詭說其不可與義易典謨分道而馳明矣何儒者樂尊之以自小也

望溟渤於東海而知江河之爲隘也陟嵩高於天中
而知岱華之爲偏也學道者尚論于聖非仲尼誰
師乎仲尼去今二千載吾不得而見其言性命言
仁義言道德言明誠固若面命我耳提我也翼翼
奉持毋敢失墜聆騶之馬亦騶矣濂洛關閩諸儒
與我共事仲尼者也世有眞豪傑必不肯舍仲尼
而北面宋儒況舍程朱從陸楊乎彼以直見心性
爲聖脉是也而超曠爲心空覺爲性是釋氏滅度
之脉非仲尼戒懼中和之脉也
自戰國以還天下學士習於富貴利達烝心浹髓牢

不可解正誼明道確乎以聖學自任而不爲流俗
染者獨董仲舒一人耳蘭陵論兵[illegible]言懿葬蓄利
達爲弇自好者猶不免哉仲舒而後則王通氏乎
崛起五代之際視秦漢間傳誦孔氏者尤難十二
策欲與王道不遂退而教授河汾儼然有洙泗之
思焉韓愈氏不能望也使天假之年其進未有量
矣
古者王畿千里環以侯綏而後要荒象天極也國家
都燕與虜僅隔一山則因勢制變
天子自將臨邊矣其威壯而其勢危惟壯也故能制

虜之命惟危也故能嚴我之防恃其壯而以易臨
之忽其危而以安覩之其爲患不在邊陲而在輦
轂故撤戈櫜弓聖世美談然非所施之於今代也
士不足以任戰守馬不足以任馳驟器不足以任
攻擊則將憂之士卒未必不畏敵偏裨未必不畏
士卒將帥未必不畏偏裨則督帥憂之中與外未
必同心文與武未必同伙食與兵未必同足則大
司馬司農憂之紀綱未必能肅衆志制置未必能
協時空賞罰未必能服人心則廟堂憂之亟憂之
則亟籌之籌之而中則方內敉寧不中則九廟震

驚機會斯須安可失也然必
天子清心寡慾親賢納諫然後將相得人而勝算決
於帷幄今司馬署稱樞幾焉綸扉稱台衡焉乃所
以爲樞衡者在人主一心矣
比閭族黨卽伍兩軍師周制實然至春秋諸侯大夫
咎以意爲更制漸弛廢矣作內政寄軍令非管子
創爲之蓋因周制脩整焉耳夫無更制動衆之形
而能寓險於順建尊攘一匡衰世此管子所以爲
天下才也今之九塞乃古燕趙韓秦之地其民慷
慨勇悍易聚爲義得一管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寓兵餉

憂食何畏乎天禍乃所畏者議論繁而職任數更耳議論繁則謀撓於築舍職數更則功隳於代斵雖有管子無能爲矣

造化之理一靜一動一寂一感動則必通感則必應匪獨蓍龜能占吉凶也凡象可以得占凡聲可以得占凡數可以得占觸類而長其爲術不可勝窮皆易之餘緒也陳希夷遂學精思明易理復深易數世運之興衰理亂一身之行藏顯晦旣預知之遂終身偃蹇華山數如是順之而已邵康節之學淵源於陳乃推衍之爲皇極經世一書天地萬物

始終備矣朱子謂其當熙豐之際偃游洛下不干受譽者二十年可謂甚高不知其順數安命與希夷同也若聖人則異是言理而不言數知易而能用易世雖大無道猶栖栖不舍爲天地留碩果之心爲生人存冠履之義遇與不遇直付之命我無繫念焉矣

天時有旱澇聖人爲隄防以救之地勢有險夷聖人爲舟車以達之人性有淑慝聖人爲政教以齊之人與天地參者也極其才得三之一焉謂命之通塞不可以德移也數之吉凶不可以力反也天不必生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不必作易以濟民行矣

生理本直質直者自得其本心也好義者何義卽質直中自然之宜常變無定衡經權無定迹非精察而深研之或至任心自用得無有證父爲直從井爲仁兵諫爲忠避兄爲廉抱橋爲信乎故精義則可以盡變致用從義則可以安身崇德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思以通之無非求明乎義達時中以成變化也義在內而不在外未能方外難語直內義在心而不在事未能制事何以慊心

今徐邳上下之河非河也戰國曲防九河漸湮至宋

全河南徙遂奪泗而爲河也古之治河去其害今之治河資其利懼其汎溢不得不爲隄以束之然呂梁徐州閘水故歸壑石齧如齒予猶及見之四十年來浮沙日積石漸沒而河益高束水刷沙之說旣無驗矣今不能舍隄而别爲疏曷不就隄而疏其中乎德州之西有蘇隄禹則有疏而無隄師蘇而不師禹吾未見其智也若所以爲疏之法在精思博訪設誠而力行之矣

人臣欲建樹於世不當喜一時之功當爲國家計久遠頃歲加河之役事半功倍謀國忠矣若昔年膠

萊河之議欲罷者以爲浮沙難去欲行者以爲萬
世之利夫浮沙之說十人稽口避煩擾耳河未嘗
不可開也第白黑二水無當於泰山諸泉獲蓄澤
一勺之貯無當於南旺諸湖龍王廟上下稍旱則
憂涸恐此中涸更甚耳且海漕欲濟河漕之窮而
河漕未必窮夾易塞也壅易疏也欲兩行之而舟
楫人徒必兩具費將不支矧無事海險而河順即
中原有事海濱豈少嘯澤之奸昔天下事有可安
常襲故者不嘶於爲異若徒以開濟爲功縻金錢
數十萬而無益得失之數罷之是也嘉靖間有議

復東勝者東勝固未易復即竭天下之力復之而
不易守持國論者可深思矣

唐虞與賢官天下也夏殷周與子豈以天下私其家
哉世及爲常神器豫定示天下無敢覬覦聖人待
衰世之情不得已也夏德初昏羿浞旋起如必以
禪受爲盛節莽操懿裕將比肩紛出生人之禍亂
曷有已乎故設籓建屏以爲衛非自衛也城廓臺
隍以爲固非自固也立綱陳紀以求治非自治也
欲世世胥匡胥保海宇無侵陵戰鬬之患也善乎
王通氏之言曰安家者所以寧天下存我者所以
厚蒼生可謂見聖人之心矣

古者度地居民因民授産世無不農之人無不田之
家其爲士爲工商皆農人兼之天下無貧人無荒
財可謂至治矣然竊意其後之難也授田同而勤
者刈豐惰者歉薄身兼工商而巧者趨時拙者坐
困行之二十年稱貸鬻産勢所必至况戶口蕃耗
日殊耗則官收其田蕃則索田於官上下能無擾
乎大都三代之際國小而政簡民寡而易治田常
有餘於民故可以隨取隨給試使後世英君卓然
欲復古制地與民安得相參移民就田則難於去

故鄉損多益寡則難於奪固有縱能操切行之焉
能保其不相貸鬻又能必數世之後戶口蕃盛之
區可人人予田哉故冠不必古皮弁也食不必古
籩豆也定名田之限俾富者無得兼併立新徙之
法俾貧者願往樂郊嚴遊惰之禁俾耕者盡力南
畝制貴賤之等俾用者不踰品節於是乎賦什一
而征徭省於是乎恤水旱而蠲賑時於是乎通商
糴而有無濟於是乎脩教化而仁讓興三代之治
其庶矣乎法久而敝敝而復振則在其人矣

忠孝無二道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詳覽於孝悌可

謂絶倫矣乃委蛇篡弑之朝曾弗能致身抗節又弗能見幾遠引所謂移忠移敬者安在蓋世教下衰士習競於功利乘時徼富貴者其本心即或矜厲名義亦秖爲富貴媒耳其有天植忠孝身負綱常如張睢陽之於唐岳忠武文文忠之於宋曠千載僅見者也是故智仁勇美德也忠孝廉節懿行也所以行之者一

汪子中詮卷五 萬曆甲寅乙卯集

記禮者載孝德孝行詳見於諸篇[illegible]言孝別立爲經而不入記豈夫子嘗以孝經[illegible]不敢他屬耶抑漢世以孝弟孝廉取士儒者特鄭重之耶然大學中庸具備天德王道猶因混列記中至程子始表章焉乃孝經迄今獨爲逸編經生不以居業科目不以試士謂之何哉誠取而附入禮記使天經地義至德要道下徹於膠庠上徹於宸宁所關世教非小補也好古君子必有能言之者

觀一草一木則知人物之榮悴觀一晝一夜則知宇宙之終始聖人盡已性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同其藏顯而不以已私參焉者也

萬物皆備於我匪獨聖人能備之五倫百行人綱人紀雖庸衆人未有能外物而爲我者也反身而誠實完皆備之理則爲聖强恕而行求盡皆備之理則爲賢常知反知强精研於倫行者謂之著察不知反知强貿貿於倫行者謂之不著察

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故稱大也子静以先立其大爲法門乃動稱不思而得不慮而知則所謂

竝大者亦徒執提綱撮要之語以高視詡讀躬行者乎後學欲眞作聖若何立大若何通微烏可不深思而精詣也

立千古志豎千古品格毋以眞豪傑枉過開千古眼覽千古人物毋爲假英雄瞞過攷千古學術求千古正印毋爲淫遁詞混過承千古道脉詒千古治平毋以聖賢事讓過

史稱羲黃至三代或以木德王或以火德王此衰周以後運氣讖緯之說非知道之言也五行在天曰木火金水土五德在人曰仁義禮智信天不能獨

任一行以生萬物聖人不能獨任一德以治天下覆載無私俾宇宙共歸涵育仁也高下洪纖區別之各得其序禮也刑止辟武止戈神武不殺而天下服義也濬哲內斂而謀慮洞照萬形智也中心懇惻純一政如四時令如金石信也五行一行也五德一德也參和而不偏時出而不窮故能治配天地紹唐虞之正統綏太平於萬代也

玄德升聞帝女釐降虞書與孟子合確乎可信矣溈汭去平陽非遠安知不先尚見而後來嬪乎歷山于田舜未嘗一日離父母側釐降有命朝野共聞豈朝夕承顏能無一言稟令乎建姻帝室恒情所喜預料親之不喜而不以告非孝也婦帝女而子帝甥於父母尊矣牛羊倉廩養備矣尚欲殺焉非情也完廩浚井臣庶可代役也焚且掩何詭秘而臣庶不及知也二嫂治棲象獨非唐民也此皆齊東野語之類若後世稗官小說出於戲談雜紀不可盡信也

人心常檢攝則乖戾自融一縱肆則荆棘滿目惟敬則和惟敬則順敬之至和之至也不得親不可爲人不順親不可爲子蓋從眞性懇切處兢兢翼翼

無一息敢怠無所不敬則無所不和推之事天事君治民治事皆是物也故天地動焉神明格焉萬化熙焉萬類阜焉九韶儀鳳兩階格苗豈直笙鏞琴瑟干戚羽旄之盡善美哉是謂太和保合與天同體

君子有終身之憂憂在心性也樂以忘憂樂在心性憂者境遇也惟常有心性之憂故常得心性之樂此憂一釋則仁禮有續斷愛敬有勤弛一遇橫逆且得以動吾忿疾而撓其天和奚樂之有焉

人有可怒而以疾言遽色相加理有當辯而以浮氣

擬辭相詆皆涵養未密故也旋覺之已自心愧其能使人心服者鮮矣

儼若思者有德之容也安定辭者有德之言也容不莊辭不愼皆此心不敬爲之謂詭誕嬌傲無複性體可乎脩身者脩其精神志意無妄念之萌也脩其貌言視聽無邪僻之干也此身純然天理與天地相似宇宙民物已在吾甄陶矣範圍曲成已握於方寸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大道無方有方道之局也至德不器可器非德之弘也達巷黨人大孔子而惜其無所成名惟大故無

執也故無名也有執有名其細甚矣故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射御雖可成名止於藝耳凡有所執以成名皆射御類耳聖人詞婉而旨微使知有執之非大也有名之不可語大也

聖道不行於中國則已矣欲居九夷豈聖人亦有憤世之思耶夷方風氣未開太樸猶存得聖人者爲之君師啓其顓蒙牖其眞性德禮之化可與起也視中國淫侈相靡譎詐相傾嚚凌逼奪不可復救者何如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其陋也正其易與化誨也

聖人君天下以政導德齊禮而已師天下以教脩德由禮而已德者禮之本眞禮者德之儀則脩德而不繩於禮玄寂之守也由禮而不本於德繁縟之飾也叔季敎衰言德者歸於玄寂而禮則視爲迂潤不急足以任情安肆風俗日益頹壞今夫鷄鳴盥櫛問衣視膳內則非難循也負劒辟咡正容聽恭少儀非難習也而士紳之家鮮有能行者齊民無所觀法故誶語反唇鬩墻操戈靡所不至試使士紳明禮以敎於家鄉之人未必無感化者自家而鄉自鄉而邑安見移風易俗之無機也

近世士大夫有聰智沉雄克戡禍亂天下服其材者獨以投足權門攫金如糞功高而身不保有節操清嚴一介不取天下信其品者乃以戀情鼎鉉先意逢君身退而名亦辱有鯁直素著屏斡績隆天下信其品且服其材者獨以豪邁自負細行不矜譽方盛而毀已隨其後凡若此者皆不學無術之過也借令從事於學稍知畏天畏聖不敢任氣質而行私臆其材節豈不蔚焉與先正比烈哉然沉雄者豪邁者獨氣質爲病瑕瑜猶不相掩若賜以廉潔取世名陰以脂韋要主眷作僞心勞秖見羞

於有道矣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故無不敬也愛親者不敢暴於人故無不愛也天子致孝則愛敬加於四海卿大夫致孝則愛敬行於民物士庶人致孝則愛敬洽於鄉黨故聖門立教以孝弟爲先儒者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亦惟曰入孝出弟此躬脩實際百行根本自天子至庶人共之本之不務而高談名理以誇玄妙者不知其可也

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乘權據要挾不貲之功以危其身可謂孝乎孝子不苟譽不苟笑恃材矜辯好議

議人長短以近於死可謂孝乎若乃事君不忠非孝戰陣無勇非孝則有時致命遂志不失爲全歸非倫生保妻子之臣所得藉口也

兄弟之親同氣共體者也有人於此割左臂以益右臂獨左臂痛乎左足榮暢而右足攣痺獨右足弗安乎故休戚必共怨怒不藏亦天性之無所解非待夫矯強也世有聽讒間於妻子競肥瘠於尺寸相尤相賊以傷厥考心其爲不仁不孝甚矣

人有同產兄弟而貧富貴賤異者自父視之皆子也未嘗不欲其貧富貴賤之適均也有從兄弟而貧富貴賤迥異者自高曾祖視之皆孫也亦未嘗不欲其貧富貴賤之適均也顧人生材實不齊分命有限卽高曾祖父而在烏能舉貧富貴賤而盡均之惟士君子常體祖父之欲因其材分而培植焉毋俾失所斯之謂孝若有饑寒困頓莫之賙恤卽歲時謁祀家廟無以見祖考於如在矣

有天地則有夫婦家之正必本於夫婦深哉二南之爲風始也貞靜以事君子勤儉以脩蠶績齋敬以奉蘋蘩慈惠以逮媵妾婦德備矣婦德備而後家道正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不敢以怠心乘於頃刻愼之至也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敢以私心窺人隱密厚之至也

順陰陽之理合二姓之好爲繼嗣也匪以縱慾而宣淫也故情摯貴其有別和勝必節以禮夫婦之道也女子雖無非無儀然關雎鵲巢諸詩孝經內則女誡諸書當預令熟誦以養其性情定其志意若羅綺華麗之服金玉奇衺之飾皆誨淫具也宜屏去務從淡素使常閑於禮度習於中饋織紝無致縱逸非獨君子藉其交警以脩德業卽生子亦聰

明壽考此敎家之切務也

孔氏三世出妻而不表其所以豈非去婦令其可嫁乎夫以聖人與居不能化而爲善竟至於出乃知陰騭難馴氣質難變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後世禮敎不明士大夫或溺情於燕婉或畏譏於薄行縱遇驕妬而甘心含忍以致乏嗣者有焉丈夫以智率人之謂何乃無斷至此也

夫已發而後禁不若豫禁於未發也年長而後習不若少習之易成也幼子常示毋誑他日脩辭立誠卽基於此不褒不帛他日素絲美飾卽基於此故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道明德脩然後出爲世用其敷奏於明廷者卽素習於師友者其博濟於民物者卽預養於身心者是以賢俊並用而天下治後世習句讀習文藝則以師稱是爲詞章師也舉於試舉於官則以師稱是爲利達師也有詞章之師無道德之師有利達之師無脩檢之師士品日卑世風日壞職此之繇矣

平世之民佚樂樂則淫侈淫侈則爭奪生故天下遂亂亂世之民憂思思則勤儉勤儉則無越志故天下復平貞元之往復春生秋肅之相尋天道固如是也惟聖人能先天弗違後天奉時當其平預治之使勿亂當其亂亟挽之使平是之謂贊化育

君子將有爲於世而意不可一世其不能有爲可知也萬古此乾坤萬古此心性上何敢慢其君不足與爲堯舜中何敢薄其士大夫不足與爲皐夔下何敢鄙其民不足與致時雍言之不信道之不行吾忠誠有未至也敎化之難與吾身範未能先也以其不可一世者反而求可於身誠其身而天下歸矣

處父子之常孝非難也遇頑嚚而以怨慕致底豫其爲孝難矣處兄弟之常友愛非難也傲如象逆如管蔡而以經權酌情法其爲友愛難矣處君臣之常盡忠非難也愎諫亡國如桀紂而以不二心裁去就生死其爲忠難矣惟難乃見聖人之心惟處人所不能處乃見聖人之才後世君子不幸遭人倫之變宜動心忍性於斯精義熟仁於斯愼毋以玉成爲怨懟而遂碩美於前脩也

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非聖人之言也友以道義合過失相規貨財相通患難相恤則有之若以死相許

乃戰國節俠所爲聖門寧有此教乎詩稱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而已聶政曰政有母在政身未敢許人迨母亡遂爲友報仇以死此亂世姦人之雄君子所不道也

吾鄉有方布衣者嘗講學躬脩孝友與其弟割產而居弟無賴產盡復割其半與之又盡乃收與同居身率二子及弟力耕餬口而不救於饑寒鄉論題之君子曰甚哉郎莊之不仁也厚畀其弟而遺之毒若方生可謂仁矣然而未智弟初無賴不能禁產既盡即宜亟收與同耕樊猶可免後日饑寒之

患也再割再盡無乃篤於愛而疏於計乎觀過知仁於方生見之

爲父者欲其子爲賢聖則陶鑄必有術矣爲子者親見父爲賢聖則箕裘必有志矣義方式穀愛必能勞夏楚加會詩禮問鯉鳥在其不親教也數教在寬何遽至於怒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此中人所不忍道安取下愚很傲之語而稱之故施之當其可進之顧其安屏玩好誘以詩書去邪昵磨以良朋優而游焉漸漬以入中人皆可化爲賢即下愚可變爲中人也若責善而至於離非冥頑不靈

則諭教弗悛才棄不才與不才自棄厥咎惟均矣

人與人相接君子不能離世而爲身也群與群相感不能無言而涉世也姓與姓相符不能舍道而爲言也在鄉則恂恂吶吶在朝則誾誾侃侃羣居有德業之商求臨民有倫法之訓誥對妻孥無邪談御僕隸無妄語如是則山林朝市無非講學之地衿紳負販無非講學之人矣或者以講學爲諱終日言不離乎是安能諱也即欲以講學爲名終日行不離乎是安用名也

鞭朴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故嚴父無敗子

察主無惰臣世祿之家鮮由禮其閑維弛也數赦之國多橫民其禁罔疏也夫弼教止辟雖聖人不能去刑弟不爲申商之刻覈耳誅亂禦暴聖人未嘗諱兵弟不爲吳白之慘詐耳若浮慕刑措高譚偃武而使豪猾之民奸墨之吏負固呼譟之雄得肆志而妄行也亂何日之有

脩身而曰格物合萬物爲一身也物格而後身脩通一身於萬物也戒生定定生慧與定靜安慮亦相似第吾以真明照萬物以盡物完真明也彼以空明照無物以絕物歸無明也

爲一鄉善士則宜與一鄉之人共爲善矣爲一國善
士則宜與一國之人共爲善矣鄉國之人未必皆
善非皆可誘掖也未必無不善非可以督責驅也
欲與爲善何術乎曰取人爲善而已取人爲善者
揚善而隱惡者也揚之彼且內奮有甚於華袞焉
隱之彼且內慚有甚於斧鉞焉吾以取而成吾善
人因取而觸其善無與之形有與之機無與之迹
有與之神將日遷善而不自知此至誠動變之妙
用豈聲音笑貌所能致也
丹見人不善哀其愚憫其陷溺惻然欲救之者仁人

之心也寬柔而善導紆徐以俟其化君子之教也
若見不善而生忿疾語之不改而遂加擯絕倘其
人無地自容甘心以稔莫大之惡君子亦與有責
矣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夫委曲以成萬物無一
或遺也乃可以語範圍天地之化
國有權臣則危國無重臣則危欲其重而不予之權
則不能爲重靳其權而欲予以重勢所重則權所
歸且夫權衡樞機同義而異名者也可稱曰衡宰
則亦可稱權宰矣可任以樞機則亦可任以權矣
作福作威固獨出於天子帷幄贊襄安可不謂之

權乃人主必吝權之名天下士大夫公議共惜權
之名致虛庸充位者亦欲避權之名居其實不居
其名固難掩天下耳目避其名并避其實人主烏
能以神智獨運天下彼嬖寵者借叢者乘間竊之
太阿旁落而禍亂至矣夫有重臣則懼爲權臣無
權臣又懼無重臣無重臣勢必別生亂臣然則何
如而可曰重臣不能無權也秉忠竭誠公好惡於
天下以奉一人威福則予之以權亦可上不必吝
其名下不必避其名也所惡夫權臣者謂權奸權
佞之怙權播惡不爲重臣而爲亂臣也

誠無爲幾善惡說者以誠爲太極幾善惡爲分陰陽
似然而不必然也陰可以對陽言惡不可以對善
言凡言善惡邪正君子小人而分屬陰陽云者皆
自人爲既成之後象其類也若太極初分陰陽猶
然至善而已一陰一陽之謂道陽爲元亨陰爲利
貞仁禮爲陽義智爲陰烏有所謂惡哉惡出於陰
陽之偏倚駁雜非陰陽之本體陽之偏駁亦爲惡
非獨陰爲惡也故陽卦陽爻不必皆吉陰卦陰爻
不必皆凶陽剛過中則剛愎之小人也陰柔得中
則柔嘉之君子也然則幾分善惡者何太極流行

本無不善私欲汨之而後惡惡未嘗與善並分譬諸山下出泉本無不清沙泥雜之而後濁濁未嘗與清並出也

天地之氣翕而必闢闢而必翕翕之極則霜氷凝結而爲冬闢之極則雷雨滿盈而爲夏鼓萬物者莫疾乎雷與日暄雨潤同一發育謂雷霆爲天之怒氣非也其有觸物而折觸人而斃亦適遭奮迅之氣非天有心殺之夏中暑冬中寒死者不可勝數豈寒暑亦怒而殺人也然則所殺多不善者何禍善禍淫氣機自召死於雷霆與死於水火兵刃一

也其有火車石斧者何雷自地奮陽氣迸激則爲火土石裂散形或類斧好事者遂以爲真斧也

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月行常在日下陰不能並陽也日行黃道月行八道而斜出入於黃道內外每歲合朔交道者再月在下而掩日法當再食然有食有不食者或行度小有先後參差不正相値又王者用賢脩政精明之氣上徹太清則陽盛陰不敢逼遂不致正値雖當食不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日食百餘蓋唐世女后鳴晨奄宦嗜慝奸相擅權强藩跋扈陰盛陽徹所自來矣故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如何不臧

三陽既泰雷乃發聲龍蛇起蟄夏秋之交亢旱龍嘘氣爲雲雷電旋遶雨不過數十里雷與龍耶龍與雷耶造化之氣鬱渤震盪以生長萬物則各從其類也

世傳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漲乎南北不知其何所據以理度之水之流行於天地猶血脉周流於人身也升降上下不失其信蓋陰陽之氣消息進退實爲之當日月合朔以陰從陽

陽氣倍長潮之盛陽氣升也日月相望陰與陽抗陰氣倍長潮之盛陰氣升也海以東南爲尾閭氣必自尾閭而上浙潮在朔望楊州潮在初三十八氣以漸至也卯爲四陽之月朔潮更盛酉爲四陰之月望潮更盛楊州二八月亦如之其爲二氣之消息進退斷可識矣非獨海潮凡江河溪澗之水其氣皆隨潮逆上但其形不可見耳是謂天地呼吸是謂山澤通氣猶人身氣血自泥丸至湧泉升降流轉無停機也

曆家推日食謂每歲日月交度者再常在奎婁角亢

問則日食必在三九月也詩稱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時十月朔日在角亢是矣然自春秋迄於近歲日食以數百計曷嘗必在三九月哉嘗竊思之交度近而食者陰近陽而掩之應多在近交度遠而食者陰自遠逼陽而掩之應多在遠而災更大總之妾婦乘夫奸臣制主夷虜犯華皆其兆也至以所食之宿測事端分郡國禍應蓋亦有合者焉若適逢陰雨遂稱當食不食乃佞臣諱變之說恐變終不可諱也

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星昴至南宋冬至在斗昏中

星壁今冬至日在箕昏中星室後世歲差之法乃氣運盈縮不得不然非可以私智設也近歲呂中石氏與門人論曆謂歲功一定不移焉得有差但古人步戌推歲後世於步戌法有先後差耳夫自堯至今僅四千年而日躔已移五十餘度藉步戌稍差安得相懸若此況後來盜復懸絕若必泥躔虛爲定將驚蟄可爲長至霜降可爲處暑謬誤甚矣予年友范介儒謂天開於子其時冬至日躔卯月躔酉若歲差漸復於卯則天運一周而氣盡矣予謂六十年而差一度計一千八百年當移一宮今冬至躔箕去卯幾何天運安得遽盡且通計十二宮不過壹萬二千六百年天地終始不如是其促也若自卯行十二宮循環十二周如一歲十二月之數則當得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年然視邵子元會運世數又倍之矣竊謂歲盈日縮不能無差猶氣盈朔虛不能無閏此不足以論天地終始邵子觀物宇宙在手言理數者弗能易也

洛

洛爲天地之中揆日影可知已日一晝一夜而周天天雖高其下至於地不過數萬里地雖厚下至沉淵亦不過數萬里東西南北亦復如是洛居其中

如輪之有轂如磑之有樞也西方于闐諸國宋唐二僧已徧歷之北方荒漠以外元世祖遣人往窮其跡越狗國則不能復行天形如倚蓋北極爲中自吳越望之稍近北自滇粵望之更北自燕京仰視去天中不遠若至大漠仰視則正中且南移矣然則天地之廣狹固可知也西北多山西北之際雖有海當不甚廣東南多水東南之際其海不可涯涘今海外諸國爲中國所知者有數外有不及知者亦島嶼魚鱉之倚也西北諸國爲中國所知者有數外有不及知者亦山阿魍魅之屬也若謂

崑崙爲地中分布四州中國爲南贍部州居四之一則荒唐不可信矣

夫以蒼蒼爲正色有色斯有質矣謂天爲塊然積氣蒼蒼者何物塊然者孰攝束耶人與禽獸草木皆物也天地亦一巨物也人物之生未有氣不中實而能存其形者亦未有膚革不外固而能完蓄其氣者天地何以異此吾意蒼蒼者必有陽氣凝結如碧琉環六合者耶天載水水載地二氣升降充滿於其間耶日月星辰東升西没歷淤於地中之水耶江河四海氣上騰爲雲雨雲雨復降爲江海

耶是知天地亦有軀殼惟有軀殼故不能無成毀若夫天地之外别有積氣以載此軀殼則非所敢知矣釋氏乃謂此世界外别有世界三千餘區非神遊形氣之外孰能知之邵子曰或有告我此天地萬物外復有天地萬物則吾不能知莊子亦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四遊升降之説至淺陋無理不知何以有述於世果若所云則日月經行終歲不易惟地以四時遊移無定故晝夜有長短也然南陸北陸異行燦然可睹燕京及吳越瞻望北極亘古如一地未嘗或進而北或却而南確然可知矣

自古含玄守一垂衣裳而治莫盛於羲黄老莊學羲黄而竊其膚理也漢主脩玄默者宗之秉欽恭持兢業亮天工以寧萬邦莫盛於堯舜申商學堯舜而得其塵垢也漢主核名實者近之夫羲黄非樂於無爲也大樸未散治教易行故能恬於心而簡於政至堯舜則九功欲敘百制欲備郎欲襲迹羲黄勢不能矣然四岳吝賢九德分職執體要而徐視成豈必操切督責至流於條叢哉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以執中有心法精一有心學也

國之有紀綱猶人之有神氣也神氣精强雖有風寒暑濕之疾不能爲害神氣既喪無病而死者多矣夫所謂紀綱者上有以繩約乎下下有以歸攝於上靈爽威命流貫於宮闈朝宁而震疊於薄海遐陬無一人敢奸其成法無一事能逃其洞照是謂國之神氣若夫寵愛溺而貴賤得以相凌脅邪人而奄寺得以竊弄清議淆而忠佞得以並競憲度弛而廉墨得以兼容欺蔽行而功罪得以相奪國政日非民生日困其不至於覆亡者幸也然其本係乎君德矣未有主德清明而紀綱不振者也未

有主心荒怠而紀綱不亂者也

自古小人爲國家致禍亂者非其心欲敗人之國也其初未必不欲保治安享榮名也位高益思固寵權重而欲據爲常於是乎阿意宸旒媚交宮寺讒言者斥比周者肅遂至上下相蒙以釀成不可救之禍嗟乎爲善爲利始分於一念而斯高之與周召懸絶背壤奈何不清夜思也

一介之士無良朋端友以長善救失猶未免日趨卑下人主深居法宮不與鴻儒莊士接而狎昵婦寺以恣其宴安佚樂之性欲主德清明甯可幾乎夫婦寺者非必能如宣姜脫珥勃鞮議守有裨益於人主大都阿旨取憐自固其寵利而已上意所嚮則當先而預逢之多方而曲致之伺隙竊靈乘權罔利雖歛中外之怨而不顧明蹈亡國之覆轍而不恤黨類既成人主拱手受制危言激論無所效其忠雖有經綸棟榦之畧無所施其能漢唐宋末造可永鑒矣

夫婦寺之患非獨人主有之宰衡之門亦有婦寺焉嘗觀叔世權臣秉國其奴頫而奉頤指投袂而甘鷹犬者其人可屈指數皆鬚眉而婦不薰腐而寺者也權臣自營私利不顧國家之患附權臣者又自營私利而不慮權臣之禍究歸於身名俱敗奴主兩傷亦足爲嗜利無恥者戒矣

天下有清議有橫議清議明則治橫議興則亂然橫議者亦自以爲清議是非混淆孰從而折衷之觀其行其人可知也觀其人其言可知也端莊醇恪與回邪險躁者異寬平洞達與刻覈陰賊者異介石守闕與攀藤鑽穴者異其心可藏其言不可掩其言可僞其行不可掩世有狡側小人而竊託於清議之流者不以人廢不以言舉可也

夫玄黄之戰易明朱紫之爭難辯所是未必眞是所非未必眞非是中未必無非非中未必無是蓋朱者未必純乎朱也紫者不自以爲紫也夫純乎朱猶恐紫奪之矧不純乎朱而欲紫之無亂觀者之無眩不亦難乎士君子不幸遭逢薄世當益虛心下氣盡滌其渣滓求爲純朱而可矣紫之能亂與否以俟司國是者夫國是胡從定哉秉公明之鑒樹皇極之軌忠邪既著則明示章癉賢愚不甚相遠則兼容而董正之俾各化偏陂以歸蕩平紀綱肅朝廷尊而臣下猶比黨相譁者未之有也

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凡枝葉之盛皆起於皇極不明人爭好異而意見橫生也此之說出於此彼之說必出於彼治極堯舜矣則稱遂古之無爲以高之學宗周孔矣則援西竺之空寂以抗之世尚聖智而欲蘧蘆仁義世尚忠孝而欲芻狗倫物一事而操縱闔闢異宜也一人而忠佞貪廉異議也盈庭聚喙一國三公其誰適從哉故大亂天下者豈必決性命褻富貴之人即好異好勝已亂天下矣

易言太極天德也書言皇極君德也君與天同德故能配天出治唐虞首開心法唯一中中即極也天

命之性也曰明明德惟精以明此性也曰致中惟一以養此性也本諸心體諸威儀言動措諸事業無非具性之流形是謂皇建其有極以身帥天下而百官象焉萬民效焉無有淫朋比德無有匪彝是謂錫極歸極故帝王所以爲學所以治天下總歸於知性盡性而已

天命有德我章之天討有罪我用之天敘有典我敦之天秩有禮我庸之吾何以知天之命討天之秩敘哉知以吾性而已性中有自然好惡天命討也性中有自然愛敬天秩敘也好惡愛敬有自然中正天降衷也本性中之真明廓以四聰四目是謂惟精本性中之真誠守以欽恭兢業是謂惟一會萬善歸於一中執一中以運萬化若昊天平水土修六府治三事皆盡性之實功也是謂中和位育

性本自中性本自明惟虛圓不着一物則謂之中中故明也惟虛明能照萬物則謂之明明故中也性之德也天所以爲命人所以爲生也本中者能存養焉則曰致中本明者能廓達焉則曰明明皆知性盡性之宗旨無二學也先格致而後誠正爲中人以下語然知止定靜其幾微矣舍格致獨言戒

懼爲中人以上語然好問擇中其功謙矣後世儒者以德性問學分門角勝是聖學矛盾自學庸始也吾弗知之矣

性無不善發而爲四端皆善也若惻隱之過或流於姑息溺愛羞惡之過或至於傷恩賊義辭讓之過或至於苦節拂經是非之過或至於矯邪憤世則氣習偏駁使然非天性之本體與中節之妙用也程子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云善惡皆是天理此泥於陽善陰惡之見謂有陽不能無陰有善不能無惡予獨謂陰陽不可分善惡陰陽之中各有

善惡者其本體而惡者其氣習也況盜賊篡弑
惡有不可言者亦可謂之性乎謂之天理乎或疑
程語未當而朱子爲之曲解予弗敢信
大滿水食色詳辯於孟氏性已明於天下矣後儒復
持議不一則釋氏中揚其焰而好異者受其熒惑
也善惡皆是天理即有善有不善之說第於四端
驗之其端善則性善矣無善無惡性之體即無善
無不善之說第以良知析之知良則性本善矣夫
性天之命也人之心也市井之販夫販婦山澤之
耕傭牧豎偶以利害相訾詬必曰汝捫本心必曰

汝欺自心則性之本自善也市井山澤之人而知
之奚必降衷秉彝取信於詩書哉故學之言良知
是也以無善無惡言性非也
程子云日月皆無體氣所至則自有光此亦泥於輕
清積氣之說謂輕清中不可着形質也予謂凡屬
氣者必飛揚隱現無定如風雲雷電之類日秉陽
精月含陰精非有凝固體魄安能周天常運不失
尺寸哉漢儒守師說宋儒亦重師說凡周程所已
道者弗敢輕議然得失固不容掩也
不睹不聞性之涵蓄曰微曰隱性之端倪端倪一動

而天地鬼神之秘洩焉彌綸參贊之機露焉故曰
莫見莫顯一不慎而纖毫偏倚得以乘之則與性
汩而道離矣故戒懼本無寂無感無斷無獨而於
獨尤加謹也夫脩道君子豈必有人欲之萌第一
念初起稍涉意必將迎則謂之私即不可以語中
和故中庸慎獨視大學慎獨旨更深矣
大學言心不言性誠意正心凡下學可與聞也中庸
言性不言心盡性至命非上達不能知也然格致
之融徹即明誠誠正之精邃即篤恭至善即中和
也治平即位育也淺深生熟異而歸宿同也

大聖至堯舜極矣爲父不能使子之不朱均爲君不
能使臣之無共鯀況爲臣子能必得於君父乎故
九經陳謨莫救於魯哀俎豆啓端無裨於衛靈然
則大人格心祗虛語耳顧天冠地履之義不容逃
也水火蒼黎之衆不忍棄也仁義易世之術不敢
私也況哲后偶一遭逢中主猶能納約啓心沃心
烏敢一日忘哉然必積誠而默感之迎機而善導
之毋徒以强諫來譴怒以抗直博名高可也
大臣幸遭主秉要亦曠世之奇遇也彼固寵榮私者
勿論即有志格君匡時使澤流當世豈意氣智術

所能爲哉所責於君者難則反求諸已者厚正已
正物藥大鑒之在躬可也君試惡聞其過則臣以
驟諫爲忌舍懿從諷如孝子之奉親可也夫事聖
主易事中主難事驕主幼主尤難虞廷告戒毋若
丹朱傲申聖主以法言也卷阿矢音先福祿而後
用賢事幼主以巽言也若夫機智勇辯如縱橫之
術君子所不取仰正色危論不可則止果哉末之
難矣

無善無惡本藥釋氏語解之者曰非無善惡也謂此
性圓明妙覺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夫既曰圓明
妙覺則可謂善矣即直從書之帝降詩之物則曰
性善可矣何必委曲其解以附會於釋氏也

論道術莫粹於唐虞論治術莫備於三代皆從心性
求中和本一中運經濟未嘗以私智權衡雜其間
也爲臣欲致君三五敢不以心性之學牖其君乎
欲登世於大猷敢不以心性之學覺其民乎欲以
心性牖其君覺其民敢不以此學自治其身乎故
性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學不可一日不講於天
下

國家設黌序羣譽髦敬業其中制書固曰欲其陶養

德性以成賢人非徒使其習帖括取青紫已也督
學使者不求養性第以雕黃文藝爲能是謂怠官
常士不求養性第以藻繪相先是謂迷本業朝廷
既布之功令不以此課殿最貴實效是謂慢王章
遂使典教育才之官與童蒙訓詁之師無異而斯
世不獲多賢之用可爲太息也已

所貴夫松柏者謂其翠蓋干仞上干青雲巨幹十圍
可棟明堂也所珍夫桃李者謂其華繁艷可悅其
實甘美可啖也斬刈之枝幹不存刊落之華實無
可見徒蓄其根於黃壤中而培灌之曰松柏在是
桃李在是久之根株并滅而曰還諸太虛世必謂
之太迷夫釋氏之言性也何以異此未有無枝幹
而稱松柏無華實而稱桃李者也

本降衷言之則曰性善兼氣質言之則曰相近聖益
聖愚益愚習使然也上智不待文而與無問習矣
下愚雖見聖不信無論性矣

性在天爲命在人爲心書曰道心惟微道心即性性
即天也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獨
言天道未及乎人道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太極
生陰陽本非二物何待於合合性與知覺有心之

名性不囿知覺不離知覺何言乎合愈剖析則愈
支裂言之多道之崩也亦若探力索之過也
自古帝王建都立國亦取其岳峙川廻風氣融會足
以利人民安社稷爲萬國朝宗而已非必據險扼
要爲不可拔計也王畿幅幀不過千里藉令千里
之外皆爲敵國險固能幾何哉　國朝都燕北負
山後諸山層巒疊嶂海內無兩右太行左渤海自
登旅海門潮入巨浸方二千里洞庭彭蠡不能比
深廣也西晉及泰爲右翼遼陽朝鮮爲左翼南控
衛濟諸水泰岱諸山爲前蔽長江與江南諸山又

爲外蔽黃河西來其中而南徙說者謂決塞不常
恐其復將北行夫使黃河果復行故道則萬里風
氣併歸於碣石淮泗安枕而漕輓更無虞豈非億
萬世之利與天無極哉故古今都會當以燕京爲
第一其次關中其次平陽關中以渭北咸陽爲勝
殽函四塞夙稱天府顧主遠似弱賓近似逼久則
有强臣外戚之患平陽太行東抱黃河西遶朱子
謂其山水極佳然亦主遠恐不能久振此二都所
以次於燕京也據西北戎馬之强南嚮而制六合
二都與燕京同其隣虜時患入寇亦同欲久安長

治在文武並用矣洛於四方爲中亦稱險塞顧負
河而山王氣已非麗固金陵負江面山勢與洛同
文物有餘威强不足所謂兄弟之國乎汴地汗下
又次於洛矣臨安姑蘇武昌閩越皆偏安草竊無
足言蜀更幽僻且負艮面坤於嚮明奚居諸葛武
侯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有大志大力而後可與共學有真志真力而後可與
入道今有士於此身列儒紳心耽空寂其淸脩類
夷其慈愛類墨其心曲可無愧俯仰斯亦吾同志
之所畏也吾辯其學不敢詆其人苟可特移忠告

而善道焉可也又有士於此貌恭而論篤行愿而
氣和有幽探性命之談有招徠聲氣之行名高當
世而或歉衷於幃室或變塞於榮途吾與其言不
敢信其品懼夫羊爲質虎爲革也若夫披緇空門
蟬脫塵外齋心苦行皭然於世無染彼自爲出世
一法聽其言亦猶欲恣情之藥石也吾於彼何尤
惟夫假儒釋之似恣矯橫之議天命可褻聖訓可
侮如李和尚輩此天之僇民兩觀所必誅也蚩蚩
後進方且樂誦其書慕其行譬病狂喪心之人已
墜於淵谷而駭觀者猶搴裳以隨其後悲夫此無

他好怪故也怪生眩眩生信將使士大夫變爲清談愚民日趨於白蓮無爲而後止甚矣好怪之亂天下也

東漢王業爲荊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於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此與趙閱道焚香告天同一心也爲監司守令誠以此存心旦夕焚香默禱所謂心誠求之於保赤其庶幾乎安民則惠即知性盡心實學勝於坐談名理者遠矣

近世儒者以透悟爲宗大要從禪語入謂其作用異而本原同也予獨謂其本原似同而實異悟其異

而同者謂之小悟悟其似同而實異者謂之大悟或曰悟體一也安有同異夫性本一而見性者各指其所之聖人指秉彝爲性性也常人指嗜慾爲性氣之粗可謂性乎二氏指神識爲性氣之靈可謂性乎凡言性而與二氏淆者皆知性之未眞也

蘇軾論荀卿敢爲高論異說而不顧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可謂深中荀病矣夫論不高不足以誑聞說不異不足以聳衆此索隱行怪所爲爭鳴於世也持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義讓千乘行高洗耳君子弗齒況徒恣橫議以炫愚俗乎哉後世學者不務遵聖人塗轍而務標新幟以爲異是皆荀卿之徒矣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宋儒辯其不識誠矣夫荀子非獨不識誠也誠即性唯至誠能盡性謂人性惡是必以戕賊爲養也謂堯舜僞是必以桀紂爲誠也聞性命之原亂于聖學衛邪說孰甚焉韓愈氏謂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此愈所以未聞道也

爲佛氏說者曰佛性不滅能生天生地生人物安可謂無功用夫儒者中和位育上調三光協四時下擾兆民阜萬物皆實效也彼所謂生天地生人物

者易從而見之人有好爲大言者汎舟黃河中流而逍一唾乃大呼曰吾此唾能作萬里洪濤能載千尋上浪同舟皆爲掩鼻唾歸於水猶性還於太虛也佛性雖靈於太虛裨益幾何語誇而無當君子弗屑辯矣

道以聖爲極學以經爲宗不師聖而師賢不宗經而宗傳疏是以各持宗旨談議川紛不能相一而好異者遂掇拾貝葉緣飾之以爲新不已過乎或曰孟軻死不得其傳夫六經固自傳也或曰顏子沒聖學亡夫六經未嘗亡也或曰聖學晦佛氏乘間

而起夫六經未嘗晦也易更四聖書備六王禮兼三代詩列四始春秋明三綱九法聖人之精蘊盡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世有宗經君子於誦習見聖眞焉於見聖求心會焉默而成之身即經我即聖矣夫洗心藏密精一執中微神隨而出之者上聖事也制事制心敬勝義勝依跡象而入之者中聖事也孰悟孰修孰頓孰漸無言可也

夫格物者格於身心意知格於家國天下也自誠正至治平各有傳釋則格物詳且備矣故格致不別為傳可也雖勿補可也

夫居敬持志窮理讀書朱子蓋並言之未嘗狥外而遺內也必以讀書爲訓詁爲詞章爲狥外遺內此自不善讀書耳於書何咎聖人常教人讀書法矣其於詩也曰可以興觀羣怨可以事父事君曰授之政則達使四方則能專對豈徒爲訓詁詞章哉舉一詩而六經之教可知也聖人所謂格物者如此溫故知新者如此皆以實心求實益實明諸心實措諸事也

夫多識以蓄德非徒得之於心也得於心日可見之行矣多聞以建事非徒襲其轍迹也擇善而從吾心有權度矣一眞內湛萬理渾涵者性也萬感紛綸萬應各當者性之用也合內外之道也上聖一眞妙運仰觀俯察成象成爻得於獨見獨聞者深也中智之士識慮所照與聞見所徹恒相參矣多識之所蓄多聞之所建適與一眞相契發如火之就燥水之投濕非待約結而同膠漆而合也性無內外無寂感無精粗遠近凡耳可得而聞口可得而言心可得而思身可得而行性無不在其中性粹然而至善確然而至當者也內洗心藏密外精義入神是謂窮理盡性

大學輯於漢儒簡策先後不能無誤今學宮所習乃二程所定而朱子因之者也近世論者必以古本爲據然聖經之後逕接以誠意章淇澳二詩在誠意後康誥明德至止信又在二詩後反復玩之殊雜亂不可解且彼謂古本原無分章然自誠意至治平俱以所謂起語分章固甚明矣又石經大學刻於漢魏其編次復與古本異豈諸公未之見乎果見之又安適從也彼謂今世學者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夫康誥以下固非孔氏所作若漢魏之人誤次之程朱依經文而改定之又何必輕叛經

文而亜背漢魏也孟子論詩曰以意逆志是爲得
之苟理明而旨順寧從其所可信者不信其所可
疑者

聖人旣不以神明睿知自任又不以多學而識自居
所謂一貫者說安在乎宋儒謂告參以行言告賜
以知言恐非然也一則不二矣二則不一矣謂知
行有兩一可乎存虛明以照萬類禮樂名物於此
受象受數焉經綸酬酢於此受繩受墨焉其學與
識所以爲行也其告賜即其告參者也

謂舉業妨聖學者非知學也謂舉業不妨聖學亦未

眞知學也今世目舉業曰訓詁詞章耳聖人不曰
温故知新乎不曰修詞立誠乎訓詁即温故也詞
章即修詞也因訓詁而知新因詞章而立誠舉業
正所以爲聖學何論妨不妨哉且夫前代舉士以
詞賦直藻繪無益今士之居業與所以見舉必以
經書制義是聖人心精之所寄也童而習焉一開
卷見聖矣誦而思焉一動念見聖矣思之逼發爲
制義一握管見聖矣而謂聖遠乎謂聖不可學乎
何其習而弗察也

秦蜀深山中有羚羊焉其食芻草其寢以角掛林樹
性慈和而不喜鬪虞者欲取之則佯以二人叫呼
相鬪干嬲至以左角抵左右角抵右若中爲解紛
狀其人遂執而拘之以充庖俎鬻其角於市爲藥
何君子曰獻非獨羚虞仁也羚羊其亞矣虞人以
機心殺之豈其性惡不如物哉利在獲食遂忘其
以德爲仇也然過信人情自權於穿羊之靈亦闇
而未光矣好仁而不學者似之

或謂朱子晩年定論誠然乎曰此新建以格物窮理
詆朱子嘗時學士盡非之遂因枝葉刋落奇功一
原二語文飾之爲朱子所亦自解也性命幽藏道

兼體用枝葉本根可判爲二物哉聖賢立言或分
或合默而成之總歸一致夫子嘗言博文明善又
言戒懼愼獨矣於易繫言洗心齋戒又言窮理盡
性矣亦將謂洗心戒懼爲晩年定論可乎挾高世
之材恃創新論以驚儒先而不必當於情實所
謂欺天罔人以學術殺天下者果可詆朱耶良知
烱烱當不容昧矣

虞廷以九德官人萬世銓衡之祖也要歸在德性中
和而已欲知德性徵諸行事而已曰寬曰柔曰愿
曰擾皆柔德也而栗而立而恭而毅則柔而得中

矣曰亂曰直曰簡曰剛曰彊皆剛德也而敬而溫而寬而栗而義則剛而得中矣曰直曰嚴浚明亮采無非中和歷年豈徒才力智術足辦哉上以此官人則以此養士士亦以此自養命典樂教冑子其養士之法也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蓋陶鎔於歌咏舞蹈者深乎後世典樂失官士欲造道成德但講學無餘矣夫講習不如歌咏之漬入也彊作不如陶鎔之默化也

郤子於易可謂鉤深致遠矣然曰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似猶有說焉致虛守靜深根寧極將

張故翁欲取故與老子自有體用存心養性擴其四端仕止久速求其當可孟子自有體用孟子學孔子者也所謂踐履皆易皆踐迹於孔子也夫天地合德與易為體川者其惟孔子乎洗心藏密齋戒神明其體也精義入神無可不可其用也孟子學焉而未至老子則源別而流遠矣

東漢有兄弟皆知名郡國而弟尤著會郡舉孝廉其弟恐先已而遺兄也忽病痱不語有密友惻而疑之伺其昔齋夜坐登屋而下為盜狀竟無一語其友前抱而哭曰奈何良士真以瘖廢邪居數歲兄官歸陳俎豆祀其先人忽出聲語執事者一一羅設如式乃知稱者直以病讓也遂繼舉於朝名益藉甚君子曰美哉罔心之友也矯而正曲而當矣近世有兄弟並登要路惡其軋已多方擠之使去此與虎狼何異

世稱黃帝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仰其言果出於黃帝亦謂人主清心寡慾則天下治耳當時立井牧制律曆造干戈窮析經脈以濟萬民夭死阪泉之役七十二戰而後定豈真能無為而治哉後世老聃氏出習

見堯舜三王勞心天下乃矯其說於虛靜無為而託其旨於黃帝後世遂以黃老並稱何僭謬已甚而負絕不倫也易繫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黃帝堯舜其道同也言虛靜無為託於黃帝言並耕託於神農其術同也並耕不能強世主自室礙難行若虛靜無為之說居高養尊者樂焉清達超曠之士尤易趨焉值漢初與海內利於休息人主與太后皆好其說幸保承平而六經既燼宿儒方幽處於草門莫能救正故黃老之稱遂成於天下司馬遷工文辭闇於大道隨俗襲舛而不

覺至序黃老先於六經失益甚矣班固雖辯其失而黃老之不當並稱亦惜焉千載以至於今未改也謂之何哉夫黃帝而下舍堯舜三王不足數獨與老聃爲徒老聃而上舍堯舜三王不足法而獨與黃帝爲契雖三尺童子皆知其不可然而舉世莫能明者以人心好異好放而莊列之徒復簧鼓其詞爲之羽翼也由前則稱黃老由後則稱老莊迨晉以老莊亡而後知蕩檢踰押之非人理而後知去仁義禮樂之不可以維世彼蹄老而耐黃者真矯誣之甚也

道立於天地聖人之先天地能顯道不能盡道聖人能體道不能盡道然道非天地無可見矣非聖人無可屬矣聖者道之宗也儒者聖之徒也六藝者聖之精蘊儒之矩矱也分道與儒爲二家又以道屬黃老以六藝屬儒不知儒亦不知道彼所知者文詞訓詁之儒而不知堯舜周孔之爲儒也蓋聖學荒儒術晦列儒於九流賤矣歯儒於三教小矣柰何儒者不以堯舜周孔自尊而甘與異流異教爲比數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道以文載而文脈與道脈離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道以治顯而治術與道術乖也班馬李杜言文者宗焉汪洋侈麗詞日盛而道離矣蕭曹房杜言治者尚焉法制刑禁政日繁而道乖矣安得文士皆仁義之言也言而必踐諸身也俗吏皆化而求諸德禮也德禮有諸身而後求諸民也

養生送死事莫大焉知醫知葬豈非人子急務哉術家拘而多畏未必盡合於理儒者一切堅拒弗信亦窮理之未至也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得中得正而上下有應斯於卦爻爲吉成象成形莫非易理

謂一抔之土獨不擇吉凶可乎顧求之則有道得之則有分矣天地人一氣也吉凶感應一機也烏有人不吉而能迎地之吉烏有地吉而輕界人之不吉即以堪輿術明之山必與向配穴必與水配得配者吉非其配則凶然則人之與地寧獨不審厥配而可以智索能取乎且天於萬物無所不宰猶家有嚴君焉仁義忠孝廉節敬讓天所佑也恣睢暴戾橫逆不道天所厭也有人於此恣橫無忌悅傷厥考心乃乘間伺隙竊攫其厚貲厥產以自封殖嚴君得無譴怒乎抑自郭景純而下精其術

者未必昌後而郭且不保其身其偶能爲人致福
者必其人陰有厚德天固福之非地術能專其力
也嘗見富貴之家其祖父起微細或無心而得佳
兆以致叒盛其後富貴或殫力營求而不得間强
得之或天奪其聰用不中法即中法或爲雷轟或
禍應將至而盜賊掘發陵谷變徙神明予奪令人
不可測度然後知脩德行義之爲本而卜擇末也
惠吉逆凶福善禍淫聖有明訓也後世文人辯論不
一爲善者怠矣夫天之降鑒下民固非一端有不
於身而於子孫者有不畀厚實而畀顯名者欒書

餘慶猶能庇黶黶之作孽乃覆厥宗後先遲速豈
不較若影響哉伯夷餓而季孫富陋巷夭而東陵
壽世或以爲口實然浼名美號天榮以衮冕矣亂
賊奸回戮甚於斵棺矣吉之與凶福之與禍奚於
在窮通貴賤間也
世有前人不淑而子孫能勤脩令德顯融奕世者若
漢張安世是也亦有少年毬惡一旦發憤砥節身
致將相者若晉周處是也世皆謂之克蓋前愆夫
所謂蓋者必如杯而覆以盂如寸尺而覆以尋丈
乃足稱蓋若惡重而德誨德與惡僅相當尚不足

以贖天罰刿曰回天而轉禍爲福乎故君子積德
累行夙夜匪懈山不厭高水不厭深也勝國時承
中右族有武俠而稍行義者歿而禱祠於神神降
語曰積福如山積禍如海摧倒福山難填禍海其
子孫遂微削至今不振先世丘壟非見侵則自廢
可爲龜鑑也已
以智力取天下守以仁義儒者逆順之說何其謬也
湯武征誅順天應人純乎仁義之用無論矣漢高
帝唐太宗因秦隋昏虐海內憤怨遂與羣雄並起
亦堂堂弔伐爲名安逆哉其能誅秦蹙項禽竇滅

建則假仁義以行智力不皆殺人與屠城戮衆者
功相萬也猶非託宿於仁義徒智力是競劉固非
項敵淵亦何從遽勝竇乎夫仁義一也誠心則王
假之則霸霸亦順非逆也若獨恃智力以逆取天
下則五代之朝君暮虜者耳安在其得天下也
世有德人之辭有文士之辭辭不可不辨也漢儒殫
力蠢攻沉思楷削莫過於楊雄氏其曰栽心於淵
美厥靈根日陽氣潛萌於黃鍾信在其中言理學
者多稱取焉然與於理而疎於識大節黎喪即語
探性命猶之繡鞶帨耳近世有惜雄材美而曲爲

解者曰劇秦美新别有一子雲然法言固曰自周公以來未有若漢公之懿也豈法言亦非雄作哉彼見夫居攝而中外頌功德也受禪而鋭意周官井田也以爲三代聖王復作一切弑逆之迹皆曖昧可塗天下耳目也豁非人心思漢白水龍興莽且爭光虞夏雄竟爲漢儒巨擘矣其如天道不可欺何如萬世春秋筆何

伏羲氏仰觀俯察因河圖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以定吉凶可謂作矣文之彖周之爻孔子之象贊皆因羲畫而闡繹焉未嘗别立卦象自爲一家說也

雄何人斯而作玄擬易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皆造化自然法象重之爲内外上下感應倡和又皆造化自然氣機卦因圖作其通神明類萬物皆出乎圖不必泥乎圖也洛書未嘗不可畫卦卦備於易矣天地鬼神之秘洩矣故大禹因書作疇明天與人志氣相通皇法天中正立極於以敘彝倫而錫福斯世不必如易之緣數立象其爲神道設教一也玄何爲哉方州部家強立名字既牽合於洛書以起數復錯參於律曆以炫博剛柔中正義不遂於易也吉凶悔吝占不晰於易也將以此齋戒洗心乎與民同患乎吾不知其可也噫玄已贅矣復有作虚擬玄者又有作洪範皇極非玄而與玄類者甚矣後儒之好作而不知量也聖人曰述而不作得竊比焉足矣

亘古此兩儀亘古此大業易不可擬無容擬矣王通氏詩書之續可乎秦穆之誓晉文之命豈必盡同訓誥其言近於王道則取之王風既降鄭衛齊秦之音與二南並列美刺兼具皆足爲世勸懲也曹劉應謝雖不逮雅頌猶愈於鄭衛乎兩漢詔疏近古不有軫民疾苦者乎不有識達治體忠臣衮闕

者乎博蒐而約取焉足徵世運之變亦見民彝不盡泯也故擬易爲僭王也續詩書非僭也春秋續矣詩書亦可續也

予自保鎮遷任歸省舟中靜思生平宦迹所至過言過動可屈指數也里居十年檢察稍密覺闕失愈多因反思疇昔言動之過殆不可數計今無他論即一日之内言語飲食間不中節者不知凡幾矣能寡言語飲食之過而後能寡日用酬酢之過而後能寡事君治民之過蓋事有精粗心無鉅細細者未謹鉅者可知也

惟敬可以養恬惟靜可以凝福故恭恪飭重者生之徒也躁率佻達者死之徒也嘗見聰明材智之士多以輕浮滋衆尸即忠憤慷慨之臣亦或以疎濶驁睨與皆由血氣用事而涵養薄也不知愧悔而回心嚮學復怨天尤人以逞其抑鬱無聊之氣亦足哀矣

創業之君識明而慮遠目與其智士藎臣立綱陳紀爲萬世規故天下治也迨至中葉佇溺於宴安臣習於玩愒於是乎紐解維絕瑕釁四出莫之能救故盈成之世惟毖飭紀綱爲最急如人中年以後

不觀體貌肥瘠而觀神氣盛衰爲脩短也近歲江陵當國幸逢

冲主委心勵精脩政一時百度改觀中外震疊幾於吏稱民安可謂有相才矣惜其謀國者是謀身者非始乎精勤而卒乎驕縱豈非器狹易滿寵極必傾哉謚奪嗣削不亦宜乎獨懼夫後之人鑒其驕縱併遜其精勤也

夫德澤與法度論治者並言之矣法度非他所以載德澤而施之民也田賦以安民生非朘民也刑獄以戢民亂非殘民也禮制以防民淫非桎梏民也脩法飭度而德澤不加焉是謂徒法且法一也所以行法者異用一緩二則仁用二用三則暴五訊三宥則仁果斷果殺則暴仁之與暴在一念舒慘間耳豈必其法異哉本仁心行仁政司民命者宜深味焉毋視法度與德澤爲二物也

爲天下長慮却顧者謂之體國爲一身瞻前顧後者謂之營私公私之間義利忠邪判焉故大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皆爲世道蒼生計若身名得喪當寘諸度外矣不可則止其去也亦爲世道非爲身名聖人於得之不得曰有義命義所以維世即所

以安身也命所以順天正所以成義也

智樂水仁樂山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也聖人全體太極流止即心精耳目皆神化矣在川上不覺歎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逝者水之流乎境與水會而意超於水也謂不舍者道之運乎機與道遇而心忘乎道也二曜之代禪四序之遞遷元會運世之推移皆晝夜之一瞬也聖心之無息聖學之不厭聖教之不倦皆不舍之一原也意源泉之混混與淵淵之淵適相感耶意波光之淼淼與浩浩之天正相契耶蓋聖人觀物與常

人之觀物異聖人適情與仁智之適情異凡觸之成色皆身度也觸之成聲皆心律也吾於是想見聖人江河之沛奚必善言善行矣

郡邑之多盗也起於饑寒之困迫教化之陵夷也成於綏戢之無術而追捕之乖方也民之生齒蕃矣物力耗矣無恒產能使無放僻乎德禮之治邈矣鄉約以宣六諭能實奉行乎比閭族黨之制廢矣保甲以詰姦慝能實脩舉乎蓐夜有戎民間寢不帖席長令或以爲諱衙官捕役且陰與爲市諱則人不敢愬愬而逢怒是藉寇也市則無意於捕急督之橫噬以應是重爲市也長此不已往嘉隆間惠潮之禍將徧於中國矣予昔撫三輔曾上言地方失盗寧寬起數之罰而嚴隱匿不報之罪則盗可少息部覆僉有　俞旨惜乎委若弁髦也

夢中讀書得二語古人能標天下[illegible]能權[illegible]下之常心甚喜焉復續數語天下[illegible]好奇者鮮奇好異者非異惟經常酬酢之間順理而動盡誠心而應及臻厥成天下卒莫能及此君子不求異乎物而獨伸於萬物也覺而思之是謂中庸是謂易簡至德

君子非好爲方人也不知人而從違滋戒眩焉靡定故居今稽古權衡不可爽也古人往矣其言與行在觀其言論其世共人可知焉言粹於道行造於極聖也言根於道而未盡粹行依於道而未盡純賢也若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其人且不可方物好隱怪者樂與之學聖君子必不爲所惑矣故惟天下之善士能友以天下亦惟萬世之善士能友以萬世

器必遵規矩而後利用焉射必循彀率而後命中焉舍規矩彀率而從簡便拙工拙射所甚樂也不利用不命中奚以器與射爲談妙悟者似之

人心統言心也道心言心之本來也操存舍亡真妄交勝故曰危降衷本體一真無妄故曰微仁者人

也仁人心也道心卽在人心中不可以理欲分不
可以天人分也精以察微一以守微微卽中也三
才於此立根萬化於此樞紐故執中而皇極建四
海寧矣

人心之動卽是覺曰危微曰精一皆覺體也故聖人
常明常覺謂有覺便落情識必常在寥寂中而後
可乎天地以其心普物而無心聖人以其情順事
而無情程子有是言矣天地之心人皆具之弟常
人已放其心聖人之情人皆同之弟常人已汨於
情未存心先言無心未養性先言無情此近世學

者竊空寂而談超頓與彼言天人言覺爲情識者
共成套語故渉論日新而聖學日晦也

無聲無臭天命之本體也非所以語學力不識不知
聖修之妙詣也非所以語入門學者果有眞爲聖
人之志必先從入門用力始知近知自知微闇然
密修敬信此戒懼愼獨之實功危微精一之正脉
也夫洗心退藏於密非洗滌歸空之謂曰藏無一
息弗存曰密無一念弗覺如今人所謂妙悟所謂
當下便是僅於知近知自知微處稍見光景耳美
大聖神基於善信在實有諸己而已若辯析於毫
芒論極於玄杳不反諸身心以求實得非所敢望
於豪傑士也

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
似可爲戒愼恐懼注脚矣然妄想非惺正想是惺
一日萬幾卽惺是寂聖學於辨毫髮之差在此其
究亮工理人清談廢事相去天壤烏可不蚤辯也

君子以君子之心信人似忠者不意其爲詐也似廉
者不意其爲汙也故常披肝膽以示小人小人以
小人之心度人大忠者見以爲沽直也大廉者見
以爲矯情也故常伺間隙以乘君子且小人之交

惟勢與利勢在則投足委心勢不在則旋踵易面
向之肝膽相示者且借以輸款炎門此君子所以
常見欺於小人也秉虛明以御物誠僞畢照語黙
不失其惟聖人乎待億逆而後覺亦也不億逆終
於不覺君子其愚也已

庸非洙泗作也祖堯舜而述之者也道心卽天命
之性執中卽中和之體曰危微戒懼稟矣曰精一
明誠具矣故虞廷十六字爲經中庸三十章爲傳
萬世聖學眞宗無出乎此矣學者第求諸十六字
則堯舜可爲復求諸中庸則本原功夫更悉乃後

儒紛紛各標新旨以炫玄妙其徒又爲之派衍緜抽言多於充棟學苦於分岐究極其說總不出心性二字而偏詖或雜於二氏是欲明聖學反以晦學欲持辯論爲聖人不必以身爲聖人也同志有過予問宗旨者予曰精一執中有大宗在予方欽翼從事無暇問小宗矣

友問高堅前後可想像乎卓爾末從可思議乎曰諸弟子皆求聖道於言獨顏子求聖道於神也聖人以身傳神顏子以神覩聖文旣博禮旣約矣反求於身視聽言動謹奉以周旋竊窺於聖人之身

時行而物生天運而神流非擬議之可幾也非形聲之可執也乃知誘所及者禮之度数耳神明超於度数若可望而不可即才所竭者禮之迹象耳天機妙於迹象若可遇而不可親喟然一歎非邇其始也仰鑽與瞻正竭才也高堅前後正末從也葢所至者立境漸融所未至者化境難入乎曰沙常言神理之物乃靜坐中想見光景非深造自得如顏斷不能頓詣也深造之而詣此境則爲亞聖虛想之而見此境尚非我有

書院非古也自宋人主賜額始也夫旣聚徒講學矣雖經辯志强立不返將若何而養心性若何而學孔孟徒讀書云乎百工居肆聚材木者欲斤削焉聚玉石者欲琢磨焉期於成器利用而後已講學者亦期於躬脩實踐體道成性以書名院未足以盡學似祇爲訓詁詞章地也予有小舘以待同志名之曰明誠學舍令二氏所居多名精舍儒者亦有精舍曰學舍者切於學謙於院且別於二氏也

元亨者善而亨者也利貞者正而利者也善而亨正而利聖人安之匪善奚取於亨坎則維心亨困則大人亨也匪正奚取於利履幽蒙難亦利致命遂

志亦利也

凡人視人則明視己則昏責人則嚴責己則恕以昏而恕者自居庸衆人也以明而嚴者自反士君子也

天未喪文洙泗講習誰能廢之士何負國善類芟夷鬼神惡之暴秦坑儒漢唐錮黨宋禁僞學名殊而事一律也其禍亂之不旋踵亦千載一轍後世長國家者宜深鑒於前車矣

置一部孟子於案上則有事之宇宙可化爲無事置一部戰國策於案上則無事之宇宙可變爲有事

學術邪正關乎人心世道讀書烏可不愼也

人一也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萬古之人精神一也有提攝一身之精神有提攝天下之精神有提攝萬世之精神人惟所自樹精神惟所自用毋虛此七尺戴天履地之身毋枉費一生精力於醉生夢死之境

夫學者學爲聖人也曰理學則有非理之理曰心學則有任心之心人以聖爲極學以聖爲宗言理言心於此折衷異端曲說於此退聽矣故講學者當直名曰聖學唐虞洙泗之嫡傳宸旒帝布之共貫

非後儒各以所見所入爲管窺者可得而參也

學者有必爲堯舜之志則羹墻堯舜矣有必爲仲尼之志則夢寐仲尼矣寧復向今人口吻索眞味乎復向今人足跡問芳塵乎其津津於近儒新論以參和二氏爲玄妙者其志止欲爲賢人不欲爲聖人欲持辯論爲聖人不必以身爲聖人也豪傑之士盍省勉焉

好問好察若無若虛聖人之心萬善咸具虛明感觸一善不遺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深山野人耕鑿供子職外何所事事曰沛然莫禦者非流行布濩莫禦於外也乃浹洽融暢莫禦於中也所謂取諸人以爲善也故立志則必期於上聖取善則不擇於芻蕘

無恆產而有恆心士當如是然謀道不謀食安能忘食第士甘委命於嗟來原生不貸餘於結駟可謂固窮未知所以處窮也爲農爲工爲賈皆治生事第循理安分不用機心機事以欺天欺人則治生與治心固相資而不相害耕稼陶漁舜嘗親爲之今豈妨於爲舜也

君子立身宇宙當學爲聖賢不當以豪傑自局當

學三代以上人物不當以漢唐宋名臣自小禹稷皐夔之弼亮伊傅周召之經營功烈隆炳皆從性命中流出爲實輝光與取辦智力者寧啻霄壤懸哉凡欲爲豪傑而不爲聖賢者高則以倚亢取名卑則以恣睢攫利自古權臣竊柄賊臣竊國始未嘗不豪傑自命而卒稔惡於滔天也故學以聖人爲矩道以中庸爲極

君子以身任千聖之道脉一幸履敢忽於禮義乎以身植萬古之名教一啓口敢涉於邪僻乎故窮抗志而達彌堅也少砥節而老彌篤也平居闇脩而

利害生死不移也

一守道官守職農守耕工守肆商守懋遷各有分焉分以內即性也即天命也性命非渺茫無據之物凡事所當爲分所當盡皆性命之流布也分以內有少虧焉則虧於性矣分以外有少越焉則越於性矣故虞人非招死不敢往聖人有取焉誠不以溝壑喪元而易守分之節也嗟乎使守道守職皆虞人若也則賢哲比肩而忠良接迹於世矣

生與仁不能並存寧殺身成仁生與義不可兼得寧舍生取義謂聖人無死地聖人非苟免以貪生也

心可剖身可囚囚不死者幸耳明哲保身無異衡危不入亂不居無道則隱故默足以容也是以論強曰至死不變與南容曰免於刑戮可以死可以無死當權之審矣

聖人非以有天下爲寶居天位代天以生萬物故謂之寶也曰大寶不得以小智治之曰神器不得以私意有之上帝之所眷顧鬼神之所佑饗惟仁而已

近日評制藝者動曰才人才士夫經書皆聖賢語以聖賢心思寫聖賢口吻仁義之言藹如故足述也稍參以才士縱橫意氣如貌不肖衷何古者聖人非不多材多藝以材藝爲道德用德制才也後世豪傑建樹非不託宿道義以道義爲智數用才制德也此王霸升降之辨也

樂正子善信人也豈真爲餔餟從子敖哉毋亦謂嬖倖之臣或可緣而得政於齊斯亦割烹飯牛之說誤之也聖人寧不得衛卿而不主彌子即堅白可試終不往佛肸匪人之比包承之否易深致意焉奚俟安命而後決也明乎此可以定龜山出處矣

未發常中則有發自和天命本體如是衆人皆有之

而衆人不能完其天者情習汨之也惟聖人爲能戒懼以完性體性之者安焉反之者勉焉戒懼之藏即是中顯即是和非中和爲性而戒懼爲性外添設也釋氏言空寂不能不言戒定戒斯定斯寂也天地之運一晝一夜一寒一暑若有所衡量不爽然若有所驅迫不容已然此天地無心之戒懼與性之聖人同也自開闢以來宇宙所以清寧人物所以安阜皇王所以建極聖賢所以立教惟此幾希一脉非戒懼安得中和哉故曰畏天命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恐心以言動也能知言則言與心洽何動之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恐心以氣動也能養氣則氣還輔志何動之有益理明自無所疑格致之學也心慊自無所懼誠正之學也所謂私淑諸人者於玆見矣孟子集義而告子外之孟子順養而告子助之告子非惛然無覺悍然不顧彼以强制爲覺以强制爲内顧也

士志於學而無超然獨往之槩逐流隨俗寧有振拔日乎故聖人貴狂簡也成章云者識高而行卓如鳳翔千仞鶴唳九皐自成一品格也君子闇然日

章有一分造詣則有一分章美孟子云不成章不達自善有諸已而充實焉充實而光輝焉善信者成善信之章也美大者成美大之章也積漸而進其進無疆然必源泉一綫涓涓不息而後可盈可放不然則溝澮立涸而已

狂之進取以聖神爲標的也狷之不屑不潔以善信爲根基也志大者奮發必勇守潔者操脩必固故皆可與入道其充實光輝馴至於化一也行不掩言謂言必稱神聖而行則多疎畧耳彼鴟傲宇宙放浪形骸者可竊附於狂乎若言高青天行同汙垢無論矣

狂狷善信之士可與適道矣充實而光輝焉可與立可謂大矣權則不可妄擬也化則不可强爲也從心不踰謂之化圓神不滯謂之權惟化而後能權也夫權以知輕重度以知長短豈獨聖人有之若方圓操縱惟適意必固我俱融非聖人未易能也近世儒者謂學無積累欲盡掃去階級其說亦本釋氏泰華之巔欲乘風直上江河之險欲舍筏飛渡吾不知其可矣

智仁勇常德也聖人曰未能子臣弟友常道也聖人

曰未能默識爲學不厭不倦聖人曰何有脩德講學徙義改過聖人曰吾憂然則聖人所終日乾乾者可知矣

聖人言九思後儒見謂支離聖人言九容後儒見謂束縛夫九思一思也九容一容也戒懼愼獨之心存存不息故精神隨處流貫思之弗睿是戒懼有遺念也容之弗肅是戒懼有遺動也且勤思叅貳馳騖包容無非思者起居出入發號施令無非容者智有千慮動有萬變奚獨止於九總之千慮一慮也萬動一動也至精詳而至易簡也

象恭非君子也鑒象恭而廢端莊之度可乎靜言非君子也鑒靜言而廢安定之辭可乎威儀言語德之符身之章也自儒者謂敬爲贅學道之士遂以無心爲妙明以瀟灑爲樂境見敬脩者反疑其象恭其靜言也聖人執禮之教或幾乎息矣

世鮮知德之君子故巧言亂德者多世鮮識政之君子故辯言亂政者多孟氏生平自信曰知言養氣夫養氣本於集義其說詳矣若知言何繇能哉其必明善知性乎聖人曰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又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夫前言往行寧有出於

六經外乎六經明善明性者也聖人所贅述即聖人所爲學知也內求於心性外澄於聖經一真默會萬善兼融聖人之言在我矣能知聖人之言而後能知詖淫邪遁之言也

樊遲一問仁兩問仁智聖人語之各異何也計利徼福遲時有私意焉故語仁智之心以融之學稼學圃遲時有鄙念焉故語仁智之用以拓之最後曰恭曰敬忠心事交脩夷險勿棄則與克復敬恕相上下矣蓋學人受病隨時易症望色聞聲虛實溫凉異劑乃知聖人如大造鑄物其神化未易窺也

夫徹天地貫古今通人物爲一體者仁也聖人語回克復爲仁又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此直指仁體以願之惟回明睿足以受之所謂時雨之化性天之教也乃其目不離於視聽言動非積累之久何由得熟非純熟之至難語歸仁蓋論悟則無階級論脩則有漸次先悟而脩視未悟而脩者覺表裏明徹然其下學而上達一也

聖人嘗曰吾與回言終日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乃論語所載自克復博約外不少槪見則終日言者安在也予嘗謂大易中庸爲聖門性命之書非中

人以上不可語聖人所獨授顏子所獨契意在斯乎不遠復曰殆庶也得一善而拳拳也聖人明言之矣

堯授舜僅執中一語舜授禹僅危微四語謹守之而君師四海無餘術矣克復一章聖鑄回也敬恕一章聖鑄雍也請事如回如雍則回雍矣聖自我爲力自我足曷不發此大憤而甘委心於荒怠也曷不持此簡要而別與道路悠悠之人索蹊徑也

明睿者懼其高曠則從視聽言動檢之簡重者戒於忽易則從出門使民攝之存心養性無寂感顯微

一也敬恕之心卽克復之心也宋儒或分爲乾道坤道又增一見解矣增一見解則啓一疑實故辯難愈頻操脩愈薄今世講學之獘類如是也

上帝降衷若有恒性聖人之言也談空者必謂性無善惡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聖人之言也談悟者必謂知卽是行世儒紛紛辯論幾於舌敝矣箪瓢陋巷顏氏賢也必以屢空附空而貨殖爲多識聖言不太艱深乎格致誠正功有先後也謂格物格去物欲格不正以歸於正聖言若是夌亂乎見解愈新辯難愈須有眞爲聖人之志者必不然矣

善讀書者詳味聖人語意質以本心靈明脈絡相貫毋强參以巳見也意指有歸毋別淆以異說也從容諷誦如聖人面命而我親見聖語性情則反諸性情曰吾能中和若是乎語言行則反諸言行曰吾能謹信若是乎語身心則反諸身心曰吾能正脩若是乎入孝出弟能無歉乎在邦在家能無怨乎念茲在茲無一息敢昏昧也日用酬酢在茲無一事敢踰佚也如此二十年何患不驂駕顏曾而徒以見解競虛談以優游銷歲月靜言思之寢食不寧矣

或問九容非獨畏檢束也亦懼其迂緩而不切事情也曰天生人畀以五官上應五行天之則也民之表也縱逸焉無所檢束其與狉蓁者何異九容特語其常耳若感應有萬變動不居何常膠滯於九如燕居則有安舒之容臨莅則有莊肅之容事親則有婉愉之容擯相則有趨蹌之容介冑則有不可犯之容四牡騑馳鷹揚蹈厲皆儒者事奚得藉口迂緩而遂廢檢束也

子路負兼人之勇自謂可高視一世其問成人蓋有自挾於胷中者而聖賢性命之教未可以强聒也

第曰智若武仲廉若公綽勇藝若卞莊冉求合併之文以禮樂亦可爲成人矣夫材兼數子則一十莊之勇未足恃也非文以禮樂卽材兼數子未足多也吾於聖人荅問之教見聖人一化工也今之成人何必然斷是子路語見危致命久要不忘正所自挾也其猶有雄冠負劍之意乎南山之竹羽而鏃之聖人造就非一惜其不能受竟以傷勇終也

聖道至簡淡至淵微也多學多識特其迹象耳非遺心而默悟焉何以致精而詣極易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故默識不從強記而從識悟近儒之說是
也學不厭誨不倦聖人自任者屢矣茲加默識一
語欲令學者知誨不在言詮學不在聞見卽予欲
無言意也

舜五臣武十亂聖人感才之盛因歎才之難也夫論
才於三代維唐虞而稱盛者莫如周論德於三代
維唐虞而稱至者亦莫如周遇獨夫之君戴之如
明聖有戡亂之臣率之以靖共其與揖讓而天下
治無異文王何可當也故上下古今語至德惟泰
伯文王見聖人於揖讓之隆有深慕也

聖人於堯舜稱大哉君哉於禹曰無間然謂禹雖家
天下而不以天下自私也視天地神人爲重視吾
身爲輕知奉天子民而不以萬民奉己所謂有天
下而已不與故無間然也以豐儉適中言者未窺
禹之大也

聖人之學求諸身心而已正其心而萬事理脩其身
而天下治偶見佛語菩提非觸法不可以身得也
非塵法不可以心得也舍身心安所寘力安所求
得乎空其身乃見法身空其心乃見眞心語未嘗
不精奧第法身見矣將公之天下乎逃諸窈冥乎
眞心見矣將措之事業乎還諸太虛乎自釋迦氏
至上古燃燈佛但聞其歸寂滅度已爾未聞有乘
德持世主政教於西方者也

勵俗化者存乎節治煩劇者存乎材孟公綽優於趙
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見聖人用人如器雖重
士節未嘗不兼使材也他日論衛事如祝鮀宗廟
王孫賈軍旅皆能有救於國故聖人在位天下無
棄材惟無棄材故不至乏材也

性命精微非擬議可形容也聖人不得已以言顯之
猶恐顯之不盡不能使人人明諸心也今解聖言

者動雜以異說如非有非非有非見非非見等語
隨處參入令人不可測識且無可持循顯者不更
幽明者不更遠乎郭象注莊子而語聯於莊人謂
非郭注莊乃莊注郭也

作者七人謂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堯舜氏文王演
易周公制禮樂也作者旣備後可無作矣此聖人
自明其述而不作意也春秋非作乎聚功罪於至
隱嚴褒貶於一字後人見以爲作自聖人視之曰
吾奉若周天王刑賞如此不敢自以爲作也

君子惟不爭故能息人之爭惟不黨故能化人之黨

開誠心布公道衆所共是吾是之衆所共非吾非之衆是未必眞是吾信吾是而婉曲以正其非衆非未必眞非吾信吾非而從容以導其是於國事庶有濟乎奏格無言時靡有爭夫敬信之極能使人我俱融偏黨盡消致中和君子當如是矣

一友問爲學之功緩則昏惰急則涉於把捉若何而可曰把捉一語乃近儒雜禪之說聖人無是也執中執競智及仁守聖言凜凜惟縱怠是戒豈以矜持爲患哉畏矜持而安縱怠托卩於空虛無着此近世講論日新而去聖人之宮墻日遠也潛心深

造期於自得毋欲速毋助長焉可矣

一友講至誠經綸章畢子謂至誠功用盛矣乃至誠體叚何似盍試思之諸友或默或以眞實無妄對子曰欲知至誠體叚則篤恭是已欲知篤恭敬信之極是已一眞渾函天載同運語實體則曰篤恭語造位則曰至誠本其進脩則戒懼之至而敬信之極也故以至誠言至誠不可得而想像也以篤恭言至誠則至誠可得而想像可得而名言矣思誠君子必自戒懼敬信始矣

常人之情駭於所新聞而忽於所舊聞歆於所未習而厭於所已習少服聖人之訓見異說而遷焉者歆與厭爲之也聖人所以學不厭者知學之本乎性知性之命於天如饑之於食食之必菽粟也如寒之於衣衣之必布帛也厭何自生焉從知性爲學故不厭從知性爲教故不倦性本萬物同體故善與天下爲公也

聖人自志學至三十而立時非無知知而未盡徹也時非無行行而未盡空也曰不惑則知徹行亦徹矣知非必在先行非必在後因知而明所往因行而知益明也曰知命則知與天通行亦與天合然

思勉猶未化也耳順從心知不待思行不待勉矣不思有神於思者也不勉有神於勉者也篤恭內蘊萬應咸妙非縱心自然漫無主宰之謂也

大學之誠意愼獨脩於初發後天之學也中庸之不睹不聞脩於未發先天之學也未章由知幾愼獨直造於篤恭以後天合先天也戒懼於不睹聞猶致愼於獨覺先天爲體後天爲用也

聖人一生無日不乾惕其衷無日不古人與稽無日不敬脩可願杏壇燕息學也轍環列國何地非學七十子問答學也世主具臣相與晤對何時非學

不試故藝游藝學也夾谷之會文事而有武備何
應變非學四十不惑矣猶曰假數年以學易學易
而後知命而後無大過謂聖人四十以前遂能先
後天弗違乎吾不敢知毋意必毋固我亦知命以
後渾融之盡乎毋意必固我圓而神也從心不踰
方以知也規圓矩方聖人一生從事焉惟至篤恭
而後能神能知

聖人以畢世精神從事於學曰發憤志何篤也曰不
厭功何敏也歷一境更進一境閱一歲彌新一歲
蓋返觀默省而覺其有自得乎今天縱不如聖人

乃悠悠泄泄非世味之濡染則物外之逍遥與玄
譚之塗飾以是寥寥聖人烏能窺左足於堂奥哉
故立志欲真進脩欲勇非勇胡能好學非勇胡能
力行三近空重乎勇矣

一友問禪言悟儒言覺有以異乎曰覺與悟無二義
第彼所謂悟欲悟其真空以空四大六合也吾所
謂覺欲覺其實理以理天地人物也智周萬物道
濟天下何一事不實何一處可空故始乎戒懼終
乎篤恭德則中和業則參贊千聖一心萬古一揆
矣異此者謂之異端悖此者謂之悖道言不繇此
謂之邪說行不繇此謂之詖行

楚有兄弟仕宦者初俱乏嗣兄妻妒甚其弟妻賢而
能容媵晚歲兄妾適有孕妻苦撻而强嫁之其弟
密召所嫁夫而語之曰吾與若二十金暫留我家
三月而後歸汝汝愼毋泄其人諾去乃佯稱已媵
有孕三月後當誕已而嫁妾果生子遂以爲已媵
子也乳養而教誨之子年十七爲娶婦因置酒飲
兄酒數行兄不覺涕下曰吾弟幸婦賢而有子吾
竟爲嫂所誤其弟亦泫然揮涕兄曰子納婦方祥
事也涕何從出弟曰吾兄固有子弟無子也具以

情告兄乃躍然起曰吾知所以處此矣爲子別娶
一婦分宅居焉異日幸而衆孫在吾宅者吾孫也
在弟宅者弟孫也其後兩支繁衍聞者皆豔稱焉
君子曰懿哉其弟之智且仁也正而不譎忠而不
欺兩支並茂天助者順乎詩云兄弟既翕宜爾室
家今宜子孫矣

天理常存於人心則人心理矣天理常明於天下則
天下理矣夫講學者欲與士大夫共明此理使天
下常得其理也論篤未必君子亦非必盡色莊言
不底績考功有法焉實不中聲月旦有評焉欺世

盜名噂能掩之若必以講學爲厲禁使天下相戒而不敢談仁義禮樂是人化物而滅天理也中國之淪爲左衽人類之流於禽獸胥繇此矣

有一代之開創則有一代之治體湯革夏正佐以阿衡今讀其詩書之文整潔嚴峻當時治體可知也賢聖繼作補敝救偏無致退佚迄於武丁荊楚不庭伐之三年必克乃已師則懲而威已伸故終商世六百餘年屢見河患不聞有侯國跋扈之患稽令帝乙舍紂立啟周雖奕世載德如商何哉周之興也本以仁厚立國行葦旣醉歌洽太平采薇蓼

蕭威不勝惠儘三四傳昭王南征不復遂弗能問中興止一周宣令業弗竟東遷以後射肩窺鼎天王直寄坐耳孰謂有道之長周過於商也

夷狄之勢欲其分不欲其合合則力强易於跳梁分則微弱不敢有邪心故蠻夷相攻邊境之利也用蠻夷攻蠻夷樽俎之筭也中國之勢欲其合不欲其分分則孤旅難於自固合則威重而足示犛壓故屯塞雲連東擊則西援右警則左應此犄角之形也畫疆而守尺寸緩急不相顧瑕者破而堅者亦瑕此坐困之術也

象桂之猺貴筑之苗瓊崖之黎皆天地所生與人同類也彼非有郡邑政教時出没爲盜無足深怪當事者第結以恩信因其俗爲置酋長申以約法盜未常不可弭也久而習服建治設官亦必不化爲中國也建一邑澤流一邑建一郡澤流一郡使三代聖王當今之世必不遐遺矣非廣地而好大也至仁天覆臥榻側一物失所其心誠不忍也若因盜而以兵勦之旣勦不能以政教綏之胡不取文翁化蜀與韋皐定南詔事觀之也

大學者欲究極萬變以濟吾明德分量非博學詳說

不幾於面墻乎博固所以求約詳於說欲精於守也詩三百篇聖人日爲弟子雅言與觀群怨忠孝多識益諄諄焉蔽之一言曰思無邪則聖人所爲博約者可深思矣引而伸之書可一言蔽允執中也易可一言蔽自强不息也禮則無不敬也春秋則春王正月也春者奉天道王者遵王度正月者反其始也周官正月始和布法象魏道人以木鐸徇於道路脩制謹度悉如文武之始無變大常無敎人𥘵此春秋之義也

典談文之祖也至春秋辭命猶有訓誥之遺焉雅頌

詩之盛也至魯宮泮水猶有殷周之槩焉文喪於戰國蘇張范蔡爲階厲也詩亡於戰國屈宋景其濫觴也策士騁縱横之辯賢人舒憤懣之氣才情横溢而醇樸漓矣規尚瓌詭而俗化乖矣文章與世運相升降也可弗慎乎

由十五至七十聖人自爲年譜矣由志學至從心聖人自爲傳神矣曰立曰不惑曰知命皆從性體中昭徹從踐履處循省愈光明而愈精熟其乾乾常惕者天之行乎其炯炯常照者日月之代乎善學聖人者求聖人之神而已得其神則語默動靜皆

應迹也仕止久速皆過轍也周旋於魯衛齊宋之郊皆客旅也可以觀聖人而不足以見聖人也

天畀人以富厚爲貧者所取給也天畀人以智慧爲愚者所取裁也富而自擁智而自謀視貧且愚者莫之恤且從而凌轢焉亦大負天之意矣故富貴之家子孫或日顛冥而日衰薄天之所厭不可救藥也

夫知世不可爲而爲之晨門於聖人最知心矣然聖人非必不爲以夫事幾亦非必於爲而不適時變也大都無過百雉古之制三都踰制則請墮至郈不可則已之陳恒弒君大逆也雖告老而猶請討君相不可則已之爲乎不得不爲止乎不得不止而後見聖人之能權或者謂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夫必事可功成而後動則天下事可言可爲者不亦寡乎是使先王之制與討賊大義不復明於天下此聖人所爲疾固與果也

周武既代殷矣箕子既陳範矣九州之內何地不可封而封以朝鮮何也獨夫雖播虐殷先王德澤尚未忘于人心武庚祿父猶將擁戴焉矧聖如箕子者哉故遠跡窮陬愛身愛道絕頑民蠢動之思而

全舊臣始終之節蓋箕子自爲計武王周公遂從而成之也荒服之國各有君長豈能遽奪而授之列爵以子爲置田里而居若寓公焉爾已今平壤城外有箕子墓風俗淳美與他國異聖人過化所遺者遠也

盈虛消息者天之數人之紀也毋論其遠試近取諸身百年之中有少壯老病也一日之間有晨昏晝夜也孰有壯而不老老而猶任力作如壯乎孰有晝而不昏昏而能廢寢臥如晝乎起居一衣慎飲食一失調而百病生矣匪消不息匪息不盈觀於

身得養生焉觀養生得應世焉老氏守雌守黒純
用消息以持盈也
孔廟之有從祀也爲明道術翊聖眞也爲褒往哲而
詔來裔也乃議者或主於講學著述而名世大賢
偶未及焉亦未達於聖人之教矣自虞夏殷周至
今學校皆以明倫入則事親出則事君功被生民
勞著國家皆明倫之實用也故禹敷土稷播穀皆
稱聖非必夷禮夔樂而後爲聖也箕子囚比干剖
皆稱仁非必伊衡傳楫而後爲仁也孔門七十二
子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各以所能顯要歸於心術

光明操行端亮不悖於聖人繩墨則可謂聖人之
徒矣若宋范文正文文忠二公者一立朝獨秉風
節一遭亂身荷綱常而心術光明俊偉異世同轍
豈非卓乎不悖於聖人者哉先憂後樂饑溺之極
思也破家殉國忠孝之烈軌也其丰采足以聳華
夷其精誠足以動天地試觀三代以還能如二公
者有幾顧以未嘗講學而不及躋於聖人之徒則
當世知學者鮮而持論之太狹也二公文章藻麗
娓娓簡編者姑不必論當文正鎮延鄜時張子厚
以兵法見公曰儒者自有名敎何必孫吳子厚由
此聞道則關西之學公實默啟之文忠臨歿寄書
衣帶云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成仁取義公實允蹈
之謂二公未嘗學問可乎昔子夏重敦倫而以竭
力致身賢賢信友必謂之學則峻節精忠如二公
正子夏所樂與也朱子論次名臣以文正爲宋朝
人物第一予於文忠亦云乃宋朝理學諸公接武
廟庭者衆矣而所稱第一人物曾不得與章句之
儒比蹟而俎豆焉朱子寧獨安耶蓋世必有千古
學識然後能權衡千古精令聖學太明于世自當
知綱常名敎爲學問之大必有爲二公特請者矣

或曰百代殊絶人物漢唐居三可皆祀乎予曰不
然博浪復讎隆中感遇北主委蛇蓋有功名自喜
之意焉若二公醇乎醇矣未可並論也
大天地生財自足以養天地之人乃兆庶嗷嗷若不
聊生者曷故哉往予册役四方訊之三老子弟曰
有六蠹焉一吏蠹計海內親民之吏以三千數餐
氷茹蘗敢謂無人乃法紀漸玩士習漸澌或生平
志在溫飽或甞官身處膏脂其砥礪自愛纖塵不
染者亦什之一二耳羨耗重而壞賦斂幕金入而
山判移家豐者窘於斯交力乏者窮於贖罰姦邪

盜賊俱由此作乃其言曰吾非敢肥家也上官之餽謝日煩入覲之交際不貲卽勉爲淸白勢不能也二役蠹夫吏之無良胥役乘閒蜂擁無論矣卽吏知自愛而識闇於簿書材踈於約束吏胥舞文恣爲姦利者亦時有焉徵輸則盈縮任其侵牟緝盜則縱臾而害良善甚至不才寮佐廿於猫鼠同眠而猫且向鼠求食上官崇令可高束也按訪可陰中也士大夫公議可旁格也故民閒謠曰何必科第爲郡刀筆何必讀書爲邑吏胥言嵎負莫之能攖也三豪蠹邑固有長令也窮鄉小民或柔懦

不能自直於是有武斷者雄行其閒稍不如意則能爲左右袒民其魚肉矣稱貸出息閭閻常事獨有强暴者乘急而貸恣横而取展轉加益或至十數倍叱咤毆撻威於官府令人不忍見也又有典質貨物之家先計子母錢入其橐中而後以毋錢出期而不至則聽廢易縣官尚有逋賦彼獨坐收萬全也斯二者驟禁之恐窮民無與往來惟下寬息之令而重懲横索庶可少瘳乎四奢蠹非食惡服聖王猶躬先之以士庶之家而華衣美食僭僭不循度者何也燕會備水陸之珍嫁娶盛珠玉之

飾輦飛等於侯第園池擬於上苑環視貧民顚連無告曾不能分半菽尺布起之溝中國制踰矣天物殄矣月盈則虧器滿則覆非人禍也則有天殃豈直財盡而貧困隨之哉五訟蠹先王以六行敎萬民曰孝友睦姻任卹故家門雍睦閭巷藹藹鄉黨恂恂寧有譽變訴評之患也世敎衰而競端起見小利則爭過小忿則爭於是設無情之辭搆必勝之術事本纖芥而重之以爲丘山人本蟣虱而張之以爲狼虎訟師主持猾胥播弄非有明允之吏剖癥微曖反覆鬬捷終無已時此富者所以傾

貲而貧者竟至於破產也六異蠹自二氏興而鬼神禍福之說愚智同趾不曰爲福祖考則曰資福後嗣不曰懺釋宿業則曰廣種來生以故緇衣肩摩於都市梵宮嵒峙於湖山而且煽引蔓延靡地不到布金造剎隨處而有一夫不耕有受饑者一女不織有受寒者今以數百萬僧尼取給於天下之耕夫織婦而無益於毫毛民之饑寒亦半繫此矣夫此六蠹皆吏民之自爲㩳削也天災賦斂不預焉若加以水旱之頻仍催徵之迫促榷稅織造之煩擾鳥啄獸攫其何日之有欲去蠹莫先於肅

吏治吏蠹既祛然後五者可得而識若清源正本當自廟堂樞要始也

夫權一而已或云反經合道或云權只是經或云經權亦當有辨於義孰當曰皆是也而未協於一也有經中之權有經外之權如娶妻可弗告也完廪浚井可使不可殺也過宋可微服也公困可遲遲可接淅也小杖受大杖可避也嫂溺可手援也餽金可受可不受幣交有報不報也此經中之權所以善用夫經也至君臣之窮而放伐與兄弟之窮而斧斨破尙可謂之經乎嘗觀聖人論贊帝王獨於湯無一語武王昭代君也猶曰未盡善而順天應人偉於革象見之若曰當治亂改革之際天命人心如是不得不用權以通其變耳此經外之權即不背乎道終不可以爲經也

人生首圓而足方分天地之遺體矣自嬰孩至老耄寄天地之一息矣養其息完其體不與天地相似可乎嘗聞野狐煉氣五百年始類人形又煉五百年而後得仙每笑具人形者可省力五百年奈何不自愛而甘與仙絕嗟乎彼異物尚慕人仙求善變即收效于千歲之後猶不憚爲之可謂智且勇

矣乃覥然人也既見聖弗克由聖以百年精力優游於理欲交戰而聖岸竟邈隔焉其智勇反出野狐下也亦足哀已

晏嬰不知仲尼未嘗謂仲尼非君子也當年不能殫其學累世不能究其蘊其仰止獨深矣仲尼不見知於嬰未嘗謂嬰爲匪人也曰平仲善與人交平仲賢大夫也而難乎爲下其瑜瑕不掩矣嘗觀古之人趨操不同意見各異然是非臧否付其人如其事而止寧有纖毫作好惡哉世衰習薄士競以異同爲愛憎擠人者必日曰奸邪擠於人者必詆曰權奸相凌相訐至舉其生平操履盡沒焉毋論雅道亦異乎直道之民矣

大德怨人所時有也老氏曰報怨以德聖人衷之以直報怨時無可報未嘗宿憾於胸中也時適可報未嘗吹疵於事外也因物付物我無容心謂之不報可矣禮稱親讐不共戴謂非其罪而遭橫逆焉耳鯀殛禹興蔡叔囚蔡仲用安所言怨德也至兄弟交遊之讐曰不反兵寧無是力乎曰不同國得無死黨乎此必非聖人之言也後世豪俠睚眦殺人借交報讐此語誤之也若諛臣導君黷武曰齊

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敢於誣聖經矣

語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故聖王御臣有使過之仁有肆眚之典權以微瑕掩白璧以寸朽遺棟梁也君子愛物容衆何獨不然士不必兼六行人不必兼六藝有片長則亟取之若無心得過與不幸罹咎者惻然憫焉曰第速改則良士也凡人非惡極罪大皆可與更新也故共人樂君子之寬而益勇於祓濯是以君子在位則朝習無棄材君子在野則鄉曲多賢子弟共所包含廣造就弘也夫夷齊清之極矣視濁世若塗炭焉然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足以想見聖人之度

聖人爲治不因循以徇世亦不立異以驚世少正卯魯聞人也且列秩於大夫即罪當誅非請訊於魯君沓度於季桓子能一意獨行乎攝相七日而誅一有罪之大夫以警有位非細故也胡不見於春秋乎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兩觀豈用刑地乎竊意正卯有罪適攝相而退斥之遂暴共罪跡於朝堂與大夫國人共知焉耳豈必以殺戮爲誅乎宰予晝寢子曰於予何誅誅非必殺戮也亦猶景伯肆諸市朝之說也子路賢伯寮譖景伯不勝其忿若曰吾力能宣言於朝市以明子路之忠節而議口之非眞也不然伯寮已見信於季孫恐景伯未能擅殺且非所以聞於聖人也

聖人以厚道待天下即原壤自放於禮法猶曰親者毋失爲親故者毋失爲故也以德報德誠是矣然使聖人在上賞則無及私昵也刑則無失不經也臧否淑慝誰毀譽也所謂德報者將何知而可權愛惡之衡酌情義之中必有妙用存矣

宰我在聖門善爲說辭者也因問社以戰栗對豈妄爲附會哉當時主弱臣强紀綱廢弛誅罰不行魯人視其君若贅旒然曾無畏懼心矣戰栗之對蓋

欲啟君以威嚴馭下也頹積弱之國勢極下不可反未效忠於上秪叢怨於下言之何益故聖人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教宰我以愼言也亦慨魯事之不可救也夫朱干玉戚舞於庭穆穆雍雍歌於室僭亂極矣聖人第曰孰不可忍曰奚取於家亦私與其弟子微詞隱諭焉耳未嘗敢昌言於朝以發明禮更制之端何也僭不自三家而自魯且自成王伯禽始也聖人安敢輕議安得不爲國諱哉人問禘曰不知君娶同姓猶云知禮皆成事遂事

之旨也
聖王作而名世生雲龍風虎應景運也王佐出而聖
治興舟楫鹽梅需泰交也然俯仰數千載遇合亦
甚艱焉聖臣與聖君適會三五之盛也聖臣而遇
賢君則志同而用未必竟聖臣而遇中主則貌敬
而志未必孚是謂有臣無君聖君而得賢臣僅可
以熙庶績賢君而得賢臣亦可致小康然識量未
必盡符納牖未必當幾一相失則躊躇耳其間有
君無臣人之言曰世有有臣無君者未有有君無
臣者豈盡然乎哉

君一而已普天皆臣也聖君一而已聖臣人皆可爲
也求神聖於一人岡數世不一遇求賢聖於千萬
人亦可以旦暮得而接踵至也然而不易得者彼
讀聖人之書未嘗存聖人之志也夫以數世不遇
者責之君而不以旦暮可得者勉之己此其過在
君乎在臣乎試使千萬人者各懷聖人之志以皋
夔伊傅自砥其身則立朝必多賢聖之臣矣未有
賢聖之臣盈於朝而不能致君三五者也未有以
管晏材術處其身而能堯舜其君者也
子路在聖門以政事稱借令得志一匡功業未必其

優爲曾西遜子路而卑管仲者尊聖人之道而擯
霸術也聖人之道本諸心性與於穆同體措諸事
業與造化同流有淪濡一世之恩澤有包涵萬代
之規模覘區區取辦智術炫耀當年者可同日語
哉然使聖人得位銜宰而官人舉如管如晏皆任
職修政之能臣也究歸於去詐力踐仁義以就聖
人附治亦不愧三代之英矣
夫聖臣遇賢君而用未必竟者亦其君之賢近於中
主不足與大有爲也說進典學而殷邢嘉靖周召
進無逸歌卷阿而治致刑措彼所遇真賢主也周

宣則異是焉嘗論其詩如尹吉甫仲山甫張仲諸
臣德兼孝友文武而澤逮於民彝物則皆聖人之
徒王佐之才也使宣王能委心信任豈不足以軼
成康而紹二后乃始勤終怠令業漸隳者何也上
無啟心關德之命也無訪落佛肩之求也即有忠
謨將逆耳是懼故補袞之輔出正城齊姑託諷於
末懷冀默悟主心焉耳所繇遜志緝熙殷宗周成
黽勉於學而宣王不知學也萃王佐之臣事中興
之主乃不獲竟其用千古有遺憾夫
三代而下人主有不繇問學而智畧能運寰宇恩澤

能潤羣生者此天縱非人力也嘗觀漢武帝唐太宗有亞聖之英裁焉漢文帝宋仁宗有亞聖之粹質焉使得二三王佐左右而弼亮之則創業守文當與湯武齊駕與殷宗周成比烈矣惜乎其有君無臣也武帝表章六經改正朔易服色漢治蔚然一新汲黯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太宗嘗嘆不井田不封建不可以治天下至貞觀政成則曰此魏徵教我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彞見之此二君者皆奮然有唐虞三代之志欲以仁義致隆平第未聞精一敬義之學徒

以政術鋪張仁義所謂徒法不能自行也汲黯能言之魏徵能教之試問二臣仁義作何蘊蓄作何設施卽二臣未必能置對安望其啟心沃心乎或謂武帝有董仲舒而不能用夫天人三策固稱醇儒然語涉迂緩而格心無術彼雄材大畧之主直與拘儒曲學同類視之此江都所以行也漢文宋仁皆恭儉寬仁卓越千載其臣若申屠嘉張釋之輩及慶曆諸賢亦皆俊偉光明流聲奕世顧有君如此而不聞以道德天人之說進豈生平深造未及弗敢深求於君耶或謂文帝有賈誼而不能用夫治安一疏俊匡濟而乏本根矧以少年狂幸傲視其將相大臣誰能容之故痛哭流涕不遇至悲憤以死淺衷難與大受過不在漢文也數君而外若宋之藝祖神宗亦嘗銳志大平而鼎鉉寄於刀筆戈矛起於紛更治僅靡安亂且亡國皆有君無臣之故哉

致禮治身非必周旋裼襲以爲容也莊敬在身無斯須去焉耳致樂治心非必琴瑟笙鏞之在御也和樂在心無斯須去焉耳故斯須不莊不敬不和不樂非聖人之學也後儒論格致曰合之以敬而益

贅夫心無止以敬爲止敬無內外無常暫何言合何言贅哉格致所以貪敬脩也知毋不敬乃可以知格致

道行於上聖人爲璿璣焉統天以宰治也道明於下聖人爲木鐸焉代天以宣教也夫道一而已其宣教者卽其宰治者世不可一日無治教不可一日不明在上在下聖人所遇不同其欲登天下於衽席振斯世之聾盲未嘗頃刻置焉天之愛民無已聖心之無已與天一也若曰疏食水飲便可忘世則大烹鼎養亦可釋念於生人矣天不虛生聖人

聖人必不虛負天意
自學庸表章於程朱翼六經以行於世而聖學始大
明也我
聖祖神武開天觀心有銘存心有錄益直遡人心道
心之旨焉于日有啟沃于日有先後程朱以之乃
當時劉宋諸臣未聞有闡明精一以贊勳華安在
其爲帝臣也
世宗英明天縱敬一有箴五箴有註又直承敬止敬
勝之脉焉而在廷諸臣不聞有發揮純德以揚耿
光安在其爲王佐也故聖君或數世一遇聖臣則

千載寥寥明良喜起賡歌者誰寧不爲世道三嘆
夫聖學明矣道術一矣乃王佐不恒有者何也三代
而上以德行教士其選舉即以德行故士皆勉於
禔脩雖巖築川釣之儔猶有懐仁義以待用後世
以經術教士其進取則以辭章故士皆務於絺繪
雖宏博俊偉之儒未必能超流俗而反求心性卑
者華膴焉耳高者勲名焉耳故選舉之制不復辭
章聲利之習弗變而欲求王佐於世必不可幾矣
無王佐則聖治不興有王佐不遇聖君聖治亦不
興然寧使王佐恒有以俟恭默之君毋寧使聖主
夢寐旁求恨不得良弼而用之也
今天下學宮所誦習皆聖人之學矣道術一宗孔氏
矣然訓詁秪文帖括踐履不副虛車聖學實未嘗
明也高論各標門戶微言多雜西竺道術實未嘗
一也以此悠悠士習即或存心當世亦不過聰明
意氣之作用雖董賈汲魏諸臣猶不易得况有真
王佐以輔聖君乎夫王佐所以輔君莫先於務聖
學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成
王受學於周召曰敬之敬之學有緝熙於光明彼
其責難於君即其實有諸己者也學傅說周召之

學克見而克由焉然後可語王佐
所謂典於學者何學也禮制心義制事聖敬之家學
乎虞廷精一無二道乎戢志斂神以深入焉曰遜
有一毫浮游之氣非遜也畢精竭力以篤行焉曰
敏有一毫宴安之習非敏也遜與敏允懐以終始
則聲色不邇貨利不殖寬仁彰信表正萬邦矣故
曰厥德脩罔覺聖君所以爲聖王佐所以輔聖無
出乎此矣
夫學者學爲聖人也學爲聖人者非獨善其身而已
將學爲王佐上輔聖君爲堯舜下興聖治爲唐虞

也故曰予天民之先覺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舜何人予何人晳然與匹休焉厥后弗爲堯弗爲舜慊然若撻市焉王佐德業所以大過人者此學此志也

秦漢而後載籍博矣諸儒著述繁矣取良知一語以提撕後學亦訓詁之良劑乎第持此高榜門戶謂千載絕學於今始傳由慥慥君子觀之則其言近誇焉耳予生也晚四十年前猶及見先民矩度言恂恂而行質愨多湛文簡與鄒呂二公門人也其後談悟談空日益衆以敬脩爲桎梏以超遁爲自

然矩度無復存矣故言學者謂辭章功利爲俗學也不言學者謂心性天人爲僞學也夫中和參贊聖學固自有眞若縣語空悟如淸談無益於世則謂之僞亦宜鄒學本師新建乃言必居敬不盡從師語且欲捄其流弊益所自得者深乎

周官分設六卿冢宰統百官均四海稱天官焉居其職者當以天自處至公無私覆也至明無私照也而後謂之天苟賢能不當其任銓叙不協其則天何以稱焉近世權歸政本有以攷白忤意者亦有臺諫嘘薦致相拂戾者夫天之予奪人之所臧否也閣部臺諫皆比肩事主固當相與謀度以求共濟可則無嫌於同不可無嫌於異庶幾以公明盡天職耳若可者故拒不可者強從也是謂失官同乎已則喜異乎已則怒也是謂侵官律以協恭和衷之誼均不能無過矣

國家量出制賦金花有額備上供也好用匪頒於是乎給之有餘則以佐邊餉從來久矣自柄臣獻媚盡取以歸內帑一切冠婚鉅費別索諸司農無敢不敬應者計金花歲入百二十萬以四十年通計則五千八百萬俱積之空虛無用而冠婚珠寶等

費不貲又數倍於昔皆借取於太倉老庫益額外之索額外之供也藉令司農執故事以請曰此費當出金花此費不當溢倍於舊三疏不從則以去就爭焉知聖主不爲轉圜乎乃一意將順不慮缾罍之罄主於今搜括無策九閽呼庚癸試問當年主計之臣不無赧顏于地下矣

國家歲漕東南粟輸於京師以供六軍萬姓之食費鉅而力難矣如使畿甸之內及中州山東西三省相水利以興稻田數百萬之粟可取諸左右手也

然而俾弗肯為者人情安於襲故則創始難浮議紛於道築則終事難也夫世無常治之運變或發於不虞元人亦都燕矣咽喉一梗至告糴於齊冠價十金一石自官闕及王公貴人鮮可以飽忠智之臣宜蚤計於玆矣

往予別鎮天津見海濱多荒蕪地遂以閩浙治海田法試焉禾稼暢茂與南方稻田同冬收萬石豐穫亦同乃上疏令水陸軍兵用力墾耕四之日舉趾而予徵轉秩爵嚴督將卒播種毋惰至五月終得代其冬報收六萬石竊以為二三年後可得二十

餘萬則可充餉金十四五萬若軍兵不能徧及則召募南人依法耕種而分收其半如官田法津河南北兩岸地奚啻數千頃北岸自直沽東抵山海資源泉以溉者又數千頃可增設一邑專理其事若歲收得二百餘萬則可當漕糧三之一從而改折可用以濟邊餉斯固事理之可必者也乃予得旨侍歸而事漸廢顧身既隱矣不復致一字於長安與華聽之後人我無容心焉矣

大海濱荒地所種或蕎麥數莖或刈草供爨有主業者每畝稅不過三釐值不過二三錢今𦬁瘠變為膏壤與江南稼穡之場無異利不待言矣稅歸官價給上民無所怨吝也所難者北方少雨其灌溉全用人力沿河地視河高五六尺先開溝澮一道當用水時合衆力車水滿澮然後分入稻田自北人惰作者見之則以為難若吳中固常事也吳中有用牛車以代人力者又閩淮揚有善為風車用竹蓬數面隨風轉運更不用力者尚未召試云

嘗思南北氣運古今不同今人不見古之氣運遂相忘弗覺耳十二月二十四氣大撓氏之所作也其徵應宜在侯服以內吳越荊楚尚在要荒即大

撓未必至乃今觀於北地曾有正月雨水應候乎有三月穀雨應候乎而江南或淫雨連旬至不覩春色何炎燠燥濕之懸殊也豈非古今氣運異耶溝畝及澮明載於書今中原竟無遺跡豈恒暘不雨畝澮無用其跡漸夷沒耶今欲為稻田以盡地力不得於雨止取給於水矣然麥粟廣種薄收較稻田為力稍佚奪其佚而强以勞民實難與慮始惟擇其地最下穫最薄值最廉者則勸為之或給價收之而召南人耕種是謂因地利因人情勞民勸相惟在賓有司必擇其深知水利者選任焉功

成則不次超擢其督率屢省惟撫臣是賴益相度脩築或不無動費若如先年別設治田御史恐一柄兩操未有能濟者也夫燕趙齊魯晉宋之墟莫不有水田可治分之則各省無多合之歲增穀奚啻數百萬富民富國寧分上下頋未若天津以鹹瘠棄土善用之近可充餉若無防海之兵或有兵不可耕也惟有召募南人一法矣寬拜爵之令廣招徠之方能墾種萬畝者予世萬戶五千畝予世千戶文秩則兩殿中翰其子弟來同居者聽入籍應試事不勞而言可底績其在玆乎

夫夷狄之亂或乘內釁亦或生內釁也寇賊之興或因外侮亦或納外侮也爲國者不能綢繆於未雨凜戒於春氷致內外交訌而後圖之欲易危爲安不亦難乎晉宋之南渡也幸內無弄兵之赤子也然鐘簴一移陵寢宫闕化爲灰燼中夏冠裳竟淪腥羶禍不可言矣此　國朝安社稷之功當以于少保爲第一也

天惟至健故法象常運焉人惟至剛故德業日新焉志意之精明也仁賢之講習也雖有聲色之誘貨利之攻弗能爲心害矣紀綱之振肅也忠良之篤棐也雖有水旱之災夷狄盜賊之警弗能爲國害矣

夫閩浙吳越淮揚皆海國也當百川之會故可因水以成膏壤淮揚接壤爲濟青登萊迤北爲河津爲永平遼左何獨不然頋土俗人情狃於苟安不能隨地疆理亦未講於生衆爲疾之說矣臨德二州間爲九河下流其故迹多湮爲窪地旱則豐收潦則成浸又有濟河小清河皆直達於海倘善爲瀦洩如江南法合九河故迹可成稻田數千頃頋今分流處皆堙塞以濟漕未可輕議也若河間雄漢一帶沮洳相望爲溝澮以節宣之亦可數千頃其

用力更易於津海矣

嘗聞先輩有爲吏極廉潔者歸而渡江中流値颶風大作舟人危甚請禱丁宗二神祈佑此公拒弗信問神何名舟人以丁蘭對曰孝子也必不予弄端坐如故已有緋衣神人現於舟上厲聲云吾乃宗某不祭立覆汝舟此公拱手自訴曰去時此行李還時此行李葬我此江中不媿此江水神遂不見風息舟濟無恙葢廉吏能感神明若此抑神明故示靈異以彰廉吏耶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宜

志之爲好脩者勸
或問吏治寬猛何尚乎抑先猛後寬乎曰四氣遞運
天之化也仁義敎刑治之紀也寬猛亦何常用哉
寬於署以外嚴於署以內寬以植善良嚴以戢姦
横夫能使舞文骫法之吏好暴嚚訟之徒凛若秋
霜也能使無告窮民與無知赤子煦如春日也則
可謂眞循良已
仲尼祖堯舜者也爲仲尼之學祖堯舜而宗仲尼也
堯舜之道執中而已仲尼闡此中以詔來世而已
夫中天之命人之心也道心卽中故徵妙精而察

焉匪直天理人欲之辨從天理中察其至中正至
粹精也察之精斯守之一日時中者何中無定用
惟時是適執爲樞時爲運也言中復言誠者何惟
誠故能精能一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誠之至也誠
至則中致和自中出時中之謂和也其闡中詔後
世者何欲俾君爲堯臣爲舜而生人長被堯舜之
澤也以魯君昏庸猶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言精
一人皆可學也夫道心人所自具顧存亡繫操舍
耳一日戒愼恐懼此心便與堯舜仲尼相似能常
存堯舜之心則何難繩武常存仲尼之心則何難
覺家祖堯舜而宗仲尼豈異人任也
聖人惡鄕愿者惡其似德非德也反經云者反求於
經德俾眞者明似者無淆亂耳反之有物有則以
原其固有而非外鑠也反之良知良能以驗其同
然而不緣學慮也反之平旦夜氣以覩其來復而
不終禽獸也此天地之恒性生人之恒經萬古如
一者也經德昭明於天下是謂經正無論豪傑之
士卽庶民有不感發興起乎知性之本善也各從
性中求仁義矯揉仁義者退矣知堯舜之率乎性
也各從性中求堯舜謂堯舜僞者遠矣邪慝何自

生焉故道性善卽反經也曰我欲正人心者經正
也衞道脉而抹衰世無二說矣
君子之學以立誠爲本惟誠可以崇德惟誠可以廣
業聖人闡達之辨在質直好義一語而已直心爲
質與色莊異也義由衷好與襲取異也貌直而非
其質鄕愿之忠信乎行義而非其好鄕愿之廉潔
乎學者不從洗心處分別眞僞則察言觀色下人
者正闇然媚世之作用也
傳說曰惟斅學半古訓之所獲多聞之所求皆斅也
斅引其端允蹈焉惟學遜以入之斂以行之斆之

所得未離乎言語意見學而自得乃實脩於性情實有諸身心也念終始典於學精神志慮無時非學治民蒞政無事非學矣作聖作狂惟念念一則德一念二三則德二三

校梓男元兆　元泰　元茂　元學
元壽　元會
弟侄德交　鳴元　鳴正　鳴高
思忠　一鯨　浤　奕芳
附學　貞吉　正新　一儒
其澤　士康　元吉　士懿
之柱　成龍　允龍　利賓
培洙　宗洙
門人程陞　韓文炳　程丘憲　吳良佐
程元嚴　余紹元　胡建初　余紹祿
張永育　金之儞　程養麟　孫乾生
吳朝陽　王徵賢　王洪讃　吳尚賓
王繼茂　汪貴誠　王萬齡　王應辰
程道亨　程洵　曹元麟　曹文榜
江聯桂　曹光翰　葉正蕃　程仲舉
程維新　李藻春　胡應儁　程希縉
江世恩　吳繼武　程士良　吳士琦
吳士琰　汪良棟　鮑覲國　徐德溥
祝崇一　孫立愛　汪鵬秋　汪家驄
查時中　曹時可　汪駿　汪彥先

余鳴雷　江光市　江弘量　江宗洛
方紹祖　方　傳　余汝衡　黄龍見
吳懋奎　江帶河　葉繼申　汪國鑰
江星僑　汪念祖　汪煥章　汪其賢
程元治　張　銓　汪宗傅　許天莘
許廷采　許廷喬

中詮六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汪應蛟撰應蛟有古今彝語已著錄是編皆其講學之語起萬歷丁亥至乙卯凡二十年多辨於儒釋之辨而於王守仁所云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論之尤詳以當日諸儒各立門戶應蛟欲無所偏倚故以中詮爲名云

王門宗旨十四卷（存十一卷）

〔明〕周汝登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余懋孳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門宗旨十四卷》提要

王門宗旨序

王門宗旨者録[illegible]明先生語也先生語難去取而閒有所擇者揭其要也要語在論學而奏疏行移等具存者徵學問之實用也旨稱宗者明千聖之嫡嗣也數門人語所見而槩系之王門者統於宗無二旨也蓋自赤石陳公視學兩浙以理學化導諸生過會稽謁文成祠問先生書謂宜與[illegible]孟濂洛並行因有是

命以屬山陰令瑶画余君轉授予予不敏敬受筆札之役而太史石簣陶公實訂校焉殺青既竟或有問予先生之旨宜人人尊信而猶不免一二致疑者何予曰先生致良知之旨本無可疑者也乃或謂知落情識難以明性若疑語未徹上又或謂知太徑截潤略工夫又疑語未該下予竊謂不然心性有兩名而無兩體知是知非之謂心不識

不知之謂性似有分矣然而不識不知非全無知識之謂即知是知非而不可以知識言也此知通乎晝夜寧有間時方其是非未萌無是非而知則非無及其是非既判有是非而知亦非有知而無知無知而知是之謂良知即心即性而謂之未徹乎上不可也不能離知言性則不能離知言學無離事物之知則無離事物之致良知之提示辟

之於行路者諭之足力非行何以顯足外足亦無行矣又辟之嗜味者諭以舌根非嗜無以顯舌外舌亦無嗜矣故功夫莫密於良知須臾不離也莫親於良知舉念即真也莫嚴於良知毫髮難昧也莫要於良知二三莫雜也莫備於良知萬行俱該也一日用力可以取足而亦終身積累究竟難窮樵夫稚子可以與能而亦上知高賢了徹不易

不假文字反覯即得而實博覽遐稽必資見聞求之未發覩聞不着而實檢束持循不離日用蓋本末俱通初終具備無踰此旨而謂之未兼乎下不可也故曰先生之旨本無可疑者也然或者未得先生之意于言而予又求先生之教于身先生從萬死一生中幾經磨練參求而豁然透悟乃始拈出既而纘道救世身心俱忘自不厭不倦而後

見此必行鋤強討叛聲色不煩有用道學形於
聖主之贊嘆自却萊墮都而後見此作為兩軍對壘弟子雲從制府轅門即為師壇講院自陳蔡絃歌兩階干羽而後見此氣象慎儀有伊川之整肅觀書有朱子之研窮反已有日省之勤遷改有喜聞之勇諫無拂鱗而不以節顯清携琴鶴而不以廉聞大哉先生可謂希聖而聖集羣賢之

大成凡所願學而依歸者舍先生無之矣尚何疑哉昔孟子言稱堯舜而推尊孔子以為生民未有蓋堯舜之道須孔子而明不知孔子何由知堯舜故尊孔為法堯舜地此孟子之真稱堯舜也孔子而後人尊濂洛予以為濂洛之道至先生而大明蓋良知所以善發太極致良知所以善體識仁欲遡濂洛必自先生夫以先生之有功於濂洛則

謂自孔子以來未有盛於先生可矣登寡昧未能盡先生之大而蚊蝱飲海畧預其味且仰見陳公之表章嘉惠余君之同心鋟梓皆脈之誠而爲後學之慮也切故敢昌言之以副其指若先生則奚待予言宗旨具存自然彌久彌尊百世俟聖人而不惑也

萬曆己酉冬吉同郡後學周汝登頓首撰

王門宗旨序

陳督學長卿謁新建公祠以正學訓諸生娓娓既思曰先生功在西江顯著學以西江人傳且信顧海宇于先生學疑情未斷則不旨于味之過欲托少參周公繼元大司成陶公周望于先生學標其大旨令諸人士望的而趨德意甚盛二公竭日夜力于先生片言有關學脉者必録如徐曰仁王汝止汝中錢德洪爲先生高足者言必載書成名曰王門宗旨山陰令余君濟志斯道走使屬元標一言引其端元標謹拜手言曰夫今以良知爲出自王先生者誣也夫子及門之士如由非所稱聞善必行者乎呼而告之曰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

曰知德者鮮孟子在戰國一則曰不慮而知者良知曰見知聞知以知為教是自孔孟時已然宂後諸大儒出曰學在知其所有朱考亭氏釋格物亦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諸儒先何嘗不諄諄以知開示久哉顧當訓詁沉溺之後先生抉此二字以覺羣迷若謂先生獨創也者不知非先生臆言聖賢所已言也古有單方久塵故牒有佹得之恃以活人者羣醫輒詫以為我輩百方試之良苦柰何一匕有餘有聞而喻之曰方以治病病已方可除識者以為名言良知者度世之一筏既度無事筏矣竊嘗謂先生之學直接陸子或者又謂陸子與先生學皆禪不知知禪者然後知先生

學知先生之學斯能知禪倘未嘗以身研兩家情狀先以意見橫入曰此禪此儒以自鬨鬨人禪與儒兩宽亦并以自宽于先生學無損元標生也晚猶得聞及先生門者謦欬竊竊然疑之廼任其僻愚自尋徑竇叨天之靈庚數十餘年始知先生言備嘗艱阻直證天德與近世剽譚者霄淵故嘗有言曰予初不信良知者乃所以信良知也良知即乾知大始之謂本自皜皜本自慥慥不以識識不以知知非剛健必墮于欲非篤實必二三其德體乾之健法恒之久殊可與入而世以詭譎辦博圓融遷就沉溺欲海為家舍是良知蟊賊先生而趣掩耳何疑嗟乎學無門可入則苦茫蕩

有門可守亦屬藩籬子不云乎曰無知也由茲門至于六通四辟無宗而無不宗斯又善會王門之旨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行且分孔氏庭何論王門天下萬世寧無其人乎予與前諸君子日望之矣是亦長卿使君傳宗旨意也

旨

萬曆庚戌歲孟秋月吉旦吉水後學鄒元標爾瞻甫頓首拜撰

王門宗旨敘

王門宗旨者不佞校士會稽時求陽明王先生與其高弟遺書書多散佚因請之少參海門周公銓次其師弟論說而萃為一編者也首先生語次徐曰仁語次王汝止錢德洪語而王汝中語終焉曰宗旨者亦昔人云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之意也書成太史石簣陶公手訂之不佞獲卒業因屬山陰余令君刻之先生祠中而敘其意曰自宋儒先倡道以來其於張皇渺緒摘抉微言以揭示承學者可謂

至矣主靜定性明其本用敬致知舉其功今其遺書具在可覆也然當時及門之徒已不能盡守其師說而愈遠愈離甚至以盡性之旨而爲溺心之資詞章訓詁沉錮已極後雖一二崛起之儒潛悟超契心知其謬而不

能救也至陽明王先生良知之說出冥善惡一動靜泯眼妄徹終始外內總天地萬物之變而攝於人心之精靈易簡直截一洗語言文字之陋當時聞者如夢而覺如醉而醒如亡子而見父如行人之反其舍家傳心印

人闢悟門昔去之萬里今邇之跬步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先生所直指者人心本來之靈而人亦惟自見其心之靈而已先生之學初亦泛濫於詞章出入於老釋自謫處窮荒困衡動忍晝夜參求忽一夕大悟寐中不

覺呼躍始信聖道吾性自足伎倆見趣一無可倚而其為教則初言存天理遏人欲繼言知行合一萬物一體及江西定難以後始揭致良知爲真聖門正法眼藏故先生每自言三字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誑語也夫先

生為學者言之似易而其自得之實難學者歆自得其知不啻難而得之先生則甚易於是有以不思不慮之旨而流於弄精䰟以無善無惡之解而藉以長恣睢者矣此豈先生之教使然也哉夫博學詳說本以反約而支者離本直指頓造本以見性而詭者蹈虛古語所以有還珠之誚程門所以發扶醉之嘆也自曰仁而下語各言其所得錢氏守繩墨二王多超悟然於以發明良知則一致無枝指也嗚呼學者誠得海門公所謂宗者

而契之持以讀是編則幾矣

浮梁陳大綬譔

王門宗旨總目

詩六

祭文二首

總目終

王門宗旨

王陽明先生語抄目錄

卷之一語錄七十五則

卷之二書三十一首

答顧東橋　答陸原靜二

答倫彥式　與唐虞佐侍御

答鄒謙之二　答友人

答魏師說　與馬子莘

與毛古庵憲副二　與黃宗賢二

答以乘憲副　與戚秀夫

寄安福諸同志　與王純甫二

答王天宇　寄李道夫

答徐成之二　答儲柴墟二

寄楊邃庵閣老　答方叔賢

與安宣慰三　答人問神仙

卷之三奏疏七道

諫迎佛疏　申明賞罰疏

攻益二策疏　橫水桶岡捷音疏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經理書院事宜　咨六部伸理甄元亨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牌行保昌縣禮送故官
犒獎儒士岑伯高
牌委趙指揮留剿餘賊
綏柔流賊　告諭村寨

卷之七襍著　十八篇
見齋說　書東齋風雨卷後
竹江劉氏族譜跋　諭泰和楊茂
書欒惠卷　書佛郎機遺事
客坐私祝　書王一爲卷
書張思欽卷　書黃夢星卷
徐昌國墓志　方節菴墓表
瘞旅文　祭楊士鳴文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策三問

詩　五十九首
憶諸弟　贈陽伯
和湛元明八首 有序　憶別
泛海　觀傀儡次韻
山中示諸生五首　滁陽別諸友 有引
與沅陵郭掌教　別余縉子紳
次欒伯子韻四首 有引　太息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重遊化城寺二首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重遊開元寺　睡起偶成二首
啾啾吟　歸興二首
次謙之韻　碧霞池夜坐
秋聲　別林汝桓二首
夜月二首　夜坐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詠良知四首　示諸生三首
答人問良知二首　答人問道

別諸生　中秋

復過釣臺　西安雨中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寄及之

長生　夢中絕句

王門宗旨卷之一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吕江陳大綬長卿閲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一

語錄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眞傳神不過示人以

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眞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眞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

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功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

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豫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功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謂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榦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倒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

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

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

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為道止若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

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

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

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殻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

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若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

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麽心周茂叔窻前草不除是甚麽心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

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為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為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為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為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為得箇軀殼的

己不曾為箇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為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為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為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

非禮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纔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

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纔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眞己這箇眞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眞己便無軀殼眞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

汝若眞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箇眞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眞己的本體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纔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鍼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鍼這纔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

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眞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眞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

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人胷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胷中皆傷食之病也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氷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纔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

問有所忿懥一條先生曰忿懥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懥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鬬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辟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强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

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他起來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差了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粘帶始得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碍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

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

善雖如此說亦無太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卻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

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智聖人只是一能之耳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闥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

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决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

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某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為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

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准又何處取得准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

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

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不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

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為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歎先生自征寧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為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

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真血脉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

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為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

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終年為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為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等意思都要說與諸公知道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功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間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 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覩不聞

非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功夫學者
時時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功夫
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
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
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
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
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
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
非道無往而非功夫

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
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
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
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
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
功不知此是功夫否　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
便多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
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一友自歎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
他即去　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
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
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
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
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
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
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
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
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
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
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
人又甚麼敎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
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
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

我的靈明誰　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
俯他深鬼神　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
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
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
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
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
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
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舉

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
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
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
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
言
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　而傲必不孝為臣而
傲必不忠為父而傲必不慈為友而傲必不信
故象與丹朱　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
生諸君常要　心本　天然之理　精明

明無纖介染　一無我而已胸中　不可
有有即傲也　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
而已無我自能謙　者眾善之基傲者眾惡之
魁
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
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
少文理卻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
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卻誰能見得問曰此
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
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
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
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山陰王應遴參校

王門宗旨卷之一

王門宗旨卷之二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邑人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二

書三十一首

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為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也

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為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

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

儀節而遂謂之能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為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為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為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

以貫之使誠在於多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為是
說以欺子貢者耶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為
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
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
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
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
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汲汲
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

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
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
溫故乃可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
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
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
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
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
為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
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

知行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
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
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
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
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
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
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

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
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
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
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
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
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
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
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
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

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堯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耳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

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皐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

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為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

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

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
著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
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
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
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
氷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
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
下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
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
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
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
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
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
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
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
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
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

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
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
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
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
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
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
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
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
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
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
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
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
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
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
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
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
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
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

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

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

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鬭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

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鬭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

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聞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覇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

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

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

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答陸元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

之學矣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

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

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

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與陸元靜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絶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

答倫彥式

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功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

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

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爲何如

與唐虞佐侍御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喩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傅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怍何既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

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

寄鄒謙之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世間無志之人旣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巳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眞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是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旣巳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工夫當益精明矣、、

又

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授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巳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巳則所謂悅樂不慍者皆不待言而喻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眞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

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

答友人

君子之學務求在巳而巳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　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　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巳也自信而巳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巳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

及若俟人之於子産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厳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絶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謬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為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

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者矣

答魏師說

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卻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為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即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已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為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為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

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為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為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為學者異端之學矣

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

與毛古庵憲副

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

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

答毛憲副

昨承道人喩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鬬此自諸夷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

恚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黃宗賢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

不滑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耻近乎勇所謂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耻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耻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耻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而不知耻其所當耻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

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毋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　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

又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答以乘憲副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

步頭脫窠曰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觀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遏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謫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爲饔暮不糴則無以爲飱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

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謫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

與戚秀夫

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爲問乎

寄安福諸同志

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與王純甫

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

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illegible]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illegible]若此其進

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

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又

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

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日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乎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卽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

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

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為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

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為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

答王天宇書

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模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為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

寄李道夫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為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為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江西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為天下倡彼依阿偃偏之徒雖多亦奚以為哉幸甚幸甚比聞到郡之始即欲以此學為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為執事喜然又甚為執事憂也學

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

答徐成之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辯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菴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菴[illegible]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illegible]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辯[illegible]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隱之[illegible]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illegible]其責則

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空虛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辨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

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輿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輿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反人之非早來承教乃謂僕漫為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

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

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
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
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
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
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
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
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
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
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

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
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
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
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
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
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
反也安有所謂含胡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
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
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

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
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
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
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
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
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
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
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
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

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
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
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
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
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
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
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
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
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

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illegible]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辨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强辨

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

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

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咸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辨

訟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比來事既還却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猶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膠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

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

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

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驁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

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痴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為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矣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為先輩

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于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為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倀倀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

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而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驕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世略知求道為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奄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

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果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

若益發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
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
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
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
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
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
人僕蓋未嘗有諸己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
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
當者不惜往復

又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
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
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
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
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
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
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
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法者非可
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嗚乎
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
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
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
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
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
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則不得爲人矣人
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
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

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
僕每歎服以爲如寅之者眞可爲豪傑之士使寅
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
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簀子路臨絕
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
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爲日
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己見莫肯
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
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

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禀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與齒

序論之哉

寄楊邃菴閣老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深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舡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償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舡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

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

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答方叔賢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

子立朝之盛節若千年無此事矣深用歎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亭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已用人又自不同自已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著术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輙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已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齎奏人去

凡百望指示之冊次草草未盡鄙悰千萬鑒恕

與安宣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傲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輙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又 一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閒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

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

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
閫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
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以此
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遂其又
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又之於心使君
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
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又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
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
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
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　朝既而以
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
君討賊苟遂出軍剿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
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
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
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

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
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
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
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
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
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
坑絕坉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
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
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

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
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
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
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坉安氏有之
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
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
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
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
絕坉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

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又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絶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

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揺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

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山陰王應遴參校

王門宗旨卷之二終

王門宗旨卷之三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晉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三

奏疏七道

諫迎佛疏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源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　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　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眞切懇至不徒好

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　宗社之福哉臣請為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
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時御　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　陛下聽之以為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　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

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迩
待降　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
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
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舊
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
臣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
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使
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
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欲

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
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
談以誑　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
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
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
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
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
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
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

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
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
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嚮須就此二說
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
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
蘊與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
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
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
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

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
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歿則其壽亦誠可
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
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
髓以救人之急難則[illegible]誠可謂至矣
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illegible]能有所濟若
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　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

歟無不感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 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 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 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

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矣 陛下而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為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

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一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 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 軍事條領兵

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為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

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伍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

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鬢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剿不過逐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

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粮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

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 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凶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

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

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强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綑載歸

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誚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

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强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

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横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

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强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闕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

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寃憤之莫伸特　勑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眛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　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效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

攻治盜賊二策疏

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

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

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盡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强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冦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

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 國議惟 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

橫水桶岡捷音疏

卷查先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 勑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勑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看得郴桂等處與廣東江西所轄猺峒窩遞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賊必遁散合無請勑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行事刻期進兵等因節奉 聖旨是

行欽此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要會同
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量起兵約會剋期夾勦又
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南贛地方賊情只照
依恁部裏原擬事宜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
官軍設法勦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
官會兵征勦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
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
省巡按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
都依擬行欽此俱　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

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
取官軍兵快剋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
燧并行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
舒富等呈稱各夥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
據險四出殺掠猖獗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
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黄宏
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
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
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

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
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
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
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
而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
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
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
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
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

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
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
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
郟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
千餘　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斅率兵千餘自大
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
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候各兵
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
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擣橫水以與諸

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爲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滚木壘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栅開塹設搬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

濟義民蕭庾分率鄉兵及樵竪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鉤鐮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滚木壘石我兵乘勝驟進

呼聲震天地指揮謝昶巡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十八面隘巢破先鵝頭巢破狗脚嶺巢破稚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爲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砲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

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鷄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郟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鱉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斅破上西峰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塡谷云

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淵蹈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緣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柵寨為退保之計有復合聚

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嶮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進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爲并巢知府季斅守備指揮郟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茅壩巢十八日[illegible]指揮

淵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茅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斅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

守備指揮郟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峰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飼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為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竪梯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巖巔坐發壘石

可無撓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横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固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藪罪

義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縣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横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

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内隘絶壁隔水爲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戩右縣崖而下遶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賊又挫之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賊遂大北知府邢珣破桶岡

大巢破柳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西山界巢鎖匙龍巢破黄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上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大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尚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郟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磜頭隘

林洞留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
使副使楊璋巡行嵥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
其糧餉又使知府季斆分屯聶都以防賊之南奔
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
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
以為聶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
兵與湖兵相會夾剿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
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
唐淳又破杉木坳巢破原陂巢破木星巢十一日

知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菴巢十三日又破東
桃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
谷溪壑之內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
桶岡之賊略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
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
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
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傜
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
文英呈稱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

千餘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
府季斆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
鷄湖等處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
各相機悉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
寨西峰寨苦竹坑寨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日
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
伍文定又追擊於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
斆擊賊於朱雀坑巢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
獲賊屬奪獲贓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

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
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
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
勞俟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擣
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
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
獲賊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
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贓仗二千一百三
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

賊徒賊屬牛馬贓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
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去後今
呈前因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
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甚禍種惡且將數
十餘年而虐焰之熾盛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
茲前此亦嘗夾剿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
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
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
授首噍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是皆仰仗

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
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
動如志奉成筭以行事循方略而指揮將士有用
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兎之捷實
由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冒非其
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決於千里之外　命
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為
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餗
之戮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

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郟文知府邢
珣季斆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
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
姚璽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
諧黃文鸑朱璐陸璥千戶陳偉高睿等以上各官
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
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
將來伏願　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
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

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浰頭捷音疏

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
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浰頭桶岡諸巢則連界
於閩廣接境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
以為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
以相援臣等遵奉　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
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
圖浰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

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浰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效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溫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即池大鬢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效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釁外示寬假之形以安

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訴稟旬日之間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剿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剿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　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剿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遁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愈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譏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險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容爲之

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浰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為臣等實有為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為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

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偽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偽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為爾等擅兵讐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讙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其狀詞將

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啓喩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黄表聽選官雷濟往喩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啓贈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為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

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賫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益喜黄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令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況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為詐殺之必矣所賭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

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浰巢恐搖諸賊則別賫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乎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

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趣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

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郟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斆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擣下浰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浰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

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譟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遂北逐克上中下三浰各哨[illegible]大巢已破

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郟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斅兵遂破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塡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恐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

袍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郟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斅兵破新田逕巢古池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

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

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遁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

村知府季斆兵襲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與其餘
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坳諸處
各哨官兵復赿蹤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
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復戰於上平下平初八
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坳十二
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
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
府邢珣季斆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
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
日守備郟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
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
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為各巢積惡兇狡
之賊皆已擒斬略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
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為賊所驅脅從
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
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効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
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
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

住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揷於白沙初七日據知
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閩寇迄今
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
多又蒙撫順招安況今陰雨連緜人多疾疫兼之
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
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
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
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
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
閒通共擣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
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
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
二隻匹器械贓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贓銀七十
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
十五名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
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覈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今
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
御史毛鳳參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

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
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
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浰頭諸
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
其招致四方無藉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
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
捷競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
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
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

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
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
之患此非　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
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
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動數番以
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
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
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
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疎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

有加於昔何哉實由　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
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
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
事或牽掣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
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　詔旨一頒而
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
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
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
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

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
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
賀伏願　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
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
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郟文知
府陳祥邢珣季斆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
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陣屢立戰功俱合
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臣本凡庸謬當重任偶
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禍已

分遂沾痿痺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
乞休外緣係提督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
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為此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為捷音事該臣題該
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
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戸寫　勑獎勵欽此
欽遵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氷
淵切念臣以章句陋儒過蒙　朝廷滌瑕掩垢收

錄於擯棄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拔之閒散之中授
以巡撫之寄其時臣已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
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　朝
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莅事之
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
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務必致傾僨謂
其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
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
議假臣以賞罰　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

以旗牌　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
之任　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
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
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
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
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
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
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浰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
籍兵無挫刃分遣官屬賫執旗牌以蒞督兩廣夾

剿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
始從臣之來莅事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旗
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提督之
能紀綱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方略之所分
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
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鶩駘之馬而
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
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駑下亦能盡日之力
而至百里人見其豁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

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
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
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
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
伏候　允報庶幾生還畎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
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恥苟得其如　朝廷
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
有濫及收回　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
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　上無濫

恩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量能
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　恩懼罪懇
切祈望之至

江西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
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
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
舉事之月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
萬人虐燄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

驟進乃退保吉安以為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
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
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
作軍器戰船　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
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
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
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鰲山先任浙
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

叅謀驛丞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
先任叅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閒住劉昭
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遠近布　朝廷
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
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
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為彼所襲乃先張疑
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
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
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

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弁偽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為一

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為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判吳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談儲推官王暐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變傍攻夾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臣乃大誓各軍申布 朝廷

之威再暴寧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

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棟令審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奏報外竊照寧王逆焰熏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

殿偏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illegible]難之師尚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土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擄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睽貳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 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雖爲之日覆宗滅族之禍臣且不避況敢避邀賞之嫌乎

山陰王應遴參校

王門宗旨卷之四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毘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四

奏疏七道

擒獲宸濠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務之卒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之士奏留御史約會鄉官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臣晝夜促兵以本月十五日會樟樹而身督伍文定等徑下攻城城中倒戈退奔城破擒其居王棋條及偽太監等千有餘人寧王奮厲自焚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

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戸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

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商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併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强軍鋒雖鋭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煽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輙退歸士心既已傷沮我若先出鋭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

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為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
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
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
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
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
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
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
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
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

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
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
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
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
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
賊眾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
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
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
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

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
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
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
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併力盛氣挑
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
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
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
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
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

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
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
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
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
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
王副舟眾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
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
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
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

羅瓚丁瓚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屍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

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旣擒寧王而入關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冀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功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勑諭但

有盜賊生發卽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卽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

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勑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呑聲飲恨不敢訴其寃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

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
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輩
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
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
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
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　密旨以
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
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慴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
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

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
氣餡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
知毋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輙敢冒非其任以行旅
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
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
十萬之衆是固　上天之陰隲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
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以臣提督使得
扼制上流而凛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

人　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勅臣以及
　　便宜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
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
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
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
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嬰奚之
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
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
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

亦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
德孺陳槐曾璵林瑊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
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傳南喬隨
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
應恩王庭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
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　國難協謀併力共收
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
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

史張鰲山郎中伍[illegible]劉監進士郭
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伍劉遜參政黃繡知府
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
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得況
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攖其鋒而各官激
烈忠憤捐身狥　國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
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
將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
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
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
志冗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本端拱勵精
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
甚臣等幸甚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
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
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
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

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
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
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
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
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
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
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
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
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
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
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勑該
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
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
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
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　旨
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
沓至并臨塡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
肩旋踵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

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爲
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妻並溺壑狡健者逃竄山
澤群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
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梃刃捶撻之下郡縣官
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
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
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
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
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

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
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
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
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
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
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
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
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
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

又從而朘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之乎今遠
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　朝廷出帑藏以
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閧然興怨謂臣等
昔日蠲賦之言爲詒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
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　朝廷赤子皆嘗竭
骨髓出死力以勤　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
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
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懷收復
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

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
惟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
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
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　朝廷亦嘗有寬恤
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
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
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
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臠肉以啖口口未飽
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

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剜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　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㚘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

固慮禍變之可憂乞　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年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令各四十萬石而不肯蠲興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歛以足　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

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　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

水災自劾疏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緜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

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决隄千里爲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

稷契為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
如臣之尤者而昇之倀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
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
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
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
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勦未息南
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
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
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

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
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
野百姓殆於道路 朝廷之政令因而隔隔四方
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
苟為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
諫以悟 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
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
知日桼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
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

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 國下不
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
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尫羸衰耗視息僅存以
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
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
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
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為顯戮彰大罰於天下
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祿秩
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

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四乞省葬疏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
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
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
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
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
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
為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

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八
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尫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
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收葬臣父衰老日
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苫廬臣今扶病
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
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為經畫葬事
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
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
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
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
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
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
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
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
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
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illegible]神武廟堂成筭
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illegible]
[illegible]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

渾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
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酬錄而烏鳥迫切之
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
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
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
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
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臣旦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
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痾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
昏目眩耳聵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
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為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　國事
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
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既以許之又
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
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
切心不得已而為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
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

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赴闕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 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祿齎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 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爲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席思臣一見晝夜涕泣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鳥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

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 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 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 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 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爲重今 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危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爲子乎不可以爲子者尚可以爲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 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 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 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圖啣結若遂正以 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叅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 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爲乞救兵緊急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乞將該年稅糧盡行

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
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
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
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 欽差戶部員
外郎龍誥案驗為攢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
年兌准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閘本年三月初
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
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
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

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為地方極疲速賜 恩恤
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 奏欽
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
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著各該官司設法賑濟
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
糧里嚴加枷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
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
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叅議魏彥昭
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叅政邢珣暫管督

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illegible][illegible]將徵完本色
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攢廣信等
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
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
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
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
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況奉部院明文
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
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

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
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
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
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煽惑即時移文遠近宣
布 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
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
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
既為奏請雖 明旨未下皆謂 朝廷必能免其
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

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
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
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
之狀臣於前　奏已竪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强者
竄而為寇務者匿而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
民皆為魚鱉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
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撫定之者更
無別計惟以　奏免租稅為言百姓睊睊胥讒謂
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

蓋其心以為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
已而既不能振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
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
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為既有前奏則賦稅必
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
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
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
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
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
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
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著各該
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
前來臣等亦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
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遍相傳告旦夕之間
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
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為詐妄舉
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
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嘗震蕩

顛危之日懼其為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
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
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況從而鞭
笞棰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
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
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
結紛拏事無專責如拏手雜繰於亂絲之中東牽
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
併完集納輸兒遲有不能必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

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𠞰剝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

國事身膏草野以貽　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崖之下東撐則西頹前支則後圮強顏度詬之辱掩耳怨懟之言身嘗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為借貸或教以典拆忍心於搥骨剝脂之痛而朘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

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為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參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冤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為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為申　奏者臣也又繼之因　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　旨而

為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為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

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告災罪
放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
[illegible]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卽請
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　國議如此則不
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
上罔下之恥矣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
重寄臣自惟朽才腐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

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
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
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
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
朕望還差官齎馬裏賞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
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
攸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虀骸亦無能報又況
遭逢　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
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　夜

前進柰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
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
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
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一言其略臣惟今猛
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
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徭
獞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
已不爲不專且至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
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

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
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
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
倦況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
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
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
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
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
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

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

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傜海賊乘釁搖動窮追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

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徂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

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以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

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
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
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
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
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孰而
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
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
爲不然夫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
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

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
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
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
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
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
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
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
[illegible]匪才謬膺　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
[illegible]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

[illegible]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
辜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儻
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
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
者之利非　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
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
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
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
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

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
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
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
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
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
以來十八九年之閒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
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
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
憂勞徵發朘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

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　朝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　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絶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邉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為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玉黃陳羅覔戴慶

等連名具狀為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内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戸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遯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蔴於當年九月内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齎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内岑璋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

月有人傳[illegible]不出內患病身死屍[illegible]
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
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
已奪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
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蟲附
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
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
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
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

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
乞憫念生靈草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
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
差實爲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蘇關黃
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
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
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奈緣小人實頑不諳
漢法屢次擾亂不定受[illegible]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
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illegible]又[illegible]兵征勦田州要

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遯山林
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
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節欲挺身
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
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
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
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
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草命更望俯

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因
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
日爲地方事節奉　勑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
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
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
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勑獎勵論功行賞續
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
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
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illegible]

撫臣舉措失當姚鎮等撫夷無策輕信寡謀圖
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蓋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
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
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
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
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
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鎮等
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
露者當勦卽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
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
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
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
奏定奪朕以爾勳蹟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
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
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
卻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
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節
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
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
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兵撫勦賊寇安
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舖馬賷
齎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
卽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涖任十二月
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
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
地方大計鄭潤朱麒與姚鎮事同一體姚鎮已着
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
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麒應否去留着兵
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
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
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
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鎮交代二十
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麒陸續各回梧州廣
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
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參政汪必東鄒

軌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溁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參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　親臨斷决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

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慼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儈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逆死之遺孽

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虛實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

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脣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兎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跰蹢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嗟潛逃而歸者相望

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變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屛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夫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

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羸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復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

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虞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脣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脅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

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illegible]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

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决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為今征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卽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

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巳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巳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决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illegible]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illegible]開爾更生之路非獨

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卽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卽時出來投到决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卽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

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眞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為　朝廷旣巳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决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

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
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
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
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
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
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
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
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

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
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
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
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
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卽遵照　勑諭便宜事理
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
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
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
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

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已諭以　朝廷之意惟
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
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
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
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
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
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
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
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

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慴
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
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
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
快覩　盛明豈勝幸甚

山陰王應遴叅校

王陽明宗旨卷之四終

王門宗旨卷之六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六

公移 三十八道

選揀民兵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閒劫掠大爲民患本院謬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 勅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 奏請兵非調土軍卽倩狼達性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

逮至集兵舉事卽已魍魎潛形曾無可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於瘡痍供餽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鳥合勢急遽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閒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

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
本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各
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
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為事其餘一分
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首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
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
劄別選素有膽略各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
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
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

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即
發舉東擊西舉動由己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
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
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
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
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
尚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
務在盡善期於可久竟愛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
期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即便舉行或有

亦[illegible]有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為選發先
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
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
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
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
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鬭爭父老子弟曾見有
溫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

很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嚚訟之人
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
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子孫何苦而為
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愧
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
子弟毋忽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
[illegible]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

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
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仍日頓
異亦難各守矜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紫緝
旣久兼有海滄浦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
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
併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
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旣曠日持久聲勢
彰聞各巢賊黨必皆連絡糾合阻穽設械以禦我
師其爲奸計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

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
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
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
意在倚重狼達士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
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
以卜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
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强而猶執其持重之
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
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措

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
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遇賊關
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勦
方略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
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各切遵依行事外仰抄案回
司即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
一見膠軍僨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
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彼此
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參奏决不輕貸其軍馬

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兵符節制

先據該道具呈議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
驍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鬱之屬盡行查出責
補各縣選退機兵通行贛城操演以備徵調已經
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
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旣集部曲行伍合先
豫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
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

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徵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

進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明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其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

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況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況勦選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

懈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

廣兵快討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况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虜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其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卽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揜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耻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告諭浰頭巢賊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盗安民爲職涖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刼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卽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

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内亦豈無脅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剿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强更有兵力强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爲盗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于身遭刼掠之苦

今使有人罵爾等為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
一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
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
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
乃必欲為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為官府
所迫或是為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
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
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
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

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
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
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
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
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
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
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
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
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

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
始同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
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
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
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
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父母者亦必
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
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
如此聞爾等辛苦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

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
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
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
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
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
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
爾為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
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槩
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

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
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
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
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
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苦必欲害吾良
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
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
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
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

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
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通
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
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
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
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
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
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勦撫今後據呈看得賊勢
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卽
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
巢處所屯劄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
榜文惟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
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
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
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
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剋期並舉出其不意掩其不

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
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
既未能勦又不從權撫諭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
民不安生窮苦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
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
愈長羣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
該道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
得徒使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
論戍無戍功俱要時時探聽整束齊切提備不得

系勉致有疎虞

優奬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為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羡清謹之士至無以為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為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是亦有司者之恥也為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副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奬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況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并措送過繳牌

告示在城官民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怒法所必誅在城宗[illegible]郡王儀賓皆其[illegible]皆知連寧王無罪[illegible]

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糜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　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　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牌仰沿途各衙門慰諭軍民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勦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閱行無論尚未能息殊不知　朝廷出

久經該勦寧賊救民水火之心決殺身將用心
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
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況今寧賊已擒地方已
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
深爲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
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尚或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
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煩
請就彼回轉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
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

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即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
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
驚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
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億之苦
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
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舉扛船隻及
略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
而[illegible]沿途軍民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
[illegible]具[illegible]具狀[illegible]生疾本院經[illegible]日務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看病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間奉　勑扶病前
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
遇寧王興兵作亂看係　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
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
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
二十四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
宸濠及逆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吳十三
凌十一閔念四吳國七閔念八等先後具本奏報

外隨聞　大駕南征禮當解赴　軍門又因宸濠
逆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　朝廷討
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洶洶或生他變當具
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啟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
解赴、軍門當職力疾沿途督率親行押解行至
廣信地方又奉　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
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
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　欽差
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　咨及准　欽差總督軍

務充總兵官[illegible]本職
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參本職有得既
奉總督軍門鈞帖行令解赴回省聽若復退還
省城坐待　駕臨恐涉遲誤且誤奏過程期又復
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愈加
沉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　欽差提督贊
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　命前來江西體
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當准
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

軍門定奪等因爲照本職先因父老俱患衰病乞
休未蒙　俞允臨扶病赴闕意圖了事即從彼地
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
值寧王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
之而去又閩省撫巡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
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爲牽制攻討之圖
候　命師既至地方稍靖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
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
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

此心不以法例繩糾使得少伸烏鳥之私等情具
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而
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
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仍回
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　駕一面具本乞恩養病
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省城
聽候　駕臨審處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官
吏備呈　欽差提督軍務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
太監張煩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

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并
宮眷馮氏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
應官員兵快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轉解施行
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期先
行呈來

告諭軍民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
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
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illegible]爲　朝廷之事

拋父母棄妻子彼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殆有不忍言者且其心之樂居於此哉況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即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室家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　朝廷必有優䘏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鬭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爾命享柰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若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　奏免糧稅日久未奉　明旨近雖兩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免准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用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免准欠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　明旨至日亦亦深睹民患欲濟不能參酌調停計出無奈仰司即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俟有　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爲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如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恒存撫字仍備出告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等官奏奏　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且准暫且停徵還者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爲文此　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貧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承奉行以人[illegible]之命甫下[illegible]

之苦已加[illegible]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上
何所取信夫為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
雖死亦甘為之今日所行上使 朝廷失信於民
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甚地方之災縱
使總督果可立辦恐心害理亦不能為況旬月之
間而欲追併了絕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
徒爾斂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為巡撫不能
為 國為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
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
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
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
事兩月之後亦未為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
必住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
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
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
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切憂衛部堂計公非無恤民之心但身司國計不
得不以家之為慮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
擊民艱不能不以撫恤為重若使平民尚堪脧削
一時恐痛併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
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
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
事理即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裁半帶徵或
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
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
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
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 奏此繳

褒崇陸氏子孫

據撫州府金谿縣二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
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爲吾道之
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尚缺配享之
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
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
間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

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其依……

繳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為國惜賢使皆靦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況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

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　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授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而

南贛鄉約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閈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偽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

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為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旌奬節婦牌

[illegible]得吉水縣民人陳文新[illegible]婦
[illegible]妻徐氏俱各少年守制而操堅貞誓近僧揚士
大稱然當兹風俗頹靡之時不應旌賞以勵澆薄
爲此仰府官吏即行吉水廬陵二縣當印官支給
無礙官錢買辦禮儀前去各家盛集鄉鄰老幼之
人宣揚本婦志節之美務使姻族知所崇重是卷
知所表式用獎貞節以激偷靡仍備述各婦節操
志行始末及將獎勵過緣由同依准隨牌繳報以
憑施行

興舉社學牌

看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賢否尚多淆雜是以詩
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見興起爲此牌
仰嶺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即將各館教讀通行詢
擇務學術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
記姓名量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
崇勸其各童生之家亦各遍行戒飭務在隆師重
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循習爲偷薄自取愆咎

議處官吏俸[illegible]

近來[illegible]縣官吏所得俸給[illegible]戶大小[illegible]
[illegible]以贓問革者稍望而且犯法趨罪究論其由皆本
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已涼薄而近例
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
繁縣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
自守者往往狼狽繿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
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
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
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

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行等級要皆使得裕其資
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所
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
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
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
不能而況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
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
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俸
祿照依吏部所擬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

若干於何年月栽殖作鋤若干應否復行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

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則坐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即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强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鬬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

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眞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

矣

頒行社學教條

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爲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廸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劳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

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授於兹土者亦永有光矣仍行該縣備[illegible]教讀事理撥給各學未遠遵照去後今照前項教條[illegible]巡忙迫未於頒給合就再發爲此牌仰本道府仰將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學宮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該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雷同應文具遂令日就廢弛

告諭頑民

[illegible]東鄉等縣父老子弟[illegible]本院[illegible]

江西郎閩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勦平幽廣湖郴浙閩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濠　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　命隨因　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illegible]諭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　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

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即發兵勦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尚當惻然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抑不平之情亦當爲之[illegible]

[illegible]或從或逆亦何由得其平者[illegible]
宜[illegible]正以國法顧乃惜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
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負逋債遂從
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
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
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
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
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曾有一言開諭爾
等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

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硬化皆未曾編查
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悟自新之願亦
未可知若遽行擒剿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
之惡受此亦不為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
日撫州同知陸俸來呈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
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俸親齎本院告諭從諭
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
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
為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蓋

亦宗思熟處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
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
有恃頑樹黨結怨搆仇劫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
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
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
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　宗室之勢謀為不軌
積十餘年誘聚海内巨冦猾賊動以萬計奮其財
力甲兵之强自以為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
事本院奉　朝廷威令與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

滅之如虜疋雛爾輩縱頑梗兇悍自視以為孰與
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
虀粉爾輩如机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
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
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之心惟
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
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
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
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

則不然不免爾租稅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不
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
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值有罪者
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為
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興討賊之功繼以剛
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
節矜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為大抵

能絜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
布政司即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
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甲理苟不
渝雖屈匪辱此繳

批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兗

據南康府儒學申看得教授蔡宗兗德任師儒心
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況職
主白鹿當朱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
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興掛冠之請似違奉
親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
仍與修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
儒之意繳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據參政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呈請建講堂號舍以
便生員肄業事看得感發奮勵見諸生之有志作
興誘掖寔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
之功況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夷而時當梗
化之餘尤須敷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

准如所議動支軍餉銀兩即行起蓋務為永
久之計毋飾目前之觀完日將數繳報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看得各處盜賊全在撫處得宜綏柔有道使之畏
威懷德感改月化自然不敢為惡乃為善策雖鵰
剿之舉亦不得已而後一行至於待其猖獗肆惡
然後懸金以購首級之獲掩襲以求斬捕之多抑
亦末矣今後該道官務思撫處綏柔之長策如駕
舟之舵御馬之轡操持有要而進止由己若舍舵

[illegible]所求獲彼之術斷相工功皆[illegible]
傾跌之虞一應賞罰量功大小以爲多寡軍門原
有舊規軍職累功陞級亦有見行事例臨陣退縮
仰遵　勑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俱仰查照施
行繳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媮風教不
振近該本院久駐南寧該府及附近各學師生前
來朝夕聽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但窮鄉僻邑本

院既未暇身至其地則諸生亦何由耳聞其說合
行委官遍行訓告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合浦
縣丞陳逅理學素明志存及物見在軍門相應就
委除行本官外爲此牌仰靈山縣當該官吏即便
具禮敦請本官於該縣學安歇率領師生朝夕考
德問業務去舊染卑汚之習以求聖賢身心之功
該縣諸生應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
常朝夕聽講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
不得玩易怠忽虛應故事須加時敏之功庶有日

新之益該縣仍要日逐供給薪水之類仍[illegible]
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廸諸生就行兼署該
縣印信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益媮風教不
振近該本院久住南寧與該府縣學師生朝夕開
導訓告頗覺漸有興起向上之志本院又以八寨
進兵前往賓州等處調度則興起諸生未免又有
一暴十寒之患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揭陽縣

主簿季本久抱温故知新之學素有成己成物之
心即今見在軍門相應委以師資之任除行本官
外仰南寧府掌印官即便具禮率領府縣學師生
敦請本官前去新創敷文書院闡明正學講析義
理各該師生務要專心致志考德問業毋得玩易
怠忽徒應虛文其應該赴省考試者扣筭程期臨
時起送不該赴試者仍要如常朝夕質疑問難或
時出與經書題目量作課程務加時敏之功以求
日新之益該府縣仍要日逐量送柴米供給

經理書院事宜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將南寧城東西二壕花利通收府庫支與書院師生應用剩銀修理仍置教官私宅號房以為定規看得所呈事宜足見該道官留心學校興起士習之美意俱准照議施行但事無成規雖垂久遠而管理非人終歸廢墜該道仍須置立文簿將區處過事宜逐件開載給付該府縣學及管理書院官各收一本存照相繼查考舉行以防日後埋沒侵漁之弊仍於各教官內推舉

學行端方堪為師範者呈來定委專管書院諸務訓勵諸生庶幾法立事行人存政舉而今日書院之設為不虛矣仍行提督學校官知會一體查督舉行及備行該府縣學官吏師生查照施行俱毋違錯此繳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于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之敎子侍因習滋宸濠潛謀不軌假作日張本職且孫遂欲為內突從新之舉則既無其由將為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許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喻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為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返而恚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而本職亦聞其說當遣

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勦翻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讐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讐妄指蓋有不待辨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且[illegible]之人不加詳察[illegible]

偏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忽事隔之後
報國之忠陷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兇惡潛消奸
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省録乃今身陷俘囚妻子
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為叛賊泄
憤報讐此本職之所為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
能自已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為之具
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為既釋
或以為候　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
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
玉石不分竟為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
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
痛恨為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
持分辨施行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
諭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
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
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

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
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
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
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
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
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
愈於博奕之為賢乎為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
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
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
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
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為鄒魯之鄉亦不
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
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
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
為無補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丞杜洞在軍門管理軍賞清介
自持貧勞茂著[illegible]之中實為難然今不幸病故

使人檢其行橐蕭然無以為歸殮之資殊可傷恤
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
殯殮之例況洞從征惡冤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
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焉可以不
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略無所辨也為此牌仰本府
官吏即於庫貯無碍官錢內給與水夫二名棺殮
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腳力查照家屬
名數給與口粮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仰保
昌縣官吏即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
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
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悞

犒獎儒士岑伯高

照得思田之亂上廑　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
軍馬錢糧洶洶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
前來勘處是固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
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　威德而旬月之
間諸夷即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欣然而奔走服役
固有效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

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
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
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
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
信遊學橫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
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即用
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　朝廷之德下宣本院
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
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即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幾
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且本生志在科
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
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
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
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即於軍餉
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
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　勑諭
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
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恤仍免其雜泛差

徭明　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勸之道假以
其養毋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其後本生志求
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
等衙門知會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
寨稔惡猺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住何處聞已出屯
三里仰就各營士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
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

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
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
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
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
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
則欲爲爾等立功一則欲爲地方除害心雖不忍
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
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拼得欲速一
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illegible]州本院[illegible]行[illegible]

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綏柔流賊

據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
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
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瓛兵一千名萬承龍
英共五百名或葦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
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
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
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

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猺征勦之
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
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
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
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
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釁隙三也
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衛
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爲吾招一
寇各官之意豈不[illegible]各賊乘間[illegible]欲[illegible]兵

戚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暇其究矣前歲湖
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調之其可行乎
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
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猺舉兵征勦刑既
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
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為
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
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
有同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
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
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
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通天下
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
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為之但見其
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
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
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
任地方利害為久遠之圖凡所施為不本於精神

心術而惟事補輳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
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今就通行計處
仰抄案回道即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偁宗
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
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
敷以德恩喻以　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為其稔
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
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為彼
所扇惑搖動從而為之推選眾所信服立為會長
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
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
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
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
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
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illegible]新之
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喻
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
相引來投者亦[illegible]實心[illegible]安招來之[illegible]給[illegible]示

頑盛或有不悛再行討處定奪

告諭村寨

近因牛勝等寨積年怙惡是以舉兵征勦爾等良
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爲
善之心共享太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
但能中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
爲彼所煽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勦餘黨
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
長惡不悛一勦十勦至於百勦必加殄滅斷不虛

言爾等各寨爲善爲惡日後自見各宜知悉

山陰王應遴參校

王門宗旨卷之七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七

襍著 十八篇

一見齋說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旣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

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
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
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
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
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
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
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
是眞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眞無也見而未嘗見是
眞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

[illegible][illegible]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謂天
然可見則仰之而無所指之而無所執之而無得
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
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
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
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
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
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

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
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
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
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强言其不可見是
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
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
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書東齋風雨卷後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爲
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
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
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
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
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
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
嗟歎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
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味

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
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
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
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灑然而樂豁
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楚
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
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

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上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矣不可得而覈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自昧禁絲迹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illegible]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子[illegible]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illegible]敬齋之孫南峰公又以清節文學[illegible]而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illegible]不一足矣況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以其沙之爲重也夫

諭泰和楊茂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胸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閒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閒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

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閒是非省了多少閒煩惱你比別人倒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扑胸指天蹶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欒惠卷

欒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為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

之游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為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日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裝裹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為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嘗欲列其事於朝顧非公之心也為作佛

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為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萇弘之血釁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為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為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與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

與定議期殲歸[illegible]陰遣驍將其[illegible][illegible]部勒以
俟予檄長到而期殲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
兵惟期殲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
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
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
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
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
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
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
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
之耿耿云

客坐私祝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
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
陷於非僻不願狂悖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
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
冥頑無耻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
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

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
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幷以告夫
士友之辱臨於斯者

書王一爲卷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
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
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
之秘也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
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
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
予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
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張思欽卷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
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
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
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
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

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髣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髣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學入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顙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塋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黃夢星卷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惟其

乃不憚道途之閱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詰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跽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歿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

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
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
巳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
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
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
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
之學督教其子如慶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
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遥寄一奠以致
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
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
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徐昌國墓志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
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
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
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旣竭吾
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若
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

仁而皆老死於此何以故哉天於美質何生
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鼪鼬以夜出涼風至而
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
易槁芝菌不踰旬蔓草薙而益繁鴟梟虺蝮遍天
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
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
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
章旣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
得歎曰敝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
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
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
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
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仙
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
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
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
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
而不應廼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

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敷蔽於世遠矣而子循余
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
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
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
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
形也謂吾爲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
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
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
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
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
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鳥之性者可以冲於
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
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
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
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
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
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
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

言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爲具家事
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
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
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
字餘遂不可辨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
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
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
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
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
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
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
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
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
遁消樂脫滓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
道幾朝聞遽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
琢豈方瑕[illegible]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
斯誌

節菴方公墓表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
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
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
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
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
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歎曰吾憤世
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
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
賑饑之　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遥授建

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
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
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
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
二子書亹亹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
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
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
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
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

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
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
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敘
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
伊尹耕於莘野傅說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
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
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
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
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

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
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辨以
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
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
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
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
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
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
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殁葬於

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綱人
為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
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瘞旅文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
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
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
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
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

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
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
云見坡下積屍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
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
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
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
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
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
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

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
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
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
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
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
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
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
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
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

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
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
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
暴露爾爾既以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
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
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
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
聽之

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

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遠觀隨寓兮奚必予宮寬兮窟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士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玆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纍纍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玆墟兮

祭楊士鳴文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之殁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于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漠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海南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為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為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

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槁髮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尋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永順寶靖士兵文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士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　欽差總制

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　委所屬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冤鬼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絶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颻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

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為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為荊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罹若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絶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為　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屍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媿於馬革裹屍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

為民除患豈不生為壯烈之夫而歿為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戚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策三問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治徧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也自茲而下禮樂日衰既不能祖述憲章以復三代之舊制則亦不過[illegible]因循以承近世之陋習

已矣有位無德固宜其然也惟我
太祖　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其制作之盛
卓然千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有
非世儒所能測識耳夫合
九廟而同堂其有倣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
見於經乎聲容之爲備而郊祭之舞去干戚以
爲容雅頌之爲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司頌
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爲之者然而治化之隆
超然於三代之上則其間固宜自有考諸三王

而不謬者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
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曰吾學周
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世守也諸士
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爲觀美而已也固將因人情
以爲之節文而因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
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爲之節文是以
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
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

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夫鐘鼓管磬羽籥
干戚者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者樂之文
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者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
旋裼襲者禮之文也夫所謂禮樂之情者豈徒在
於鐘鼓干戚簠簋制度之間而已邪豈徒在於屈
伸綴兆升降周旋之間而已邪後世之言禮樂者
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惑
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而局於鄭氏王肅之學
鐘呂紛爭於秬黍而尺度牽泥於周天紛紛藉藉

卒無一定之見而禮樂亦因愈以廢墜是豈知禮
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乎傳曰禮
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夫行
禮於此而有以即夫人心之安焉作樂於此而使
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之
樂其亦何異於古乎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
乎人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蹙頞而相告
也則雖折旋周禮而戛擊咸韶其亦何補於治乎

說而充之則執事之所以下詢者歟

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一而並祭亦可也聲容之備固善矣而苟有未備焉似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苟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

太祖　太宗之所以爲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歟竊嘗伏觀　祖宗之治化功德蕩蕩巍巍蟠極天地之外真有以超越三代而媲美於唐虞者使非禮樂之盡善盡美其亦何以能致

若是乎草莽之臣心亦能知其大而口莫能言之故嘗以爲天下之人苟未能知我　祖宗治化功德之隆則於禮樂之盛固宜其有所未識矣雖然先王之制則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爲九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紊焉則周制也郊社之禮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不並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

八佾以仲夏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故所用盛樂以大雩帝則祭天之樂有干戚戈羽矣子夏告魏文侯以古樂以爲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淅所謂及優侏儒者謂之新樂夫　國家郊廟之禮樂雖以義起固亦不害其爲協諸義而協矣雖然豈若協於義而合於古之爲尤善乎　國家祀享之樂雖不效古固亦不害其爲因人情而爲之節矣

雖然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古之尤善乎昔者成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武之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至正此周公所以爲善繼善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未免於拘滯所敢肆其狂言則恃有善繼善述之聖天子在上也

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

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豹非難見而程子乃以爲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貪冒無恥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爲我者焉其亦在所闢乎其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耻之故願諸子深辯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鬬鼠是非孰從而辯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

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即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

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要亦非庸下者其修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己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達之於修齊治平者之不同耳是其爲心也以爲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斂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子夏之後有荀況荀況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大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爲同身進而無恥貪鄙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身進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

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爲奸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爲奸頑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身進如是而攻焉彼既有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夫生復言之執事以攻二氏爲問而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執己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爲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而合乎汙世卽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爲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啓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皆

出於猶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學顏者請遂以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爲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往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知而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所深嘉屢歎而稱以爲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

以[illegible]易也然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illegible]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辯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畎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爲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既以爲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

無不知者彼湯成湯之聖而所用尚何有于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栁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日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

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歸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至其道里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詢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嘗然而無以爲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有矣亦有以非禮而實爲禮者矣其

微渺隱微至於不可勝計似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决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己復禮而爲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擬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决而無凝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建以致其决者也孔門之

[illegible]貫之訓惜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簞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爲顏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爲哲人之細事初若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簞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禮以爲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

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何不愧俯不怍而心廣體胖
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
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顏子
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噫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
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
生亦何能與於此哉顧其平日亦有所不敢自棄
自棄而心融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
日之問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輒妄言之幸執事
不以為僭而教之也

詩五十九首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涼諸弟在何
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
此去

贈陽伯

陽伯即伯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嘗
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謬矣三十年于今吾
始悔

和湛元明八首 有序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
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
吟別離悲尚淺言微感逾深瓦缶易諧俗誰辨黃
鍾音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遠
遊譬彼桃與李不為倉囷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
焉求

消也流浸微仍洛僮如称後出三四公出[illegible]
於嗟予不量力跛躄期致遠屢興還屢仆喘息
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爭毫釐間萬里
或可勉風波忽相失言之淚徒泫

此心還此理寧論已與人千古一噓吸誰為歎離
羣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為俗
所分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親不見宴遊交徵逐
胥以淪

器道不可離二之即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泛
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於子既
聞命如何閾中士終谷以為靜

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即成
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
與窮

憶與美人別贈我青琅玕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
緘諷誦意彌遠期我濂洛間道遠恐莫致庶幾終
不斷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壺
心寸心亦何遺誓言終不渝珍重美人意深秋以
為期

憶別

憶別江干風雪陰艱難歲月兩侵尋重看骨肉情
何限況復斯文約舊深賢聖可期先立志塵凡未
脫謾言心移家便住烟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海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
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
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稗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
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尊前學楚狂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絕春山久廢尋野人扶病强登臨同遊仙侶須
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鳴鳥遊絲俱自得閒雲流
水亦何心從前却恨牽文句展轉支離歎陸沉

溪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咏歸興溪山正暮

春
桃源在何許西峰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路花
去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
家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
斑

滁陽別諸友 有引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王性

甫汝德諸友送至江浦留居候予渡江因書
此促之歸并寄諸賢庶幾共進此學以慰離索
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
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宗令
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
相即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蹠對面不
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盻成路人

與沅陵郭掌教

記得春眠寺閣雲松林水鶴日爲群諸生問業衝
星入稚子拈香靜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換道情曾
許碧山聞別來點瑟還誰鼓悵望烟花此送君

別余縉子紳

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攜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
鹿豕未論黃閣畫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
存六籍真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

次欒子仁韻送別四首 有引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者蓋

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
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操持存養本非禪矯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
腳起竿頭百尺未須前
野夫非不愛吟詩纔欲吟詩即亂思未會性情涵
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
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閉口
閒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歎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淅瀝家紛亂藤纏寧知絕根脉丈夫貴剛勝光陰勿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壽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元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

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箇圓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從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簷松盡長青冥餘瀑水猶懸壁流入佳層崖嫌洞淺鳥鳴春礀覺山幽年來別有閒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住巖僧木石居吾人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覓禪糊粗箇炯飾俗學未堪與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為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睡起偶成二首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鐲鏤君不見東家

參防虎患虎夜入室啗其頭而去以喻不守所
竿驅虎如驅牛痴人徼倖途廢食者長溺先自
投入生達命自泥洛誘讒避毀徒啾啾

歸與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峰擔尚憶衝
鑾陣雲起猶疑見虜塵萬與徼浩滄海春桃花爛
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青山待我長
爲主白髮從他自滿頭種果移花新事業茂林脩
竹舊風流多情最愛滄洲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
生死莫向支流辯濁清久柰世儒橫臆說競將物
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
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
物是吾身無端理學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絕調迴隨流
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真已空千古傾耳誰
能辯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呂人間無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星漢浮槎先
入夢海天波浪不須驚魯郊已自非常典臘肉寧
爲脫冕行試向滄浪歌一曲未云不是九部聲
無辯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真
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
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閒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
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
物豈能攖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
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
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牕殘月見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原總在心却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抛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漫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為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茅成間塞僅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却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卽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為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別諸生

所悟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
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
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慇懃莫愧別離筵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
多遇況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
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復過釣臺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

起息山烟霧深往迹如夢寐微雨林徑滑肺病雙
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
當如此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
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
疑俠鉞非吾事傳經愧兩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
門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了悟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
泉泮璧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
無緣

長生

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鬢生
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
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
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
專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聖皆過影

良知乃吾師

夢中絕句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
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于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
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

山陰王應遴叅校

王門宗旨卷之七終

王門宗旨卷之八

王心齋先生語抄目錄

語錄六十三則

書三首

答林子仁　答朱思齋明府

答劉子中

論一首

明哲保身論

歌六首

樂學歌　大成學歌

示學者二首　次先師答人問

次答友人

附二首

泰州王心齋墓志銘　趙貞吉著

重刻心齋先生語錄序　周汝登著

王門宗旨卷之八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盱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心齋先生語抄

語錄六十三則

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却正是止至善

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格物也故即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止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

纔著意便是私心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為天下國

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
萬物者謂之遺末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之
志學孔子之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顏淵
異乎曰未可輕論且將孟子之言細思之終當
有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
常行故也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
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
不樂
或問中先生曰此僮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
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
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
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
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
程子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物
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
天行健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
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
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却未見根者須是

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子
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與鳶飛魚躍同一活
潑潑地則知性矣
學者有求爲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常云學
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撑正須養微致
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

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温故而知新也
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功夫做
曾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子
之意同故喟然與之只以三子所言為非便是
他狂處譬之曾點有家當不會出行三子會出
行却無家當孔子則又有家當又會出行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養
心者害心
不亦説乎説是心之本體

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
之有
若説已無過斯過矣若説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
則不然攻己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己者忠
告善道之可也
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
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
不濟

孔子之不過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
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故曰
大人造命
戒慎恐懼莫離却不覩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
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
端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
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欛柄在手白沙此
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學者捐摘舉業之學正與曾點不取三子之意同
舉業何可盡非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
問時乘六龍先生曰此是説聖人出處是這出處
便是這學此學能明致天下堯舜之世只是家
常事
飛龍在天上治也聖人治於上也見龍在田天下
文明聖人治於下也惟此二爻皆謂之大人故

在下必治在上必治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過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安排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

子夏篤信謹守爲已切矣但不免硜硜然言必信行必果故孔子進之曰無爲小人儒

將上堂聲必揚仁之用也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

聖人濟屯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唐虞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然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亦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豈厚誣

天下者哉蓋堯舜之治天下以德感人者也故民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是箇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爲獨盛也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爲孔子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卽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矣

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古人位天地育萬物不襲時位者也

自成自道自暴自棄

今人只爲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

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

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言先生曰塗之人皆明師也得深省

學者有積疑見先生多不問而解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一友論及朋友之失先生曰爾過矣何不取法君子見不賢而自省之不暇那有許多工夫去較量人過失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四方學者聚會稽日衆請陽明公築書院城中以居同志多指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學大意謂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條理處聖人知之[illegible]失百姓不知便失同志惕然有省

先生言百姓日用是道初聞多不信先生指僮僕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處不假安排俱是順帝之則至無而有至近而神惟其不悟所以愈求愈遠愈作愈難謂之有志於學則可謂之聞道則未也賢智之過與仁智之見俱是妄一時學者有省

俞文德入山習靜作書招云略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停停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不然則恐所爲雖是將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僻乎肯出一會商確千載不偶俞得書即出山受學

徐樾復來學先生一夕步月下指星文與語樾感對間若恐失所持循先生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出遊至小渠過先生躍過顧謂樾曰汝

亦放輕快些樾拵畚識若遺一物[illegible]
從前孤負此翁為樾費却許多精神
道州周良相涇縣吳標王汝貞南昌程伊程倖先
後來學矜汝貞持學太嚴先生覺之曰學不是
累人的因指傍斲木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
然亦何嘗廢事
南野公常講致良知先生戲之曰某近講良知致
南野延先生連榻數宵以日用見在指點良知
自是甚相契黃洛村弘綱常講不欺先生曰兄

然多矣洛村愕然請示先生曰方對食時客及
門辭不在非欺乎洛村謝過先生笑曰兄又欺
矣洛村未達先生曰通變而宜此豈為欺乎
撫州樂安董燧自金臺來學留三月一日燧瞑目
趺坐先生臨其旁不覺先生撫其背曰青天白
日何自作鬼魅燧醒起豁然
洪覺山訪先生與論簡易之道覺山曰仁者先難
而後獲斯其旨何也先生曰此是對樊遲語若
對顏淵便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却何等
簡易
吉水羅念菴洪先造先生廬就榻傍述近時悔恨
處且求教益先生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為能
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且
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
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欄柄不
知此縱說得真却不過一節之善明日復見因
論正己物正先生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
惡只是己未盡善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

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天
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得
此道者孔子而已念菴謂東城曰余兩日聞心
齋公言雖未能盡領至正己物正處却令人灑
然有鼓舞處

答林子仁

來書所謂眞實二字足見切實工夫但其間亦有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眞實而眞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

答朱思齋明府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

無人爲意見叅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

答劉子中

來書云簡易工夫只是愼獨立大本此是得頭腦處又謂遇境動搖閒思妄念不能除去此學者通患子中只在簡易愼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卽此充實將去則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塞乎兩間又何遇境搖動閒思妄念之有哉此孟子集義所生四十不動心者也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閒思妄念便是告子不集義先我不

動心者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子中當於明師良友處求之

論

明哲保身論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

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人不慢
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以之齊
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
一家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
矣以之治國則能愛一國矣能愛一國則一國者
必愛我矣一國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
能保一國矣以之平天下則能愛天下矣能愛天
下則天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
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此仁也所謂至

誠不息也一貫之道也人之所以不能者為氣稟
物欲之偏氣稟物欲之偏所以與聖人異也與聖
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身而已矣知
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己害人人
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
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知本末一貫者也若
夫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
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
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君

子之學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己之
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
諸己而後非諸人必至於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成
己成物而後已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
故孔子曰敬身為大孟子曰守身為大曾子啓手
啓足皆此意也古今之囑臨別者必曰保重保重
謂保身也有保重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與
人未忠者也吾與瑶湖子相別而告之以此者非
瑶湖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瑶湖子告之於天下後

世之相別者也是為別言

歌

樂學歌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大成學歌寄羅念菴

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為相知十年之後我

亦病君朗枉顧亦如之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為善誰同之堯舜之為乃如此鄙夫詢及復奚疑我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至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淸奇隨大隨小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眞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

示學者二首

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

其二

能無為今無弗為能無知今無弗知知此道今誰弗為為此道今誰復知

次先師答人問良知

知得良知却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

次答友人

君得吾心有主張便逢顛沛也無傷寸機能發千鈞弩一柁堪驅萬斛航動靜云為皆是則窮通壽夭只如常願期學到從容處肯為區區別欲忙

附二

泰州王心齋墓志銘　趙貞吉著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者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沒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艮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于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顙修臛安豐俗貧

鮮無宿學者先生還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即邈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遄痛哭曰艮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楯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求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

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窮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論

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比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覩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

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
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共
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謝衆心而返然先
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于師先生迎
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
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即學
者意識稍疏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掖人無間隸
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吏不悅者聞先生言皆
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

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絕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
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
悌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
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
契聖歸眞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
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道其意所欲
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可不
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
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

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艮何敢隱也兩救[illegible]
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illegible]
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于正寢配湯氏生
五子以某月日葬于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
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
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
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
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序

周汝登著

心齋王先生其東海之聖人矣乎何以知之陸子
曰千百世之前千百世之後與夫東西南北海有
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故聖則無弗同同則無
弗聖矣先生自信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同此心同此理斷斷乎其不惑也豈
不既聖矣乎或者曰此心此理人無不同人人同
豈人人聖乎曰人人本同人人本聖知而信者誰
信則同不信則異聖凡之分也千金之子舍而貿
敗不信已富也信之則千金握中矣侯王之子[illegible]

[illegible]徒不信巳貴也信之則侯王刻下矣或[illegible]
言信則修爲巳乎曰不爲烏信不信烏爲千金
之子而欲自信則必稽基業所自寶藏所存侯王
之子而欲自信則必遡統系所承符券所在此爲
以求信非漫信也信自千金則常守此富有自然
之料理信自侯王則常守此貴有難忘之制節此
信而後爲非盲爲也不然而有漫信者基業統系
不知來寶藏不入眼符券不在手則千金妄度侯
王妄號而巳矣不然而有盲爲者業負敗則曰吾

[illegible]累以致裕爲儘其積累終身負敗之雄而止巳
事胥徒則曰吾操勵以階進爲極其操勵終身胥
徒之良而止巳嗟乎此聖學俗學之所以分也聖
學不明凡幾百年而陽明先生作繼有先生又有
龍谿先生共將此心此理昭揭示人一時三王可
謂千古奇遇吾觀先生初過闕里便奮然太息正
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此何等信入乎力行孝弟
體驗經書行住語默俱在齋中此何等修爲乎如
先生者眞以一窶子而[illegible]千金以一匹夫而坐

仰侯王宴然當之毫不驚怖陽明子曰此眞爲聖
人者也眞爲則眞聖矣又何疑哉三王之書流行
於世皆世間一日不可無者越中二王先生之書
多而先生之語寡眞方療疾一味與衆味同効眞
金示人一鎰與百鎰同精固不必以多寡論也不
肖嘗過先生之里拜先生之墓而修先生之祠命
十五年矣先生之孫之垣重刻先生之論而命予
元禺千里走乞不肖序其首以不肖於先生仰止
特深不肖固願爲之言而且喜先生之有後也敬

齋沐書此嗟乎人而不欲希聖則巳苟有志乎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爲聖合
[illegible]王之言無由入先生之言與越中二先生之言
而巳矣千聖一而巳矣

徐日仁先生語抄目錄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徐日仁先生語抄

語錄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為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

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涯涘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歎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

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愛因未

愛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
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
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
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
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
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眞
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
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
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
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
個心去惡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
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
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
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
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
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
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

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
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
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
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
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卽功夫始有下
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
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
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
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
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
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
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
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
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眞此
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
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
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
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眞了方去做行的

功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

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夭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夭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個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

先生之教亦彰彰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附

祭徐曰仁文

陽明先生著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

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眞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耶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愛與二三子姑爲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

於戲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蘄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訃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

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平未即死又恐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為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惰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陽明先生著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嵯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為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欷歔奠椒醑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壽徐橫山夫人五十序

錢德洪著

孔門七十子獨稱顏淵能發聖人之蘊夷考六籍

載孔門之言者莫詳於齊魯論而孔顏授受微言不少槩見又惡據以徵其善發耶夫顏子雖終日如愚退省足發喟然之歎千古聖道之微微焉如見立卓其在竭才之後乎是顏子發聖人之蘊者身也言論非所與也吾十七八歲時讀傳習錄聞師門有橫山子者今之顏子也後十年侍師於越橫山子已遯世五年矣當是時四方同志日進吾師每歎曰孔門得一顏子而門人益親吾於諸士安得起曰仁之遊乎而日聞吾師訓言皆因人答

問然能根極理要者或寡矣有觸其機如川流瀾
洄端緒略見則又愀然作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
言之年來不易及也同門退而竊歎者亦曰是意
也吾嘗與曰仁侍聞之年來不易及也噫是横
山子之聞於吾師者非聖道之徵者耶已而聞諸
其家孺人王少寡而無子門內之政肅肅門外之
政雍雍横山嚴考古眞翁在堂孺人躬其晨羞寒
暑膳變曰此吾先子之遺戚也四方同志登其堂
[illegible]門者御事惟恪曰此吾先子之與遊也有遺言

懼而成書梓惠同志曰此吾先子之遺志也孺人
者冢宰海日翁女吾師之妹也貴而不驕富而有
制茹蔬服浣人皆難之則又曰此吾先子之遺矩
也古眞翁得少子采孺人慈鞠若母嚴廸若師曰
徐嗣廣其賴乎噫是横山子之徵於家者非皆私
省之實也耶吾聞聖人之道無二而中行獨難高
明之士超悟頓覺若可與言聖道之微矣然其淩
虛簡脫徵諸彝理往往疏略而不究謹厚之士刻
[illegible]行可與履聖道之實然了悟未[illegible]之渣

化渣滓盡透精要則又見二而未融斯二者皆非
得於中行者也横山子遠矣吾雖不及與遊然其
道至今未墜想見其爲人如和風煦日冥悟道眞
而又日見於行事民彝物則調如也慥身發吾師
之蘊如古之所謂中行可與者非耶信乎横山子
者今之顏氏子也孺人今年壽五十七月六日寔
惟誕辰采遺書曰先生知吾兄者也采生也晚大
懼吾兄之學日湮敬徵一言以圖不朽且將以爲
嫂氏壽予曰横山之道刑諸家孺人既足徵矣然

要諸久遠信於後世使必傳而無疑非采其誰望
耶是在吾子

山陰王應遴叅校

王門宗旨卷之九終

王門宗旨卷之十

錢緒山先生語抄目錄

王門宗旨卷之十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錢緒山先生語抄

語錄三十三則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

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是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而與之論學乎必無事之人而後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耶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善之地耕稼陶漁不妨其作聖然則人稱無暇者非學妨人人自棄於學耳

諸君坐中有爲師長用功久者有爲子弟相携而

至者亦有間氣而至者且各將此念究竟原從何處發來若真從發明心性還復真元以植立天地只此一念便與堯舜三王孔顏相接從此無間就時時在堯舜三王孔顏路上便是參天兩地瞬息千古矣若尚有別念憧憧在內便是立志未一縱在此講說不過長得知見於心性何益此道昭察人人具足百姓日用即是此道只是不知仁智所見即是此道又住於見了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

吾人要入聖賢堂室須認取聖人真面目佛家設法常教屏息諸緣吾爲汝說學者志道果肯屏息諸緣此心全體已是炯然吾人自性自明本來具足只因諸緣積習流注覆蓋本來真面目不得發見流行當下屏息諸緣此便是回天續命的手段更有何法可得

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如舉網得綱挈之自易良知者事物之綱也良知得而天下之理得矣良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無間機不容已發於目爲明發於耳爲聰發於口爲言又發於四肢爲禮發於心思爲變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徹內徹外而內外無間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此造化之真機聖德之正位也於此一得遊之家國天下而無不同質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終始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

是諸君自心自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以來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今既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定靜安慮一齊具足矣

問知所先後曰吾人只是信此先後不及所以難道日遠今人在天地萬物中自統體而言謂之天下國家自耳目口鼻四肢而言謂之身

之主宰而言謂之心由天下國家約入身[illegible]
豈不是天下國家的本由耳目口鼻四肢約入
心來心豈不是身的本如樹之根要枝枝條條蘗
暢茂條達須從一根上培壅一心之微天則自
然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儒之所以爲
儒聰明聖智皆由此出當下信得及只在此下
手天下國家更無有欠缺處若信不及且枝枝
葉葉在聞見上求在窮索上得聞見益多窮索
益密於本原之地益遠只信此一根不過失却
先後次第去道之所以遠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言循循者循其見之所及未
嘗過爲一言以起人之眩惑也言善誘者知夫
子之言皆非真也誘我入也非特夫子之言非
真也雖六經千聖之言皆非真也何也得者真
而言非真也筌蹄可以得魚兎魚兎真而筌蹄
非真也然得因失而後名原其自性本然則得
亦無得是得亦非真而無所得之爲真也
問家有父兄宗黨見義當爲而衆情未協若同衆

則徇俗違衆則傷情如何曰此只在良知上求
良知自能委曲可同則同之不可同則違之此
亦不在事上
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矣微之顯誠之
不可掩也堯舜禹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
庸不睹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
一微字
問人生而靜初念最善動而後有不善非其體矣
良知隨覺隨消固是格致之功而保任此念無
有動處日著日察亦格致也此意如何曰此是
有意求靜執知見爲保任非格致實功也致知
之功只從見在心體上取証心體自能無欲不
必言靜自無不靜不必言初念自無初無終不
必言著察自誠之不可掩
後世儒者只爲讀書能益知見一生遂以此心寄
頓在册子裏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自得本性
非以益人知見也縱使字字體悟有得於心住
於見者見即爲障縱不住見以見入者即以見

一其於本體纔隔一得與性上豈容加一
容毫髮比擬纔着比擬猶畫工傳神形色種種
非不具在終是影子欠却本來生氣
諸生讀傳習錄先生曰讀傳習錄有綱須知至善
者指吾心之本體也即所謂良知也天下國家
身心意知物只一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
只一功也此師門之所雅言聖學之規範也悟
此可與入德矣
何謂正念曰無念曰何謂無念曰正念之念本

常寂纔涉私邪憧憧紛擾矣曰亦有正念
發不當時如何曰念不當時皆起於意必之私
即是私意
張元問功夫在良知上用如主人翁端拱中堂百
務就理有賊入即覺毋容竊發是否先生曰賊
亦只是主翁自做
元問至誠無息先生曰中庸言至誠與天地相配
汝能合下承當否對曰不能曰何謂不能曰吾
身渺然與天地參[illegible]心至此心[illegible]惘然故不[illegible]、

承當先生又顧座中諸友曰諸君俱能承當否
衆起對曰不能先生歎曰天地之道爲物不貳
人心至誠又與天地奚二元曰人能參天地之
功理誠有之但恐須聖人在天子位先生曰學
者小視其心自喪其真耳今且試與諸君言之
爾目盡萬物之色目之明與天地有窮盡否耳
盡萬物之聲耳之聰與天地有窮盡否心思盡
天地古今之變爾之智慧與天地古今有窮盡
否人特自間於形體與天地不相似耳曰堯舜

三王孔子皆至誠之聖堯舜之光格于上下三
王文命訖于四海格天配地誠有實事孔子執
筆卒老無救於世雖孔子亦有所不能矣今一
書生遽言配天配地恐爲徒思如何先生曰堯
舜三王之政於今安在孔子之教數千年來宛
如一日孔子亦一書生耳元曰聞先生之教至
此所患不誠耳至誠功業配天地此亦理之常
耳先生曰以功業論配天地是尚以成功而言
未究天人之原也曰何謂天人之原先生曰古

人說配命合德合明以此合彼尚猶二之其實人與天地一也吾心靈明爲天地主宰天地無吾心則地不見其博厚矣天不見其高明矣古今不見其悠久矣而天地亦幾乎息矣諸君自盡求誠之功又何疑於配天配地乎

椿問曰來功夫覺只見病痛不見本體如何曰本體有何可見覺處即是本體

拱極問良知不假於見聞故致知之功從不覩不聞而入但纔說不覩不聞即着不覩不聞之見

矣今不着此見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便是是非非無容毫髮欺蔽是否先生默而不應明日又問致知之功須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除却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如何先生默而不應明日又問默體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是失却廣大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羣妄自消如何先生又默而不應拱極固請先生曰功夫略見端倪正好用力必求此心真信真[illegible][illegible]分[illegible]已淺矣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慨然示衆曰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聯問曰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决斷姑自虞度此或無害於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自吉而向凶矣誠可懼也

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何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

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也而爲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也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也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

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
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
地萬物者也
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獨能靈之也吾一
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
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
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
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
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爲然也

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
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
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
天視之也聽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
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
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
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
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
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

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聖人之
全之也全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
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
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
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
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不
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而目不引於色以全
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
吾聽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

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
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
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
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
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
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
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
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聽也吾口爽於味
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

慮矣而後求止焉則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微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體勿使間於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

慮焉萬物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

問心體多往來起伏何如先生曰只是未信良知良知時止時行此體常寂有何往來起伏

丁行問每念覺處常疑未是真體纔見得又恐不能保守曰你見明目者視色還自疑非真否又怕此明不能保否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illegible]曰只這一操字千百年說不明矣識得出入無[illegible]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illegible]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舵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固柄必要運轉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個死寂如何謂之操

問此心嘗覺凝滯未能神觸神應何如曰學者不為勝心習氣障蔽則為知見纏縛如何得神全日工夫只將勝心習氣知見等項一齊除却便得良知精明神觸神應百姓與聖人同何待求

而

問學問須要超脫曰汝之所謂超脫只是心不掛事却遇事便不耐心我說超脫異于是目不累色便是目之超脫耳不累聲便是耳之超脫心不累事便是心之超脫非是離却事物守箇空寂以為超脫也

問學問在人情物理上做能於人情無拂便是功夫否曰只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illegible]自是人人所同若只求不拂人情便[illegible]

巳

問感人不動何如曰纔説感人便不是了聖學只是正巳而物自正譬如太陽無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尋物來照文王名卦不曰感而曰咸取其無心也若著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憧往來

問順境逆境曰眼前所遇何爲順逆順逆俱從心生農夫耕田遇雨便喜若行路遇雨便不悅矣心有意必何處非逆

本體上着不得一物恐懼好樂憂患忿懥自是人不能無但有了便是本體之障如鏡本虛明物來自照若鏡面有了一物便是鏡之障礙物來俱不能照矣聖人之心只是鑑而不納

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於人不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巳之過

問鄉愿閹然媚世孟子從何處勘破曰從他譏狂

狷之言見之狂者行不掩言正與他忠信廉潔相反狷者不屑不潔正與他同流合汚相反鄉愿看得其道最大忠信廉潔以立巳同流合汚以容衆故君子小人無處不合故自以爲是但狂狷學問雖未透本根不壞故可與裁鄉愿却攙入世俗心腸雖忠信廉潔只是要人稱好將本根巳撥接壞了故曰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說一首

陽明先生文錄叙說

先師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前後所學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先師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詞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久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洪自辛巳冬始見

先師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可即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投光相僧房閉門凝神久之倏覺此心眞體如出蔀屋而覩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着馳以告先師曰吾昔居滁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則指點致良知功夫學者眞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澈是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於動靜也洪既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于正德辛巳年蓋先師再罹寧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爲一快先師嘗曰吾

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起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真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體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復楊斛山書

來教承舉無善無惡與感物而動二言之疑如兄所辯更復奚詞竊意先賢立言各有所指於人所不疑之中發其疑端正欲使人反思而有得耳千古聖賢立言人各不同夫豈不欲相襲成說以一人之聽聞大抵皆因時設法自不能以盡同耳雖曰因時設法此心之體本來如是未嘗有所私意撰說其間以苟一時之效也以兄之高明少離成

說精研此體於湛寂之地必有超然獨悟沛決江河而莫之能禦者矣如以辭而已矣則如所舉數條前人論說既詳信而無疑矣又何必為是殊方之論以起紛紛之辯邪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又為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聰之不可先有

于染也目無一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
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
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
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
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
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
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
子之前先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邪抑

虛靈關發其機自不容已邪目患不能明不患有
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聽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
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
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
也其感也無常形其應也無定迹來無所迎去無
所將不識不知一順帝則者虛靈之極也赤子匍
匐將入井自聖人與途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
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途人未嘗減也但途人擬
議於乍見之後已滲入於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

乍見之發豈非生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滲入之私
豈非蔽於擬議之後邪然則途人之學聖人也果
憂怵惕惻隱之不足邪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
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程子曰君子之學莫
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夫所謂廓然者不蔽
其虛靈之謂也虛靈之蔽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
之念先橫於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
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保四海自孩提
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於外而

本來真體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人一以至己
百人十以至己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真體之
上固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
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聰明不足以盡聖人之知見
倀倀焉求索於外假借影響測憶之似自信以爲
吾心之真得是勝其目以擬天下之色塞其耳以
億天下之聲影響測億之似拘執固滯之迹遂足
以塞吾虛靈之真體凝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
也益遠矣鑑之照物而天下莫逃以妍媸者以其

行之於物而天下[illegible]以其[illegible]能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illegible]能齊天下之妍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先存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絪縕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為太虛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

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逝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思萬慮雖謂之何思何慮亦可也此心不可先有乎一善是至善之極雖謂之無善亦可也故先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是對後世格物窮理之學為先乎善者立言也特因時設法不得已之辭耳然至善本體本來如是固亦未嘗有所私意撰說其間也告子以性為無善無不善並其認義為外

認性[illegible]守其空寂之虛體而絕不動以遣[illegible]之效內外兩截已失至善之體矣非先師立言之旨也感物而動之動即動於欲之動非動靜之動也動靜二字之義有對舉而言者亦有偏舉一字而二義備者周子主靜之靜是兼動靜而言也其自註曰無欲故靜夫無欲故靜是有欲即動也動則失其至靜之體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靜一言已盡夫性體寂感之理感於物而動是動則失其至靜之體決於欲也故程子曰人生而靜

已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矣謂求其性於既動之後非性之真也故靜之一言實千古聖學之淵微然非精凝湛寂自得於神領獨悟之中者未易以言說窮也洪之得於所聞者若是然先師去我久矣亦不知昔日所聞者果若是否耶姑據此心以求正耳幸賜裁教不吝往復至愛至荷

與趙大洲書

洪昔幸侍末議請益繼遭罪難頗覺有所省悟思出而就正左右兄又先弟遠去矣忽忽歲月會晤

無斯耿耿中夜何有窮已洪賦質魯鈍向來習未除誤認意見爲本體意見習累相爲起滅雖百倍懲克而於此體終隔程途無有灑然了徹之期擔閣歲月渾不自知上天爲我憫念設此危機示我生死眞境始於此體豁然若有脫悟乃知眞性本來自足不涉安排徵之於事始覺無處可能始覺有才可竭昭昭哲訓不我誣也但舊習尚熟或時怠緩便會攙入從此兢業保持日消月化庶可免於大惡耳向承指示想只在此洪愚未能領受

今亦不能記憶正有可質人遠日疎安得不切縈縈也邪吾人雖出處殊時南北異路皆謂了此大事出世望諸兄大振法門主張道脈以幸斯世更望時賜敎言啓我癡索顒俟顒俟是月陳明水來自臨川會於天眞龍谿念菴南山鹿園俱從荊川期會合弟行併此附告

復袁文輝屠淳卿高國重房毅氏書

獅巖夏會諸君書來見朋友雖不能如期翕聚其中二三君子向裏眞切問辯詳審若此則知葉落根存生意凝固種而復生條幹頎可想也喜慰喜慰學問功夫只求自盡朋友聚散未足爲慼但自已一人志定功勤同志自相觀而起況二三諸君已同德乎覺卽是善不覺卽是利此是千古夢覺關人於一日之間雞鳴而醒目卽見物耳卽聽物心思卽思物無人不然但主宰不精恍惚因應若有若無故遇觸卽動物過卽留雖已覺與猶爲夢晝見性之人眞機明察一醒卽覺少過不及覺早反亟明透之人無醒無覺天則自著故耳目聰明

心思睿知於遇無觸於物無滯少偷而天下之理得矣善利之辯此爲未知學者分辯界頭良知旣得又何擬議於意像之間乎此中機緘愈密則愈微愈精則愈微纔著擬議便涉安排毫釐間隔千里殊途在諸君默而識之言語非所及也

賀程後臺序

三代而上無講學之會師友之道寓於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間其爲教也素明甘學也有本故自灑掃應對以至詩書禮樂無非教自順親敬兄以至經世贊化無時非學自閭閻袵席比閭州黨以至宗廟朝堂無地非會故雖無講會之名而有講會之實後世士之所趨日流於富貴聲利之習而道德性命之理日微任道者憂之乃出而綱

紀道脉指悟人心而四方同志翕然歸德故鄉[illegible]濂洛而降天下始有講會之名矣吾師倡明大學宗旨數十年來四方同志講會日博有司之良任風化之責者又能爲之興饒廣齋舍以作成之夫學莫難於虛已教莫切於身率道莫大於同善後學率且三者以先多士又豈待勸之而後從令之而後行哉充是不懈雖使師友之道浸入於比閭山谷靡不孚被可也觀於鄉而見王道之易易學爲此生大快也邪

賀黎蚊池序略

世之論學者謂學非敏穎則契悟不速非篤實則操履不堅二者毋病于不能兼此中行之所以難也噫此以氣質言性非性之眞也性也者繼天之命人人之所同知而同行者也其體也虛而寂而未嘗離乎人情庶物之感也其用也順而則而未嘗不本於念慮之微也故自蒸民之不識不知而帝則昭察焉故不事契悟而常自明自孩提之愛親敬兄而仁義達之天下焉故不事操履而常自

行在知性者順而率之無間於欲焉已矣彼恃敏穎以爲知者執言詮爲了達是以知解見性非自然之良知也恃樸厚以爲質者執持守以爲功是以刻意爲行非自然之良能也故美質可恃而不可恃至道可得而不可聞噫非古之知性者其孰能辨之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覺義西渡錢塘將北迎殺者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廣聞之且喜且疑即日迎至蘭溪傳聞已逝相顧駭惰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於江西之南安舟殯悄絕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留舟弗能前相向南望而哭天乎何至此極耶吾生如何俾吾儕將何益于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贖而願委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莫能興除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天實爲之奈之何哉斯道聯寘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發其秘同志相承日乎以博乃有今月亦云兆矣　天子聖明注眷月殷在朝諸老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升則未盡之志當更展矣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漸衰天道之秘既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乎豈觀孔孟以莫

不得行其道孔孟之不得行其學者亦無不也今行君矣而又若此果何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覺義各以所見求一懼遠離之無且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爲究極其說由是退與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方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孰意嚴灘遂爲終身永訣地乎夫子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爲生耳何使吾人惘然罔罔如夢如醉以生于世用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于此焉吾何以生爲哉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爲哉嗚呼命也天實爲之奈之何哉所幸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錄有文錄有詩錄有政事錄亦足尚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

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諸吾夫
子遊處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
侄子姓及我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夫
子之志尚望同志愛念根本之地勿爲遐遺乃大
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
世者無他亦以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
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情
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
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能必

居三年亦肯間相一聚以展幾相期於成乎踰月
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徧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
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
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復遣人一來使夫子教言
不至漫逸且以驗朋友之進足爲不肖者私淑也
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孤以陳告惟同志
憐念

書徐調元卷

楚人有夢獵者誤入虎穽機發檻落四附如鋼幽
囚僂攣伸蹐不掉外有豺貙吽哮之恐內有陰
鬼瞯之怪憂愁偪抑不知所出乃大呼而醒覺也
噫吾觀今之求富貴聲利者非皆夢穽也邪憂愁
偪抑覺矣有焉夢不覺則穽不出覺則無夢無穽
無夢無穽與自夢自穽相去奚遠哉覺與不覺之
間耳不求而自得者天之性也富貴聲利四者非
性也定命於冥漠其來儻然也其去儻然也一入
於意務求必得是役智於無益攖情於妄希挾其
所本無者以累其所本有者寧非大夢也邪徐子

調元嘗從東廓子遊札其晤語以歸有曰富貴聲
利者居庸關也過則夏不過則夷徐子歸樓於震
澤之陂三年得夷夏之辨焉尤患居庸之未過也
後見緒山子而請其方曰嘻子豈夢居庸關邪居
庸能限人南北乎哉子夏人也又奚以夷憂毋亦
自崇其墉自列其限以自穽已矣墉不崇限不列
則關不夢夷奚有焉徐子力學有年嘉其夢之將
覺而或未之知也故又示以楚人夢穽之說

王門宗旨卷之十終　　山陰王應遴希校

王門宗旨卷之十三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旴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龍谿王先生語抄卷之三

答問

答梅純甫問

純甫梅子問狂狷鄉愿之辨

先生曰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又思及于狷若鄉愿則恶絶之甚則以爲德之賊何啻九牛毛而已乎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卽爲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辦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于道知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

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汚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旣足以媚君子好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譬如紫色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更覺光彩艷麗苟非心靈開霽天聰明之盡者無以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夫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脉全體內用不求知于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于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

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學術邪正路頭分决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爲是陷于鄉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學取聖人轂套尚有未全不至做成真鄉愿猶有可救可變之機苟能自返一念知耻卽可以入于狷一念知克卽可以入于狂一念隨時卽可以入于中行入者

主之出者奴之勢使然也顧乃不知決擇而安于其所惡者不安于其所恐者亦獨何心哉

與陽和張子問答

問良知不分善惡竊嘗聞之矣然朱子云良者本然之善恐未爲不是繼之者善孟子道性善此是良知本體願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即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即致良知也學者工夫全在于知善知惡處爲之力去之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必求自慊而後已此致知之實學也若曰

無善無惡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恐鶻突無可下手而甚者自信自是以妄念所發皆爲良知人欲肆而天理微矣請質所疑

先生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善與惡相對待之義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也性有所感善惡始分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致其本體之知去惡而爲善是謂格物知者寂之體物者感之用意者寂感所乘之機也毋自欺者不自欺其良知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良知誠切無所作僞也眞致良知則其心常不足無有自滿之意故曰此之謂自慊纔有作僞其心便滿假而傲不誠則無物矣知行有本體有功夫良知良能是知行本體願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是指功夫而言也人知未嘗復行爲難不知未嘗不知爲尤難願子心如明鏡止水纖塵微波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待遠而後復所謂庶幾也若以未嘗不知爲良知未嘗復行爲致良知以知爲本體行爲功夫依儞是先後之見非合一本旨矣不思善

不思惡良惕之說予嘗有書商及此事今述其大畧以請彭山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不以鏡惟水亦然夫人心無方體與物無對聖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比而論也水鏡之喻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無迹過而不流自妍自媸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爲未嘗有欲也着虛之見本非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着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吾儒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爲物以警

惕所主變化者也所然是主宰之無消息當以為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主自然警惕將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謹落兩邊見解夫學當以自然為宗警惕自然之用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真警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豈可以先後而論哉慈湖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為不是蓋人

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變化意根於心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無有起作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艮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也可細細参玩得其警惕自然之旨從前所疑將不待辯而釋然矣

問孔子教人每每以孝弟忠信而罕言命與仁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但以規矩示之使有所執持然後可以入道大匠教人必以規矩若夫得心應手之妙在乎能者從之而已一□之傳□□則由下無門也今良知之□不□人而語之吾道不幾于藝乎且使學者棄規矩而談妙悟深為可憂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然得手應心之妙不出規矩之外存乎人之自悟耳孝弟忠信是孔子教人之規矩孔子自謂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而學以忠信為主本以此立教亦以此徵學然孝弟忠信夫婦所能及其至聖人所不能費而隱也孔子之學務于求仁今日之學務于致知非有異也春秋之

時列國分爭天下四分五裂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以求仁立教自聖學失傳學者求明物理於外不復知有本心之明故以致知立教時節因緣使之然也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即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謂悟也中人上下可語與不可語亦在乎此夫良知之旨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非有所加損也夫道一而已矣孔子與門弟子言未嘗不在于一及門之人篤信莫如曾子穎悟莫如

子貢二子能傳師教故于二子名下標示學則以
見孔門教人之規矩非曾賜以外無聞也孔子告
曾子以一貫及其語弟子則示以忠恕之道明忠
恕即一貫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性與天道孔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
之異耳棄規矩而談妙悟自是不善學之病非良
知之教使之然也

答南明汪子問

問書曰作聖詩云無邪貴思尚矣而易繫亟稱

無思無爲何思何慮孟子揭良知以明仁義亦
曰不慮而知夫知以不慮爲良則思爲無益矣
禪家六行其一思惟似亦未嘗廢思也顧其上
乘不可思議即一念起不啻千里失之此與孔
孟之指同歸而詩書騃矣吾道一而已矣即佛
氏亦以不二爲法門第折其衷如之何其致一
也

孟軻氏曰心之官則思以思爲職而得失係之故
曰思者聖功之本書曰思作聖言思之本於睿也

詩言思無邪言思之本於正也思側則亦邪矣
易之繫曰何思何慮又曰易無思也若與詩書語
氏之言相背而馳此千古不決之疑案學者將何
所取衷哉昔上蔡問於伊川曰天下何思何慮伊
川曰有此理却說得太早繼而曰却好用功則已
覺其說之有未盡矣堯夫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
纔被鬼神覷破便是以爲修行無力然則未起之
思慮將何如也夫何思何慮非不思不慮也所思
所慮一出於自然而未嘗有別思別慮我何容心

焉譬之日月之明自然往來而萬物畢照日月何
容心焉旣曰何思何慮又曰百慮而一致此即伊
川所謂却好用功之意非以效言也無思者非不
思也無思而無不通寂而感也不思則不能通微
不通微則不能無不通感而寂也此即康節所謂
未起之思慮起即憧憧也自師門提出良知宗旨
而義益明良知之思自然明白簡易睿之謂也良
知之思自然明通公溥無邪之謂也惡能曰不思
善不思惡却又不斷有思想此上乘之學不二法

門也若以輪則爲彝聞之斷見矣夫良知不學而知卽一念起千里失之此孔孟同歸之指而未嘗發於詩書者也會須大徹大悟始足以破千古之疑而析毫釐之辨也

問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堯舜文周由此其選後之戒愼恐懼死然祖述憲章顧孔氏疏水忘憂顏子簞瓢不改卽曾子春風沂水獨當聖心蓋其樂也濂溪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孔顏之樂雖曾點猶然以見大與之近世宗儒亦往往務

自得而求真樂夫懼與樂皆情之一也未發而有所中之謂何說者謂未得則懼得則樂之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堯舜文王周公之聖一無所得而孔顏顧自滿假邪乃今專事戒愼恐懼洪矜持語樂而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則蕩要之無兩可者也願聞其方

樂是心之本體本自活潑本自脫洒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洒之機非有加也戒愼恐懼是祖述憲章之心法孔之疏飲顏之簞瓢點之春風沂詠有當聖心皆此樂也夫戒愼恐懼非是矜持卽堯舜之兢業不覩不聞非以時言也卽吾心之本體所謂修道也戒愼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是合本體功夫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懼與樂非二也活潑脫洒由于本體之常存本體常存由于戒愼恐懼之無間樂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非蕩也樂至于忘始爲眞樂故曰至樂無樂濂溪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必有所

指明道鳶飛魚躍與必有事同一活潑潑地不悟只成弄精魂其旨微矣

問繼善成性易言之後世之論性紛紛矣豈非見下愚不移者多而言然耶見孺子而惻隱見委蛇而有泚則性善之說不辨自明而陽明先生又謂無善無惡者性此與性無善無不善者何異豈以繼言善便有不善未免滯于一偏故混言爲是而孟子性善之說亦有所不得已而姑爲救弊之言耶若是則無善無惡者性與性

者不善[illegible]也然否
王子述性善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言人性本善
非專為下愚立法先師無善無惡之旨善與惡對
性本無惡善亦不可得而名無善無惡是為至善
非虛其滯於一偏而混言之也孟子論性莫詳於
公都子之問世之言性者紛紛不同性無善無不
善似指本體而言性可以為善為不善似指作用
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似指流末而言斯三者各
因其所指而立言不為無所見但執見不忘如群

盲[illegible]象各得一端不能覩其會通同於日用之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
愚不移二言又孟軻氏論性之本也至于有物有
則徵于烝民之詩孔子說詩之義斷然指為性善
說者謂發前聖所未發亦非姑為救弊之言也而
諸子之議乃謂性本無善無不善既可以言善亦
可以言惡有善有惡亦可以言善惡混而性善之
論若有時而窮大都認情為性不得孟子立言之
本旨先師性無善惡之說正所以破諸子之[illegible]

而歸於大同[illegible]心也

與存齋徐子問答

徐子曰鏡體本瑩故黑白自辨若鏡為塵垢所
蔽須用刀刮磨以復其本體刮磨正是致知工
夫苟執非樹非臺之說只懸空談能辨黑白恐
終無益而即其談處先已落想像推測日汨沒
於識而不自知矣

先生曰致知正是去垢工夫不落想像推測若我
公見教誠後學通病不可不深省非樹非臺不是

[illegible]便休然須認得本來無物宗旨自無塵埃可
惹終日行持只復此無物之體若此外加一毫幫
補湊泊終日勤勞秖益虛妄而已

徐子曰見教終日行持只是復此無物之體甚
善蓋工夫本體原非二物故無二用若以工夫
可無則本體畢竟不可復而當應用之時不免
求助於幫補湊泊矣

先生曰某不是謂工夫為可無良知不學不慮終
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

之徹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然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語

答五臺陸子問

萬曆庚辰春先生遇五臺陸子於嘉禾舟中謂曰八十老擬生死一念比舊較切究明此學共證交修同心之願也陸子因舉大慧謂若要徑截理會必須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頭得這一念子嚗

地折爆地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將妄想顛倒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底心一時按下只以話頭爲拄杖不得將心等悟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緣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不得颺在無事甲裏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用之無聊賴時莫怕落空能知得怕者是誰心頭熱荒荒轉覺迷悶到這裏却是好消息不得放欲提

提撕來提撕去忽然啐地一聲便見斷斷也此是大慧老婆心切拖泥帶水破生死之利刀舍此更無可用力處先生曰予往曾以持話頭公案質於先師謂此是古人不得已權法釋迦主持世教無此法門只教人在般若上留心般若所謂智慧也嗣後傳教者將此事作道理知解理會漸成義學及達磨入中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從前義學盡與刊下傳至六祖以後失其源流復成義學宗師復立持話頭公案頭在八識田中如嚼

鐵酸餡無義路可尋討無知解可湊泊使之認取本來面目圓滿本覺真心因病施藥未嘗有實法與人善學者可以自悟矣先生因扣陸子看話頭與致良知公案是同是別陸子曰若要了生死必須看話頭若只守定致良知再得八九十年也了不得先生曰此[illegible]吾心也今將先師知之一字作趙州無事話頭日用應[illegible]時不昧此一點靈明不作知解想不作道理會[illegible]上繫根亦不作玄妙領略此便是了了[illegible]宗派否陸子曰

公曾不得致良知四五十年精神流注在此已有師承且了世間法幹經世事業若要了生死出世間事必須看話頭方是大超脫然當二者不相和會君請擇於斯二者先生曰世出世法本非兩事在人自信自悟亦非和會使之一也若教誨我致良知功夫欠誠一真切未免落知解涉幾路未能脫得凡心尚以分別為知未曾復得無知本性不敢不自力若要舍致良知另看箇無事話頭真是信不及且持話頭只為要見般若本覺真心良知

即是智慧無有二法若教舍了良知所持又何事耶陸子因請問致良知功夫先生默然良久曰子信得良知未深不曾在一念入微切己理會故以為有二法且子自信看話頭果得專精綿密無滲漏否今年已六十亦該着緊時候可得時刻堅持打成一片精神融結無間斷否一切凡心習氣之萌能以無事話頭頓放在何處若以為功夫未熟還須從根上究竟光明種子以求全體超脫未可專以熟不熟為解也金剛般若有四相有四病妄

認四大為我相辨我彼他為人相所憎為衆生相所愛為壽者相有作有止有任有滅為四病四相不出人我愛憎四病不出有為能所凡動氣時皆是我相未忘未離四病學道人未了公案古云打破虛空為了當不可以不深省也先師良知兩字是從萬死一生中提掇出來誠千聖秘密藏善學者自得之可也陸子曰宋之儒者與道於濂溪明道只在人天之間亦未出得三界欲界為初禪色界為二禪無色界為三禪雖至非非想天尚住無

色界內四禪始為無欲阿羅漢始出三界天人不足言也先生曰此事非難非易三界亦是假名總歸一念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境緣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出此則為佛乘本覺妙明無俟於持而後得也先師謂吾儒與佛學不同只毫髮間不可相混子亦謂儒佛之學不同不可相混其言雖似其指則別蓋師門歸重在儒子意歸重在佛儒佛如太虛太虛中豈容說輕說重自生分別子既為儒還須祖述虞周效法孔顏共究良

知宗旨以篤父子以嚴君臣以親萬民普濟天下紹隆千聖之正傳儒學明佛學益有所證將此身心報佛恩道固並行不相悖也

過豐城答問

先生過豐城訪見羅李子其兄勵齋與胡可平謁先生宿於舟中各陳所見勵齋謂靜中覺有怡然和適之意及至動應便覺有礙不能適適可平謂時常應感行雲流水若無礙相及至靜時便覺茫蕩無主不見有寂然氣象先生曰二子用功動靜

二境受病煞不同正好相資爲益靜中怡然順適只是氣機偶定非是寂然之體須見得寂體是未發之中方能立大本方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學須有主方能順應可平原從見上承領過來未曾理會得寂體真機行雲流水亦只是見上打發過去不曾立得大本所以不免茫蕩應用處終是浮淺古人溥博淵泉爲恭氣象原是吾人本領功夫此處得個悟入方爲有本之學不然只成弄精魂汝吾至請曰亮最初從事養生術後聞同志講良知之說始有至於聖學平生頗守道義畏名節未免依傍而行不能放手纔不照管更落茫蕩時時照管意思未免沉滯無有超脫之期如何則可先生曰此總是致良知功夫未得下落有諸己謂信良知是天然之靈竅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爲自見天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吾人不守道義不畏名節便是無忌憚之小人若於此不得轉身法纔爲道義名節所拘管又豈是超脫之學嘗謂學而有所忌憚做

不得真小人爲善而近名做不得真君子若真信得良知過時自生道義自存名節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養生家不超脫則不能成丹吾儒之學不超脫則不能入聖子勉之而已是夕見羅自省趣歸聞先生已入省復亟趨南浦相會曰自陳日來用功請正先生曰吾子氣魄大擔負世界心切與衆人瑣瑣伎倆自不同但未免爲氣魄所勝功夫未能時時入微相別逾年意思儘沉寂功夫亦漸細膩既得翹了諸同

志相觀相屬互相鞭策一日千里當有至也矜矜
相未忘到底不忘照管永無超脫之期懸崖撒手
直下承當若撒不得手捨不得性命終是承當未
得在試相與咨嗟之他日再見有以復我

自訟問答

或曰子之自訟以所蓄爲外物不以動心似矣若
累朝誥軸列祖神廚圖書典籍及陽明夫子遺墨
乃人倫之所重人道之所珍未可槩以外物少之
也予曰然　誥軸者祖父相傳之告身君之寵命

敢不貴乎昔者孔氏世有明德三命滋益恭矜洋
於孔子孔孫傳世千百年未艾者乃其世德之積
慶未必專以三命存亡爲輕重也於此輕一分便
是慢君之心於此重一分便是徼寵之心此可爲
知者道也士夫告身贇以傳後子孫不肖不能自
守至有鬻爲衣食之資者所貴果安在哉神廚被
燬誠爲不幸古有造室新主之禮宗嗣苟完奠主
妥靈亦以逭不孝之罪也圖書典籍學問筌蹄累
業亦誠一劫灰散固爲可惜自念衰年精力無多

豈[illegible]況別有用心處非復守書冊記故事之
時或者天意假此以示至教未可知也唐虞之朝
所讀何書魚兔苟獲筌蹄可忘於此矜得透放得
下得其不可傳之秘六經亦糟粕已耳先師墨寶
一字千金神龍之遺爪也愛惜之意豈與人殊因
念至人心畫原從太虛中來至寶鬼神所護不能
久留於世復還太虛亦是常理古德傳授有得其
皮者有得其髓者爪亦皮耳果能其髓何惜其他
若徒以爲墨妙襲而珍之則與玩器等耳奚足多

或曰多口之憎聖賢所不免子務自反不以人
言爲非可謂得止謗之道矣學術不明交道日衰
世人不肯成人之美不信其心而疑其跡使爲善
者懼可爲世道惜也予曰不然心迹未嘗判迹亦
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昔有士人謗先
師以爲雖講道德只做得功名之士先師聞之曰
此士人非謗我乃見稱也古之人志於功名則不
動心於富貴予雖日講聖人之學少有不謹陷落
富貴之念或時有之況功名乎蓋其心尚有所未

能信也自信此生决無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决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不肖今日自反亦若是多口之憎正吾求以增益之地豈敢以爲謗而止之也若夫學術不明世之學者未免以彌縫影響爲是非故流易疑交道日衰相與者不肯原其心而徒泥其迹故謗易興此誠可爲世道惜也昔者鮑叔之知管仲分財多而不以爲貪謀事不中而不以爲愚戰敗而不以爲怯受

辱而不以爲無恥益信其心也故曰生我者父毋知我者鮑叔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豈易易者哉在不肖惟有自反益求自信以守師門家法不敢以此望於人人也

或曰子之自訟切切以禍福爲言殆爲常人立教之權法聖賢之學無所爲而爲恐不專以禍福爲警肆也予曰然聖賢之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之情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之學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跖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無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爲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爲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

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噫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

答李克齋

承兄慰存痛苦之情藉以少舒江行亦漸遣釋默默哀苦中悟得自己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着況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箇完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揀些好題目做包裹

周旋討些便宜挨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做個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籬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徹髓潔潔淨淨無些覆藏無些陪奉方有箇宇泰收功之期吾人今日之學欲求取信于天下須從自家信起暗室之內勿謂人可欺鬼神時時照察若自己處心積慮一毫有愧於鬼神便是自欺縱使要討世間便宜鬼神豈能算帳不由人討得鬼神與人幽明只一理欺不得巳便是欺不得人自己信不過欲求人之信巳譬之身入鮑魚而欲求人以芝蘭親就不可得也不肖賴天之靈偶然得箇悟入故深信不疑以為千古絕學庶幾有在於此不惜口業每每與諸公一談以盡交修之懷非不自量也若不是自己真有個悟入處雖盡將先師口召言句一一抄謄與人說祇成剩語祇已誑人罪過更大以其無得於巳也諸公果肯信不肖之言不為虛妄只當聽信先師之言一般還須轉箇關捩子默默體悟方得相應若只以世間包裹陪奉心腸便欲承當此件事

譬之懦夫擔負九鼎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勝任也

與李克齋

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着念認為巳物方是超外物大丈夫公餘不妨與諸公時時覓會究明此件事此件事原是為自己性命教學相長不是立門戶了故事做的老師一脉僅存如綫望兄出頭擔負從心悟證從身發明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與吾黨作榜樣不徒氣魄承當而已也

與潘水簾

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粮不可一時不究察但其間煞有機竅若不得其機不入其竅雖終日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司馬君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夷豈非世間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每孜孜於心時常念個中字未免又為中所縛其擬玄作潛處亦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若悟

得時中不得為應一行者反身而求無不具足時
時慊於心是謂集義所生孔孟家法也自古聖賢
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亦容有之未見行
不著習不察未爲聞道以其未悟也陽和謂予曰
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謂
詭口周孔身韋縫而行商賈是之謂僞繇詭與僞
之過而遂以爲學可不講友可不會獨學自信冥
行無聞是之謂蔽間有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
爲躬行君子安於小成而不求上達是之謂畫茲

四者病雖不同其爲無得于學均也陽明先生云
心之良知是謂聖揭出致良知三字示人真是千
古之秘傳入聖之徒徑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爲
物欲所遷意識所障盡猶廣大天下之能事畢矣
某非私一陽明先生千聖之學脉的然在是不可
得而異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者矣

與簡念齋

吾世丈深信先師良知之學一切應感能直心以
動不作安排否致知無巧法無假外求只在一念
入微處討真假一念神感神應便是入聖之機訣
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于心纔有億度便屬知
解纔有湊泊便落格套纔有莊嚴便涉氣魄皆是
義襲王伯誠僞之所由分也唐虞之時所讀何書
危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讀書爲窮理循
序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許程途揣摩依倣將一
生精神寄頓故紙堆中忘却本領工夫談王說伯
別作一項伎倆商量聯翁晚年亦已自覺其非矣
所謂君子之過聖賢之用心也先師信手拈出良

知兩字不學不慮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
宗傳也邇者撫按運疏申舉先師從祀已蒙乎泉
宗伯題請荷　聖旨命九會議近今未見題覆吾
世丈既已深信其學又當可爲之時會須明目張
膽一陳昌言使此學曉然光顯于天下已信者益
堅其信心未信者漸釋其疑慮使忌者献誠慢者
致恭所謂萬代瞻仰清明一盛事也夫學有嫡傳
有支派猶家之有宗子與庶孽也良知者德性之
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明時所照然識心通顯

[illegible]之所謂效傳也參學而論日方問[illegible]日所謂之不能自信其心子貢子張所謂支派也蓋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多識者所以蓄德德根于心不由多識而始全內外毫釐之辨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沿流至今非一朝一夕之故先師所倡良知之旨乃千聖絕學孔門之宗子也漢唐以來分門傳經訓詁註述之徒所謂廡啓者卬然列于廡下而為宗子者尚泥于紛紛之說不得並列于俎

豆之間以承繼述之重旨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向來奏諫言事者每以薛文清與陽明先師並舉從祀說者為文清之學舉世皆以為是而陽明尚有議而非之者又之以待其定夫丈夫蓋棺事已定矣何待于又若以是非之有無為高下恐非所以上人品而明學術也自良知之學不明于世人人失其本心未免以毀譽為是非是其所非非其所是終有之矣是非者好惡之所從出也孔子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徒以毀譽

世有目忍宗傳以虛為媚是非無從而明者則流血以為常良知者是非之則千聖相傳真滴血也人品之高下係學術之邪正學術之邪正係吾道之盛衰吾道之盛衰係世運之污隆此在當局諸公主持世教之責非區區阿好所得而私也

答趙尚莘

所示日來工夫想見兒日用行持煞肯用力煞肯參究此中正好商量嗜慾深痼割情極難此已六

句道盡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為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為主宰須信種種嗜欲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為鍛鍊若不信得過些子只在二見上湊泊支持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免階洛兩[illegible]只為未得應手則一而已

來教謂道理本來具足起心求之而愈遠放下即是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齋戒神明洗心退藏此也所見彌近然亦從耳根入來終費許多擬只今且道所起是何心所放是何事行乎其中是何物所齋戒所退藏是何行持若是真悟溟言下便須了徹才涉商量卻去久矣來教疑致知反在格物之先夫先師格物致知之旨本無先後致知者致不學之知是千古秘密靈明之竅格物者格見在之物是靈明感應之實事故致知在于格物則知非空知格物本于致知則物非外物此孔門一貫之旨無內外無精粗而不可以先後分者也世固有以明心見性為致知者矣而遺棄人倫物理則真性便有不遍之處是謂落空亦有以窮至物理為格物者矣而以知識為知反在事物上求箇定理則內外便成對法是謂玩物二見紛紜而聖學始亡道之不明于世有自來矣

答羅念菴

讀來教知日來于此事件殺有著落吾道何幸但此中不可生說解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曰吾惟于此處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為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二見固知吾兄見處圓融雖精神著到而不著一物然纔有執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比之流轉馳逐雖有不同其為未得究竟法則一而已兄且道孩提精神曾有著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握固會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適忘于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

與羅念菴

兄見在行持曲盡物理已知不落格套誠經綸之實際但云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尚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或亦矯枉之過也[illegible]若不[illegible]察于

[illegible]術主腦毫釐之辨關涉不小故復以請正于
左右當在所諒察也

答耿楚侗

謂喜怒時更有不遷者在是皆未悉區區所論不遷原旨先師謂顏子不遷有未發之中始能此亦權法夫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爲本體與已發相對則成二本矣良知知是知非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義非以爲從無

是無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至于惛惛憧憧也不肖之意亦非欲人極深一步須會不識不知良知之體本來如是非可以深淺高卑抑揚而論也不達此一關終落見解分疏終未歸一辟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即是無往無來若謂有箇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

與馮南江

吾兄處困園中三年於茲動心忍性必有增益

[illegible]其[illegible]竅要不過一時遊[illegible]之[illegible]人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南山嶺以此病兄過矣所之所未滿于兄者即不在此夫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亦不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吾人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一生精神命脈盡皆歸嚮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愧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此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跟一切務外好名凡情習態全體斬然放下一

毫不使營絆胸中始爲有用力處若從氣魄上馳逞氣魄上湊泊想像聞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緣皆非所謂自得也吾兄見在自信覺果何如吾觀兄精神似不受困然尚浮而未實也悟入處不爲無見然尚涉於億說未免開闔度小辭氣容貌若能脫洒無累然未能凝定沉和翕斂發散多從作意爲之未見天則也審若是則其所謂自得者得其似而已素位實際未得相應審若是則其所謂增益者只在皮膚影響之間不過

於前病上添得一層粉飾[illegible]或未止此也夫以吾兄如許聰明如許力量於聖賢路逕如許信受天之所以玉成於兄者何如四方同志所以繫望于兄者何如先師拳拳所以注念於兄者何如兄之自待自怨乃止若是是以隋侯之珠而彈雀持千鈞之弩而發機于鼷鼠也豈不重可惜哉

復顏冲宇

所論我 朝理學正傳惟薛文清陽明先生二人

文清之學切問近思似曾參陽明之學直截簡要似曾點千聖學脉自有真正路頭在于超悟文清只是敦行君子與曾參之唯非同科先師龍場一悟萬死一生中磨煉出來蟲蟲地一根真生意千枝萬葉皆從此中發用乃是千聖學脉世謂點之學不如由求赤此後儒臆見非通方之論也堯舜事業蕩蕩巍巍莫非道心發用之實學所謂一根真生意非待作爲而後有也充曾點浴沂之見便是堯舜氣象由求赤詎可同日語哉顏子歿而聖學亡元公獨得千載不傳之秘明道伊川再見茂叔有點也浴沂氣象此學脉也愚謂我 朝理學開端還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從靜中養出端倪猶是康節派頭于先師所悟入處尚隔[illegible]此須面証然識非言說可盡也學以見性爲宗若見得性之全體所造自別亦存乎心悟而已

與沈鳳峯

我公天性純篤雖處高年未失赤子之心只此便

是道根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且道赤子喜便嘻嘻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嘗留滯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我公具如此道根未能超凡入聖只是信此未及未免行不著習不察自壯至老未能超然只尋常挨排過了若信得此及只從道根真生意培植長養將去自當有水到渠成時候

答王鯉湖

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強制之而後念又復

前此却是滅東生西之病聖門慎獨宗旨當不如是夫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辟之清淨本地不待洒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愼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在明道所謂明覺自然慎獨即是廓然順應之學悟得及時雖日酧萬變可以澹然無一事矣然此却非知解意識所能揣擬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是任麼

念頭于此勘得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

答李漸庵

吾人此生幹當無巧說無多術只從一念入微處討生死全體精神打併歸一看他起處看他落處精專凝定不復知有其他此念綿密道力勝于業力習氣自無從而入雜念自無從而生此是端本澄源第一義所謂宗要也若持念不堅散緩浮動道力爲業力所勝強勉支持襍念遏而愈增習氣廓而愈擾所謂泥裏洗土塊更無有清脫時也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在相勝之機存乎一念覺與不覺耳不覺則非持即散纔覺則我大而物小內重而外自輕此持衡之勢也區區晚年行持于此頗有證入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任之而已

易曰貞吉悔亡悔生于動自信良知直心而發天則在我是謂貞吉而悔亡譬之日月之明自有往來未嘗有所動也纔涉安排即爲憧憧萬起萬滅衆欲相引而來是爲朋從爾私非自然之往來也試於默坐反觀時密加體究動與不動只從一念

入微處决之此乃本心寂然之靈樞非可以意識承領而得孔氏云未知生焉知死此是究竟語非有所未盡也吾人生於天地間與萬緣相感應有得有失有好有醜有稱有譏有利有害種種境界若有一毫動心便是臨時動心樣子一切境界有取有舍有欣有戚有一毫放不下便是臨時放不下樣子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非有二也于此參得透方爲盡性方爲立命方是入聖血脈路若不從一念微處[illegible]判決未免求助於

上目聦也凡謂知之一字云[illegible]
之門知不自得手隨人妍媸止是口舌上功果誠
然誠然良知虛體不變而妙應隨緣玄玄無轍不
可執尋淨淨無瑕不可汚染一念圓明照徹千古
遇緣而生若以爲有而實未嘗生緣盡而死若以
爲無而實未嘗死通晝夜一死生不墜有無一見
未嘗變也惟其隨緣易于憑物時起時滅若存若
亡以無爲有則空裡生華以有爲無則水中撈月
臨期一念有差便墮三途惡道皆緣應也自其不

言之凡即爲聖自其隨緣言之聖即爲凡冥修
密移次諸當念入聖入凡更無他物不可不慎也
凡謂知上加一致字在曾子已屬葛藤前所見教
亦不願領可謂自信之過矣古人立教皆爲未悟
者設不得已而有言若論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汚
染何須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
經亦爲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
着言與聽也哉夫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答有思
可得到爲六經散爲百行極施色色可倪可像所

謂顯也父母未生以前玄玄淨淨言思路絕不可
執尋不可汚染所謂密也不別顯密之機不墮於
相則淪于空非善教亦非善學也凡謂三十年盤
桓至此實有所見不是拾人剩語此段心肝惟翁
可與剖判不然幾枉過一生此悟後真實語不肯
敢謂凡未有所見自此以往工夫儘無窮尚須有
理會處不但已也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善才在文
殊會下已得根本智及在普賢會下遍參行門尚
被迷失辟之良馬之履康莊方是起脚第一步過

都歷塊尚涉千里程途遂謂然自信視千里爲咫
尺猶未免掠虛意思在非實際也凡自此能一切
差別景象不離當下因地一聲全體放得下全體
提得起掃盡意識情塵直至不迷之地所謂信手
拈來頭頭是道方許爲實得耳凡謂佛陀百千義
海教門正是法身中一帳簿直饒經綸盡大千世
界亦是腦後餘光此等見解從何處得來今既如
此勘破此後經綸事業又從何處下手方免濶迂
平地行船虛空走馬可與知者道不然又成戲論

參見教不肖八十歲餘今日不了何時了望求誠切愛我誠至敢不拜教古云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之人撒手同行披襟一咲直出天地之外登須彌山頂以望世間此世出世法無足而至無翼而飛誠非拏雲掣電手不足以了此一着期與兄終勉之耳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兄謂此一番悟是重生光景恐落窠臼亦欲掃除其信然也不肖亦曾記古德有偈云彩雲堆裏仙人見手把紅羅扇

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傍人手中扇且道與艷辭是同是別請細參之

與莫中江

此學未嘗廢聞見但屬第二義能致良知則聞見莫非良知之用若籍聞見而覓良知則去道遠矣顏子德性之知子貢多學之識毫釐之辨在孔門已然況後世乎吾人此生只此一事學未入穀終涉皮膚即今請究知與識何辨回與賜孰賢反諸一念之微細細別白所謂第一義者何在得個真

的路頭始會所已得者務求其所未得者教學相長日著日察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于師門庶為有補方不辜負丈夫出世一番耳

答孟會源

大學一書乃千聖心脉徹首徹尾徹體徹用只好惡兩字盡之吾丈將此兩字以為聖學之宗可謂一口道盡至博而至約者矣孟子論夜氣好惡與人相近正是指出良心本來真頭面箕子陳範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為王道錫民之極平旦虛明

之養養此而已皇極之建建此而已非有二也大學者大人之學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慎獨致知一循乎好惡之自然而無所作位育之微機也故自意身心以至國家天下皆以好惡發之首尾相承體用一源也中庸戒懼慎獨誠意之功莫見莫顯必有所感之物慎獨者正所以致知而格物也好惡本于性情無有作好作惡正是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未發之中正心之屬中節之和修身之屬致中和則本立而道行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

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王道備矣此聖修之極功大學之能事也後儒以誠意之前另有致知之功分知行爲先後則中庸由教而入者爲無頭學問將何所藉而從入乎吾丈謂格物致知原非缺漏無待于補可謂得其旨矣但謂明德是愼獨之功未與物接至親民始與物接似未免于分拆之過夫明德是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明德感應之迹正所以達其一體之用也聖人之學恒寂恒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豈限於物之接與未接乎大學論絜矩之道惟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所感之物也所惡於上下是謂良知毋以使下事上即是格物致知平天下之要本諸好惡好惡之真本諸良知而已大人事業可當兒戲惟丈其重圖之

與張陽和

區區近來勘得生死輪迴一關頗較明切皆從一念妄想所生道有輪迴便是覔空中之華道無輪迴便是撈水底之月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默契之可也

與李見亭

此行至吾丈全體擔荷隨上隨下隨閙隨忙學切切以發明此學爲事做個出世間大豪傑眼目前勘得破不爲逆順稱譏所搖脚跟下劄得定不爲得喪利害所動時時從一念入微齷齪主張討個超脫受用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着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着便是絶學無爲本色道人一入萬年更有何事區區日用行持亦只如此吾丈既生志向安身立命已無別路可走但日用應感尚涉悠悠欠發疑欠受苦進學全在疑大疑大進小疑小進不疑不進譬之行路既有必到長安之志纔舉足起途便有三叉路可疑疑了問問了又走不肯半塗而廢必到長安而後已若終日悠悠坐謀所適或雖行路而不肯發狠自由自在終無有到長安之期也吾人既在路上盤桓風波之逆順盜賊之縱横即次懷資之得喪困心拂意有多少苦在若是到長安之志不肯休歇境愈苦志愈

堅衡前月險求遂其志若欲自討安便纔遇些小
苦境便生退心亦終無得到之期也今者則何以
異此兄既要做千百年大豪傑不要只討見前寞
座快活受用内翰清高無留無難亦易養壞人有
志者當生懼心必須大疑大苦一番疑者信之因
苦者樂之基經此大疑沉着研究若無奏泊方能
有諸已而信不然知解儱侗而已受此大苦轉展
磨礲若無聊賴方能反諸身而樂不然情境假借
而已舉千鈞之閧者非爲獲不能勝區區於丈日

有望焉學問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纔一相離便
生枯渴此生可與性命相許者眼前幾復幾人種
種力行好事只是採得好題目做縱使文名蓋世
勳業格天轉眼便成空華若真爲性命只默默自
修自證以畢此生豈不以此而易彼也

與林益軒

承詢孔門可與共學之旨往復商究若有契于中
者非執事樂取人善不存畛域能若是耶夫有必
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人爲世情功利所

柔着自開方便門悠悠度日不肯出頭擔荷只是
無志總使要好亦只在世情功利上揀得些好事
去做且如守官清白豈非好事若未忘得富貴之
心汲汲然要求好聲好勳業只此便是功名之
心未忘得在此必爲逕人之志所以爲難能也吾
人今日且未說到可與權地位只可與共學亦未
易能若果可與共學從前種種世情功利熟路便
須頭頭斬斷一心一意只在道德上討入頭此可
與共學之志方是適道之基譬如有志要到長安

不得不尋大路走尋得大路一心一意只在此大
路上行方是可與適道力行不息脚跟下站得定
不復爲世情功利所移奪方是可與立到此已能
強立不反矣然猶未忘得固守堅持之意到得可
與權地位方能從容自在變動不居無可無不可
珠走盤中了無滯礙此是入聖究竟受用處吾人
于聖人之志且未歸一便欲懸想究竟受用何異
孩提之童初學行步未免倚墻傍壁放步且未能
而遂使之縱步遠適不至傾跌[illegible]仆者幾希矣雖

然始學之與聖人只有先後淺深生熟之殊本無二事只如學步之步與繩步之步先後階級一也不容自然足之所履實未嘗有異也自聖學不明道術為天下裂謂無可無不可為[illegible]八事務間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夷惠豈不足學孟子以為不同道而所願學乃在孔子孔子無可無不可自謂異于逸民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有可有不可者意見也良知變動周流惟變所適意見可為典要即有方所意見

者良知之蔽如火與元氣不容以並立也學者初間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執持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到得工夫熟後神變無方不思不勉而自中道淺深誠有間矣然此中所得無所滯礙之體實未嘗不同也若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意見以助發之是憂元氣之不足而反藉于火以為之用非徒無益其為害有甚焉者矣蓋不知淺深生熟是謂凌躐不知始終只一事是謂支離術之有權造衡自權始非至于終而後有衡亦非用[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而後能也發端[illegible]亦別孔子之于三子始終條貫可以默識矣

答宗魯姪

屢辭惠遠及良慰不逮展讀云云[illegible]乃入無有餘力及於學問此意流傳殆千百年似是而非不可不早辨所謂問學乃見在日履不論閒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在別有問學所問所學又何事耶大禹八年在外三過門而不入勤勞如此者只行所無事不鑿於智便是禹之問學[illegible]子

[illegible]屢空不改其樂便是顏之問學若外此別有所學忙時是着境便生厭心閒時是着空便生怠心又何得為同道耶昔者有司問先師之教[illegible]以為好但為簿書期會所縛不得[illegible]職領先師云千聖學脉不離見在[illegible]日致知在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非推極知識之謂也格物者[illegible]感之實事非窮至物理之謂也自聖學不明儒者溺于所見不能及身附於文[illegible]而不自[illegible]正是[illegible]今學術同異所在

與魏敬吾

吾兄於此件事已知認真不肯放手不肯放手但入微一路尚須有商量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所重者道誼若爲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獨往獨來大丈夫無思無爲不是聖諦也用乃是吾人入聖第一著行徑日往月邁兩無相厭惟有此而已惟不能自信未得個悟入處所以未免傍人門戶終日不放手不歇手亦只是世法修行懸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

與李見羅

良知本無知如鳶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是必有事即此便是入聖之機精采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無精采氣魄知識商量便非無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吾人終日操持懸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以爲要妙或以爲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

與殷秋溟

閒近處幾微之術能平懷視之一毫不動念否乃是上天以此檢驗吾人定力纔被動脫便是功行有滲漏處所謂即此是學非徒按排遣適而已也古有任生死超生死若死生只在眼前眼前幾微利害有一毫動念一不來處便是生死一不來棠子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平時從容臨行自然無散亂平時散亂臨行安得有從靜孔門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已一句道盡是謂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軀殼非所論也若夫超生死一關生

知來處死知去處宇宙在手延促自由出三界外五行非緣數所能拘限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非思想言說所能湊泊惟在默契而已

與林介山

古人云天下何事最大惟眼前不明大事最苦吾兄當此一番境界若果能直踏實悟了得此一着大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官之有無名之得喪何異風之過耳尚足以動念哉

與吳中淮

[illegible]數年來勘得生死一關頗極明白生死如[illegible]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切身外功名得喪何足以動吾一念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做個活潑無依閒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是老師所傳究竟一脉未得人承領日夜孜孜心世間不無豪傑明敏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穎慧所以注念於吾執事冗耽然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似知吾丈愛我信我當不以爲謬悠也

答程方峰

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師立教本旨隨人根器上下有悟有修良知是徹上徹下真種子知雖頓悟行則漸修譬如善才在文殊會下得根本知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參德雲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之皆[illegible]

[illegible]

信良知從一念入微承當不落揀擇方是一念萬年方是變識爲知方是師門真血脉路世丈謂區區妙悟神契獨先得之區區實無所得益嘗折肱於此偶有所徵亦嘗念世丈種種行持只於此一事知無別路可走然尚未能忘根種種參會養此良知之體使光潔圓淨能寂能照觸處似無所疑不爲無見然尚未離見解若欲度脫生死會遊出世法更須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着腳志

[illegible]志見反幾得之

與周順之

來教謂不理人口幾陷不測此等處不可一毫責人正是吾人精義所在譬之人被蛇蝎所傷只好自反不能遠避豈可動一毫作惡之心況吾人立于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省得視履以求無忝此是本分勾當天之玉成吾人不如此不足以任大而遠到也千萬自力

[illegible]

此學無奇特相無些子倚傍可倚靠致良知之外另有出世句當即是異學

與鄧子和

吾輩今日不在知識之多解悟之深其大病惟在脚跟下不肯着實理會未免在功利世情上作活計終日談說良知種種玄機解悟皆成戲論譬之一器先受烏頭砒信後雖投以甘露亦皆變爲毒藥矣只緣平時所受的是實病潛伏流注已非一日今日所聞的是虛見脚跟下原是照覷不起以

虛見勝實病雖時時發狠從長勝心未免有分毫補益處也吾輩欲討真受用更無巧法須將此器所受毒藥徹底洗滌令乾淨寧可一生冷淡寂寞不在世情上討些子便宜良知本來面目始有十分相應處方爲不孤負初心耳此吾與賢契所當共勉者也

山陰王應遴希校

王門宗旨卷之十三終

王門宗旨卷之十四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丹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龍谿王先生語抄卷之四

說

不二齋說

陽和子深信良知之學靈明變化爲千聖傳心正

法謂學主於靜非靜不足以成學搆亭玉山房以不二名其齋時時習靜其中以求證悟其志可謂勤矣或者疑其命名之義質於予曰不二禪宗也昔者文殊與維摩二大士說法甚微示二衆謂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法非善非不善故名不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法非常非無常故名不二一者悟二者迷佛法非悟非迷故名不二文殊以無說證之維摩以默表之是爲深入不二法門今陽和子儒宗也命名若是亦所謂有所托而逃焉非耶予

曰子何以其名為誠亦與其實而已中庸盡性之
言孔氏家學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為物不二
故生物不測性一而已是為未發之中發之則為
喜怒哀樂之情有未發之中斯有發而中節之和
以位以育天地萬物所不能違焉其致一也禪固
有同於儒矣而儒者之學淵源有自固非有所托
而逃亦非有所泥而避也陽和子聞之曰有是哉
伴則尤有取於伊尹一德之訓曰德無常師主善
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正謂精一數語外惟

此最為邃密旨哉其言之也予曰然哉此四言者
當渾全以求其義不當分析以乖其實究而言之
所謂德惟一也後儒不得其義附以臆見埤而求
之萬殊謂之惟精約而會之一本謂之惟一德而
師於善為資於人善而協於一為反諸己德以事
言善以理言是二三其德支離繆裂并虞廷精一
之旨而失之此吾儒之異端不可以不辨也陽和
子謂予曰古人謂此學如龍養珠目注耳凝念念
不間吾人見在優游超脫以為[illegible]相忘未

能會而通之則如之何予曰所謂如龍養珠非事
在蒲團上討活計須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
攝翕聚以求超脫確乎不為所動是為潛龍之學
只此便是養之之法吾儒與禪家毫厘不同亦在
於此良知性之靈也虛明洞徹原是無物不照以
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
謂之凝命亦是苦心不得已之言良知即道良知
即命若不知凝聚則道終不為我有命終不為我
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變化倏忽存亡不知所

以養或借禪家活計而不從人情事變煅煉超脫
即為養之之法所以紛成二見不能會通於一夫
養深則迹自化機忘則用自神若果信得良知及
時即此知是本體即此知是功夫固不從世情嗜
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意解內借入頭良知之
外更無致法致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
自能應萬物之變譬之規矩無方圓而方圓自不
可勝用貞夫一也有意有欲皆為有物皆屬二見
皆為良知之障于此消融得盡不作方便愈收斂

愈精明愈超脫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爲典要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善無常無無常是爲眞常無迷無悟是爲徹悟此吾儒不二之密旨千聖絕學也予復謂陽和子曰維摩所說經亦須理會此印證法也權以統萬行慈以濟羣蒙覺以顯宗極不二之法象也身爲白衣嚴持律行示有眷屬而常離於欲混迹塵勞而不失靜業博奕遊戲利行同事常善救人助法弘教也乞食借座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同衆病而不捨入衆魔

而不墮忘毀譽無八風可吹齊得喪無三界可出不二之攝化也先民詢于芻蕘況出世之大士乎陽和子因取是經誦之慨然若有所悟復書請予日用應感念念不離不抗不隨思與人同歸於善即遭疑謗處之坦然亦非維摩宗旨此學自是最上乘不二法門恐非初學所能遽到不肖自量罪過種種豈敢遽云解脫但如來教所謂理會性情者則時時不敢不勉亦稍覺日異而月不同然未免局於二乘之見耳予曰聲聞過情君子所恥如予云云則豈敢當既非有用則亦不敢不勉一念自信庶無負於師門之傳固非以維摩爲榜樣也此段因緣不可學不可傳自證自悟始見徹頭果能終始此志日新其德辨吾儒之異端不惑於臆見得其所謂不二之旨儒與禪毫釐之辨亦可以默而識矣陽和子請說於予因次第其語遺之

悟說

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有三有從言而入者有從靜生而入者有從人情事

變鍊習而入者得於言者謂之解悟觸發印證未離言詮譬之門外之寶非己家珍得於靜坐者謂之證悟收攝保聚猶有待於境譬之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風波易於淆動得於鍊習者謂之徹悟磨礱鍛鍊左右逢源譬之湛體冷然本來晶瑩愈震蕩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淆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學有難易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不迷所以爲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於忘

備且究矣乎先師之學其[illegible]人已而[illegible]
中取證及居夷處困動忍[illegible]益其悟始徹一切經
綸變化皆悟後之緒餘也亦不玄殊索於開象深
山至寶得於無心此入聖之微機學者可以自悟
矣

天根月窟說

或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此是堯夫一生受用
底本所謂竊弄造化也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
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逆震爲

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爲月窟所謂姤也震爲長
子巽爲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乾坤先天也自
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一
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由後天以
返於先天奉天時也者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爲
主閉藏收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
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
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
動也[illegible]

陰之靜也一靜一動[illegible]閒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即謂之復成之者性
即謂之姤復與姤人人所同具百姓特日用而不
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
無祇于悔所謂復也[illegible]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
所謂姤也復者陽[illegible]也姤者[illegible]陽也知復而
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滅不審知姤而不知復則
獨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
失其時聖學之脈也堯夫所謂先[illegible]師門所謂良

知萬有生於無知爲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即天根
也萬物備于我物爲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即月窟
也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
功也此孔氏家學也問曰堯夫之學似即孔門之
學而明道不以爲然何也先生曰堯夫亦是孔
門別派從百源山中發所得五十以後自謂無
復渣滓可去閒往閒來謂之閒道人蓋從靜中得
來亦只受用得靜中些子光景與兢兢業業學不
厭教不倦之旨異矣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亦

此意也然則程門見學者靜坐嘆以為善學又何也先生曰此古人立教苦心學絕教弛吾人從生以來失其所養思慮內營營利外汨逐境流注常失于動而不自覺不得已教之靜坐追屏息緣使精神漸知何裡窺見本來虛寂之體而後道可幾也吾黨中從靜中攝養收其放心從事於德性之學未必非入道之因對病之藥也

譏語

孟子告子之學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個不動心學者只是學個不動心舍不動心之外無學也然不動心之道有二有自得而不動者有強制而不動者差若毫釐甚謬乃至千里此古今學術大界頭處不可以不辨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師謂必有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着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不必更說勿忘無將迎意必之私則自無助之病不必更說勿助勿忘勿助只是集義調停火候之節度若舍却必有事專在勿忘勿助之間求個正當處先師煮空鐺之喻可以自悟矣

告子不得於言而曰我知言告子不得於氣而曰我善養浩然之氣知言養氣雖是孟子所長亦因告子之病故發此藥以救之告子之病在於義襲助長所謂對病之藥有為之言若知致良知之學將時求慊於心安有不得於心之病心通於道又

安有不得於言之病此孔氏之的傳也孟子於許
子則曰姑舍是於伯夷伊尹則曰不同道及其自
許唯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毫釐辨央昭若指掌
目今觀之所舍者何義所不同者何道所願學者
何事可以不言而喻矣先師曰心之良知是謂聖
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明適變寂而通
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徇典要涉思爲終身
溺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鬨然指以爲異
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即以王伯繼之不爲
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
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
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
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
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
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
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
只在毫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正誼明道即是集義謀利計功即是義襲自

聖學不明道義之風日微功利之毒淪洽於人之
心髓殆千百年於茲苟不從一念入微處察識誠
僞求慊於心求通於道縱使擬議卜度盡將古人
行過好事揍貼身上行持以爲集義正墮在義襲
窠臼名爲宣暢光復適足以增伯者之藩籬而聖
學之門墻不可復視其亦可哀也已所幸良知在
人千古一日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此是挽回世界
大槪括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將誰與望
乎

艮止精一之旨

艮其背三字是孔子提出千聖立命真脈于艮止
也艮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體諸根之用皆
在于面惟背爲不動故以取象目之于色耳之于
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逸皆自然之
生理故曰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所以盡性也目之
視色如以背視則目不爲色所引而視止于明矣
耳之聽聲如以背聽則耳不爲聲所引而聽止于
聰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立命之符也陰陽和則

爻不和則不交艮止上下陰消於陰陽施於陽
而不和若相敵然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惟得
其所止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己忘物而無
咎也天地之道一感一應而已和則交謂之和應
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和應凡夫俗學也絕應二
乘禪學也應而不與不隨二見謂之敵應吾儒聖
學也背雖不動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
皆爲之輸故曰蓋於背是以無用爲用也知無用
之用則知無知之爲知矣艮之大象復以思不出

其位發之其旨尤微艮之爲卦上下皆山故有兼
山之象六子者乾坤之用雷風水火與澤皆有往
來之義惟艮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也艮非
無心同於木石心之官以思爲職所謂天職也位
爲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猶云止其所也不出位之
思謂之無思之思如北辰之居其所攝持萬化而
未嘗動也如日月之貞明萬物畢照而常止也思
不根於心則爲憧憧物交而引便是廢天職洪範
五事貌言視聽皆本於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思

[illegible]之本思不可以有無言着于無謂之沉空
着于有謂之逐物無思而無不通何思何慮寂
而感千聖學脈也所謂良知心之良知是爲聖知
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應用之迹無
是無非者良知之體也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
虛而妍媸自辨妍媸者照之用也以照爲明奚啻
千里矣萬物生于無而顯于有目無色然後能辨
五色耳無聲然後能辨五聲口無味然後能辨五
味鼻無臭然後能辨五臭良知無知然後能知是

非無者也學之宗也非涉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或問先生之論學玄矣稽諸六經四書何所當也
先生曰書云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語其功謂之
不睹不聞究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此也一
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聖人不能使之著
是謂玄德若曰微者著即墮聲臭滯睹聞非虞廷
精一之傳矣穆穆文王其德不顯不識不知所以
順帝則也若曰丕不顯哉文王之德則非文王之
所以文也禮曰微若思微德之形容也動靜通有

聖學之要也或以將盲或以正顏色而近信分疏之淺之乎其爲解也樂之實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不知之樂乃爲眞樂古人之學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也者空空也無聖無凡孔子之空空與鄙夫之空空一也兩端者良知之是與非也叩兩端而竭則是非忘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柴愚參魯師辟由喭皆滯於有不能空也子貢不受命以多識爲學自外而入若貨殖然億而屢中不知空也故孔子每以回賜命舉而進之弗如之與予欲無言之謂所以儆之者屢矣賜終疑而未知使學可以言傳而得則凡及門之士皆可以爲顏子惟其不可以言傳故雖顏悟如子貢亦不能使之悟也濂溪主靜無欲歸於無極明道定性無事本乎兩忘蓋幾之矣陽明先師生千百年之後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上遡濂洛以達於鄒魯千聖之絕學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人知良知之爲知而不知無知之所以爲知也神道設教人知神之爲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爲神也虛以通變不爲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爲是卽顏氏所謂屢空孔子空空之旨也世之學者泥於典要思爲昧夫虛寂之體反閧然指而非之洞庭之樂聞者驚耳無怪其然也

格物問答原旨

格物之物是意之用廢無意則無物矣後儒格物之說未有是意先有是物必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始及至反身而誠又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終大學將此用功要緊字義失下待千百年後方纔拈出多見其不自量也已夫實心之謂誠誠則一一心之謂敬一則誠非兩事也既說誠意則不須復說持敬而敬在其中矣故曰合之以敬而益綴大學誠意以下皆有傳而不傳致知格物非有缺也誠意之好惡卽是物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卽是格物毋自欺也不自欺其良知也愼獨卽是致知愼獨工夫在好惡上用是謂致知在格物知是寂

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是寂感所乘之機也格
其物而格之則無以致其知致知格物皆誠意之
功也大學之要誠意盡之矣故曰補之以傳而益
離格物是聖門第一段公案致知在格物謂不離
倫物感應以致其知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
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感應之實事如有父子之
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倫
物感應實事上循其天則之自然則物得其理矣
是之謂格物

致知難易解

或問致知難易因舉念菴收攝保聚之說請正先
生曰致知之功非難非易難於其易則忽而無據
狃於所難則阻而鮮入善學者默體而裁之亦所
以自得焉可也世之談學者其言曰無事襲取之
勞而爽然以爲固有不假纖毫之力而充然以爲
天成念菴子懼其傷於易也倏忽變化將至於蕩
無所歸故爲收攝保聚之說以救之此念菴苦心
也雖然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

原不容以人爲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
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
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
焦勞悠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
謂之生知安行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
安行之本體但泯然分數多故謂之困知勉行及
其知之成功一也

致知議略

天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
如是則爲良知如是則爲識如是則爲德性之知如
是則爲聞見之知不可以不早辨也良知者本心
之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自
信其心未免假於多學億中之助而已入於後天
矣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此是
千聖斬關第一義所謂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
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即是二乘沉空之學良
知之外別求已發即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
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爲未得良

知之宗則一而已

獨知無有不良不睹不聞良知之體顯微體用通一無二者此也戒慎恐懼致知格物之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日用倫物之感應而致其明察者此也知體本空著體即爲沉空知本無知離體即爲依識

易曰乾知大始乾知即良知乃渾沌初開第一竅爲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以其自知故謂之獨知乾知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七德不

備不可以語良知中和位育皆從此出統天之學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

良知者無所思爲自然之明覺即寂而感行焉寂非內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之微也動而未形發而未嘗發也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此幾無前後無內外聖人知幾賢人庶幾學者審幾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純吉而無凶庶幾故恒吉而寡凶審幾故趨吉而避凶過之則爲忘幾不及則爲失幾忘

幾失幾[illegible]以成務均也

空空原是道體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夫之空與聖人同故能叩其兩端而竭蓋是非本心人所固有雖聖人亦增減他一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填實即不能叩而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爲體空空即是虛寂此學脈也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

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麤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沖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爲假息後爲真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爲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爲有意調爲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含煦停育心息[illegible]息息歸根

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闢之玄樞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九龍紀誨

或叩時習之功先生曰一部論語開首只說個學學者覺也時習便是常覺覺與夢對夢中顛倒呻吟苦境萬變苦與悅對學而常覺則苦境自亡而悅所謂禮義之悅我心也悅者入樂之機人之眞

本樂本與萬物同體朋來則樂[illegible]亦然此樂無加損根於所性雖遯世而無[illegible]能之學之大全也

若贊

志若迂而自信行若蹇而自強才千千而若拙識混混而若藏處世若汙若絜聞道若存若亡即其見若將洞照千古而不逾於咫尺充其量若將俯視萬物而不異於尋常壺丘幻身若且示之天壤方[illegible]神相若或眩於[illegible]貫

趙麟陽贈言

趙子於學已得大意然密窺所見尚依識神[illegible]其所履尚涉意象莊嚴未能透得生死數限好醜機鋒護得性命未能捨得性命愛心未忘尚未離世間豪傑作用夫愛生者可殺也愛譽者可毀也愛絜者可汚也愛榮者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盡集河上公所謂外其身而身存是要妙語若是出世間大豪傑一語之下便當了然本無生孰殺之本無譽孰毀之本無絜孰汚之本無榮孰辱之眞

心以動全體超脫不以一毫意識參次其間淵泉溥博是眞融解恂慄威儀是眞莊嚴是非獨往獨來超然而獨存者何足以語此養生家不超不脫不能成丹吾儒不超不脫不能入聖區區爲此言固非循守世界入於拘攣亦非破除世界蹈於猖狂蓋吾人本心自證自悟自有天則握其機觀其竅不出于一念之微率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至命辟之明鏡照物鑒而不納妍媸在彼而鏡體未嘗有所動也歛而不滯縱而不溢此千古經綸無

倚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意識云乎哉

別言贈周順之

粤自水西之別與順之相違者兩年於茲今年秋順之褁粮千里復訪予會稽山中偶舉教典名利行道四不住之說若有以啓予者夫不住於名利者豪傑之所能不住於行與道者非聖賢不能也慨惟聖學息而覇術倡士鮮克以豪傑自命其所汲汲而趨者不在於名則在於利以世界論之自古至今為千百年漸染以人身論之自少至老為一生薰習承沿假托機械日繁求其能脫然於此者蓋寡矣而況於行乎而又況於道乎予聞之道無方所而學無止極淵然而寂若可即而非以形求若可知而非以知索若可循而非以力強也夫非以形求則為忘形之形非以知索則為忘知之知非以力強則為忘力之力惟忘無可忘斯得無所得得且不可而況於住乎若此者存乎心悟未有所悟而求得與未有所得而求忘皆妄也雖然習染之入人亦微矣漸漬[illegible]炎蒸溺乎心體循是竊發而不自知故凡應感順逆之間稱譏交承之際未免矯揉持飾顧忌調停出於有所為而為者皆習染之為累也故君子之學以悟為則以遣累為功累釋而後可以入悟悟得而後其功始密而深是謂真得真忘非言說意想之所能及也道不可以言說意想而得則離言說絕意想之外將何所事悟也者聖學之幾微無所因而入遣累之說亦筌耳辟諸夢之得醒曾有假於言說意想與否此可以默識矣今日之學但恐未離夢說耳果能真醒諸夢將自除又何習染之足累乎

別曾見臺謗語摘畧

見臺舉念菴子收攝保聚之說以為孩提愛敬乃[illegible]端之發見必以達之天下繼之而後為全體孩提之知辟諸昭昭之天達之天下之知辟諸廣大之天收攝保聚所以達之也予謂昭昭之天即廣大之天容隙所見則以為昭昭寥廓所見則以為廣大是見有所牿非天有小大也齊王觳觫堂下之牛特一念之昭昭耳孟子許其可以保民而王

此豈有所積累而然哉充而至於保民亦惟不失
此一念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之
所以為大人惟在不失之而已非能有加毫末也
但以為近來講學之弊看得良知太淺說得致良
知功夫太易良知萬古不息吾特順之而已其有
所存照有所修持皆病其為未悟良知本體然則
聖人之兢兢業業終身若以為難者果何謂耶予
嘗為之解曰易者言乎其體也難者言乎其功也
知易而不知難無以徵學知難而不知易無以入

聖非難非易法天之行師門學脈也

見臺問有念無念予謂念不可以有無言念者心
之用所謂見在心也緣起境集此念常寂未嘗有
也有則滯矣緣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嘗無也無則
槁矣克念謂之聖妄念謂之狂聖狂之分克與妄
之間而已千古聖學惟在察諸一念之微故曰一
念萬年此精一之傳也

池陽漫語示丁惟寅

惟寅自謂隨身規矩不敢一毫放過自謂心事可
對神明此是真實不誑語若從真性流行不涉安
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
迹尚是典要揍排與變動周流之旨尚隔幾層公
案其可對鬼神尚未免以氣魄勝之非密符天度
也

序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序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為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有印正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儕之從事於師說其未得之也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胡子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伏讀吾師吉安起兵再報海日翁手書至情溢發大義激昂雖倉卒遘變而慮患周悉料敵從容條畫措注終始不爽逆數將來歷歷若道其已然者所謂良工苦心非天下之至神何以與此而世之忌者猶若未免于紛紛之議亦獨何哉夫宸濠逆謀已成內外協應虐焰之熾熏灼上下人皆謂其大事已定無復敢攖其鋒者師之回舟吉安倡義起兵也人皆以為愚或疑其詐時鄒謙之在軍中見人情洶洶入請于師師正色曰此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使天下盡從寧王我一人決亦如此做人人有個良知豈無一人相應而起者若夫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宸濠始事張樂高會詗探往來且畏師之擣其虛浹旬始出人徒見其出城之遲不知多方設疑用間有以貳而撓之也宸濠出攻安慶師既破省城以三策籌之上策直趨北都中策取南都下策回兵返救或問計將安出師曰必出下策駑馬戀棧豆知不能舍也及宸濠回兵議者

皆謂歸師勿遏須堅守以待援師曰不然宸濠積焰雖盛徒恃焚刼之慘未逢大敵所以鼓動煽惑其下亦全恃封爵之賞今出未旬日輒返衆心沮衰辟之卵鳥破巢其氣已阻堅守待援適以自困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而擊之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矣已而果然人徒知其成擒之易不知謀定而動先有以奪其心也師既獻俘閉門待命一日召諸生入講曰我自用兵以來致知格物之功愈覺精透衆謂兵革浩穰日給不暇或以為迂師

曰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對境應感實用力處平時執持怠緩無甚查考及其軍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係全體精神只從一念入微處自照自察一些着不得防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助勿忘觸機神應是乃良知妙用以順萬物之自然而我無與焉夫人心本神本自變動周流本能開物成務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毀譽兩端世人利害不過一家得喪爾已毀譽不過一身榮辱而已今之利害毀譽兩端乃是滅三族助逆謀反係天下安危只如人疑我與寧王同謀機少不密若有一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虀粉何待今日動少不愼若有一毫假借之心萬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辟之眞金之遇烈燄愈煅煉愈發光輝此處致得方是眞知此處格得方是眞物非見解意識所能及也自經此大利害大毀譽過來一切得喪榮辱眞如飄風之過耳奚足以動吾一念今日雖成此事功亦不過一時良知之應迹過眼便為浮雲已忘之矣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

事難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難不有其功易能忘其功難此千古聖學眞血脈路吾師一生任道之苦心也畿既讀是書并述所聞綴諸卷端歸之嗣子正億服膺以為大訓是豈惟足以袪紛紛之議千古經綸之實學亦可以窺其微矣飛述之大莫善于此嗣子其圖之

精選史記漢書序

嘗聞之古文之與時文其體裁相去若甚遠而其間同異之機不能以寸要皆於虛明一竅發之非

明者莫能辨也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吾爾讀者悟夫作者之意而不失其用虛稚實紆徐縱閉變化之態時文猶古文也不得其意而徒辭之猶句句而研之字字而校之摸擬摘實如優人之學孫叔敖適足以來明者之一噱而已吾友荆川子嘗讀史漢書取其體裁之精且變者數十篇抹點裁以為藝文之則夫子長法國語左傳孟堅法史記固也然其文皆自為機軸而不相沿襲殆師其意者非也子長之文博而肆孟堅之文率而整方之武事子長如老將用兵縱橫蕩恣若不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則遊奇布置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審而不煩制而不迫有儒將之風焉要之子長得其大孟堅得其精皆古文絶藝也荆川子是編自謂深得班馬之髓而於漢書尤精蓋所謂得其竅者也昔有關中士人嘗持所作請證於陽明先師先師謂曰某篇似繫辭某篇似周誥某篇似檀弓某篇絶似穀梁其人甚喜因諭之曰十歲童子作老人相拄杖曳屣咳唾傴僂非不儼然

似也而見者笑之何者以其非真老人也於童子飭矜莊嚴拱立以介乎其間人自斂然不敢以幼忽之何者以其真童子也嘗以語荆川子荆川深領之謂可以為作文者之法且夫天下萬事未有不從靈明一竅中出而能得其精者也因述所聞而為之序其端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昔者孔門言志由求赤志在得國而治斷斷于兵賦禮樂之事曾點之志浴沂風詠不出日用之常若無所事事者而夫子所與顧在此而不在彼豈其深有契乎其中爾耶儒者之學務于經世然經世之術約有二端有主于事者有主于道者主于事者以有為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主于道者以無為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入者為主出者為奴見使然也惟見有小大故有無之迹乘之見之小者泥于有見之大者超于無斯固點之所以為狂而異于三子者之機也昔有求工畫者衆皆吮墨伸紙趨走以待用一人獨解衣盤礴而坐此真

工畫者也夫知工畫者不在于吮墨伸紙而在于解衣盤礴之人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矣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有之爲利而不知無之所以爲有也人知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所以爲用也而世之儒者未免溺于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爲神奇浴沂風詠爲臭腐是不鑿牖而求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禮樂爲臭腐浴沂風詠爲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槩知二者之

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似矣夫既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以其緒餘土苴爲天下國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于無窮二者混而爲一是爲經綸無倚而達諸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孔門家法也宛溪子志于儒者之學有年矣今之守越也一切張弛操舍以政爲學練兵稽賦崇飭禮樂之敎盤根之所剸大窾之所批聲光風采翕然振于

一時不可謂無所事事矣是將有所待與否何如也立乎不倚之地而行乎無轍之途動于靡闢之門而藏于無倚之鑰優閒容與童冠詠歌出于注措經綸之外隱然若有當于古之狂者所謂以無用爲用殆庶幾乎非邪三年治成擢副山東觀察行且有日夫儒者之效間然不見于世許茲于茲山東夫子之鄉沂雩之遺風猶有存者而茲行適當暮春之景浴于斯而風于斯俛仰千百年之上下可以陶然而詠矣

題辭

法華大意題詞

吾人讀書爲學須先明大意大意既得然後細微可從而理若着意枏微陷在瑣碎窠臼裏與義相雠大處反失非善於學者也孔明讀書惟觀大旨會照之見大意在於沂浴風雩之間古人之學可見矣今觀大虛所疏法華大意若有以啓予者太虛爲白沙先生方外交予昔遊江浦訪太虛故居得此卷於石洞中閱其詞近而旨遠意在掃去葛藤欲人於言前薦取向上一機以悟爲則可謂全身領荷矣因持歸出示月泉月泉讀而珍之經凡若干品原疏缺末後三品略爲全補付匠徒刻布叢林而索予題詞以道其所因予惟經中大意須從言外悟入譬之因指見月非執指以爲月也白沙嘗贈太虛有云年來雖闡蓮花教只與無言是一般亦善名狀若復所疏中覓取大意非惟失却經旨亦增葛藤矣一以爲人天眼目一以爲鬼神茶飯讀者善取証焉可也

葦航卷題辭

達磨泛重溟入中國投梁不契折葦渡江履於魏之少林九年面壁始證聖果既曰廓然無聖所證又何果耶達磨未入中國之前已能辨世珠破六宗具十作用說無礙法及至少林始爲了義則前所說之法尙爲未了義耶識法者試參之神光服勤九年覓安心法至於立雪斷臂其志可謂勤矣尙以爲小根小器輕心慢心則所謂大根器信心者又將何待耶吾人學道可以自省矣予與敬菴陽和二君歲晚遊嶽叢林至虎跑時葦航講師演華嚴鈔發明空假中三義頗悉聽法者衆其視西來不立文字是同是別夫法有權有實教有三種道惟一乘三種者禪律講也心悟爲禪身謹爲律口演爲講或依實施權或乘權顯實皆應羣品皆屬建化門頭道則一而已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即空即假即中即一即三即一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終日說法未曾說着一字猶如太虛不存鳥跡無非直指見性之宗不然其說愈

繁去道愈遠秖增紛紛葛藤耳二君皆有偈乞予一言弁首號表帯航殆有取於折帯之義故述達磨得法傳法因果以貽之

書顧海陽卷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爲聖人也束書不觀游談而無主獨學無友孤陋而寡聞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爲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譬之行路之人有必至長安之志舉足便有三叉可疑之路不得不審問過來之人與査考路程本子審問過來之人即所謂質諸先覺查考路程本子即所謂考諸古訓無非成就此必至長安之志而已此古人爲學之端緒也吾人爲聖人之志不眞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帯將去到底脫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眞志然聖人往矣覷看他從何而學人人有個聖人

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眞面目致此良知絜絜淨淨不爲功利所淆擾不爲見解所湊泊便是學聖人眞工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繆不惑信諸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證諸此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詖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孟軻氏舉鄕黨自好與賢者別而言之可見鄕黨自好是一等人賢者是一等人世之所謂豪傑踏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格套遡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鄕黨自好窠臼裏殊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特達無此些子滯凝始是入聖眞血脉路尙友千古意味超然豈暇區區與鄕黨作對法耶人品不同如九牛毛吾人可以自考矣

書陳中閑卷

吾儒與二氏之學不同特毫髮間須從源頭上理會骨髓上尋究方得相應非見解言說可得而辨也念菴子謂二氏之學起於主靜似矣但謂釋主空明老主歛聚其於眞性咸有斷絕恐未足以服釋老之心斷滅種性二乘禪與下品養生之術或誠有之釋老尙指爲邪魔外道釋老主靜之指空明未嘗不普照歛聚未嘗不充周無住而生其心原未嘗惡六塵並作而觀其復原未嘗離萬物吾人今日未須屑屑與二氏作分疏對法且須究明吾儒本教一宗果自能窮源方可理會彼家之源頭自能徹髓方可研究彼家之骨髓毫髮不同處始可得而辨若自己不能究明此事徒欲從知解湊泊言說比擬以辨別同異正恐同者未必同異者未必異較來較去終陷葛藤祗益紛紛耳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言乃是千聖之的範圍三教之宗非用戒懼愼獨切實工夫則不可得而有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工夫只在喜怒哀樂發處體當致和正所以致中也內外合一動靜無端原是千聖學脈世之學者口談未發之中而未嘗實用戒懼愼獨之功故放心無從收而使夜氣無所養若是實用其功不從見解言說抹過由戒懼愼獨以出中和正是養夜氣收放心實際理地正是動靜合一眞脈路若因世人口談無實并其學脈而疑之是因噎廢食之過也白沙翁靜中養出端倪自是白沙入路亦便是他受用處與聖門動靜合一宗旨微隔一層白沙終身學堯夫明道作堯夫誌云究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此是千古斷案默識當自知之亦非可以言說知解而得也

書同心冊卷

陽和張子志於聖學有年謁假歸省侍膳之餘時處雲門山中修習靜業期予往會商訂舊學間出京邸諸同志贈言手冊予得展而觀之或發主靜翕聚之旨或申求仁一體之義或究動靜二境得失之機往復參互要在不悖師門宗教誠所謂同

心之言矣張子復斷于一言爲之析衷以輔成所志姑述所聞于自取正焉夫主靜之說本於濂溪無極所生眞脉路本註云無欲故靜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一爲太極無欲則無極矣夫學有本體有工夫靜爲天性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知而曰致翕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工夫也良知在人不學不慮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眞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徒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譬諸天地之化貞以啓元日月之運晦以生明元與明不待貞晦而始有非貞晦則運化之機息矣貞晦者翕聚之謂所以培其固有之良達其天成之用非有加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夫山下之泉本靜而清濬其源疏其流順則達之滑則澄之蒙養之正聖功也翕聚所以爲養也故謂爽然盎然不足以盡良知必假學慮而昧夫天機之神應非所以稽聖謂作用情識[illegible]所以

爲致知而忽夫翕聚緝熙之功非所以微學善學者默而存之求以自得可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主靜之學在識其體而存之非主靜之外別有求仁之功也靜爲萬化之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有不能違焉是謂廣生大生乾坤之至德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遺不見不聞靜根也體之不遺者與物爲體微而顯誠之不可揜也世之談學者或謂靜中易至頹墮須就動上磨鍊或謂動上易至蕩搖須就靜中攝養或謂久涉塵勞處其逐動而易於淪没久處山林處其耽靜而易於枯槁須動靜交參始不滯於偏見夫根有利鈍習有淺深學者各安分量或動上磨鍊或靜中攝養或動靜中交參譬之地中生木但得生意不息和風旭日固所以爲煦育嚴霜凍雪亦所以爲堅凝以漸而進惟求有益於得及其成功一也此權法也聖學之要以無欲爲主以寡欲爲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爲而無不爲寂而非靜感而非動無寂無感無動無

小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竊念吾之一
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爲已任伊尹先得吾
心之同然非意之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最初
立志便分路徑入此路徑便是大人之學外此便
是小成曲學先師萬物一體之論此其胚胎也吾
人欲爲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
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爲命吾所謂心與
命者果安在乎識得此體方是上下與天地同流
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方是一體之實學所謂大

丈夫事小根器者不足以當之孔孟之汲汲皇皇
席不煖轍不停若求亡子於道路其得已也哉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非過
於自任分定故也區區不足道食飲動息混迹隨
時只是世間項輩人妄意古人之學此一路徑似
出天牖與人爲善一念根於所性不容自已乎亦
不知其何心也所望吾子終始此志出頭擔負其
孫大業務答諸同志倚待之心方是不求溫飽做
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閱天地參萬物的功程

了此一事何事不辦眞不係今與古已與人也

記

太極亭記

夫太極之說濂溪周子發之詳矣予復何言後世辯者尚若未盡其立言之旨畧爲繹之夫千古聖人之學心學也太極者心之極也有無相生動靜相承自無極而太極而陰陽五行而萬物自無而向於有所謂順也由萬物而五行陰陽而太極而無極自有而歸於無所謂逆也一順一逆造化生成之機也粤自聖學失傳心極之義不明漢儒之

學以有爲宗仁義道德禮樂法度典章一切執爲典要有可循守若以爲太極矣不知太極本無極胡可以有言也佛氏之學以空爲宗仁義爲幻禮樂爲贅并其典章法度而棄之一切歸於寂滅無可致詰者以爲無極矣不知無極而太極胡可以無言也一則泥於迹知順而不知逆一則淪於空知逆而不知順拘攣繆悠未免墮於邊見無以窺心極之全學之弊也久矣濂溪生於千載之後默契道原洞見二者之弊建圖立說揭無極太極之

旨以救之說者以爲得千載不傳之秘信不誣也人之言曰自古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不知箕子相傳已叙皇極之疇皇極即太極之義孔子特從而衍之耳孔子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不知易有太極易無體無體即無極之義周子特從而闡之耳其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尤示人以用功之要夫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太極而主靜即所謂無極也故曰人極立焉靜者心之本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後儒分仁爲陽之動

義爲陰之靜以中正配之其失也支聖人本之于靜衆人失之于動而以時扇之其失也妄支與妄聖學之所由晦也周子數百年後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教以覺天下而心極之義復大明于世寂然不動者良知之體感而遂通者良知之用常寂常感忘寂忘感良知之極則也夫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大易之旨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極也

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五行之秀萬物之宰良知一致而三極立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夫周子學聖以一爲要以無欲爲至以寡欲爲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無欲者自然而致之者也聖人之學也寡欲者勉然而致之者也君子修此而吉也多欲者自暴自棄不知所以致之者也小人悖此而凶也是故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

三教堂記

三教之說其來尚[illegible]曰虛聖人之學亦曰虛

佛氏曰寂聖人之[illegible]寂孰從而辨之世之儒者不揣其本類以二氏爲異端亦未爲通論也春秋之時佛氏未入中國老氏見周末文勝思反其本以禮爲忠信之薄亦孔子從先進之意孔子且適周而問之曰吾聞諸老聃云未嘗以爲異也象山云吾儒自有異端凡不循本緒欲求藉於外者皆異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本無知也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空空即虛寂之謂顏子善學孔子其曰庶乎屢空蓋深許之也漢之

儒者以儀文度數爲學昧其所謂空空之旨佛氏始入中國主持世教思易五濁而還之淳圓修三德六度萬行攝歸一念空性常顯一切聖凡差別特其權乘耳洎其末也盡欲棄去禮法蕩然淪於虛無寂滅謂之沉空乃不善學者之過非其始教使然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恒性初未嘗以某爲儒某爲老某爲佛而分授之也良知者性之靈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範圍三教之樞不狥典要不涉思爲虛實[illegible]無也寂感相乘而非滅

也以百姓同其好[illegible]御物感應而理功微爲學老佛者苟能以復性爲宗不淪於幻妄是即道釋之儒也爲吾儒者自私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則亦儒之異端而已毫釐之辨其機甚微吾儒之學明二氏始有所證須得其髓非言思可得而測也吾黨不能反本自明其所學徒欲以虛聲嚇之秪爲二氏之所哂亦見其不知量也已

詩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

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已苟無得此生空浪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命在呼吸回頭已暇遲

登西天目

纔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令雙足健不怕萬峯高

八山居士明[illegible]之麗玉芝之上人往扣以偈相酬答日[illegible]入偕浮峯于叔學生訪上人於龍南山居語次出以相示即席口占数語呈八山與玉芝共參之

魔佛相争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若於見處能忘見三界縱橫柰爾何

其二

謾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非延促須信真金不博金

其三

此非不足彼非多水即成波佛即魔却笑山人饒舌強從丈室問如何

襲封行 有序

襲封行爲吾師嗣子仲時承襲封爵而作也吾師倡義擒王之功昭若白日著在社稷繫在人心荷蒙

先帝酬功錫爵紀在旂常向爲忌者所阻身後典盡行褫奪天下所共冤避者

新天子紹統興戈孳求治元宰洎諸執事佑承 德意 江浙撫按合口一詞交章論列以暴其冤得 賜命允遵依

先帝初命剖符頒券仍與世世承襲天下人心莫不忻戴踴躍無異浮雲散而白日重光此固

朝廷殊錫之恩將以錄往勸來亦見功德入人之深愈久而不能忘也襲者仲時謂選北行于嘗有言致瞯大略謂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終篇尚絅之云惓惓於君子小人闇然的然之辨而歸諸

淡之一言蓋悲文之著而思反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周末文勝學者溺於浮華之習務功利而忘忠信孔子身任傳道之責乃志於從先進而求之於野其曰忠信好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則所謂尚絅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自漢而下世教益衰學者安於所習而不知反蓋千百年於茲矣吾師生於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薄[illegible]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良知[illegible]氏而傳之子思即中庸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逸遍海內信者益衆仲時師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家學將有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有志於學則其所至知其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無疑也此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舒邑易於移人口體耳目一溺於所好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向者淵選之行尚以世味樂習爲懼況今承襲主封衣鱗履玉所接者富貴游所習者紛華盛麗

色之[illegible]人尤甚貴不期侈一有所着則人心設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反之在力苟以其務私乃質崇乃志懋乃學毋嫌逆耳之言毋泥從欲之好反諸獨知之良去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絅之意淡薄中素守過於野無寧過於文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傑然如翹之在楚一毫不爲世類之所溺是謂善於繼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道惟子思子之望[illegible]光有光而無忝也吾從不失望於海內[illegible]而已乎此區區四十年苦心忠告之言期報師恩於將來也吾子其繹思之爲之歌曰

鳳闕新恩湛露瀼貂冠重襲稱時封伯爵合故東方胙召虎應酬南國功懷昔真人鴛鶩尾四十年來只如此冢上誰憐榮室心山中徒抱存孤義悠悠天壤屬何人嬰白傳來今幾春[illegible]強覆雲樹數得馬鬣辭峻坂輪浮雲作雨[illegible]變一朝日出浮雲散有如薪火開重光又似[illegible]

玄發新聯元功懋積入共免百道封章夜
天眷玉帶春圍蟒繡全妻金書宣剖龍六半須臾上
殿拜分符
天子親呼是某孫遐臣盡效雲臺頭壯士都懷麟
閣圖嗟君自是神明胄滄內蟄游貴亦學洞中
鴻寶世所珍好與緘藏莫輕售富貴中人如酒
醉淡薄由來見眞味若無道脉作根基圭爵雖
恭亦屠器贈言此日臨岐路回頭莫失邯鄲步
一生還擬坂隆々　不可謗紈袴我忝師門

原缺第五十二葉後半葉

祭文

祀陽明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脉理之在人身脉調而身
泰脉病而身屯茲關係誠匪尠矣則察脉而眞見
者之難其人三五之代政穆風淳上有軒農之主
下皆岐扁之臣有其願攝參于玄化燕參乎協埒
[illegible]而咸春太和既降札厲相術異端裂岐蜂紫競
號使隱者慟惜其莫之知有文沈醉沒溺於怪爛
之[illegible]斯道之不絕若千鈞之繫於一綸於

是[illegible]氏則誅亂賊則距楊墨矣韓退之氏
則闢佛老矣二程晦翁尤嚴閑崇衛而悉力以芟
刈乎荊榛彼數聖賢之於道豈不謂扶療良心於
既死續正派於將湮而誰知先覺不作淫邪潮瀰
大中至正之矩日以埋塞而淵淪卑識先生英毅
絕倫解脫株局頓悟本眞指良知以立教揭日月
於蒼旻嗟嗟良知誰不具之孟氏已示厥之胡先
生再發其旨而舉世翕然咸皆以為[illegible]以功
利之害深入於吾人淪肌浹髓[illegible]

朕者咨色懼膺起居飲食雖無纖毫度而岐黃稔
扁獨遺墮而處所彼不惟許之不叱也反忌是舒
之憂之過至如詆詈而相嗔嗟嗟先生請目而視
洞照厥因哭累及推延拂衆議而不忍斯世之粃
塵故幾嘗以爲孔氏誅亂賊孟氏距楊墨韓與程
朱相繼闢佛老而先生之教則教然以遏絶功利
砭刺乎斯民今讀其書味其言大旨昭昭可視而
議者乃以先生爲異端玄寂既不免其　見之霧
壤至徒以文章事業　　王者又何異乎井鼃而

望比游之非嗚呼　　　功利之隙日盛月新
安得無良知之旨者揭之以醫斯世之沉痾廢兇
三五復作宜與之壽域而同臻纖幼雖獨學長而
無間間有論說秖取哭於教蠏惟傾仰止以斯文
肅庇院宇敬妥靈神聞風而起實賴我多士之彬
彬

祭唐荆川墓文

嗚呼出處大節也生死大分也出處生死而不失
其正大義也達節辨分惟義之安　中　人

于天方兄之在山人皆慕其高尚及其被召而出
也旼前疐後或以爲變其守若麒麟之困于糾纆
兄之在世人皆望其大行及其勤事而死也孰不
齊爐或以爲變其所有若至寶之墜于深淵或泥
于時才不能以盡展或格于勢智不能以獨全是
豈知兄救世一念根于天性與金石而同堅生死
出處不離乎是吾盡吾心而已成敗利鈍非有所
計而然鄉人皆好未足爲擬不善者惡論始不偏
自古大聖大賢尚不　　　　里于衆口彼嗷嗷者烏
足以累乎輕重而定　　　　如兄之出處係汚隆生
死關盛衰倏聚倏散乃如此實斯人之不幸而世
道之可憐獨予于兄不能已于深惜者夙有心盟
出乎恒情之外日邁月征務期造乎聖賢期爲平
中適舍我而逝予然孤立無與共究夫此學之全
予自辱交於兄異形同心徃返離合者餘二十年
時唱而和或仆而興情無拂戾而動無拘牽或冺
遁而倘佯或俛仰而留連或蹈驚波或陟危巘或
　門宅或訪名園或試三山之屐或泛五湖之船

王門宗旨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汝登編汝登有聖學宗傳已著錄是編首載王守仁講學之語並其奏疏雜著詩文而以王艮徐曰仁錢德洪王畿之說次焉蓋督學陳大綬之意而汝登編次之書成之後陶望齡又為校定汝登嘗供羅汝芳像節日必祭祀之南都講會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又嘗作九解以伸無善無惡之說首載汝登自序云首稱宗者明為千聖之嫡嗣也數門人語附見而槩系之王門者統於宗無二旨之義也然姚江再傳以後去其師之本旨益遠汝登是編徒爭王學之門戶實不足以發明王學也

信古餘論八卷

〔明〕徐三重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信古餘論八卷》提要

徐鴻洲先生傳 松江府志

徐三重字伯同青浦人祖壽父沛皆有隱德見獨行傳三重成萬曆二年進士五年廷試第二甲授刑部主事時政尚綜覈三重獨持平恕尚書嚴清知其詳慎使掌封事每有疑獄必咨度焉是歲著讞究滯咸理清爲冢宰欲用之銓曹而三重得疾請急歸念父老遂致仕依親以居父卒慟絕而蘇三重操行端潔門庭肅穆坐無雜賓少博洽工詩文既謝病歸一切棄去潛心性命之學以朱子爲宗學者稱爲鴻洲先生所著有庸齋日紀信古餘論牖景錄采芹錄鴻洲雜著徐氏家則年七十八卒子

　　等謹稱禎稷字叔開萬曆辛丑進士官刑部主事初三

　　欲出一死罪弗得會病免至禎稷入西曹猶以屬之父子後先爲刑官皆以平允爲世所稱禎稷出守三重爲政要二十四條示之及備兵川東以三重年七十乞侍養後屢薦不出以名德重於江南禎稷子銘常崇禎時領鄉薦而禎秩之子銘敬亦登鄉薦云

鴻洲先生父子俱以名德重於當時而其理學深粹又如此乃世爲雲間人而雲間所稱道弗絕者董玄宰張侗初諸公而先生至不聞其名氏是蓋予之見聞不廣耶不然豈道德行誼顧不如文章翰墨也癸亥之夏賈人來偶有信古餘論及庸齋日記二種時予方有志蒐羅　工學　旨　未暇細輯而

遠售之及人人復請之粹然無疵者也云云詳其書思論其世而

簡首不著序例並無可考益知其為闇然自修之士問之友

人鄔克非之師道以安云當考之府乘因得知其大畧又悵

所謂膾景錄諸書尚未及見且先生之學問如此則其生平

行事之可傳於後世者必不止如乘之所云而一時莫可考

為可惜也先生之學在前朝可擬薛文清公羅整庵似猶不

及若高顧諸公恐負雜趙頑耳伊蒿子鮑曆謹識時康熙二

十三年甲子端陽日

鴻洲先生又有揭於書室數條云室無美姬堂無俊僕案無

私上門無雜賓宅取安人田取給食書取明道器取適用

太極無象之體

冲漠無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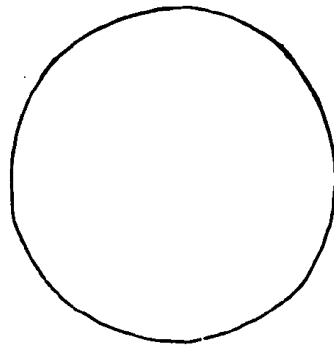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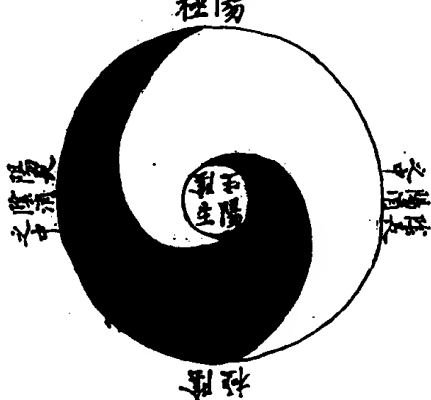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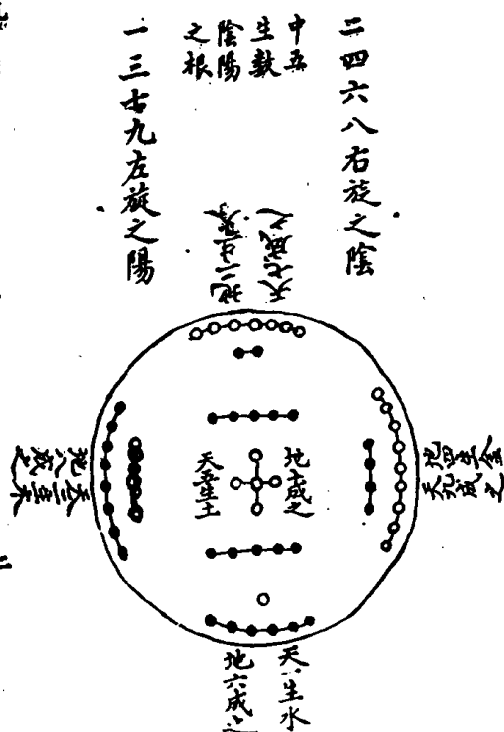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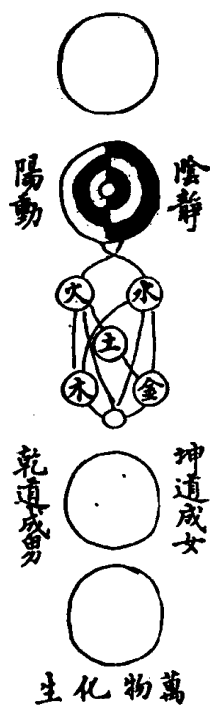
萬象森然

陰陽互種消長圖

陰極則陽生

陽長而陰消

陽極則陰生

陰長而陽消

周子太極陰陽五行圖 附說

無極而太極

陰静

陽動

火 水 土 木 金

太極總圖下又以陰陽動静對待立圖而藏陰静之根於陽中藏陽動之根於陰中其左右分立則兩儀之象也水火木金土亦以陰陽分左右而交系以相生歸本於太極亦是於對待之中即具一體互根之意而其流行變化之妙皆可按圖而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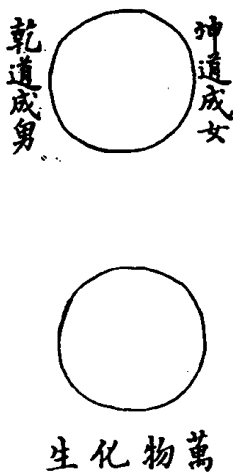
圖說

周子氣化形化圖 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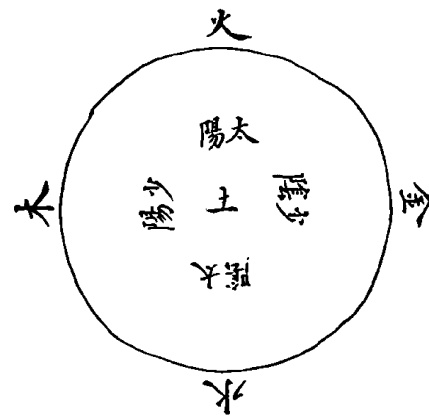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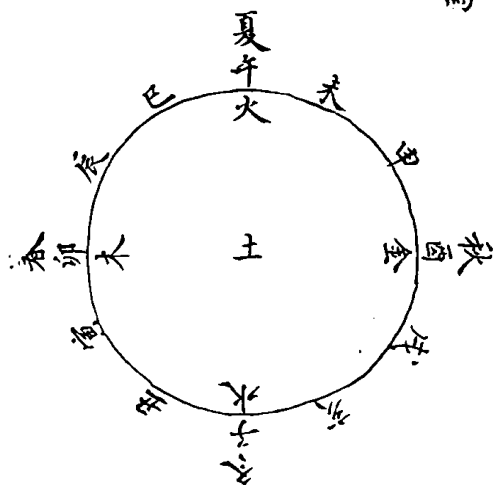
萬物化生

三

二氣五行無非太極中物而發育生成即此太極之妙用故二圖皆虛中者以見其非別有物即太極二五之妙合以健順而成男女於是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蓋總一太極之氣化形生故二圖亦只渾然太極全體之象也

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火
太陽
少陰
土
少陽
太陰
金
水
木

圖說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四

伏羲八卦方位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先天卦位乃兩儀對待之體

圖說

文王八卦方位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後天卦位乃氣化流行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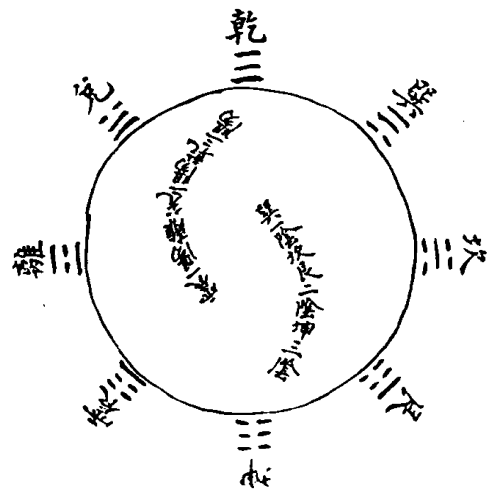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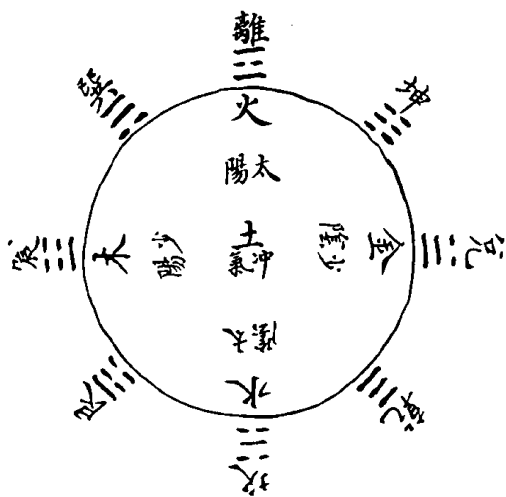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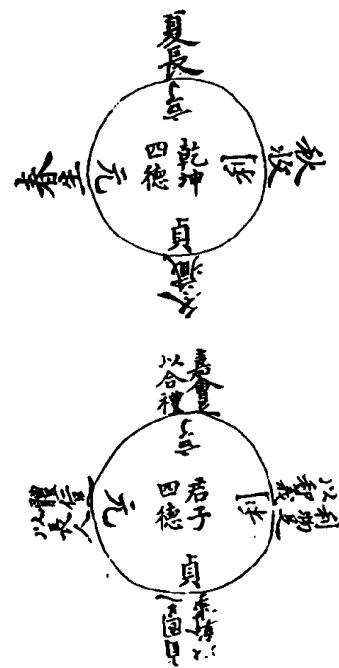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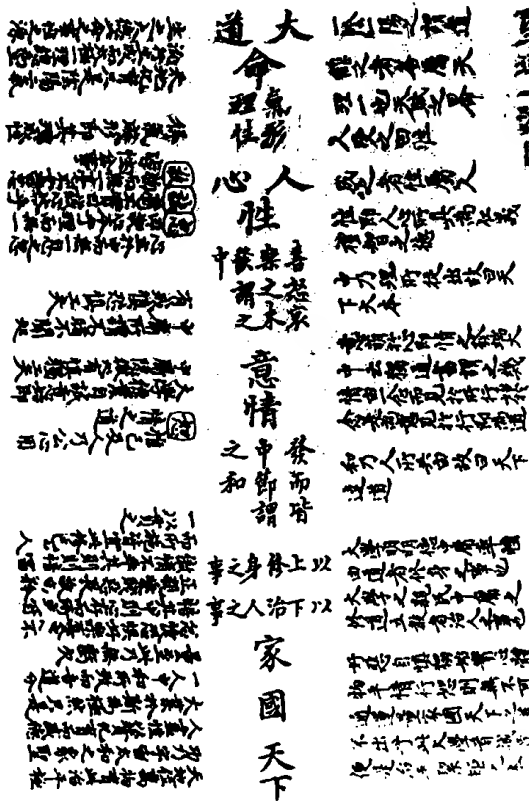
五

四德圖

夏長亨
秋收利
春生元
冬藏貞
乾坤四德

嘉會足以合禮 亨
利物足以和義 利
體仁足以長人 元
貞固足以幹事 貞
君子四德

聖道一源圖

大道
命 氣形 理性
人心
性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意 情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以上修身之事
以下治人之事
家 國 天下

信古餘論卷之一

雲間滄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生者是聖人次第分出之義非若初如此漸漸生來也朱子謂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氣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蓋象數人之所定形氣物之所具二者固當有初若理則以何為初惟象數形氣皆依此理而立理則渾然之中全體妙用無不畢備聖人欲分合以明道不得不以次言之耳

太極是天地所以成立的道理所謂非有以離乎陰陽者蓋陰陽便是太極之顯行而總言陰陽之至理則太極也天地造

化無物非陰陽而陰陽一體見太極本然之妙離陰陽而求太極太極復何在即指陰陽為太極恐體用顯微又混而無別故太極陰陽之義須各言之而不可分求之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各言之者程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正謂不得分求之者蓋不各言恐執象遺理其義不明分求之則若各為一物而其義愈悖矣

天地間有箇自然極至至一不二的道理以陰陽為體而陰陽不能違之若陰陽違之便生出詭異這是宇宙實然有此的事理聖人因易中陰陽而灼見其有此因名之曰太極易之為書以陰陽變易為義易中卦畫雖有陰陽二體而交易變

易則又一體互用之義故歸本統宗於太極而以陰陽為太極之分然太極初無已分未分時只陰陽流行便見太極總體之妙程子所謂至微至著者蓋以立象為著而至理窮焉著由闡微而設此乃易所謂太極生兩儀四象之意也

太極破箇理字乃是指認別白他的名目亦須由功用形氣乃可見太極未言功用不屬形氣之迹何以見理當知功用形氣便只是此理之實而理特指其所以為主者別為目以名之蓋不可為象而云太極然實非離功用而別有也所以朱子謂未有物須先有理既有物理即在其中曰未物先有當明其不以物托始云耳動靜則有物而動靜無端者便是太極統體之妙然動靜又皆是此非理即在中乎

二

聖人言道徒實有始未嘗言無蓋不無也太極即是實理言實理則雖非有迹同形氣之粗而實能主宰成造化之德此正宇宙萬有之所自來聖人因所有者而通極於此是道之大原而物之總體更無向上可言矣就令向上別有所謂無無已非道聖人何肯言況亦無處著無字而欲強執未有為無滅此道以從之其叛道不待言矣

看得太極陰陽五行非有先後次第而分之不離其合合之不淆其分充塞宇宙之間而昭然心目之內蓋吾身與天地萬物共體之而各自足者也若昧其實而空視之泥於迹而孫執之徵言之而與物不相關迂言之而與己不相入皆非也心為太極道為太極此天人所以無二理也夫惟心與道一則太極之實恍然可以意融默識矣

太極全體充足渾成其所生者無不是此其所生者安能盡此一言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便只是其中欵目所謂森然畢具者然兩儀四象八卦非有異狀物色蓋都在沖漠無朕之中渾然只是太極全體也

太極何等渾淪足相陰陽五行雖湊合無餘久便覺各有盈縮

太極在天言道在人言性道總陰陽性合仁義

即令混沌開闢如邵子所云者相循不窮其宇宙內形氣事理必一一不殊於初即此可想見太極有常之主宰便是至一不二之理

三

易言太極濂溪復加無極此聖賢明道所不得已也蓋先生因易有太極之語而為之立象以示人又恐學者執太極為有象而索諸形器則不惟無補於學者而適以病道故復言無體而有實此正天道之本萬物之極而善學者心通獨見之所故曰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如論鬼神然曰體物不遺而先言視不見聽不聞蓋合顯微並言之則道之一實而又非形器者始灼然心目之間也

濂溪無極一語為執有者發亦為眩無者發始學識未窮源但

覩有象之運用而不識無象之中乃有實理則疑太極爲虛名故言此太極者無而實有也無而實有則不爲無有而云無又不可以形見此前哲之善言道也

道體實然而不可象指言說聖人以太極名其實然者濂溪以無極名其不可象指言說者大要太極無以上事矣無極之加亦不得已也易明實理安得云無濂溪之無爲圖而發恐人不能以意求圖而以圖爲極則又誤入形器故耳

無極二字晦菴以爲無形既云無形則非有方所窮極限量意便可見太極者言其自有箇渾成極至無欠缺遺漏不可復加之全體大用聖賢以其極至不可復加而名之曰太極以極至不可復加而體用畢具燦然於其間則目之爲理曰無極正恐如形體之可窮曰太極則又自有至真者而非杳冥恍惚之事也此所以云無極之真也

濂溪之言無極爲作圖而明其非有象物也橫渠之言太虛爲欲别於氣化之迹而明其不離也然易只言太極中庸只言爲物不貳豈便同於形氣而人以一物目之哉乃知與已明者言則太極不貳便是見無象之真體與未明者言則無極太虛通是添有無兩截之疑也

無之一字宗諸儒亦有言之乃恐人執有以求其象耳非同老氏之見截然以無爲初也聖人未嘗說無只說易有太極若論太極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更於何時何所入得箇無字

下

言太極者誤爲有象之迹言無極者誤爲未有之空此正如程子所謂扶醉人扶得一邊又倒一邊去可爲切喻

曰太極本無極便可知無極而太極非兩節語矣晦翁所以極論自爲二字之誤宋史作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何所據而增此二字晦翁欲請於朝命改之云此乃百世道術淵源所係不可誤也

若論盛物只是二五之精這無極之真便自在

太極者一理渾然之名也無極者言此太極之不可象索也識得此理則太極即所指之名識得太極則無極非别立之語

理以即物而後形恐言理者執於物而不能察於妙萬物之體故言太極太極不可圖而以意作圖恐未識者求所謂太極於圖之似也故又言無極於無極識太極則太極無聲臭無方所而超然爲天地萬物之本然若心融而默識則性分事理即可尋源而一貫識太極爲一理則萬事萬化之大本與吾之所日用云爲者皆不能一毫頃刻離乎此乃知太極者天地萬物同歸一致之總名聖人不能以物色形容而名之曰太極後賢欲分出動靜五行而特爲立總體又恐誤認真有此物爲體者而以無極分解之惟無物而爲主張有物之實理此太極之可以因名會意也

在天地只此太極而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在人道亦只此太極而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出爲萬事此其分總體用同也若皆循是太極而動便無非至善惟人纔動便不能無差所以有不善天地二氣運行亦有差却處如寒暑災祥之失正所生人物之有不類要之亦是於太極本然道理到此處却差了也

伏羲這畫真是於天地渾成事無一毫不盡本只是一件物事看出兩端分爲陰陽二體其性情之德亦完足無遺凡在天地內者無有一毫不是這箇做出斷無有能外此而別爲成立者其在人亦便可知矣且非但此番天地內事如此果如

邵子元會闔闢之説就令萬遍消息輪轉其氣其理亦只是這一件物事不可加減分毫也宇宙間事伏羲以畫象之孔子以太極名之蓋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事物爲理者皆是此一件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皆是這件的兩端而已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機之流行因闔闢相生而神化之用顯於是故名爲道蓋盈虛消息屈伸往來萬物以之生成萬事以之變化象數之所設吉凶之所生非道而何

造化消息即爲陰陽靜極動極是造化屈伸之候不可太過而必返者此天理所以貴於得中而人事亦家忌太過盡理與氣與數之所必窮也

圖中陰陽即是那上一圈太極的動靜動靜有常理這便是太極本然之妙惟太極之理原如此故動靜不能違之所謂太極離不得陰陽者蓋總陰陽動靜一定而不可易之理便是太極之所由名若以太極爲一事而謂不離於陰陽如相附然恐誤尋索而反失之也

陽即陰之動者陰即陽之靜者動則爲陽靜則爲陰陰由動極而靜是陰根陽也陽由靜極而動是陽根陰也動之始終與靜之始終常相環合而無間斷不離是陰陽無一息獨行之時所謂交感互藏者皆此理也

靜而生陰動而生陽由微而盛皆以漸至無絶然爲陰爲陽時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纔消即息間不容髮無絶然無陰無

陽時也其間絪緼泰和交感變化潛易於一氣之內而不失其往來之常此陰陽不測之神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據陰陽則析爲兩儀本動靜則總爲一體

動靜是太極陰陽則動靜之名太極之動便是陽太極之靜便是陰

太極圖陽動陰靜正中一點陰陽皆從此生畧生出便分屬陰陽其中未分之體有何偏倚

濂溪陽動陰靜圖以易離坎卦象之便自可明陽極於外而中之初疑者已爲羣陰之本陰極於外而內之微動者已爲諸

陽之根然二氣之動靜即一氣之所流行而陽所變化陰便凝合循環之中又各以生長分數而別為五行之性要之稟於氣不越乎陰陽定於質不越乎剛柔此天地之所以成化人物之所以有生仁義道德之所由立修身治世之所由準也

動而生陰靜而生陰對待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流行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流行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對待也即流行而有對待即對待而為流行陰陽之神機太極之妙用也

靜以斂藏而言體動以發散而言用由靜而動動終復於靜則靜者若為主矣然而太極圖說乃先言陽動蓋非動無以見靜之端倪因動而識其在靜時者即是動之未發者也

陰陽之所以為陰陽若何人莫得而知只運時賦物便昭然示人所謂微之顯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萬物是顯妙萬物者便是微

生物只是陽氣然非陰合不能成形陰合者合陽氣而成物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非陽不能變化陽只是發生之氣非陰不能收合陰乃神氣聚而為精精氣既聚形生神發此人物有生之始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者

薛文清公言陰陽無損絕之理至陰之中陽已生純坤初爻有

陽是也至陽之中陰已生純乾初爻有陰是也予觀星命家序五行生旺丙火生寅而托胎於子壬水生申而托胎於午其說正同蓋天地間本是一氣而動靜相生寧待既絕而後復續晦翁答袁機仲書云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為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畫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至一月然後始滿一畫而為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夬之一陰為乾為遇義亦同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為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啻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論更甚精密矣

陰靜陽動論者每難後先惟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非妙達造化莫能言此夫以吸為呼以核為芽平旦之氣精於夜寐火砲之發烈於包藏凡此皆陰先陽後之義物理昭然也但太極動靜鴻鈞轉化綿綿不窮要之陰靜者前動之已極不得不止而後動之始基為將來發舒者乃由此試論卧起卧雖息前日之所耗實養後日之將用所耗者已屈而產將用者方伸而實弟就實而論則陰靜為先陽動為後理益明矣但欲執為二氣之終始則不可耳夫一動一靜氣之闔闢不絕不斎是造化之神機即所謂道道

固不離乎氣氣亦初非有二體也

陽方進未能即盛纔退又已漸衰然則全盛之時幾何聖人所以力扶而時保也

本一氣也由動靜而分陰陽由陰陽變合而生五行變合者陰陽二氣相承迭運各於消長之間陽動主變陰靜主合初互根而為水火已化成而為土金木蓋二氣流行變化有此五者及從生共濟而歲功物候皆由此成大要不出陰陽之妙用而為太極顯行之實跡也夫論五行得氣雖分屬陰陽然二氣迭運不得相離故變皆是陽合皆是陰非獨成者但隨仲盛微氣自有别故五行各一其性

陽變而陰合者蓋造化獨陽則不生獨陰則不成只陽是一氣之動靜動者變而靜者合之惟流行循環之間各由生而長長而盛漸有次第故其氣稍别其性各成而所生之質亦有不同焉然大段五行中又自有陰陽之殊蓋亦是變合之間二氣之分數又有剛柔盈縮界限也可知五行各性不外乎陰陽陰陽變合不出乎太極矣

太極之有陰陽以五行驗之益昭然矣蓋陰陽非判然兩體者若陰陽判然兩體則不能成五行惟一氣渾成而屈伸交感循環迭運各以生長盛衰而氣凝質具又皆不能離中氣以自成故水火木金與土並列為五五者之中陰陽實無不皆在而總之則皆太極流行妙用也夫惟五行同體陰陽而太極又為陰陽之總體故所生萬物莫不本於一而咸具此二五若判然為陰為陽則只有二氣而不能為五太極亦截為二體而不能二五之主如此則不成造化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譬如一鑊湯只火力進退之間便自有溫熱涼冷之異大要氣異則所稟以生者其性安得不各一其間一氣之體相生之序亦即可以此知之一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五行又各自為性不可強一五性又同出太極非有别成

太極圖是宇宙全圖其說是宇宙總論諸儒或疑太極圖說者為無極二字辨言耳夫聖門性命之理發端於易而其義未顯濂溪立圖著說以推明之苟因圖與說而可以會易義則何病於合有無試玩圖與說始末而太極體用豈言無可悔也

太極五圖只上一圖便該總盡了其下四圖即是其中所有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但不作虛圖無以見其為下圖之總體所謂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物之根矣

乾男坤女與萬物化生二圖亦各全具陰陽五行而後能成造化蓋即太極二五之妙合以氣化而為男女以形化而為萬物故二圖亦與上太極一圈無異見氣化形生無非此也

至氣化形化則陰陽五行無一件欠缺此正太極全體之妙用故圖只各作一大圈乃所謂妙合而凝者夫曰妙合非已分而復合只是天道本然與生物之理原無一不備故分以立

象則具理明合以成物則其用全既言化生則一一體具足故
分析不得只是一圓也
太極二五原是混融無間的所謂妙合者不是各為一物合和
而後成也前哲真見得大化之中有此衆妙而渾全於實體
不曾抉却一件令欲明白分出示人而實非各在一邊者故
不得不言妙合也
陰陽二氣其性有健順是為乾道坤道曰乾道坤道者猶言陰
陽之為德云耳男女只是陰陽所成之質二氣交合以生物
而其間得氣又有健順之殊此男女之所由成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這男女說得廣蓋於氣言陰陽於形言男

女二氣凝聚之始便自有此二體而其後交感化生以成萬
物凡有形者皆此氣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氣之妙合初屬於形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形之相生實本乎氣
乾男坤女是萬物始初所生之氣只此健順二者為物化生是
男女以後所成之形別生分類萬有不齊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二氣之大辨也若其交相感以生物則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男健而未嘗無順女順而未嘗無健也
只一太極天以氣為陰陽地以質為剛柔人以性為仁義就三
才各立者言則分為三極合宇宙渾成者言則總一太極而

已圖說又引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恐人則認生死二
事而此理有所不貫故并及之言亦不出此理此氣之始終
而無他說也
濂溪太極圖說末引易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語可知圖說前
面許多話便是生之說人之生乃太極陰陽五行妙合凝聚
而形成理具此是有生之始其始凝聚便是生其終消亡便
是死都只是一箇陰陽理氣離合聚散也此等事原是造化
賦命之常莫非理之所貫不是杳茫難知而又或可以倖望
巧致者若已知得則一生理義洞然昭晰自無纖毫疑蔽在
胸中矣世人每張皇生死使異端得售其觧脫之底誤正坐

不明此理而以為別有主張焉耳
天地之道以一為主以兩為化然非一之外又別有兩亦非判
然析一為兩也蓋即一而兩而一之用始全也一陰一陽此
天地流行變合以成化工者惟其為物本不二故體立而用
自流行因其用之相生而言其對待則為兩若析而兩之如
各立然則一之體息亦無相生之用何兩之有故不有一則
無兩
天道本於穆而於時成處乃見妙用蓋流行變化即道之實道
自如此故此可見道乃以顯知微非同因此識彼也易乃天
道義有交易變易正是效其流行變化之用而大通利正其

為乾坤之德則自有不易者乃所謂貞一之體也
橫渠說由太虛有天之名而伊川說以形體謂之天橫渠之言正
恐人以形求之則有未明伊川之言乃是專指蒼蒼者又謂
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
之乾合此數語而天之為天可知矣蓋以氣言天是涉於流
行之用以理言天是深求其主宰之德若太虛之說乃本於
無聲無臭之天載而其中功用即為氣化所謂沖漠無朕而
萬象森然已具者非謂虛無之虛畧無一實者也
太虛為體氣化為用太虛非虛也氣化之渾合以未形著而名
虛氣化非強為也太虛之偶感而變化莫之為而為者耳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首其用以著性之初又言是有太極是
生兩儀首其體以明道之本
乾坤之體穆然渾然更無作為謀巧一氣順布萬古為常聖人
心通天地而表章其理曰易曰簡夫迂視天地者疑其神秘
莫測聖人知天地則直云易簡夫惟易簡所以為天地而天
地亦安得不易簡也使天地不易簡則健順無常體化育無
常用豈能混闢始終恒如一息聖人體此以成德推此以廣
業而一毫自私用智之意不與焉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夫易簡者天地之至德聖賢之
至善順則吉逆則凶循則治違則亂所謂可久則賢人之德
能卒由是者也可大則賢人之業能擴充是者也中庸闡性
明道合天道聖德於一誠夫能體誠以盡性則易簡之道得
而天地之理盡矣
孟子所謂知天是知天之理即所以為化育之體者不是但識
其虛空渺茫而已故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言理則體用
兼該矣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此但指沖漠無朕之中言
也雖其理未嘗不在而語意未及化育故但目為太虛後人
不察得無以為空虛無有之虛耶
形體謂之天主宰謂之帝性情謂之乾這所指主宰處即名為
天心者天何心哉其理却自有主這箇便喚做心氣化由此

而行便是乾道乾道至純所主如此作用便即如此更無宛
轉回互此所謂至健而乾之為義乃其性情之德然也主至
一行至健其道不大通而利正乎分為四德蓋聖人又於其
中見得全體衆妙自如此也
天之主宰性情只是此一理若二之便無定主主不一行亦便
有差池而難為健者故主宰便是性情立德處而化育萬物
根本衆動無一毫可出此人心試以此義而思其所以合天
心者當不得別有出入矣
其氣也無涯此語足以識天動靜絪縕便是流行發生之實
邵康節云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

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夫道者天地之道有天地而道在焉豈得外天地而別言道邵子所謂天地亦爲萬物者乃以理器精粗言非以大小言也後人立論便有謂以道觀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是屈天地以伸道則道當更有無物者在天地之外此何異曠士不根之談迂視道而彭視天地者乎

晦翁註體物不遺云是其爲物之體體猶言骨子也程子論天運日月寒暑水流物生曰皆與道爲體此體言形體也道乃萬物之理理無形非有物不可見是道能體物而物則能與此道爲體者也故人見川流而言逝者夫惟本體不息而後

流行者不窮天道人事舉如此即物而見其所謂道因用而識其所爲體則太極本然之妙與其所乘以流行之機俱昭然在心目之間矣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此是乘氣機以流行者而太極不二不息之體即在是故聖人因川流而發明之蓋語費而隱自見費隱本無有二故不得別言也鳶飛魚躍所謂上下察者其意亦如此

天地之心至復而後可見未復非無復非始有蓋不可見者見諸此而生物之端在是康節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於萬物未生識得一陽初動便是天理發見流行之端而於穆不已者原無改易更能識得未動之中亦即是已生之本而天地之心不惟見其所見且見所未見矣

天地人物皆因其動以見用而指其靜以識體大要體皆爲主而用因以行也若動靜相乘則皆用而爲靜爲動則皆體此當於一源無間處只將主宰流行分別便自不得截然爲兩

天地之間二氣流行充塞無間總是化育之機人性之始而云虛無寂滅若以虛無寂滅言道則此等皆無根起滅之妄相矣豈識所謂至微至著誠不可揜之義者哉

六合之內凡成象成形者無非生氣乃包裹最中心處凝聚變

化所以有此其外則無涯之氣靡有窮極不過如是而已而其間自有至一可常之理爲氣之主故曰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造化品彙是氣也非又別有理以驅使之只是造化品彙而推本其所以然則以理目之明其非離於氣而別有立亦非渾乎氣而同於粗迹者也

天地至大然總不外乎一理理最完滿具足若形氣則便有參差不足處中庸謂人猶有憾者只是形氣少偏錯便於此理本分有所虧欠明道詩道通天地有形外若通得天地之理於形氣之外便見天地尚有未盡此理處而太極全體昭然在目矣

明道秋日偶成詩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天地安得有外曰有外形之外也有形者形下之器形之外乃形上之理也風雲變態即二儀消息所為其交勝處乃有變態而有常者不可變也曰思入者不過以有常之理察消息之機此惟心通造化乃知其非屬杳冥也

道理一也聖賢言道亦一也只是後人所見不同或把聖賢言語錯看了則道理亦遂大謬而不自覺如明道言道通天地有形外蓋天地是有形者道乃天地之理無形而實為形之主人能通得此道於天地有形之外則知道在天地而天地不可但以形求矣若謂天地有盡而道更出乎其外不知天地如何為外而天地外又如何為道此即荒唐之端大乖立言之意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道立命之中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道賦物之和也

中純是理而凝於氣渾然太極也和便乘氣而理因以行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正蒙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造化發育之事不過如此莊生野馬亦即是絪縕紛擾者

天地之化與人心此理正同皆是原有靜之真以為動之本故不復則不能通易復初陽是動其所靜者而天地生物之心於此乃有可見耳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蓋動靜一體何有改移而非動無以見有靜之端故一陽初動萬物未生而合下生生之用皆是此物邵子之意正以明無極有象原非兩體而靜極初動之間有以見天根之妙所謂玄酒味淡大音希聲者正自得其真於此時此處也

天地形氣象數皆自下而上始於下則日息而盈極於上則日消而虛盈者環則遂除虛者受則歸來此屈伸往來所以動而愈出積而不溢相禪而無端有常而不易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淳造化發育之象宛然張子所謂太和者與陰陽只是氣一陰一陽便是為道辨之則不雜合之則不偏天地萬物莫之能違者道也若舍氣而言則無所謂道只以氣言又不得謂之道故繼與成皆是氣善與性莫非道氣與道不得有二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只以賦與受名也

橫渠正蒙云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蓋執此氣以為天地神化之實迹也又曰所謂氣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靜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耳夫蒸鬱凝聚此言氣於有形也其健順動靜浩然湛然者是此氣之妙用其可得而名言者亦以此氣也即以此而識其推行有漸者為化合一不測者為神則天道天德昭然有實而聖人之所存所運亦不異是矣

曰無極之真是不可象執之實理卓然在元氣流行之中而主
成變化爲物之終始皆其所主宰若目以爲無無豈能有此
顯著功用耶
無極之真實理也二五之精生氣也理在於氣氣自有理此妙
合之意氣凝而理具人物形性之初由是矣
余常思理氣二字氣本實而不能爲主則是虛理似虛而能爲
氣之主則是實後見薛公讀書錄云天地萬物形體皆虛而
理則實始知妄意亦有近似也
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只是理氣變化凝聚顯出示人者
氣可以迹求而理當以神會以迹求者察其理之實以神會者
融其迹之粗初非兩事
天地萬物只是一氣而理無不在陰陽五行是此氣流行自然
之妙用道便是理之呈露昭著故氣外求理與眛理而言氣
者皆失之也
理氣不可分看亦不可偏言易乾坤元字不曾分係辞言一陰
一陽之謂道而形上形下之間實一而二二而一者盖分看
則似爲兩偏言則若有遺
晦翁言未有此氣已有此性道性字是通言天地萬物即指太
極之理也性是箇一定不易的惟性不易故氣之流行變化
萬古常如此理爲氣之主固當先言且以氣之往來屈伸終

不出此理範圍之內則理亦原自在先也
比如庭中這桃樹其發生凋謝是氣他合當如此的便是理惟
合當如此之理一定故其氣發生凋謝自然常如此理却是
先定的氣却是順他的故云先有此理人只見理因氣而有
體既未有氣理從何物爲有不知無論氣已有未有而合當
如此之理固自先定下也以此觀性亦自分明
陰陽五行是造化發育之具即天命流行之實所謂氣以成形
理即賦者非有二物強相併合也偶見論者不究此理所具
之實而以陰陽五行爲推測之陋欲舍此以體會性道則無
以明生理之所自來宜其盡置帝命降衷於玄虛只從人心
而但以知識言性此告子三說皆由此立
若將太極作氣看亦便是此理之實作理看亦自離氣不得然
須作理理即是氣之統一張主也
日月星辰在大化元氣中同運並行而又各自有遲速常度不
紊不易可知太極主宰有常而陰陽五行分别定分理氣之
妙即此可察
形上之道非形下之器不可見因形下之器識形上之道以形
上之道覩形下之器則觸處皆融所謂活潑潑地者以此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上下二字非是方所之
意盖以精粗微顯言也然皆謂之形則知事物固有實迹理

亦不是虛名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其初賦受只是氣一即理亦一故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其後配合亦是理一則氣即一故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晦翁註充塞無間只是渾合無間意故程子有更不分別之語謝氏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夫無虧欠即與天為一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如先天列象與河圖許多黑白點子都是何物若只說無聲無臭看得全無了則天載又何事易所稱盛德大業者豈真蓋向無中做有耶當知實理實氣充塞流布而全體大用有昭然兩間萬物皆由此立命者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畢具但不可以聲臭求之而豈得以一無

斷滅之也

時行物生即是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太虛之中何有聲臭而流動充滿運行發生未嘗少息者都是實理實氣故云誠之不可掩但自然如此時行物生而所以生且行者視不見聽不聞故云無聲臭耳非天自為無聲臭而時行物生自為時行物生也故曰天道無心而成化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惟無心故不與聖人同憂而氣化自然鼓動萬物自是盛德大業之實不為虛也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夫其體其理其命其用皆是天載實德云無聲臭者不過尋常言其不可見聞以見於穆之意非是贊美天道玄妙如此也學者須要知天載實德乃為知天不然而直以無聲無臭目天載直似茫然矣

游定夫問能戒謹於不睹不聞之中則上天之載可循序而進程子謂其序如何循之又如何引荀卿始乎士終乎聖人之言為序而又以其性惡禮偽之言為不知循序則可知由士入聖者當以知性謹禮為循序深造功夫矣然則不睹不聞之中當知性體何如而無聲無臭之境亦當知天道何如不得都無事便謂了當也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以於穆立命者言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以賦受成性者言以此見萬物生息所由及人事日用動靜所主莫非此理故程子以為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夫窮理盡性而至於知命則天道人理觸處皆通何不活潑之有

際天極地孰非此道子思特引鳶飛魚躍者正要見得理氣在兩間遍滿流行因生成以顯露化機上飛下潛無一物不是可知無一處不及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即是此理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又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既曰氣之

本體如何言虗可知只是指點空澗處以見天〻之所由名非
空虗無有之虗也
正蒙言太虗無形氣之本體則太虗皆氣也其聚其散變化之
客形者即太虗之氣以聚散變化而有迹則知其能為變化
者雖無形而非虗也至静無感性之淵源則静體皆性也有
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者即至静之性因知識感物而有端則
知其能感於物者雖至静而非無也然朱晦翁頗譏此語以
為截作兩段蓋無感無形與客感客形不無分析動静稍似
二境恐於本體妙用一源無間之義殊覺言之未融耳
乾元是萬物受命處坤元是萬物分形處

二儀之間體虗則道(為體無形)屬物則器(事物有迹)道非器不設(道以器顯)器
非道不成(器以道立)聖人以道正世因器顯道非化裁不宜非推
行不達宜且達天下共之此聖人之德業
天下之理不可言擬言固難真而執言者愈失其真或遂至迷
誤天下故聖賢以象示不以煩言令深造者自得而百姓日
用不疑喻也河圖洛書八卦太極聖賢見道章教莫真於此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二語揭天人之
理殆無餘藴
天地只設位而易自然行乎其中成性存存而後道義從此出
天道人道也

天道設位易行乎中故以卦畫象之非因卦有易也故為畫前
之易
劉原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定命也若動作禮義威儀失其則必由本心無主便
是雜亂天命處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
定命也只言命而性與道在是受中而生民之性也動作禮
義威儀有則者道也又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則理氣感應性命合一之理亦便可見
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衷由帝降豈不渾是天

德已降於民即為人性之理人須於本心體用間識取
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此言性命之理而道即在是
又曰克綏厥猷維后此言修道之教而性命之理即在是
乾為天德而元亨利貞四善備焉蓋一元流行衆美完具便是
太和全體發育生成之本以此言理則所謂純粹至善者亦
自可見人得之以生性中便具此仁義禮智之德於這天德
四善原無虧少但人心自失其初則便欠缺違異要之人性
本善只為原自稟受天德來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若無繼之者善一語便覺道與性無箇相承
的天所付人所受此一善字乃其中真正氣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人一脉正是天付人受的道統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三語中庸以一語盡之曰天命之謂性天命性三字便可分屬易之三句晦翁註意全是將易中三句作本子

晝夜者天之不息陰陽循環通乎晝夜則無息也

太極是主宰之實理陰陽是流行之氣機五行是變化之顯迹一氣完具萬物由之以生莫不稟受乎此而所得純粹偏駁之間此所以為中和為剛柔善惡雜揉而不齊學者自反其氣質或病於不得適均則矯揉變化之功亦烏容已

一太極分出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而太極無不在焉此正是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性之為性如此故已實知性者便於化育之理亦自心通默識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知其然而然然有所以然者在天道未有不實試看鳶魚飛躍是何者所為此正體物不遺之明驗但所以然者則不見不聞耳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是道體徹底非有實何以能顯

未有物而無理者盡物之所以為物即是理若成立之者然故云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皆有所以成其為此物者是理正為物之實體而物以之終始不能違也惟見物者不察而識其理者方知所以有是物則物之實正是理之實處也

盈天地間都是賦命的理氣人由此生即受以成性只緣視不見聽不聞故云無聲臭人但以無聲臭便謂天地萬物生於無如此當遂無天地萬物矣安得高下散殊成位化育之事哉

中庸言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這知字無甚工夫只是心通其理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即賦命化育之實理也可知天命人性原一理故知此便知得彼若未知天而自謂知性則多錯於意見之偏未知性而自謂知天則必惑於

推測之陋

天只說得天心與性只說得人這命字正是天與人相承處其初本一者也

性與天道孔子惟易傳曾言之論語未有明訓子貢初亦不得聞顏曾有得而無傳述子思作中庸遂說出此理亦是得於前人者可知聖人亦未嘗不以語人但及門諸賢能自領畧契悟者實希耳

性與天道孔門高第不易得聞周元公從易義中推出作太極圖披幽抉異昭示視掌此乃吾道大本大原人鮮理會殆千百年先生超悟獨倡立象著書以宣其秘蓋天人賦受通一

之理於是始明然後知命之為有實而性之為有本斯於道
脉聖真為功不細二程相徑得諸手授而不以示人夫亦聖
人不輕語上之意而所以訓諸從游惟云主敬致知令人由
身心事理講求體會若性分無歉則賦畀不虧天人之際已
誠冥合當自心通此二先生有大造於學人也當知周程先
後明道立教已徹上下但元公對二程并出幽深而二程於
彦學只依切近殆亦因材之意焉後來朱晦翁兼總條貫盡
發其蘊語實殘則傳述二程談性命則歸本太極亦所謂集
大成者

二程受太極圖說於濂溪而未嘗示人蓋圖說是推明天道流

惜古餘論　卷一　元

行賦物之理聖人自謂知天命當亦便是此事但聖人所知
不易窺其理則畧見易傳中語矣此非可容易與學者言言
之亦未易能曉二程教人只說主敬涵養致知進學此是聖
門切身體道功夫實能於此得力則盡性至命此圖總不出
性分事理耳秦漢而下學者未見能於身心處體認天理而
真見其所得於天者故談性命之事秪覺髣髴此正斯道不
行不明之故也濂溪窮探幽微而二程又安排實地進步所
謂徹上徹下初非二義倡道之功乃自有相成者

聖人五十而知天命這天命非渺茫事即人之所受以成性而
人道之所由立者學者功夫只須志學篤行以俟窮理盡性
之後自有默成德行而冥契至理若強探力索與懸揣而臆
說恐俱未然也夫未知性而言命與未知命而言性或認作
兩層事則皆失之大要所命是此理故性亦即是此理或有
謂陰陽五行不可以言性夫論性在人可不言也論命便須
識此蓋理因氣而成體正是天命流行賦物之實不言氣以
見理將安所識其賦於物者而天人之際漠然不能相通是
命不可得而知則性亦只是人心知覺話頭矣

天地以生為德生物是氣而氣能生物便見天地之德為然德
是性情所主之名易所謂元即此德之首言萬物有生所資
以始也故凡所生之物便具此德以為心之主而曰性曰仁

惜古餘論　卷一　元

皆得以此德求之

天地以生物為心不是謂天地之心在於生物蓋天地生物便
是其心故人得之以生心上便有此仁人乃是有心的然心
不可得見只他這運用作為便是其心之所在天地雖無心
這運用作為只是生物便亦是其為心處也程子謂滿腔子
是惻隱之心正如盈天地都是生物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又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這心字只作主宰
看天地之氣只主於生物天地有何心以其主於生處便指
此為天地之心人乃全是這箇生成的所生者與生之者豈
得有二故藏畜運用於人心皆即此理而名之為仁也

晦翁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即康節所謂陽
分陰也又云君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即康節所
謂陰含陽也自含而分非有間斷一氣動靜亦無改移惟靜
極初動乃坤復之交所謂地從雷處見天根者然無字亦當
善看既云含有豈得為無若看作全無則雷寧妄發耶

信古餘論卷之一終

信古餘論卷之二

雲間瀟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陰陽乃氣也而謂之道者蓋天道流
行其實體正是此故其合而賦物則為天德而云善具於人
心則為生理而云性大要天地生物惟此二氣妙合太和凝
聚萬物各得以正性命濂溪所謂純粹至善者正言此氣自
然之妙所以遂為天命之實理人性之實德而人道由之以
立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也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只這陰陽不偏之道在天曰善在人曰性
繼者言天命之流行成者言人心之完具皆是此理由繼而
成即以善為性不可為二也

自天道一陰一陽之流行而有善之名濂溪曰無極之真二五
之精妙合而凝真精妙合可想見善之成性處

性即理也是伊川語最為端的而人猶未察以言未盡意也夫
性乃人所得於天以生之理而具於心即道心之所由立若
但言心則恐昧者專以神明而遺理若只言理則於心之神
明所具處亦似指點未全然伊川只言理者正欲使人即是
理而識四德萬善之根於心體渾然之內則性乃不謬矣

性者人所得於天以生之理不離於氣不雜於氣以其不離於
氣故墮乎形氣雜而言善以其不雜於氣故孟子指天理而

言善然非二性蓋天理之因氣質而稍有不齊者非天理之異也是以前賢立教以天理本同而氣質又可變化故只言善至於意之所萌而有善惡直當言心善者循乎天理乃道心也惡者因乎人欲乃人心也然非心與性實為二物心體性命而立即為道心其後因形氣係累而有人心則心之有是性有非其性者乃真與妄異非心與性異也上蔡言佛氏之言性乃吾儒之心佛氏之言心乃吾儒之意大槩以生言者都只從心起知而遂目為性故性入於虛心亦不明其德宜其無得於善而欲空滅之也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明道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

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性因生而有生以上未有成性一有生即帶氣質聖人所謂相近者亦即此時樂記一靜字正是凝成於氣質而未為氣質所用固是天道本然孟子所謂性善者也若能推其由來於不容說之時識其不離於纔可說之內則性乃庶幾

人所受之性卻是天道流行賦物之實理自形生神發而有人心之靈用乃因感而順應於人倫物則遂有道焉是理由神應而顯可知性體本然此以理言性程子所以發前人所未發也大要性即天道天道難知而顯於人道者便是其所賦實然可驗之迹若言性者上不於天命處識其所賦下不於人道處驗其所發只截出吾心一段靈明能知覺者曰性只如是以此見性卻只須坐禪理會也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濂溪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人道之初正為自儲精得秀來便有本善之良心有應物之事理出之則五常百行皆由此立斂之則一中自如乃所謂退藏於密者不得言虛無寂滅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此晦翁註中庸天命語夫陰陽五行以氣而辨即天道然也天道便是理理氣原不相離故得氣成形者此理即以成性陰陽便有健順五行便

有五常所謂天地化育便是賦此天命之性便是稟此

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孔子繫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孟子相承言性善之所自也夫性乃天所降之衷由天道繼善而人有成性安得有不善乎人皆具此以生便是本心之天理蘊於至密而無不足發於至著而無不順人自不反不存不由而云無善其昧己誣天亦甚矣

太極自有一定之理故人性自有一定之善只緣稟氣應有偏正之不齊故又不能無賢愚然終是理為主持其所憑之氣有共耳所以人心能戒慎恐懼以自為主氣質亦便不得為

累盖形而後有者畢竟是天地之性為本故善反之即是若聽於所憑則難言矣

人無欲時本心真不大相遠只為世情嗜好牽誘便有陷入至於不善者此物欲也若義理偏錯物欲沉錮此亦必由氣稟昏濁而然但觀上世淳質之時人易向善末代澆漓之俗人競趨惡可知物欲之害多氣稟之害少

天道立命只是此理此氣其流行而賦於物晦翁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即濂溪所謂真精妙合而凝以化生萬物者也真言理精言氣妙合而凝者原不可二非相入而合也惟天道本如此故人得之以生其性體健順五常與之累無差別百行萬善便都是其發見處但能以誠明全盡此性則天地合德聖賢同歸無復別有向上事也

仁義禮智正是性性乃總名四者便是性之全德如言元亨利貞便是乾之全德處程子曰性即理也乃是指此理為性也後人知性在人心而心上不體認得此理來遂只以心知看作性故謂性為未有善惡而以善為性以後事不知心知却是神是形氣之靈濂溪所謂形生神發五性由此感動者而五性却是五常之德稟具得天道五行之性來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孟子所以雖言性善而程子亦直謂性即是理無少疑也學者要須於真精妙合處識性之從來於四端發見處識性之顯出又於人心有覺之中見得無欠之時本心便是全體則性既不昧善亦易明矣

天賦我這靈東便自有應物的神機在及至應物而見得箇合當如此者這便是道若論感物而知應此只是靈覺所為然應物之間又自有箇當然而不遽漫者從靈覺中為生而因動以知靜其體原自本然聖賢以為此是天所命於人而為人心之善名之曰性程子見得這便是人心之理故明白註定曰性即理也人惟有欲之後心蔽於欲不見此理便謂性只是箇靈覺何曾有理此乃自失之而自昧之也孟子謂盡心知性又云性善正當思心上原有此善為性安得謂性不

是理只是箇靈覺也

人有此生身中便有此心是自靈覺只要檢束他向裏不妄走作此是存心事若論性則自天道流行物與無妄者識得個自然至善的有觸之而即顯者然亦只在不走作處識取無妄者乃是衆善之源本心之德則性可明若只以不走作為性又恐徒收拾得無用精神此後來禪人但知攝心而不識性其以空寂自雄者如是也

人受中於天便是得此理以成性理無有不善人自以私意物欲悖戾之者乃為惡故聖賢懇指人心即以好善惡惡為性情之正而詩書垂訓無非欲人端其好惡易惡向善以復此

性而不失所受焉敎衰道晦此義不立不得已又借刑賞之
意而懼之以襃貶此春秋綱目所自作是皆根本天道爲人
心此理立爲世法程非徒以筆札記載稱著述者
齋謂人心之靈屬氣晦翁已會言之曰心是氣之　是
也夫人生氣聚則神精而靈此即所謂知覺者性亦只是在
此若謂只此是性則理便漠然
性只是在人之性聖賢如何又說到天命可知此生稟受原自
有來歷根源未識得他來歷恐於人性實體終未見分明
人所受以生之理便是天所命於人之理理本一安得有性命
之異故盡性至命知性知天都不待次第安排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這中便是天地之德民生稟受得來便是
成之者性只這些子在人心蘊而爲仁義禮智之德發而爲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無不是此故凡視聽言動喜怒哀
樂之節但能存此心爲主無不是其運用流行所謂天下無
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未發之中以未有可見可名之
迹故以中立不偏之體目之耳然其渾然在內者原自有此
可知此中正是天理至全至一之地惟至全故能兼衆德惟
至一故能主衆動而天下之大本真在是也
從乾元賦受而各得其性命之正豈有一毫不善
只爲天賦人受的一箇道理自有而自昧之令古今賢智人三

多少異論而愚不肖者盡昏暗而不自識嗟夫
中庸言性是大綱說人生所得之理至實着落在人身上却說
箇誠字孟子道性善也只是說得他好至誠字便實是我的
好不作虛言矣濂溪也只說箇誠是根本中庸未嘗言性便
知是我原有的善不必別尋善處爲性人只因自與善反乃
有不善反不得與正並言誠則不待言善已是實有此善乃
知不善處正所謂妄妄不是性言誠便實然是所性矣縱不
言善而自然是善矣
若識得人同此性性同此善便知聖賢亦只是盡其性者吾性
與聖賢同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當思孟子所言亦爲之而

已矣
理與氣不得看作兩物理便是氣之理氣有實體理若爲虛名
然氣實則理亦便實故聖人遂以爲實理而目之曰誠如水
火之爲寒熱水火既是實的這寒熱之性亦便實了天道生
物只是二氣妙合以成形這氣中之理便是形色之性若於
這形色間能盡其性便是人道凡人倫物理都在應接間顯
出却都是以形盡性之事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人踐形便
是盡道試以此想率性之道知其非外假強作也
中庸言德性是人心上事人心靈覺中所稟具原不虛薄自有
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者只在靜虛動直間自體察此純主理

義言不兼氣質者與孟子所言性善同旨
德性朱子註人所受於天之正理天道賦命人生稟受來自有箇正理作本子但不照管則失之故須是存心存心只是照管他不走作這正理自在此即是人本心之德以具得之於天而所受以生故謂之德性學問功夫也須根本這箇做則不浮沉差錯發見出五常百行來都是德性分上事理故尊德性便是立天下之大本
天下大本正說性性是人本心之德只心去應事這性便發出萬事之理故五常百行皆是性所發即所謂道性是體道是用性非虛言道非外索也誠則性體既實運用處無非天理

故日用應務都只是此理流行著見以不隔於內外物我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有兩截事也異端欲離用以為體是不知其理本一而但守虛靜空寂之中滅存神妙應之主夫用所從出者為本已無有用於何為本又其言曰不立天理自無人欲夫心之為德人欲既盡天理自流初非他索彼自不察而昧其本心耳非天理獨遺於彼也正緣其以離用之心虛應用之體體既因無用而虛用亦以無體而絕所以上不能合天道賦予之真下不能盡人事當然之則而徒執私己以自小托空虛以妄大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夫百姓但不知之其日用猶為人道此則不知而并棄日用害道無復疑矣
性本於天未始不一已屬在人但可言近既因於習便自相遠蓋理因氣質而具氣質則自有生而已然陰陽五行各因所稟分數而五性遂有互勝於其間曰相近者均受於天未淆於習烏得有大差別若指所賦之理而真自其不屬形氣者則至一而不可有異孟子之言正是此蓋因當時妄以形氣之後人事之雜然者論性故歸本以詘其說要之聖人所云則指在人之初理氣凝合而各具以自成者乃人性之通論也然曰相近則皆未始不善其後由習而善惡頓相懸耳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絪縕即二五流行交感之氣於此便

有參差雜糅故人所稟受有純粹偏駁之異非是兩種程子謂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正為這氣靈心知由此種生質處發出亦是所稟受然也變化克治後便自歸天理之善若聽其如此又私欲妄行便成大惡故性相近只是偏駁猶在兩界分上習相遠便胡越不相入
理氣分別各言則理自言理氣自言氣若說成性則理氣便分開不得理無不善卻從氣中便具得差別來如水出於地便從地脉中帶得氣味來卻有不純處然不可謂不是水此氣質之性當兼言善惡之意也
偶觀蜂窩蛛網見物性亦有自然知能但其所營營不過居食

事耳若虎狼蜂蟻之一節則天理㸃微已驗於此人性兼五常百行盖生而具之隨感而由衷出者亦猶是也第物性以得一而專專故能不失人獨以靈而雜於欲則其所全者反有梏亡故學問之功乃所以開明祛塞而復其知能之良至於益加開擴日新富有以進於聖人之能事亦只是性分內事理由深造而抵極純極徹非能於其外更索所未有者強自附益也

天賦人矣原從理氣凝合而有性則成性之初便已著於氣而不得獨舍氣以言性矣程子謂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其言正知此然程子似不甚以告子為非而孟子乃大不然其說盖告子立言之意非也彼不分人物而槩以生言性則何可通夫人物之理固殊氣亦未嘗不異謂因生而各以其類各正性命則可謂同生而均是此性無所分別則非也

生之謂性若論氣凝質具而各有知覺各生愛惡則犬牛與人皆是此性至於五常四德豈可混人物而槩言聖賢以不學不慮驗其初以達之天下驗其同以不忍不受驗其實此人道所以參三才而靈萬物非不由知覺以顯然何可謂性只知覺已也所謂聖人能盡物之性者盖物乃以生為性物不能自盡而聖人為盡之亦未可謂盡與人同也雖然物亦自有同於人者顧雖呼類之仁也人亦有反不如物者賊倫悖義之事也

寂然不動之時有何善可見及至卒然感發便見得善端便驗得寂然中本自有此此孟子以情驗性最是開悟人喫緊處又言良心須察識擴充正欲因此發端處自識其本心而充之以至於全體此便是盡性做功夫事又言旦晝斧斤牛羊之牿亡却是人事戕賊所以至於有不善非人性本自有不善者此只是私心物欲累之程子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又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此不善之因也學者識得性根本善又因善端以充其全體又知人欲能累其善而嚴遏絕之則知性之學盡性之事無餘蘊矣

以情之善驗性本善是說理之顯証若謂只當於情上看意別無性上功夫則不然也孟子因當時不識性善故指其實跡可見者証之至於主敬持守正是存養根本功夫豈有根本上忽慢却遂從向枝節上尋索安排

情者性之動情有已未發時性則常為之主如樹有榮落根氣則未嘗息也惟情由性出故以情驗性若以性不可見而但言情者固道其本謂情為外而不可以言性者亦非合一之論也

性者根也情者株也根株一體而株發於根故欲知根氣觀其

發生便可見正以發生之氣都由於根耳以情驗性乃孟子因時人昧性緣性體難見故指明白可見者示之非謂性無善而只以情言也才字猶今人言本事蓋所能也言所為不善不是他原來本事如此不可指以為性

性言天性理言天理德言天德才亦有言天才者惟情言人情欲言人欲情因感物而動欲因情好而生此由人心所發故屬之人性即是理乃天所賦畀有此理為德能此理為才性既命於天則有之與能之皆成於天者凡本於天皆無不善故為不善者不可言才之罪

喜怒哀樂都自人心上發出心未有所發時只是寂然這寂然中卻便是四者根本總會地面此時但有渾成之心主未有偏出之事端故曰中及由中而發則事各有當就事上又皆各順其理故謂之和中實有所主和實有所合如禪者之見則中只是空和便為幻性只見得空道亦當作妄此寂滅者之悖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必是知得性則心上所存不虛易曰存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義都要自存處出則所存者豈得范然故君子養於已知之後亦自有實據道理

告子所言性只是指生機活動處此乃人物之所同其論性諸說皆原於此夫生機活動處何有仁義何分善惡此杞柳湍

水之喻所由生而又指其愛欲處為仁各別處為義此仁內義外之說亦因以立也若能自反其本然之良心而真識得所賦所受之天理在是則仁義吾所固有乃純粹而至善且皆由中出自不得以內外分析言矣

告子雖不知性善猶知仁義之為美故孟子指其說為禍仁義便亦無辭以解若老莊則以仁義為性道之失欲去仁義以全性其悖謬更甚不可以正理喻矣

一人以為善者天下人皆以為善一人以為惡者天下人皆以為惡是善惡有定體也善惡有定體豈得謂人性為混

知能在人而知能之本善即所性之德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可知仁義為人道由人心之本善顯於知能非人事強為之也學者只要反求而自得持守而勿喪明理義以昭瑩之即事物以充拓之此亦在人切己自加鞭策無他伎倆也若只高談性命恐舍實躐虛反道着己彼以知字法門自為玄妙直揭者更於性真全迷岐路也

天命之謂性雖不可只以生言卻是即在生處人生而靈者惟此心故性便在人心若心上無妄念走作只是本心這性真便在此中自有全體只本心所發隨事便自有合當處此即是率性之道先儒謂循其性之自然正謂性是源道是源流出的由源而流卻不失其本然則流的沿溪入澗便都自有

各順其所當行之理也
橫渠所謂天地之性以本於天地者言之所以別於形而後有
者然此性亦非形氣不能成故氣質之性即是此性之成於
形氣者但因形氣而微有差池耳非別為性也然則性自一
以形氣而異雖形氣有異而終是此性故不甚懸殊而聖人
云相近
天地之性亦兼氣流行也專以理言之者惟天地之氣主於理
而氣由理行也人物所受之氣亦是此理而聖人所云相近
乃兼氣言者蓋人所受為性是形而後有者畢竟便為形所
局則此理雖不異而承載運用此理者自覺分量豐嗇有差

耳
先儒謂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曰德性無
不備者是所受之理理豈有限制分數只稟氣成質自有差
等於是有剛柔敏鈍柔與鈍者亦是人資稟所具然自欲明
道果行未有終必不能自力者此德性原無所限也濂溪曰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此亦言人用力深淺所
至如此耳夫聖賢令名自是隨人用力之深淺豈有德性本
不足氣稟終可限乎
心
似官性似職有官乃有職然官實以職稱精一執中舉職者
也言職即知其在官言官或不能兼職此後世論心通理之
弊所以外於聖門也
藥有性有氣性無形然所以治病者性實主之但非氣則性有
不能達人性亦無形然運用萬事此為主宰但非氣則性亦
無所在觀此可以識性
心能存得則性亦便自在其中知其在中者而勿忘勿助便是
養
不能於存心內別作養性功夫不可謂只存心便了養性功夫
此當識首節知性事知得性時則於存心中便分明有養之
之道方可作體立用行事
情不可言不善蓋情有不善乃物交妄念所發乃情之所以受

病非情本有是病也何得指為情之不善
有性必有情塞情以言性是無生之卉木也誠字貫性情而為
德
誠無為是性善之本體幾善是本體出者幾惡即從此處為人
欲感動出來亦足汨其本體然本體實不知是
學問緊要只在性道知天亦即從性道知之在天曰命在人曰
性本無二理故實知性盡性便已達天
錯認道處只是知性未真錯認性處必於天德未達知天德是
性論性必不差知率性為道語道必不謬
知性則自能知天者本一之理知命則自能順理者有定之見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莫誤看為無善惡可說當了一以上二字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上未可說性言未屬於人者也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言無物可添矣正所謂孟天下
　無性外之物
論性不論氣不備只遺却已屬於人者論氣不論性不明全昧
　却所受於天者
人以紂為性惡然云智足以飾非則飾非之言知非之心皆非
　惡也夫以能飾非為智則智亦便知得善處但不勝其私邪
　利欲之好又乘剛悍暴厲之氣質遂不能自禁以至縱意橫
　行流入窮凶極惡然則其稱惡者亦竟屬所為未必盡由性

　彼有性善而不能為善者性亦何有故聖賢教人乃在為學
　功夫多
天道非陰陽不能生物陰陽變合便自次第分五行之性蓋總
二氣之生成而各立為德故人之生既由此氣成形便自具
此五性秉神明心識而為用但無感時渾然不覺至外有所
感遂動於中始各因事而顯其間感者既雜常動者因人心
好惡而發又不能無累於欲故所發有得其當者有失其當
者於是人事之善惡分逐雜出矣惟聖人渾是仁義中正之
理而主靜以立本則萬事一理何有不定却與常人之物交
情勝者自懸殊也

濂溪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蓋
　形生之後此心有神明知覺自是能感能應的所稟二五之
　氣亦乘此作用故觸遇事物心知有應五性便從此感動出
　來爾時已有形體嗜好不能一一順應五性遂時有偏勝不
　全中和或憑氣質而偏或徇意向而溺錯雜處亦自不能免
　惟主靜存理則氣質意向皆不得用事只是循理順應有何
　不善
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蓋形生神
　發之時已是屬人心了這五性應物各自有箇天則只因在
　人心情欲亦便得相參用事若中無定主而惟所感動則便

　隨他作用而於義理即有過不及之差
氣既凝聚成形則前之流行變化者既已定於質而各有分限
　後之形用物交者又不無因所欲而係累於中理不能全為
　之主而氣不無各出用事此衆人所以隨動而雜出善惡聖
　人所以主靜而理自有定也
氣因五殊而有五性然只是太極全體之互用聖人神明主宰
　自有大中至正之理故隨感而應便是五德張弛妙用皆天
　則也此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也衆人則不然感於外者不
　無為形體嗜好所着動於中者又多為五氣偏重所因不得
　全然以理為主故人事便多錯雜大抵常人之心多為情所

雜聖人之心只是理一

五性感動發而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惡未發之中是未有感動五性雖具而心體寂然固是太極渾成未分之境也已有感動則人事參差故五性所發便分得失大抵有得失皆在動時

程子曰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濂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程子之言蓋有所本萬事都由五性感動而出然則善惡皆天理之言不得更煩別解

天道有陰陽人性所稟便有仁義若中正二字乃是仁義得當盡善處非仁義之外又別有中正然不是中正則仁義亦便

有偏錯的不可稱德性故須言是四者後言立人之道只擧仁義與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並為三極意自可見

所性之德仁義而已中正者仁義至當之體也仁義而中正德斯至矣易本陰陽其用必於中正陰陽不中正則失之過剛過柔於象為凶咎仁義不中正則流於姑息刻忍於事為乖忒惟聖人仁義中正所以與天地合德同體而造化神功妙用亦莫不屬之聖人也

中正仁義只是理理一則萬事可以此而定主靜者心體也心體無欲而常主於靜則大本既立達道自行所謂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者太極只是理言心亦須是主於理心與理一則太極在我人極之所以立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此極字與前太極只是一箇理此理在天地萬物則渾成統一而為太極此理在聖人則全體獨至而立人極

易云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則大人渾然乾道矣太極圖說即以此語贊人極則聖人渾然太極矣然只是至誠盡性之能事於天命率性外非有加毫末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只是這箇道理聖人盡性立極便與渾而為一天道陰陽地道剛柔人道仁義各作一個太極也得合

作一箇太極也得

明道定性書只是要常主乎中以應外不要逐外而離其中

定性書言內外兩忘謂內不自私外不用智非空滅之而兩忘也觀後面言好惡之正與觀理之是非便可見

廓然而大公只公便純是天理物來而順應此時着不得一毫己克己功夫於此正是有頭腦可分別處順應者只將天理公心隨物應之便無不是但衆人非無道心而常由人心為應有我之私卻從此時便不覺入來各因人之資稟識見而為分數省察功夫正要在此時用大賢以下便不得不兢兢於此

廓然而大公非謂未發時如此乃言其應物之本體當如是物來而順應即以此公心順應之而已大公就心言順應就事言以是心發付那事無內外之異故能定性

孔門教人只是持躬應務日用切近功夫而好古博學又令深求篤信以為考證憑依之地其踐履實體認真心性便是現前實事無他道也故自顏子後曾子子思相繼得其宗孟子以上智亞聖之資自得於私淑之後妙契淵源獨承真統而以言立教直指出性善良心天理本源之地可謂直揭著明矣乃門人弟子不得其傳豈下學者自無實功故上達者竟無實詣耶

三代之盛教化大行生民自童稚以抵老死無日不在禮樂法度之中躬修人常物紀以自成其仁義道德無煩聖賢別有性命之訓周衰王教不立聖人明道淑人其於諸弟子諄諄誨以文行忠信持躬應務之實而性與天道非上智幾聖不與言亦慮未及者易為迷誤不可輕言也子思恐其失傳而著中庸欲為後世存此一脈其後遂有不根之士紛紛言性妄見謬論惑世誣人孟氏欲破聲妄而出一真遂以性善立教直指降衷用彰大本已於此道明白遡探真源但下學入德修途亦自更有功夫次第後來弟子之失傳無乃未便須畧與

歐陽公答李詡論性書言性非所急而聖人罕言夫謂聖人罕言者以論語無論性語也然問仁問知所教莫非此理第欲人隨事循理精察力行而自得之非不急而罕言也

蘇子瞻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　矣彼謂堯舜之言乃允執厥中也舜稱大智由執兩端而用中則中已就事而言理正是事理無過不及處何以非善故曰擇乎中庸得一善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若只作虛中看何所容擇而所云建中者又何以禮義為也至於一以貫之四字義須相連言只這一理貫將去的雖不明言是

理而其為理可知蓋因曾子學力已到不待指出但微言於意象之間其理之實名即所謂忠恕是也若便將一字作理之名目而以不容分說者當之不亦大悖謬乎大都前聖立語垂訓莫非實理所貴反躬體認而自得之乃知其言不虛心亦有據若只以隻字立義不於事理求通以懸想過求之心為好高務名之論未見其當

通書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言道理總會地頭也中庸說誠字承上文誠身來誠身功夫又先明善則知不是箇空虛字面正有事理在聖賢言人生所稟曰性言人事所由曰道性在人心道在人身這誠字便是性道

實然眞心透徹不作虛妄者故五常以此出百行以此成人
人須是心上自反得眞實便知得此理自如此眞實則身心
性命道理這一箇誠字便都合併在此晦翁所謂道體地盤
是也

中庸前半道段說性道後半段只說一箇誠濂溪通書便以誠
字立說分明便將他做性道總要名目識上一章是說從天
命付來却便是性誠下一章是說聖人之所立德却便是道
要之性實性道實道却是一誠也若要心上自識得實處且
將通書所說聖學一爲要曰一者無欲也反於心而自體之
蓋必私欲淨盡則本眞無雜故一本眞無雜則一腔純體動

靜皆合所存所發只此無妄是誠之爲誠實理實心皆不出
此義也

聖賢以道敎人而根本於性然此性又推說天道化育賦予稟
受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爲天之道者繼之者善成之
者性是天所命而人受之者人受之而成性便是所得於心
之理若人心有妄此理遂虛無妄則本心之德純一不雜其
理便實此所謂誠故誠在人爲實心以天只是理人乃有心
人心以理而實故言心實亦便是理實也可知這箇誠字自
天命人性以至立心成德無不包貫濂溪所以遡其源於乾
始而該其道於五常百行學者以心實體之自明

只以此看聖人學者分別聖人便自然能實的學者須用
功夫要實是謂之天道人道然這誠字初無二義

天地聖人之道只是一箇誠誠定是個純一的誠定是個恒久
的純一恒久自能成就天下萬事萬物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之謂大業皆是這箇實然的實成就來斷不是毫髮強
借虛托可以造爲者所以誠之一字濂溪便通天人將他替
太極道理說却是一箇有實用的總體

聖人以誠立訓蓋灼見吾性之中萬理皆實安得言虛易象以
虛受人專爲忘己以聽人非以虛爲德也論語虛而爲盈及
實若虛二虛字皆非美辭後之言虛者皆本老莊而以却外

空中爲義夫閑邪存誠聖人傳易之語蓋閑其外誘存其本
然此正誠之所由立何云虛又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爲未感也寂然不動誠之體
也誠立於無感之中應於有感之頃正一理之爲動靜理既
無所不在當於何處着虛

理之一字見於易曰窮理孟子言心之同然曰理也程子曰在
物爲理理者條理之謂條理須就事物上纔可見這是用處
而程子便將他說性者蓋應物之理從何處有此正可知性
能如此晦翁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道者事物當
由之路正就物上說理而誠乃應物之心凡物理皆從此出

此程子即以理言性之本意也正如說泉源惟有源故有此泉若無泉便知無源源與泉皆不是虛此誠與道總是一實理有體有用之意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人性本自乾元資始中承受來真如出鑛原金不曾有一點別物襍他安得不純粹至善誠只是真實如此者誠又云一蓋更無別樣作假非一而何

誠者聖人之本濂溪因誠字無可踪跡便着落在聖人身上見而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根本其所從來又曰乾道變化

信古餘論　卷二　五四

各正性命此正是其着落地頭也

誠斯立焉言此誠已在人物稟受中有箇着傍立方了

自陰陽變化而有易性命之理皆根本於此因此而有人心秉彝以為百行萬善所以周子說誠字謂自天道賦命而各得以成性完具於心體妙運於神發端於幾而萬物之理無不是其所成此是一直貫下有原有委的道理在人自見之而自以身實體之亦未嘗不易簡顯明也

誠之為理推乾始之大原為人性之實德豈得云靜無晦翁註為未形真善發濂溪本意 通書云靜無而動有

誠字看濂溪推本說來却只是性真當於人心無雜中識取無雜即便真實是了更有何為及其感物而動內外初交一念有萌乃分善惡善即是真由本心不昧也惡即為妄乃交物而生也妄便是鑿其真者去妄則復於無妄矣是復其真也閑邪存誠正是要存得這真的

誠字寂難言程子說無妄晦翁又加真實方發明得誠字本義正當親切然又須是識得他來歷體用分明而知其為天德人性真可以此一字立名盡意者然後誠之為德於吾心有卓然處而實體於吾身着不得一毫外假也

誠即是心體實然處蓋天命人性無一毫不真者心體如此五常百行只自此行去不待復有造為故曰誠則無事矣堯舜

信古餘論　卷二　五五

途人其心體何常異無奈衆人氣質私欲多少夾雜撓亂故須用力變化克治而後能復至於誠及已誠後便依舊只見此體然則思誠功夫乃在氣質物欲上用非在誠上更有作為而後成也故克己復禮閑邪存誠其功夫亦只在克己閑邪處㸃檢

孟子每道性善必称堯舜以實之濂溪通書首一語說誠字便謂聖人之本要見這道理須在聖人身上的方是真下條又云聖誠而已矣可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亦只是這一箇誠字不欠少毫末

人心所具只此一理凡言誠者不是又別有誠的道理只是一

箇真實字面理無有不實但在人心則常有不實時若人心著了一分虛便是此理一分空缺處於人身上本分事便是一分不完成處矣是誠所以為物終始蓋一些子一頃刻不如此便是欠缺

通書誠神幾三者聖人便自然純瑩精徹到至極處此萬萬不可及吾人須當由困勉功夫固不可以聖人為易亦不可以聖人為必難學而未能及亦勝不學者也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神只是妙用無方之謂陰陽動靜一體互根太極神機自如此橫渠曰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自註曰兩在故不測夫合一而兩

在此神之所以為妙也於人心亦然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雖言蓍卦然人心體用動靜之妙實亦如此通書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此言太極無方之理其言聖人寂感之神曰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此只是虛靈一體存之無朕而應即無窮人心非不同具但自然如此妙應必至聖也

誠是心性本體神是運用他的靈機神所運用乃誠之發見也幾是運用發端處發於誠自無不善發不以誠乃有惡

誠者聖人之本思者聖功之本學知以下功夫只是思誠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

聖人與天為一者誠也其下希聖以求不愧於天者思誠而已矣

微者誠之體顯者誠之用顯之微誠之所以立微之顯誠之所以行誠一而已顯微惡得有間

通書曰聖誠而已矣誠精故明此誠明之德乃性之者又曰思者聖功之本思可入睿此明誠之事乃思誠者何思何慮非聖人不易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此學者事

誠無為幾善惡誠是本心全體不曾有妄的天理自然只要原還他本等便至真至實及至感物而動則其幾有善惡幾者

物初感心方動纔有端緒未見事為然是非邪正從此發機正兩累當關處自此念一出則善惡分岐處是聖賢着力慎防地面然以身心事理辨之善幾是本然良心應物自內達於外者惡幾因利欲牽誘而萌以外動其中者又自有內外賓主之辨作圖者不但當分正出旁出即謂順出逆入亦可

橫渠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心所具的性在知覺上顯出來這便是所得於天之明德可知明德是心體全備之目既得於天便是人所實有人心本體如此及發於意念如此身上作為亦如此更何有不實處這便是能誠者大學只說誠意以意念初發時言要之未發原是此誠之體及發於意念見

於作為皆真實如此便是誠意誠身
此誠字在天地則實顯出許多萬物在人心則實顯出五常百
行此必原有箇實然者為之故以其顯者之實驗其微者之
實則誠之為德與所以立義皆可曉矣
理只是心上事聖人以誠目之正恐此心不實處便失其所以
為本心者而此理遂亾故識只是實心心既實即於此處識
理
人所行合當的這是道誠便是所存為主之心聖人不言心而
言誠正須想個實字非於心上又別求個實之者但看心之
所以不實處其間理欲公私孰為真孰為妄便識得無妄即

誠故誠只是實心心實則性無虧欠便是吾心之實理以實
理應事而各得其當然者此所謂道
通書只把誠字立論天道人性都該盡這一字中為學功夫也
只在這一字上着力若知得這一字大本已立達道自行萬
事萬化皆只從此順應
古人誠身必是先明乎善正為天理人欲之辨要見得分明見
得既真心上自有個一定之主端的不差如盤針所向自無
迷路這便是心上的實理便做出身上的實事
自明而誠須真自識得天命人性本然之至善而反躬循理無
一毫不實然者方是後人但以有覺之心為明恐明且未得
其真即欲以是言誠其與聖賢所指實有之善竟是迷罔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性命都是個實理既是實理論有何妨言
有即言有亦不屬於形器之有也若不知其實然而說有說
無俱屬妄謬言有則入於性之欲處非性之本言無則自生
而靜處便以虛目之何況生以上者益入茫然矣
人之論性說有說無迄無定見只是不曾於天命處識得大原
來故於形而上者以難見而疑其為無形而下者方覩迹而
知其為有言有則恐性非迹可盡言無又恐性非虛可言是
兩難執也不知形而上處便無不實故形而下處亦只是誠
之不可揜耳

閑邪存其誠是言行根本處
朱子曰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只生下心體便是心體實無
不善却即是所得於天之理有生後能自實其本善者徹表
裏貫始終這便是誠的體段意義
言敬尚須免言誠則便自然純乎敬　便無不誠勉而誠須
是以敬為主
誠字最通徹一事亦可說一言亦可說全體性分亦可說合天
地人亦可說
心要誠便自不得妄語不肯妄語心亦便誠由中可以主乎外
制外可以守其中也易曰修辭立其誠便見得心口本一

而不欺暗室心如此事便如此若心有妄而云無此事有其事
而云心不然無是理也故誠須事是合身心不然便不得為
實
心與行違便不誠

信古餘論卷之二終

信古餘論卷之三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道心即是天理本心人只此心惟無欲者方全是本體故曰本
心本心又如何識理只看無一毫人欲時所存所發有不皆
得其正否此天性固然端只在道理界分上故曰道心朱晦
翁曰道心是有主之心人心是無主之心有主無主只是本
心存亡昏明之辨此理便於是間得失可知理非外物而心
亦非是別求理以為主只本心能自為主而天理便於此不
泯其為道心可知矣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

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生而靜者此非本心耶曰天之
性本乎天者而不為道心耶欲自感物而有欲無節而至於
人化物滅天理窮人欲此人心之危也存其本靜以為主而
制其妄動以為用則天理不息其為道心無疑矣孟子曰養
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
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夫亦欲心之所生而因於感物則
與生而靜者便是內外賓主之辨是本心與欲正相出入者
也多欲而不存者此有欲無主之人心寡欲而存者即能自
為主之道心夫心在於人而性本於天心存則天之性不失
所謂道心心不存則天之性已離祇為人心天人理欲之辨

即以此分別亦自昭然觀前哲之論大意皆同與虞廷指點
無不脗合正可知十六字信萬世心學之源也
人心道心程子以理欲分說晦翁謂言欲太重以性命形氣別
之性命便是天賦人受本然之良心以其道所從出故曰道
心形氣自有生後不免有身體嗜好便生意念此則由人而
有故曰人心道心自降衷秉具隱於人心而無端則自不覺
故云微人心發於感應物交紛紜而稍不自主易為搖動故
云危精者察之真辨理欲分介極於毫芒而不與此明之事
一者守之定純以此理為主不使一毫人欲之私間之此誠
之事如此則事盡合理何有不中中非別有象貌處所只是

這事理當然之極至凡事必有理其冣得當盡善處便是中
物有四旁其中則一是必不可動移處事理當然到極至處
分毫不可走作亦猶是也故中無定體隨事而有却是此事
冣定當如此處畧走作便在過不及邊界上矣故不精則或
未是當然不一則恐別有夾界惟精惟一事皆得其至當不
可易者却是執中也中曰允執言實由道心為主以應物所
謂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晦翁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或有謂不得分心與理為
二者要之應物的是心應於物而各得其當處則以理目之
理從本心發本心所應便自有天理流行此理之貫體用而
為一源也故理不可外心而別有然心實不可遺理而獨言
故前人言心欲知應物之理所以為主言理欲知心之應物
所以能當晦翁也不是截然分作彼此正要令人於妙合處
體認分明
程氏遺書有曰心與理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晦翁亦有說云
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或有議晦翁不當析心理為二
夫晦翁非析心理為二也正為不能會之為一者而並舉以
責合一之功恐偏遺則或有認此失彼之誤也議者只欲以
心該理亦知不能會理之心可即云道耶
心具此性性即是理心與理豈得不合一然心以理之運用言

理以心之條理言只言運用不及條理何以識其當然者而
語道
晦翁中庸序釋人心道心曰人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
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安於性命
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云云大要天道生人氣凝即理
具人心靈明這道理便在此不昧所以聖賢即目為良心善
性蓋得於天道之本然而遂為人之本心試求之無欲時那
一腔瑩淨之中自是天理發見根窠地面這是本等正當知
覺故云性命之正自有主以後便有形體氣血嗜好資稟清
明純粹者或能自克常人便不能無累樂記謂物至知知然

後好惡形夫物感知應乃有好惡若心有主而好惡得正即道心也苟惟狥其身之所欲則中無主而知覺便役於彼非復本心之正此都從一巳有身而發故云形氣之私道心曰安者本賦如此安其故而不遷也人心曰生者本初無此由所欲而旋生也先哲析理精義下字直如此分明

試令靜坐內觀欲以識心不知心未發時看得有何模樣若欲求得其理則心內又非別有一理可尋若只欲識其虛靈則此知未有用處何殊冥漠要須識得這便是此理源頭更無別尋此理去處只要用得不錯所以光明乎善正恐錯用了他然錯用處亦必由私意岐於中私欲誘於外所以克己功

夫尤為吃緊路頭也

聖賢說性說道正要人知其在我而實能盡之不然徒守一個空虛無物之心何益試看孔門告群弟子都是言行交際實踐工夫正為日用行事莫非此中為主若能隨處操存而由中應外則心與理便無不合而性與道便實然是體用一源事矣今只從言語文字懸想安排無論談玄說妙者真如撮風捕影縱令依傍道德性命理會天人內外亦自貫串詳悉却空身心實用事理未見下手真無不合終是意解預湊想得聖人當初未必作如此望空語也

孟子牛山章說仁義之心正是良心本然可以識性程子性即理之言蓋非無本若能主靜以存此心而於有感處隨所發以察其理當自識之故聖賢教人居敬涵養正欲收斂此心使其清明不昧則內自有主外自能應而以此體會理之所出便見得心非徒形氣知覺理非是外物強為直是性合內外者但以後之學者不因人心之發以察理而乃執仁義之迹以求心則多有妄以用為體而失其真又有求理於心而無所得謂理為心礙於是亡滅仁義而專以空明知體為心為性此正誤入異端虛曠寂寞之言悖謬更無當矣當知孟子特說出一箇仁義之心正是虞廷所指的道心聖賢相傳所謂帝降之衷天命之性皆是此也

性由知顯不可但以知言性也孟子良知良能語意全在孝弟因不學不慮之孝弟推見仁義之固有便是性善實驗處若但以知言性假如有物無知而生成亦自有性者不知無知廢也故先儒於人性便以理目之大學說明明德明固是知下一德字便是所明之實明其明德何等明備真實既言德則不是空空的一箇知也若當時只言明而剩下德字便與覺性話頭無異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是單說他知看愛其親敬其兄處已是着能了此大要於能上見得他知亦便可見孩提之性却無不實處

良知良能是天生成自然知能的蛛結綢鵲營巢豈不亦由天
生必也如虎狼蜂蟻於君臣父子間方可言仁義之一節然
亦其能處自然天成因以見得他有是知處若不行之知謂
即是行者恐非聖賢立教之語也

孟子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為良知良能蓋謂未學慮時已有
此種知能非謂只此知能便可了當學慮聖賢德業有全體
大用須精詳於事理以光大其德性此赤子之真心但可言
學慮之基耳若別有從事恐離却根本學問然而未見精義
利用豈足以盡大人之能事乎

孟子說良知良能正是指仁義其道性善亦只說仁義仁義便

是理故程子果決便道性即理也後人外仁義便有性無善
之言又以性具於心心為有知便有只說知之論不知知非
仁義未是性性非仁義何為善又有以無善無惡為心體夫
心體即無感未發者聖賢目為中目為大本是善端之根孟
子以情驗之寂真也何謂無善又以知善知惡為良知夫良
知是說孩提愛敬乃天性所發自然之善端若只云知善惡
則赤子一段真種子便覺淺之矣且良能實言善豈得但以
有知為良知乎

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此是隨動靜處着功夫聖賢教人體道盡
性之事如此至於言心之體用又恐岐內外故先哲有云未
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言未應便是應之由中者已應便
是中之所應者此只可言存與發不得言先後以間隔之正
欲明體用之一耳大要寂感雖異時而無間之理不息之心
不得分而兩之學者當自體會而純察其功可也

人心之用只是知覺於何處識理只看這知覺用處孰是其妄
當知妄者是形氣嗜好所生因人情而為私欲此心既乘私欲
便失其真若教此等私欲淨盡本心獨存這知覺自然在德
性為用如不當為之羞惡不忍人之惻隱皆是其良心自然
之知覺非知覺借此以為伎倆也可知本心自有此理故必
以理為真而知覺則有發於真者有用於妄者故不可只將

知覺為仁而良心之知覺又不可謂不是仁而別求仁於知
覺之外也

人有本心只因私意物欲奪雜失了若無私意物欲只這本心
全體獨存為主隨感而應天理便自此發見可知此心原是
天理根脚故昔賢便指此為本心之德惟此德只從本心中
存主發見便是道理體用故聖賢只教人存心心存其德自
全學者功夫只須在自己心上將理欲出入界分競競防撿
操持要得瑩淨純一這無欲之心隨處便自有天理呈露此
不待收羅扶剔而後有也

心必無私欲這有覺中方是本體本體在內其為主運用自然

與昏塞雜亂時不同此雖不覺其為理而天理於其間便自
隱然有箇立體行用的意思大要虛靈不昧四字便見本心
之德虛則無雜靈即心之本體而不昧則理便昭然理非心
外物也故先儒遂言天理本心又以仁為本心之德又以存
心為存天理之本然以不仁為失其本心又云心存理得聖
賢雖不即以心言道而體道盡性功夫未有不以存心為主
若戒懼慎獨正恐人欲妄動竊發而昧其本心故也

學者功夫緊要最是遏人欲無了人欲這本心天理便自有呈
露流行處但有生以後物交妄念無一不是昏塞侵蝕他的
所以學知以下便須要辨析得明盡克治得嚴密都是為這

件事着功夫聖賢立訓所謂學問思辨格物致知與省察克
治之功皆為是也

人有此心心以靈覺而為衆體之主此是本等乃只為衆體所
役者多邪主張的便分外生出許多得失意念圖此戀彼反
不得寧靜以自檢較本等事理是主反為役自失其職者也
譬如主人翁能主張管攝諸臧獲因諸臧獲各有私情異同
那主人翁反為謀慮經營生出許多閒雜事務反不得安靜
料理本分家常徒見外累日煩本業日索耳

人心只無欲便一一便純是天理然天理人欲不在事物上分
別亦無頭腦故聖人教人必於視聽言動出門使民推己及
物居處執事與人處操存克治若私欲不萌自然天理為主
此清明主宰之天理便見得虛靈本心原何嘗有不善來而
未發之中即以此反求默體便自可立本以應衆動也

人欲肆而天理滅此道不明之極弊也學者功夫只是將天理
人欲從獨知處精察嚴辨以實究其所當存與遏者大要遏
欲則理自存久之則知日明理日熟聖賢德業不過是矣彼
有謂人心不可着天理者此特為空寂一門所誤正學者所
當明辨乃又有身戀名利而強言庇護人欲此則便已最下
之論亦自不能惑人無足言也

人只一心心只一念方其有一念不善平日非不知其為不善

者只一時舉念在此不能別作心念照管之便走而不覺及
此念一省轉便依然前日知不善之心既省之念即換去前
念此還彼息間不容髮亦絕無絲毫　可知心體原無並
用是非亦不兩存若戒懼慎獨常自兢兢照管之念不息不
善何由得至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這處正可以觀未發之中生者本
其初靜者當其真故云天之性又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所感在外而感者在中中不無因外而動然動即靜之感而
有者非離却靜處別為動處也故云性之欲這欲字粗
物來於外心識於中是為感感而後有喜怒哀樂是有物者感

之因而喜怒哀樂則因感而分者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這下知字正在感物之頃而好惡則情之所分感而已明分而未出是為隱微之間為獨知之地而大學之首誠意以慎其發者乃此時也

樂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此發不中節而不和之象其流禍必如此

横渠言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湛者清而不昏一者純而不雜是生而靜處故為氣之本攻者我求乎物取者物得於我是感而動處故為氣之欲樂記言性横渠言氣可見性與氣原離不得偏言便可互見

本心天理非敬守整頓不起惺惺或只提撥得知覺在與主忠信意尚有辨主忠信則大本處便實以敬作存主功夫則防檢約束歸一四勿盡從此得力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有多少執持保得此心在端正路上作主

克己復禮閑邪存誠都是身心合一之功蓋公私誠偽若不於日用處審察亦無端緒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都是日用踐履實功夫然都由此心為主程子所謂由中應外制外養中者以身體之自見本一

敬則無欲無欲故一若靜字自在無欲與一之間然靜亦只是不擾妄念不擾則內體自一若未應之靜又不能無動時故靜虛動直總屬於一未應之靜與無欲之靜雖俱是本體而立言微有偏全

主靜一語在明道者此是根本功夫在未明道者恐誤落空虛境界蓋心以靜存則道之體立而其用不隳以空虛為靜則中無所主而外用亦離故程子只言敬敬者存心養性直內之實功也周子通書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未嘗偏言靜也故太極圖說主靜下明白註出無欲故靜以見靜之為無欲而此心不雜耳非空虛之靜也前賢恐誤後進故特註腳分明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理是言仁兼義禮知信皆仁也仁在人心誠是主忠信意敬是操心立誠之功主敬立誠則心實理無不實所以存也然此理亦須識得分明而實有所存方是實德所以致知明善功夫亦有當先務者不然則如老氏致虛守靜彼亦何嘗自謂不有所存也

虛靈中寂明淨純一著不得纖毫意累克伐怨欲不行尚未知其中如何若從本心有主無累而然何得非仁若只是用意抑制不令做出而根本猶未脫然此較俗情為難而未仁也

程子曰有主則實實者言天理為主於中著不得四者入腳

又曰有主則虛虛者言其中無此四者只是此理為主此可以識仁矣或曰既是有理為主如何說虛曰天理本心不容外物故以其外者不得入而言虛然則又何以言實曰性分固有不虧毫釐故以其內者無所失而言實

喜怒哀樂是情乃心之所發若畧着己私便不純出於本心若只從本心發者決不大段失事理之正故發而中節只是合得事理之正而從本心發者卻可見即是性之動也以此知性原無不中不正而所發乃有不中不正卻是因己私而違其本心耳大要好惡之正只在善惡兩字上見善惡是好惡的表準好善惡惡便是性情正當處聖人教學者興於詩又

曰詩可以興可以觀蓋詩能理性情由其美善剌惡能感動得人心歸於正當路頭從此向道進學便自有真正識見着功夫處

聖門以仁立教最是完全具足的道理蓋人心以仁為德心仁則五常百行皆本於此此可知人之有生其生理只是仁在天地亦只是生物之心可知天命之性亦無別理

人心之德為仁而曰心之全德便知仁備衆理凡言性命道德只一仁便可貫之故元為善之長其斷制為義品則為禮明覺為知於行仁中具有之不然亦無以見仁為美德也故聖門教人求仁為先蓋收斂得這根窠其餘都是此元氣充足處縱各自有分理疏通亦不大段離析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是要人即心以求其理晦翁直說心之德而孟子之語益明聖人告樊遲問仁曰愛人是要他因用以識其體晦翁直說愛之理而聖人之蘊始盡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是指人心所完具而能兼衆理者又曰仁者人所得以生之理是指其稟受成性而為立人之道者學者於此數語尋認察識則仁之所由來與所存所發咸可黙識會通以合於一體矣

仁不易以字訓以其為人之生理而言人以其為心之德性而言人心以其發之為不忍而言愛惟公則不間於有我惟恕

則不阻於及人惟敬則不失其存主此數端者皆非仁字的切訓解然合而求之以察識其本心貫通於體用仁亦即此可識

胡敬齋言韓子以博愛為仁雖不是猶賸以覺為仁誠然蓋博愛雖是用乃此心德性所發猶可因枝求本若言覺則止是心之靈也謂心以有覺而能愛為仁則可只以覺為仁則不可

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公與私對私是私己公是通人然公只是通人之事體者貼體着在我身人體此公則心全無私己意念障礙間隔本心天理便自有呈露流行卻是仁

道體用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直指根窠底是真切然恐未識仁者若只以有知之物目之惟尋認這昭靈的搆入空寂則又無用如孔門告弟子問仁都是屬身之言動應接正欲於此處防檢存亡出入以嚴守理欲之界不令物交妄念乘間走作這所存的真心天理即於此得全爲主自然有體有用於此自見得仁只是人心却又不爲支思妄意誤認差却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無是四者便爲非人則人之爲人可知夫三才並列正緣此間有之便天地合德無之則禽獸不遠

一日展覽聖像覺此心肅然因自念仁在此也大抵人於尊親情事覺得此心有自然當盡處此便是修道之仁能覺而充之則無適非仁矣若便以此覺心爲仁是猶以知路爲路恐虛執妄見之弊生而毫釐一差其謬千里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是良心所發聖賢因所發而別其目爲仁義禮知然而皆指爲性之德則知其總體是性便已具此全德特以其時出異用而顯耳大要人心之良只此渾然一箇天理全體著無昏雜隨應有當四者皆從此分流故謂四德者非各有指事不可名而謂各有心出則不可孟子言四端之心亦是指有端後言而未有端時只是全具此性便見良心中本有此全德也故孟子曰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仁須於本心識取不仁是牿亡其本心者本心牿亡則天理無箇種子而爲不仁夫仁主於愛亦爲這種子在則天理從此發生而流通於物我之間故有愛先儒以桃仁杏仁比正是說此天理種子也

仁者心之德仁只是心上的而必言本心者旣有妄累則心而非仁也故惟本心則其德全而仁便在是聖門隨人指示爲仁之方無非檢制約束令不放失其本心而天理便是此中的蘊蓄學者當自識本心而後可於此求仁也

晦翁云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此語分別義利兩途已明白抵根析理毫不可混學者當自於一念中察識亦自不昧

義者人心裁制事物當理之名非無私之心不能酌義惟無私而能就事度理此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亦是以當處此物之理處此物爲義也然亦須平日精義功夫臨事方能酌義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精者天理之所宜此當於良心不雜處見得事理本當如此而我無一毫私己與焉者是也既不私己便能通物故云天理之公利者人情所欲凡擇便自營有我而昧人者皆是也此

惟獨適己意故云人欲之私二者皆當於獨知處分明實踐處果決若學者識得義利公私之辨則道可明德可立而聖人可學定目遠於禽獸矣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二語當隨事精察須要實見得是不然差之毫釐其謬千里

義者天理之公不必論人心同然然後為公只吾心不私於己便是吾心之公利者人欲之私不必論一人獨專然後為私只人人各專於己便是人人之私

人於分內為所當為必是義略着希望一念便是利於清明中辨之自別

義是人心上事安得言外以外言義者只在事物下梢頭看了如聖人言禮若只把威儀揖讓看則禮為外貌若說是天理節文豈只在外

易曰義以方外告子便以義為外只就事上看義不就處事看義夫事在外處之不由中裁

利者義之和只是合理順人

易以利物言義今以利為悖義正在公私之不同乾元之利所以和義人情之利便己云耳故聖賢復有義利之辨嗚呼和義之利但可言於大道為公之日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如何是君子欲利處唐堯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伯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只言及保天祿來四夷亦是利處大學治平章此等語固多但言仁義則自當有利不必以利為嫌言利則必悖義而害隨之所宜當防其　者故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正是君子欲利處也聖人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此乃學者心術之辨自當嚴立界限不容少有假借於其間

孔門論學專在求仁孟子兼說仁義於義處尤加諄切蓋仁乃道德之要領而義則激發薄世頑心瞑眩之藥也

禮之一字晦翁訓作天理節文節文二字本孟子禮之實來而

加天理二字便自精細蓋凡事都有箇體式此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強作者人心不將這箇做繩墨便散漫無檢故曰以禮制心蓋正是人心規矩準繩處聖門教人約禮亦無非欲使人以此檢束身心也

聖門立教說箇禮字禮與中字之有成法有定體者學者已曾格物窮理便須將此作規矩準繩則身心有所檢束而不敢違越義理家是躬行切實功夫也故教人博文有合便用此貼身做去告顏子問仁則曰復禮以此防檢視聽言動則不忽之身不放之心仁安得不存易又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智是窮理事禮是循理事窮理則日進循理則日謹如

此則德崇業廣其爲盡性之君子必矣故曰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禮之云約因文之博而言其身心歸宿處又云復因失於己私而言其本當如是者禮在人事則爲儀文然却是一箇天理體要人日用率履不可違最是緊關

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可知這禮字原是人情物理內自然的等則有仁義便須有禮不然不成體式

人欲無涯惟禮有箇規矩準繩令人可循可用守用以檢束身心故云約

仁義中正四字便見得禮字的全體

是非之心須是真見得當如此後確然不可移方是智若更有

異同得失則暫時見得的後來人不如此智復何在所以擇中庸須是能守知孝弟須是弟去如此方實爲智也乾之四德曰貞於人屬知貞有正而固也知須是正當乃爲真知真知便是定執處所謂固也正而固事便可依此成立故曰足以幹事

是非之心人所皆有者亦只是善惡大槩分別處人有良心自然不昧至於事理幾微或情態疑似須更着精義功夫辨較端的若心上實見得分明確定則冒昧舉動自覺愧恥此知之所以至而行之所以實也故學以躬行爲務而明理一事宜在所先人心知覺亦多藉是以開發而生知之聖未聞有全廢稽求者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有大昧反常者何也只爲這私意蔽惑僻錯了總之由不自反於本心上察理耳

天理二字非別求者只無私之心便覺是天理根本地面凡日用動靜語嘿但兢兢常持此心檢點事理使得其宜便是義行之得體便是禮學問功夫亦只是更加精詳以求信心循理之益耳

聖人教門人弟子於言行動靜上致力是下學實地功夫正欲令其隨事操持防檢此中不至放失所以存天理而爲應物之主故程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此

言相須之功正是本一之理可知致虛義外之說皆自離也皆不明不由者也

聖門與諸弟子論仁未嘗不在日用處檢點正謂內外體用原不可二若日用處有主便是本體不違而其中不迷其應亦自不踈此正交養合一之功也爲異說者乃欲求之清虛空曠亦當思清虛空曠可能廢日用事理否若清虛空曠到日用事理又無可用處却是人心物理岐而爲二也心以道物爲空至應物又須別索理安得不以理爲障

通書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也夫無欲則心純安得非一靜虛動直皆由無欲則此一便具動靜夫一之能動靜一神也靜

則虛動則直而化也
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濂溪便以無欲為
一夫欲盡而至於無則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有存已便二
無不存何以非一
未發之中未可以言道然却是此中為主以應事物而得其當
然之理乃謂之道是理從此出也豈有理從此出而此獨無
理者但泯然未形即太極未分之全體耳
性原無內外情即性之動情亦何嘗離性但以存心應事而分
為體用然事即心之所應却是體用一源者若必已用以存
體則性亦難言合外矣

性合內外者言其存主運用只是這一箇性誠立而明通正是
其一貫處若必打併內外以言合則亦不須言一貫矣
邵康節言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晦翁極取之蓋天理
着於人方謂之性如虛空有火已着在燈燭上方是火之形
體郛郭之說與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語意正同
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生只是穀種生性是生之中
為一定為各正者此所得以為生之主也生之性與生之謂
性語不同此言為生之性彼即以生為性
人心以形質言生是人心內靈梲活動處仁便是那活動的道
理即所謂心之德是也
生之性生是所來之梲性是本然之妙生與性不得相離而有
亦不得偏目而言辨理氣者當辨諸此
良知良能孟子特因孩提之天性以驗仁義之固有耳若但如
孺子之孝弟而不加問學以精詳於事理能必其動中典則
乎
畢竟所具之德性是生知是其明覺處而德性之所以不昧者
此知由德性生即是道心由物欲生即是人心德性固由知
而明未可只以知為德性
天道只是一理自然化成不可言知人以有心而有知然亦是
此理之明覺故萬事萬化所從以出也舍理而獨言知可乎

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此知行大槩先後之序然
知行並進皆有淺深只是隨學力所至而知以及之行以履
之雖各自有後先而實相須以為進步非是截然分為兩段
事也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行固以知為主知亦以行為實然將知便作行恐非至論夫知
行合一者言其事理之合非必不為分別而後為合也
學問思辨行固是一理然求明而行行其所明何妨於言之先
後學固有未行而先知者亦有因行而加察者總之不知而
行行必無當則不得待行以為知也
知在行前是學問之功若明覺之知則貫徹乎行之終始一息

有昧便於所行有不照顧處是行者正行其所明知者即知
其所當行非謂知即可以爲行也
聖賢是實能爲此道者非苟知之而已凡民由之而不知猶勝
知而不由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繳能知之濟得
何事
晦翁曰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蓋見不可以虛實言只有是與否
否者不可謂之見必知得是處方謂之真見也能行與不能
行便是虛實之異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後人之見是聖人專以枝葉功
夫教人矣當知興與立與成定是學者身心切己之益然於

詩禮與書籍爲不少豈有誦習詩書禮樂誤人者
夫子獨立伯魚過庭一則曰不學詩無以言一則曰不學禮無
以立何不就教他靜坐明心豈聖人真愚其子耶蓋當時有
小學之教已略將身心整頓學詩學禮正是開發理義之助
也今人不曾做小學一段功夫誠不可少根本切要之論然
至於一味籠統與則而但以靈識虛明爲訓恐非聖人遺言
所及無惑乎人之疑其溺禪也
朱晦翁謂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無以有諸己此語正今日
學者所宜深省聖門問學多是履其事則知欲履其事者便
不得少造理一段功夫矣後人立說乃欲專主於知若欲以
知爲主不覺偏畢無序而其義不明不備若即以知爲行則
是全然遺廢而有同於異端之無實矣
道本人心自具之理縱不獲親炙聖賢聆其面誨苟從典籍道
言隨事探求切躬體認亦有能自得者正爲此心此理本無
不同故耳彼遽欲遺棄典籍恐未必自能從容中道而又略
無聖賢成法可循則其所自爲得或與經傳垂訓事理當尚
有未盡未實者如明德之端倘發之未真弘道之用倘推之
無豁只欲信心而獨詣將無誤乎
靜坐養端倪亦是體會本領之法然謂未可便靠書策而必從
靜中養出端倪則又未知其靜中所見與聖賢垂訓事理果

能全合否初亦是曾從書策誦習來故靜坐之時見得此個
端倪亦便是聖賢道理所從發端處當初只不曾將自己腔
子承當他故不知其所入耳非聖賢書策與此又有表裡只
將作第二義配搭也且聖賢道理亦正有指示端的處若當
初原不曾向書策着意而專待靜中端倪恐亦只拘攝得個
能覺地面而未識得合當如何者可以爲主則亦與冥然者
所異幾何可知原亦賴聖賢之學識此端倪而自於靜中能
覺者亦尚當以聖賢書策審其發端合其程度遂欲籠統之
不可也孔門立教每先言博文豈不謂亦有所賴而然與靜坐
養端倪畢竟是偏處功夫當玩程子由中
應外制外養中語是聖門立教之本旨

孔門教誘後學有博文一事正以理義之軌則在焉今學者於此尋其緒其間自有典常可循則切身由之此約禮事也若便欲不藉典籍一意明心竊恐清明純一之本稟未必更在顏子上只憑空明得心來以此自信自用縱或能捐意累偏於生質習氣尚有未化而不自覺者少得夫雜用事則其所執所行謂全合至當而略無偏蔽者恐亦未可易言也

聖人為道立教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顏子由教入道亦曰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可知聖門教人求道須有個尋認憑依處亦只為性道雖本在人而人未能便盡得性道則下學入門功夫當由是耳濂溪曰文所以載道也夫文乃道之所寄理義無窮文則有偏舉各立者不博則道且隘博乃合其衆賾求其會通由文明道正在善學者能自得之耳彼有不能見道於文者乃由不自反其身心性情以求所以合於文者此自不善體乎文之理而非文猶與道為二也聖賢每訓何處非性道事後之語性道者稍自為異論其弊不入空虛則流於迂僻可知聖賢必不為誤世之文徒見不得於文者之自誤也夫自不得於文而反以文為病道悍然倡言糠粃之竊恐空虛迂僻之弊俱蹈之而不自覺也

或有謂宋儒有許頭緒令人下手不得者其意專指知字為學問簡便處此即覺字法門也以知該道固未是不知其約而徒厭其多尤恐不然也夫聖人明道其頭緒未嘗不多只是未得要領故見其為多然總之只是一理理雖一而學者須將全體大用都包括兼該安得不多不合其多則一者不備不見其一則多者難通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誠識得反約總有千頭萬緒自能歸一何患其多多正所以成其約者若未識其多只欲尋簡便處作着力事此後世即心昧理之弊所以誤入空虛迂謬而不自覺也

中庸曰博學之易曰學以聚之夫人體萬物物各有則如孝弟忠信等事其間又各自有許多端緒曲折未易詳盡不待學習從心而應此惟生知安行至聖能然人須自反未學時便能事事曲當如此否即令頭童齒豁尚不知有多少過差處便欲開口說不學事卻全自昧畢竟亦是信口虛談而不自反其身之無實故耳聖人為後之學者立訓只是說學知事說學知事卻便是明生知道理大要理本至一而散為萬事聖賢明道亦有各就一事而言者於此等支節處皆能理會其脈絡亦自能歸一到得豁然貫通則皆吾心之體用也如此則理不隘陋道不偏曲以遇日用事物既有先明之見又有參互之資然後禮約仁行自得依據此聖人先教人博文與學聚之本意也

或問晦翁存養致知先後曰古人生下兒子便有存養他的道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學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理又曰未能識得存養個甚夫存心窮理原是並用功夫分不得大段先後中庸先言尊德性蓋非操存無以為問學之基孟子先知性正是識得而後存養之功不虛也

窮神知化此乃造位天德者自然妙用能如此其初須由精義利用功夫積累待其自至非思索所能強得語言所可湊合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是以聖門教諸弟子只此下學知行之實事

學者之事論身心切己行似難於知論事理精當知又難於行

稽古餘論　卷三　三六

夫子三十而立行不離所見矣四十而不惑知精而行益果矣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宋劉元城從學於司馬溫公一日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元城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元城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裡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此亦可謂修辭立誠者夫言行之不能相實聖門諄諄垂誠正緣進德修業必以忠信為主而言行之間正是德業功夫實地學者日用間須將此二項作本分事朝夕勘

譬如人生作業故曰居業居者不遷之意業者當為之事

橫渠西銘只是推明孔門一箇仁字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西銘之意以天地萬物同生敘分皆己親屬而不得恝然自私其身至於言持身道理皆為事天事天道理皆同于職此由識得賦受大原一本處分明而知宇宙內事皆吾職分之所不容已者聖賢所論為仁之方行仁之事咸若披圖指掌學者試反求而擴充之則盡性贊化統一三才之德業更無他道

乾稱父坤稱母不云如恐異之也不云為恐混之也明以生成之德托體定名而曰稱因生推類則同氣一體之意不待比量而可合如此則民胞物與同休共戚之念安得不油然藹焉而混然中處者吾身也吾身若自為體性則殊藐矣與天地共其塞帥則合為一大與天地合為一大我豈小乎哉

稽古餘論　卷三　三七

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為塞為帥天地萬物與吾合而未分也為體性吾與天地萬物分而不異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吾體吾性與天地本非二如子之於父母分形受氣而各立之後子雖自為體性然其初則父母也故不必別有效法只能自踐形盡性便是相肖

橫渠作西銘將天地萬物俱目為親屬蓋欲情義不隔庶幾天理周流聖門所論仁體即是心也程子又曰仁者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蓋親屬皆從己推若不關己情義便隔
西銘後段都是敬天奉若之意無時無事罔非此心夫天非若父母須日用儀節周旋者只是識得心即理理即天誠心畏理便是事天大要敬所以存仁故聖門論仁只重一敬字如此事天則心無不敬敬則己私淨盡天理自然周流其於宇宙民物未有不視爲一身一家者也況有生之初理本如是其昧之者乃知識以後專己隔人之私心若反諸乾坤父母人物均賦之時而識得混然同體同性則大公無無我之念曠然於中而觸事觸物之頃必有油然自不可遏者矣

西銘統一天地民物原是實然的道理能知此則自有不忍恝然者而稱物曲成乃在人自用其情自盡其分耳故程子云理一分殊充之便是老安少懷之量墨子不知一體之理而強合爲同若不抑親以就疏則自悖其說故至於反情背義而不自知其非當時雖横議惑人竟亦難通所以夷子爲其徒而不能實如其教也
明道之學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正聖學不傳之秘秦漢以下諸儒所未明夫孝弟者性命之發端禮樂者神化之顯迹後世固陋俗學既不達性命神化爲吾事而浮誕好高者又不據孝弟禮樂實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千百年如坐大暗也
灑掃應對如何可到聖人事夫小學未能窮理盡性只從灑掃應對間隨事檢點收斂此心習養純熟他日正心誠意功夫即從此中理會出來孟先習箇敬字爲日後修己治人之地與聖人事初非兩塗
三代以下性道不明只緣小學之教久廢學者身心無所檢束不曾從實地實功踐履體認真見得來及少有領畧自起意見便從此懸揣臆說或因神明而歸空虚或滯形氣而言善惡其於繼善成性之理所以爲萬事萬物之大本者則漠然無所繫於中也

晦翁曰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銷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夫飛揚倔強之氣信是學徒病根冣誤事處然亦非欲其委軟廢曲已也大抵虚抑收斂之衷當自得沉潛精密之力明道進德其根基正在是古之人材未有不以此成就者也
先王以仁義禮樂訓天下後世使天下後世相率由仁義禮樂以修君子之德成太平之風爲異說者乃欲一切空滅之夫空滅仁義禮樂爲不足措意而更求其向上抑知向上事理孰有過於仁義禮樂者不於仁義禮樂明其道之原究其用

之大而乃欲棄仁義絶禮樂以尋向上則不得不以無立義無不可定執故使賢者喪其所守不肖者遂流於放蕩邪僻至賊君棄父而不自覺其非豈非仁義禮樂滅亡而肆無名檢之所致耶

程子言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愚謂異端之能爲害正由道之不明三代而下王教失修正學湮晦天命人性正理知者絶然於世故異端得以迂妄空虛之談標宗立義以誑誘愚昧而舉世賢智亦莫覺其非則以内無真識卓見明析其是非故也若使此道大明如揭日月人人各得其所自有者而實能明之實能行之又何異端之足惑而令其至於害道乎

一道德以同俗此語不可忽乃吾儒整頓宇宙事理所以措天下於唐虞三代者須由此古聖賢痛惡邪説暴行正爲此語周衰大壞亂於異流漢儒講論經術而失其要領無所闡發唐益蒙昧於詩賦辭章有宋諸君子極力倡起之而上無主持下多撓競卒不得伸其旨而試其效使宇宙萬靈永不復覩昭明熙皡之俗僅取休息安静者目爲一代之治朝此夫子所以恨鮮能與

信古餘論卷之三終

信古餘論卷之四

雲間濤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天命性道教只一理貫下

天在吾心更於何處作敬天功夫

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可知充塞天地只是理一即氣一天地之氣與吾相併一便無間斷隔絶

人皆可以爲堯舜只是踐形盡性形性何人不具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性分體用無復别語爾我皆太極中一體物

天理原自滿腔只無私欲便是全體

只此一理觸處皆然故活潑潑地

理無形即物而形既形於物理即形矣形者曰器形於器者曰道故曰形而上形而下一形而有上下故程子又曰道即器器即道

言體用不害爲一源莫謂一源便不可[祇]體用論性者可因用識體盡性者必由體達用豈非一源耶

理豈有内外因心之寂感而分所存所發理只是此心本然之妙寂感便是此理所乘之機

程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此内外無各立之事又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此内外本相成之功聖賢學術無離體爲用遺

用為體者
成性存存主敬緝熙之體
成性存存日新又新之功
作聖作狂一念便能轉移幾甚微神甚速
心者理之源這便看出是性性流出来的便是道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語便見中和之德
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来存着蓋無邪
則本體便實所存即誠誠豈外入
公在正前心無私則公事當理則正無私之心應物必當公與
正有體用之分

致中和只是箇主一便動靜皆然可以馴至其極
夫子之文章便如時行物生默不能藏
珠藏玉韞只是誠中
反身而誠與行有不慊氣象正相反
動物之誠非素定不能物動於誠非着誠動物
無已之心性命為主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心是理氣真種子只要誠便道理皆從此出
洗心以退藏於密靜存二字可以體認
退藏於密不是無
鳶飛魚躍無處不是舉目皆真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神由用而顯用以妙應而言神
心虛中則明有物則蔽蔽其心者物也故程箴曰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妄念起處此正是喫緊事此處功夫最切要
此理本根只是人性躬行者自能心得
但行得是處便有仁義禮知信在可知只是一箇性分當然之
理
體用一源是直貫的顯微無間是渾合的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何處更着無字
昏昧放逸二者正相因昏昧者必無所存放逸者必不自覺
動亦定靜亦定蓋以靜主動動為靜用靜立動行一理有定何
以物為累其中便須貫知止功夫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豈虛無寂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道豈虛
無寂滅也
天地間只有此道天地亦只是此道人能盡道則於天地不加
小豈不至大
道不可求異只要能盡道畧要異便差到老莊荀列若未能盡
道便是不知不由

道無人不有聖人至之賢人為之為則賢至則聖人皆可為亦皆可至人惟視聖若天故謂道為遠是以聖人立教又每自退以進人

士學聖人之道者便是賢人之學士希賢是為賢人之學者賢希聖是學聖人之道者聖人天道亦無二希天即所謂聖人達天德者也

涵養吾一一者心性理德之總會涵養功夫只是敬敬則心體自一性道自能存存

道理分析名目雖異其總會則一故聖賢言道有舉其總名者有舉其一德者然未嘗不是此道如只言義只言禮然皆可合為一道

凡讀聖賢書體認聖賢語意只提省天理兩字作主便處處可通

天理二字萬事萬物之主宰盛德大業之本源至於人事得失感應吉凶如形影聲響必不能違此理

天理常存人心不死二語本一然偏言則遺

心可言虛理不可言虛心之虛為無欲言也理若言虛便天所畀人所得俱無有聖賢立誠非止虛中也故心理作兩件辨識作一件貫通如此方是明德

聖賢體道純德只是一敬字敬則此心所存便是天理自然之本體既是天理本體說不得空虛

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只此流行處便實到事事皆仁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都是身心內外合一功夫

道理名目都是聖人體認者出因而名之未有名原有此道萬事萬物昭然也名既立道乃可識學者當由道以審其名毋徒因名而強求合以言道也

道即天地生人之理聖賢以其先知先覺者立則垂訓昭然簡策令生人之理未嘗亡而聖賢簡策亦表章於世可云道亡耶但須在人以博文約禮功夫更求行著習察云耳

凡道理名目都從中和兩字中分出來中和只是性情之德性情只是人心之體用也

聖人言語皆身心近事實理而人每以高遠目之微妙談之所以都成畫餅而與人道杳不相涉如是則聖賢一生浪語也

語道虛遠所道非道

聖人雖不言高遠卻是高遠實地步

教人高遠而無實地進步其高遠必差實地進步自至高遠

道是當然之理義須見理分明義必合道道無非義

薛文清云道是總體義是支節當玩

聖人之所謂道者只在綱常倫理間用愛用敬之事人能實心盡道其間便是實德實行修身之事莫大於此後人言道只要說玄說妙盡反求諸身可於何處實履

論語諸書總是日用言動之則平生講誦而不知在我為何事

只是欠反躬循理功夫

有生之理與天爲一而不能循理合天此之謂不肖

知性知天便見得我與天只是一物無不相通之理一念悖理

違義安得不畏懼而速省改

宴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誦此語想見至

聖純一之衷無一毫非天大賢以下便須用四勿工夫

我有此心若擧一念自知不善恐日後便慣了他須是即爲禁

止不要容他慣了桀紂盜蹠只是慣了後便自不覺孟子所

謂牿之反覆夜氣不存與禽獸不遠亦正如是

薛文淸公曰嘗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此言甚

可悚動令七尺軀自是七尺軀聖賢言語自是聖賢言語三

寸之舌頗欲凌躐顏曾不知五官四體更作何等事物念此

自當愧汗殖省

心即理理即天一畏則無不畏矣一不畏則無所畏矣詩曰畏

天之怒無敢戲豫言聖帝明王自畏厥心正恐致天之怒不

待怒而後畏也若怒而後畏必不畏其心者

天生斯人同具神明故資稟稍異不肯自安汩沒者能却外誘

浮妄便覺虛靈在中於是乎有定靜之義顧聖人之言定主

於理而萬應時出異端之言定閉其神明而止耳

釋氏之言定制其紛雜之動而中實無所主故只是守空大學

之知止據其已明之理而他岐不可淆是爲主一

人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信然堯舜亦須丁

寧告戒昏弱皆可困勉而能此學之不容已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所修所悖其理只是中正仁義修之

悖之在人只是敬肆書曰惠迪吉從逆凶雖影響但論語教

人只言修悖鮮及吉凶張南軒以爲順理之謂吉逆理之謂

凶正恐人以趨避而爲便非正誼明道之意

君子修之即未有吉其理自吉小人悖之即未有凶其禍自凶

聖人鮮語吉凶惟繫易言之蓋天道如此人事亦必不爽只

道其常無庸言應也

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一部大學之宗祖

中庸大學二書其提綱挈領原無二義明德即性道事親民即

修道事中和言明德之體用至善之理便在此曰顧諟明命

即性便是命曰中和位育修齊治平之極功當如此

禮序樂和然有序而和非兩事也可知禮樂同源道理原不偏

缺

陰陽理而後和天道人事俱昭然可驗陰陽理則天地之心正

陰陽和則天地之氣順位育之事初無兩端

聖人立教只是要人在實事上做實功夫不曾向虛影子說虛

頭話所謂無行不與者亦便是自家實事也
聖門立教說箇禮字最是約束人心到天理的要訣
克己復禮智禮成性爲學識得箇禮字的當便可說約
易曰智崇禮卑智是開擴人心到日進處故曰崇禮是約束人
心到規矩上故曰卑
視聽言動皆欲中禮豈坐忘可了
約束身心只是禮
看禮字須知合內外之道
要識己字只將我身口耳目上要適己自便的檢察認取克即
將這個克

耳目口鼻四肢在人身上都是人欲起因處晦翁說人心惟危
以爲生於形氣之私者是也
無慾則內無蔽塞故明通外無間隔故公溥聖德如是學者學
此而已
理在心夜息則少存晝牿則復亡是亦必附氣以昏明故氣不
可不養
理之德失由氣之昏明故常以氣之欲累氣之本
只無欲時本心獨存以此應事接物須還他天理分數聖賢以
此見得性在常人只爲形氣所累便不免質質
設無論多寡但少牽滯些來便是侵蝕此理處陰易長陽易消
所以聖人扶微陽抑微陰不得不如此
朱晦翁云心是氣之精爽人只把氣之精爽看作性宜其毫釐
千里（晦翁曰心比理則有迹比氣則又靈）
人心之靈用是陽非收斂在內不能主張衆動是大始之德非
以靜而能成也
心本是良其良處正是仁義伐之牿之皆有妄所累若妄者不
累而令本心自然應物便好惡皆得其當而爲仁義之事
本心必公以公行者必正私是牽縈來的便多所偏錯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本中庸戒懼愼獨曰進學則在致知本大
學格物致知

中庸言道故揭性命爲此理之原而戒愼恐懼乃養性之功大
學言學故以誠意爲自修之首而格物致知乃明誠之事
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全本尊德性道問學來工
夫已無遺漏亦遺漏不得者
讀濂溪太極圖可以究天人本一之理讀（橫渠）西銘可以推萬物同
體之仁存天德行王道崇正學斥異端聖人復起無以易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邵子曰物者道之形體也
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
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謂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神運動靜故能妙萬物萬物動靜皆神所爲神不專動靜者故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為物不二是天地之性生物不測是天地之情合而觀之見天
地之心
天地莫知其限量莫知其終始然只是這個理此便可識太極
象山推說宇宙字義意亦如此
大概只一理而其妙不窮惟一理故易知簡能惟不窮故日新
富有
無隱何由有費無費則隱亦不可見識隱之為費費本於隱則
道有體用然後見一源
四時行百物生天理即見是豈得云無動靜語默人道即見是

亦豈得言無易曰顯諸仁藏諸用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聖賢只言微顯不言有無蓋實未嘗無諸子晴陋故言有無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誰放誰卷理之費隱自如此
宇宙有至實之理於夫婦驗其端君臣父子見其大禮樂名物
見其繁天地生成總其極
鳶魚是化有之顯迹夫婦是性情之微驗天地是太極之全體
總是這個道
退藏於密密字只是裡面藏畜深固之意此理本自在裡面只
外邊未曾纖毫破綻他出來便是密
道是人心上生出來這心上有個種子便是性

觀人心有主便知得天地靈氣原自有主這便是天地之理人
得之便為人之性故知其性則知天又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人之有生若不於氣凝而理具看將來難見生之性
人以知體言性只依傍得生字邊未全見得生之性
率性之謂道玩率字意亦便見人性本善性善之言非自孟子始
道言率性可知性即理之言非強合也心便須用操存意便須
加省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此仁義非性耶謂仁
義非性是陰陽非天道剛柔非地道舍其實而虛是崇矣士
之所以自喜也

有生之理何事不大公其為自私自利以至賊恩悖義而不惜
皆因有己之心故聖人謂私為己有己則所欲必私忘己則
其理必公
仁義禮知信未分之全體却是中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
之須於存處識中
道心惟微聖賢亦不能直指而以情為驗晦翁所謂微妙難見
是也然却是實理
本體在知覺內既不易見而妄念在感應間又易為汩所以愈
微
未發之中費賢智多少想像已發之用又未必實此理流行信

是惟微然已反身而誠便不微

允執厥中的中字即兩端用中之中乃言事理之當然非言未發之中也然須道心為之主亦便見體用一源精與一畢竟在道心上得力

道心惟微只是就用處言中允執厥中是也聖門又說出一個禮字方有箇天理分寸可尋認持循的名目允執厥中亦正是這分寸不錯中庸次章以下中字都在用上說

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論人性剛柔善惡而欲歸之中道於洪範三德之正直與喜怒哀樂未發之意殊故言和也中節也達道也便都是得中之善未發之中是人

心本體之中時中是事理當然之中周子言中是人性剛柔不偏之中

未發之中只持敬便自能存已發之和須合義乃為中節故敬以直內則中有主義以方外則和有則中有主非屬空虛和有則不流縱宕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須存養乃能不已發皆中節之和須省察乃可不謬大賢以下功夫皆不可不然

未發已發若只把主宰流行看便不分未發已發之時自有個未發之體用

一性貫天下之道內之所主曰中外之所應曰和無中安得有和不和亦非中出此正自離性道者聖賢德業無一毫離得性道故中和位育只是此箇貫去

中和位育只在盡性至命上見得這道理功用極處便知只是易簡

敬以直內是體中功夫義以方外是用和功夫敬義立而德不孤正是內外交修進德之事主忠信徙義聖人亦並言之偏缺一件不得

顏子聞克己復禮之教他去做功夫只看不遷怒不貳過便見克復之實大要於身心性情上檢校偏錯處要得合於禮有念便有失便改此是聖門為仁實功夫於此中知得有主不離的便是仁體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五官四體日逐應接紛紜只常存此心無不有主其間是禮非禮便如明鏡燭形利刃斷物四勿皆以此感應豈不是心存理得

大抵心無私欲方是本體本體上方有天理著見聖人告顏子只是教他瑩淨本體以遂這天理地面要得動靜不違四勿都只是克己故云非禮禁止非禮則自有合禮處故不言視以禮聽以禮也仁便是這無已的天理本心

非獨心是我物視聽言動皆在我我自主之豈不由己

顏子一日請事便服膺到三月不違此真果而確者若從此不息便是聖人純一之境

克己復禮此一語便事事貫得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只是敬能敬則心無不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是恕惟敬
無私無私必恕
人欲無涯惟禮為有節制心逐於欲則放檢於禮則約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一擧一動此心常自兢兢
不容頃刻放失要使常為一身之主此處自然是端正地面
天理便從此流行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此便可破除私己之意便是公心程子
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
非禮勿視聽言動體用便自一

無欲則静虛動直惟聖人便能如此學也者須熟之
敬一静定誠忠俱要識是立大本氣象
耳目口鼻四支身所具也而取用於聲色臭味安逸因以為心
之欲若惟身是徇而縱心之欲則物化而理亡心喪而身與
物同矣先王制之以禮則身有隄防心亦檢制心有此理則
不失其所以為人者而曰仁
静若無存安能動客動不能客何用静存
静中有動是虛靈不昧處動中有静是感應有主處
虛靈的虛字只是說無欲無欲這本體自然靈覺於道理自然
不昧也

好善惡惡是為善去惡的實心為善去惡是好善惡惡的實事
人有良心無不好善惡惡這便知是人心天理試思好惡有非
人情者是何物念頭錯將去
中發為和體用一源和本由中顯微無間
發而中節者天理之所宜發不中節者人情之所欲
發皆中節之和當於只是公心正理得之
人言虛静之士有體無用不知其體非大本之體功利之徒有
用無體不知其用非達道之用
小學全是教人一段涵養功夫為日後格物致知躬行實踐根
基著脚處也

意誠心正豈非聖人
人能以處己之心處人必無失所之人以處己之心處物必無
失所之物以處己之心處宇宙內事必無反情悖理之事而
天清地寧和氣旁決充此便可馴至強恕近仁與至誠盡性
中和位育之事雖有安勉皆當以此理求之
處人與處己異便是己心有不盡處能盡己心便人己無二故
忠與恕非是有忠心又有恕心只是本心應物主於心曰忠
加於物曰恕
明道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
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這物字即作理字看伊川云在

物為理以在物之理為喜怒不以有我私心與焉安有不得
其正
物之當喜當怒便是理聖人以其當喜當怒而為喜怒便是義
故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察識擴充四字最是心體上切要功夫人有本心原是仁義種
子每於猝然處萌露但自不覺若能察識便知得自己本心
擴充只是每事便將此推拓耳正如引泉察識是尋源擴充
是通流內聖外王學術事業聖賢更無別語
中庸言明善便是孟子所謂知性善正是人性之實此善之實
於我便是誠

仁義中正若論在人的却當先言主靜濂溪因上五性感動而
善惡分萬事出是説衆人之事故即承之曰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下自註云無欲故靜其意言聖
人寂感只是一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無欲則純乎理不言
理而言靜以聖心純體如此不似衆人夾雜隨所感動而為
善惡也
主靜以存理謂理由靜而不雜也求靜而至於棄人倫滅禮樂
不亦悖乎下學而上達謂達由學而自得也欲達而至於絶
人事趨空虛不亦妄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只是未有意向至靜本真之體心既
有意便有所向未有所向則只是中中却全是性真故樂記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及因感而有意便向一事上其間便
有正與不正乃濂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未發之中當以濂溪所謂無欲靜虛者認取無欲而靜只是本
心渾然在內未有意念所向只有中立不偏之體此中便自
有稟受天德的人性在但以無端而未有可見故只言中
濂溪曰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言虛者無一毫入其內也無欲而
靜却是存其本心之體非老氏之言虛無也動言直者無一
毫歧於外也無欲而動却是順其事理之宜故直所謂順理
為直是也

未發之中若謂人原自有此心體則可若謂人人便能皆如此
則未可須是主靜操存方能不失此體
這個中體須是收斂清明能為主宰的方是真方能立大本若
常人久被汩沒只昏昏蒙蒙絶未交涉利欲亦只是此種習
氣根窠安能立本
求中的求字若作醒覺持守意思看則可若欲於靜中更尋出
此氣象則轉生事孟子曰求則得之又曰求其放心是因既
失之而復得若追求復還之意耳既無所失則中即在此不
須復云求中也
喜怒哀樂一節若泳上二節文氣看下當是君子已有此戒懼

慎獨功夫這中和便不是汗漫的戒懼中所存主的是中謹獨後檢點得停當的是和

晦翁語錄有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一般此語大綱只以常理論言人同具得此心其未發而能爲主的是中已發而當其可的是和但有生以後賢愚不同惟聖人便是此中和其下便須漸次理會覷下面致字其中間功夫難易亦儘有無數等級

喜怒哀樂已發雖各得其正却只就一事上得當以其事無偏錯亦可謂此事之中所謂無過不及是也非心體未發統會中立之中

天地位萬物育只因有此理便自有此事故聖人不必待其事便只說此理

使萬物各得其所只是己私淨盡天理周流

生物爲心盡天地之道不忍人之心盡人之道

以己爲己則不仁以天地萬物爲己仁者之心也

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只此一語便是帝王賢聖盛德大業

見義不爲無勇也爲固當勇見亦須真故學以精義爲先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不精所用或有未當即資性所優亦是偶合難語致用

知命則循義之心愈專一

知命者亦必知義不知義而曰能安命者恐未是順受

以義安命者爲所當爲命不足道也以命制義者守其常分不為其所不當爲也

人不知命則盡性之功不專然未能真知賦物之理而漫言有命并所當爲者亦棄置之則性與命俱失矣

畢竟命字該得廣聖人所言無非性道而罕言命者恐人一切委之天也

生死是身所最重耳目口鼻四肢是身所最切聖賢皆以命定之若窮通得喪乃身外事又下一層矣

命者道之範能順命道亦不背

性不可謂命爲仁由己也命不可謂性分定在天也

欲當從命理當從性

安分處便是理

聖人使人各得其分只是要人各安其分

顏子庶乎屢空亦是立命之事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即此便有義在

天予我性有仁義禮知之理我不能修之以全其天天制我命有富貴貧賤之分我不能安之以聽於天皆是惡

天命有仁義禮智窮通得喪仁義禮知已屬於人故言性窮通得喪全制於天故言命屬於人者盡其在人制於天者聽其

在天此聖賢合天立命之事
求富貴有得有不得可知天命原有曾賦不曾賦求仁義便無
不仁義可知天命無人不賦
心跡不可判以利心為義竟是喻利義心為利者其妄更不待
言天道聖德不誠則無物豈有藏用如此顯仁乃如彼
王霸並用便只是霸者事焉有已雜他物尚可稱精金乎義利
並行便入利途公私並存便屬私意
謀利計功皆屬有已
易曰庸行之謹恐其忽易而失之肆也中庸云庸德之行恐其
畏難而失之惰也庸行泛言事庸德專言道

忠信篤敬不行於人者必己之未實下學上達求口於人者必
不實於己
言忠信行篤敬可行於蠻貊理不能異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難行於州里情不能同也
言忠信行篤敬進德修業更無別事
忠信所以進德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總是一誠主於中檢乎外
不欺可以謹言亦可以愼行
務實德者必媿名好虛名者必好利大都名與實異趣利與名
同情
天理在我我不能盡是謂違天不務為己炫外求知是謂欺人

豈有違天欺人而稱聖賢學術
凡為人之學只求人知求人知便不能實循理天即理也理不
可妄有一毫妄便與天道不相通正如兩人自為彼此令人
稱乎異者曰不相知聖人天知正是合德
進德功夫何以須是不求人知求人知何以便礙進修事曰只
這一念要人知便不是切己用功處未有不切己做功夫而
其中更有實德者德乃實有諸己之名虛則無基更於何地
作進步事
大庭廣衆非至小人未必全無忌憚燕居獨處非大君子未必
無因循此獨之所以當謹正猶着奮力之地

天地氣候步不正便有些物象緯變異豈有人作不善而能自
匿其情狀者故誠中形外造化尚不能違此理況於斯人
所當然者人由之所以然者孰察之察之未精由之未實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此言天理自然處感應有常不由強致天
道人事物理學業俱如此然非謂人事不當盡正謂愼所感
而應自來不容復思其應此貞吉悔亡之義也
通書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乱不決也夫蒙靜而清所
以可告亟如筮者齋戒以叩神求之靜一而清明故吉凶之
告不爽以是知幼性不可有雜也夫自其有識已攖擾於富
貴名利私邪嗜欲之好世故俗情又為之引誘汩亂甚矣何

惟天理日徹良心日昧而古學之卒不易明也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易咸之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蓋無己則虛憧憧己也朋從己之徒也聖人繫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理只是一箇理順之則無不合合則廣而通妄思則他岐岐則狹而窒屈伸感應乃常理之自然理何有不一 虛字莫作老氏看何思何慮莫入禪定說一着彼義便是千里之謬

人皆可以為堯舜要須見得為字煞緊故曰亦為之而已又曰有為者亦若是人固可以為聖不為終是難言

人皆可以為堯舜只誠意正心便途人與堯舜無大相遠堯舜

事業亦只在意誠心正中做出緝是其欽明濬哲乃天授神智然此心此理未有與人殊

一為之則人皆堯舜何言堯舜之易一不存則禽獸不遠又何言禽獸之易此是聖賢教人警策處然理實如此人須要識為不為存不存是何事何所

大學說明德新民又說止至善惟恐明德新民有過中失正的事而後人又將至善說向玄妙去了 大中至正處自然添減毫末不得此是至善周子說仁義中正仁義而中正更如何添減

意是心之發情是性之動心所具便是性意已顯則為情心存性即在是意誠情亦便正

情由一念而見於作為意是初立念處

心之所之謂之志意者心之所發意如發機志如向的意欲誠志欲正

獨者動之幾君子慎動故先慎獨道者事物當由之路履於動辨於獨獨之不察而能善其動者鮮矣

慎獨則意誠慎動則修身正如把柁行船不是兩事柁正後則船有所主而直中間便是正心一件事

意誠而後心正此心字以能運用而為一身之主者言如非禮勿視聽言動皆心為主而其要在於謹獨是誠意乃心上正始的功夫

心未起念有何偏處運用之偏皆自一念始一念克慎則運用作為皆正此大學意心身次第也

格物致知之說有與晦翁相左者只是把物字粗看了若只將物理作明善中事豈容更為他說

知與物分又不得偏又不得偏以知言者其弊實始於分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這物則便是天生蒸民之理豈可離物而言知耶

格物致知是明善實功誠意正心修身是誠身次第

好惡初萌於心正是意修己治人之事都從這意上發端此乃邪正是非關頭

好惡人心之所同先王所以整齊天下只是識得這個大頭腦
其發端於一念只是辨析公私推廣於四海自能因物各付
但出於公便無不正．
推心行恕只是好惡兩字家國天下處處可通上下縱橫四達
不悖此孔門為仁之方大學治平之矩
好惡正是天理所秉之机其失當處只是私欲害之聖賢以此
嚴謹天理人欲之辨
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只此二語便是盡天德王道人所皆有者天德也
合之而大同者王道也

學者常言天德王道天德便是率性事王道便是修道事
學術不根性道便是異端事業不由性道便入霸術
古者禮樂刑政是為斯世斯民性道而設三代而下不知看作
何事又如何用之
禮樂以表正之刑政以約束之乃先王整世齊物之具所以道
德一而風俗同
上古教立行修人亦未必盡明性道者蓋上者明之以率下下
者由之以從上其道一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想見聖人中和至德
直如此純粹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道安得須臾離故文王純亦不已只是無
須臾離道
聖賢餘師百世只是見之真行之至
古學為己已實視人亦實今學為人己虛視人亦虛夫聖人之
道合天道民物其發端正在立心虛實間
孔門告弟子為學都是闇然實功夫非是用意要闇然蓋非闇
然則不須言進德事非進德事則何用復言學且教亦可已
矣
正心誠意德之基也行修言道德之實也潤身生色德之徵也
博厚高明德之充也天地位育德之極也始終都只在為己

上做功夫略着為人便件件虛
希天希聖之學不出闇然之心參天兩地之能總是日章之實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是進學事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是成德事聖人以進學自居以成德稱聖人然其間
道理只如此
如有所立卓爾所立是何吾斯之未能信所信是何須是見道
分明
思誠之思循理之慎思也朋從爾思之思意必之妄思也
神而明之者心通乎理也默而識之者理存於心也皆見道之
實

默而識之一語有守之者顔淵得一善服膺而弗失也有化之
者文王不顯之德之純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自然順則者若思而得勉而中便有知
識之迹此非聖人未易言後人輕言不識不知者都是昧
理本如是用智者鑿當從是理者耶以用智為是耶
知人者言知言者理心明此理便是知德
由知德故能知言知德者權度也知言者長短輕重也
動而正曰道妄誕玄遠不由法程非道也用而和曰德强襲於
外不能由衷非德也
悱動辱也甚焉害也此悖之凶者也慎動則貞吉吉凶悔吝當

以此知之
守之貴天德無上也行之利天且弗違也廓之配天地兩間一
體也
此理甚微此理至一惟甚微故必聖人乃能知其幾惟至一故
順與違者其應必不爽
見如有立方為實達到難言始是真
當以有恒端氣習知行從此日乾乾
吾道一以貫之體便能為用取之左右逢其源用皆出此體
察言觀色所以驗諸人内省不疚所以反諸己皆是省身克己
功夫又須知言色必不狥匪人内省亦定是合理

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豈有放浪形骸廢絶倫類而可云道
論義以憑虚為高韓經以訓字為的皆道之病
師道在立教明道使人易惡以至中然又必本人有恥而喜聞
過則教易入故通書以幸次師
聖人存心無一息不實故隨處發見不分事之巨細學者當以
聖人之事默會聖人之心則無細不貫皆是至德之實若只
作一事看便覺　讀鄉黨當知此
聖門教弟子為仁莫詳切於語顔淵仲弓者二賢亦便能言下
請事然觀其人資性一則深潜純粹一則重厚簡默想見氣
象亦可知求仁根基亦應如此

仁義道理聖人只將做平常日用但言人所當為不可須臾離
孟子便稱美得極其貴重尊大夫仁義豈必待稱美然後見
得當為此在戰國道亡之時故如此引誘
君子以理自信小人以氣自滿　此驕泰之辨
堯舜不聞父師欽明文明皆自然者也睿哲清問乃其天性篤
好非緣不及而然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理何常不在是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豈有出王遊衍自為形骸
與地不相涉者哉彼瞎室屋漏謂天莫知者忘其體性之屬
天地也

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民即天天即民本是一體不待此感彼
應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者猶今立主之主言神以此為
主非同眞主之主
聖人之道博而能約者博非徒博即易觀其會通事要在博中
理會來約便是行其典禮禮不是泛然的每事自有個準繩
能檢點歸於中節若徒博而不知所約雖朝夕窮經習古終
無切身事理
天道之道畢備於聖人聖人之道全體乎天地故其神明妙運
自然默合渾然體其至德施為符其大化變通從其推遷功
用相其震載然皆非騁才用智強作之而巧就者一誠自貫

上下同流而已
自天地萬物之理不明而空虛之說熾然天地萬物之理不易
明其相率而談空虛何怪焉獨惜以天地萬物之理迷於空
虛而卒不得明也夫不明天地萬物之理而迷於空虛其何
以為道其何可以究聖賢之學
言道者樂趨空虛其故有二苦於窮究者樂其便而逸憚於檢
察者樂其通而縱然非窮究善有所不明非檢察禮有所不
復畔道不免矣
學者不必思別為新奇之說度越前人只檢點自家身上事要
合得此書便是切己功夫

許魯齋教學者不尚文辭專務實行嘗問諸生書義令推之自
身於今日之務有可用否若其教得行則士務反躬實行世
道必有可觀薛文清於晦翁後獨推尊魯齋亦必見之真也
一生舉動若只是氣質習俗德業遠矣
弟子之學先正其趨孝弟謹信是也大人之功必明其理格物
致知是也蓋小子未能窮理且在日用應接間循蹈規矩大
人不可漫為須求事理當然處精義利用
聖人教顏子與終日言語之不惰也於門人卻欲無言不求諸
己也
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夫子是之子路曰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惡之觀此則
聖門學術亦正有當務者大要明理一事是人心應務之準
修己治人曷能廢此
只不忍不為二者充得盡時便是盛德大業士人立志大人行
事皆不出乎此
士大夫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乃可為君子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曰如此而已者充得盡時誠
別無以上事人能如此後方論其事功
邵子觀物外篇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
慎獨此語有足警心雖然大學誠意功夫惟知吾心此理不

可一念有欺而求自慊未嘗論及鬼神也

邵子曰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
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夫強通物理
而爲懸揣憶度之說豈但入於術且不免爲妄爲誣理無不
實至誠窮理便是實學

強通物理者失理則將入於妄任心遺理者昧理則必入於虛
至理實理也至誠實德也妄與虛皆遠失之

聖人前知只是有定理理定則數亦便可以理而推

聖賢之道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老氏則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

此公私義利邪正不待辨而明

信古餘論　卷四　言

聖人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易云百姓日用而不知知乃聖人
賢人事非凡民所及異端之惑人正是乘其所不知

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古聖人道
聞學之事如此

朱子曰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薛文清曰處事識爲先斷次之
識須是窮理方不誤

人於已知然後知前者之所不知方其未知之時自以爲無不
知也噫此聖人所以好古敏求不識老之將至

程子每教人靜坐只是存心功夫心存便主管得道理在致知
功夫亦自真切

明明德一事後面次第分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條目
亦儘有功夫事理不得只將一個知字籠罩

易簡是說乾坤之德以渾成事理言初學下功夫如何便易簡
了得顏子博文約理竭才而後至豈可說只是易簡便了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以無事言道便浸浸入異端口吻

天德王道本一事只體用之間耳故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亨是流行的貞是主一的凡爲物者流行未必能主一主一未
必能流行獨乾坤此理流行不窮主一不二故通無不正正
無不通

天下事惟誠乃立即如君子小人凡實心爲之者無有不實成

信古餘論　卷四　言

之以小人之心欲爲君子必無濟事的然日亡者是也若爲
小人者尚有畏避亦不至爲無忌憚之小人如易言小懲大
戒猶以爲小人之福

聖人之道顏子明睿以深潛得之曾子質魯以誠篤得之乃知
輕俊佻易之士恐未足與於此何者無精思篤志而求實能
體認踐履似難言也

聖人雅言詩書論語中多言詩而書不恒及孟訓人理性情者
寂要而切況性情得理政事亦自有本領

命所塞大聖不得位命所通季氏爲上卿然智愚賢不肖歷萬
世而名不易則天地之常經也

春秋者萬世理義是非之平衡詩書之法律也非必以一字為褒貶只微言大義貫之天理人彝毫髮無所差忒此聖人神明之獨裁而宇宙事理之至當也

春秋者聖人是非之平衡非權以理義無由識其低昂輕重故先儒以為須先識得理義方可看春秋而王介甫目為斷爛朝報不以列於學官其不識理義可知宜一生所為至敗國事禍生靈也

司馬子長能文章然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亦足是理義不明故是非詖謬如此

一王之大法即是萬世之常經法不正經不明春秋者所以維

法而存經者也

以詩書大義定斷東遷以後君臣事跡此天理人道之明白條款故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

薛文清公謂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愚謂刑賞是非不軌於天理民彝春秋所由作

武王非不知夷齊使武王能用夷齊則夷齊不稱於後矣武王不強用夷齊以全其節人亦不得非武王

莊生云夷齊死名於首陽陋哉蓋宇宙大義属之二賢聖人賤鄙富公而特以名相較耳二賢所重豈在名也謂當時為名而作此矯矯小之甚矣

湯誓武成終是費辭說舜文便無詩終商頌聖人不忘本之意與

信古餘論卷之四終

信古餘論卷之五

雲間潙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理不可以象求而象有可寄以明理者蓋達意之象非肖理之象也河圖洛書八卦太極聖賢明其理而以不可言狀之意寄諸象欲令後世會意於象而自得其理云耳蓋理安得有象而作者之意又隱於象以不可象顯之理而觀象者又未必得意既不得其意而但以象求理則不惟理不可明而懸揣曲說虛幻謬誤何所不至此前哲所以深慮而曲防不敢輕言以為世局行也

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是二氣之流行而其理則謂之道二氣生物理即完具天以此賦物為命人以此受稟為性此孔門性與天道之旨子貢所謂不可得聞者也子思得之而首發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人具此性而心為虛靈遂為人心之德而主宰運用於人事應酬自各有當然之理則五常百行皆由此出故曰率性之謂道聖人以道教人所謂操存克治致知力行等事皆不過令人體道以盡其性性盡而天道自無所虧欠則不必言天而天人自無二義矣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道也太極體用於此可見又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全體天道即心為太極者也天曰於穆非有聲臭可物色又言不已則自有常道可明驗夫惟能妙物而非有物此易辭推理而言有濂溪作圖而言無也動與靜乃不已中相續之化挽然皆出於自然非別有所以使之而又若有默成於有初一闔一闢一循其當然而畧無幾微違異者此太極之妙合動靜則別無可求而執動靜又恐昧其渾成之本體學者第可意融默識而欲以象擬言喻恐難彷彿而失之愈遠也

自程子有性即理也之語而性之理始明自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而性之說始備自性之說明且備而孔孟遺言始各有歸宿異端之說不待辨而知其非自德性聞學之論分主德性者專言知而性廼遠其真自以知言性而妙明頓悟之說興則濡迹異端漸離正教浸淫之弊毀蔑聖賢末流幾於滔滔氣習畢見邪誕此於宮墻不無大戚吾徒所宜慎思而深辨也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中非天地之氣安所受之惟得氣之中而理具矣天以此生人曰命人受之以生遂成性凡有生以後人情日用事物之理皆從此出故曰於是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定者不失所受之謂動作禮義威儀得其中即是盡性立命失其中則違性逆命吉凶禍福以人事得失致之其應不爽正緣此理有定稍有

出入所感如此所應即如此乃由一理一氣初非別端

聖人言性濂溪即用為誠後人却只說知濂溪誠字本於中庸誠者實也實有此理命於天而具於人故以天道為誠源既在人性則誠立率性而出則五常百行皆實德無非誠之所為也通書曰誠精故明明乃誠之所通非誠則明於何有後人只看作知知是心識乃着明一邊言明而遺誠不惟於性體未實且守虛用智之間稍入他岐便趨異境流弊之誤將有不可勝言者

周子通書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這話頭便是天命之謂性又說誠五常之本百

行之源這便是率性之謂道誠便是性以人生所稟而謂之性以此是實理而謂之誠然亦都是說現成的性道若學者功夫又須思誠以復其性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又曰思者聖功之本

天道生人人得之以生而為性故性之具於人者本無不實但有生以後人自盡其性者却有不實學者只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精辦力檢要得如晦翁所謂危者安微者著便無不實（道心亦是人心上的但天命之性以道心為人心有生以後因人心而晦道心此所以有危微之辨）惟精惟一聖人於危微間看此二義蓋專主道心以為執中之根本也在學者分量雖有淺深不同二字義不得缺一中庸言擇守亦正是做精一的功夫若已到極徹極純則精一矣（精是極徹處是極純處以此執中信無不中此道心之所以顯）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這便是道心的根基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人心便於此用事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天理固由此發見人欲亦多在此入脚緣萬感紛雜本心易忘一念便有分岐故曰惟危然天理本心潛伏其中不著不察故曰惟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常使性之欲必由天之性為主則好惡皆中其節便是允執厥中事

聖賢明道正要見得精粗體用本末界段分明而實為一理乃見親切形上形下言道器而理氣一也未發已發言中和而

性道一也成己成物言內外而立誠一也至於工夫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論語言主忠信徙義皆是內外交養相成之功亦可知進德修業只是一事

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必發於四端然後可見無感未動時尚無其端只是寂然惟此中虛靈却是藏密之地其實有此體曰誠其知能妙應曰神誠立而有體神行而有用遂發端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辨其為仁義禮智之德人能因用以識體便知由體而達用此孟子以情驗性斷為至善而無疑也人心生來便具天德此所謂性故人之本心便是性真只因汩沒而喪失之若無所汩沒還他本心則感應主宰全在此主

敬正是常存本心的工夫慎獨又是臨期照顧本心的工夫
如此則做主的不昏以之酌理不錯這便是體中用和

陸象山教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
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此語亦即是天生物則
之意乃蒸民秉彝原如此但緣氣質情欲有多少偏駁蔽錮
尚須變化克治以開明德性自不得少學問之力雖非於物
則秉彝外別為問學然不由學問人人便自盡得此物則秉
彝恐未能也

有一事便有一理事能由此理而行便是道中便是此理正當
處即所謂中道者也書曰以義制事義者宜也事得其宜必

信古餘論　卷五　五

無有過不及者便是中又曰以禮制心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心不可無檢惟將天理分寸作繩墨則自然兢兢循理所行
何患不得中

人有此生便自有身上許多事如日用彝倫皆是其間都有個
理在即所謂有物有則者也人居常應接都少這個理不得
便見得人道所當然而人心無不以此為美德則性情之理
豈有外是此蒸民詩中四語聖人特揭出以為知道之言此
當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語合看中庸從天命
貫到人道見道之原於天此詩以物理根到人性見道之切
於人其間性道初無二理而源委本末自可條貫

道非向空事談道者若但作向空語此不明不行之由也凡說
知說悟說靜說一說當下直捷若都無實據事理則於所謂
當由之路者却是何物愚謂不如且置意想話頭只於此身
日用常行間見得事事有個當然處却是道理實地步指定
可措足進程的我令知未至行未當只自反本分力量去體
勘聖賢所說困勉學問如何着功夫從此立志努力上前去
則前所言者於中間或都自有着傍時不然縱說得瀾翻仍
湊却如畫家描寫龍象神鬼非不亦有個模仿樣子只是世
間不真物事也

孟子說的良心即是人之本心當知仁義二字不是又別有此

信古餘論　卷五　六

理將心去承受他只是人本心發見有此良處聖賢因而分
別立此名目這便是人道天之生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只是
這些子若人自喪失之真與禽獸一般樣孟子以為不遠者
亦為人類說此幾辭然又云人見其禽獸則直以無仁義目
之矣

大經達道只一事要不出民生日用彝倫之理人有此生便自
有此而人心無不同然故聖賢知其原於天命乃由人性中
有仁義禮智之德所以發見於五常百行之間者遂有此人
道自宇宙成立以來而此道必不可易故謂之經三代而下
奈何有異端邪說壞亂之亡忽性命滅絕禮法致名檢頹廢

暴行縱橫亂臣賊子從此遂無忌憚聖賢以為其害甚於往日洪水夷狄猛獸而急急袪殄蓋大經邪說正如白日陰翳彼不除則此不復人心世道所關最鉅故闢邪說為後代宇宙間最重大事不可忽也

明道曰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蓋言吾身便是道之體質吾做得是便是道非別有好處是道而吾將身就之者也對王介甫相輪之喻亦此意亦分甫只是望相輪說相輪與自己無干自謂身到相輪中雖不見相輪却已在相輪也此即是而道自道之意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聖賢以為達道非是只這幾個人數

便喚做道蓋其間自有個秩序情義相為聯屬此乃根於天理之所不可違而發於人心之所不容已遂以為民生日用常行之事故謂之道契敷五教只是親義序別信正教以此道也然人行此道若不出於真心實意則外之強飾徒為虛文故又以誠為主周子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蓋須此中真實無妄則道為實行性為實德命為實理矣

人自朝至暮所應接者都是親疎情禮事物品節這便是人常達道百姓無不日用之但能識其所以當如此者鮮則由後世無教學之故也

自親及疎其相與情意都是一個仁至於尊賢便有人品分別於其間是行仁之間便有義在禮乃因其情意之等殺而為品式所謂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也可知仁根於心只是一理因用仁之各有所宜而有義由行仁義之各有品式而為禮然非智則寔然俱廢而正固一意亦便立於其間蓋知其正而固守乃智之實此可明四德本同一體而乾德以貞兼知乃天道人道之大成也

性命之理其在人心者只是仁仁之最自然真切者莫大於孝蓋人生之初只有父子便自有孝而其後倫序皆從此生可知孝乃人道之首而後之忠君悌兄仁民愛物都是這念頭發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教之所由生也此即性

命之理所發端而為五常百行之總領故中庸明道乃歷舉舜之德文武周公之事皆歸於孝以明其為性分之彝而人道之大也蓋道本於天降衷為命稟受為性皆尚隱微而難知惟此仁孝之德乃在人生庸行之間即所謂顯諸仁者又能自反其真心而體驗諸實踐則五常百行於此具足而道德性命之理便可由之以上達非於務有別有幽玄之妙而躬行者自為事物之粗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蓋夫婦居室是家常最切近之間如何便是道處如內外倡隨便是有禮好合親愛便是有樂許大道理便在此露個頭腦豈非造端處耶且以此推論性命亦

更有可驗者如盜賊寇兇徒而家室同處乃自和洽猩猾寇
醜類而牝牡相偶不加傷殘此在大化中便見得率性之和
無物無之乃是天理流行微中之顯也大要陰陽健順之義
本大氣之自然而人道性情即是他呈露的實迹
人各其身痛癢饑寒不相通便各自為心惟父子兄弟一體同
生情分天合愛敬便有自不容已者與仁民愛物較量緩急
厚薄自然不可同等故孟子以孝弟為仁之實有子亦說是
為仁之本正緣此一念乃有生來初真情信由天植不待人
事安排此外民胞物與之意都只是造化一點氣脉上發生
流出所以為實為本

朱子註仁字曰本心之全德蓋天地以生為德而人心稟其以
成性故心體全然是仁孟子即以仁為人心程子謂心如穀
種仁即其生之性是也夫人心以有知而感於物因感而動
始有天理人欲之異惟不為物蔽這虛靈本體常為應物之
主則動各有節便見天理流行此是仁若為物所蔽則此中
已改頭換面非復本心之正程子所謂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誘者交物而引化者從物而遷失其本心便是不仁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正是感於物而動者欲亦未全是私但
心已應物即恐蔽於物寡則猶能自主多則狗物無檢己私
橫流本心亡而天理滅矣故人不能無欲只制欲之心亦即
是其本體不昧處常能存此立主守之不迷行之不妄天理
體用亦自分明可知天理非自外強入只本心所存所發而
體立用行具足無欠非本心之全德乎

心若以形體言便是仁寓于以性情言便是仁體用故說心存
仁便渾然藹然於其中然未有狗人欲而心存者未有心能
存而中無所主者未有中有主而不得其正者故曰心存理
得孔門教人為仁都是存心的功夫克己操持皆此意

人一心耳而曰真曰妄只有欲無欲之間便別無欲則純是本
心故曰真有欲乃因後來感物為物所蔽則非其本心是為
妄真者即是天所賦之良豈有與天理相違妄則與天理背

馳矣故誠不誠之辨只在本心存亡之間卻便是天理人欲
之異

論語有二心字称顏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當玩不違仁處思
心如何方不違仁違仁時的心如何夫子自謂曰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當玩欲不踰矩處思心所欲如何欲不踰矩
如何若從心不踰是聖人七十時事未可易言

一部中庸並不着一心字然則性道是何立體達用張子曰心
統性情者也性情道之體用即心之所存所發而不遂以心
言道當思聖賢是何用意特立諸道理名目而不直將心字
為言

孟子曰仁人心也論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欲是心之仁又是何心又如何欲之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又如何說是人人之生是此理生而為心是此理心有不仁者則失其本心人有不仁者則喪其生理以此識仁方知聖門教學求仁為先信無先於此者

本心天理從無欲中反求自得惟無欲故為本心本心便是自然的良心這良心所存所發便有理在理曰天理正以其原是天命人性之本然也欲卻是身之所生惟此身形體嗜好不能不動於物而但取適己私意橫生此欲之所由來而目之為己者正以身之所自私而言己也克己復禮禮便是合

於理者理有條緒故禮有品式人事能循理則自然曲折中度周旋合體故謂之禮聖門教人此禮字最是大關節禮與己正相反己乃任情適己必不中禮禮則制御謹嚴必不縱欲故克己復禮大意只是遏欲循理聖人以己言欲是實指私欲根腳處以禮言理是實言天理可尋認持循處故下文所言視聽言動四目便見得私欲從此處入腳能從此檢制合禮理卻是禮也試看此等事都不肯適己徇欲兢兢然惟恐踰禮此本心有不存否若存得本心更不用向別處尋討天理此非仁乎故為仁功夫只是檢其身使不放失其本心乃内外一理一事程子所謂由中應外制外養中者最宜體味非可分作兩項各自做功夫也此夫子告顏子語乃總領完備事理直捷簡要功夫但中間勝私復禮又須有剛果敢寡精神此非顏子不能承當

顏子問仁聖人告以克己復禮這個己字看來是黏帶分毫不得的這個禮字是走作一毫不得的只這四字要訣凡持躬應物事理都該括盡了此顏子請事後便能服膺弗失直至三月不違這三月間聖人便確實指定是仁不似諸弟子作若有若無語也聖人知得顏子資稟力量是個沉密精進不躁暴頹惰的人故便以簡要一路事指示之更無旁曲顏子果能竭才不惰以到此地位

克己功夫只為恐汩沒了本心本心不汩沒這便是天理根本地面雖寂然未見而有感遂通周子所謂靜無而動有也私欲常從動處攙入蓋不因感物如何有私欲有一毫私欲這本心便被他改頭換面何處更見得天理來惟於本心上方有天理發見卻是本然天理由良心發也

禮有品節限制私則縱溢克去非禮的己私凡視聽言動一歸於禮則日用之間自然守規執矩而不得任情縱溢此心便有檢束而所存所發無非天理於此便見渾然是仁顏子曰約我以禮約者收斂歸一之義正是得夫子禮字法門持而守之造到三月不違

陸象山曰克己三年克之顏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一些子未釋然處黃達才問晦翁顏子如何尚要克己晦翁厲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己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個功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

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己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如某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內障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二先儒之說不同看顏子擇中勿失

是實下功夫前說復禮四勿處說非禮禮與非禮亦須看明辨故謂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顏子於擇守二字亦最用功夫子教他克己亦無論己之大小克念罔念豈論大小要之只是閑邪存誠之意此等界分雖古明聖吁咈交警猶切惓惓易於龍德正中大人亦着此語豈大人必有邪心然後防閑又豈可謂大人只是一些子邪在未釋然處也

克己復禮是大綱說下面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方枚舉條目故欲知克己復禮功夫只看下面四件非禮處將一個勿字做主便是克他的真訣所以顏子便決然請事大抵綱目二字與本末異綱目只是一件分開合總說本末便稍有後先節次晦翁看得目字便是前面的條件初無先後故只於視聽言動上看出克己復禮功夫便分明着實象山將克己復禮與歸仁由己作三轉語又謂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玩象山意謂夫子先提醒了顏子心上後將視聽言動作事件此謂教人言語次序須如此則可若將作本末看則便

若兩截却似前面只是心上脛子下面方入到事件則語意不全歸一而啓學者內外分別之疑大要聖人說出的便自渾全只說克己復禮若顏子便了然不復再問聖人亦終無滲漏處因顏子請問故以視聽言動實之顏子便只向此從事若後學不察誤認本末則顏子請事是事其本耶抑事其末耶却恐不至偏舉則或有兩相擔閣之時矣

出門使民以有應接時言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言謹肅操持心不放也不欲勿施每事以我體人此去私之法爲公之事也勿字須是着意禁遏惟恐有此家邦無怨又以人之所應察我之所感恐其有不自覺處人心私意常從忽忘處不覺

生来從任己自為利便上便滋蔓了若能隨處兢持禁止這
私意便着脚不得既無私意只這本心常存應物天理自能
流行其為仁可知此語與告顏子者其意象寬緊殊竅不易
下語分別要之聖人論仁總是提㸃學者心上事但省躬循
理功夫又當各隨其人資稟力量故所以告之者似有枝節
標本耳從來大儒欲將孔門論仁言語類聚觀仁此非獨可
以辨諸賢才質所具若會悟到總領處見得只同是這個根
窠則凡所言者皆是存養此處的方法縱話頭各別不難於
貫通歸一矣

心靜時易守動時難防出門使民是已有動作時不免應接了

便當兢兢防其失走必言出門使民者亦是舉其常易忽處
以該重大事也大抵心畏慎則收斂在内不為紛紜所擾便
只是本心這便是道理根脚處人日用事只是人己相對如
處親疎上下皆是但為這形骸爾我所隔自己不便處卻知
得他人不便處便不知只任自己情意行將去這便是一己
之私若能以人反己推己及人則私意破除不能入脚只有
本心為主天理自能發見邦家無怨又恐中間或有差池而
不自覺者故復以物情向背自考其得失此即察言觀色之
意也大槩聖門言仁只是要人存其本心敬是照管他的功
夫恕是運量他的功夫無非使人不失其本心本心所發然
後可言天理私欲兩字正是昏亂本心喪失天理的的當對
頭故聖賢立教只是要遏人欲存天理並無餘事千言萬語
無非此一路事都從這上面立說非有別端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不待說性而其操存應接間皆是復性功
夫此心既無私意得入則呈露顯行無非是性仁只是性之
德性復安有不仁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都是身上實做的事人既要在身上實做
須是此心為主所以視聽言動出門使民推己及人都是行
事上身心表裏相應的功夫於此做得真無一毫不相應處
這便是誠的地位

克己工夫在身上省察理欲要得合禮忠恕二字在事上校勘
人己要得相通並非懸空事後人講心學往往高標虛明道
忽實地恐不似聖門作訓聖人之語雖理徹上下其實只要
在躬行處省察

大學誠意功夫意乃要做這事不要做這事的念頭此正是作
事的關捩處毋自欺也在實做實不做上見如好好色便是
實做的如惡惡臭便是實不做的心應事事從心無有不滿
足處故云自慊慎獨的獨字若從下文閒居說指為獨處之
時亦似可盖獨處是無所接對時不誠者在此時便苟且任
意了此時若不肯苟且便是實心為己不肯自欺之人然玩

晦翁註中審幾二字却是指心曲獨知之地與上文意字相承說來却有照應且自欺自慊亦都是意上虛實的光景其為意念初發無疑也大都心無感時未有意緒可察及已見於行事則善惡遂定惟意念初發時是非纔有頭腦而檢點省改亦易此君子之所慎而小人之所忽也然意與為亦不是大段兩截事不慎於意便到作為不為的便是意中不肯為如小人閒居不善便是他任意處君子不肯苟且便是他立意不肯處所以君子只在獨中便倒斷分明了小人至作為時猶自不覺見人而後有愧則事已做出不能復挽回故先輩曾說誠意是個鐵門關這處關鎖得住便無事若關鎖

不住即放溢四出收拾不得矣誠意功夫雖是意中立主却在為上方實故曰誠其意言惟實為善實不為不善方是其意之實處也自欺却是意有依回便[illegible][illegible]做事自慊準定一心一意做到称心滿願處便是心上虛實之辨大約意既實必是表裏如一心跡相副無巨細幽顯之殊如此則閒居獨處中事自不待言而知其必無妄動矣

人心之善惡在意上分所為之善惡也只在意上定定便能實如今人言三心兩意的便是不實處一心一意的這便是實故中庸言一便是誠本當如此自做却不實如此謂之自欺自做如此對人又似不如此謂之欺人都是有二便都是不實的事君子小人正在自欺不自欺上便分別了毋自欺則無不善自不用欺人自欺的已為不善既有不善便不免欺人自欺欺人有則俱有無則俱無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字註暗處細事不是全無蹤跡的下面獨字將喚作獨處之獨似亦可通大抵幽獨得肆之地人情所易忽此時不敢忽則幽顯同操其為立誠之事可知至如曰莫見莫顯亦似誠中形外意曾子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便是幽獨所為然晦翁註此却是說初動未形已所獨知之地以愚見反復思之看來誠意章次節乃說小人作偽情態故以實不可掩為言若其首節立誠功夫却要戒自欺求

自慊則全着此意不得令中庸是論性道遂說君子體道盡性功夫若慮見顯而後慎隱微便涉計較私意恐非純心為己之實學故當只在虛靈昭曠處做根本功夫若心上總領發端處不忽慢苟且則無論幽獨顯着大事小事自無不經檢察過豈有發不中理之事乎此獨知之獨却是至要至切處所也魏椿錄問謹獨莫不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時如與衆人對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時前問即愚所疑後說即集註意要之可參看相較

人所舉念未必皆善亦有不善的然不是善與不善一時並有只此一念不是善即是不善因亦有不善者遂與善並言而為兩只緣皆起於心而不此即彼故須慎防其起然則正為

有善與不善而當慎慎其善與不善初起之界也若其一念未起而為所自起之地即不睹不聞之中上文已言之動靜間不容髮若以所發皆從此中而總指其在中者為獨則是善不善合併之根無是理也若謂獨即人性不知獨之為名對兩而立性初無兩時何必言獨言獨又便似着一物了且性體弘全如何只以獨輕目之故晦翁註云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人不知則未著己獨知則有端此正尚在潛藏而云隱未見彰而云微神明之所發覺而應用之所執樞大學一部功夫惟此最為緊要先務也曰隱曰微便已是有個隱微若全未有則不睹不聞也有個隱微正是已所獨知之地若全未有而以有之所從出為獨聖賢從未無此詭異魁魁話頭也

信古餘論 卷五 元

人心的妙用在動時方可見如易言見天地之心卻在復初爻一陽動時只是其本體原無動靜之間若於靜處不擾則動處有主便自得力故養之於靜亦正欲善其動也蓋公私理欲之分在初動時已有其端而且容易錯雜故須用慎獨功夫今學者惡言動而欲并以隱微總歸靜處是言體而遺用把這一腔靈機只在虛靜中收斂了何以見體之必有用若識得體必有用則不睹不聞與隱微處自是界限分明功夫亦廢缺不得使聖賢當時立語未備尚當補出何況已極分明完備而可忽易混襍之乎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此言於未發已發界分分別最明指認真切可知中體本然無容着得求字朱子引載於近思錄蓋深有契焉今亦無論求字得失即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喜怒哀樂未發前二語亦當辨之喜怒哀樂之未發意若直探本體喜怒哀樂未發前只言無感之時言本體則寂即運感之樞言未發前則與發時便有先後夫動靜無二所惟有寂感遞因以分體用其為主則一故未發即已發之體已發即未發之用雖體立而後用行然離用言體則體亦難真故先儒曰未應不是先已應

信古餘論 卷五 廿

不是後此正體用一源之說欲人於因用識體者不迷而後知由體達用者不隔也

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其語只是欲人反求自識見心體未雜處恐後學將看字認作存想更要見中之光景若何則反生事卻成詭異胡敬齋曰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正為這看字不可誤認蓋存養與存想正殊存養者本心天理原自在中只要操存涵養而已若作存想工夫恐此理未有實地理會只於虛靜中強作思維或錯認面目別入路岐卻全悖謬也

吾道以喜怒哀樂有生之情人所不能無故理而順之以贊化

有異端以喜怒哀樂有生之累其初所本無故反而滅之以歸空虛彼初不知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是喜怒哀樂私而任之人欲固由此縱公而順之天理亦由此行正在養其源而辨其發以擴此心之用以通天下之情則道乃在是若盡目為人欲而一切滅之則心境斷說天理之流行者亦從茲息如是亦無容有所謂道矣又何必言道

適莫比義皆是心然須知有個義義便是當理處心之所主須從其當理處則事得其宜事之宜在外而心之主於當者便非外也告子以義為外由其不以事經心但汗漫強執以從事故孟子非之後人因孟子非義外又以學問之功為義外

謂理只是心不必格於物當知理在物為物之義出於中然物理不明何由制義學問之功正是明其物之理以合其心之制者若遺物理而主心知恐任心而果行又同告子矣

橫渠曰為天地立心心者言所主也天地有何心其所主便是心天地之德惟主於生物故朱子云天地以生物為心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又曰人者天地之心德以理言心即主此德者能體天地之德以為心則天地之心即自我而立凡體元贊化之事都是為天地立心也為生民立極極者所視以為歸一處也生民之理凡日用彝倫事物皆是聖人修道立教以為民表使人皆得盡倫盡性便是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堯舜祥辭贊開此統湯文周孔先後先承若循一緒至孟子殁而之人其統中絕者千餘年濂洛關閩後有倡述即繼往續絕事也蓋天理民彝為古無息躬行心得自在後賛性道無此有為即合非必投受乃可同符也為萬世開太平哉成天地輔相民物皆此道全體大用董子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禮樂政教皆具具也蓋此道萬世無弊禮樂政教並行不悖乃萬世太平事業也故得之則治是曰有道失之則亂是曰無道世有古今道無古今顧所繇何如耳

聖賢說至善說中庸正欲教人體察日用行事何者只有人除了聖人其下的日用行事要能便無一毫偏處無一毫虧欠處如吾輩舉動便自有氣質私欲參差於其間但自家不曾體察考較故俱不知不覺云耳如此安得不煩聖賢設標指畫立言開道學者若但將聖賢言語作切己身心實事於日用行事間體察考較氣質私欲之偏累而變化克治之以求個穩停當恰好處至日用行事皆合理盡道必是根本虛瑩淨純一所謂向上事理有當不出於此而得之是乃下學上達之義也夫聖賢言語正為吾輩日用間錯處多乃今卻

置自家錯處而但欲以微妙解聖賢言語其意以為聖賢言語不可作尋常事看不知聖賢言語正要人尋常見得分明行得不錯其微妙處亦不出此這便是徹上徹下的道理若只作微妙見解縱饒解得聖賢語極精密恐於自家身分上事未見親切確實既於自家身分上事非親切確實則所解聖賢言語又豈得便是真正處乎

養氣之道須先明理明理即是精義其功夫只在格物致知夫事有當然曰理處事當理為義義之為言宜也事當理則宜然宜在事處之宜由心故曰義者心之制而事之宜義主於中何所不決事已合義何所不伸此孟子知義之學所以合

定見定力而能不動心也然其初須養亦自有道日用事物應接靡常而此心此理須常為主若主理之心少忽所處之事失宜內省有疚氣即索然要當常以為事念念在茲循理顧義毋少違越此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功夫則過動日希粹行日積自反昭曠慊無愧歉自然志意充盈氣魄壯大直養無害者正由集義而俟其自生非可義襲而取宇宙生理全畀全體不虧分毫剛大全體充塞天地之間浩然之氣此即是矣然則養氣功夫惟在集義集義之後氣乃自生不必預期非可強作所以只宜有事勿忘毋得正之助之也氣既壯盛以此擴充道義自有得力能配道義以道義為主以剛大正氣為助世間何事不可擔當運用而云動心知明勇決何疑何懼

信古餘論　卷五　壹

此孟子之不動心　此孟子學術事功之本末雖非末學淺陋所易形容而大要如斯也

聖人賢顏子只就安貧一節上大抵人飲食居處為資生日用最切能自給則安不給則便戚戚此人情所同顏子所處最是不給之地乃能不以動心其超出常情之外可知於此見顏子之賢真有異乎人然觀聖人說這樂字卻便是顏子所實占地頭非淺之可言故後賢得推究其所學所至見得其所以能安貧蓋真有自得者大要為學之事只是精義知止立誠利用至身安德裕浩然無不自慊此樂之實顏子所有當不出此即聖人之樂亦只是不待思勉從容中道處與人殊絕其樂亦非別事至如天地為徒萬物一體之境亦不過此有道無累之中實然在我者濂溪曰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此等道理若身有之非我要將此為樂此自然為我之樂以視身世榮枯真絕然自有大較無足一毫入方寸矣

顏子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是日用素位間無入而不自得者曾皙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於一時遊適想見意趣蕭散氣韻悠閒聖人之與為其於諸子中獨能不將事故拘窒累心則於本體上自有個呈露流行者此便是天理無礙根源非謂行歌遊適便可謂道只如是也然尚有當辨者第未知其涵養實踐果能如顏子卓然有據以為日用

信古餘論　卷五　畐

事物之主而險夷通塞隨處自能不違否孟子於曾皙只許得個狂字曰行不掩言恐亦只是見得個大意如此而求其實用固須有沉潛精密功夫乃可

顏子不改其樂處通書所云見其大者是其學之所至云心泰無不足者是其中之自得云富貴貧賤處之一者是其能不改處至於曰化而齊則又與聖人之樂亦無異境也周先生默契太極洞見誠源已於孔顏所樂地頭亦自真知實造故能識其中而發其蘊更以此明白指點後賢也

顏子之樂明道以為非樂箪瓢陋巷蓋想見其蘊藉之深直以外境為等閒耳濂溪見大忘小與無不足語已是大段剖露

然其大處亦竟未易名言伊川謂說顏子以道為樂便不是
者蓋為此語似於其有道累之中實能自得處未見真切然
晦翁又云言樂道亦不妨畢竟亦是得此道而能有此樂也
所以濂溪見大無不足語正可想見有道之中晦翁所謂博
文約禮竭才而得之者又是其從入之途所以至於此樂者
也
濂溪教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不曾明示尋之之法
晦翁言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
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此便是尋入的路程若言所樂則在
人能自得之也

明道自言受學周茂叔令尋孔顏樂處又言再見茂叔吟風弄
月以歸而伊川作兄行狀絕不及從學事第云十五六時聞
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得其要泛濫於諸家
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又叙墓刻曰
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
學於遺經而明道亦嘗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
家體貼出來此等語皆有意夫聖人絕學具載六經其要只
在天理二字濂溪探索天道闡發性真可謂見其大者而二
程窮理主敬乃於二字尤得體認踐履之實所以致道成德
惟此為學有基而進有漸也

磻溪歸岐有莘就毫皆先知而後遇春秋列國君長聖人非不
明知其人而栖栖環轍如公山佛肸輩亦欲就之此何意與
夫齊桓公好內淫汰人也管子得獨柄其國亦成九合一匡
之績惜管子伎倆止此假令素究體用學術於處身致主肫
肫體誠布公其施為成濟必更光明正大矣故夫子每稱其
仁復小其器稱其仁錄其救時功烈也小其器鄙其作用根
本也春秋列國君長縱無復雄儁若桓公蓋亦有能以聖人
知孔氏者當時但使舉國聽夫子不令大家世卿得撓之綏
來動和之化恐知不可計效如魯政三月然乎故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
有成聖人自審所就具見於此孟子亦間關齊梁間陳說仁

義而好色好貨好樂者皆許其能行王政至不遇而去猶三
宿出晝曰王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天下之民舉安嗚呼聖賢
有意世道民生豈必堯舜在御禹契比肩顧用之則雲蒸雨
流不用則膏屯澤竭故來而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西狩折麟泫然自戚曰吾道窮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
天下舍我其誰也於此信聖賢之道之窮非時不足為亦非
世主鮮與一德真天意不復虞夏殷周也
孔氏家語非當時記載之實大有不足信者如農山之遊顏子

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
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
曠之思千歲無戰闘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
此等語與無伐善施勞氣象全别又何滅季爾之對且二子
俱同進在列乃明自許以相抑謂聖門弟子有是乎而加於
顔子尤不倫矣故知孔孟遺言但當以四書為的若此等議
論不惟誣妄前賢恐大誤後進氣習

國無道默足以容南客三復白圭聖人許免刑戮易坤慎括囊
因戒尚口皆况晦免禍之義大要聖賢發語非關明必有
弘濟相時度義不可則止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盖知幾

一語即審道宜然且可知古人於吉凶悔吝之間亦大慎所
自召矣乃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身雖不保而志正道立不
為無當又明哲之所不廢總歸一貫也

孟子曰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
之膏梁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此
語似着枝量且聞譽亦涉在外非闇修所急宋呂汲公曰好
衣不追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此語似出有激且腹中何
書亦須端的若徒資見博何足誇買聖人曰士志於道而耻
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便從開首處抹𢿇語近義遠聖人
之言也

春秋列國卿大夫俱貴室世胄其於詩書典章禮樂名物考辨
縷縷必由素所講習至論禍福興敗發必奇中亦豈漫試揣
度者可知三代教學未盡亡而士大夫猶諳練通達如此後
世非不盛有文詞多為議論其能知是者實稀

信古餘論卷之五終

信古餘論卷之六

雲間灣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天道實惟二氣二氣列為五行故曰五殊二實然二氣本一體也天道流行氣化易而陰陽分聖人因陰陽而推本曰太極二氣不無即太極亦不無太極無上事矣而又云無極蓋此氣此理則有也若執以為物則無也恐昧者執以為物而云無者又從有之上求無謂無之中生有則言無者不若言有之真而言有者又恐涉象跡之陋隱立言之心亦苦矣圖之說曰無極而太極又即曰太極本無極其為是數陰陽即其動靜也自太極之動靜而分陰陽以陰陽之變合而有五

行然陰陽非獨行五行亦初非異物也自此氣之漸易乃環運而相承分言之則互有生長盛衰合言之則皆能相感相息於是隨其變化自為生成又不無分別氣質之殊而五行之性所以各一也可知五氣亦一之分也以其全體渾然而為一以其闔闢相生而為二二者流行交錯又旋相為生各成其性而有五五者順布因變俄化居方辨物而象數立時序行天道備人事定焉夫極非物也二氣五行亦非徒有物者也蓋皆所以妙萬物也徒物則滞而不化妙萬物者錯綜參伍潛運默成而萬事萬物之賾吉凶終始之梲靡不畢根於此此天地之至德神化之大用也蓋嘗論之盡天地之道理與氣而已理者即氣之所主氣者即理之所乘理非虛名以氣為體氣非塊然乃理之實其瀰漫布濩充塞罔間何可言無誤者以其無聲無臭而為無非有之外又別有無以其一實萬分而為有非無之後乃更有有大易不言有無而云顯諸仁藏諸用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畢具是至一而不容兩者彼其以所見為有以所不見為無則有無始析而兩至於各持而其說益加謬矣夫苟識太極二五曰真曰精俱未有成物而其為造物之理則至實而至著所謂誠之不可掩也通極於幽眇而無始鼓籥乎萬象而不竭彌綸於六合而無際體攝乎日用而不離合之則一太極實理之外無

餘物也故曰其為物不二

易曰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列象重爻以盡事物之變濂溪言無極太極而分陰陽五行以成乾男坤女化生萬物其旨同與夫無極即言太極也朱晦翁以為無形而有理是也兩儀之為奇偶即陰陽也四象以陰陽分太少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生於中者為少盛而純者為太分對待以立其體順變化以行其用氣運而性殊則五行環生序列交承克制相濟而不過其則所以全造化之功用而妙萬物之生理也八卦亦各有屬矣震巽木乾兌金皆二離火坎水則一坤艮二土乃水木火金之中所謂坤養艮成者也河圖以五居中為土

之數而水木火金各生其方皆得五以成正與後天卦位所屬之氣同大要陰陽者天地不息之大化水火者陰陽互根之化機其流行於生成以漸故木金有二變易於一氣甚微故水火惟一可知八卦成列亦即五行之流布也蓋氣化運旋運而陰陽之消長攸分卦畫推排而剛柔之得失以辨於是萬物之生長收藏萬事之吉凶悔吝皆不外此夫易以象數洩天地之秘故自一而二而四而八又重交繫辭以象物占事定天下之吉凶太極圖以理氣推有生之本故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妙合凝聚以化生人物為性命道德之源雖易象之該義廣圖說之生理尊然濂溪實根本於易以明人道

之所自始非别有剏論自為一家之言也故圖說終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通書亦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萬物本乎天故物理即天道人性亦然夫言天道者莫深於易孔子讀易而繫傳語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聖人論性之言莫詳於此以是知古人所謂降衷受中者即此理而其後子思孟子之言性則皆傳述於夫子而無異說也濂溪太極圖說得之於易繫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業蓋本天道以決人事而吉凶得失之理灼然示人明驗不爽何也天人之不為二也圖說之太極陰陽乃本於此但易義主於象象有對待之體故以奇偶分陰陽圖說主於氣氣有流行之用故以動靜分陰陽自奇偶相錯而生老少則列為四象自動靜相感而成變化則旋為五行五行之目見於洪範然易言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即河圖中數乘四表而順序生成其為五行無疑是五行雖未明言於易而其義已見於此濂溪又以無極加於太極之上者蓋既因易辭以作圖欲以明太極二五之為一體令學者因圖以會意非太極真有物色可以象圖者故晦翁無形有理之解深明無極之旨矣自二五交合氣聚而形生於是有男女萬物而性命之理乃各具於其中此即繼善成性之義昭然天人賦受一源之理也

統繹圖說所言陰陽動靜互根各立變合妙合氣化形化人事聖德吉凶生死其端委皆推演於易亦有全引易辭者末又云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可知其淵源所自矣蓋自秦火詩書而易以卜筮得全後乃晦於推測術數濂溪立圖著書貫通天人闡明性道頓開孔孟不傳之奧若使此書并作秦灰四聖之緒絕滅後人曷能創此若又非濂溪復以孔孟微言冥會易道精蘊亦安得統合聖真有象有言至此哉是皆道脉之有相而非人力也

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蓋二氣交運惟主生物而以生為德即乾坤之善故元為善之長元者萬物有生之本乃理氣渾成

之目首乾德而統亨利貞故曰統天可知亨利貞即元之衆善知是而後元之理始備元之爲德始全蓋一元之中衆善完具此元之所以爲善長也人由此生即全此理而其理便名仁渾言則一仁分言則具義禮智蓋亦因事有衆善而分義禮智以衆善只一仁而但言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所以爲人之道也元爲生理即天地之德仁亦生理即人性之德皆目爲善若知覺者心之神明所發也濂溪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乃五性之所由運用蓋氣聚成形而形氣之精效靈於心知故前賢以爲屬於氣既以氣言只是形而下元與仁以理言乃是形而上上下非方所之上下即精粗之義精粗

非兩事一事自有精粗不可無別也故天有陰陽是氣之分而爲生物之具者若陰陽之所以爲德是道也即云乾道是也乃太極本然之妙也人有知覺是氣之靈而爲人心之用者若知覺之所以爲德是性也即云德性是也乃誠明合一之體也程子發性即理也一語而晦翁引以註天命之性灼有見也大要性是理知覺是氣然又非氣之外別自有理即氣而此理自存若離乎氣以言理安所指其形而上即言氣以爲理又無所別於形而下所以性之一字不離知覺不但知覺性善一語不惟一善全體衆善蓋因天之生而吾以爲性故性從生從心乃天地之大德完具於吾心則無一理之

不備何有不可以善名者後之論性者未能本天以窮理徒從人以起知故但指心之知覺爲所生之性如所謂昭昭靈靈者亦稍收入光明耳要之只是知覺也聖賢直自昭靈中見得全暴全體之元善含下許多妙用神功皆從元善來元善即生之理也試看聖人神功妙用何事不由生物之心著見充拓耶此正與天地大德化育萬類者同體並用也告子以生爲性乃指生機活動處是形氣之靈只知覺是矣若言知覺則物皆有之故孟子有犬牛同性之闢告子終無以答須知犬牛之知覺只食息運動於此理蠢然是其性之所不足也人性體備而用廣故於衆理萬事無所不通而謂之明

德若虎狼蜂蟻其情識亦有此理之一端夫知覺之昏明全缺正在此理之備與不備今不察天道生理之全畀吾以成無所不通之明德而乃自小其明德但專言知覺以渾同於物生是人與物只此幾希之異而自不察其所以異於物無乃不可乎謝顯道云釋氏之言性乃吾儒之心釋氏之言心乃吾儒之意此語正勘破得的當分明釋氏云覺性正吾儒之心而不識性是心之理釋氏言生心正吾儒之意而不識心是意之體後之說者因未能明善以察所性之理而誤於釋氏之以心爲性故於虛靜中只守昭靈以爲圓明之性體顧所以爲性之德者乃反別目之曰是障也不知聖人盛德

崇功皆由此理積中發外以推廣民物天地之全能若只是內體有覺之心而以靜守之緞極昭靈恐其體一虛其用亦空便謂此是包羅天地總括萬類乃未究實然之論若令推而行之則一腔之外即有難通又何足關天地萬物之事乎橫渠云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觀此可知性與知覺當有辨性此理有知覺處乃名心故云合晦翁亦曰心之知覺是那氣之虛靈的聰明視聽運用作為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郛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玩二先生說都是把性屬理知覺屬

氣之虛靈處其虛靈處自有理不可言虛靈便是理也

晦翁云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後人有主即心是道之說議晦翁不當分心理為二夫心理誠不可為二然論學則當並舉若即心為道則容有未與道合之心舍理而獨言心恐不無誤也夫論語一書聖人與諸弟子問荅多矣語皆性分之理躬行之實未有可外心求之者而未嘗言心以該道子思作中庸言性命德業根極推廣至為詳盡此孰非心之體用而亦未嘗只以心言道夫道不遠人正以身之所行皆心為主故聖門教人存誠行恕孰非此心之事而獨不即以心立教者蓋本心之德則云理矣若其知覺累於形氣又不無流而為人欲是以有道心人心之分聖人正欲使人守其本心之正以為日用事物之主宰而形氣嗜好之私一毫不得牽引錯雜是乃所以全其天之性而為道心者即所謂天理之本然也故中庸曰性曰道原其始於天命降衷之所得而顯其用於民彝物則之當然驗所發以知在中之固有先明善以為誠身之始甚聖人欲人即事而存心如四勿敬恕居處執事與人等語皆操存功夫心存則理得而無不仁窮理以盡性如格物擇善道問學等事皆窮理功夫知性則能盡性其加惠後學不使迷於向往誤於歸宿可謂慮之深而誘之善矣其後遂以人心言仁者實始於孟氏雖指點最為真的而開示未見詳明然斯時斯言實切膏肓之疵何者徹

言既絕大義淪喪良心汨溺於功利性道謬戾於異端談仁義者不目以強為外襲之物則入於為我兼愛之偏理不根心而反求心不察理而為用此邪說詖行所以紛紛橫作不可勝詰也孟子懼焉乃亟以性善立教又直指人心而言理欲人知性在人心理即人性以理識性性善可知知性即理理豈外至學者若於內境有覺之中只自反其本然之良而涵養擴充體用自合其外功利陋習必不可誘異端邪說必不能淆此以救援一時心術世教最為直捷要義矣若孔門諸賢受業請事則專示進德居業之方令人循躬修而自得不待明言而後真所以洙泗羣賢但有務學而未至無有夫

足於他岐者乃賴聖人之教有則而道可循耳且孟子亦嘗
有言矣曰反身而誠者乃所備萬物之理也曰強恕而行者
恕乃所以為仁之方也此等語於私淑淵源又自合軌至於
人心之語程子便言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則心以仁為
性矣晦翁亦指仁為心之德則心乃以仁為德矣其語意完
備有足發明孟氏立言本旨無非令人於此求仁了然知非
外鑠非若後人所言即心是道漫無主宰而冥嘿作用即以
言性則心不復以道為體而或以離道為真此則何殊滅絕
仁義之說寧不大害義傷敎乎哉竊載觀告子篇曰存乎人
者豈無仁義之心終篇又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性即理

也理即仁義是也理由心之神明而完具則言心言理宜無
異者然心由知性而盡心與性違於道何有故聖人惟言仁
以識心不即心以為道蓋以仁言心則仁即心德而存之即
是指心即道則心恐無端而遂入空虛所以虞廷維危離微
之言謂難明而易殆者辨理氣於幾微精一執中之言謂所
察而所由者合體用於一理知此則後之人但從心起知而
謂理為障者其淪於　知覺謂性之偏其雜於意則混
性命形氣　析衷於聖門自得於體認苟徒信
虛淨者為真而不察根心者為主則空寂覺照渾入他途其
不可與言吾道明矣

聖門教人最切要者只是以恕求仁蓋德非仁不立恕便是為
仁之方觀告仲弓子貢處皆可見忠是行恕之本恕須從忠
出中庸言忠恕而下語只是恕蓋非各立事無忠何以能恕
知此便可曉一貫之義夫子向曾子說一貫一是何物所貫
何事此是曾子已能身體默識聖人只將大意開發他不須
明言曾子亦不待明言曾子對門人便說出忠恕忠恕却是
聖人立教所常言門人從學所素聞乃不知即是一貫事聖
人只點撥大意曾子便實舉其事理門人於這事理非不知
獨不知聖人說的大意即是此由不曾將身心實從事理上
勘磨求無由知其相合故耳可知一貫與忠恕只是一件道

理然聖人一貫地位與學者所從事的忠恕又不可謂全然
無差等大要只爭生熟而其間進步却又非一蹴所能至今
以此道理切身言之不過只是以心應物心是體應於物是
用不可謂體自體用自用一體萬用還須隨事的理到得是
萬歸一則知只此根本地面所謂體用一源者也忠是盡己
之心恕是推以及物試自省己心不盡而能實意及人者未
之有但聖人無我廓然大公便是純心一理物來順應自能
同情曲當此一貫之意也學者未能忘己彼此尚有間隔須
是先破除己私推以度物知其心之所同然後處之不悖於
校量擬議却費思索安排蓋先盡本心是忠從本心推出者

方是恕此學者造道事也譬如大匠與衆工共事一室所用規矩同所作器物同獨大匠運巧信手從心無不合度而衆工執斧大有踟躇籌度人但見其為力如此之殊然終不可言所用所作各別也學者苐能反心以求此理即事以推此心知其用之殊不出體之一以此體認一貫忠恕當自真知實見不獨心融妙義即實能用之踐履亦自相符爾時縱學力有淺深道豈有異同可爭說耶大抵此道不容有二者是一貫忠恕之理不免有差等者是聖人學者之分量今將理之一而謂聖人學者分量亦無差等是難言也以分量有不同謂一貫忠恕之理亦各別則誤認必無識其理之一則可

以知造詣所佪之的非兩端識其分之殊則可以知下學求端用力之方自有漸如是則千古聖賢德業便可望表而趨循程而詣本無一毫之不可為亦無一毫之不可至何況臨文解義如上山說山下水說水有不分明端的者耶若只就文字之間揣摸其近似援相證之語牽合其支離粧點愈加道真彌失同之則不能異之則不可噫宜其滋惑也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朱子有乾道坤道之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又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者及其成功一也陸象山又謂顏子為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迷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為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至於仲弓之為人則或人嘗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無口才也想其為人沖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且

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有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礲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二先儒之說如此竊想象山謂仲弓用力易於顏子者似謂出門使民不欲勿施都是平易語可穩步做去顏子有克己二字如禦寇平亂不免費力以此為難易之別然當知敬以自防恕以自反亦正是克己功夫顏子喟然嘆高堅前後是見德夫子之道如此夫求道於夫子則聖地懸絕未得其門者豈易入首及聞博文約禮之訓循途深造專心畢力只向自己身心上體認會通至親切確實灼有憑據乃知此道原非恍惚渺茫之物曰卓爾者已真見定執若有立於吾前

此已不是小可時矣故夫子便許他不違仁仲弓厚重簡默却是近仁的氣質夫子取其簡不嫌其不佞而獨於其仁則曰不知未若許顏子之確然此二賢雖同称德行然以此亦可見不無次第矣看来夫子告顏子煞際只得克己復禮四字主定一個勿字視聽言動皆由禮所操甚約所該甚廣又云天下歸仁見得此便足以盡仁又云為仁由己見得自己要做甚易非克復後又須歸仁又欲由己也理欲二字大賢而下便須省察防檢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想他克己亦甚快便畧有便知知便不行必無顯然非禮事亦可知仲弓居敬行簡亦是操持縝密中不肯泛然務博恐

冲靜寡思未切本目至如云日用之間自然合道審如此此則已希孔趨顏然此語未見有據不然果為仲弓實詣否大都人心感物因而有欲狥己則非非便違禮禮與己只是是非之累視聽言動便是其有迹可勘處然皆以心為主心能為主這些處便如對針把舵一舟之力總在一撥顏子真精神正在能撿畧無依回亦不嬾散便是超凡入聖路頭此晦翁謂其乾道舊發有為之意也仲弓嚴謹自持於出門使民舉動接對之頃俱兢兢惟恐怠忽日用應酬又恐便己妨人常將彼此對勘力去私情要合公理至於怨尤之際尤足察人知己此等用意似無一步敢忘一事可苟此所謂坤道靜

重而持守也夫克己一節是學者進德修業最緊要事只怕因循粘帶若一念真確又何私得入此是學者終始與學功夫關節何必定以有己可克為顏子嫌也如易言閑邪既是龍德正中之大人如何尚說閑邪蓋修德事當如是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德當如是乃合正中若有邪不閑便失龍德主敬行恕不明言克己而克己之事即在這功夫裡面又引程子說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以顏子事當之緣顏子高明純粹其請事後便知必無駁雜拖帶其次莊敬持養以仲弓事當之蓋仲弓沉靜端凝其請事後亦便知不肯疎忽任意也要之二賢事都只是要操存此心守得一腔本然天理在內這便同歸於仁

聖賢言道而以人情喜怒哀樂指其未發者目之為中中無可見而喜怒哀樂則因感而動之情也由其情之動於感而知其無感未動之時有寂然者此乃性之真而為道之體所謂中是也夫理非有內外之殊由心之寂感而有動靜因以分道之體用心之靜而為主於內者有性存焉是為道之體心之動而應物於外者性所發也是為道之用然其體無端其用則可察學者因用而識其所為體乃知由體而後達於用若其體不昏其用必不謬而道在是矣夫中不由喜怒哀樂而有而喜怒哀樂由中而發者則道之所由行顧其發亦有是道與非道者正在其中有主與失其主之殊惟中有主而

順以行之則為道無惑矣如空寂之說當不論喜怒哀樂之當與否而直目為人心之妄既目為妄不得不滅之而求空空則冥然無以主乎內內既無主則漫然無以檢乎外是全失應物之本但欲斷外而自為內與吾道之言未發而存諸內者虛實迥殊夫未發之中中立而和由此行斷外求空則中先亡而和安所從出是以家國天下皆不可通身心自為一法而於天地萬物絕無復有相關處也夫風雨露雷不可謂是天地清明之累蓋化工生理非此莫行正在不愆不厲順時應候以澤羣生以成造化耳若但目為妄動之氣而欲一切收息以還清明則上下索然枯槁而生成之功無所自

立所謂乾坤亦幾於息者是也人性妙用正謂喜怒哀樂以究中位育蓋其中節者是道其所主而中者即　故須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境正以中節言乃從此出故所主者不容昏惰立大本以行達道體用自不相隔若只認取靈覺一事而守之空寂以為見性恐此性無關物理亦安得有體立用行夫用處不可行則體處何有真立此於大本已謬安所云道固應無實得實　而但以迷見妄執空言籠罩也

德性問學自論者謂晦翁象山學術之異遂若二事各為門戶不能統一中庸立言之旨大有未明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夫天所賦物曰命中即賦物之理人稟受以生則為德性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即人事日用動靜所謂三千三百者節文度數非問學不能詳明此其理原非各立而功亦不可偏廢惡得各以一事為學術如農賈之不能相通乎夫心具此理而知通於物不得外心而有知亦不得舍物而有理故心存而理得即所以立應物之大本物格而知至即所以明此心之大用此德性問學正體用合一之理而內外相成之功也後之言德性者每屬於空虛語問學者又流於冗駁彼此遂不能相入至於欲強合之者第云德性即問學問學即德性然又無實指事理灼然見得心之所主與身之所由果無二理

而其功又當交盡則為此說者亦屬浮漫影響之語耳當知此衷清明主宰須操存使其不昧而事理當然之則須昭晰使其不迷此便能舉一而兼得耶抑又可執此而遺彼耶若祇目清虛為心體而不識禮義為典則其誤認德性問學終兩岐難合而無一當也

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為天命之性人所受之理第所賦所受俱莫可指認尋識至存主於人心發見於喜怒哀樂而各有其節於是有中和之德乃可識性情之理而道斯名焉觀人心如此即可知天命原如此蓋因情識性因性識命其理初無二也賦受之時無非此理至有識後觸事觸物情感欲

動而擧念由人乃分理欲理純乎天欲雜於人故曰天理人欲其嚴辨矣然其介正在此心動靜之間本靜無欲持其靜天理自存欲以動萌謹其動人欲自遏若動之所發皆由靜之所存爲主而以理順應道斯立矣修道之教亦不過教之以此曰修者因衆人氣質之偏而聖人以其當然者約而中之如整頓修理然凡聖明述作皇王政治無非欲使天下之人皆由此道初無他事大要承此命以有生卽是性循其性以爲行卽是道此性道之理立於人而爲中和之德其所以能成位育者何也蓋有天地之氣化形生而人有是心卽有此理以爲本心之德若不累於形氣嗜欲則與賦畀之眞原

無少異橫渠卽以爲天地之性者也夫人以心爲主天地無心也而理爲氣之主故卽以理爲天地之心人旣具此理以爲心則人心與天地之心理本至一而氣亦罔間晦翁所謂心正氣順者蓋一本之自合而應和非他事也故聖人中和立極則天地萬物罔不正順所謂彌綸參贊事業豈待別有運量哉夫天人物我道一不二乃太極本然之全體而令於成位之後無一毫虧欠間隔於其間道至此則無不盡矣故中和位育要不出天地萬物渾然之理氣卽斯道本體妙用一貫之全能而在聖人爲盛德爲大業亦別無兩端餘事也孟子盡心章曰天曰命曰性曰心當逐字理會而識其賦受源流之一脉則天人不爲二矣夫天者理之大原而氣化形生之所爲主也命則氣化形生而理因以具若降自天而畀諸人者性乃人得所畀之理而完具於形氣之內者心乃理之所在而以神明統攝運用者夭壽之數定於有初是形氣雜揉賦命之所必不能齊者修身之理乃我性固有而心爲之主人皆可以自盡者分其界限則天與命屬天性與心屬人然天命之人受之其理初無二也吾能知吾心之性卽天之理而本無二事吾自存心養性以奉若此天理至於形氣不齊自有修短吾旣知天便應知此知則自不當疑貳惟循此所受於天之理以修其身而一聽形氣之自爲始終是所修

所俟無非所命此命也其初付之於天者是此令吾所自爲一生之主者亦是此卓然自知自信於生順死安之間而畧無疑惑變動非立命乎夫性卽天理命卽天道吾與天無二性亦無二命是天卽人人卽天天人合一是乃聖學載籍往籍大都聖賢言性多屬理而言命則有以理者天命謂性之命也有以窮通修短者賜不受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也夫理之命於天者無有不足而窮通修短之命則大是難齊故盡其所賦各足之命順其所定不齊之命此皆人道當然所宜自盡以合天者聖人罕言命蓋修其在我命不足道也至於言性亦不易聞蓋勉其日用而賦畀自完也顧進德修業雖

以躬行爲實地而窮理盡性不至於達天載知化育未爲全能善學者循序而日孜孜焉當自有潛通冥契者而不可勉強探索於渺茫彼勉強探索而自謂知天者妄也

聖人詩書誨人與士君子學古志道只是要明白天理人欲四字天理便是善人欲便是惡遏人欲存天理便是爲善去惡修身治世道理更無別端前人說性善正要人知得天理元善是從有生時得來不可喪失了自家的本性至推本天道天命其意亦如此後人有以無善無惡論性者是因求諸心而無得未能自反其本心以究善端從出之故也蓋天之生理具於人而爲性是性乃所得以生之天理而爲人所本有

之良心縱形生之後拘於氣質之不齊然聖賢但指本心此理而論未有不以善名之此根極性體之定論而立教者之所主以明道者也若以爲虛靜之中無所見善便欲滅未形之理爲無有之境又知其終不可無說更爲恍惚兩說之語以蓋之云性無善惡觸處圓融若有個不善不惡的在隱微之內如此則聖賢所謂率性由道者以何爲定向於修身治世將何由而有善復何爲而有不善又何爲而更得不善不惡一種道理耶若謂善因觸生則分心跡爲兩若欲事從心應則又無善可由是名爲合內外體用實分隔內外體用不可一貫也今若說性說心則彼此互立無可贊成不若只言遏欲存理四字此聖賢詩書明訓不可易也學者於此倘能即因躬行而求心得則性與天道當不待言說而自明即有未明亦必無流入空虛溢出誕妄之弊矣

後學有謂朱子分別下學人事上達天理爲不然者天人事天理之語原出程子程子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朱子錄於本註之外若非正解然程子此語要是道理固然更無可別求玄遠而朱子之意蓋以聖修造詣精蘊不易指事輕擬故前解止將大意點綴而列此於後以備相參亦知其說之不可廢非疑其不然而故存之也如程言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然道亦器也器亦道也與此語意正同其言天理人事妙處尤在便是兩字不混道器亦不作兩截至於功夫喫緊則習察二字尤宜深味蓋理本在事即事察理下手既有實地而事理亦自歸一讀者身體之心求之知爲學舍此無可從事則知聖道貫通亦必無他學術也今之說者不察便是兩字而以天理人事爲分析又不識天理人事而但欲朦朧合上下理不即事安所施功事不察理則道亦難貫此義不真道終恍惚而徒欲以浮見蔑要言又不審此語所自來與二先生契合之旨而欲以支離加先進得無誤自信而輕易立說乎

喻義喻利之辨凡小大事只據理之所當然的便是義計較此
事便益而為之者便是利聖人此論分別人品甚嚴指定行
徑甚明推究心術甚微昭示趨向甚一吾儒所當座右日省
者陸象山曾於白鹿書院講此以當世制科立說正為士習
人才於國事世風大有關係自設立科目取士之後士大夫
驚名競進惟知患得患失志趣作為全然是利沿染日久令
且與之相忘不復知其是非故象山特為摘發提醒一時諸
人感動有至泣下者晦翁亦極称嘆之蓋緣此乃座中諸人
切身生事發此一段對病話頭明白破出他沉根宿症所以
人人省愧可知秉彝良心縱迷溺於世路而靈閔種性原自

不亡第學者居身日用當不止此凡於朝夕閒大自倫常情
分細至起居食息節度若以此意逐事分別其間公私義利
無不昭然如白黑之在目前每事只據道理本等當如此的
做去這謂之義這是君子所為君子之所喻唯此若以私情
圖謀計較便益而為者即入於利這是小人所為小人之所
喻唯此斯二途者自一念立主以至議論作為義則便都是
義利則便都是利一毫纖毫不得若出於此定入乎彼無兩
不相妨之事無參和並用之理喻之為云則如人言所謂彼
只曉得這一路者此正君子小人肺腑肝腸全體之定案也
然此二字者論發端心曲亦只在毫芒倏忽之間而天人理
欲公私邪正善惡是非截然兩途如懸隔重天九地孟子所
以只於善利之間便決舜蹠者正此意也吾儒有志自立者
尚亦早辨而力自檢點毋令造次迷程失足庶幾免於小人
可得常保士人顏面向。人也

辨君子小人之品只義利兩字便是定衡然未有不自心術所
向而為日用行事者故喻之一字便是其一竅藏蓄流注精
神處論人者推心辨跡則義利昭然而賢不肖自有定局矣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自晦翁註此語而後義
利兩字分別途徑始明只就一事而順理從欲意向截然相
反分毫不可假借又云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

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此又推究二字根脚有
本來別生之異張南軒云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
者利也此則破析二字於心曲隱微所向直入秋毫前賢反
躬察理精義立言以此開示後學真不啻圖形肖貌矣象山
白鹿書院所講中間大段說士人進身事其意專在儆醒士
大夫蓋緣此等界分正士大夫人鬼關頭若此處不省覺何
名為士大夫將學術事業俱非矣故特以此立論為世道由
此輩汙隆實多耳愚誦其言慨切嚴正真中學者膏肓隱匿
沉痼第止提撥大意尚未詳本文字義當更以晦翁天理人
欲公私及南軒有為無為之語就事審理據跡反心自行切

躬體認真辨得義利二字分明則君子小人之品灼然若可按圖取索此亦只在目前跬步間便自有此兩端學者趍向之路惟在自不暴棄而擧心動念便審擇愼防之耳　意義

公都子問性善以下三章合作一串看之尤覺前後互相發明乃撮其大畧於左

孟子道性善不是鹵莽說的以人心上發出来的爲驗則有情（如愛牛入井孩提愛敬等事皆是性所發性豈不善）以天生一般的人爲驗則有堯舜（堯舜便是性之者性豈不善）且大鈞賦物類同則性同物類皆同豈有人類各異故知我與聖人同類性豈獨異耶形性同賦形同即性同衆體皆同豈有此心獨異故知人心同然理義此非

性同耶凡此皆實理實據鑿鑿不虛之語才字是言人之所能人有性乃有情情可爲善乃性之能性能爲善即天所賦之才也故所爲不善非才之罪人皆有不忍不爲人皆可爲堯舜固是其才如此天下豈有無才之人但求而得者與舍而失者有相去倍蓰是失之者自不能盡其才耳凶歲子弟異於富歲非才有異稟乃凶歲者自因陷溺而然耳良心夜氣牿亡於旦晝不是不曾具得此才乃不善存養自失其本善之性耳性便是仁義禮智其發出来的便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豈有人心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謂無仁義禮智者此有枝有根可並見也烝民之詩言天生物則秉彝又孔子讀而賛之可見古經文與大聖人發明便都如此說如何後人可將私見創論妄自爲異哉觀此種種確然是性本善必無不善彼謂性無善者亦非孟子所以正辭毅色反復辨証畧無疑慮兩可之意乃是其真見定論也

聖賢以仁義禮智四德爲人性以親義序別信五常爲人道以禮樂政刑立教使人皆由道以盡性舍此而別有倡言自外者目爲異端楊墨談仁義偏於爲我兼愛孟子斥其害仁義流弊當至無父無君老佛談道談性錯入玄虛空寂乃至廢滅彛倫日用天命人道寧有斯理故自三代而下宗聖明道者相繼排斥之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興庶民者必由仁義禮樂以端教化而後人倫無非爲民生性道使不失也故聖賢以此爲古今天下所同得共由而謂之大經言萬世不易乃常道也常道是正則異之者皆邪異端者言非吾道而別是一端也此是彼必非知此便明彼無兩立無疑似也第人生異稟各以所偏爲見而因迷成謬往往失其中正則流入異端不獨後代有此即大道未亡之日亦豈能無故孔子特爲戒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蓋其必有明立定案如言飲鴆服喙必不可也夫異端世所有人所易溺然不難知易溺者婬詖詭說足以惑人不難知者反之常道則是非易辨吾徒患不知常道毋慮異端難識也

孔子時未有楊墨之說佛氏尚未入中國但有老氏其說
亦未出於世不知何者是異端竊想常德常道之外不爲
人倫物則者俱爲異端如索隱行怪亦其類也凡與吾道
少差毫釐便是千里之謬既悖於道安得無害孟子所推
論甚明後世欲辨識異端只將常道作準子畧有岐離便
入異端無疑孟子謂經正則庶民興云云經只是常道常
道只是一路少有偏邪始於錯經流弊必滋大害

有就予語及性道者予曰予識昧而學孤何敢自謂知性道竊
據習聞往哲之訓因文以會意切躬而反求當知性道無他
不越仁義禮智信而人倫日用即其所由也子欲談性道於

高遠玄虛則愚嘗窮思苦索而茫然靡執矣試淺言之姑以
予與子今日之相對而性道昭然其事可實指而理亦咸在
似不待別求亦無遺於遠者何也夫予與子今日之相對非
以相親愛而見說耶是則藹然有心者即仁也既以親愛而
見說則非漫焉往復者是即爲事理之當然乃義也既爲事
理當然則自有情意節文秩然儀度之間者乃禮也知其當
如此是智也知其當如此而實如此無一毫虛情飾節若有
若無其間者是信也統而言之則以相親愛而有此是一仁
而兼衆德也是五常之德雖分之各有條理而合之未始不
一也以此推之則大而尊親之名分細而事物之應酬無不

可通然則道豈遠人耶人可離道耶異教者欲斷棄五常以
自外於吾道而忘其身之不能外也彼其主者與其徒以教
學相　藹然如有親狎然如有分其所宜所知與守以爲
常者豈得盡棄之無一毫存而別有以相與也則可知人常
之定於天而不可一日自外也乃獨欲廢彝倫離日用脫然
自立於一世之外是真日用而不知者也道未嘗絶彼彼欲
自絶於吾道毀滅天理人倫之大卒不能充之於其類是可
謂道乎是尚可以立教乎

無極太極之說晦翁與象山三以書往復辨詰乃至苦口而卒
未能相同象山之意謂易傳明言易有太極聖人說有何得

云無理豈可言無無乃老氏之謬濂溪所傳或仍前聞而二
程無述疑有未允理當以聖言爲據是也晦翁之意謂理自
有爲物則無無形而有理此濂溪善發聖人之蘊令後之學
者知其不屬形器不落空虛而恍然見至理於無象之內其
有功於斯道不淺此亦豈非見道之論哉第各執所是漫衍
數千餘言而未定晦翁未有各遵所聞各行所知之答若終
無望其相合者後人亦竟未有分疏其間今以二先生之書
反復潛玩其語皆於太極之所以立名已灼見其爲道體之
妙猶有無之間睽戾未融夫世無兩是之理而其所執正若
相違即不可以浮見低昂又不可無說而汗漫兩可如晦翁

析義入秋毫博辨抉幽眇豈終始未得一語破的以厭象山之意或緣當時各持己見惟據理標論未暇旁及於文字之外耳愚竊謂濂溪立圖以明道而繫之說以解圖則圖所難盡說必及之無極太極蓋示意於圖而明言於說也故於朱陸異同之間思說圖之本意尚有辨論所未及者恨往哲異代不得請質於晦翁而以試象山之終執前論否其說曰聖人傳易以言明理不得云無云無即浸淫異端口吻必非道矣周子以太極陰陽五行分合次第非言語所能顯而寄意於圖圖則類於有象而道非有象物也故首言無以明理之不可泥於象是無乃因圖而立言非以太極為無亦非謂自

無而為有如老氏有生於無之論也不知晦翁以為兩得否而象山聞之亦可與易有二字不相礙而相發否象山又云圖說無極而通書絕不語及疑圖出舊傳通書乃後來所作必已知前說之未當愚謂通書以言語文字明道正不必說無亦猶易傳之但言太極也圖自為圖說通書自為通書不必執此而疑彼又謂詩言無聲無臭在天載之下而此乃先言無極同老氏無名有名之見則濂溪後有太極本無極之語亦既自明本意矣太極陰陽五行但可分合而不得言先後又豈得以無極太極分先後哉合有無以名圖是明為此圖作開釋語而實會此圖有無之間以觀太極則又可為太極真實語也二程不以示人猶聖門難言性與天道之意正為可與言者實希恐有無皆為病種耳夫以二先生明識精慮極辞盡義彼此猶執異同顧陋末學何容易解析兩當哉姑識私臆所及以俟商較二先生者或更參互云耳大要明道由人道明則信圖信易各伸所知不妨合轍不然則易與圖皆生妄執謬戾本意又不但如二先生所相訾矣

附

直疑說 禮疑事毋質直而勿有朱子曰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辨故以名篇

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陽明王公論學宗旨也其說與程朱異愚

或不足窺其深然參較舊聞則有未能釋然者姑記之以俟正竊嘗謂前哲言道多根性性本於天後人言道只是心心乃在人本於天則指天理而言善在人者則隨人心為有無且言心之誤有反逆實性而同於異教者不可無辨也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統繹諸語而求諸在人可知明道當知性性與心非二然不妨分別者心言身之神明性即言其所具之德非彼此也且自天降衷而有性自人率由而為道性具於心道即本於故心以性為體以道為用不得言心自心而性自性亦難言體自為體

而用自為用也孟子所謂仁義之心同然之心四端固有之心皆指性而言心又嘗因用以見其體則體用之一理不得各立異義章章矣今若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用是體用卻兩節事也體用既異則當於何處説性若言性在心之體則無善無惡乃混而無別者也孟子何所據而指為善聖人亦何從參差之而言近善言性在心之用則有善即與惡相反有惡即與善相反既云反則乃大相遠聖人何以猶言性相近孟子亦安得獨言善夫若以心性為一則言心即言性者也言無善無惡即與告子杞柳桮棬之説同言有善有惡即與或人象舜比干之説同茲二説者孟氏皆不

然之而以情驗性謂情可謂善則心之用難言惡也謂性乃固有則心之體豈無善也此恐不得非孟子而是餘人也若以心性為二則心只有知而性乃強入不知天之所降於何受中道之所由於何立本且觀中庸語性不復言心孟子言心即是言性其不作彼此可知彼以覺為心而即以心之覺為性此空明之説與誠明異旨吾儒當自有依歸今謂體無善惡則惟有覺在用有善惡則皆由覺生然則道心之本然者卻於何處識之也又曰知善知惡是良知良知之言出於孟子是言孩提知孝弟則可知良知即是性善也若但言知善知惡則這知字只是心之覺知與善尚有辨詳味孟子意謂不慮而知卻是天性自然曉識處下面遂言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卻便是其實能此不曾但言知愛敬之為善知不愛敬之為惡如此卻只淺淺矣乃知孩提一腔真種子未必全由知而含蘊更有甚於知此天啓而自合所以為良也且人之所稟固有差等矣知善知惡亦有由學問以開通事理者弟論是非既明即是吾心之知何用必以不慮之知為知是合生知而下無知矣且良能字又着如何解又曰為善去惡是格物是以正訓格孟子格君心格字訓正今以此解格物謂處物皆得其正便是致知之功蓋將誠意章知字看作良知即以此知善知惡之本心實用以為善去惡便

能致其知而意誠此義亦似直截與誠意若一路事然而程朱所見又何不如此夫亦更自有商量與竊想聖門立教專為學知以下開明道進德之門故中庸有學問思辨一段工夫為明善之事若只以正物為致知是於日用踐履雖為甚實而倘於聞見所及尚有未精恐不慮之良知豈便能正物而無失大學教人有序何乃少此一段開首事若謂上世小學之教已在前至大學即是成德事然孔子大聖猶惓惓資聞見又先博文以誘諸賢正為生知者絕希循見聞而入者乃進學之通軌況後代小學之教既亡則此義尤初學入門必難廢之事縱大學立教本意不知確為何義竊妄謂知窮

理之說亦可先明諸心而力行以求至此循途造域之方縱
未達者猶可守轍而無誤如正物之論正恐知之未明者何
由處當此以誤躬行之實則得而未學者將無信心之誤妄
作之尤乎
格物致知王文成別有說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
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
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意也細玩此說乃作操存一
義而據所引禪語則與定慧寂照意同恐其所謂理不無上
蔡所病釋氏以心為性之誤也夫心具此理而即心言理尚
當辨其虛實程朱以物之當然為理即詩所言物則之謂而

此說即以心之所主為理雖近於大本而証以常惺惺與本
來面目當知釋氏之言心與吾儒所言理乃大徑庭也文成
論學惟主良知一義而以心為知體謂心知即理隨物而格
不失其知乃致知之功此於誠意事似覺逕直而格物一說
謂不須即物理會恐遺物即心理得無虛乎夫理應在物體
具於心心之寂感乃理之所由動靜理亦自有動時太極亦
言動靜矣特以靜為體而動為用體立而用行不可偏無而
亦何害其為一源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正言心之靜而理
未顯若只以此言理理似專於靜時晦翁不以此病謝氏之
偏乎大要程朱窮理之說本於聖門擇善博審明慎功夫為

下學入門之首事縱未合本義而進學之序如是亦必不至
迷誤後人學者宜熟思而取裁焉
格物致知之說愚竊以晦翁為必然而不敢別有信從者蓋嘗
反復思之矣或謂後賢別為之說者必自有獨得予識或未
能窺其蘊奧又何足窺晦翁門庭而輒有信從也予曰予大
要以孔門成法信晦翁途轍為合耳中庸明善功夫在學問
思辨乃下學先窮理之事此非至聖生知未有可廢者理在
物為則由知而明此格物致知之解所由立而格之云至以
窮理為義亦主於知而用字如此蓋大學是教人為學之法
先知後行乃學之序則立教當如是矣所以程子倡言而不

疑晦翁主之亦不異辨論著於或問窮詳且確試舉而求之
始進未有舍此途而逕能即心即理者以是知程朱之說必
為聖門本義而別說謂隨事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
惺惺與常存本來面目者恐未免因禪說而入於寂照一途
則誤也或又曰後賢立說會意通理未必肯以禪自誤而予
云然得無輕揣妄議乎曰予亦頗自審愚陋何敢妄自訐隲
第觀其說中既明引禪語以自證則知其立言之意亦必由
此耳或曰禪與吾道同言心性何妨引之曰正為佛氏說心
性處與吾道差卻岐路遂背馳千里聖賢所以嚴辨而力正
不得失足毫釐也曰禪不言理後賢論學皆言理言理則與

禪異矣曰亦正爲所引如此則言理亦便恐涉於此夫既涉此言理則理亦尚有當辯不得槩虚而忘實也蓋嘗思前人立論未允於心第當置之以待詳審而遽爲分辯得無輕率獨念晦翁淵源洙泗而折衷濂洛非私見曲説也既有與之異同者自應參互紙昂求其究竟無弊使歸一而後適從焉況此四字乃先王大學造士立教之首務萬世學者進德修業循途之實功固不得汗漫許可而以輕率商校前輩名賢爲嫌也

信古餘論卷之六終

信古餘論卷之七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古者小學之教無貴賤皆入焉乃知天下無不學之人人無不習儀節閑六藝修孝弟之行敦禮讓之風安得非大有道之世

古小學之教自八歲以上里巷子弟無不在其所習藝業則有後代士大夫所未學者而後代士大夫所學則又有非古人子弟所當務者總之後人所以立教失其本而從其末故耳

周子通書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言已足盡聖德王風唐虞三代教化不出此事秦漢以降人誰知之濂溪獨從孔孟遺言提揭大要性道治理千言萬語而不易盡者貫於數辭貽於示掌其爲奮起絶代王佐人才無疑也又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此等語亦正是成位化育之實理實功上世聖主聖臣參贊燮調之能事微言絶後惟見董江都策中頗申此旨而言約義盡則未若斯語直披蘊奧也

魏鶴山跋曰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夫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呫嗶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寞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數語畢盡末世學術事功之弊有志於道者第能舍是四者而求所謂聖賢之學超然有得於窮理盡性之旨則大道不遠而二帝三王之治非有異術修己治人必不作兩事矣又言周惇頤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

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此語尤明白開示灼然為正道指歸夫學必通性命而後知道者始真必循日用而後體道者始實此非俗師所能明異端所可合也夫世之惑於異端者正由俗師之說不足以明道故耳若學人勿滯俗師之說而能自得於窮理盡性之旨則知此道大原本於天地而帝王賢聖盛德大業皆不出此豈復能為異端詖說誑誘迷誤哉

元徵遺逸杜本致書於丞相脫脫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此語非曾於聖賢體用之學已得要領必不能言毋漫視為迂遠學究之談也

一元二五天德之大用人性之大原自圖象以來而後世帝王賢聖心學道統之傳實根本於是此即性與天道之秘聖門雖不輕言然教人事理實不出乎此但有上下精粗之等在學者由日用循序而自得耳彼談空寂者不識天命人性之賦受而一切付諸斷滅固已亡足與論至於開天造世諸聖哲今日安其生養食其功德者一切貶損毀滅則君臣父子禮樂政刑生衣冕而死烝嘗其法皆當廢絕是真孟氏所謂異類然者尚何可以責忠臣孝子之事耶

聖人之道在上則行在下則明然行者易湮明者不易文王蒙難晦德憂患行易窮天地推變化撥事象章吉凶道遠矣大矣武王集大勲周公制禮樂皆見諸行事周禮一書今雖具存而世異事殊多所難合若易道大明如日月行天不晦不爽豈非立事者不可為常而體真者無有終極耶乃知此道費隱不毀則易亦不毀也

天下有道大道為公上率之下能由之又誰言之天下無道大道為私此明之人不知之安得已於言夫言亦難矣聖人不得已而操其難其質志也困其徵物也盡其會心也精其立義也幽天下不覩其用而疑其言然聖人不得無言也斯文

王孔子手

神與形一氣也神者氣之靈形者氣之質志一則能動氣氣王而體自充一本之自應也若三者各有屬而生則不相合而用矣

灾祥治亂吉凶在順與逆而已大化理氣本一順之則為祥為治為吉逆之則為灾為亂為凶聖人循而不違宣而不隔故身兼福履化洽雍熙瑞應而物至志一之自通也

好惡由人情而生善惡以天理為主理本一定合於理則為善反於理則為惡人能好善惡惡是情之當於理者故為公為正否則為偏私邪僻以此立是非褒貶以此定刑賞予奪聖

賢所以立德甚訓帝王所以正世齊民其義皆不得一毫出此

聖帝明王治世平民只是善善惡惡二者刑賞立於朝章滅否興於物論皆以此為準所以勸戒明趨向一民志定風俗成唐虞三代所由盛治不越乎此後代標準不立美惡失倫人競其私各趨所欲上既無明政刑為之禁防下又無公議論為之風勵貪穢淫惑詖辟邪侈靡所忌憚隆古之卒不登職此由也

王介甫言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其誤認中庸正與漢人所謂天下中庸有胡公者同蓋目為柔和媚物與世相宜不矯屬適當之意此非獨於理乎錯若所為如此即是不能中庸虞秦漢以下知德者鮮作如此理會非程朱數大儒出幾誤後代無已

莊周齊物物自不齊亦惡用齊之聖賢有應物之理所謂大通而至正安論物之齊不齊也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孟子曰殀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何等平實簡要蓋秉一理而物無不可入何必強齊不齊之物

偶緣孺子奔走恐其蹶屬聲呵之因想此義也然却是仁春月生氣發舒有仁之意夏月各肖象貌有禮之意秋月斂華

就實有義之意冬月歸本藏捄有智之意然屈伸相感皆有生意則無非仁也元亨利貞四德以元為善長其理正然雞雛徙母而羣遊和聚不爭飲啄各適其氣象種種是仁萬物咸若四靈畢至只是感應

堯命舜曰允執其中即總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人主若深念四海困窮之因則理之所當執者亦便可隨事取裁矣

趙成子曰郤穀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此二語何減詩書既又曰德義利之本也只此一語便是春秋人口吻

禮豈為吾輩設此語可謂萬世鴆毒又如老氏曰失仁而後義

夫義而後禮是以禮為道德仁義之衰末也夫先王重禮謂
不可須斯去身詩云人而無禮何不遄死曲禮曰人而無禮
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人而禽獸亦難為生矣
關雎正偶樛木逮仁修身齊家之化自如此視漢唐初起其閨
閫內事與國家禍種誠何如大抵仁義之事必自近而遠自
內而外詐力之事務外必遺內圖遠則忽近王道伯術之殊
蓋大畧可覩矣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此先王經綸之迹正所謂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者東遷以後更何處用得此詩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至矣夫不責人足以驗涵養之深

識見之大 不責人是無怨尤

古人銘盤盂書座右緣心之易忘也

中庸序一篇文字謹嚴義理貫串寬心詳味於道自有恍然

諸子論安危利害亦識有所當然却是事體枕宜如此語道則
未然

命有常有變十六族之登四凶之斥是其常三家之榮大聖人
之無位是其變此由氣運汙隆人事因之反復皆不可謂非
命也聖人以道正世故罕言命然循環之運亦自不可違正
欲聽其不可違者不以撓吾所當盡者所以只是居常俟命
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人不知命乃有妄意長生及畏死而求脫者寧知有生之初此
事已定蓋氣凝質具而修短分數遂確然不可易矣獨既以
天地之氣為形即以天地之理為性不能盡性則與天地不
相合吾不憂理之不合於天地而徒求形之久存於天地寧
知天地之氣已自有消息聚散吾豈得獨無存亡耶第隨當
生之年盡其理之在我以聽形氣之自為始終則有生之理
無一不是矣橫渠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是非洞識性命之
真又達乎原始反終之義未易語此

天下之勢日趨於重非理也情也理安得偏重惟人之情偏有
所狥而不即覺察挽回漸以日甚因成偏重之勢至於極而

不可反理亦無如之何至此則人事已定天亦隨之古今敗
亡之禍類由是矣

聖賢之加惠後學深矣於鬼神生死世間最易迷溺之事皆明
著其理載之簡編使人了然知得即是陰陽二氣之常於天
地化育人物性命道理初無別端非有杳冥變幻不可為據
者則鬼神之當敬當遠生死之當順當守皆能以理執之矣
如是而猶有妄談神鬼張皇死生者直是不明理而惑於異
端詭怪不經之說雖前賢立論分析至明乃更忽慢不察不
信嗟嗟

詩曰求福不回未聞回欲德而能獲福者此豈可妄希天祐惟

當專意反躬自責耳
詩称福祿祚胤皆後人追述與臣下所頌禱非前王自求之也
若求福祿祚胤而脩德便是計功謀利不可称聖德
為名為利清濁不同利心則一故有愧名之心乃可責實貪賞
務名喻利云耳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夫君子所恥小
人所求恥與求正君子小人之辨
掩實恐著虛善實不可掩虛不能著無論真偽自異且掩著情
態亦已明白示人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聖賢只有此義並無向外事
業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人才信由天所生占
國運者必於人才辨人才者於厥猶見之
上無禮下無學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孟子所謂喪亡事也士大
夫盡嘗誦習寧可令世道有此若有之則二儀失度五緯錯
行皆不足異
臣子犯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陰陽盛衰
之候以此為驗
堯舜並作五臣羣生上下同聖一德合志共事言則不拂有行
必成天下之事不私一人一人之念必及萬品此太和元氣
融徹兩儀而形生所以各遂遐哉為上古唐虞之世也

文王令德亹亹無無一念不合天多士厥謀翼翼無一念不在
君道相合而意相孚事相成而謀相濟此周祚所由昌而大
曆獨永也
堯舜五臣上下同此道世安得非唐虞
舜清問下民正是血脉流通處後世上人孰由知民間情狀功
德安能望古人
人主惟聽言用人二者最為難事無稽之言勿詢之謀如何便
得斷其當否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如何便得決其邪正此非
精一執中之主道心已極明定者未易能
福善禍淫自是天道非冥冥有物尸之乃此理自定天不能違

而況人乎況鬼神乎故天道人事只一理修吉悖凶言人事
而天道便在是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地理氣之正也神妖物怪鬼神之賊邪
說暴行此禮樂之賊
聖人曰敬鬼神而遠之言敬非無也言遠不得以有而惑也詩
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敬也子路請禱子曰某
之禱久矣是遠也其敬也以體物之靈用不虛其遠也以吉
凶之感召不在彼
鬼神無私吉凶之應由人自感聖人知幾正在感處而應處自
然莫違故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知幾其神

鬼神陰陽造化之迹於天地間只是聚散兩端精氣為物至而方伸者聚也遊魂為變返而漸屈者散也此鬼神之情狀也

古者祭祀神鬼皆由民生報德報功而立天地祖考之祀不待言矣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並以人所仰賴為之報享初非真見有物某狀而敬奉之也蓋緣民生乃見神功由神功乃設祭典先王以意合以義起必如是而後禮明教備使有生之類皆知功德之不可忘則尊尊親親上下相維驕悖不作而天下治矣後世愚民不識先王立祀本義而妄憑師巫興言妖厲以祭無所取義之鬼神試問此等鬼神作何狀曾目睹之否夫先王修文以志道而後世為不聞道之文先王制

器以備用而後世為無所用之器皆此類也夫

鬼神實有原是理祭時以誠格亦是理明於此理乃可以交神明然亦不必苦索之幽玄只我所當祭而祭不祭必不妄祭時須盡誠敬不誠如不祭即以此心而求其所由然似自有實存者昭然冥漠之表又非與我不相涉而妄以禍福恐懼我者此正是難言故聖人語人而不語神

定四時齊七政平水土辨疆場聖人經緯天地之事如此

堯命羲和曆象以授人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帝王輔相燮調之實事豳俗以流火授衣衛文以定中營室先代之重天文慎時令如此蓋節令民事原是相關此之不察何以

興事便民

舜察七政以奉天巡方岳以勤民任九官以分政君職更有何事

堯之用舜唯在詢事考言乃言底績察人才者此無添術興事功者此有實濟

舜即位以後事惟明目達聰命官考績君道信無他事矣故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堯之斥共工曰靜言庸違其禪舜也曰乃言底績皐陶陳謨曰朕言惠可底行禹亦曰乃言底可績夫古人議論言者必可行聽者必責實若無稽之談罔功之人聖世所極賤惡也豈

有容易以口舌為才地而不問其究竟何所成濟者哉

舜干格苗事之不虞其理有可度者夫有道聖神合體大化能使八風諧暢萬彙亨嘉而況氣靈心知聞龍盛德大業者哉若薄海有生皆已慕義懷仁戴天詠聖有苗縱乏人理必不能以一身兇邪自為逆命也

禹聖啓賢相繼成立夏道太康纔承遺業一從遊畋遂叢民怨以至喪邦豈祖父厚澤遽不在人心耶蓋唐虞之後難為繼者世有明聖僅足自立稍縱不道即底滅亡當時君位維艱民情難下不得不兢兢於愚夫愚婦之上日操朽索之慮以圖厥終也

周官三公之任曰燮理陰陽三孤之任曰寅亮天地古公孤之
事如此漢大臣猶知撿校雨晴寒暑終是去古未遠
成王命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唐虞之世上下不諱其過一
誠相為儆戒不聞入告如斯外言如彼者自成王有此語後
代人主嫌忌臣下居功有每以此藉口夫臣下居功固非人
主妄過又豈得是耶欲推善引失其臣可言其君不宜言也
天道為民立君君為民擇賢此是宇宙不易之正義人主人臣
皆所當知若知之則君使臣事各得其職而無賊君賊民之
可議矣

井田學校不如古不可用肉刑何者德不立教不明而以苛慘
用刑亡國之政也
治人之道雖養為先實教為重既富方穀是先後之序去食存
信是輕重之差夫恒產之制為恒心也詩頌粒食之功專在
陳常時夏可知大學治人之事只是使之各明其德而已
修政立事能者皆可辦正君善俗非賢者不能夫道能正君善
俗則政事亦必有根本不作三代以下規模矣
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信乎夫均田一事聖帝
明王愛養天下之良法後代卒莫之行以貪饕之徒不利者
衆也三代以下上之行法者未必全出公天下之心而下之
不利於法者各得以私意破壞如此而欲法之必行民被其
澤必無濟也
海內不封建則已若封建則王畿千里列國自百里遞殺此制
度不得不如此者何也以天下賢才分天下之土治天下之
民此真宇宙大公之事然地太廣則防尾大小又不足以支
國用故惟此為適中侯封既儉若王畿過侈便非與天下共
治之意故千里百里常法定制自當如此後代分封非此意
也天子獨專海內因初起自立人心未附而以親屬據地防
變不得不強大其勢彼後秉強大而生異圖旋就擒滅亦其
勢然也

程子春秋傳序言道之悖漢以智力持世夫漢道稱近古而云悖
道令試舉一事便自明然成周之營洛邑取四方道里適均
曰令後世有德則易王無德則易亡何其蕩平正大也漢都
關中雄據四塞之險曰山東有變以下兵諸侯如高屋之上
建瓴水所謂智力持世者非耶王霸之公私即此類可辨
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喻義之言也阻三面而守獨以
一面東制諸侯喻利之言也
濂溪拙賦曰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拙猶質之意
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然言拙便若
有老氏愚民之意不若質字自是淳龐渾厚之俗王風帝治

所完養化成也大抵後代世道不古都由人心奸偽人心奸偽由上之人道之以欲蠱之以窮天下之人咸思所以得其欲而免其窮則情態百出而刑政亦難為禁防矣

王教不立士大夫以功利為習而明德親民之道不明不行非一時矣古之人自為學曰明明德推以治人曰明明德於天下此豈以功利馳騖一世者哉人皆修明性道而見於事業者亦不出此故禮樂刑政乃所以化誘一世於仁義道德蓋即以其所自治者治人而欲共濟大道為公之世也不知後人學術政事果屬何道亦果由躬行心得而能遂以一德同風者與

晦翁對孝宗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見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數語簡明親切一部大學已若在指掌又云翫誦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於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此數語於讀書應務尤為明白準繩大要理即在事處事以理學者學此則古訓世故別無二義明理應物出之裕如然非精察實體亦未易合當知記誦詞章之淺近老釋之虛無絕無一毫得用處也

張子正蒙論斷釋氏曰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空虛之大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此數語真釋氏明當公案横渠蓋嘗精究其說故能深得其短而持之所以孟氏闢楊墨由盡知其蔽陷離窮而淩我有實指彼無道情也

人為異端所惑乃被禍福恐動者多若賢智則以迂誕自喜此俱由性命道理不明

漢明帝遣使至西域得佛經四十二章今其言具在不過淨心戒行云爾並無淩來諸伎倆朱晦翁謂晉魏間其徒竊心性之言以組緝附會高其門戶者誠然既非真見故無實理不惟賊吾道且亦自壞亂其說而後之才智俱迷溺向信至不可開誘何與

崇佛老者佛老之徒也孔孟惡斥異端咸有嚴訓佛老後代異端之家也程朱辨其失甚詳且明矣學者不信孔孟程朱而輸心佛老之徒不當遂佛老之乎孟子充楊墨悖理之類至比於禽獸此聖賢精義權度所裁故斷之不疑

大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審如此語
則心迹為兩也夫理欲同行異情者蓋謂事同而公私異緣
私以入於公乃可為理如飲食男女同而以禮不以禮豈得
不有邪正其辨如緇白冰炭必不相用出之以理則理矣出
之以欲則欲矣豈有以欲之迹行理之心也釋氏之失既在
欲迹而禪心世俗借之便可欲心而禪迹此其說不足正世
而適開卯妄之徑道之所宜闢也
人有用志於異端而自謂有得者吾知其必無何者異端之說
原無可得之實理而強言自以為得乃彼正以無所得為得
之寂上事耳然烏有是理也吾道有實體實驗正從下學上

達處實見得之然能循此以進而至於有得者鮮矣惟無得
於此而妄以彼之無所得者自欺并以欺人其叛道惑世更
何待言
士有惑於老釋者又有托於老釋者惑者為昧托者為偽然偽
者易革偽者難開溺之淺與深也聖人曰攻乎異端斯害也
已攻則昧理愈甚其害彌深
佛老氏俱不識原始反終之理故其所欲解脫貪戀者皆是妄
韓昌黎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此非大言蓋道以至正
為的若苟且附和反不如自求之六經語孟為真且切也韓
公自孟氏後絕學無緒非聖人必不可師今程朱二大儒遺
言具在灼然正脉所當尊信以領畧聖真倘二先生今日存
自應北面
程朱二先生遺言出於手自論著者為醇門人所記錄則多訛
謬以弟子才識不齊有不足深明二先生微意而發揮其說
乃反至於過差此在讀之者所宜審擇也惟六經語孟是二
先生傳述淵源必無所誤學者即六經語孟之旨以定二先
生之言而尊信之則必不為駁雜之說所岐矣
中庸一書子思懼異端亂真而作為後世深憂遠慮故先儒攘
異端亦得據中庸之理以斥其似是之非而後人更有援中
庸微旨以附會空寂之說者由其於此道全體大用未能察

識貫通以實有所見又未能體認踐履以實有所合而徒依
希心性之迹似揣摹於影響而不求諸事理之合於偏辭而
不揆其大義是以殊方異執而不自覺其迷謬也
橫渠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
學正相悖馳信哉夫大道之不由於世正為利欲之好人情
皆難自割而又相率喜談空寂者固有便於其說融通不甚
嚴析義利亦有意其真有因果可以種福將來是其門戶得
與利欲兩遂所以罔惜叛道非聖而附和之也
先儒有言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
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夫士習於訓

詁而試以文章世目為儒者事矣而趍道之路不在是是舍道而求所謂儒也學無當於道古人且不謂之學而況足目為儒耶

漢元帝勅東平王傅相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聋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游獵非禮道王者輙以名聞王後來朝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王鳳勸弟與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灾異地形阸

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娛意夫小辨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觀此等語乃知漢代修經術尊聖緒性情之理義利之辨尚分析通曉不似後人一切蒙蒙也且斥諸子為反經非聖戰史記為權譎駁雜皆昭然定論獨所謂不宜在諸侯王所者不免挾私淺陋之見耳夫不宜在諸侯王可謂宜在天子所耶

伊川曾著中庸說終不自安而火之正恐語意未合或誤後人先賢慎於立論且見傳書之難如此

朱子全集中與門人往復論辨書旨常有未定之說至晚年集註成自謂不可易一字矣後人乃有竊其未定之說以反集註而自為識見者豈欺人不曾見全集耶若自不曾見而偏以道聽妄為新得遂欲反異前賢更大足嗤

觀晦翁或問中辨諸儒議論醇駁真察見秋毫非理明見定安能如此分析了了

先進遺言集錄有成書者得觀數家愚陋不敢妄為低昂大要以平實切近者為明理之言虛遠淩躐者為未真之見當更質之有道

明道言王荆公談道如對塔說相輪謂其不曾身歷只是空言

也夫對塔說相輪猶是相輪形似若只向虛空中撫相輪則并形似亦非

邵堯夫精易數玩春於三十六宮言卦象也又弄丸餘暇閒往閒來言太極也堯夫玩弄造化有以自樂而二程不甚推心似於孔顏樂處亦微有辨（三十六宮一云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唯有乾坤離坎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十八卦湊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一云八卦奇畫十二偶畫二十四亦三十六也）

老易後人並言之然易是道老是術易是順理老是用智

朱晦翁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之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又云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輔

糠經傳遽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弗以空言視之而已此等語正是道問學之良規實境後之讀書者書自書我自我已讀而無所得便謂書是塵言腐語不足憑以見道乃舍之而妄附和清虛空曠夫既已不習古人涵養身心之具又并理義道言而盡捐棄之徒取浮說相高以求道明德立必無是也

程子曰後人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又曰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

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嗚呼榮華其言而不至於道是無益而可已也離真失正而反害於道是有損而當戒也夫文以載道為要既不得其要即無當義理而徒以巧靡修飾其偏曲之謬見衒耀之私情寧得不至害道乎夫詖淫邪遁是言語之獘若形諸論著即為害道之文矣

文所以載道而立教文不以道則不足垂教藝焉而已蔡中郎議云聽政餘暇日省篇章聊以遊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夫文而無當於理又不適於用第以娛目適情誠何異博奕是乃所謂埶也

末流學多歧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辭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遊異趣均亡羊此楊龜山勸斥學者詩也嗚呼以賢才杰士而令誦韓莊事辭章以奔趨於名利之場竟成何事

薛敬軒言文章止論古今得失事體利害而不根於天命人心之正朱子所謂以文自立者也夫能論古今事體得失利害猶只是以文自立若更不關得失利害而徒摹竊前人一句一字之巧以湊合其虛茂浮鄙之談果足為文乎

司馬遷謂儒博而寡要彼盖以博聞廣識為儒而不審所謂要者何事聖人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夫徒博聞廣識而不知

要又焉得為儒

聖賢學術乃明理由道檢點身心之事非別有道學一種話頭也

聖人論儒乃有君子小人之分夫儒之學學為君子而亦有入於小人正在為己為人之異此等界分聖門屢言之中庸之闇然的然告子張曰聞與達至於喻義喻利其推究心迹處亦只是此此乃審志進學最緊要關頭學者所當自為省察趨向若果此念已自入小人恐優孟之誠不得更咎人言也

古之所謂小人豈必內懷憸譎外作淫縱與道義絕相背馳者哉即有意近名色取無實之美而其中步不相副便以小人

目之矣的然日亾之人是也夫君子小人之辨正在公私誠僞之間一念爲名便已自私而涉僞私與僞毫釐之入即實德之所由病也寧得不名小人乎

小人用巧而厭然人即見之君子立誠而泰然人亦信之正足驗天理之真必不容僞人心之同必不可欺彼其人自爲之亦自不覺在他人即賢愚不同皆能見表察裏而明識其爲君子小人然則欺人之術雖工何益畢竟只是自欺而已

古之君子有過恩改故不須掩以欺人今之君子有過憚改故直爲說以自文此正悔吝之辨改者卒於無過文者獮彰其過吉凶之德自殊矣

語云匹夫匹婦相會於牆之陰旦而有人知之此非人不可欺只是愧心情狀自家終難掩 造正是閒居不善之實實則必形非人能巧竄乃其自露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二語意同而重複言之可知聖人於學者此等話頭正要常常提撥良以易染之疵難療之痾在此而人品之真僞學術之虛實所係尤爲不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後之學者惟患人不已知便有不知人之弊 惟喜附和不問其類此黨比所由起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先王修道之教首先造就人才如此以是布列庶位化誘閭閻何道德不一風俗不同也

兜罝之武夫皆成譽髦非敎化隆洽性道修明何以至此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此聖人處衰世之語都俞吁咈之代當不如是

宋文丞相詩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知道之言也

慷慨殺身是氣之所激而志因以決從容就義是志之所安而氣亦不回

愚自用賤自專生今反古儆於斯三者自當冥冥

忮刻狡愉是陰柔之惡狂蕩暴厲是陽剛之惡

周大夫憂亂詩曰握粟出卜是明能穀蓋不可以常理定吉凶

而爰卜稽疑庶幾倖免禍釁此真處道微之世不得不然之事也

雄狐鶉奔宇宙萬世大穢聖人不刪以昭惡孳須天理民彝象敎亦正在此若後人必以爲非所示後而諱之則寬惡不得爲厚而無非何以立坊聖人正不如此是亦思無邪中一義也

女曰雞鳴一篇禮恭樂和勤業好善真所謂樂而不淫者王民之俗宛然鄭風有此豈桓武善敎獨行於斯人與

緇衣二公其令德可知衣之難爲宜非古人孰知之適館往來改服受餐亦無所不欲用其情之意盛德之愛深也苟非其

人見此等語將道私交曲媚不可為訓矣往來亦當知有體
餐服非所以愛賢士大夫自處者亦宜知之
小雅皇華四牡諸篇皆遣使臣之詩要知九重意念所得與四
海流注者惟賴此使臣故燕勞體恤靡所不至
小雅遣使以體察民間隱曲宋元豐遣使以督責促行苛煩此
得失治亂之所由殊
鬼神吉凶只是這實理得失之感應至誠前知亦只以此理知
之程子曰若堯夫必用推算某更無許多事言不必數推也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動有幾矣何用推數孟子
知盆成括見殺只小有才未聞大道必妄動取殃便是見殺
信古餘論　卷七　廿四
之實理先幾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夫無當於道多能何為詞章記誦亦如是
史以紀事五經四書以載理事須辨理非理不可論事
明道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語云殺之則傷仁放之
則害義如此當如何古人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置諸不能為
害之地故於惡人投畀放流使其毒無所得施乃聖賢以仁
用義之道也
議禮制度考文都是聖人甦齊世道之成法上之道揆下之法
守皆在此所謂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理便是天逆理便是得罪於天不待譴責然後為罪濂溪曰君
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順天逆天乃是自家做出的吉凶天
亦不能違異也
致命遂志致即致知之致若有一毫希望幸免處便是不致志
亦便不遂
溫良恭儉讓五字一時皆合非聖人不容易渾成其陰陽合體
太和流行者與
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大臣自處當如是大賢君子之風度宛然
不能下人為驕不能舍己為吝吝必驕驕必吝使周公有此何
異鄙夫欲操勝人之勢不肯自引為非以此居高位必於天下事有損且負言身名也
心性明徹時於自己好惡卻不昧及遇一外來事思少周旋則
信古餘論　卷七　廿五
不免牽合物情此即是旦晝之梏
吾道雖在自得亦須同人相發明故講學輔仁不可無友大抵
理孤則易奪茍非卓然鮮不復以流俗自合此何啻旦晝之
梏
程子曰邪說終不能勝正道信然夫正道是天理民彝雖暫有
沉晦要是主張宇宙成立天地之理固應卓然不磨邪說雖
衆世教式微間出猖獗卒亦無實理以自立惡能終勝道又
觀邪僻之徒能以雄健智數駕其說者一時極為縱橫竟以
不檢受禍其下淺陋破敗者又無足言蓋天道人理之所無
何以不至是人自不察而為其炫惑聳趨僻信良足愍也

吾道乃天地正理常經異端正是悖乎此者明正道不容不斥異端如白之必不容黑火之必不入水昧者乃援異教而強相附合以為一特欲借吾道以為彼地而不知其實之必不可借也大道晦蒙歎成絕響而令借者得誣蠛以為姦不有入門窺室之士何由精析明辨而力折之乎

薛文清公云宋儒亦有流於禪者不可不察此語殆有所指蓋不欲顯議前賢也又称元人詩不宗朱氏原非學之語意亦大有趨向近世多有不宗朱氏者信不可不察

宋學之類禪者猶陰主其說而陽不附之曰我孔孟也非禪也後之學者明是禪而非程朱且不以叛孔孟為嫌矣噫此可

信古餘論　卷七　三六

以識士習之無忌憚世道之慨也

程朱推明聖賢之道而辨異端後世學者溺意異端而非程朱二先生亦何尤於見非獨此道不明人為謬論乃其所深戚

薛文清云程朱在當時知者甚少愚謂先聖往日尚不為人知正由知聖賢者殊難

薛文清公言生於程朱之後者何幸如之以四書有成說而大道明也愚竊謂生於程朱之後大道亦多所未明其故有二一則誦習言語以為進身之階者既不識大義之所在一則惑於空虛而妄為自得之見者又不察事理之當然雖程朱亦無如之何也

薛文清公曰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為己之學後世皆藉此以為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薛公此時尚未見邇來競異論而妄議程子者彼但欲藉此進身既無體認踐履之實學又以為不足誇奇鶩名則襲取詭異不經之說以自好而前聖道術後賢所講明悍然目為糞套其病正由無意為己之學見一時浮論好高者則趨之不知於聖賢實理並無一毫是處也

伊川晦翁氣象看來多剛毅是其稟氣雄健乃能如此真任道之器非懦弱所及勉焉猶恐自廢

薛立千仞四字不必先橫胸中只理義昭明持守堅定自能有

信古餘論　卷七　三七

此氣象然在己只須常若不及也

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吾且直之夫與人語道而苟且附和則不若弗言固當直攄己見然倘非同好又宜審量若得相可否而弗盡弗直或自勝而不通人言者俱非彼此求益之道也

高言不王於衆人之心在後世為尤難夫上所率下所趨成已不在此則言為迂且怵其誰能從此好古者所以每恨於無徒也

晚世邪說暴行不但異端之流有踵習浮華而以矜世鶩名不屑禮度之內此風不熄士行何可端也

醜態小人易知也易去也惟詭名飾姦之徒亂天下國常士德
此察微者所宜辨
天下有道德之士有功名之士有富貴之士道德之士其充拓
處便可作古人事業若止為功名之士便已七八分入富貴
中矣
德無不善才以成德則善以濟惡則不善程子言陰以助陽成
物則君子以害陽則小人
薛文清公自言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便不樂
必正而後已此即可見公生平大槩不可易及處
反己自修同人講習不忘砥礪恥為小人者素位之事也高自

表幟廣為招邀自樹門庭求濟聲聞者猶外之事也更有黨
同伐異腹蘊戈鋋托要依門身同市伍則又悖義之甚窮其
一念亦只是願外而已若能反於素位便可即日冰融
俗語云識得破意弗過只為此一念牽累如縶碇石故遷攺迟
決當象風雷庶幾有益
廣記穢褻僻錯不根理義之書人欲愈熾天理愈微非徒無益
而又害之者也當準勿視例一切屏去
習俗最易移人令人入焉而不覺故擇里為智
克欲勝人伐則誇己怨乃尤人欲惟利己處人己之間君子所
加省也私己隔人則諸態畢見

於理義不甚明而心術固自有端良者此是稟氣生質之美然
恐有未盡合軌處若心術不正不須更論學術事功
義利兩字即天理人欲二端不獨在自己身上事要明白辨察
至於識別他人而為好惡亦當以此為主若此等分寸不明
則是非可否皆罕得當
異端只是無欲故世人之多欲者反為其所小聖人無欲而為
理咸備故異端之無欲而滅理者又為聖賢所斥
陽貨饋烝豚若孟子處此便不受亦不往何以知之以王驩事
知之遇諸中塗時孟子便當正言理折必不少假借盡戰國
士人體貌與孔子時又不同

成王定鼎於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與唐虞傳授意自別
有居當有食有食當有教此禹稷契事其後便當有刑故皐陶
繼命以弼教繩姦有教無刑堯舜不能為理矣夫刑苛則恐
殘民而廢刑無以禁惡惡無禁而使其至於賊良善則失乎
與禁刑同仁人君子大無樂乎言刑又豈樂乎縱惡以病良
故以不用之心用刑者要在推心及人引痛歸己平情而酌
義順事而恕施毋得悍然倚法推斷也故曰欽哉欽哉維刑
之恤哉
禮歸有定之體是陽斂而就陰智藏神妙之用是陰凝而緼陽
所謂陽中陰陰中陽陽根陰陰根陽皆可以此理玩

天下莫尊於理天之所以為天亦只是理如此

火種子只要不露至着物發焰便須加意維持（退藏慎動之義）

但此心收斂便自無妄

守約不惟省事且能顧事

凡事持之以義安之以命知命則持義不移審義則安命不惑

本心不正脉理皆邪學者須先痛省此語

未有聖賢理義不明而能成就人才光偉事業者

温潤而栗處己處人皆得

位之所止視其才福之所稱顧其德

福基禍本一語一動皆然

論語一書自聖門高弟外有可人意者三人首蘧伯玉次儀封人次林放

有學問而人品或不然者未由人品而不由學問者學問雖何知德明道而已矣人品雖何實能修德凝道而已

勝心二字後世談學問者類有之論語中所言並無此氣象檢身若不及善欲與人同何處更着得勝心

予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此周公訓告伯禽保國之言

誠自不妄語始不行之言便是妄妄則必多多鮮有由衷者

我所病人者人將病我（在慈痴言是也）

輕言則納侮（非有忤他人則自見其醜）

吉人之辭寡（非法不道也）

省繁集靜（繁者不切之務靜者主一之衷非厭日用而守清虛也）

水含珠而川媚石蘊玉而山輝（仁義禮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施四體是也）

人以含蓄蘊藉為美質（苟生質未融大宜重慎收斂）

歲云逝矣慨從前之憒憒天假年乎恐仍今之悠悠

吾輩不能彷彿先進而更為後進所風靡可乎

信古餘論卷之七終

信古餘論卷之八

雲間潙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金木水火土其為物者是疑聚之質氣則總為陰陽謂之五行者陰陽之運行各因老少以自為性而冲和者常在其中於是即其順布生成之序而五行之位列性亦殊焉雖總此一氣而又非無所分別者故其流行化育渾成之內自有條分人物稟受二氣便自足此五者驗之法象形氣無不昭然可辨而識此蓋天地之氣自然有此參和而循環變合亦自然不爽者所以完具不偏而能為發育生成之本也

坎艮相繼水土潤而物始生也離坤相承火土燥而物始堅也

震巽皆木始發而就榮離火生焉兌乾皆金初柔而後剛坎水生焉離火化於風木西流而歸坤土坎水液於乾金東注而入艮地東木以雷發以風榮西金養於澤然氣稟純天蓋乾元至剛之氣麗土而成形故於五行中其質獨用其體不滅而更為施化之源也

八卦配列四正四維豈為虗位良有實宰各因時正令布德利物以成生長收藏其動氣則八風是也東方震其風明庶萬物萌生東南巽其風清明萬物舒散南方離其風景萬物盛長西南坤其風涼萬物致養西方兌其風閶闔萬物收斂西北乾其風不周萬物消剝北方坎其風廣莫萬物歸藏東北艮其風條萬物終始是八者各行其氣各循其向各如其候各成其能職專而不侵序順而不忒苟失其正則為災祲此天地大德之自然二五成列之定位聖人非以私見安排強置者也

八卦震巽木乾兌金坤艮土皆二而離火坎水則一夫木金土皆有形有形乃有剛柔老少水火無形其氣本一安得有二且水火居子午正位為陰陽之極陰極根陽故一陽生於坎中陽極根陰故一陰生於離中此陰陽之戶闔闢之樞不得有二體者

康節觀物詩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此可以識水火之初

陰陽之消息其相接處試以月魂魄言之便可見纔滿便虧纔盡便生間不容髮既盈後月光方盛人不見其虧而少差絲髮便是初虧虧盡後月魄正晦人不見其生而少差絲髮便是初生陰陽流行循環相禪不容少有間斷其理正如是

日月星辰寒暑潮汐各有常運而萬古不爽者是天地之大信即此便可見天體蓋天無體元氣之流行即其物耳雷霆風雨又感遇聚散之適然二氣變化之所為也

天地大信以潮候驗之最明蓋理氣之自然而必不爽者非有一毫安排於其間然即極巧於安排者必不能如此應期合節也因以見天地元氣一成於有初而終守宙無分毫參錯

非信而何
實則能舒虗則能斂舒自内出而温斂自外入而寒、此寒、暑感
應相因之理也
暑極必復寒寒極必復暑此便見所主之理
天覆地載日往月来無所不及宇宙之内造化也風雨晦暝雷霆
交作他處或不然偏隅之造化也
水内實而盈火中虗而發
水下潤而發於高火上炎而附於下
氣自下而升液自上而降根陰根陽之理也
雲上騰而為雨是蒸氣成液之明徴

風雨露雷皆地氣之升騰故康節盡以屬地之化
風雨露雷皆自下而上只一氣也而變合有不同大都雷風從
木火而雲雨從水澤雷自下直奮風從横来故勢有緩急雨
雲皆濕土之氣既蒸而上復潤而下一體變化山澤所出也
易雷風相薄山澤通氣當以此察之
形化未着氣必緼厚故自然凝結成形而為氣化形生已衆氣
亦漸分故托於形而滋息以續相生焉夫禽魚卉木無而忽
有者氣化也有而日益繁衍者形化也
氣化之初二氣欝勃自然凝結成形此生物之始其後乃以形
化大要天地之生氣無窮而以形化者則有限形化之後遂
無氣化者既有此衆形氣已有歸着處矣
或謂地之下皆水殆不然天運於外地凝於中而天氣又行於
地之中水蓋地中之氣融液而流通者如人血脉然流動於
肌胳之間元氣盛則榮衰則竭故謂天一所生蓋化於氣而
循於形也烏得謂地下皆水而至於浮天載地哉
人見海水無際便謂地下都是水載竊謂海底亦地海亦地所
承載者但莫能測其廣狭深淺耳夫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發
於至高委於至下海特地之下而流之委非能大於地也中
庸語地曰振河海而不洩此語亦甚明白的
地下皆水之説愚頗不然之竊以為天以氣包地外水即地中

之氣緼畜而成邵子所謂静久必成潤也及觀薛公讀書録
已先言如此雖同是理度然必不謬
山川封號自唐武氏始雖秦漢信神好祀無有也蓋士學適古
幽明之道辨之家析不經之議無自而起唐自六代以浮華
稱文學知道既希又為異端邪説所眩惑人鬼之道不明故
妄陋如此
動物本乎天由天氣生故飛走行天鼻通天氣不屬則死其性
有知天氣清也植物本乎地由地氣生故萌芽發地根通地
氣不屬則枯其性無知地氣濁也然動物以天生以地畜非
其水土則死植物以地生以天榮不得雨露則枯或謂天地

一氣何以分生動植曰日月星辰良非地屬山澤海河豈亦從天至於二氣升降流行則不無相合故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器物成爲陰用爲陽成主靜靜者一陰道凝也用主動動者廣陽道通也成而後有用殆亦陰先陽後之義與

天度有歲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地亦有差漢時陽城是地之中宋時嶽臺是地之中先儒謂天運有差地亦隨天之轉而差亦度其理當如此也夫天地有常運有定體尚不能無差可知形氣自是難齊彼宇宙內不得分毫移易者獨此道耳

熱之返於寒寒之返於熱必有漸氣不能驟也一念善即已無惡一念惡即爲不善入此出彼如疾雷迅電更無舒徐其斯以爲神乎

大雨後見庭前積水內倒映屋宇分明因思月中所謂山河大地之影者當亦如是水本無光明因在白日間照得上面物影在內昏夜則無矣月下受日光而中間物影入之其理正如此大抵水月皆陰類借明於陽而其體內受亦同也火日皆陽其外照亦同

夢兆占卜皆是氣一感夢兆無成心者驗占卜心誠者驗皆與氣合也

玩洛書數其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生成之位原相聯陽位於四正陰位於四隅尊陽也陽生陰成者左陽而右陰陰生陽成者左陰而右陽五居中數而無十然四方八面相合皆成十也

古有六卿今吏兵刑職事略與古同古司徒惟敷教擾民今戶部止課計財用出入而已古司空居四民興地利今工部雖司水利餘惟經理營造無復居民之事矣禮部掌禮樂祭祀猶古宗伯而所司學校似司徒之職備於此然既非專官遂同雜務夫教化國家重事特設地官一卿主之今已不任此職雖入於宗伯而又不以爲重此三代而下教化之不明風俗之不興蓋廢官也

康王以君牙爲司徒誥命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古司徒之職如此嗚呼主王授任豈區區經算用度耶然則後之計部其不得稱司徒明矣

成周太僕之官長侍御僕從穆王誥伯冏命曰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然則古太僕之職在董正侍御僕從以弼成君德委任非輕不專校枝馬政一事也

聖賢明道淑人謂指已良心者家是聲利後代舉業乃以聲利籠士士既相率以娛聲利而欲求其立心爲己之學不惟無師承且亦非世用遂然目爲古人事則所謂修先王之道行

先王之治者皆當爲無用之贅言矣

科舉取士歷代遠矣士非不誦法孔孟顧義利之辨正在求之一字國家求士則義也士求國家則利也操業而校試失志而悲恨交集得則揚揚自以爲奇遇義耶利耶國家以義求士而令士以利自媒用其心於得失之間又何以行義

國家以學求士士爲仕而學上求學下求仕所以日流日遠

陸象山在白鹿書院講君子喻義章以當世制科立論謂學者所尚非義而入於小人一時聞者爲之竦動晦翁亦亟称其說夫制科以甄賢晉才而其習乃令名利相尚惡得爲義然賢士大夫處此亦自有不妨於義者昔范忠文公少舉南省

第一宋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省元必抗聲自陳得置前列以吴正肅歐陽文忠二公猶然忠文獨不肯自後舉進士者始以自陳爲耻此真喻義人也夫省舉在前登第在後即是義命當安處何至抗聲自列且自得置前誰獨當居吾後此與競利市井態何殊

以文詞舉士是令爲學者習文詞耳以棊牘課才是令在位者飾棊牘耳

以賢才舉人在兩漢時猶不失此意爾後只是言語文字矣

古之制民未有不勤無功而食者士以志道治人居四民首其勞且益更大不爲苟食也不勤無功惟僧與道乃托之懺悔罪業祈禱福祐以自爲功坐飽穀粟廣誘施捨糜耗天下衆桑之息至不可計此古有道明聖之世所必禁絕者

令有惑於釋子者都是爲懺罪種福惑於方士者都是爲却老延生不知此二事正聖賢所必不爲若聖賢亦作如此事便是不明理妄意非分人其識卑卑德業必無當矣

理實具於天性而欲以空滅之命實定於形氣而欲以術延之此釋道二家之誕妄也

釋氏之法人情易爲趨向蓋有樂其員融以渾世俗嗜好之迹者有異其超拔以懺愧天作人之愆者不知順理從欲是何可托修吉悖凶又安可懺

天即理也循理之心即天也人不能循理合天而違理以得罪於天乃懼幽冥見科求解於釋氏其愚且惑甚矣

孔孟之道復明於程朱昭然宇宙間而訾議之徒不但傾險匪類即才士亦多有置喙者蓋至道難明知者既罕莫能識孔孟程朱之所以合或止見依托傳受者言既罔實行亦相戾遂以輕議倡明之賢視之亦若只如斯人者此由教衰道晦士靡於俗其所見固如斯也夫程朱以難知而見忽無怪也世以不知道而忽程朱程朱忽而道益不可明於世此其所係豈小哉

予少時見舉業語及異端則人不敢以爲是雖未盡真能見得

亦足知相延尊信吾道也後士人文字有漸出諸子語如莊
莊列者後則大用西方口語而士大夫誦法先聖亦有妄竄
議詆昂其間試叩之於二者亦俱無真見不過蹴取虛浮奪
引一種無根據話頭傳聲附影以相倡和及觀人心士行遂
不逮先進遠甚此豈非無忌憚之驗昭昭者耶大抵邪說暴
行二者如內病外症有必俱有此往古賢聖所以急急袪殄
無非為世道人心立嚴界也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此後絕無人
何也文定言豈無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多歸釋氏耳夫須熟
門收拾者固未必便是志道人然後代趨向易失岐路其逮

誤亦正由此世間明靈之士未必真乏種由上不得大聖人
為依歸下又無以自立不得不有所投以寄其才慧乃中世
惟浮屠門戶譸張易銜鮮不網入其間者此在任世教者當
受其責耳聞張文定恐荊公為人未嘗與交一語此問答豈在未惡前耶

宋神宗向程明道稱王安石之學明道對曰安石之學不是神
宗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詩言周
公之德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王安石
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及此觀詩語氣象正與介甫矯飾強
戾舉動大相反其身分事如此不知所云學者更何事豈學
問自是學問而人品德性又自是一種耶後代言學問人品
每不相關所以兩失之者由此明道此語非訐人之短正見對君不欺

伊川在經筵不請俸不敘封語陵歸後官不肯寫請俸狀子其
意謂本從草萊聘延請俸請封皆非難進之初意故其言深
以陳乞為非孟審義利而耻言之也

伊川不受館職人問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曰且如山陵事苟
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此意只欲行道不為祿仕乃真學孔
孟人然生三代之後恐終難在位其出處究竟亦當與孔孟
終身不遇同

上蔡去硯一事是勝私之法便覺只有我自為主

邵康節怕處其盛雖非聖賢順受之意然易中卻有此理

元氣篤生聖人聖人保合元氣故其德同也而福有盛衰則世
運有升降不無與相應違耳然固可易地皆然

蘇眉山視二程其莊列之比顏曾乎莊列亦一時才雋之士其
任情縱恣亦狂簡而不知裁者生不與大聖同世乃妄揣放
論以至詆誹遂為名教異類藉令及門依歸必有所準繩不
令披猖至是也東坡雄邁過二程而伊川守正心誠意之論
欲以約其倜儻歸之中庸以彼不羈之才既難為人下又持
並起之勢不肯安意以受磨礲故遂至相角而橫加訾議然
律以正道常理二程終是純金粹璧與奇瑰巧麗者自殊

蘇長公才氣有名一世立朝亦正直但新法時每事輒有吟諷

夫國家事止宜頸諫安得如此大類非笑謗讟何以不聞語
賊之端伊川方嚴於細事必有規正當時嫌其苛責然終是
老儒誠意高明道則温恭端諒言行未嘗阿狥而聲色不作
鋒刃雖小人亦諒其誠實是不易
國朝士大夫學術之醇議論之正莫如薛文清其言曰凡事取
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此語足以
見公之居官秉道遂志不顧利害在內閣見曹石縱橫曰君
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乞休去進退明決罕有能如公者
由其正學復性功夫既深於世故卓有定識斷之以義不似
諸人勉強榮樂勢分也

漢末諸賢並昧括囊之義其取禍不無自作易曰天地閉賢人
隱凡天地之氣交則通不交則塞故月令閉塞而成冬正天
地不交時也漢桓靈之代上下渝隔甚矣人事天運可測同
符諸君子強以議論標榜與陰陽為競其何能免
利欲人所恥言而營之者衆則不覺其可恥有不善營者乃目
為愚昔人狂泉之喻最切
薛文清公云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己不覺
此必當時有為而發語云攫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其情狀
正同
利端不可開開必不可復塞日甚一日不亂不止
好貨好色之心能自辨於白日不免忽於夢寐恐終是習氣未
除病根尚在古人克己夜卜諸夢寐真能善自體勘者
令人遇事講求亦與古人同但古人之所講求在合理令人之
所講求在合人
不自知其所未知知不及人而難自居皆己私也皆為人者也
皆喻利之心也縱或自昧難以欺人
三代之末以不道亡國雖由君德亦是其臣以榮利為重不能
盡以官守言責必為去就者若使公卿大夫皆執此義不肯
苟且祿位人主即欲自肆於上亦何能為如是則可使不為
不道而國亦不遂亡也夫能匡正其君使之不亡與待其亡

而死之者忠愛孰輕孰重
執政大臣若真能克去己私以至於盡縱無伊周才哲天下必
有以聖賢心跡諒之者然然當由見理實定心公縱運用精
神未徹必自正大光偉
范文子曰是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歷觀往代事皆可驗此豈
但天道消息然哉蓋人事至此或縱晏安或恃平善釁咎當
不免矣聖人何以處此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詩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堂上人辨堂下人曲直只是心虛而明則是非易別既虛而明
則所別是非便有理在若素能明理者其剖決又大精允故

窮理即明心之實功實益

孔明三代遺人若言大學體用未敢必其素定然推誠布公洞然心跡則武業中王道無疑也至於誓死殉義光輔少主雖古純德名世亦無以踰之豈可以後代人物擬倫乎

諸葛武侯以潛龍聲實三顧而起身繫漢運寄命一方觀成都田畝桑株其家實可知當時幼主之闇嬖倖之姦士大夫之望口貼然無異且吳魏二仇國謀人譎士無有得放陳乎隙計此其人豈易物色宇宙中耶彼借援引進位及得志而專意私營欲以豪傑自命者不知量矣

宋神宗信任王介甫如伊呂復出有言必行若使介甫少知道

不急急經營財利但取先王均產節用之法與司馬呂范諸君子熟議而果行之亦宇宙一大快事惜乎以昏塞狠戾之見又錯認周官制度妄創諸條例以禍天下蒼生

觀王介甫誤宋一代事可知氣質偏錯者豈但無以入德即四海蒼生之禍福亦當由此聖賢所以欲力治而亟反也

曾子告陽膚語將上人恤刑之意直從根源理會來念此又自直任明斷不得不但主刑者所當朝夕盟心而教化一事凡為人上者皆當知任其責彼手胥從政之人正是不曾識得此意

居官行政只將人倫風化為重以此立教厚俗其政體治致必不尋常

上之人自謹於法則法尊上之人自逆於法則法玩法已玩而更欲以法繩人徒生亂耳

自三代而降人臣以頌德諱過為忠敬此非誠心勿欺之道唐虞君臣未之有

人臣於本職若真不肯苟且便有多少不易做事何暇更思出位

安往非事安往非道豈有忽自己職事不足為而取世所夸異者以為名此風相效實德實功必鮮

凡事不誠未見有實功永利彼苟且博名者吾見其鮮效亦靡

終也無實濟永利之心必無詳審精密之事何以能久

昔人責不廉曰簠簋不飭責不謹曰帷薄不修非但為其人諱也蓋亦極穢不廉不謹之事而不欲正言之欲令士大夫知其言且不可況躬蹈之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服章有德匪德則不衷灾身之禍天道人理俱宜然也

謂聖君賢相之生自有天命則可謂聖君賢相不能挽回天命則不可

人心悅而天意得此斷非虛語王莽篡祚天下皆謳歌思漢火德不再興不已也隗囂公孫述欲成事必無倖也

漢雜霸踵戰國亾秦之遺也唐襍夷虜五胡元魏之陋也

紀事家不易漫無臧否何取於垂錄稍加抑揚恐析義未精取
裁未當不無弊其定論彼容易指摘誣加人以意外之愆使
受者居恒而蒙議固為口孽至於隨人獎許乃由流俗迻尚
不合事理之正使後之覩者徒長迂浮無裨名實豈非隨筆
之詒誤耶古人謂作史須識須才須學學必明先聖道術識
必精天理乎衡才則即事布辭惟允惟當而又矢公秉直凜
乎天刑理罪之是懼玆或庶幾耳

先王作樂以和平感人欲使風移俗易梨園教坊諸伎不知欲
使天下成何等風俗也禮樂不興已矣而更宣淫道慾以為

令於上天下何得治乎

今之唱諷詞曲濂溪所謂妖聲豔辭者也其恣情道慾至於賊
君棄父輕生敗倫信有然者

前代名臣亦間有留意聲伎者雖不可以此遂沒其勳望然亦
是盛美之一累人居身事當思孔孟不為者便是不可有

漢高帝重禮四老人以其高尚不屈也若當時廷臣有秉節守
義不苟自立者高帝必不輕易即以嫡庶根本之說正言直
諫亦自嚴憚畏屈惟是時人物無論叔孫通即子房見推人
傑亦止運籌一事非帝心所畏敬宜其有賴於四老人

伊川謂張子房能用高祖看史如此真見肝膽蓋子房一段為
韓之心用高祖作出力人既得報韓又得酬高祖而子房出
世事畢矣

宋常安民曰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此真要言夫君子
與小人角事如搏麟猛虎必不可以計力相往復以彼傾險
四出之小才而加以縱恣無忌憚之心事徒見君子必不勝
而更受禍深也此天下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

小人精敏強幹者於國家事非不智足畫力足任也但多自為
一時可喜之計以快私情不博謀定是深慮長永所以雖或
幸成終有後隙且因以誤國多矣

天下事只一理民雖至愚而不可欺凡國家事有秉方以至摯

附者不若直引已過而明白更張若慮損國體巧為遷就不
惟無十全之術即委曲其間亦終不足以欺人也

私心處事斷難掩人豈惟常人雖聖人有私亦必難掩

以私心處事又欲以盛氣服人其罔甚矣不好學之蔽也

人有他腸非正言可救者弗言可也聖人不答丘賦與孔文子
攻太叔疾之問是也

古奸雄起事必有所假托然實不誠故雖因假托而濟亦終因
不誠而敗

儀衍唇舌播弄若生春秋列國時便不能得志何況以前

程子曰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愚謂不俯就則人不知聖人之）

可學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愚謂不高致則人不知斯道之為重
仁以知徹亦須氣充廣雜而達廣難而擴道何可哉
薛文清公謂小人不可與盡言文清必有所警觀聖人應答陽
貨語甚畧知此言誠然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非但其人不解所言也亦當辨其資
性心術如程門之邢恕豈無所解彼且以之行其不淑矣
人須是畏理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之人只是他不畏理故窮
兇極惡只此一念錯將去
畏義如刑一念便是真切謹獨處余嘗謂愧人者每多誣飾能
自愧其心者方是誠意地頭事

信古餘論　卷八　十七

詩曰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此謠式人口吻也大抵
人能自畏其心乃無愧怍之事今徒曰畏父母兄弟人言其
作姦於人所不見可知矣要當於伊可懷處便若天臨雷虩
不待恩及父母兄弟人言此乃有善無惡人也
湛然之氣真從慊心處得之然在大無道之世又須置舒慘枯
榮於度外不然恐未免奪志不終自立
儀禮一書無論是否先王之舊即於今所傳者若士大夫少而
誦習之長而謹守奉行之終其身恐朝夕跬步有違也如此
心安得不收斂身安得不齋飭一言一動安得不循分秉禮
而上臨下奉何一人不賢良君子乎此古昔敦尚教化成就
人才之軌物宇宙所以臻太平盛治者孰謂不由此道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
以禮聖人寧儉寧固之言亦正是救時之深意蓋禮當循分
踰分犯禮惟奢踰之不在儉也載觀世道升降未有不泰於
儉而否於奢故憂世道者重之
朱子曰仁之一字上蔡只說知仁孔子便說為仁是要做工夫
去為仁豈可道知得便休今學問流而為禪上蔡為之首愚
觀後之學者又只說知違仁字也要擺脫不知於聖門學問
又何如
古人獲上之道在於信友蓋惟朋友交契心跡莫隱若其生平

信古餘論　卷八　十八

足信則人品不虛矣信友之道又在順親所謂內行純備孝
弟足稱者然亦可見所信之友合志同方必非他類也古之
取人內察諸家庭外觀諸交與即未必實見其中而志行純
實材品端良已於此驗其梗概
大學治平章讀者宜反復熟味其言而靜思其理須知其所以
運量天下者精神若何而措注血脈若何而流通則四海掌
上不難經綸矣夫推心同欲此至要至簡之術王道非由操
作亦無奇事慎斯術也不特修教化敦人倫可以一德而同
俗凡諸典章法制皆由此意經畫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王
道如是矣至於用人生財亦總不出一公字用人公則好惡

不煩而仁賢登晉生財公則上下胥賴而君國一體蓋人者
行政者也有治人無闕政則萬事理財者制用者也有餘用
無私藏則人心和合天下親親長長之人享天下樂樂利利
之澤唐虞三代盛王世道寧復有加於此後代宰執大臣能
深體此章大意而秉純心推公理以佐主庇民縱未獲上下
同德以究伊傅周召之盛美其施爲擧動亦必大有過人定
不作秦漢而下苟且成就人才也

朱子云今人爲學都是爲名又先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
載證父者以爲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爲孝孔子曰父一也
而取二名此是寃轉取名之槩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

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
見得此事生爲不安死爲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
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
哭死而哀非爲生者若有一毫爲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
爲己之學無所爲而然是也晦翁此論直是發明聖門爲己
喩義之旨然曰要成仁方殺身者亦未是全無志趣人但以
此念爲學終非實心耳如安漢公日夜圖禪代而令士民上
書頌功德獻符命此亦可言爲名耶

宋范文正公謂子弟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
又曰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誰復禁我遊者豈必有諸己而
後爲樂乎夫自足於己者不必羨乎外達視其外者不必專
在己非會從事於道者不能張橫渠讀中庸實自公發之蓋
於此道曾有功非止一代勳望之士也

韓子曰周道衰孔子歿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
蓋自漢末崇尚老莊而晉乃濫觴佛教南北六朝翻演傳譯
其書始繁唐李翺云佛書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之詳矣
其餘則皆夷狄之道也宋宋景文亦云佛多是華人之譎誕
者據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其所見亦與李翺同而云華
人譎誕蓋卽晉魏而後其徒之黠者與宗尚士人立譎談義
之儔也朱晦翁謂佛家偷老子意做經後來道家又偷佛家

言語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道家卻只偷得佛家不
好處眞可笑也大都由詭僻之士傅聲附影自爲玄妙而當
道術不明之世無能昌言窒塞之者竊嘗思之理者有生之
本生而具於人心則爲性故生之性卽心之理生無別性則
心無別理異端者緣不識有生之本不曾自於心上明白見
得此理則於萬事萬物有難强合遂目爲幻妄而一切空之
故窮理盡性功夫都無用處旣已空諸所有卻於淸淨沈寂
中只知得吾有此心遂將這能覺能照無拘無礙的神識認
爲本性常守在我便說此是大事因緣更無二義要之旣無
此理可主又不爲嗜欲所障卻只見得此個只將此個爲主

索妙便自落此話頭所以佛老莊列轉轉相襲都是一個窠
國而巧為翻換自分精粗總之皆不識聖賢天命人性道理
耳

筦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柳子厚著論謂廉恥即義中小節不
得與義抗而為四此語不可謂不知義子厚貶謫後追悔往
事自云於永州讀書講堯舜孔子之道此論不知作於何時
如云聖人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又曰蹈之斯
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又曰義之絕則
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此皆非漫無依傍
之語可知唐文章獨韓柳為傳亦自本有典則矣竊思筦子

此言主於治國立維必是將禮義俱作行数事則該括廉恥
不得所以分立為四畢竟知義之本則廉恥便在義中也

賈長沙學術雖不逮董江都然觀其治安疏中語於政體民俗
自是追古且首發痛哭流涕太息三言亦其實心感慨遂欲
以此感動人主非若後人矯情過激之語也人或病其立談
之間遽為此狀是未察其誠心者他日淮王墮馬遂以奉職
悲死此其人夫豈苟且歷世者哉

梅福請封孔子子孫為殷後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
殷之後哉又曰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夫以
有土祀夫子禮正義當矣而獨以殷後封則未然夫聖人之
後自當封封以報功崇德也以此萬世綱常仁義禮樂之功
德又何必援前代統一四海之事也

班氏贊劉向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
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
補於世彼直以孔子首綴文之士而比同孟氏於孫況司馬
楊劉之中謂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者此漢代文儒學術
未究於道之詬也夫董生已是度越諸人孔孟豈可同日而
語

劉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殆不及其子
歆以為不然謂仲舒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不及伊呂不加

過矣其曾孫龔亦是歆議夫謂仲舒比德伊呂者或見其三
策中語似已得窺前聖户庭識三代體用學術若果見諸施
行定不作管晏成就其子其曾孫不以為然者亦見仲舒後
來事未盡得如此語蓋仲舒於篤學極有功夫策中語是其
聞見所及管晏不能道故遂有王佐之許其後人以為不及
游夏者蓋游夏篤信敦行似比於董子亦有古今也

韓文公佛骨表首叙歷代年位修短以破果報福利之惑又言
假如其身至今尚在云云況其身已死枯朽之骨凶穢之餘
豈宜令入宮禁夫彼其身已自不能至今存而今欲奉其死
後枯骨乞靈長年即至愚亦當自見矣末云乞以此骨付之

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世之惑又曰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厲辭壯氣明識之言也後代詞章之士所見之正自信之果孰有得如公者

唐人文章称韓柳韓公因為文章而讀古聖賢諸子書因讀書而能别識正僞遂見得聖賢道理乃依傍聖賢道理作為文章故其文章多合於道程子謂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識見尋求者称韓公也柳子因陥黨罪後世重其人不得比於韓公然文章論辨出入經傳亦不為無見者若後人但依傍秦漢子史為文字浮辨説語欲以自雄一朝集而傳諸後不亦難乎

諸葛武侯再出師表首一語便明揭漢賊二字時吳魏皆已称大號為分爭之國而孫策曹操曹丕皆直名呼之正統定分其不肯一毫假借如是後人乃欲帝魏寇劉大失此義矣

李令伯陳情表未必欲為漢全節直是為劉祖母作順孫其表中語若不如是哀惋懇切恐無以安老者餘年獨僞朝二字下筆似當詳審且又云本圖宦達不矜名節此語似亦非本心或故為是不情以求脱免耳

韓文有送區冊序内云其人聞詩書仁義之説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嗚呼果若斯言則斯人志趣亦難多得

昌黎序廖道士與高閑上人托意貶斥其術不肯一語假借二人第所溺非耳其人未必識獨何以吾徒命筆便當思維世覺人若輕為好語枉意相狥如此文章非悖即詖

韓昌黎送李愿序盛言當時用世人所作富貴態有曰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便體云云者此何異孟子所指堂高數仞之徒耶孟子直鄙藐之不為而昌黎道李愿意乃云吾非惡此而不為是有命焉不可倖而致是又若口剌心服然者豈嫌於觸忤當世所忌而為此通俗之語也夫道古今譽盛德人乃與曲眉豐頰者並列總作朱門耳目之玩其人亦豈堪稱才俊耶

范文正作岳陽樓記結尾幾句意向全不將岳陽樓有無為事即前面感言悲喜兩途亦由斯人自己情抱非因岳陽樓而後有可知此等山水點綴世間原自虚浮而志士德人自有深蘊特節雖在華門圭竇亦自矯然有立也

蘇子瞻讀其弟子由老子解題其後曰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是何語孔老本不可一子由却如何一之一孔於老必不識孔老可一孔并未識老又云使晋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夫竊老為佛正晋宋間人蹊徑謂佛老二者未辨其氣脉流派耳朱晦翁看破此局辨析頗詳亦自鑿鑿

色顯道錄晦翁論氣數盛衰所生人物賢否末云今却説詐玩

矣未有醒時非積亂之甚五六十年而定氣息未蘇是大可
憂也此晦翁感時人物氣習而有此言也
孟子曰在我者皆古之制在彼者皆我所不爲又有一種人如
韓退之所謂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
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者惜無以孟子此言〻之令渠返舍自
省進退也
嘗誦唐韋蘇州詩至邑有流亡愧俸錢爲之拊髀三嘆曰此士
大夫之言
陶淵明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當盡便須盡無復獨多
慮此語似達運化但言縱浪便非理只可言聽順且學者更

信古餘論　卷八　二五

有本分一件事不得只言順命
觀左氏傳中人物議論可知學校之教爾時猶未盡亡故士大
夫亦大有承襲聞見
鄭莊公料叔段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此
可謂料事明矣非仁者所忍言
楊龜山爲蔡京所薦吳康齋爲石亨所薦必無當就理此不特
兩端有損夫子欲就公山佛肸者正不然事乃大相遠
知人不淑不得就其舉知而就就而後知〻與二失也慎厥終惟
其始正當省此語
爲匪人所知不受可也死而弔之亦未爲非義不知徐孺子所
弔何人弔相知乃禮也
薛文清會忤王振幾陷大辟其剛毅可知不聞文清以此自異
也明道之士識量氣象原自廣
胡紘於朱晦翁處責隻雞斗酒其議論意向如是當時一席之
談安得有理義相往復也
宋立國忠厚以恩禮優容士大夫家是佳事然中葉之後小人
專恣橫行畧無畏檢由主德不明正邪莫辨故也可知人主
知人極爲要務而禮賢殛不肖亦兩不可已
宋高宗是常材之主易爲虚浮所動智數所欺故汪黃秦湯皆
得售其姦而正臣良將不克成其志夫人不可偽衒言不可

信古餘論　卷八　二六

佞拔非有道英哲不能
後唐莊宗被難契丹主哭曰此我朝定兒也恨不能救之朝定
猶華言朋友宗仁宗與契丹講好約爲兄弟及仁宗崩契丹
主哭之哀又以少主不知盟誓爲念夫虜主豈素有詩書師
保之訓哉乃故舊朋好之情不忘於死生之際可知性善良
心原從天畀者即戎夷不爲少異但彼俗〻人常逆道大有
悖逆非人道者正由私心悍氣所乘而無禮教夫持以致昏
亂乖錯非其賦性本無天理也
古人有畏四知者不檢之徒有〻耳萬目而不畏者相去誠不
啻九牛毛若云古今人不相及豈氣形理性天地亦有古今

耶信乎其習之遠也

周比和同四字士大夫當自省忝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尤宜識
此氣象

犯而不校與不惡而嚴並用而時出之待小人之道如是可乎

小有才與負氣自用俱未聞大道者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士君子宜然

天下諸侯世土世民非有甚盛德者不能率服其心令一朝歸
命罔敢異向龢侯置守人無固心國無專勢若下情一夫即
為英雄之資善乎周公之營洛曰令後世有德則易王亡德
則易亡此成周所以儆戒遠欲而維繫人心綿祚長遠良有

深意也

牧埜之後欲盡夷千八百國朝守廟社而設為郡縣天子得易
置進退朝受檄而夕去官固是難若并之後欲復割六國之
地分立五等令各君各臣統服其民人帖然如素定者亦自
難此封建郡縣古今之異勢也

秦始皇并六國土地廢封建立郡縣後世遂沿沿不復能改亦
是宇宙變革之會

古之制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
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士大夫居一於此不作戮民
即為廢士

公田多官取其租非請民共國之事與且生變

賑荒一事士大夫家宜自盡其心若意在聲名要得上司獎薦
只此一念便無實求民瘼之意其行事必大段忽畧地方受
惠終大故遺漏正為以利行義者誠心既歉事亦鮮有實濟

心術不正即事事不正於名人才士往往驗之

嗚呼生民之害多矣冕衣裳者思之

權門利路可以豪雄自命耶明道詩云富貴不淫貧賤樂吾微
斯人誰與歸

每見附麗否人後來亦無大如願而人已目為穢物罕能自脫
立身者慎之

人無遠慮見勢即附見利即趨得為即為得逞即逞他日敗名
灾身由是也若警於凶悖之理便是知幾

余往時見士大夫對人多莊語恥及勢利事猶見世風之美

昔有任監司而鬚白者或勸染之對曰鬚難自染須倩下人寧
免見笑夫人若能充畏笑之心則必無大不端潔事且染鬚
亦欺人一節充類便是行詐

人生居食只為形體所需不容不然而人已為形體不得免此
事乃更於此事以身心殉之荒棄德業正孟子所謂養其小
者

愛外物好則心不好先儒有此言蓋玩物喪志學者所戒可欲

亂心雖老氏語然理亦如此故無論珍奇玩好卽今士人托意淸雅不係身心卽爲物累孔顏胸中着此便不成氣象如皙若之類

佛說天地內有四洲令中國爲南贍部洲更有東西北三洲統爲娑婆世界此卽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夫人必不能歷四洲而知其有無明矣今但以天日論之冬至日寂在南夏至寂北亦只在天半之中據彼云贍部洲在南則北洲之日當當何如若如周髀說日環行四周則岱宗登望却云日從海外自下騰起非旁出也彼立說者亦曾思及於此而別有可通之說否闕北方地形夫料日長夜短里幹國煑羊胛骨熟日已出則非環行四周之說明矣 蒐

信古餘論　卷八

佛經說崑崙山頂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去其東南入中國者曰黃河其二方流爲黑水弱水之類至元時遣使窮黃河源却出西南星宿海其流繞崑崙西北而復南折入中國初不出崑崙乃知云出崑崙者漢時謬妄耳由其隔絕番漢漢人不能至未必博望欺武帝亦其輕信西域妄言也若天竺去河源地應不遠一行脚可尋探何至亦襲博望崑崙之誤乎此乃地上章明事尚然何况外六合隔生死攝索幽陰冥漠間者又焉足信且可見晉魏而後釋〻之書翻演日盛未必皆出所謂佛祖者先儒謂皆〻國人造托以左右其說觀此事亦一証不然何以近代中有謬戾乃若此四大部洲之說亦依傍鄒衍赤縣神州者何佛經尊襲中國人口吻也

術家以四柱五星推休咎禍福亦間有微驗而謬戾者實多蓋陰陽五行消息進退天道人事之所不能外彼因借此以窺測人世榮枯以生克衰王之理爲強弱喜忌之候其亦有驗者理氣屈伸之常體也其不盡然者天道盈縮之難齊也然聖賢言命直自其一定於有初而後來之事非惟不待推卽推之而歷歷如覩顧非材藝所得爲智數所能易升沉修短在上聖神哲猶不得不聽順而况餘人乎

爲神仙者旣已隱其跡安得出其書令神仙之書滿世間而所謂神仙者未之見吾何以識其人之有無而信其書之眞僞乎

信古餘論　卷八

也且吾聖賢之書世有習而修之者其人卽可爲賢爲聖也神仙之書寧無一人習而修之者而未聞有數百歲不死人則其人其書吾俱不曉矣

人有溺於風水者幾欲以生死爭之夫使人世禍福一決於風水則義命直當不論矣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制義義不能循命不能聽而思以風水求富貴榮利其人其見得無愈下乎

甲寅重九日獨立看晴空雲物見凝雲〻上者向東行浮靄在下者向西行初疑如舟中看岸耳仔視簷稜間果東西分行莫曉其故偶思之此必陰陽二氣之候陰上陽下或將雨之

徵也時天久晴近夕已有微點及明大注蓋雨乃陽氣上升為陰所覆蒸潤而成如炊甑然今陰在上雲東行者深秋之氣從西屬陰也陽在下浮霧西行者上升之氣從東屬陽也雲本山澤之氣在陰則從陰在陽則從陽東西行之分乃此日陰陽二氣上下之候陰覆於上陽鬱於下殆為雨徵乎

信古餘論卷之八終

信古餘論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三重撰三重有餘言已著錄是編乃其講學語錄江南通志稱所著庸齋日記及此書皆可垂世範俗然理氣性命之說幾居其半以道之大原言之固屬推究根本以學者之實踐言之又不免為枝葉矣